學文堂集不分卷（二）

〔清〕陳玉璂撰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學文堂集四十三卷》提要

學文堂詩集

夫椒山人陳玉璂賡明著

五言絶

黄河

白鴈横丹嶂黄河牽黑沙日行三百里兩日即回家

同汾州傅史二文學飲酒樓

月色照高樓樓頭碧樹秋何人夜吹笛莫使是伊州

别弟

共爾連枝蕚那堪遂别離况逢寒食節又是月明時

烏夜啼

綠柳拂長堤枝頭烏復棲可憐八九子夜夜五更啼

郡門送友回南

相看忽不樂起立前致辭明日江南去凄然酒一巵

閶門舟次與汪處默

三月浪花平同歌燕市行莫教思往事已覺不勝情

舟發江陰十絕句

曉發青山門青山渺何許漸遠青山城方見山青處 毘陵北闉爲青山門

秋水碧于烟澄泓復如鏡鏡裏一舟行野花分岸映

蟹籪中流截舟過劃有聲夜來茅舍裏辛苦一燈明

官塘橋外水半畝角菱池稚子窺人去褰衣欲採時

當年無賴事是處柳橋陰不見當壚者無須更鼓琴

將入蓉江地村名漸不知眼看深樹裏一一問舟師

日落孤蓬外經過秦望山一徑採樵路見童驅犢還

忽逢故人來艤艇斯須立明日到吾廬爲節山邊別 時遇靖江同年徐仲宣過吾邑

離城十餘里水痕高數尺不見暮潮歸但覺舟行疾

二更到蓉城城頭月正明三更酒家臥五更城下行

夏宮怨

金屋流螢火銀床冷翠苔君王何處是知幸避風臺

夜靜絳綃輕秋河殿角明西風猶未起紈扇尚多情

相逢行

繫馬青樓下嬌嘶白鼻騧春風留不住楊柳正藏鴉

曉行示客

作客盡吾徒征車逐隊呼一燈明滅處立馬問當壚

聊城登光嶽樓

危樓壓嵳峩拂袖一高歌不見魯仲連搔首將如何

過倬雲齋

金風正颯然高興發林泉一夜孤兒淚三秋客子船 時倬雲有失怙之痛

登東平城樓

舊是須句國千山爽氣開繁星搖洞壑明月到樓臺

望雪

直覺兼天白山形竟不同相看添逸興騎馬路難通

雪溪步法雲菴

雪溪初進艇移步法雲菴花覆村容換波平樹影合

古廟

拖衣瞻古廟獨立一徘徊樹色參天起山容入殿來

太倉白萹豆

萹豆無奇種惟茲重海南色於銀更白味與蔗同甘

同原一登玉峯

諸峯積翠開木末敞樓臺把酒一長嘯天邊白雁來

虎丘

重來汗漫游西風攬翠來不見吳王墓門前水自流

送友赴襄陽任

攬轡志澄清春風送爾行襄陽諸耆舊應折使君名

溪上

春游殘未閒幽意正相關試看雙溪水全浮斷續山

再渡高郵湖

殘月銜虛岸新荷冒畫船珠湖凝望處景物記當年

題曹渭公半山樓

高樓水一涯痛飲屬吾儕日月有山看應知半亦佳

山行

山在虛無際泉流斷嶺傍千盤廻馬首雲白曉蒼蒼

荊溪野望

極望野漫漫秋高白露團水從雲外落山作鏡中看

送友

燕舞春風老鶯啼御柳斜離筵當別路歸去卽仙槎

夜泊蛟橋

信宿蛟橋側孤舟去住難莫愁前路遠已覺客衣單

贈友

佳客翩翩至風流自撥離年車眞可羨官柳正垂絲

旅夜同丁弋雲酌酒

逆旅高朋共村醪醉不休沒言京國事相對恐生愁

示友 時與弋雲同出都門

雙劒何時合荒城此別離我方爲病客君竟作孤兒

除夕

身世偎悲歌天涯奈若何年年當此夕回首歎蹉跎

訪友二首

小港槳聲寂深林塔影侵鹿門有遺侶斜日爲招尋

山斷白雲續樹含疎雨秋故人家在此一日幾回游

嘗新米

新穀春纔得爨烟生樹林連年詢米價直賤到如今

行吟

溪水兼天白楓林夾寺紅行吟自欣賞木葉下高

風

哭徐五燕

桃葉聽歌處秦淮載酒辰只今成涕淚相憶自徐

陳

呂城

明月照西京旌旗望裏平幾過蕭縝宅又到呂蒙

城

客過

青尊聽雨夜白馬渡江時樹冷啼烏急秋宵正賦

詩

登太白樓月下有感

帆捲孤城外春生萬井邊謫仙搖落後明月更誰

憐

峴山

茗水繞東關遊船出峴山山頭攜酒坐山下騎馬

還

小盤陀

遺跡說東坡風流寄興多山邊一片石名熱小盤

陀

松江觀龍舟

城畔水溶溶龍舟集五茸榜人閑歌起楚步變吳

儂（松江名五茸城）

吳歌

吳女好高髻過額一尺強妝成攬明鏡日色將昏

黃

揚州元宵酒樓作

飾物盛揚州銀燈汗漫遊金吾夜不禁不醉不肯

休

贈妓

含笑復含愁當壚意態留畫闌斜倚遍何處是迷

樓

月夜渡江

明月照輕帆天空冷夜潮大魚負船走河伯氣不

驕

贈人

相逢酒壚邊意氣拔翩翩豪飲不知醉傾囊擲酒

錢

懷友

蕭瑟且銜杯天涯首重回春風如昨日又見野棠開

江南思

歷遍天涯路鄉風處處諳三春堤畔草翠色憶江南

蟋蟀

持燈照蟋蟀幹出草露中如何遍帷幕徹夜只愁儂

偶感二首

銀缸照不眠把酒淚潸然那忍看紅豆分時又一年

春郊遇小車隱隱繡帷斜猶記褰珠箔春風白鼻騧

雪夜聞鐘

鐘落雪方起雪深不住鐘有人方醉臥繫艇板橋東

學文堂詩集

夫椒山人陳玉璂賡明著

七言絕

天津橋

天津橋上江鴻愁天津橋下海水流多少行人騎馬過不到長安不肯休

楊柳枝詞

憶折南枝首重回將離欲贈復徘徊東風一夜人何處只有楊花水上來

春日垂垂滿道傍和煙籠月碧絲長天涯到處關愁思生在隋堤倍可傷

都門送友人南旋

故園花信滿疎籬寄與春風總不知君到爲予頻問訊江東芳草月明時

高郵道中

殘驛孤城大道邊海門寒峽上青天一從旅夢三江遠無數鄉心萬壑懸

嶧縣

雲連鉅野千帆外地入彭城萬嶺間無數飛鴻南
向去可堪嘹嚦到吳關

絶句

花落江頭燕子飛行人春日換春衣依稀昨夜殘
更夢夢到江南春已歸

偶贈

永夜紅樓敞玳筵雲和斜抱落花前聽君唱罷吳
趨曲不爲含愁亦可憐

送友

一簇征帆帶曉霞郵亭西去盡平沙錦衣猶道無
顏色白雪爲君更作花

揚州病中囑寄家信

共拂東風過酒鑪無邊春色散平蕪君歸倘對高
堂問漫說他鄉有病夫

送寧國焦太守之任

江鄉遙指一麾輕醉擁驪駒壯爾行舊是才人遊
宦地知君不減謝宣城

舟次青縣憶季聖昭先入長安

城邊河水接滹沱日送離人雙槳過爾到燕臺囘
首望交情方覺別時多

中浮橋見遊女跨馬乘舟競渡

蘭橈畫槳不勝情白馬紅裙照水明最是銷魂金
閶戍囘看環珮迴無聲

至日

兩年至日皆爲客至日今年始到家世路那知三
徑穩青山無恙一樽斜

題畫

石壁寒苔照水晴雲封落木似層城樵夫莫漫出
山去前路崎嶇不可行

題捧心圖

嬌歌艷舞未歸吳薄倖空羞范大夫試問蘇臺承
寵日捧心還似舊時無

月夜過金山

孤棹寒江月正斜江風吹處度琵琶蒼茫雲樹知
何極隔岸揚州十萬家

洛陽村感舊

却立溪頭思黯然桑麻如對故人憐風塵閲盡留
三徑離亂重過已十年

平山堂

平山杳靄碧雲流登眺空餘飽眼愁二十四橋渾
莫辨獨留明月對揚州

登響山相傳爲嚴子陵垂釣處

空山木落亂雲秋問道嚴光繫釣舟我來不見垂
綸者惟有寒江天際流

登敬亭山

夾道凌空碧磴懸萬家城郭入烽煙餘霞此日還
如綺謝朓風流倍渺然

荊溪竹枝詞

溪畔秋光檻際收山頭春色鏡中留珠簾十二開
常捲人識儂家梳洗樓

聽歌

檀板紅牙度曲妍翻教愁思入樽前自從沉醉空
筵畔不忍聽歌已十年

水仙

素質亭亭想若耶水晶簾畔護輕紗曉來和露和
煙看疑是南朝玉樹花

過揚州

寒花蕭瑟點征途十月孤舟一病夫見說隋宮遺
址在雷塘春色尚存無

都門除夕

獨爲守歲住京華酒醒難尋夢裏家縱說春光應
不遠東風那得到梅花北地不產梅花

栢酒椒盤亦自宜罇前潦倒一題詩百年渾欲今

宵減萬事難容此際思

夢家

一爲遊子便無家南望江天鴈影斜夢裏不知身
在客蒼茫看遍故園花

戚墅村

戚姬村畔暫停輪土銼方炊麥飯新若憶漢王宮
裏事只今無復艶粧人

途中偶見

翠袖紅衫結束新纖纖攜手過東隣回頭欲聽[illegible]

車語笑指蕭郎是路人

氷釋

嚴冬不道比春和遥憶江南暖更多一夜東風氷盡解舟人驚喜下黃河

城邊

城邊晩渡競相呼渡口漁人撥網呂買得白魚長二寸也須一醉酒家胡

寒食見楊柳

落拓還家敝黑貂依然岐路又吹簫可憐處處皆

芳艸豈獨傷心是柳條

清明

春光何惜暫遲廻節候催人亦可哀路上紛紛都揷柳呼童也折一枝來

渡滹沱河

滹沱之水勢如雷舟子招呼不敢開我有花驄渾是膽昂頭一躍過河來

王祥故里

平原日落遍蒿萊憑弔遺蹤獨上臺一壑氷池千尺水村人爭送孝魚來（俗呼臥氷池內魚爲孝魚）

和王阮亭冶春詩　二十四首

我到揚州春色闌柳花如雪飛成團眼底紛紛何足數昔日故人今作官

故人作官詩愈富長篇短句皆吾師昨日紅橋修禊事復爾新成絶妙詞

紅橋之記今古絶紅橋之詞天下知人到紅橋齊下馬添得揚州無限悲（阮亭有紅橋詞記）

南皮高會悵蹉跎詞賦全輸數子多我急買舟追

勝賞風煙無奈故人何

遥憶雷塘畫舫移諸公袞袞共銜巵此時余在長安道也作清明寒食詩

輕紅橋水由邗溝水到橋頭著意流兩岸竹籬開面面名園新作酒家樓

東城女兒顏如玉西城女兒顏如荼相逢爲問東城柳可似西城綠也無

法海寺邊草色新朝朝暮暮去遊春玉鈎斜畔開經過懊惱隋皇宮裏人

隋家天子住揚州種得垂楊滿御溝莫道風流今
不見蜀岡從古是迷樓

斑竹屏風金屈戌小秦淮口照逾明上有玉人垂
手坐慣聽遊子唱蕪城

一更燈船俱巳集二更燈船分外多三更四更猶
不絶二十四橋光射波

邗關芍藥多于菜處處街頭喚賣花揚州女兒渾
好事買得一枝分壓釵

茜紅衫子石榴裙昨夜新將鷓腦薰莫怪春風太

無賴衣香原不厭人聞

桃園十畝破春顏無數遊人坐樹間見說遠看花
更好移樽都到小金山

竹西亭子舊曾知却憶當年杜牧之歌吹只今猶
未歇齊唱揚州司李詩

一船出港一船迎打鼓吹簫無限情復有一船先
繫纜四條絃上鬬新聲

紛紛都著白羅衣剛在山頭掃墓歸怪殺淚痕收
未盡便將樽酒對芳菲

茂之先生八十餘山陰呂生方上書杜陵老叟大
作樂五言詩句百不如 時林茂之札于皇呂黍字同客揚州

頳川豪飲不知愁酒肆攤錢竟日留醉擁吳姬同
躍馬平山堂上恣行遊 謂劉北部也

何遜揚州舊法曹梅花詩句擅南朝于今復有王
司李羨殺桐花調絶高 阮亭有桐花詞長安諸公有王桐花之號

家兄才思久無敵一到情傷語更妍昨別阿雲無
限意每將圖畫索人憐 阿雲冒氏伶人其年為作小像

十五當鑪態最都西昭小字說姑蘇逢人便展鄒

郎扇還憶鄒郎好在無 西昭姑蘇妓也程邨贈扇

十載相逢舊酒徒呼鷹挾彈儘豪麤衷腸欲盡不
能盡靄迺一聲明月孤

有酒欲醉君莫惜有詩欲和君莫憐今日逢君官
閣裏明日別君瓜步前

為友人題畫

兀坐垂綸意渺然枳籬茅舍綠陰邊憑將一幅剡
溪絹買得青山不用錢

新豐 有引

距京口五十里曰新豐丙申秋余維舟于此買醉罏頭題詩壁上有蘭陵多美酒終不及新豐之句今北旋艤艇復到酒家悵然有作

憶昔維舟古岸邊新豐酒家時醉眠于今復向罏頭過一飲還拚三百錢

酒帘高掛石橋頭少小經過復壯遊莫怪主人頻笑客十年還著敝貂裘

江上酬半雪兄見懷元韻

落拓天涯任所之池塘佳夢慰相思自憐吟興全然減不獨君山九日詩（原唱有遙知紫蟹黃花節獨上君山賦一詩之句）

泗水亭

輕烟斜日水淙淙泗水堤邊起暮鐘芒碭巳無雲氣見猶言亭長是眞龍

石谷同重其過訪送之秣陵兼寄櫟園先生

學士方從邗水至恰逢二妙亦經過茅堂竟夕淹留坐都道相思別後多（石谷偕袁重其至方樓岡適在小齋）

漇倒袁生走道途養親無計每長呼憑將負母看花句爲寫丹青入畫圖（重其負母看花同人多贈詩）

我昨驅車白下行司農忘分不勝情倘然見憶煩相訊只說傷心爲董生（文友謝世傷之）

梁谿踏燈詩　十五首

月淡風微玉漏催相攜行過子城隈縣官堂上張燈火不禁民間子女來

裒裒兒童短袂牽蝦燈隨後傘燈先不愁絳蠟渾難繼仗有前宵押歲錢

慧山浜口賽燈船打鼓鳴椰響徹天恰似當年陳

水戲星毬蓮子撒波圓（古詩誰將萬斛金蓮子又須臾一點小星毬）

十丈朱霞耿莫收神龍夭矯碧溪頭聽來金鼓喧闐甚不到天明不肯休

何事東風着意催梅花恰傍美人開香街到處拚狼籍珥墮釵遺拾去來

捧罷霞杯進玉盤浸成粉米恰如丸題糕喚餅尋常事獨喜團圓此夜看（元夕浸粉爲糰取團圓意王珪詩君王又進紫霞杯）

石門樓閣九龍腰點點星燈入望遙每夜常明原不滅倍宜今夕是元宵（石門峽名常明佛前燈也）

兵船已過估船停三老長年醉不醒試看帆檣高
掛處九枝蓮炬亦熒熒
笑語分呶大道邊酒樓斜出縣樓前天涯到處誇
泉釀偏在家鄉不値錢
空祠古屋走龍蛇此地相傳泰伯家白項老烏啼
不歇摩娑雙樹一燈斜
黯黯傷懷弔古餘停驂不覺重欷歔一坏黄土千
秋在石塔還名尋設諸
黄鬚白髮劇堪憐昔日何戡本少年莫為琵琶輕

一撥頓令哀怨入尊前　許生以琵琶名
紅燭如山夜未央留髡千石競飛觴敬亭已老蘭
亭去頭白聞三此擅長　柳敬亭朱蘭亭皆以說書名聞三亦擅其技
再涇橋口記前游舉舉師師傾盼留擬向綠窗重
搭喚月明悽殺舊粧樓
市上誰乘白鼻騧梨園子弟屬秦嘉十番昨夜教
新譜雪腕吳兒急鼓撾　秦封君所畜歌兒絶佳十番尤擅名

盆梅

盆梅攜自虎丘來嫩蕊稠花汗漫開伴得春檠烏
几側不教風雨暗相猜

有憶

記得紅闌夜倚時雷塘楊柳正如絲于今縱使渾
無恙已爲蕭郎損一枝
玉簫金管木蘭舟念四橋邊汗漫遊獨有小蠻偏
厭聽粧成垂手倚珠樓
第五泉烹陽羨茶聰前攜手看梅花只今花發人
誰見辜負春風到若耶　平山有第五泉
學成新曲繞梁塵檀板銀箏按自勻春水溶溶春

閣曉當時曾有聽歌人
我亦能調綠綺琴非卿誰說許知音何須定鼓求
凰曲愛殺鑪頭意早深
蛾眉嫩畫粉輕施握管能工妙好辭小疊蠻牋珍
重看淚痕濕透那曾知
臨行私贈合懽襦纖手裁縫染淚珠不道沈郎消
瘦後著來渾比舊時殊
離別如何不可哀秋殘冬盡又春迴自憐莫比粧
前鏡早暮猶能看汝來

尺素因風強自裁不堪愁絶望鄉臺離情豈似邪
溝水流入江頭便不回
清畢一望蜀江寒上有衆恩照碧湍縱說刀環應
不遠只今誰與倚樓看

前題有見和者因復用原韻

十二雕闌獨倚時碧牕花影漾新絲章臺近日偏
憔悴怕遣東風到柳枝
曲曲屏山好艤舟春衫爭換試春游愁人慣負芳
春約不捲珠簾閉小樓

汲得新泉愛品茶佛幢頂禮文拈花自從生長蓉
溪畔無復人間有若耶
螺筆輕描技絶塵數行題欵格停勻草香花片偏
慵寫多恐春光解悞人
涼月空堦獨鼓琴自成新譜少知音春風何事吹
音去耐可花陰懊惱深
懶慢何心粉澤施蠻箋重疊寫新詞從來薄命偏
才女說與旁人總不知
年來不着合歡襦衣帶溶溶濕淚珠嘗把菱花呼
小婢个中應比向時殊
渺渺芳魂楚些哀思親眞覺寸腸迴溪邊一帶烏
穠樹只有啼鵑夜去來
爲製錦衣手自裁裁成非復上粧臺本將針線求
生活業向朱門去幾回
黯黯孤檠照夜寒雨聲初動碧溪湍挑燈細咏愁
人句我亦愁多未忍看

前題

不知今日是何時滾滾香綿舞碧絲可奈病餘心

力倦對人無語倚花枝
幾灣春水送輕舟記得溪邊是舊游急喚榜人舟
且住試看斜月倚珠樓
遮莫良遊去鬭茶無端惱亂一春花依稀昨夜花
邊棹行過前溪便若耶
怕將踪跡問風塵孤館閒宵雅思勻佳景便逢難
着意一生拚却喚愁人
床頭擁膝慣橫琴欲寫芳情仗好音怪底朱絃能
自解恐教哀怨入更深

悄殺紅裙厭綺襦雙鬟那復綴明珠天然絶世誰
堪竝除却名花看總殊
重重屈戍錦茵施小倚屏風曲致詞近日新歌都
拉雜天涯能得幾人知
將離欲折意堪哀咫尺蓉湖數往廻最愛多情雙
燕子年年飛去又飛來
毚毫頻向綵箋裁細疊新詞著玉臺鎮日珠簾慵
捲起不知花落幾多回

午夜深沉玉漏寒山泉曲曲俯清湍枕函釵落聲
偏厭應有巫峯逐夢看

前題

九十春光過幾時可憐愁緒正如絲綠楊軟襯粧
臺畔未許他人折一枝
碧水青山映綠舟相逢疑到玉清游不知底事關
心甚剗襪旁皇上畫樓
洗盞新宵廟後茶蓊鶯牕外幾叢花沉吟花底看
難厭此種翩然似若耶
冰心原不染纖塵爭奈雙蛾蹙未勻拾得烏絲書
細恨幾廻生怕落他人
重整雲鬟撫玉琴冰絲縷縷送佳音陡然有誤邀
郎顧應料儂愁誤裏深
朝來休便換羅襦肌怯春寒淚怯珠凭遍闌干廻
細步開簾眞訝剪風殊
道悶難將好計施秪憑千疊斷腸詞三春花鳥渾
無賴爲訊東風知未知
深宵滴瀝雨聲哀好夢無蹤去不廻曉起朦朧臨
寶鏡却疑人自夢中來

分明刀剪玉纖裁何福消君傍鏡臺見說吳姬稱
弟子倍教孤客首頻回
淮陰一棹槳聲寒千里河流溯激湍回指雙溪明
月裏幾人同作大刀看 時予將往淮陰

前題

杜宇聲銷子夜時獸爐烟裊尚絲絲挑燈何限傷
心語譜入新詞似竹枝
連朝怕見是行舟那忍輕抛說淚游只爲別離人
世有若拚紅淚落粧樓

玉手親斟一盞茶髻鬟鬆落半鶯花自憐春恨茫
無着慣逐流鶯到若耶

看君佳句淨無塵幅幅蠅頭妙楷勻似泣似愁還
似訴恐教薄倖屬文人

休因調錯怨瑤琴新譜求凰別有音彈到夜闌天
漸曙昵人猶說未更深

香風重疊逗紈襦素影臨窗擬夜珠漫爲十郎當
口恨頻教閨思幾翻殊

纖腰瘦損計難施多事耕烟幾闋詞判得水沉劫
付囑東風應遣玉人知

相逢宜喜却成哀強把金尊醉幾廻今夜離情難
說盡好留一半待重來

征衣昨夜倩人裁此去應過古釣臺客裏把君詩
細誦忍令孤枏久淹回

單衣初著怕微寒步屧雙溪第幾灘只有青青芳
草畔水痕都作淚痕看

前題　梁溪舟中

那知眞有別離時攪亂人腸萬縷絲翻喜石尤風
乍起輕橈猶繫綠楊枝

五更風改放蘭舟此去眞成鉢嶺遊却悔月明花
事裏玉鞭容易指瓊樓

長向瑤牕與煑茶雨前新片說蘭花銷魂別後無
多日隔斷紅塵怨若耶

勞勞亭子起黃塵雁字排空倒薤勻探得粧臺多
少恨好將消息付征人

購得中郎焦尾琴塌來愁重未成音黃姑恰有傷
心事聽徹人間恨轉深

卸却雙纏五色襦襦邊的皪貫明珠呼鬟重換嬌
粧束淺碧魚文新樣殊

耿耿明河計莫施陳思枉賦洛川詞還家無福稱
鄉里密與低呼祇自知　沈休文詩還家問鄉里張彪傳我不忍鄉里落他處

孤燈挑盡獨悲哀一夜相思夢幾廻風好忽吹龍
腦過却疑卿泛小舟來

相貽粉箋法書裁好調多情是鳳臺誰料展時看
不忍受人憐惜已千回　箋書鳳凰臺上憶吹簫詞

細賦風光料峭寒小橋流水出湖湍梁溪山色杳

然去猶自凭闌着意看

前題 廣陵舟中

油壁當年夜過時偶占詩句寫烏絲那知多事牽
愁思羸得佳人問柘枝

楊子橋邊夜泊舟倚闌依約認前游邪江風雨今
偏惡憶爾應登望遠樓

碧紗窓外種山茶記得看時一樹花若被杜鵑啼
血染月明來往是非耶

雲箙月簟遠埃塵薄薄新粧淡淡匀前度恍疑天
上會那容消得世間人

忍束詩書忍撇琴叮嚀青鳥送囘音朋函試把啼
痕撿還比臙脂幾叠深

苦因藥物典瓊襦補屋年年又賣珠誰料青樓也
憔悴可憐情緒一春殊

小艇蒲帆十幅施坐來頻和易安詞此生深悔爲
情誤無奈情牽不自知

又對蕪城賦七哀蓼花灘上暮潮廻徒然閣筆沉
吟甚勾月新從故里來

離情欲向鯉魚裁極望家園更上臺若遣東風摧
做我已吹芳訊幾多囘

夢裏關河樹影寒枇杷門巷繞溪湍歸期約略秋
風裏可許雙星共汝看

前題 高郵舟中

柔腸不死奈無時寸寸纏綿似藕絲恰望甓湖芳
草岸小船横出兩三枝

雨雨風風送別舟花陰歛歛記前游神仙原在人
間世那有蓬壺十二樓

十斛瓊蘇七碗茶蕩湖雙槳漉如花誰憐刺促西
風裏黯黯孤檠伴莫耶

碧堤芳草細于塵一舸雲山面面勻莫爲此間躭
勝賞月明無計望歸人

宣爐魚耳落霞琴獨自薰香獨賞音歷遍天涯多
少事不知何物似情深 落霞琴名

頻因禮佛整羅襦半臂當胸繞戒珠惟願普消兒
女恨世間夫婿比儂殊

昔日夷光本姓施浣紗溪上諧宮詞傾城今日誰

還擅君是前身可得知

不道勝常只自哀避彈珠淚眼偷廻攜將寶鏡殷勤覷曾有雲鬟入照來 唐詩背人含笑道勝常

血色紅羅蒐手裁弓趺行處便香臺五更一夢纏綿甚直到醒時遣未回

風前慵把玉簫寒夾岸緋桃映綠湍自寫芳容題細欵教人直作武陵看

前題 淮陰寓中

紅板橋頭夜渡時綠陰如織雨如絲江南艇子歸

傳語耐可禪關借一枝

門前歷歷是歸舟偏我辭家殢遠游欲把離情托柔櫓計程應到竹西樓

廣袖薰香手焙茶星眸吹淚欲成花於今不見何須恨羸得生綃譜若耶

愁心如夢復如塵細閱輕憐意態勻恨殺釵蟲能勝我全身時得傍佳人

黃昏消遣只彈琴兩字平安聆遠音莫道而今腸欲斷未成相識便情深

亭亭裊裊紫霞襦枕是珊瑚簾是珠曾向綠窗訊小字故教煩惱喚頻殊

牙床珍簟曲窓施翠管吹餘長恨詞驚得梁塵頻暗繞更無人數鄭都知

短長亭畔悄生哀憶起銀屏小步廻最似巫山雲一片不知何處却飛來

錦字親從雪腕裁可憐倭殺趙陽臺轆轤金井愁腸似明月團圞又兩回

薄病新愁細雨寒榴花幾樹發沙湍客窗料理修

情史多恐蕭娘不忍看

前題 何曲寓中

幾架葡萄掩覆時趨餘紈扇理冰絲曉窓紅日剛纔到映著芙蕖傍水枝

浮蹤飄忽似行舟十日孤蓬千里游羨殺花叢雙蛺蝶一春來去只粧樓

酒意微醺好啜茶吟來佳句簇如花休嫌險韻渾難押重疊關情是若耶 詩已八和六用若耶

的的珊瑚愛碎塵釵蟲卿處綠鬟勻空閨打疊長

憔悴多事當年買賦人
罷撥銀箏罷鼓琴總無心緒托知音門前綠水濃
于醴攪入儂愁分外深
對對鴛鴦繡素襦還將蠅字寫連珠粧成漫約尋
芳侶二十餘番風信殊
效顰真覺笑東施連日躭酬白雪詞自恨瑰銷銷
未盡个中難遣別人知
新詩緘寄訴深哀盥漱焚香誦百迴最是那情腸
瑟甚恍如秋雨夜吹來

尺書獨夜避人裁延佇空階又上臺飛雁匆匆過
幾陣可憐無計喚卿回
句水斜臨曲曲寒池塘石齒露新漪歸期曾有明
河約誰料黃姑未許看

相逢曲

背門東角柳千條水色斜分素練飄一帶香街都
在眼个人家住第三橋
銀鈴珠箔最玲瓏花事排當看絕工別有瓊樓難
便到半簾烟雨半簾風

屏邊斂掩出來難小婢扶持怯倚闌自是風情天
付就可人憐處珮珊珊
百千風韻笑啼含密緒幽情自小諳臉暈無端知
底事一生羸得是嬌憨
如花人不愛穿花淡服輕粧立絳紗細唾柔晰還
薄怒暗拋羞眼向羊車
供佛名花盥手拈笑容微露拜容纖書來一卷蓮
經畢小印猩紅搨尾鈐
夙昔關心是歛錢嬌嗔偏欲倚娘憐從今刻竹雛

忘處只在衫邊與鬢邊
輕愁薄病也難支肩亸眉顰小步遲作計惱伊拋
隱語頓逢歡笑罷矜持
百遍端相百自由荷香恰傍美人浮就中一朵含
花蘂墻衹開時是並頭
微行側立意懨懨學得人前巧避嫌偏是情深纔
似淺驀隨飛燕並歸簾

續遊詞

碧溪雙跨繡幃褰畫閣依然罥柳煙記得去年迴

棹處个儂歡笑後門前

新粧冶淡稱容輝淺碧微殷露衵衣最是屏邊邀一顧幅巾風度世間稀 衵衣裡衣也出左傳

花影當牕月影迴博山爐篆裊香臺畫簾遮斷深閨路却被東風引出來

狂向墻東倚小樓玉人粧罷澹星眸當年光景當年恨一一追尋似夢遊

椰亂香迷罨畫圖雕闌重倚欲愁無休言斷竹原難續見女情深本丈夫

圖書四壁巧排當羞澀相逢驟斂藏留得粉箋臨絶好已成一半十三行

梅里燈毬一點紅疎花斜石剪裁工檻邊波面朱霞似不捲湘簾彩自通

宓妃西子總休誇擁背恩情屬趙家昨夜新成圓扇曲爲郎低唱爲郎遮

中酒天光好假寐竹屏風下長宜男人間滋味相思苦誰道飧茶似薺甘

似燕身材似柳腰眼波拋接見雲翹蕭郎踪跡渾難定爲汝秋期信若潮

悵悵詞

碧紗櫥側記端相勾月纔臨宋女牆福分那時渾折盡到今磨耐總無妨

摻摻曾見拂輕絲和月和烟和雨時狂絶風情癡絶夢是誰教唱柳枝詞

小軒清絶壓城西手劈蓉箋笑靨低不是有情寧到此袖香濃處認留題

曾傳芳訊到荊扉哽咽陳詞淚影微一幅蠻箋吟萬遍不知今日阿誰非

斜倚銀屏去住難相逢真作一生拚狂奴怕受風流罪吟得微詞未遣看

黃絹新詞爛綺霞簪花書法自名家吟來多少關心句徼倖荀郎到齒牙

銅鋪珠閣繞溪流情重難消半日留恐聽隔林黃鳥兒泥人羞澀泥人愁

柔櫓輕撓艤子城幽牕花影夜分明當時暫別猶悲愴忍淚佯羞到二更

花洲風物木犀天香繞金釵九子邊此際未容輕
一嗅不堪回首已經年
向來盟誓忍成虛風雨憂愁伴索居莫更吳城城
上望只今誰復女相如

即席與龔瑱霞限韻贈妓

醉眼看花倍欲狂大家風格內家粧輕衫薄袖多
謙畏珍重新寒午夜霜
休誇惜惜與憐憐窄地風情在眼前蓮漏莫教容
易盡醉人時候泥人天

暖語如簧韻可聽文犀一點最通靈不知雙黛憑
誰畫酒意微勻分外青
朦朧煙月未宵分韈似芙蓉嫩似雲小步細那還
欲住不知風颭石榴裙
邗溝水色碧粼粼烟柯紅屏有箇人誰料好風吹
便到凌波不起夜堂塵
相攜閒凭小闌干一陣西風透體寒儘若魂銷銷
也未意中人作畫中看
風入疎櫺蠟淚流柔鄉覓得正宜秋人前絮盡芳

情緒道是無愁便是愁
莫便尊前喚奈何沉沉良夜儘消磨從今綺語應
全戒受却風流罪已多
刪却顛狂賸却癡歌喉欲囀弱難支此身不屬人
勾管一任香風向客吹
未別先揩淚一雙幾重煙樹幾重江濺裙門巷羅
瑕院立遍紅窗和碧窗

述病

藥鑪珍重手調煎小婢辛勤亦可憐最是斂眉嘗

半盞喘絲微動淚痕邊
生成嬌小怯心驚著意相偎夢不成昨夜鎮來銀
葉好繡衾安穩過三更
展轉牙床子夜迢幾回呼婢燭頻挑睡容鬆壓雙
鬟鬢此種風情那易消
鸞臺幾日龍臨池手腕生疎頭自知燈下強衣書
數字瘦形端與病相宜
那犹粉傅與朱施日誦唐人百首詩真个會心都
不遠最關情處泥郎知

薄袖單衫綠淺微稱心花樣稱身衣今朝強起薰
香試減却蠻腰又幾圍

醸花天氣惜花人如夢如愁懶是眞細閱輕呼渾
妙好莫教容易説前因

水畔花邊乍目成狂竟銷盡不分明才名廿爲卿
家折値得柔鄉過此生

弱質嬌姿酒興踈淺斟微酌愛攤書可憐近日尤
憔悴勉強沾唇一盞餘

靜掩柴扉㑹葉村瑣窗煙月淡黃昏自憐雞骨支
床苦泣感荀郎尉體恩

無題爲吳蒼符催粧和友人韻

合巹盃承羨合歡風光輕煖復輕寒珠樓十二神
仙宅玉鏡臺邊下舞鸞

薄薄窗紗淡淡風弄珠人坐蘂珠宮莫教蓮漏今
宵促明月銷魂上刺桐

掃箸才子畫眉郎金獸烟飄百和香樹號相思花
並蒂一枝斜顫玉釵傍

鬧掃新粧袖唾花玉簫風起繡簾遮定情詩屬吳
朝請別體香奩倍可誇

舟泊胥江有感

齊女門西問渡遲看花猶記惜花時東風一夜渾
無賴不遣名花護舊枝

胥江江水繞城低日射城頭樹影迷聞道水波能
作淚向東流斷復流西

初嫁詞戲爲張子催粧

逢人只是不擡頭背後猶防侍婢羞驀聽玉郎蹤
跡到伴垂簾子一廻眸

細膩風光百不如朦朧春睡欲醒餘陡然憶起辭
家語臉內搜尋阿母書

簫鼓聲中轉輾思郎情深淺那從知誰知天付溫
柔格枉自驚心枉自疑

當初嬌小繡鬖鬖忍笑含羞自忖竝到得而今頻
增想孰教情思那時狂

一層絡索一層新想像芳容懊惱人雙屧千金釵
百萬肯教輕易露腰身 吳俗大家女嫁三日皆用翠環珠串垂之于面使不之露謂之粧新

新粧幾欲試聰前睡夕蓼花帳半蔫最是故園春
事好阿嬢傳送一枝妍

寶鏡臨粧似水清笑顏難覓赧顏頳思家不禁雙
峯攢未許張郎畵便成

堂堂

堂堂昔普月如鈎萬苦千辛一笑酬世上幾多消
福事可憐強半屬風流

萬折柔腸悄自憐郢君舟到路緜緜徘徊臥柳寒
煙側凄絕風光四九天

登韓信城樓

淮陰日落此登樓翹首王孫古岸頭滾滾河流原
似帶可憐芳草只多愁

甓社湖　湖有徐覺求珠事

萬頃平湖夜不流湖光品品入清秋當年問有求
珠客倘得明珠莫暗投

濟寧登太白樓

振衣獨上任城樓城邊燈火萬樹浮謫仙今日知
何在濟水游漫空復流

學文堂詩集

夫椒山人陳玉琪賡明著

七言絕

元夜見走三橋女口占

相沿俗例是元宵欲走三橋怕路遥有女一橋三
度走便如今夜走三橋

題畵

亭孤澗冷遠林稀落葉成堆覆釣磯試看扁舟垂
釣者非魚非我自忘機

山山烟景大都同細雨輕霞不任風獨有一山尤
聳秀白雲青嶂樹林紅

百尺飛泉噴石潭千林如薺碧鬖鬖雖然有徑無
人到多事峯頭著草菴

石罅深藏八九家隔溪雲樹自迴遮山中不識何
時候但見棠梨又著花

惠山燒香曲

連宵微雨愛新晴夜半梳頭早便行買得名香因
供佛暗酬前願爲郎情

港口船停趾乍移橋頭延佇又多時大家風格天
然興儘著人看小歩遲
泉亭一刻數經過體弱難禁道遠何消渇苦無茶
蒻在手拈梅子自抄挼
今朝原是昨朝人髩影衣香分外匀多恐檀郎容
易認靚粧一日一番新
高髻盤龍一尺強繡裙百疊捻飄揚山邊獨自吟
詩句聽不分明也斷腸
本為看山一棹開山光處處足追攀誰知蕩莫[illegible]

車會貪看遊郎懶看山
若氷洞裏佛燈明大士應憐拜禱情纖手掬泉頻
自戯可知二人蹤迹　若氷洞祀大士
剛到泰園玩賞回聽松松下好銜盃不教廻避風
流甚太守山邊散歩來　時有某剌史來遊
夜飲尺木堂伯成明府出亦園原倡屬和兼
示于皇淡心和章漏斷歸寓即于殘燈下成
之亦園原倡為侯比部歌童作也
客到芳園興便濃紅牙初按月初封璧人倚處銷
魂甚十二闌干十二峯　小史十二人
相憐不覺又成哀六尺軀軀看百回欲把名花都
占盡故將腰鼓十分催　憶比部招予飲時演占花魁傳奇
額覆青絲不著冠衣香飄處歩珊珊曲何曾帙偏
邀顧今夜深更不許殘
紫簫一曲定如何周史風流未足多自笑有情原
不合猛拚佳句博清歌
燈下紛紛舞柘枝四條絃上繫相思主人閒道逾
工妬多事茶村絳縷詩　于皇有儂人大是關心物絳縷應封繫骨紗之句

最為稱賞
輸殺多情杜牧之幾多狂態入填詞何戡老大猶
堪憶况在芳齡妙好時　于皇向與戴生為狹邪遊今尚有故舊之思
久拚青眼向花狂始信温柔別有鄉昨夜玉郎風
貌減受人憐惜又端相　主人言某郎善病
小史原宜小友呼青衣雪面總堪圖多情解得留
髡意故遣風姿傍酒壺　諸郎皆以友為字
仙令高吟午夜時曲當入破句尤奇可知昔日安
陵子也入昭明文選詩

回憶當時醉綺筵惠山高處夜分箋而今不忍拋紅豆此會依稀十五年昔年爲文酒之會五邑同人大集惠山極一時歌舞嬉遊之樂十餘年來死生離合此景不復覩矣因有感而爲言

絲管初停打四更耳邊添得珮環聲一般風韻飄揚甚不盡詩情與別情

蒲陽作劇意難勝爲訂重遊許未曾料得侯嬴重然諾肯將尺素到毘陵淡心詩有重遊之訂

上方山遊女詞

無數遊船集上方玉簫金管韻飄揚誰知少婦凝

眸處不在山光與水光

白羅衫罩茜紅衣髻插玫瑰花影微在復望湖亭數遍不容日暮掩僧扉

筍輿綽約轉山腰彷彿仙姝下碧霄一步一呼輿子任不嫌山路太岧嶤

石湖烟雨夜如何齊向花關挈伴過指點芳蹤游慣處靈巖玄墓虎丘多

白面兒郎髮覆眉木蘭舟裏好風吹驀然攜手山邊坐妬殺紅裙問阿誰

登巔童子意偏豪齒足何如代以尻羸得闌干流睇久自憐纖步殫劬勞

治平古刹倚山皐九日來遊興絕高屈指半年容易過好隨諸女共題糕九日登高士女畢集

行春橋下水淙淙看月年年小艇從幾度凝眸情不淺預祈風雨不相逢八月廿四橋下有串月

西湖竹枝詞有引

錢塘張子效青作西湖竹枝詞三十首皆用西湖景物爲題可謂補前人之缺畧使西湖

無遺憾矣予亦喜而爲之

一東 南屏晚鐘

歡在西湖東谷中儂在西湖東復東西湖夜半鐘聲起歡若聽時儂也同

二冬 龍井飛泉

當時龍井記初逢儂在泉邊歡倚松歡心不避飛泉似飛上山頭不顧儂

三江 廻龍春漲

家在江頭對越邦思歡頻自倚紅窗歡情多似西

湖水誰料湖流不到汢

四支　西陵絲管

西陵橋上鬭歌時暫繫輕舟聽却疑就中一曲妻

凉甚似姜新裁團扇詩

五微　兩峯插雲

兩峯雲卧掩斜暉何處飛來竟不歸儂比南峯歡

比北北峯休要背南飛

六魚　花港觀魚

花港深溪繞妾居親調粉餌意何如尺書昨夜裁

初就只待波間雙鯉魚

七虞　冷泉聽水

六一泉名自大蘇虎跑寺裏最堪娛茲泉何故偏

稱冷冷似郎心郎試撫

八齊　吳山烟雨

日落湖邊夜色迷吳山登眺願郎攜西湖莫便呼

西子儂也移居近向西

九佳　斷橋殘雪

雪色初殘景倍佳四山零落對蕭齋斷橋雖與何

曾斷此意歡須繞夢懷

十灰　柳浪聞鶯

垂柳絲絲碧浪開蕭郎手折待儂來黃鶯亦解儂

心事飛傍儂身不任催

十一眞　石屋高秋

凝坐窗邊意莫伸秋高石屋望逡巡丹楓似亦知

離別纏綿儂前故愴神

十二文　昭慶迴廊

手捻名香佛座焚蓮踪還向兩廊分廻廊可比回

心院說與空王問未聞

十三元　白隄落鴈

晶晶湖光水色昏白公隄上好移尊鴈行排出人

人字不審何人解斷魂

十四寒　初陽旭日

爲看初陽耐曉寒翁與百折上巑岏陽烏不比蟾

光缺日日團圓與世看

十五刪　慈雲曉望

曉望慈雲勢可攀月鉤猶掛小山間自從歡去無

消息只看刀環不看山

一先　麯院風荷

放艇西湖儂自牽花開十里最生姸藕絲蓮子儂俱愛苦只心兒最可憐

二蕭　韜光觀海

望海峯邊海色遥與歡攜手上山椒儂情似海還無底歡只錢塘早暮潮

三肴　長橋夜色

烟光一帶接春郊歡咏新詩儂手鈔儂在橋邊行且任待歡題遍好推敲

四豪　九里松濤

萬松深處酒樓高歡解金龜與絕豪歡心寧可松濤似莫作春江二月濤

五歌　平湖秋月

白露微降夜色多月明如鑑復如波一鈎惟願常相顧到得圓時又缺何

六麻　蘇堤春曉

烟色朦朧翠可嘉蘇堤楊柳數行斜歡身乞作枝頭絮飛去飛來繞妾家

七陽　天竺晴遊

天竺晴遊好進香去年心願敢遺忘而今復許新香願他日來酬只看郎

八耕　八卦春耕

田如八卦舊知名郎課兒童且去耕若把田形當卦象便知儂意與歡情

九青　孤山放鶴

放鶴亭邊鶴振翎鶴飛何處剩孤亭山孤料與儂孤似爲問梅花夢可醒

十蒸　三潭映月

第一潭中水色澄第二潭中月乍升獨有第三潭月好照著儂心一片氷

十一尤　浙江潮汐

錢塘江中水自流大湖小湖來不休歡情倘得如潮信儂亦不登江上樓

十二侵　三橋競渡

結伴來遊出武林水嬉爭看繞湖心西湖湖水無

多尺爲入儂愁近覺深

十三單 玉泉放生

早起開船到佛菴放生心事爲祈男前朝多放魚蝦子喜見蠕蠕滿碧潭

十四鹽 雷峯夕照

日暮回舟別思添浮圖高出小山尖雷峯可與巫峯似著意相看不下簾

十五咸 雲居紅葉

一陣西風透碧衫紛紛紅葉下山巖拾來題徧柑

思字囑付歡歸伴桃函

王叔明書樓倪雲林嘗過訪于此

獨立高樓一酒徒泉山圍合小山孤倪王妙手今誰見留得西湖作畫圖

西湖女郎曲

蘇小小

小小南齊錢塘名妓死葬孤山宋哲宗時洛下生司馬槱夢小小搴帷而歌問歌何曲曰黃金縷妾所作也後至錢塘往拜其墓續前詞半闋是夜夢語曰妾願酬夫幽婚三載而卒

月冷烟銷墓草衰夢魂猶逐好風吹西陵松柏依然在腸斷黃金半闋詞

琴操

蘇子瞻守杭時有妓琴操通佛理詩詞衝口而出子瞻與之一日遨往湖中戲與談禪琴操自是大悟遂爲尼青橋菴其址也

太守談禪小妓諳青橋菴址鏡湖南水流花落還依舊留與游人著眼參

朱淑眞

朱淑眞錢塘女也善詩詞工書翰嫁市儈不得志而死常與宛陵魏端禮夫人相善夫人重其才淑眞死收其遺稿題曰斷腸集瘞其骨于青芝塢有一文士讀書其地夢淑眞告曰君本韻士當收吾遺稿刻示人聞曉覺往訪魏夫人索稿刻之是夜夢淑眞叩扉道謝

斷腸詩句淚痕淸身死猶憐後世名誰道粉香銷
已盡冢邊芳草尚含情

趙好好

好好錢塘妓善詩詞翰墨遊者塡門自顏
其盧曰春滿園一客題詩其樓有重攜殘
酒看西湖之句宋高宗常至其家見而笑
之語曰此寒酸士也改云重扶殘醉看西
湖自是好好名益振

風流天子不須嗤春滿園中輦過時殘酒更誰扶

醉看只今惟有月明知

蔡容

蔡容唐時官妓元微之江左任滿除去白
樂天置酒餞別微之於容意不忍別樂天
戱作一詩代容寄之

元白交情世所稀離筵歌舞月鉤微佳人多少鍾
情語闖入風流太守詩

朝雲

朝雲錢塘歌妓蘇子瞻重眷之一日報壁
惠州買雲同往至惠而卒子瞻痛之瘞于
羅浮

載得名姝賦遠遊雪兒歌吹斷羅浮梨花一夢還
同否應向西湖見舊樓 東坡輓雲詞夜半梨花同夢

薛瑶

薛瑶善弄簫作鸞凰鳴錢塘令韓汝玉愛
之堂事畢即往其家偕游湖中適一吏受
賍犯法挾瑤事使解衆議紛起汝玉遂辭
官自劾時范文正爲郡守極愛汝玉會疏

巳下不可留文正乃置酒湖中召瑤侑觴
痛飲別遣一舟命瑤送至潤城而別

仙令翩翩與絶狂酒樓高處挾名倡驚人老子尤
情種只爲簫聲解斷腸 東坡詩驚人老子范希文也解風流愛令君

周茗

周茗善品茶家蓄岕山雞片經年香味不
變常與蔡君謨論茶君謨屈焉又有胡楚
龍靚者皆與之編戶相望一日杭守陳述
古過湖中讌客令三妓佐酒客散三妓跪

請曰願求落籍述古笑而語曰簷下有白
鸚鵡一隻繫籠中汝能立刻成詩吾當免
之三妓爭求硯墨茗詩曰隴上巢空歲月
驚恐思回首看彫翎開籠若放高飛去長
念觀音般若經述古覩之大爲稱賛遂許
落籍

品茶曾屈蔡君謨太守憐才得似無羨殺詩情鸚
鵡似喃喃爭向畫簷呼

胡楚

胡楚詩淡妝輕素鶴翎同捉入朱欄便計
窮應笑西湖桃李惡強邀顏色賣春風

淡粧輕素薄鉛華想像風情絕可誇寧作西湖桃
李艷莫如楊柳一行斜

龍靚

龍靚詩桃花流水本無塵一繫人間盡快
春解纜若隨漁父去溪源自有避秦人張
子野在杭有詩名妓中能得其贈詩者名
遂著靚未之得因爲詩嘲之詩云天與群
芳十樣葩自慚顏色不堪夸牡丹芍藥人
題遍誰及荒園瓠子花

荒園瓠子句堪思豈獨工爲鸚鵡詩誰似當年張
子野才名贏得美人知

張淑芳

張淑芳樵家女理宗時選宮嬪賈似道
見其殊美匿爲已妾教以詩曲頗妙絕群
似道敗薙髮爲尼結菴九溪之塢嘗作詞
云羅襟濕未乾又是凄凉雪欲壓難成寐

音書絕竹葉何辜凜凜狂風折寒衣弱不
勝有甚遙腸望到春來時節孤燈獨照字
字吟成血僅梅花知苦香來接離愁萬種
提起心頭切比霜風更烈瘦似枯枝待何
人與分說

茅齋竹舍傍湖嵐詞賦淒其淚雨含出世好將情
意冷不須重憶木棉菴

朱觀奴

觀奴元時錢塘名妓家住鹽橋籍籍有聲

厭市塵欲卜居金沙灘苦無資立花縁簿一冊募助瞿宗吉愛其才戯撰一詞於首觀者莫不快之

金沙灘畔好移居水色山光畫檻虛一闋芳詞誰不羨桃花薄面果何如 宗吉詞騷人有意贈青錢請看桃花薄面

小青

小青揚州人能詩兼工丹青明萬曆間有武林豪士載之歸會婦妬別處孤山家不得通往還小青日作畫易薪米自給詩多

冷峭之句武林人刻之流傳於世

僻處孤山湖水涯邗溝歸夢杳難期將圖畫消閒晝悔作人間連理枝

丙申初夏避兵安陽山陸墟村舍月餘乃返今甲寅四月之抄復到此間見壁上題詩宛然已忽忽十有八年矣因追述當時情事續題數章以志慨云

十八年前壁上詩門前楊柳繫人思今春舞絮依然否飄泊人間到幾時 前詩有楊柳依依在眼中之句

翠篠迴遮屋角東小樓高處曲溪通年年春色原相似祗爲愁人看不同 前詩有莫上小樓高處望今年春色不相同之句

當年少小不知愁斜谷長林汗漫遊日暮手拈金彈子不容歸鳥到枝頭

爛醉曾教牧子扶幾䟫村釀白如茶重來却喜青帘在可識當年舊酒徒

美人聯袂舞春風縱目溪山態最工我亦春遊來到此也教闌入眼波中 昔時見數女游長謡山美而艶

野渡横舟手自牽隨風倏忽到湖邊隔林田父追

呼急荷鍤攜鋤待過船

潺潺田濇作驚湍逐水魚兒上不難最愛綠陰鋪片石坐來斜拂釣魚竿

萬松菴外記前遊清磬聲中落花幽偶與山僧談往事白雲斜渡夢溪頭

安陽山畔石嶔崟古洞深幽晝自陰洞口舊題留石上可憐強半已苔侵

彈指輕過十八年青山無恙舊林泉田夫白髮番過耳重與相逢蠶舍邊

學文堂詞集序

宜城沈　泌方鄰

班固曰賦者古詩之流也自三百篇發其源嗣後爲騷賦爲古詩爲歌行爲近體無非揚風扢雅摛藻掞華才人之心思屢變而益出漢魏猶稱近古六朝沿爲對偶唐人律體三變此宋元之詩餘繼樂府而有作乎其辭大約柔曼而婉麗激壯而慷慨辛稼軒薩天錫諸家最爲稱首而吾友毘陵陳椒峯先生獨能得其傳椒峯博學多才下筆輒纚

纚數千言古文詩歌擅絕一時爲當代鉅公所推重又於翰墨之暇旁及詩餘復可奪前人之席蓋其蓄之者宏斯達之者肆所固然也椒峯尊人僉憲夫子鄉年秉鐸吾鄉余兄弟俱及門牆而其大父中丞公與先叔祖大行邈少公同前庚戌籍雅稱同志家從兄礎仲又與椒峯爲同年友吾兩家稱通門世講夙稔風誼余客歲浪迹三吳往來晉陵九峯間椒峯爲之適館授餐論詩譚藝無間晨夕因得盡讀其詩詞古文一日出其詩餘百餘篇屬余爲序余雖不敏不敢辭夫椒峯以宏博絕麗之才發秀豔清新之句或當佳辰彥會勝地冶游登峻嶺而送目臨清流以寄懷值秋雁之横空對春芳之吐媚時而乍開綺戶曼睞騰光半挂瑣鉤金波泛灧訪西園之才子尋南國之佳人藻采遒飛逸情秀上託遠慕於銀管驅柔翰於蠻箋故瀏覽則烟霞草木任其驅使言情則風雨山川供其揮灑極心胸之窅眇擷天地之精英宜其可歌可詠而無對無雙者矣余亦雅好倚聲繆相投洽頗

自媿傖父其臚藉風騷契務頭而振絕響不及椒峯遠甚所謂珠玉在前覺我形穢者耶方今

天子右文留心詞賦之學吾知椒峯他日備顧問陪侍從高咏柏梁揮毫玉殿如王褒洞簫之頌宮人成誦李白沈香之詞妃子憐才使一時傳爲遭逢千載傳爲佳話余猶藉數言附以不朽益實有厚幸焉

學文堂詞集序

宜興任繩隗植齋撰

宋人詞選以草堂顏其編說者謂億秦娥菩薩蠻兩闋昉於太白太白詩名草堂集草堂之義蓋取諸此然余觀齊梁之月露風雲陳隋二主之望江南後庭玉樹雖未如宋元之按節宮商櫛比字句而駸駸乎詞家之嚆矢矣以為僅始於太白或未必然顧又謂詞者詩之餘也大雅所不道也故六代之綺靡柔曼幾為詞苑濫觴自唐文三變燕許

李杜諸君子變而愈上遂障其瀾而為詩宋人無詩大家如歐蘇黃秦不能力追初盛多淫哇細響變而愈下遂汎其流而為詞此主乎文章風會言之也或又以永叔名冠詞壇當時謗其與女戚贈答大為清流所薄晏元獻天聖間賢輔乃至以作小詞致譏此較乎立德與立言重輕之異也以余衡之要皆豎儒之論耳自三百篇未嘗褻卿雲糺縵之歌離騷楚些不必蹈關雎麟趾之什嗣是而誦周詩者豈見少乎大風天馬也推漢魏者寧庋置乎開府參軍也夫詩之為騷騷之為樂府樂府之為長短歌為五七言古為律為絕而至於為詩餘此正補古人之所未備也而不得謂詞劣于詩也若杜元凱張茂先李文饒文信國諸人皆出入將相倥偬軍旅而斐然作述于今為昭安見為宰相者乃至廢書而仰屋哉此余決其為豎儒之論益無疑也吾友椒峯先生年弱冠早已蜚聲宇內及今成進士寰海名士從而問業者車徒輻輳所寄跡輒復成市頃出其學文堂集數十萬言中有

填詞若干卷搴英擷實殆逼花間草堂而上之在椒峯視之固其餘也在人之視之亦椒峯之餘也雖然椒峯固能出其餘者以冠冕乎天下也哉異日者於平章之暇而有所諷述焉其亦如晏元獻之當國乎第恐或人者又起而議其後矣而椒峯之文章事業大復何議焉

學文堂詞集序

宜興徐喈鳳竹逸譔

晉陵之有椒峯陳子也秀起具區俯視衆山七十䧺標澤國靜涵遠水三千是以雀對童年才驚父執鴈題壯歲名動朝賢既宗秦漢以立言起衰八代復合李王而琢句媲美三唐固巳時號文豪群推詩伯矣爾乃江筆爍其新花兼工樂府陸海翻爲細浪偶寄詩餘叶宮羽於毫端乳燕嬌鶯悉入美成之譜散烟雲於楮上淸風朗月紛披子野之章或刻燭綺懷則唱和交飛白雪或停車緗陌則悲懽總託烏絲訪勝地以矢歌籟同吹萬遇名花而發韻律協函三南國懷人紅牙曲艷西園晏客白紵詞新匪但含辛吐栁抑且駕李凌溫蕋才華鳳騁學識彌淵灑墨成珠自爾光搖群玉染牋爲錦何難麗奪七襄重翻宮體之名南唐讓艷小變樂部之調北魏輸奇刻月追情幽開獨絕雕雲寫貌濟綺非常發雅唱於四聲霓羽應聞天上振逸音於三影琅璈偶奏人間斯誠藝苑之鼓吹而蘭陵之韶頀也然孟公投轄結客不在篇章元龍臥樓應世還推經濟相思兩闋白尚書品致悠然蘇幕一詞范丞相風情邈矣文公道學時抽送恨廻文學士風流頻製離愁雋調以至青田孟載並擅英名升菴弇州俱臻妙境金荃蘭畹前哲播其淸芬冠栁夢窻後學揚其異彩雖曰才人剩技實亦華國先聲椒峯茲集寄託遙深體裁閎麗不獨何香字艷傳絕唱於旗亭行將玉戛金鏗黼太平於瑤管云

耕煙詞

夫椒山人著

小令

竹枝 桔槔詞

三人五人竹枝唱歌齊女兒銀濤倒捲竹枝天漢飛女兒
前溪後溪竹枝水噴薄女兒田水盈盈竹枝溪水洄女兒
大魚開聲竹枝氣屏息女兒小魚逆飛竹枝田岸立女兒
槁苗欣欣竹枝百畝同女兒今年杵臼竹枝婦得春女兒

明月斜 五更

三更風四更雨聽到五更眠不成黃鶯早向棠梨
語

荷葉盃 第一體 所見

檻外梅花開遍豔小池邊裙波影匆匆顧低
訴斷腸天

南歌子 寓筧

手打同心結針穿並蒂花風月謝娘家碧窗遮幾
許便天涯

三臺令 暫遇

如醉如愁如夢非烟非霧非花開倚石闌無語褪
却猩紅臂紗

花非花 曉棹

酌叵羅歌子夜木蘭舟輕帆挂一帶鷄聲細雨中
半篙春水新烟外

南歌子 第二體 問夜

枝上黃鸝兒語間紫燕鳴無情只有窗前月不管
愁人枕畔微背明

南鄉子 揚州

舊址迷樓楊家天子足風流綠柳依然臨綠水眠
起來雁脚絲帶未已

望江南 四憶詞

開相憶憶起乍逢時櫻口怕開鸚鵡怪春愁不語
杜鵑知惱把玉參差

前調 又

開相憶憶倚繡牀時擬向蕭郎私致語隔簾生怕
侍兒知癡得淚交頤

前調 又

閒相憶憶送出門時不整翠鬟全欲彈故籠紅袖半猶垂啼笑總難爲

前調　又

閒相憶憶寫素箋時淚惹粉香融兔穎愁和春夢溼烏絲一闋斷腸詞

前調　樓頭女

樓頭女十五正盈盈弓月不消梨頰粉楊絲欲上黛螺青那得許多情

前調　又

樓頭女凝坐淚雙垂身似柳眠三起後情如春夢欲廻時無計說相思

前調　薄暮泛舟東郊

東郊外閒泛木蘭船花鳥未分村塢裏人家不斷子城邊二月夕陽天

前調　又

芳堤畔雙跨小溪橋矮樹一林遮塔影短墻三尺露花梢一徑轉漁樵

前調　又

垂楊樹烟裊綠初肥宿鳥故飛飛鳥宿歸雲欲斷斷雲歸疑到畫圖來

前調　又

風渡處移過艤舟亭望去碧窗春影綠看來芳草夢痕青往事暗關情　艤舟亭爲蘇東坡停棹處

前調　又

回頭望弓月又生光船似落鴉啣暮景花如嬌女帶殘粧檢點入詩囊

前調　又

微寒覺一陣剪風吹春雨似兼秋雨夢梨花故約柳花飛相對且啣巵

漁歌子　春閨

繡閣香濃花綴枝畫簾春皺燕融泥情慘澹意迷離欲罵東風悞向西

搗練子　蓮蓬效王修微用仄韻

衣非故香猶著風前難覓凌波步絲兒不辭爲誰牽心兒端的因誰苦

桂殿秋　題美人畫

烟澹澹水盈盈倒垂楊柳顫雛鶯還揣一對雙飛
蝶散作人間縹緲情

赤棗子 冬閨

星耿耿月娟娟墻頭兎角雪初殘纖手欲裁雙蛺
蝶幾囘生怕剪刀寒

南鄉子 第二體 雨中楊柳

雨打風吹不成腰様不成眉君色如烟烟似水朦
朧裏惱殺黃鸝飛不起

字字雙 迷樓故址

堤外青山樓復樓橋邊綠水流復流樓中人去秋
復秋水畔垂楊愁復愁

南鄉子 第三體 閨人初起

情嬾慢意懵騰幾絲紅沁玉壺氷好夢朦朧如未
覺窗前彝鬢向鸞臺尋伴笑

憶王孫 登萬歲樓

新烟漠漠泉山秋暮雨霏霏萬歲樓把酒高歌坐
上頭思悠悠江聲猶作六朝愁

遐方怨 如題

裁素練寄離聲魚雁無情說道天長怕遠行只憑
好夢伴郎程誰知春裏夢又難憑

調笑令 閨怨

骰子骰子薄倖抛人如此錦屏銀燭花明擲得巫
山動情情動情動無語淚珠偷湧

前調 又

楊柳楊柳正是惱人時候風前飄漾如絲送慣天
涯別離離別離別妾在江南君北

前調 又

黃鳥黃鳥忽把夢兒驚覺來人倚黃昏明月窗
前斷魂魂斷魂斷怨殺東風不管

西溪子 書至

恨不將心與汝悔殺將心與汝別成年愁似水幾
得相思一語相思語總欺奴不如無

如夢令 美人照鏡

閒向菱花獨坐不道个人如我你亦定知愁畢竟
儂愁真个知麽知麽料得原無別个

前調 又

連日清光微黙應是憐儂越瘦索性任糢糊風月
恐難依舊今後今後好把玉臺長覆

前調 又

世上別離多有你我相依白首朝夕費疑猜每約
春來同瘦僝僽僝僽春去可能依舊

前調 又

縱使別情離亂那恐將伊分半寄語向蕭郎應憶
水晶簾畔依戀依戀莫遣个中人換

前調 春暮和李清照韻

無計留春春暮忍見落花成路儂處好藏伊何苦
更歸他處偷渡偷渡拋却語鶯飛鷺

前調 又

九十光陰忒驟過盡還如病酒明歲不須來應念
个人非舊憐香憐香肯與沈郎爭瘦

前調 春日

萬點亂紅遮住新夢欲尋無路小立不多時簾外
子規啼破難處難處索性憑春做主

天仙子 七夕

賺盡世間癡女子捲簾齊向雙星指牛郎織女知
誰是七襄成烏鵲喜良宵過盡朦朧裏

前調 又

飄怪天孫拙不了一年無計甞相好何從付與人
間巧不須嗔儂自曉一宵勝却人多少

歸自謠 月下舟發吳江

月如洗一葉輕帆明鏡裏子規叫斷吳江水水容
頻換山頻徙漁歌起前邊就到姑蘇矣

望江怨 東風

三更悄月到海棠梢上了問向東風靠東風原是
儂身造如何好妾會造東風偏惹東風惱

河滿子 別情

紅粉半消冰靨黛螺慵掃蜂青惆悵五更留不住
玉驄門外驕聲誓作來生楊柳一生不送人行

生查子 折楊柳集唐

春風二月時儲光羲露葉凝愁黛盧照鄰聲隨子夜新李嶠
舞學平陽態孟浩然相思幾度攀駱賓王憑添兩
行淚岑參長望復長嘆姚崇客路青山外王灣

前調（兒採桑女集古無名氏句）

逍遙獨桑頭（前溪曲）春桑正含綠（採桑度）道逢遊冶郎（孟珠）花艷驚郎目（襄陽樂）閒催下揚州（那呵灘）揚州信足樂（翳樂）窈窕曳羅裙（子夜春歌）歌舞自相逐（翳樂）

前調（村居集陶）

微雨洗高林 步止蓽門裏 聊爲隴畝民 不作狂馳子 千載有餘情 一毛無復意 若當恕醉人 觴酌失行次

前調（姑蘇臺集唐）

春花壓翠樓（張籍）南山鬱初霽（高適）層城四望開（杜審言）瑞塔千尋起（宋之問）鷺啼綠樹深（王涯）江清歌扇底（杜甫）昔人安在哉（李白）霸圖悵已矣（陳子昂）

醉公子（蕉龍）

三湖幾許竹 得傷人如玉 倒鳳和卸花 一生香夢賒 侍兒添鵲腦 掩覆羅裙好 却羨覆裙人 猶分一半溫（陰麗華有倒鳳郎花蘂荷卸蕉龍也）

前調（雪溪集唐）

夕陽無限好（李商隱）隔花間一笑（陳羽）念爾獨何之（崔塗）祇應君自知（張籍）誰能遣君住（劉滄）此意無言處（錢起）雪木碧悠悠（張籍）何時謝客愁（杜甫）

蝴蝶兒（本意）

態兒佳 翅兒斜 多情愛入謝娘家 珠簾休要遮 欲避齊紈扇 驚飛小砌花 侍兒初學刺宮紗 停針覷定他

醉花間（擬毛文錫體）

長相望 休相望 相望添惆悵 簾底是瀟湘 含許文鴛漾 挑頻淚生花 枕上難安放 夜夜五更時 盼斂東方亮

點絳唇（閨詞）

雨雨風風 可憐春到人無主 鶯來燕去 午夢無頭緒 一望長堤 裊裊垂楊縷 愁應起 把簾遮住 莫遣知儂處

前調（詠梅花）

繡去冰綃 數枝應向芳池覆 綠盤紅皺 小鳥枝頭嗅 悄問梅花 何事如人瘦 知情否 倘因春誘 睛想停針久

前調 和清照

裊裊亭亭六銖衫子輕雲褸蓮蹤來去染盡胭脂雨　十丈遊絲難繫愁情緒回頭處落花遮草誰是愁歸路

隋堤柳 山居

家對椒山裵水隈豆棚爪架足生涯芙蓉楊柳夾溪栽　每爲山高遲月上不因簷矮礙雲來時呼鄰叟共卿盃

菩薩蠻 偶見

輕羅小袖籠金釧屏邊小立初相見懊惱是橫波銷魂最是他　勾欄迴曲曲池影搖深綠三五恰當頭愁人愁倚樓

前調 題文

半輪新月愁人伴伴人愁月新輪半春睡暗消魂魂消暗睡春　夢初鶯語弄弄語鶯初夢斜月動窗花花窗動月斜

前調 船燈

碧紗窗戶光如許分明錦纜人牽住不向水中浮風波那足憂　檣櫓都無恙戈戟森相向莫便是艨艟連宵用火攻

前調 盆花燈

水晶盆子琉璃影天然位置新春景著眼看分明花開不夜城　顏色嬌無那似也還真个欲妬是東風吹時滅亂紅

前調 猴燈

挂藤啣月平生技如何慣被兒童戲只爲此中炎空山不耐眠　眉眼生成麼鼻端還出火沐汝猶

堪冠人形略具看

前調 走馬燈

何來一隊人和馬爲劉爲項難分也戈甲寂無聲揮鞭不暫停　世事休相訝真亦渾如假光景隙駒馳戰爭無已時

前調 鸚哥燈

綠襟紅觜饒生趣金精火德稱銜賦挂處彿幢宜抬頭似欲飛　生小靈明具顧影偏憐汝憨姆注睛看嗔伊學語難

前調 閙刀燈

光鋩似雪形如月紛紜街巷兒擎出莫道火光使渾如見赤心 達旦燒銀燭千載芳名屬與恨是江東多應淚染紅

訴衷情 第四體 溪邊

半灣春水映秋波侮了手挼挱身分對人佯做故意嬌愁蛾 歌白苧抱雲和步輕那月簃仗上燕舞樓頭一宴情多

卜算子 春愁

春來鎖日愁不見愁來路說道愁從春裏來春似儂愁做 春去愁無主應把春催去只怕春歸愁更多寧可留春住

醜奴兒令 秋海棠

絲絲瓣瓣都成血睡也銷魂醉也銷魂露染紅顏洗淚痕 秋來獨占芳容好喜不逢春悔不逢春甘作梅花却聘人 金城記以梅聘海棠恨不同時耳

減字木蘭花 見淸風店壁女子陳秀蘭詩用其意代爲詞

孤燈細雨冷夜難禁儂獨處長望長嘆妾本江都陳秀蘭 天公偏妬紅顏怨殺風塵悞廿四橋邊綠樹紅腮誰更憐 原題妾江都陳秀蘭因流北上悵然有作孤燈細雨可憐宵瘦骨難禁今夜迯不信天公偏妬我故教癡鬼坐風潮

前調 見寶店壁女子金官詩用其意代爲詞

淒其旅店自憐不及成行鴈塞雁成行猶得飛鳴返故鄉 飛蓬憔悴千斛離愁共流水水向東流願入秦淮古渡頭 原題旅店淒其倦整粧寒風冽冽雁成行空宵半榻人何處數盡更籌枉斷腸妾字金官金陵女也

好事近 睡起

睡起故凝眸屏上曖鴛嬌鳳生把春心忽惹半晌思殘夢 連朝綉帖總慵拈頗覺工夫空恰喜天明未久還好和衣擁

華清引 薫香

裁成新樣六銖衣穩稱冰肌明日春游欲試蕭郎定覷伊 薫將鵲腦莫教遲多時紅袖斜欹春風尖利甚應宵向郎吹

憶秦娥 九日客中聞笛

愁應絕西風吹醒登高節登高節黃花白酒頓成

離別　笛聲何處黃昏咽淒涼却奏關山月關山
月看他不思聽他不得

清平樂 春烟

籠花醮柳正是春時候春色迷離誰染就非雨非
雲非酒　依依紫陌晴川無邊芳草輕霑莫把愁
心牽惹東風飄蕩誰憐

誤佳期 可怪

可怪侍兒跟定慣把儂言竊聽欲將他事向微嗔
可識宜因怎　打算總無因默坐桐花影侍兒偏

是解情人驀去煎香茗

更漏子 無寐

月微微星皙皙樓外數聲殘笛香篆燼燭花摧流
蘇風慣吹　枇杷門梔子樹點點亂星如雨天欲
曉夢難成譙樓打四更

相思引 天河

夜夜天邊素影過橋成塡鵲定如何含星伴月只
是一秋多　水晶簾畔凝眸坐蘭舟會否渡銀河
比來人世尤覺怕風波

荊州亭 夢

直到五更方睡春被軟風吹碎好夢和流鶯隨入
柳陰花隊　驀與羊車人會臉暈紅潮如醉悄語
願郎聽露冷霜濃宜畏

一落索 教鸚鵡語

新將金鎖籠鸚鵡朝餐多與教來香閣幾行詩龐
得頻開齲齒　小鳥聰明如許誦來楚楚休將叱
語令他知恐怕人前亂語

俞峰碧 梨花

樓外看難足片片驚春月楊花輸艷雪輸香可是
南朝名玉　燕羽將伊蹴鶯夢和伊宿一時多少
倚闌人風前月下眉峰蹙

阮郎歸 春閨

杏花零落蕩春烟韶光在眼前東風如醉草如眠
畫樓寒食天　籠茜袖掠雲鬟斜凭闘鴨欄嬌慵
無力上鞦韆人如春夢閒

玉聯環 第一體 个儂

溪邊一帶宗梨樹个儂家住半勾蓮瓣印香泥細

認玉人行處　驀見樓頭微覷小鬟來語連朝傳
誦幾篇詩可是玉郎新著

錦堂春　短墻

欄住飛飛舞蝶深藏亞亞低花負人只恨春風雨
來去總難遮　消受塗椒傳粉一生長護伊家瞅
鬟半露相思影咫尺是天涯

海棠春　眺桃和王阮亭韻

繡衾人起流蘇響綺窗外蛛絲猶罥與姊侍梳頭
雲濕金蟲漾　欲將鬧掃鬆宮樣應索取菱花人

賞連日覺春和黃額臨風敞

前調　午睡

一春好睡那曾足更昨夜愁腸千曲舊夢續難成
試展瑤英褥　紗窗日映紅生肉欹枕處桃花沁
玉半醒隔垣聽人弄柯亭竹（元載姬薛瑤英有却塵褥東坡詩翠袖紗窗紅鬆肉蔡邕以柯亭竹爲笛）

前調　晚浴

繡簾月樣波紋影覺無數春酲難醒背燭解羅襦
風護紗窗冷　玉人如坐菱花鏡喜雙髻欲欹還

整嬌怯起來遲待煮龍團餅

前調　夜坐

昏鴉啼濕梧桐雨傷心處數聲砧杵獨自倚簾聽
又亂寒蛩語　燈前不見人來去漸打起譙樓更
鼓玉柄憶郎持素手難分塵（王衍每捉玉柄塵尾與手同色）

秋蕊香　詠染指甲

窗外鳳仙開遍細擣紅葩千片玉纖染就頻頻看
疑被桃花偷換　應教妬殺紅兒見鸞臺畔描來
翠黛雙峰遠彷彿明霞舒卷

燭影搖紅　熏香

小鴨頻薫心炯一縷輕風引爐灰紅處火微炎剪
取銀錢襯　別有粉郎私贈正幾度欲燒愁爐怕
人簾外微嗅風前幾回偷認

三字令　春夜

人將睡燕纔歸繡簾開顰翠額歛蛾眉許多愁無
限恨把儂催　心字篆膽瓶梅看他呆月漸過燭
成灰五更風一簾雨陡然來

西地錦　牡丹髻

折得牡丹頻玩對掠鶯臺畔養娘來說小鬟爭道
比舊時浮渲　一日功夫拋半手爲生疎頭蟬紗
薄界寶釵微卸藹地雲容換 韋詩浮渲梳頭宮樣粧

太常引 楊花

溪邊一樹滿頭生雲骨舞絲青最是恨難平春來
春去共飄零　東風無賴水晶簾畔暗趁妾心驚
翠袖撲來輕一宵殘夢不分明

柳稍青 野步見舟中女郎

步屧芳塘無邊風景指顧難忩細水魚跳夕陽鴉

學文堂集　小令　十九

背眠柳鶯藏　溪邊誰泛沙棠回首處人瀉秋眶
春煖烟濃花慵鶯嫩月淨波香

極相思 咏眉

彎彎自小成雙雲鬢儼分行臨鸞試展笑時顰帶
皺處歡藏　生來宮樣天然好全不藉京兆張郎
被誰偷學月臨勾巧柳倣尖長 鴛鴦眉名

陽臺夢 賦得月明林下美人來

畫樓欲睡愁離曉落花陣陣拚春老半簾蟾影散
空林此際知何好　堦前移小步漫趁微塵知道

誰知相戲是花姨暗把金釵抓

醉香春 賦得折花送鄰女

不管將春都洩故向粉墻開出惹鄰女動情思頻
與養孃來折　試與養娘閒說說與小姑應惜梨
花雨杏花風楊花漸約同狼籍

應天長 賦得分明燭下間裁剪

畫廊月約花陰度月度紗窗人影露朦朧頑裁紈
素金剪聲中幽恨訴　窗前廻軟步花影將人遮
護微嗽欲教驚悟聽時仍恐誤

學文堂集　小令　二十

秋夜別思 本事

疎星點點空庭溼水沉烟冷金猊澀藕香殘蟬語
切今宵著意東風急　許多情難畫憶恰似亂螢
明滅十二繡簾休揭月乍關山別

惜分飛 除夕

三百六十愁時日喜到今宵歸結爆竹聲難歇椒
盤栢酒華筵列　餞臘迎春真个急一夜兩年分
別只恐新春入舊愁又欲從頭積

憶漢月 慵起

明月一天如水變作五更殘雨夢魂只在枕頭邊
幾度思量不起　綉簾呼小婢金猊裹衣香添未
今朝無力試新粧且把玉臺深閉

畱春令 浣手綉觀音

欲酬前願春纖頻灑色絲莊綉須記他手抱麟兒
將數朵慈雲覆　添个善財擎舞袖攏內垂楊柳
綉罷焚香供珠幢虔把法名書後

雙調荷葉盃 秋艇

天近中秋時節清絕人坐木蘭船一點青山面面

看流水帶蜻蜓　兩岸小橋雙跨如畫秋月漸婆
娑絲楊影裏動漁歌回首暮烟多

漁歌子 田家

蟹初肥橙尚綠半鈎月挂雙溪曲小漁船連五六
移過蓼花灘宿　卒稚子驅歸犢倫閒且把秋場
築採鮮菱春舊穀好酒鄰家除熟

偷聲木蘭花 遊青山有感

西堂絲管紛紜起驚心往事如流水一帶廻廊新
月曾經照謝娘　簪花書法名傳播漱玉詞工天
亦妬臥雪樓頭幾樹梅花淚暗流

滿宮花 詠螢

碧池邊金井畔點點秋光零亂佳人翠袖拂風前
影落臂環釵燕　散蟾光雷雨片明滅疏星難辨
知伊喜照絳紗囊悔入景華宮院 隋煬帝景華宮徵求螢火數斛遊山放之

少年遊 代女郎送客和李舍人韻

歸鴉啼斷晚峰寒人到別離難一葉蘭橈半篙春
水憔悴客衣單　今宵獨自數更闌應損兩眉山

夢裏應愁愁時難夢情過越梅酸

河傳 第二體 燕子

燕子晝簷飛至剪剪唧來春泥都是落花爲簾開
放他歸　呢喃欲訴仍難訴雙頷曾被昭陽妬去
年紅線繫粧前依然今年重與添

瑤池燕 脩書

蓉箋輕劈將愁織密密釘封花押重疊無人識還
鈐小篆鴛鴦式　與飛鴻飛下粧側叮嚀說卿處
莫教磨滅回音覓郎如輕擲仍歸璧

思遠人 和吳小山詞

綠池烟冷殘霞鎖人作天涯客迯長鴈倦霜濃馬滑遠信從何得 被頭淫盡雙珠滴正秋窗如墨央夢到郎邊郎情難測須辨他顏色

河傳 第一體 留春

年年爲汝費盡工夫訪伊歸處總然無據風風雨雨晴逐楊花去 曾央燕子將儂語權留住少放愁情緒春說汝愁如許豈盡春能主

醉花陰 咏紅睡鞋

窄窄弓鞋封繡雀穩稱凌波削步屧不須伊燭背流蘇花睡人幾着 今宵會赴巫山約花底潛踪弱怪殺夢迴時繡帳鴛衾紅雨疑初落

南柯子 宮詞

玉漏催花發簾波入鏡浮日長閒上縣衣樓又見碧澄澄影素蟾秋 喜子藏奩卜山丹帶粉收羊車已過杏難留恰被鸚哥偷喚賺回頭 王建宮詞收得山丹紅藥 楊

憶餘杭 咏簾

乍捲風侵珠戶暖低垂人共湘波遠蝦鬚銀蒜製玲瓏朝夕媚房櫳 月華影度雙文細絳蠟紅穿千縷翠可憐飛盡一春花窗前遮住他

望江東 剪刀

繡險時取香囊護漫許春寒偷度綠窗欲把征衣做故向錦鴛裁誤 明朝寄向郎行處此意願郎思去并州新樣郎須與欲剪愁絲千縷

迎春樂 相逢後

相逢後不覺春歸了猶記得青鬟道梨花窗外今

年好一陣陣香魂悄 梨花深處流鶯曉與簾內鸚哥爭叫小鳥知情都只爲粉郎來到

探春令 咏初生梅子

青梅小綴舊枝頭侍伴將簾捲想前朝開謝東風裏曾到玉人枕畔 一枝折向釵傍頭和金蟬作伴不多時影落盤玉齒个个都酸遍

玉團兒 咏枕

鮫綃帳底鴛鴦被放處如何便是巧襯雲鬟微侵桃頰絲絲紅起 犀函香落釵聲厭伴情人一

生難弃夢返陽臺月臨窗戸淚波時洗

雨中花 第一體 題美人畫秋海棠扇

渲染幾般顔色全帶嬌紅嫩白醉裏迎風睡時著雨生就溫柔格 碧葉千絲紅沁血恰宿拖香舞蝶想玉手盈盈描成自覷人與花難別

青門引 白牡丹花

洗盡沿華色看玉蓝堆香雪招腰故向玉窓前半酣春酒不遣紅顔泧 雨餘暗被苔痕入似眉峯鎖碧沉香亭畔人倚黃昏驚墜團圓月 唐詩國色朝酣酒

木蘭花 第一體 護花

藥欄邊香閣下風雨今春頻給假還應處鳥來啣好把金鈴多繫者 倘鶯眠休便打此意鶯兒須自解朝暮裏勸花姨名花莫比儂輕嫁

醉紅妝 楊花

開如春夢不多時亂紛紛窓外飛看看飛盡露黃鸝愁似摻恨誰知 水晶簾畔影霏微過繡閤晉蛛絲燕子舞來啣著去新巢裏襯香泥

紅窓聽 春閨月下

楊花亂撲愁輕惹樵樓鼓兩通初打纖月一勾偏做影故意將人射 漸把影見移閣下須看定海棠枝畔淚痕曾灑嫦娥憐我與个春愁假

望遠行 第一體 人日

喜是新年怕是春春色偏生又新陌頭楊柳漸消魂一庭梅蕚鎖殘雲 思往夢問前因不覺雙眉暗顰剪來華勝意逡巡愁人人日贈誰人

河傳 第三體 竹夫人

湘竹衣絲隨人翻覆性兒難曲枕頭邊珍簟間香

國酥胸紅沁玉 奥取青奴仍恐辱來金屋受盡夫人福暑將殘愛將闌生拚秋風妬殺寒 山谷詩正要青奴一味涼青奴竹夫人也

河傳 第七體 捲簾

捲簾無語楚館晨花秦樓暮雨遙山飄渺有無中溝水東流日夜去 蠻箋擬寄何由到關河悄悄影清江少蘇香魚弄明珠躊躇相思無處無

杏花天 不語

門前曲水青如柳慣惹得東風吹皺玉人斜倚垂

織手情緒渾如中酒　縱無福教開檀口只楚楚
亭亭也彀驀然轉把雙扉扣小襪鞋跟如豆

雨中花 罪鶯

軟靠雙鬟攜粉袖恰行過紅橋左右幾被鶯呼又
聽鶯語說道春光漏　依著鶯兒啼處走闘心提
綠偎紅戀爲過遊郎難教廻避悔被鶯兒誘

浪淘沙 舟逢

香竹木蘭舟來往溪頭畵船權擬做粧樓鏡裏淸
波波裂鏡釵漾鬟浮　何福注星眸消受風流爲

誰舍怨爲誰羞可惜春光如夢也無計攀留

鷓鴣天 閨中

怯怯慨慨却爲誰自家思忖也難猜青蛾暗解春
光誘悄把蝦鬚著地垂　臨寶鏡靠粧臺人疑昨
夜夢中廻低呼小妳聲如髮隨去花陰散誕來

虞美人 蟋蟀

如吟如訴還如咽斷續紗牕側因憐今夜好秋光
又逐一輪涼月近匡牀　凄淸冷落誰如此恰似
悲秋子不知甚事却關鄕偏與愁人孤夢伴殘更

前調 春霧

空濛晩靄春如水春恨春無底小闌干外障重重
怪是非烟非雨却朦朧　嬌花幾樹渾難護想惱
佳人顧花邊有路不分明依約廻廊聲細侍兒行

木蘭花令 芳踪

石闌干外苔痕碧一寸香泥留軟跡落花幾點覆
香泥情多故把芳踪匿　落花如笑還如泣恰比
鴛衾遮護密那知多事是東風將花吹去教郎覓

南鄕子 第三體 咏闌干

低鎖復輕籠折折周周春恨重南國人家多近水
玲瓏十二珠簾位置工　簾外玉簫風淡月疎星
看不窮只爲多情常倚爾朦朧一片湘妃一片紅

鵲橋仙 素粧

珠粉慵施蛾眉嬾畫却又雲鬟不理淡羅衫子淡
羅裙正斜倚梅花樹底　素影難分玉容相配花
也銷魂欲死更看蓮瓣背人移恰明月一勾如洗

醉落魄 送春

晶簾深捲鬱金堂後荼蘼院烟輕霧弱流鶯倦幾

樹垂楊斜襯粧臺軟　春來便遣愁相伴春歸不
許愁相伴來朝底事心頭轉剪就氷紈好製新團
扇

踏莎行　背立

背立燈邊多時不語侍兒戀隙頻偷覷不知底事
惱佳人想伊嗔處渾無據　悄悄撩情徐徐勾步
銀屏六曲鴛鴦路待垂綃帳篆烟微倩伊細問嗔
人故

小重山　往夢

約臂黃金約指銀當時曾瞥見是東隣遠身一步
也銷魂鸞箋字小疊寄殷勤　往夢逐行雲書簷
新燕子瑞傷神桃花如雨雨如塵三年裏惆悵可
憐春

惜分釵　所見

春來未花開未朱闌獨自閒凭倚雨絲輕柳絲輕
斂掩多時恰像無情生生　春如睡花如睡斷腸
解得新滋味欲憐卿怎憐卿驀喚垂簾恰像多情
聲聲

東坡引　錫奴詞　劉鏡

苕溪新鑄欽七出菱花片雙雙掩映芙蓉面這邊
他也看這邊他也看　鴛鴦小粧贈伊覩玩應索
取个中誰伴郎來好向粧臺與那邊腸也斷那邊
腸也斷

前調　建寧香袋

香囊情緒總人寄閨中遠雙描蛺蝶鴛鴦伴飜來
看這面飜來看這面　衫邊裙衩多應繫遍仝恂
有紅絲牽縮當初合就相思絹難教分一半難敎
分一半

前調　如皐篦

湘篦誰細劈早暮偏親傍粧前慣替夫人力憐伊
纖指劣憐伊纖指劣　雉皐誰寄付伊新式苦背
後無人幫貼飜來復去烏雲側這邊聊自剔這邊
聊自剔

耕煙詞

夫椒山人著

中調

臨江仙 第四體 題周櫟園先生畫冊

春到江南渾欲老素箋收拾分明南宮北苑浪猜評半篙春水白數點暮山青　無語遊人如欲語依稀雨驟風輕聽來幾度落花聲情隨雙鴈渡夢斷一江横

前調 中秋

佳景中秋秋正好溪山不用錢賒謫仙今夜醉誰家掉頭明月裏無路訪銀槎　剩有平生騷句在斷紙零素天涯四更牛斗又西斜朗吟直到曉露濕滿庭花

前調 遊女

行過綠楊弓襪軟東風吹醒黃鸝困人風日倩扶攜含情梭態緩不語黛痕低　雙釧悄然遺墜也回身尋向前溪粉郎含笑却相持呼鬟前索取一股願分伊

蝶戀花 花朝

柳意梅魂驚覺悄金井銅鋪寂寂餘寒峭逗漏春愁眉眼巧年年花信誰傳早　一抹遙山螺黛小閒捲珠簾玉鏡臨清曉燈市匆匆纔過了銷魂又是今朝到

前調 紅魚

謝豹聲乾遮翠竹清淺池塘紅影翻深綠幾箇文魚穿水曲玲瓏上下波生縠　睡起佳人犹玩囑粉餌親調纖手渾如玉小立多時看不足石牀風

下安棊局

前調 相思鳥

劈竹編籠絲縷細小鳥多情飛去還飛至色似鴛鴦身燕比聲兒還比鶯兒媚　名喚相思真箇美若到饑時應餉相思子莫殺雙雙交頸睡有人却把名兒味

一翦梅 劈箋

清晨梳洗得餘閒小立臺邊小立屏邊文犀匣子乍開緘半貯鸞箋半貯濤箋　纖纖玉手最堪憐

笑旁花前醉旁尊前塡詞幾度意纏綿險調難安險韻難安

前調 薰香

瓊窓半瑣綠陰濃犀押簾櫳犀押簾櫳薰香小鴨火微紅蘭餅初融麝餅初融 沉沉不斷靄屏東烟裊樓中花裊樓中睡餘無力髻鬟鬆一陣梅風一陣蕉風

前調 月夜代寄

溶溶新月傍簾鈎纔上紅樓又上青樓有人斜倚

數更籌昨夜多愁今夜多愁 玉郎何處好悲秋來夢難留去夢難留人間天上恨悠悠試看刀頭試看眉頭

前調 繡鞋

弓鞋昨夜恰新幇一會思量一會端詳鞋頭宜鳳又宜凰螺筆描將絲線拈將 配成顏色淺深粧這隻成雙那隻成雙來朝移步出蘭房踪寄迴廊覷倚檀郎

攤破醜奴兒 折花

曉來擬贈慇懃折一朶紅粧好伴紅粧嫣然委韻態非常花麼含笑也似蕭娘 闌干過雨枝枝濕珠潤花房玉洗花房折來小閣手挈將花麼含淚也似蕭娘

釵頭鳳 寄書

風何驟春何皺淚珠不覺沾衣袖愁如水別如雨修得封書叮嚀燕子去去去 人驚瘦釵鸞溜沈郎腰帶應同否相逢處須相語不得回音叮嚀燕子住住住

蘇幕遮 十聽詞 隔窗聽墜釵聲

篆烟微花霧薄雲母屏前想像纔勻掠簾倚水晶人似昨欲看梳頭惱恨輕紅幕 影依稀粧綽約響的一聲知是金釵落驀地思量前事著楚臣冠上曾遺却

前調 隔廊聽響屧聲

雨痕濃風力軟閒倚西軒悄地關情亂燈半朧朧窓半掩却也銷魂聲近闌干畔 數行踪應不遠做作多姿故故教人羨休道江妃他服玩當時畫

屧眞千萬

前調 隔花聽咳嗽聲

砌痕紅堦影綠深院幽軒一帶蕭蕭竹悄立佳人潛素躡窣地聞聲花底鞋兒足 惹鴛情驚蝶宿贅漾衣香髣髴闌干曲楚楚如蘭餘馥馥天風吹下瑤臺玉

前調 隔樓聽剪刀聲

席凝紅臺冷翠犀押珠簾消息藏佳麗銀漏遲遲燈作穗玳瑁樓中應有人無睡 剪刀聲玉尺意幾束吳綾吟重開文笥昨夜峭寒窓外至箇儂擬製鴛鴦被

前調 隔墻聽撥阮聲

竹聲搖梧影動隔院胡琴幾曲連珠弄此夜妻清簾擬控也料燈邊低聲愁難擁 故輕攏還淺縱墻角東風嫋嫋偏吹送往事佳人都入夢數條鴛縷關情重

前調 隔坐聽彈指聲

畫屏間銀蠟夜酒尾茶頭每到妻魂也碧玉釵兒

綫子帕重疊關情不語思量乍 海棠園茶蘼栅前事如波秋月春花謝最是無聊彈指者蟲蟲心裏眉峯下

前調 隔幃聽浴聲

月窺幽花弄影曲室迴廊茉莉香中箏笼簟纔開鴛枕冷貪聽多時悄伺愁難穩 近紗厨臨玉井蘭麝微飄幽入心脾沁更擬冰肌端覷簾袖中好挾黃金餅

前調 隔水聽碁聲

碧桐軒幽竹圃清簟疎簾人靜花陰午小閣碁聲臨別浦紅袖閒敲應博釵雙股 藕絲風荷葉雨迸入樓中清絕消殘暑記共玉奴曾戲賭驚心細事傷紅杜

前調 隔壁聽展書聲

黛螺才琴硯友玉軸牙籤青卷難離手香縷茶烟停午後展帙聲中消盡儂閒晝 費丹鉛尋句讀班女當年淹博如他否擬向仙人朱鳥牖細將佳句相咀剖

前調 隔屏聽夢魘聲

象牙床瑤草席午睡餘酣夢裏惺惺魘側聽隔屏聲轉急代覓雙鬟喚醒嬌無力　倚多姿偏小極似醉如癡阿母休離側自是佳人防膽怯從今擬鎮須銀葉

唐多令 咏絮

輕度玉樓深低飛繡閣侵落梅飄雪雨沉沉鎖住東風休放去如夢也恐難尋　飄泊到而今天涯少信音愁多斜壓臥香衾吩咐東風仍捲去如淚也恐難禁

遐方怨 別情

柴門外便行程白蘋橫渚長紅草短亭生酒邊斷腸無數雨斷腸滋味不分明　昨日事此時情錦衾香尚暖角枕淚偏淸只恐東方容易亮叮嚀今夜閏三更

前調 無題

朱闌外粉墻邊鳳姑風細軟梅子雨廉纖碾春欲去爲春憐春蠶四月剝綿天　初相見瞻相牽鬢

形翻闌掃裙製彷留仙可堪心緒似花蔫爲郎消受幾番寒

前調 又

星晢晢月澄澄煙沉銀鴨細花裊玉壺淸桃腮紅染黛痕靑槿郎還認隔簾聲　愁脉脉態盈盈情多將做病病久轉添情夢中依約傍春行春風吹處夢初醒

錦帳春 畫眉

斟酌輕螺躊躇濃黛恰淸曉寒山相對鏡臺前妝閣底悵悲歡未辨靑靑如待　渲額塗黃橫波溜碧算此際春愁須配柳絮輕蛾色淡怕無限春愁雙彎難載

蘇幕遮 第二體 客夢

五更愁孤枕思明月如波浸透離人淚好夢算來都不易剛得朦朧草草渾難記　許多情何處寄暗想而今也有人兒睡好夢郎來休便喜總有醒時不若匆匆去

漁家傲 渡江

北固晴霞連復斷蒲帆六幅乘風轉行近金山山脚岸將船挽前邊恐怕風頭換〻呼語舟人休過患風波眼底原難算江湖咫尺猶然暫帆休捲將船付與風波管

前調 遣興

濁酒一杯茶七椀離騷莊老書三卷竹戶桐窓誰與伴桃笙展邯鄲道上頻回轉 瓢鉢餘生行脚遂倘來富貴非吾願家住大椒離墨畔青峯染江湖風月誰編管

定風波 離情

人如春夢過匆忙情歷風波分外長越禮難甘呼放誕誰慣離亭滋味怯初嘗 遲景勾簾春作伴偷玩東風何處染衣香立盡長宵却短回看一番蹤跡一思量

前調 又

見人無計隱殘啼別夢分明有是非長日臥多宵不寐誰在情多天付與單栖 雙鬢淡烟雙袖淚曾悔窄欄逢處振顔微時節落花人醉酒一會濺

裙門巷浣花谿

前調 又

風光暫去剩銷魂珠箔層層掩淚痕懊袖不迷前歲字須記金釵劃作斷腸紋 不爲難逢誰慫意堪喜暖言入骨幾回溫〻榻茶煙清似氷同指兩峯愁黛畫難分

前調 又

無愁強作便成愁離別而今可盡頭花影西廊曾暫見爭羨態含春夢夢含秋 細步銀翹悄小頗

依戀留仙裙帶恍難留明月重重花面面深院紅蕉牕戶號溫柔

落燈風 有約不來過院半

夙壓燈寒龍腦冷密約佳期心下省敲盡紫釵頭惱殺空庭花弄影擁髻愁難醒 楊柳門前梧樹井亂烏啼一天淒緊皙皙好星光三更忍把羅衣褪索性凭欄等

醉春風 惜別

斜倚朱闌外嚲嚲鴛臺背淚波彈盡默無言悔悔

悔自笑癡心翻成懊惱此情難解、、別酒凄然在
欲把還停會歸期欲卜怎生期耐耐耐十二時辰
三千道路愁腸應配

風中柳 第一體 新秋客中作

娟娟西風天氣小凉時候無端閒事心頭有庭前
斜動蕭蕭疎柳遥山却比孤雲瘦 孤館昏燊支
枕和他厮守白袷苎鞋堦下走流螢如水貼穿櫺
厮呼童且熱床頭酒

解佩令 春去

何從說起放春歸去千百計尋春難補剛剩楊花
點點飄零如許又無端風風雨雨 捲簾情事倚
闌心緒花堦土築來餘幾我自關愁却似東風無
主東風畢竟來何處

解佩令 第二體 問月

梅花謝也柳絲青也見新月又闌干也故意惱人
移向玉窓兒射也正照着玉人顏也 無端醉也
無端醒也又只得無端睡也悄問嫦娥爲甚同儂
孤另也聽蓮漏幾番催也

行香子 席上贈妓

曾遇華筵小倚屏邊多時細閱且輕憐方空新換
浮渲爭姸有幾分愁幾分病幾分憨 暗將眉語
竊把衣牽酒力無多態愈姸有誰描得周昉圖間
似幾絲風幾絲雨幾絲煙

青玉案 咏百花洲柳

人生最苦爲情物着意消磨不得慣是惱人楊柳
色青門朱戶芳塘小苑多少銷魂絕 休悲憔悴
枝間月一春搖曳爭憐惜莫被東風吹太急朝朝

暮暮晴晴雨雨珍重粧臺側

雨同心 端午閨中詞 健人

倚絲縷狀取綵裁形恰好是象真會意渾不少嫵
媚娉婷粧戴處簪壓釵橫故作玲瓏 閨閣憔悴
曾經擬借精靈長則共畫蛛繡虎可堪貯金屋銀
屏惟祝願佳景良辰不負芳齡

前調 繡虎

裝成眉眼刻畫爪毛全則仗些些圓繭是叫奴纖
手曾勞怪綉閣性格憨嬌偏喜雄豪 彷彿武怒

咆哮分賜兒曹絡索處朱絲巧綴續紛也細筆輕
描更堪取靈艾同雕繡帶同飄

前調 長命縷

幾條彩縷五色靈絲繫得住苗條弱質繫不住飄
緲仙姿無緒是長日相思長日難支 浪說辟兵
有意却鬼需之漫繞戶繡栢增艷須粧臂金釧同
施應無藉裙帶留伊鎮與依依

前調 辟兵符

用因毒日製自芳辰壓發上好占靈苕纈帶側攏

辟邪氣厮相守倆是銷兵倆是宜人 荆楚風俗
相術疑鬼疑神共除夕懸桃同罷似人日剪勝同
新鎮的是嫋嫋儂魂怯怯儂身

前調 綾包角黍

也宜裹綠叉好包紅鸚鵡粒稻香誰羨鴛鴦錦刀
剪施工還只怕屈角難充畫餅遞空 西苑菰葉
偏窮巧借針縫殘秀色鏤盤花鹿儷罷製雜俎玲
瓏須應笑藏近盤龍餓損芳容

前調 菖蒲葫蘆

靈根石砌碧草池塘長則恨花原難發應偏許寶
巳先黃抵多少綺閣新粧暫引餘芳 梟梟絲組
飄揚爾並同纏臨好樣金閨畫就看織影玉圖携
將還堪羨泛酒盈觴纈佩牽裳

連理枝 早梅

幾點疎香聚巧逗春來處雪彪凝寒雨絲鶯冷欲
開還住趁今宵還夢到羅浮望東風做主 暗把
春光數九十纔三五小綴如珠輕勻似粉亭亭仙
脚忌情多擬點詩腸粧急向枝頭出

千秋歲 夜坐竹間偶作

竹林微步碎影搖清露衣醮處螢低度月如簾內
有星似杵間布戲醉後此君邀我成良晤 欲寫
翦溪素因想梁園兔瀟洒處和煙霧彈蕉應有琥
倚桂能無賦清飾在算來只被王戎誤

離亭燕 初夏草花詞 薔薇

滿架濃陰初煖醉萼粧含深淺墻裏佳人牕外影
一抹羅襦紅染曉起傍紗櫺却愛露微煙軟 最
是午餘深院樹刺藤花相亂無力東風搖蕩處此

際芳魂誰見障去錦爲屛日晚依然猶爛

前調 玫瑰

長日鎖窓誰傍小斡艶葩新放斗帳疏簾開不捲
綠影紅光搖漾雲鬢恰完時偏喜一枝斜上 蘭
麝細芬醲釀芍藥櫻桃須讓午歷枕邊花氣足合
德生香難狀憔悴感年華爲問玉釵無恙

前調 蝴蝶花

石䔍小圃濃晝碧草素花凝繡自向春風倦舞也
化作此花時候俏樣是前身贏得芳名依舊 百

和細香吹透纖影姍姍還又最憶莊生憐夢斷鎭
日懨懨消瘦遶徑恰相看彷彿撲簾蒙袖

前調 杜鵑花

殷紫猩紅如炙艶抹濃搽顏色多少東風吹不濟
重疊胭脂堆積深院月三更枝上悄然悽惻 望
裏故宮無極烏烏花花愁絕滴盡淚珠猶有恨染
透啼痕成血幾度認花身蜀道舊曾相識

前調 虞美人

誰道佳人已死千載紅顏如此雨細風輕腸斷處

離恨何從說起血淚染茫茫滴盡楚歌聲裏 蝶
亂鶯啼千里父老江東誰是花謝花開桃李外銷
歇漢宮春矣明月照英靈駿馬依然來耳

前調 十姊妹

淡白淺紅粧束密蕊細香幽馥最是嫣然開底見
風味看偏不足杏號雅堪矜一樣佳人比玉 粉
隊綺叢如簇共鬬新粧品目只恐昭陽承寵後相
姤相傾應速莫負好時光回首東風刺促

西施 第二體 咏百花洲鸞鶩

輕帆開渡百花洲歷亂晚霞收珍禽溪外舞翠羽
鏡中浮試看荒雞野鶩知無數誰似這風流 娟
緣自古多顛倒如伊何怨何尤却便似佳人才子
兩相投可想人間寫得伊家譜也欲效綢繆

師師令 偶見

樓前堂後聽玉人輕嗽沉沉半晌不聞聲卒地見
屛邊紅袖半嚲犀簪撚寶扣睡懶嬌還又 楚淵
六幅裙兒覆一捻腰肢瘦人前無計說相思鬢影
上橫波斜溜還向丁香花下走淺眉峯低皺

百媚娘 理繡

窓外日高花漾梳完時回想昨朝着意支持嬾
辜負花鴛新樣今日餘閒聊自賞繡帖重安放
夙願未酬心上驀地添儂惆悵畫就張仙還挾彈
不是蜀宮王昶繡罷玉牕應供養香爇爐煙颺

前調 翻書

連日瑣窓韡較情史翻來絕妙鉛砂細細批評遍
題跋只愁還少苦為帙多看不了拚得工夫早
閒暇更鈔別稿書法簪花相肖鄭女班姬休便數

各有一般風調架上牙籤親識巧信手拈來好

前調 禮佛

瓔珞琉璃光燦紫竹迴廊小院誰籠鸚鵡朱簷下
般若聲聲私懺見說玉梅開爛熳呼取薦花換
日日春纖頻盥頂禮寶蓮幢畔燒炷妙香金獸裏
烟裊碧牕零亂暗祝早消兒女願似海恩難筭

前調 賞雪

昨暮同雲黯黯明透玉窓瓊館青山何事形全改
似被楊花偷換飄去飄來飄不斷催把珠簾捲

欲酌金盃姑緩酒力自來偏淺小婢閒擕門外望
零落寒鴉千點冷處欲留應等伴未許春勾管 末鋪

雪名為等伴雪

前調 鬭草

幾日園堤如繡春色染成濃畫偶邀姊妹花廊下
好取閒芳相鬭百草擕來紛滿袖賭取鴛鴦扣
刺線拋殘許久冷落踏青時候惹引心頭無限事
都是丁香豆蔻輸去將他背下覆手撚裙偏走

前調 賭棊

石井銅鋪幽戶花落桐風停午楸局當軒依檻閣
拚與蕭郎劇賭願拔紫鸞釵一股博粉香無數
不遣小姑幇汝幾局忽然輸去覷得佳人開玉齒
欲覓猧兒何處今日甘心輸不怒重去翻新譜

前調 迷藏

曲曲重重深院戲樂朝朝無筭簸錢鬭草般般遍
最愛迷藏閒遣自小雙文逈內慣記得迴廊轉
掩處屏邊紈扇頭處釵頭珠鈿前後小樓尋不見
多在荼蘼亭畔掩映遮藏終不遠惹微微珠汗

前調 鞦韆

梨雪玲瓏簾幕斜搭秋千紅索見家別樣新粧束相戲北方戎樂一輛弓鞵幫繡雀板上稜稜者蹴罷心情偏惡鬆髻頻頻偷掠半晌猩忪渾未定却似彩虹初落更倚藥欄將鬓約金釵疑遺却

前調 藏鉤

燭影簾光縹緲席上紫衫人到酒籌歌板催行樂美景良宵原少遊勝遨歡何計好只有藏鉤巧可惜漢宮春老泉裏無端悲悄心上有稍都不語

似夢如愁難曉羅袖酒盃翻污了特地添煩惱

前調 跳百索

風俗吳儂鬧耍多在酒亭花榭良夜如年人似水不數藏鬮自打綵索橫拋梅影下記匆匆元夜舞處却疑雙佰落處暗沾微麝裙帶留仙飄杳也多少便儇妖冶堪訝額山珠欲濕倩拭香羅帕

傳言玉女 題余氏女子綉柳穀傳書圖

湘月湘雲隔斷楚天消息書生恰到涇水人相值風囊鴉樣改霧鬢蟬粧欲見郎薄倖淚珠凝咽

一紙瑶華羸得綵絲偏結當時漫憶曾把離筵設此情此際應有廻腸難說針神妙手如何鏤刻

祝英臺近 詠蝶

製爲裳裁作扇見女偏憐汝生小翩翩纖麗還如許最憐膩粉沾愁小香牽恨慣則向紅墻低處何方住無過草畔花間關情自來去紫燕黃鶯認得同時侶可堪九十春歸匆匆別緒又和舞一簾花絮

御街行 閨夏用藥名

開薰氷麝與沉檀香附薄羅裳波間驀見紅花放也却胥西河柳長裂著蓮心擘來荷葉花粉落池塘 柴門冬夏受風涼梔子種成行牽牛織女來佳節也照人參斗斜橫窄地黃昏燕當歸也斷續斷橋旁 氷麝沉檀香附紅花西河柳蓮心荷葉花粉門冬梔子牽牛人參地黃當歸續斷

踏青遊 贈薛十二娘效東坡聯雀念四體

一日思君最是嬌憨情性破二十四番春信笑問珠樓何福笑問闌干何幸得與伊家行並怪尊行又重芳姓 多少金釵佳名一人占盡怪問你年

庚不應料七七無雙八八肩難竝知君能瑨認書

幅巫峯相贈

柳初新 閨憶用藥名

暗卜當歸歸未得胡燕簾前飛急青黛慵施澤蘭嬾佩恨與丁香同結芍藥欄邊淚滴把紅豆向誰拋擲 縱有沉香休爇欲忘憂萱花空摘苦似梅仁酸同棗子百部新詞難述試問牽牛何夕恐茱萸又成佳節 當歸胡燕青黛澤蘭丁香芍藥紅豆沉香萱花梅仁酸棗百部牽牛茱萸

驀溪山 閨情

屛山烟裊鵲腦添金獸斗帳夜珠垂鎭無聊綠窓淸晝輕陰漠漠簾幕恰重遮春依舊愁還又人與梨花瘦 閑棋雙陸閒卻纖纖手猛記去年人酒闌時暗牽紅袖如今何處有夢也難尋從別後銷魂否一帶垂楊栁

滿路花 花月

聽雨替花愁見月替花喜花姨誰作伴黃昏裏嫦娥有意悄向枝頭倚春風偏到此低鈿輕籠月邊飄送花氣 月花相遇友愛真無比恐月移去也

花拋棄忽垂花淚花發時無幾怎似月常美月倍關情來宵惜花又至

霜天曉角 題友人像

新街自署濁世佳公子近日棠天勅賜第一等風流士又須別字天下癡男子叩頭長謝天公幾椿事還須與 此生酷嗜詩酒和山水又得美人絕世工書畫通文史小臣無禮行老是鄉矣嗟乎壽不可知天門卿赦不死

洞仙歌 再渡靖江

江頭早起問渡乘潮信浩蕩烟波放江艇看青山一帶卻便見孫羅列似天水蔚藍相映 流連將日暮半雨半晴樹樹斜陽亂鴉影正斷盃獨酌拂袖長歌狂奴態惹起蛟龍出聽試問此江山這番來原是舊時人可還厮認

八六子 東郊

住東郊狂歌長嘯連朝謝客淮閧看天上浮雲過眼堦前驟雨翻盆暗傷夢魂 秋田負郭猶存每日自量晴雨呼童多畜雞豚嘆碌碌浮生總如駒

隙不如一飽不如一醉不如一榻桐陰好夢不如課子柴門更何煩天涯欲沾淚痕

鵲踏花翻 書懷

貧病風流支離蕭瑟相知只有當頭月儘教睡壺擊碎劍匣長鳴一壁騷屑如何說狂時猶咏少年謳悲來漫減英雄色 長揖總是賺人文墨把酒向要離塚畔不則賀蘭山北茫茫和淚好與澆胸臆可憐不佛不封侯千秋一片傷心碧

瀟湘逢故人慢 代閨人作用元女王秋英韻

秋光幾暮見衰柳拖金殘花醮霧一陣斜風雨悵過眼烟光匆匆彈指矮屋茅簷怕又着漫天飛絮恁無端往事關心舊夢欲尋何路 且休啼誰可訴試回首長干而今節物還否能如故恐飛燕飄零昭陽凄楚一派長江慘孤鴻又帶夕陽歸去 趙氏金陵女也故弘光時宮人今僑寄姑蘇王氏園

耕煙詞

夫椒山人著

長調

滿江紅 見舟渡靖江

江北江南只咫尺嗟乎天限早則見梆花小港輕帆幾片白酒醉橫漁父眼鮮魚飽作篙人饌聽招呼客子上船來行須健 弘農賦吾誠羨祖生楫吾誠戀縱驚濤巨浪此生何患塔勢漸高因霧捲山容不定知風便忽焉馱歷歷露明沙來江縣

前調 登靖江寶塔用稼軒韻

奮袂而登絕頂上翛然獨立見渡口夕陽初下沙飛煙急艇海爭豨三月浪君峰對湧千尋壁更東南一帶舊江山曾相識 孤雲去衣猶溼微雨過珠猶滴看闌干上下凭丹瓦碧稽首漫詢灰劫事回頭已有風塵流問天涯知己是何人乘槎客

前調 過劉氏園

脩竹千竿已足羨園林佳境況高低曲沼方池溶溶氷淨細草影含飛燕啄垂楊絲動文魚覩更村

邊羅列對諸峰皆吾勝　疎籬外堪癡聯芳堤畔堪舒與看夕陽一帶亂鴉紛映把釣兒歸魚正美釆藍人去香成陣恰江頭晚渡競相呼乘潮信

前調　贈鈍山人

訝汝頭顱相別後今全白矣記昔日扁舟訪戴四年於此矮屋數間藏石鋒疎籬一帶編湖尾羨牀頭幾卷會心書南華子　也不願爲人嗇也不願爲人恥但杯中有酒陶然自喜醉後每拖藤杖去眠時不辨松風裏問當今誰足傲羲皇先生耳

前調　咏雪

忽閃晴光綺牕外縱橫揮霍看不厭山腰樹角形容非昨片片遮藏堦畔草紛紛亂惹簷牙雀記門前有路到東村渾迷却　風吹處雲難着雨過處花難作想天涯此景從來不惡若伴梨花誰辨別莫隨柳絮同飄泊任天公換了萬山頭浮吾白

前調　飲蕭公木亦園

何必非園具一種天然位置看是處高低丘壑不衫不餒庭畔疎籬凝舊綠枝頭小鳥搖新翠喜板

橋行過見晴嵐兒孫似　石榴樹開還未青梅子纍然是更長松天籟濤聲如沸潮至水平芳檻岸潮回石露清溪齒愛主人留客醉無歸躬然睡

前調　客中戲爲問答

子好遊乎問長鋏歸來也未子尚有秫田二頃可全生計煮得香菰堪果腹釀成好酒宜沉醉更何須仰面去求人錐刀利　先生語吾應識風塵事吾應避但不知生産一寒如此阮籍信工途路泣長卿詎短英雄氣喜從今聞命學歸耕儒冠棄

前調　夜宿汪蛟門齋用曹顧菴韵

雨織風篩移小艇江濤方漲早喜到邗溝小閣故人無恙庭際各花紅漸老山頭媚影青初上正簷前燕子乍歸來銜雛餉　日落也波光漾月渡也蛙聲唱愛汪倫情重頻傾家釀與好已工吹鐵笛醉餘還欲拖藤杖笑狂奴故態有誰憐渾難狀

前調　偶答

尺素飛來這都是淚珠拋血奈無數蒼涼滋味不堪重述昨夜驚鶯翻覆雨今宵仍照團圓月笑人

生難遣是情懷渾癡絶　三更鼓籌初寂雙條燭
花初結想奇緣佳話人生難得情不波瀾那變好
事能磨耐謀讒徹喜天涯知已屬蛾眉聲同咽

鳳凰臺上憶吹簫 答和

緌管初拏烏絲小叠沉吟低訴芳衷想靈犀一點
是處應通依訝墨痕零亂都只爲珠淚侵紅最銷
魂黯然言別淡月疎風　匆匆征帆去也覷蓉溪
柳畔屐戍重重恰幾行鴻渡一片雲封回思碧桃
花下畱題遍屋㕔墻東今誰伴五更殘夢半枕踈

鐘

八聲甘州 春閨雪夜

正春衣欲換恁餘寒昨夜六花飛嘆孱肌弱質無
情蔵月偏向奴欺鎭日飛蓬不理嬾自露柔荑對
漫漫白也哪且支頤　不與暮冬時節看樓頭繡
瓦依舊淒迷訝砦憁楊柳不比向時眉最堪憐黄
鸝幾个都變成白燕向巢棲回頭覷小鬟來報壓
倒梅枝

霓裳中序第一 席董思白草書

看崢嶸蕭瑟具子厚平原手骨更伯仲元章蘇軾
便有數名家盡供驅斥庭堅疑式不過作衙官宋
屈𩔗瞻想當初命筆直擬鍾王接　奇絶峰腰鶴
膝恍一帶春山清越縱駿馬奔騰明珠絡繹把銀
鈎鐵畫總難與先生相匹臨千日難肖神形庇力
徒嗟竭

珍珠簾 有憶

芳洲幾摺垂楊路暇日扁舟重渡花睡夢初醒月
魄勾纔露清淺池塘雛半搭恰數曲朱闌回互鶯

領恍紅牕片影非烟非霧　聽得菩箋輕劈不多
時草就蓮花一賦絲喜並頭牽心愛連房同邦似
杜鵑枝上鳥向人背聲聲低訴徐步恐咫尺仙源

漁郎迷誤

前調 悲山所見

白雲樓畔泉亭路慣是玉人行處窈裊趾潛移轉
側肩微露梔子衫兒蟬子髩恍一霎秋雲春霧回
頭悵如花簇擁悄然遮護　聞道海宗開也又相
攜同向名園徐步亞字粉墻邊梵字朱欄左恰好

紅牕幾半放端詳一會偎花坐日暮見女伴招招

碧溪重渡

石州慢 再泊胥江閲和詩有寄

刺促東風梅萼影中燈事纔謝思量前日六花舞處迷離庭榭胥江小艤孤蓬淒涼剪燭銅龍下憑賦粉螢箋譜个儂佳話　幸也新詞幾闋重疊賡酬風流蘊藉珍重玉人芳咏由來無價不堪頻誦恰似司馬青衫淚痕滲透難重把悞惱是柔腸又銷魂今夜

雙雙燕 本意和梅溪詞

梨花謝了想閨閣佳人淒淒冷冷依然前度翠羽一雙相並舊約心頭井井勝薄倖歸期不定雕梁綺戶中間舞弄水精簾影　掠徑草香泥潤羨不似蜂狂還如蝶俊穿花拂柳多少露朝烟暝棲息舊巢正穩便須寄綵箋音信說一春好事稽遲寂寞畫欄人凭

金菊對芙蓉 山塘買小梅數盆最愛色朱者

七里山塘疎籬曲岸烟光處處堪圖正花堪賣也柳欲愁無是誰邀得羅浮夢看枝頭小綴珊瑚疑落似朱霞如凝絳雪影橫香疎　多少裁剪工夫羨離奇夭矯雅淡濃粘有青苔作伴巧石相扶攜來位置紅牕側恍相對飄渺仙姝如何消得歌迎翠袖酒泛金壺

夜合花 代東百花洲舟中作

水閣斜臨蘭舟橫繫天光幾度陰晴柔鄉欲老誰容我不卿卿魂瞻斷夢難醒最堪憐不嫁娉婷如何寄語烏絲根寫黃絹詞成　生平徼倖詩名占

掛玉人繡齒頭咏閒評纏綿酬和生憎絮盡芳情疑語燕似流鶯隔幾重心事瑤屏且休懊惱千磨萬折難負星盟

念奴嬌 所見

香閨深閉又無端過了桂花時節一曲紅闌簾乍啓不斷紫覡烟結雲鬟低倚芙蓉伴卿窄地銷魂立人間天上此時何處分別　忽覺玉趾輕迴袖花徐掩銀蒜聲微歇涤雨粘雲來去影故意將人周折綺閣遊旁小屏深處欲別誰留得青衫溼也

却如栩栩飛蝶

前調 又

亭亭舉止是天然生就大家風味真个笑啼都不敢情思似知還未幾管卸殘蓉箋劈罷一會端詳費鈐花書法背人簾底親試　自悔此會多情紅絲飄颺小倩東風繫不道仙源人便到容易休教廻避何福消君誰憐似我暗訴纏綿意問昔孤館幾回獨自眠起

前調 代開人客中寫懷用元女洞天女原韻

玉峯回首正惘迷蘭徑雲遮珠閣客舍淒其誰憐惜燕子身材孱弱與倜東風無端吹到悔聽游仙約悽悽冷冷夢魂歸去如昨　鎮日雲鬟慵梳蛾眉不掃愁思渾難托小劈蓉箋頻自覿筆夢花欹玉節刺史家聲相門甥館往事休提著無聊無緒伴人月影蕭索

湘月 百花洲夜泊有懷

垂楊一帶視吳山吳水幾多風景嫋嫋柔條飄漾處月挂一勾清冷烏鵲枝棲紅橋岸跨點綴浮圖

影闌心往事醉向闌干閒凭　花籬半搭斜欹芳塘曲沼彷彿湘簾映十二珠樓難便到敲斷玉釵音信舊夢如雲浮雲如夢戍鼓偏淒緊無聊睡也絲總何處人靜

桂枝香 秋月送人之金陵

執手河梁恰風景新亭黯然欲絶一帶長江似組青山如織六朝多少繁華夢恁匆匆玉簫聲歇烏衣巷口莫愁湖畔試停雙屐　轉眼又西風瑟瑟古岸砧催殘楊蟬咽此日憑臨自爾興酣落筆臨堤少婦琵琶曲怕淒涼舊事難述黃花白鴈卸盃且過了登高節

東風第一枝 自壽

飲汝一盃一盃飲汝三十年來如此何須絳灌羞同莫問雷陳誰擬吟詩作賦倘亦許流傳幾句論人生何必才多歲月消磨而已　門前柳青青如許樓頭月娟娟可喜盧生枕上生涯鍾子琴中知已充飢果腹有負郭微田足矣聽興時老死溝中仙佛徒吾欺耳

水龍吟 舟夜填詞有作

年來竟做情癡嘗得慣香奩滋味今宵兀坐旋然心事酒頭茶尾菱池菲那蕭蕭瑟瑟酸酸楚楚最支離惝恍倚闌延佇銀釭下憑誰察 偶爾搵毫劈紙一字字推敲欲費何物堪消玉簫檀板移宮換羽海內佳人世間情種可都心許且銜盃把盞自吟自咏自求佳趣

戀芳春慢 微雨

稍覺涼生漸聽風緊窻前幾度簾纖簧迴燕掠舟

處欲斷還連做弄絲絲裊裊看碧草暗長潛添遥驚顧陌上行人爲汝急整歸鞍 溪邊悄悄荷珠碎撒墻邊隱隱蝶粉輕霑一帶迷離都是楊柳新烟慣助巫山好夢情人那得不相牽樓頭女恰正凝眸溶溶淚溼闌干

瑞鶴仙 端相曲

柰何情不死況是處相逢花梢月底風光眞箇美恰重樓曲巷珠簾簾起小步微行恍入到蘂珠宮裏最銷魂紅袖窻邊報道一聲來矣 來矣亭亭

裊裊如訴如愁不移不履這般丰格那減風流名士任留連顧盼千金一刻肯便教他迴避想檀郎福分應銷好風吹至

齊天樂 元宵後三日客姑蘇過古月軒見梅里毬燈甚佳兼誌所見

錦帆烟溼花洲月無邊柳絲迷亂繡被仙舟板橋人跡喜傍紅蕉庭院春光信好把前夜元宵千金買轉一點星毬綺窻贏得佳人玩 羨他竹肸籬落盡玲瓏曲折露凝烟染檻外波紋墻邊樹影掩映朱霞天半東風不管恍雨過雲移杳何低喚人

也魂銷響一聲金釧

拜星月慢 七夕

淡月疎風悲哉秋也最是關情時節欲袂簷前正露珠輕浥凝眸望料得鵲橋人渡無限歡娛難竭珍重恩情記去年今夕 縱銅壺永夜驚催逼勝姮娥終歲成孤寂漫把別淚啼痕向銀河偷滴慧穿針笑此宵翻擲頻乞巧怪而今猶抛休悵恨人世佳期天上猶磨折

綺羅香 夏日示姆

兩兩青鬟前來語汝數事應須長記幾架蘭花每日斜陽宜蔽把瓶開藥裴時烘向水際葛巾頻洗更添些些獸炭爐中麝臍鵲腦慇勤置 如吾欲撫瑤琴便取氷絃縶柰頭畫卷牀上詩筒逐一牙籤親識飼丹鯽芳餌調成瀹磁甌新茶煮試到卯盃團翁文揮聽你更番替

春雲怨 題林四娘歌後在宜城作

鸚悽旅館乍散亭木落宛谿水合恰値酒闌歌歇有客把仙姬閒述座上佳册屏間少婦聽罷紛紛

俱欲泣窣地陰晴陡然風雨一陣疎櫺側側 遥憐對客時嗚咽恨青州何地黃扉誰宅回首金陵更淒絕嫋嫋亭亭是也非耶銷魂儘得格韵堪描情思難寫都向狂歌偷入

風流子 靖江過徐山人家

驟沙三里外策蹇過楊柳亂陰遮見幾港江潮將來時去數行茅屋如整如斜正是處夕陽翻古渡雜樹擁晴霞犬吠村中乍驅歸犢枯槔聲裏難辨歸鴉 主人能好客命蒼頭沽酒童子煎茶且穫

群兒笑舞捕得魚鰕更摘向畦邊玉爪捋綠折來庭畔苦笋抽芽醉飽桐陰一榻吾已忘家

小梅花 有感括古語爲詞倣賀東山體

將進酒爲汝壽不如意事常八九黃金臺生草萊千秋萬歲公等安在哉去年人到今年老富貴應須致身早大長秋關內侯但看東方夫婿居上頭游閒子莫愁里人生行樂耳恨重重長樂鐘不見五陵無樹起秋風馬中赤兔人中布滿眼輕薄何足數脫紅巾誰與倫且作欷歔歷落可笑人

沁園春 美人髮

此調自邵清溪劉改之有美人四闋春山秋水魂銷黃絹之詞玉笋金蓮腸斷青樓之曲自雪巳高郢調芳提競唱吳儂犄嘆脉脉愁人未盡纏緜之思翩翩絕世難全窈窕之容僕也展去繞毫偶效顰於西子續來貂尾愿貽笑於東鄰閒憑柳館餘陰漫倣竹山別體雖多累德之言總是緣情之作

此日應盤當年曾覆每動芳襟試側處窺來巧分雙燕前邊相去斜劈抓雲頻拂象屏新成鬭掃掩映名花態不禁粧成也向珊瑚枕畔香澤應尋有時散在春陰更灑入金盆漫欲簪苦病後難梳

寸縈愁斷情多欲剪一綠痕深髻本堆鴉光原比
鑑結得檀郎百歲心休悲也願相依白首種種隨
侵唐詩側釵移袖拂豪犀又詩還梳鬪掃學宮粧

前調 美人脣

看去脂凝撫來玉潤神韻堪誇恍姑射仙姬生成
姣好洛波神女別樣妍華秋月融輝春氷銷薄小
拍潛摩意自眹荷亭咋慣風前隱隱輕逗蟬紗
喫他薌澤頻加試啗數芳年正及瓜記浴室潛竄
海棠拖雨歌筵微暈白雪籠霞淚欲侵痕粉銜輸

艷紅汗輕垂似有瑕尤堪愛是襦襟鬆解古燭羞
花古燭趙合德事

前調 美人額

素粉難描淡黃誰比生就手華似翠黛尖頭半輪
新月烏雲停處一帶明霞宛肖蛾形渾如犀樣染
得天粧倍可誇還應記是當年嬌小鬟髮曾遮
而今已裝蟬紗便閒向鸞臺欲叩他倘鵲報佳音
頻加玉手春成好夢望點梅花似昔愁傷有時學
半占斷風流楚漢家相思處每回頭半枕人在天
涯毛詩螓首蛾眉天粧入月朔以盤盛樹葉露研辰砂點染身上宋孝武殷淑妃恒常額點之謂之天粧顔色倍常和熹皇后五歲夫人爲剪髮傷額藩詞楚王好廣眉宮中皆半額

前調 美人汗

隱處恒微揮時欲注濯濯凝眸每昵語羞聽先驚
背浹幽期輿負難怪顔浮纈怕紗霑粧愁粉膩圈
扇擎來鼓未休偏微倖向蘭湯沐浴香氣絪繆
喫他湯餅何愁看雲溼桃腮態愈柔似紅搵氷綃
玉環姿媚涼生雪體花蕋情酣細滾如珠輕勻若
露穠悄風姨妒欲收堪憐甚是嘗餘苦口擁袂紛

流貴妃汗出紅膩而多香拭於巾上其色如桃花花蕋夫人詞氷肌玉骨自清涼無汗

前調 美人眉

巧覆秋波横穿雲鬟宮樣輸君每枕咋欹眠雙山
倒影鸞臺淡掃勻月眉痕何日能揚無端便鎖皺
起青青一帶春郎須倩儿當年京兆畫稱宜新
羨他䊒管偏親怪對客還將翠袖勻倘舉案嘗齊
愁時亦展當鑪試覷笑處猶蹙細柳曾描聖檀如
暈名喚鴛鴦解斷魂凭闌望想睇眉尖上喜事宜
眞卓文君眉望如遠山畫家七十二色有檀色婦女眉暈似之眉有十二名鴛鴦其一

前調 美人耳

纖透鶯針輕垂寶瑱生小娟妍喜曲處成峯稜稜霞沁輪邊似月兩兩丁懸惱殺春優怕令愁人半使遮藏雲鬟間驚回首記郎言猶在多少情牽愛將嬌女名傳更側向雲屛聽欲偏憶趙婦徵酬鳥鳥應熱劉娘少寡惻惻堪憐玉手頻提蘭湯慣洗常傷情人緖口邊今堪悵是天涯音斷襯枕孤眠

眞誥嬌女耳神名漢書楊惲書婦趙女也雅善鼓瑟酒后耳熱而呼烏烏列女傳劉欲仲妻桓氏少寡引刀割耳曰我年少故自截以信我心

前調 美人目

似鳳名單如魚號比何限丰神想月下相看雙星疑墮波間斜溜兩水難分倦後情騰醉餘睥睨失睡微重樣更新生悄處是臨岐微轉巧揾香巾欲傳心事逡巡更幾度人前鬪弄頻憶綺蘸多情自來能語花艷一盼便可呼春含笑應眯送愁偏逆恐爲珠拋病果眞還流睇願仙郎青白嘗與殷勤

五代史昭宗何皇后衆觴韓建躡朱溫足曰天子與宮人眼語恐不免也秦少游詞眼兒失睞微重左傳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於路目逆而送之

前調 美人淚

拋出鶯紅嘗餘訝苦神思偏賒每故意偷含兩凝秋水無端低溜露滴桃花春色和濃風情做冷月下星前倍可嗟還堪訝是瑳然笑裏巧拂輕紗徒然彈向天涯有那个人見露着他便淝竹成斑猶憐盈把空房獨宿慣使如麻酒暈微龍粉融成膩染得蓉箋定有瑕尤堪哂豈丈夫難洒都聚儂家

孟詩苦淚滿眼黑李詩獨宿空房淚如雨陸龜蒙詩丈夫非無淚不灑別離間

前調 美人頰

紅暈欺脂素凝噴玉雅擅淸標料氷鑑常懸微渦欲逗姮娥破妬頹態堪描密意添羞深情暗露半像梨花半像桃憑誰畫想丰姿勝絕無藉三毫新粧試換多遭喜雲鬢斜侵笑靨饒記吳國夫人補來獺好漢宮女子點去旋消酒意句新枕痕印巧淸淚朝朝洗愈嬌隔心語向蕭郎難緩貲盡推敲

胡淡菴詩旁有梨頰生微渦山谷詩玉人頰頰更多愁吳鄧夫人誤傷頰得白獺髓琥珀屑補之更益其妍漢宮女頰點雙的

前調 美人鼻

巧貼金鈿半懸珠串玉準洵嘉想悶欲酸來輕按
纖笋寒防侵入薄掩宮紗桃頰香收絳唇紅映側
處相看半亦佳頻回首向亭前水畔喚遍名花
有時屏息堪牙豈暗把風情盡蘊他笑謝婦會嗔
定教頻捉楚宮善妬莫便輕遮小倚屏風潛行恍
月擁著悲吟柰可嗟無端啌定有人暗地嗔道伊
家 謝安在東山劉夫人戲之謝乃捉鼻曰富貴但恐不能免耳楚夫人鄭袖以王納魏美人因謂美人曰王惡子鼻見王必掩之王遂劓其鼻 韓致光詩擁鼻悲吟一向愁毛詩頻言則嚏

前調 美人頤

玉映氷腮香使桃頰絕世風姿倘傳就鉛華臨鸞
定解吟成綺語閒筆嘗支看便移情指偏如意犀
簪郎承朶自宜渾難買是傾城一笑倩處希微
自年定欲相期毎斜倚雙肩無限思最鴛枕偎時
進花半貼金盆浴罷珠露雙垂纖笋輕疏香羅怕
拂愉殺紅潮逗起遐思悲甚爲青鸞信杳粉淚交
披 賈誼傳頤指如意 飛燕傳淚交頤下

前調 美人口

愛把檀稱渾如鶯囀樊素心酐毎說到情濃含糊

有爲歌嘗病後嬌顫堪憐勻就臙脂吹餘蘭麝幾
度遮藏翠袖邊忘機甚向東風欲罵心事難傳
有時默坐粧前記誓月幽期意倍牽喜鳥亦知音
鬪教鸚鵡花能解語頻問宜男漫說如瓶毋誇似
繡慣是傷多酒怕霑相思話料今生難盡索性常
箝 樂天詩櫻桃樊素口

前調 美人舌

色鬪臙脂細凝珠蕋最惹心牽看紅豆啣來相思
渾澀青蓮吹出並蒂爭妍最喜藏深定非長比無

限風情在此添還須審向人前嬌語饒亦何嫌
閒聽姊妹餘言怪好事難成敝可憐毎別淚彈時
欲言還結歌聲轉處似吐仍含捫擬腸迴掉應愁
動好覓香茶向枕函魂銷甚願檀郎嘗慣同苦同
甘 紅豆名相思子

前調 美人齒

巧露朱唇微開繡口標貝依俙比杜后生時風情
似早楊妃病後憔悴相宜花似湘文粲同脂凝腴
斷嫣然一笑時無聊處把纖纖頻剔無限相思

生來伶俐都知慢搖落關心易起悲把絲絲卿殘欲成雙鳳霜毫咬定想畫連枝喜襯櫻桃叨呼狐子長把蕭郎掛在斯郎知否效輔車相倚沒以爲期（晉成帝杜皇后長猶無齒及帝納采一夜盡生書譜有楊妃病齒圖）

前調　美人唾

蘭氣融芳鶯聲助滑瓊脊暗滋試微溼臙脂勻成櫻口輕潮鏡額畫出蛾眉欲吐還留將垂故咽斷著紅絨試幾回多情處怪仙郎承慣一向無猜个中滋味誰知把鷄舌龍涎作和伊記姊妹宮中袖花名好夫人壺內約指傾來撒似珠圓凝同玉潤賺得新歡拾去非關心處把紙窗浸破聊放春歸（飛燕外傳后歎唾倢伃袖曰姊唾之染紺袖正如石上花因名爲花唾袖吳王潘夫人醉唾壺中傾之得火齊指環）

前調　美人咳

語洩芳心背和繡口故起相思柰瘦骨生憎食何曾下病軀無那嗽苦難支吟罷愁傷渴餘凝咽煮得新茶潤恰宜偏堪憶有梁塵暗繞蘭氣紛披無鹽醜女應啞笑昔日姻緣事反奇爭望去依依

背憐欲斷喘來怯怯真訝如絲好把鶯呼還將玉比會惱蕭郎戲扼時尤堪憶是臨岐嗚咽多少淒其（新序齊無鹽女昂鼻結喉王納爲夫人迎娘歌喉玉窄聲[?]）

前調　美人頸

凝坐原佳微行倍秀雅稱仙姬試勾入花林頻回嬖轉懶凭玉案欲螓旋歎掛著銀環垂餘絲縷彷彿當年嬌小時愁來也爲情郎消息延向雙扉芙蓉雅[?]促遮伊更向後相看露處稱喜巧蔽青絲襯來雲錦輕鬆小扣露出蝤蠐俯仰生情低回作態愛殺風前無限姿魂消也羨鴛鴦交挽穩貼芳池（楚辭小腰秀頸　毛詩領如蝤蠐）

前調　美人肩

燕尾低佼[?]雲巾巧護做就芳姿想犀枕欹眠勾猷[?]膊並紅闌斜倚與娉偷隨看去渾無捎來疑瘦[?]多少擁愁擔在伊郎知麼倘問奴年紀自小原齊曾誇削玉神妃若寒夜吟詩聳恰宜比徐母夢餘雲容彷彿吳姁相龍風格依稀爭喜紅偎常枕翠擁偏袒食看浴起遲微寒覺倩情郎半袂掩覆多

時洛神賦肩若削成南史徐陵母臧氏夢五色雲
肩廣一結爲鳳集左肩已誕陵雜事秘辛吳姁相女瑩
尺六寸

前調 美人臂

截玉爲肪鏤香襲藕何福相將覷兩兩勾來圓圓
可喜雙雙舞去宛轉如翔露爲添粧擊因刺繡翠
袖何曾慣許藏更深候便移來代枕穩襯檀郎
來朝痕漬休傷把珀串金環掩不妨倘印得綢繆
應添風月封開絳縷重效鸞凰五綵成絲合歡名
索歲歲端陽解斷腸還思起取臙脂曾滴吹个[illegible]
紗唐明皇羅襦綉印印宮人臂上爲之風月常新杜牧之詩絳縷猶封繫臂紗吳儂兒女取臙脂滴臂吹成花鳥

前調 美人手

撫處名仙仰來似筍信可銷魂看女伴勝常彎環
躡斂纖纖刺繡上下斜分臨罷雙勾又成八韻垂
向樓頭似欲與園林好倩仙郎暫假攜處逡巡
簇錢鬭草捱蔡把骰子拈來意倍殷更枚欲猜他
渾如鉤弋字偏寫向恰喜成文怕酒頻摇彈碁誰
敵兩兩相招有个人愁來也慣粧成無語指點殘

春唐詩背人含笑道勝常註云今萬福也垂手樂
人左傳有
文在其手

前調 美人爪

露著人看擎他自照丰致誰如料掐去愁傷紫霞
微華染來疑換赤鳳應呼琴撫嫌長鍼拈恐碍欲
剪還須倩玉奴粧成後怕臙脂紅嵌雲鬢香汚
生成雪骨冰膚看纖處玻瓈和得無怪巧撥秦箏
亂飛春雨輕搔玉體渾像麻姑厲扎私挑燈花背
剔指畫鴛鴦入畫圖鬬情處把淚珠偷貯彈向兒
天麻姑仙爪

前調 美人胸

時有悲歡常分冷暖此際誰知想悶到慨慨因多
芥蔕抑來了了都是相思每恨心柔偏愁膽細淚
點紛紜盡貯伊頻頻指問仙郎知否久已藏之
欲誇錦繡全非單收拾人生腸斷詞憶抱月偏斜
琵琶撥好迎風懶掩紈扇擎宜背欲將擁疾曾陡
作真个春傷難自持蟲蟲甚處即存冰炭空與相
披東坡詞酥胸斜抱天邊月蝎美成詞更將紈扇掩酥胸合德擁妒背悔妃傳上親往命妃妃搊

示遅上言腑腹疾作不果前
也前人詩自無氷炭到胸中

前調 美人心

自小稱芳生來便慧易惹飄搖憶西子當年顰誰許效文君昔日琴訝能挑那得成灰無端欲醉縱有丹青未可描郎休負想當初鐵石一旦全拋怪奴年紀花梢便多少縈牽似柳條願世上風情到伊都熱人間離恨向你俱消似我偏多何人更細快處渾無若處饒誰知已有𢙇前春色暗地相招 西子病心而顰里之醜人效之

學文堂集 長調

前調 美人膽

吝意虧成愁腸賴破最動情衷怪夢裏驚多巫山赴仗人前嚇慣綺戶窺慵斟酌閨思排當花事薄碎秋風春雨中生成細記檀郎初遇是處惺忪欲將少縱誰容笑鼠䑕他恰恰同想照去何從明應比鏡當來無計若料如熊有語難披無端欲戰拘束年年恨獨工從今後願一身都是好事重重 秦有照膽鏡女有邪心則膽張心動趙子龍渾身是膽

前調 美人乳

擁雪成峰挼香作露宛像雙珠想初逗芳髫徐隆漸起頻拴紅袜似有仍無敎發難描鷄頭莫比秋水爲神白玉膚還知否問此中滋味可似醍醐羅衣解處堪圖看兩點風姿信最都似花蕋邊傍微勻玳瑁玉山高處小綴珊瑚浴罷先遮裙鬆怕褪背立銀缸喘未蘇誰消受記阿侯眠著曾把郎呼 雜事秘辛酥乳敎發楊妃裙腰褪露一乳祿山云軟溫新剝鷄頭肉樂府盧家少婦名莫愁十六生兒字阿侯

前調 美人腹

學文堂集 長調

豐若多姿柔渾無骨捫去情移倘好事生羞定看儩捧芳心潛藏頻望歡推覆著紅兜圍成寶縫郎足如加定不辭誰堪比記東牀坦日約略依稀便便休謝人嗤佘嬾性天生不合時羨有福宮人蒼龍曾據何緣王母彩鳳偏棲對酒難披葬𢙇間鼓孤篁罕衾慣負伊郎須指笑此中何有爲汝成之 蕭郭詩雒雒寶縫朝雲謂東坡一肚皮不合時宜史薄姬夢蒼龍據腹帝曰爲汝成之南史王母邀母夢鳳集身有娠聞腹中啼聲

前調 美人臍

屬體渾靡柔鄉欲老有美居中料寶帶圍成名同香麝仙裙繫處圓似珠宮捐去難留捫來可喜欲醉還須齊酒濃驚腸斷怕春寒侵入素手嘗封當初誓月成空對薄倖蕭郎嗟莫從愛紅日一輪佳兒有夢珊瑚半寸嬌女能容市上曾憐射珊堪笑獨許靈犀向此通宵來浴怪銅窪秋水一點情鍾古詩齊丹酒到臍蓉蓉德母夢日入臍中生德雖事秘辛吳姁相女瑩臍容半寸許珊瑚市上龍卓事射珊蕭道成事

前調 美人腸

亦有覓時爭如縈慣宛曲生憂想雪欲呼他飜嫌遊冷石雖比你又怕全柔每結應千如廻定九寸寸推來那自由風流甚問堅牢也否苦爲春揉何曾惱亂蘇州喜兩兩關情意共悠念朱氏才媛詞猶名斷孫家阿母夢也何愁詩漫搜枯酒隨容別帶爲蕭郎熱未休還頻痛總說來誰見試看眉頭柳耆卿詞風流腸肚不堅牢朱淑真有斷腸詞吳孫堅母懷娠夢腸出繞吳閶門駭而生堅

前調 美人背

垂著沉雲披餘半錦衱壓玲瓏想有底羞慚暗流

珠汗無端芒刺斜靠東風側轉愁眠微彎刺繡周昉圖中態絕工驚回顧倩檀郎相去豈但應封欲窺笑臉無從在燕尾釵頭想像中記合德悲來擁思寒夜栗婭姬慣唾向深宮曝去還防播時慢快怕有人見笑指儂郎須勸願人前人後一樣情鍾杜詩背後何所見珠壓腰衱穩稱身周昉有背面內人欠伸圖飛燕外傳昭儀流目婉寧悠共被夜長苦寒不成寐使合德擁背耶漢書栗姬甚妒帝所幸宮人輒令人視唾其背

前調 美人腰

轉變隨風反驚貼地姿致殊倫若偶褪鞋跟不妨微折時逢繡倦何憚頻伸弱爲相思瘦因多病來得宮中一段春知何似似蜂廻柳漾無限消魂黃金印綬誰新羨女子封侯自昔聞憶殿上昭儀步來輸燕掌中淨琬舞罷停雲繡帶原鬆紅裙更窄恰稱檀郎號細君堪調笑笑十圍量去少倩郎分南史羊侃妓孫荊玉能反腰貼地銜得地上簪又張淨琬腰一尺六寸能掌中舞史婦人封侯白呂須姑

前調 美人膝

何故頻加無端屢抱底事難明正玉腕垂來雙雙

欲過鳳鞋勾起曲曲相承斗室姑容畏背誰促枕
得蓮花最有情殊堪詫笑檀郎學婢負汝生平
問伊好事宜經有昔日楊妃愛欲登試屐向衫邊
徒誇鶴樣盤成趺坐漫把琴横蔽喜湘裙籠虧藕
覆縫个香綿蔽也應煩長跽對張仙大士熊夢祈
成陸龜蒙歌奴翁婢膝眞乞巧劉晏年八歲明皇命入殿内坐楊妃膝藕覆膝衣名韓致光詩遥夜定嫌香蔽膝

前調 美人膛

娘娘亭亭稜稜窄窄㑳殺雙骿慣膝欲盤時交承

玉筋步當那處穩掛金勾脂凝酥融花明月媚骨
肉停勻韻致悠粧殘後試輕鬆藕覆一段風流
依稀鸞鳳相併更鶴立閒堦瘦影留任錦襪深藏
金環響洒綉裙薄罩蘭澤香浮若个能憐問人宜
稱膝下如君結束肖嬌憨甚毎邀郎小叩輔體綢
繆

前調 美人足

轉側應持勻纖可意耐殺端詳記春草畦邊玉痕
微印秋千架上蓮瓣輕颺並肩潛聲行雲秘响欵

掩裙波露復藏看難厭是趺弓繡處綵鳳雙雙
有時刻襪徬徨倘褪著跟兒便索郎纖擎著雙尖
何會慮頭說來三寸還是寬量洛浦波微齊宮步
巧暗動微塵別有香傷勞倦覷兜鞋情緒斜倚銀
缸飛燕外傳昭儀常轉側帝長持其足

賀新郎 題江上女子畫扇

南國雙蛾擅家住江頭湖尾風烟綿管幾樹綠楊
臨曲沼八尺蝦鬚開捲清冶絕撩人半面小字芳
名問喚處恰小青小玉差無遠鬢影度琴心亂

美人素手描紈扇又數行慇勤題跋骨歆姿軟仔
細丹鉛渲染處點綴草香花片渾寫遍春愁秋怨
欲報愧無青玉案想三年懷袖如相見恐拋擲西
風岸

摸魚兒 落花

亂紛紛畫橋流水原來都是桃李香綿連日樓前
滾不許珠簾不起深有幾閒說道蒼茫碧海差堪
擬春閨屐指將萬點胭脂年年打算似海還無底
傷春瘦翠鼎慵飄寶篆日高還擁羅被輕紅小

向梁間溜薄倖雙雙燕子如何是君不見王孫芳
草歸無計危闌獨倚縱舞遍天涯教休忘了繡閣
斜陽裏

綠頭鴨 詠月

碧雲堆淨鋪萬頃琉璃浸紗櫥夜涼無寐濯濯蟾
兔予輝弄氷盤小時呼錯臨玉鏡奩底疑差虛女
棧邊班姬扇裏見他渾似欲愁時沉吟處西樓凝
望新鴈恰初飛闔情也初三十五寄約擔延 唉
人生離多會少隔而千里相思玉關迢箭聲長斷

銀尺冷桂影頻移料得姮娥九天孤另此宵心事
有誰知還應悔當初竊藥消息悞佳期堦下拜人
間天上長願追隨

多麗 爲李雲田題周少君坐月浣花圖

掛瓊輪瑤臺照影偏覩羨今夜細芬幽色離迷散
花萬梳飄飄委痛搖曳翩冉冉粧現繽紛楚客三
年蕭娘兩地淚痕染透石榴裙忍獨向洞房淸杳
斑簟冷湘文躑躅絕玉峰香國彷彿氤氳 最無
聊侍兒不語金鑪寶瑟橫陳慘江天雙鴻斷望惓

漢浦孤鶴初聞露襪輕勾風鬟半嚲似愁生作婦
人身可知有思王賦手描寫洛川神還相對等閒
花月多少關人

小諾臯 詠蟬

小闌匡牀斜攤文簟側枕西牎無寐聽前林一帶
蟬聲聲聲相遞長是年年此際風景銷魂無二倚
微吟還共枝頭遙寄咽露偏寒臨風疑墜怎柰有
當軒病客不禁愁心爲碎盈耳咋胡爲爾 似訴
當年繁華轉眼往事如愁如水記不起趙女紋中

與姬鬢裏多少風流統綺羸得淒涼憔悴正對影
逐客南冠揮淚留歲光陰少年情思凭疏欞迸入
心頭舉目哀悽莫比衰柳岸蕭條矣

哨遍 遊仙詞

銀漢瀰漫碧雲搖曳九島三山是瀛壺畔現迷離
烟氣想玉闕金樓位置雕綺處天上迥然都異萊
萊一帶神仙里有靈芝繞砌琪樹籠紗穠艷下方
難比映仙姬千樹碧桃花指間苑蓬宮即是家喜
氷凋肌膚玉膩雲鬟嫣然絕世 咫尺問津來劉

郎曾到天台矣飽飯胡麻鷄犬雲中偏自美看擣
盡瓊霜餐成紅雪僯僯把袖浮丘子洞管斜吹素
絃輕拂別樣清歌洗耳羨弄玉多情雙成殊韵悄
花陰遺下鳳凰釵怕惹起人間私意好是紫府驂
鸞一夢怱年歲滄海常更桑田幾換只有柔腸不
死他時青鳥倘傳書須記長生夜誓

戚氏 五日靖江舟中作

到端陽年年回首便心傷嘆息行踪每逢今日滯
他鄉最難怱遊冶姑蘇城外泛沙棠堪羨卞鉤誰

襪楊柳畔驚影衣香百草擷來雙鬟鬬罷此時風
韵悠揚更五絲笑比春膚微褪較短爭長 還憶
客歲維揚紅橋一帶遊子競飛觴看是處珠簾斜
捲紈扇輕颺正玉簫金管紛度霓裳吾真顛倒猖
狂疑醉倚醉畫舫明月銷魂眼角眉窈 此情今
未老驚心往事兩易星霜又到驥沙默水看長波
遠接涓羅江遙憶昔日靈均悲生楚些千載惝惘
悵訴怒舞魚龍當寂寞渾不見彩鷁蘭槳 時無龍舟 添
客中况味凄凉剝昔年心事到黃昏陡然填臆挑

燈黯淡伏枕蒼茫

鶯啼序 述遇虞山舟中作

倦客吳閶路新恨舊愁難了午鐘敬遠樹疎烟子
規斷續猶叫曲曲屏山螺黛淡溶溶水面湘紋小
恰柳岸停橈人倚碧闌飄緲 倩影疑雲細香非
麝一色衣裳縞是天遊神女蹁躚弄珠身在瑤島
現紛綸寶蓋華幢恍離迷霧紈冰綃幸仙源咫尺
如逢漁郎初到 相看春去正是陰濃風困趁冶
遊清眺看簇擁如花就裏一枝嫣然欲笑夜甲輕

泥裙侵軟草畫堤微步芳情悄乍小語迴眸態多
少隔舟凝盼休文此際誰憐渾不覺心頭攪 日
闌歸也風送飛瓊俏樣須臨稿彷彿鈿車起處晶
箔微褰羅帶飄時蕙烟猶裊竹聲蕭瑟松音黯湛
小橋流水斜照外截滿船離思空回棹拚取今夜
無眠處嶺魂飛尚渺夢杳

學文堂集四十三卷（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國朝陳玉璂撰。玉璂字賡明，號椒峰，武進人。康熙丁未進士，官中書舍人。是集雜文三十一卷，詩八卷，詞四卷。其說經之文及辨議諸作，亦頗有源委，不同剿說。然大致透迤平衍，學宋格而未成，詩則更非所長矣。

古文正集十卷二編不分卷（一）

〔明〕葛鼒　葛鼐評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江蘇常熟市圖書館藏明崇禎永懷堂刻本

古文正集叙

今之好爲詩者猶其好爲古文辭也然不擇人而詩不擇地而詩往往皮閣不觀褎識皆絕乃古文辭則以其人與地著作者高自命或執簡以討

之不列於古併失其
令倘所謂古人不見
我然耶否耶予謂夫
夫也亦幸古人不見

之耳嗚呼詩之寛也
寛於塗巷古文之嚴
也嚴於學士大夫胡
不思焉思則恥恥則

懼翳惟不敢爲古文
辭也抑不敢爲詩也
其不敢爲詩也不敢
移雅頌郊廟之章亦

不敢襲兒童女婦之
口何也詩生於情兒
童女婦其情至則傳
矣可以採而貢矣令

之詩與文大率有情
者少無情而好盡者
多無情則無法還以
古文正之此玉峰諸

葛君子所以編也君
之先人魯生先生余
同年友以經術經世
予每過東魯道中州

碑滿人口祠廟皆有
生氣諸君子奇材異
能篤至於學月旦重
之裁定精覈可爲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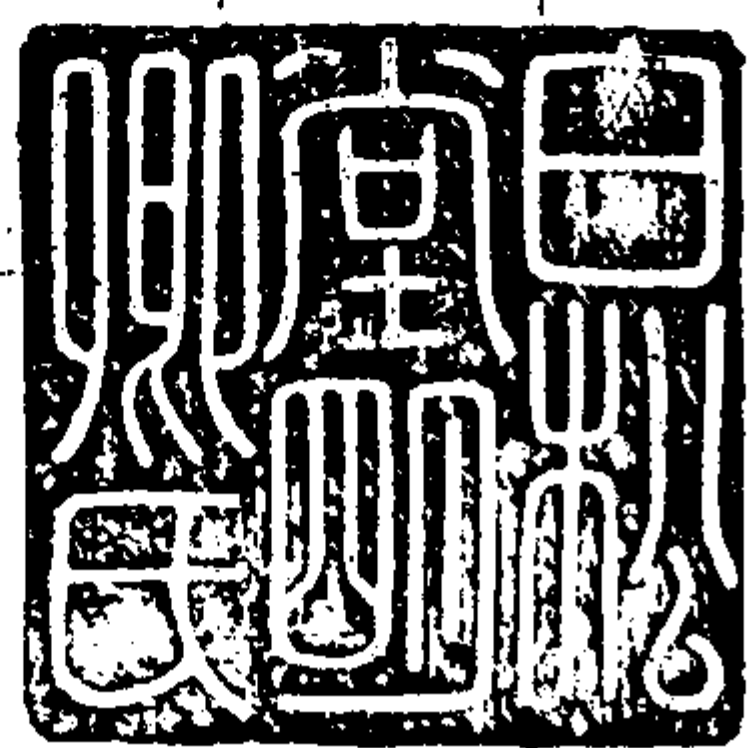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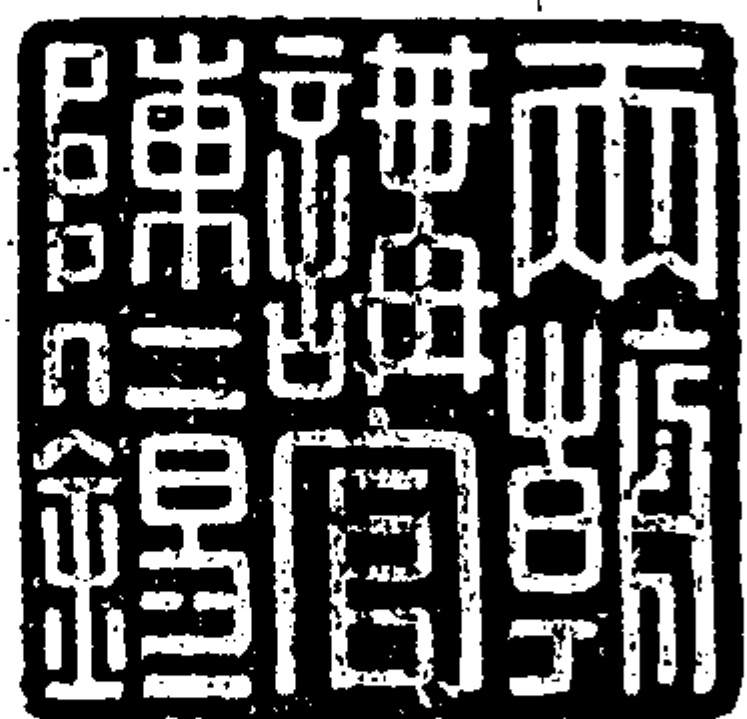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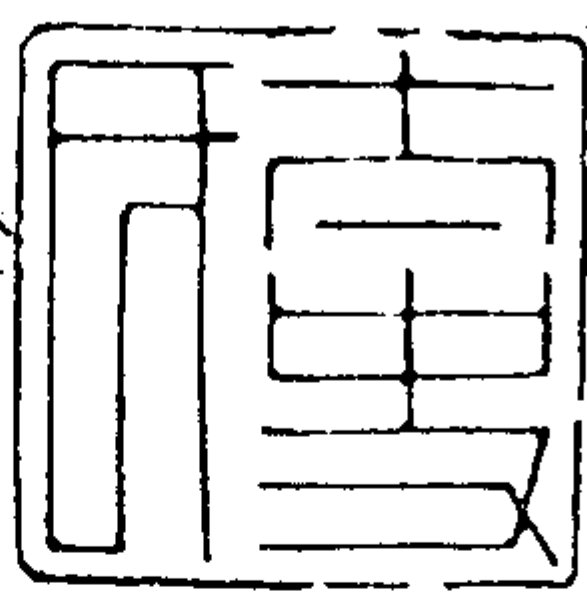
嘐慕古之輩立此法
程無寧舍已從人與
其强邀古人見我不
若循循焉束身珪璋

執贄以事庶幾髣髴

九天之珠玉自咳唾

間吞吐也

癸酉孟冬長洲陳仁

錫書於白松堂

送葛生南歸序

吳中葛生計偕來京師謁予邸

舍且以予門人澄川王子書來

知生葢予同年葛中恬子而又

爲王子之壻也予弃中恬別幾

二十年矣今生齒在禮方冠是

中恬之舉生予未及知而生已

列賢書而將進於

天子之廷是可喜也憶予方第
時中恬與予遜俱出藺禹朱先
生門下時中恬爲冷曹而予得
弁予遜並列史館旦夕無事惟

序二

是二三知己文酒嘗命又藺禹
先生雅樂推導後進故予雖未
及先生之門而弁及其門者交
視之無間焉一昔兄弟之樂有

如此者已而中恬出補齊郡歷
杲中州以養志乞歸復弁王子
爲志年之友追敘舊遊倏焉如
夢今覩生光儀溫粹其思淵如

序三

甚矣生之才有似吾中恬也東
南文行甲天下其地脉神秀寔
有使然每按覽圖志輒一神游
其處迨歲中恬以崑陽拳石覞

予詫爲鏤玉嘗戲書小賦復之
今觀生之詩文則峰巒之氣眞
盡萃卿門矣予嘗閒至生所見
其几案間書絕非舉子家業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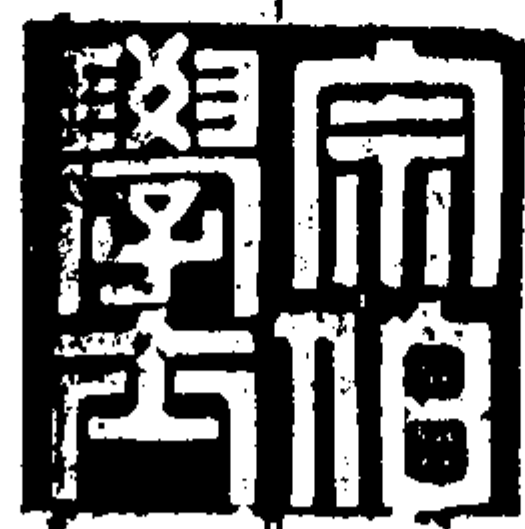
序四

爲其人之品質固有自來已生
自稱其兄弟贊襄之美乃父授
訓之方津津不置口則君家之
奇來可意測也生之行有日矣

將益勉其所能而求盡其所不
足則今之暫屈殆所以培生厚
生而又何足爲生慰哉爲吾致
語若翁安石不出如蒼生何昌

序五

黎言
明天子在上可出而仕今其時
也如謂鄭生言不謬則予雖老
矣尚能拭目覩之方水鄭以偉

書

方水年伯邃學清修爲當今
第一嘗過予寓坐見予几案

間置左國史漢諸書曰六經
嫡派也因論說詩文最勉甚
至已予罹　先君之戚方移
書告訃而年伯亦溘然仙遊

矣志此以不忘前喆之訓夫
有所受之也癸酉冬日葛寫
端調父記

自序

童年失母發就外傅將婦衣食之累十去八九與靖兄抵足一布帳自幼至長殆將十年書屋逼窄每夏月為蚊所苦徹夜話古事誤者罰令驅蚊因共歎讀書之夕無如三冬月秋次之春又次之夏則所最苦也如是五年靖兄長而娶嫂兄弟相戀風雨雞鳴相對如故也時兄已好古學而余方伏頭制義未能以全力從事又家素朴儉先大夫不欲令子弟有錢物一歲書筆之給未嘗過二金不能復致古今書籍共歎曰天下有轉時文之智於古文者吾與之所課業堂中藏有十三經注疏一部每功餘或師他出輒戲為師生之禮掩卷於前互相問難俾高座者率己意而解之其為生儒者亦字推句求務盡攻擊之力既而開卷見大義昭然相視而笑以為樂久之諸家義例漸熟合者頗多然未敢便自信也天啟丙寅余始為諸生時年力稍充可以旁及他務會多試事所得舟車之費輒分半以購書故寓必僻巷食必粗糲不知者謂其儉也先大夫亦稍稍喜其志為簡所藏書出史記手評本付之其外則漢書後漢書昌黎集蘇明允集文忠公集欒城集各付一部皆夫人平日所披閱也內欒城集亦舅手評惟詩尚未竟余受之而喜可知也而靖兄力亦稍贍節衣食之餘以備叢蹟繇是諸子史及綱目通鑑等書亦備齋中矣每風雪之夜紙牕不任雨力輒披衣坐守竟夜點視或兄有它適則獨坐看之蓋二人既無重書故所得亦無彼吾之分互取丹黃勿惜也但諸書並皆新本多舛誤每於文義未安處既乏古本可參而小儒無棒稱力不能交當世鴻公發其教答徒思無益一字千迴遶想所至不難上已賜書此數年來大較也庚午春余讀書外家齋中近外父藏書取觀甚便而試事雜沓行止紛然不復能如向日之優游矣秋試幸預一薦諸親友頗有以書見惠者余樂之謂得未曾有辛未下第南旋見靖兄藏書益修會余感炎疾避暑外家之順園兩人所志藏諸胸中而已閱三月病良已而兄又僑居琴川相見甚少時話詞亦已長日成文二篇誦書數葉七郎雖幼而資最勝每一搦筆奮乎其不肯讓也回思吾母見背之時七郎猶未及朞觀此呱呱者而冀其驥騄也豈易得哉豈易得哉兩弟俱從千仞沈師遊師甚嘉與之閒呼之論古事輒有異師歎曰是復為李公矣初余兄弟八人分為四塾師徒之外自相為友故余與靖兄從事為家之次穉也其二弟尚幼能為文事者自長兄至七郎款調凡六人耳壬申春合諸幼侄結社名曰家言方讀書著文以暢所志不數月而先君見背矣嗚呼傷哉羼九齡失恃以父為母方長而棄之爾也豈非天之戮民耶人生實難讀書談道得明主之祿以榮養其親雖卑者之孫子猶或能之志若也羼已矣繼修口讀先人之書將以繼志而述事其於九原何當哉比月以來日與諸兄弟坐一室中取古賢孝行事相與誦說繼之長慟已而痛先人之業未及名世輒相慰而止也而弟季少未能便及全書用是湊聚幼時所習更為訂正因相與錄出梓而行之惟其始也有聚書之難既也有教學之苦蚤而習焉其心安焉而又將以便乎世也若曰明發不寐有懷、、

人則固有所授之全書在夫何敢崇禎癸酉秋日葛羅端調甫書于永懐堂

書成余述注事以志其首余悲哀之人也言之拙能文乎書未既有詰余者曰子之是編其於文事庶幾矣明古昔之道以繼其先人甚巨業也知聚書之實難而欲公其傳於天下甚盛志也宜乎述文章之升降發斯道之微蓋比年以來文事三變吾子胡不闡焉知之而不言不可為明也夫書之有敘也所以云志也此則何為其恥也子其有負之心也乎余曰子之責余過矣文古之文也古之文古說有評之矣今文如乎哉夫君子述往事則思來者舉少之所為而欲以通於世不可不明夫所以始之矣吾兄弟之集是編也非有所趨也而噫嘻聽濱以己之説飲之是世之所為其不肖焉子之欺余也子則有世之心也夫敢辭端調氏再書

左傳

左丘明

○○○鄭伯克段于鄢 隱公元年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蚤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於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於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遂寘姜氏於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為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緊我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

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頴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釣者負魚魚何負於釣獵者負獸獸何負於獵莊公負叔段叔段何以負於莊公且爲鉤餌以誘魚者釣也爲陷阱以誘獸者獵也不責釣者而責魚之貪餌不責獵者而責獸之投穽天下寧有是耶莊公雄猜陰狠視同氣如寇讐而欲必致之死故匿其機而使之狎縱其欲而使之放養其惡而使之成甲兵之强卒乘之富莊公之鉤餌也百雉之城兩鄙之地莊公之陷阱也彼叔段之冥頑不靈魚耳獸耳豈有見鉤餌而不吞過陷阱而不投哉導之以逆而反誅其逆教之以叛而反討其叛莊公之用心亦險矣莊公之心以謂亟治之則其惡未顯人必不服緩治之則其惡已暴人必無辭其始不問者蓋將多叔段之罪而斃之也殊不知叔段之惡日長而莊公之惡與之俱長叔段之罪日深而莊公之罪與之俱深人徒見莊公欲殺一叔段而已吾獨以爲封京之後伐鄢之前其處心積慮曷嘗須臾而忘叔段哉苟興一念是殺一弟也苟興百念是殺百弟也由初暨末爲殺段之念殆不可千萬計天所不覆地所不載翻四海之波亦不足以瀰其惡矣莊公之罪顧不大於叔段耶吾嘗反覆考之然後知莊公之心天下之至險也祭仲之徒不識其機反謂其都城過制不知莊公正欲其過制謂其厚將得衆不知莊公正欲其得衆是擧朝之卿

大夫皆墮其計中矣鄭之詩人不識其機反刺其不勝其母以害其弟不知莊公正欲得小不忍之名是擧國之人皆墮其計中矣擧朝墮其計擧國墮其計莊公之機心猶未已也魯隱之十一年莊公封許叔而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糊其口於四方況能久有許乎其爲此言是莊公欲以欺天下也魯莊之十六年鄭公父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則共叔有後於鄭舊矣段之有後是莊公欲以欺後世也既欺其朝又欺其國又欺天下又欺後世噫嘻岌岌乎險哉莊公之心歟將欲欺人必先欺心莊公徒喜人之受吾欺者多而不知吾自欺其心者亦多受欺之害身害也欺人之害心害也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亦次之受欺者身雖害而心固自若彼欺人者雖得志其心固已喪斷無餘矣在彼者所喪甚輕在此者所喪甚重本欲陷人而卒自陷是釣者之自吞鉤餌獵者之自投陷穽也非天下之至拙者詎至此乎故吾始以莊公爲天下之至險終以莊公爲天下之至拙

呂東萊

○○周鄭交質　隱公三年　　左丘明

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於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公子忽為質於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

洲　天子而與諸侯並稱、無尊卑之辨矣、文之先采議論、自不可及、胄端

○○石碏諫寵州吁　隱公三年　　左丘明

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於陳、曰厲嬀、生孝伯、蚤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明年、州吁弒桓公完、石碏卒殺州吁、以復君讐、又并其子殺之、故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唐荊川

○○公矢魚于棠　隱公五年

左丘明

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冬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不敢忘葬之加一等

○○○莊公戒飭守臣　隱公十一年

左丘明

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於許潁考叔取鄭伯之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於許君而假手於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糊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於地天其以禮悔禍於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

被莊公瞞過

春秋小國之君如鄭莊僅有知數依龍緣頡倒人自亂威德而以逞予人既用之第而又用之也鄭國亦小人之雄矣然桓大於此自有大小之分

鍾伯敬

○○取郜大鼎于宋　桓公二年

左丘明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袞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鍚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於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桓公本以弒立、故不復知宋君弒立之惡、哀伯之言、始若可緩、至滅德立違以後、乃始激切、論事體當如是、真西山

○○○楚子伐隨　桓公六年

左丘明

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鬬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脩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脩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脩政、楚不敢伐、

文如層波疊嶂、而又湍洄宛轉、備極奇觀、讀之不忍釋手、[illegible]少岑

○○○鄧曼知楚君臣　莊公三年　左丘明

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於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於荒谷、群帥囚於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春、王三月、楚武王荊尸、授師孑焉、以伐隨、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樠木之下、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為會於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

曼何等婦人也、開口怕人、　鍾伯敬

左傳　第一卷　十

○○曹劌論兵　莊公十年　左丘明

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蒼古深勁、須有其文、　袁了凡

左傳　第一卷　十一

○○○晉侯使大子申生　閔公二年

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里克諫曰、大子奉家祀社稷之粢盛　左丘明
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
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大子之事
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
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皐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
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大子、大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
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脩
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
友爲右、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爲右、羊舌大夫爲尉、先友曰、衣身之

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慝、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
患焉、狐突嘆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
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衣之
尨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尨涼冬殺、金
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
受脤於社、有常服矣、不獲而尨、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
尨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爲、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
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内讒、不如違之、狐突欲行、羊舌大
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大子將
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云、内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

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
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
人中其說、正言危言、各自有公、各自有理、如聚訟一堂、千載之下有
餘慟、鍾伯敬

齊伐晉盟召陵　僖公四年

左丘明

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於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於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齊不責楚之僭王，而顧責以不必責，何哉？蓋齊之內失德而外失義者多矣，責我以大惡，責之彼必斥我之惡以對，豈不為諸侯羞？故舍其所當責而及其不必責，庶幾楚人不盡力以抗我，而亦可以不勞而紗矣。

真西山

驪姬譖殺申生　僖公四年

左丘明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於曲沃，歸胙於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辯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於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姬之論申生也，曰其為人也小心精潔，甚精必愚。千古聖賢人心術，必反為小人窺破，故直可弄之股掌之上而無難，悲哉。恭君其愚不可及也。

葛端調

○○○晉復假道于虞　僖公五年

左丘明

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豈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

婉切事情、言言棒喝、諫而如此、不聽可以去矣、誰謂其不能強諫也、

菊端調

○○○晉荀息不食言　僖公九年

左丘明

九月、晉獻公卒、里克㔻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如何、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冬十月、里克殺奚齊於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於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

合濟與不濟、度時量力而言也、後世顧命之臣、鮮有及者、

菊靖調

○○○秦伯伐晉許平　僖公十五年　　左丘明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為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

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僨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鬥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眾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於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為右、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

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慼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大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慼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縶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大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

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眾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眾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眾說、晉於是乎作州兵、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於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

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馬

慶鄭之罪、若遇齊桓晉文、則當赦之、惠公淺夫、宜其殺之也、且殺之而後入、則又淺矣○穆少春

〇〇〇重耳歷之諸國　僖公二十三年　左丘明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

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於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

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文公歷遊諸國無事不嘗一生得力盡在此處其入而君也已暮年矣較之齊桓不甚難乎然其功業所就比桓公較差錄一分而顯赫遜之則五人之不如管子也 葛端調

○○介之推不言祿 僖公二十五年

左丘明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大率皆怨辭耳然語氣正大可為貪功之戒 孫月峯

○○○展喜犒齊師　僖公二十六年　左丘明

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於展禽（即柳下惠）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擧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所以大義感之○又以盡職歆之○令人樂從而無難○且忘其言之爲說也○　葛端調

○○○燭之武退秦師　僖公三十年　左丘明

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

條悉利害○洞若觀火○而紆徐曲折○有老成顧盼之意○　葛端調

秦用孟明

僖公三十二年

左丘明

杞子自鄭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三十三年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

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於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為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梁弘御戎萊駒為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於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於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使歸就戮於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秦大夫及左右

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也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孟明增脩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未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脩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文公二年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鞫居為右甲子及秦師戰於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戰於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

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為難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

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

評駁

叙事極嚴約有法○

季文子去莒僕 文公十八年

左丘明

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

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於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文品貞栗於左氏為堂堂之陣正正之旗　曾靖調

趙盾弒其君　宣公二年　左丘明

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羣臣賴之又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衮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鬭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

越竟庶可以不討賊句解耳反句迮上意非眞謂宜越竟逃罪也文之叙事議論無字不具漆色可爲鮮盈○蔦端調

○○楚子問鼎　宣公三年　左丘明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於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於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議論有激詩音樸爽壯裒周之氣爲文武周公生色不淺　蔦端調

晉許齊盟　成公二年　　左丘明

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霸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

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橈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

辭令之妙如環無端文之最能發揮者也　葛端調

楚歸晉知罃　成公三年　　左丘明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於楚以求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

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

共王四問而知罃四答不亢不隨條重國本而不失鄰好詞旨渾涵　茅鹿門

此問最難措辭況寫之以四乎君子謂其揭人之忠信然　葛端調

晉使呂相絕秦 成公十三年

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於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為韓之師。亦悔於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郜、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脩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

飾辭駕罪之言、抑揚寄道秀、乃爾愈讀愈妙、後來如司馬長卿諸檄、難、爲人主捻過飾非、大略祖此。嘗端調

〇〇師曠論衛出君　襄公十四年　左丘明

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自法蓋而詞意更有生澤可人處。至長短相間，參錯成章，尤令人傳玩不厭。　王守溪

本傳　第一卷　六

〇〇子產論幣重　襄公二十四年　左丘明

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

婉從適宕之極。中間不能再著一語。　葛坎調

本傳　第一卷　三九

○○○晏子不死君難　襄公二十五年

左丘明

崔氏殺駿蔑於平陰、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口角斷爾滑稽○易傳訓

○○○楚人復椒舉　襄公二十六年

左丘明

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

吳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為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馮驩復孟嘗君、亦用此術然復之則可益祿爵則不可。　鍾少香

吳子使札來聘　襄公二十九年　左丘明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削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韶箾

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於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鍾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觀歷代之樂、入於耳、辨於心、興亡治亂、不爽毫髮、惟其明智、所以脫屣千乘之國、以延陵終、凡繼太伯之後也、唐荊川

左丘明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廄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夭厲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以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

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

義正而不阿。辭強而不激。自有一段溫雅處娓娓動聽。 楊升菴

子產使尹何 襄公三十一年 左丘明

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吾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

清勁闓活。其調最緊。最有節奏。即口頭語錄之入妙。此種文最易識。最難學。 唐荊川

〇〇子圍逆女以兵　昭公元年　左丘明

楚公子圍聘於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擧爲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令尹命大宰伯州犁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己、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擧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許之、

楚圍本是篡弒之雄、子產則與之侃侃、直言無忌、故足以奪人之魄、

陶石簣

〇〇〇齊請繼室于晉　昭公三年　左丘明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大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縗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惟寡君、擧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嘉賴之、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

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久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

第一流人相對。則無務乎相隱。於二子可觀已。葛晴調

○鄭人鑄刑書 昭公六年 左丘明

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爲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

鑄刑書。鑄之於鼎也。叔向之言固正矣。然治衰靡之勢。今屋法何錄我古人之書。各存於今者鮮矣。讀此知君子之於君子。其相勉勵有如此也。葛端調

左丘明

楚子狩於州來，次於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於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級、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鏚柲，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通篇今昔有首有結，宛如今時叙記文字。其閒寫處若無要緊，而粧點濃色正在此。萬端胡

〇〇晏子論梁丘據 昭公二十年 左丘明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於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之願也、

晏子論死生、足破千古之惑、秦皇漢武。當時何不引此語也。 穆少春

〇〇〇子產授政大叔 昭公二十年 左丘明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政寬民慢數句、非孔子之言、豈有仁人為政、先致慢殘之弊、又從而濟之乎。 胡氏評

夾谷之會　定公十年

左丘明

夏公會齊侯於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

讀此知樊將軍對項王幾語大有似乎聖人他如曹沫劫盟終是氣舉

爲請調

吳許越成　哀公元年

左丘明

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於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於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眾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眾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三月越及吳平

長篇遠論不厭其詳古人文字惟取達意類皆如此

李崆峒

國語

○○祭公諫征犬戎

左丘明

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不震、是故周文公（即周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翟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於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文武沖和）、以致戎於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夷蠻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詞而又不至、則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夫犬戎樹惇、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文極醇正、只耀德不觀兵爲主腦、終篇反復不過此意、孫月峰

召公諫監謗

左丘明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脩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

厲王監謗國、非使巫監謗、尤非以生死之權而寄之於鬼物之口、則將何所不至哉、 穆少泰

是故為川下伍本有一者字、較宋本無之、今從古、 霹城

國語 第一卷 六十

襄王不許請隧

左丘明

晉文公既定襄王於郟、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illegible][illegible]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惟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若猶是姬姓也、尚將列為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何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令之為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晉文之定襄王、自以為不世之大功、其請隧也、蓋寔爭寵大物之漸、襄王目之曰私德、曰私勞、所以折其驕矜不遜之意、玩其辭氣、若從游而實嚴烈、真可為告昔來法之法 真西山

國語 第一卷 六一

○○○單子知陳必亡　　左丘明

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朝覿矣○道茀不可行也○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墾田若蓺○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於夏氏○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偫而畚梮○營室之中○土功為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覿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國有郊牧○疆有寓望○藪有圃草○囿有林池○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縣耜○野無奧草○不奪農時○不蔑民功○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有班事○縣有序民○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功成而不收○民罷於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也○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為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饔○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使○

則皆官正莅事○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承王命以為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嬻姓矣乎○陳○我大姬之後也○棄袞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六年○單子如楚○八年○陳侯殺於夏氏○九年○楚子入陳○

此篇文紀整齊○凡四大段○而至末又總括之○　孫應鰲

〇〇〇叔向論周復興　　左丘明

晉羊舌肸聘於周發幣於大夫及單靖公享之儉而敬賓禮贈餞視其上而從之燕無私送不過郊語說昊天有成命單之老送叔向叔向告之曰異哉吾聞之曰一姓不再興今周其興乎其有單子也昔史佚有言曰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咨單子之貺我禮也皆有焉夫宮室不崇器無形鏤儉也身聳除潔外內齊給敬也宴好享賜不踰其上讓也賓之禮事放上而動咨也如是而加之以無私重之以不殽能辟怨矣居儉動敬德讓事咨而能辟怨以為卿佐其有不興乎且其語說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緝熙亶厥心肆其靖之是道成王之化也

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寧也熙廣也亶厚也肆固也靖龢也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中也恭儉信寬帥歸於寧其終也廣厚其心以固龢之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龢故曰成單子儉敬讓咨以應成德單若不興子孫必蕃後世不忘詩曰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祚胤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壼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萬年也者令德不忘之謂也祚胤也者子孫蕃育之謂也單子朝夕不忘成王之德可謂不忝前哲矣膺保明德以佐王室可謂廣裕民人矣若能類善物以混厚民人者必有章譽蕃育之祚則單子必當之矣單若有闕必茲君之子孫實續之不出於它矣

前引史佚之言以徵其行再引昊天之頌以論其心又自引其類維何之詩以明協之總應令終由周不遺闕於茲者不難序述矣　孫應鰲

○○臧文仲請告糴于齊

左丘明

魯饑。臧文仲言於莊公曰、夫為四鄰之援○結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為○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於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辰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告吾子○吾子請之○其為選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違○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曰、天災流行、戾於弊邑○饑饉薦降○民羸幾卒○大懼乏周公大公之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以救弊邑○使能共職○豈唯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大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糴○

此與左傳晉乞秦糴之意頗同、而命祀一語、尤見一体之情○齊人歸玉而與之糴、其知恤鄰之義矣○

彭少齋

○○○展禽論祭爰居

左丘明

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二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為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為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鯀鄣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鯀之功○契為司徒而民輯○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穀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穢○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為明質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己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為仁且知矣○夫仁者講功○而知者處物○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非知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

則之歎歎慨知而避其実也是歳也海多大風冬煖文仲聞柳下季之
言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為三筴
文仲始而祭爰居誠為不知及聞季子之言遂書為三筴紀之人誰
無過過而能知知而能改則亦無改其為知矣劉子戒

〇〇里革斷罟匡君　左丘明

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
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
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罝羅矠魚鱉以為夏犒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
孕水虞於是乎禁罜䍡設穽鄂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櫱澤
不伐夭魚禁鯤鮞獸長麑䴠鳥翼鷇卵蟲舍蚳蝝蕃庶物也古之訓也
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
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為我得法使有司藏之使我無忘諗師存侍曰
藏罟不如寘里革於側之不忘也
句法秀秣約兼為簡妙有生趣外如雨霓諸篇並皆典則文字然奇

雋不如遠甚　葛端調

○季文子儉德　　左丘明

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曰、子為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粗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粗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為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為上大夫、

世人皆謂季氏強臣、豈知其有廉之儉、言論之高如此乎、子服過而能改、亦足稱賢、　王陽明

○叔仲勸襄公如楚　　左丘明

襄公如楚、及漢、聞康王卒、欲還、叔仲昭伯曰、君之來也、非為一人也、為其名與其眾也、今王死、其名未改、其眾未敗、何為還、諸大夫皆欲還、子服惠伯曰、不知所為、姑從君乎、叔仲曰、子之來也、非欲安身也、為國家之利也、故不憚勤遠而聽於楚、非義楚也、畏其名與眾也、夫義人者、固慶其喜而弔其憂、況畏而服焉、聞畏而往、聞喪而還、苟芊姓實嗣、其誰代之任喪、王大子又長矣、執政未改、予為先君來、死而去之、其誰曰不如先君、將為喪舉、聞喪而還、其誰曰非侮也、事其君而任其政、其誰已貳、求說其侮、而亟於前之人、其讐不滋大乎、說侮不懦、執政不貳、帥大讐以憚小國、其誰云待之、若從君而走患、則不如違君以避難、且夫君子計成而後行、二三子計乎、有禦楚之術而有守國之備、則可也、若未有、不如往也、乃遂行、

議論深摯、轉筆沉快、不能更易一字、　蔣瑞調

敬姜論逸勞

左丘明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懼干季孫之怒也其以歜爲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居吾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大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慆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人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人情莫不好逸惡勞敬姜乃獨爲此語至引聖王處民沃土瘠土勞逸善惡是爲垂世經典矣

穆少春

齊桓公用管仲

左丘明

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爲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鮑叔對曰夫爲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曰若何鮑子對曰請諸魯桓公曰施伯魯君之謀臣也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矣若之何鮑子對曰使人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於群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嚴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令彼在齊則必長爲魯國憂矣嚴公曰若何施伯對曰殺而以其尸授之嚴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親以爲戮若不生得以戮於群臣猶未得請也請生之於是嚴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齊使受而以退比至三釁三浴之桓公親逆之於郊而與之坐問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爲高位田狩罼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粱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戎車待游車之裂戎士待陳妾之餘優笑在前賢材在後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爲此若何管子對曰昔者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合群叟比校民之有道者

族象以為民紀式權以相應比綴以度竱本肇末勸之以賞賜糾之以
刑罰班序顛毛以為民紀統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
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為之終而慎用其
六柄焉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
言哤其事易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
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令夫士群萃而州處閒燕
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
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
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為士令夫工群萃而州處審其四時權節其
用論比協材旦暮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

陳以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
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為工令夫商群萃而州
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何服牛輅馬以周
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旦暮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
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
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為
商令夫農群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枷芟及寒擊草除田
以待時耕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以
旦暮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襏襫霑體塗足暴其髮膚
盡其四支之敏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

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農之子恒
為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有司見而不以告其
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為二
十一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
五公帥五鄉焉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參國起案以為三官臣
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桓公曰吾欲從事於
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管子對曰脩舊
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則國安矣桓公曰諾
遂脩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國既安矣桓
公曰國安矣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脩甲兵則大國亦將

正卒伍脩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
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
寄政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桓公曰善管子
於是制國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
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以為軍令是故五家為軌五人為伍軌長帥之
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
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
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
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
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

同居少同遊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強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

桓公初見管仲所謂咨詢孜孜不已欲興事功以蓋前愆氣之既殊而管仲立談之間制令規為條分縷析教養俱兼周有遠邇一匡九合有以也夫　孫應

管子治郡

左丘明

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眾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是故鄉長退而脩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官桓公令官長期而書伐以告且選選其官之賢者而復用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惟慎端愨以待時使民以勸綏謗言足以補官之不善政桓公及而與之語訾相其質足以比成事誠可立而授之設之以國家之患而不疚退問其鄉以觀其所能而無大厲升以為上卿之贊謂之三選國子高子退而脩鄉鄉退而脩連連退而脩里里退而脩軌軌退而脩伍伍退而脩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伍罷女無家夫是故民皆勉為善與其為善於鄉也不如為善於里與其為善於里也不如為善於家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之議皆有終身之功

近代鄉約之法亦祖此意但虛文從事鮮有實效非法之過也

○○○驪姬先言劫獻公

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吾聞申生甚好仁而彊○甚寬惠而慈於民○皆有所行之○今謂君惑於我○必亂國○夫無乃以國故而行彊於君○君未終命而不沒○君其若之何○盍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夫豈惠其民而不惠於其父乎○驪姬曰○妾亦懼矣○吾聞之外人之言曰○為仁與為國不同○為仁者○愛親之謂仁○為國者○利國之謂仁○故長民者無親○眾以為親○苟利眾而百姓和○豈能憚君○以眾故不敢愛親○眾況厚之○彼將惡始而美終○以晚蓋者也○凡民利是生○殺君而厚利眾○眾孰沮之○殺親無惡於人○人孰去之○苟交利而得寵○志行而眾悅○欲其甚矣○孰不惑焉○雖欲愛君○惑不釋也○今夫以君為紂○若紂有良子而先喪紂○無章其惡而厚其敗○鈞之死也○無必假手於武王○而其世不廢祀○至於今○吾豈知紂之善否哉○君欲勿恤、其可乎○若大難至而恤之○其何及矣○公懼曰、若何而可○驪姬曰、君盍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行其欲○得其所索○乃其釋君○且君其圖之○自桓叔以來○孰能愛親○唯無親○故能兼翼○公曰、不可與政○我以武與威○是以臨諸侯○未沒而亡政○不可謂武○有子而不勝○不可謂威○我授之政○諸侯必絕○能絕於我○必能害我○失政而害國○不可忍也○爾勿憂○吾將圖之○驪姬曰、以皋落翟之朝夕苛我邊鄙○使無日以牧田野○君之倉廩固不實○又恐削封疆○君盍使之伐翟○以觀其果於眾也○與眾之信輯睦焉○若不勝翟○雖濟其罪可也○若勝翟○則善用眾矣○求必益廣○乃可厚圖也○且夫勝翟、諸侯驚懼、吾邊鄙不儆、倉廩盈、四鄰服、封疆信、君得其賴、又知可不○其利多矣○君其圖之、公說、是故使申生伐東山、

優施所以為驪姬策者○謂以子殺父○言殊無理○但獻公昵於說妾而危迫之詞○有說妾出之○所以不覺傾聽○而斷絕其骨肉也○若施之教姬夜半而泣○乃是優氣○　楊升菴

○○○范文子　左丘明

郤獻子聘於齊齊頃公使婦人觀而笑之郤獻子怒歸請伐齊范武子退自朝曰燮乎吾聞之干人之怒必獲毒焉夫郤子之怒甚矣不逞於齊必發諸晉國不得政何以逞怒余將致政焉以成其怒無以內易外也爾勉從二三子以承君命唯敬乃老范文子暮退於朝武子曰何暮也對曰有秦客度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笄靡笄之役郤獻子傷曰余病張侯御曰三軍之心在此車矣其耳目在於旗鼓車無退表鼓無退聲軍事集矣吾子忍之不可以言病受命於廟受脤於社甲胄而效死戎之政也病未若死祇以解志乃左并轡右援枹而鼓之馬逸不能止三軍從之齊師大敗逐之三周華不注之山靡笄之役郤獻子師勝而反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燮乎女亦知吾望爾也乎對曰夫師郤子之師也其事臧若先則恐國人之屬耳目於我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靡笄之役郤獻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克也以君命命三軍之士三軍之士用命克也何力之有焉范文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燮也受命於中軍以命上軍之士上軍之士用命燮也何力之有焉欒武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書也受命於上軍以命下軍之士下軍之士用命書也何力之有焉

○士會父子所言無非求免於禍而免禍獨在於後則謙道乃人之不可一時忽者也　李本寧

○○○趙文子見諸大夫　左丘明

趙文子冠見欒武子武子曰美哉昔吾逮事莊主華則榮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見中行宣子宣子曰美哉惜也吾老矣見范文子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為寵驕故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吾聞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在列者獻詩使勿兜風聽臚言於市辨祆祥於謠考百事於朝問謗譽於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先王疾是驕也見郤駒伯駒伯曰美哉然而壯不若老者多矣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牆屋也糞除而已又何加焉見知武子武子曰吾子勉之成宣之後而老為大夫非恥乎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夫成子道前志以佐先君道法而卒以政可不謂文乎夫宣子盡諫於襄靈以諫取惡不憚死進可不謂忠乎吾子勉之有宣子之忠而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君必濟見苦成叔子叔子曰抑年少而執官者眾吾安容子見溫季子季子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之乎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曰善矣從欒伯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矣志在子若夫三郤亡人之言也何稱述焉知子之道善矣是先主覆露子也

文彩爛然甚可觀也　孫月峰

〇〇〇悼公新政

左丘明

欒武子使知武子彘恭子如周迎悼公庚午大夫逆於清原公言於諸大夫曰孤始願不及此孤之及此天也抑人之有元君將稟命焉若稟而棄之是焚穀也其稟不材是穀不成也穀之不成孤之咎也成而焚之二三子之虐也孤欲長處其願出令將不敢不成二三子為令之不從故求元君而訪焉孤之不元廢也其誰怨元而以虐奉之二三子之制也若欲奉元以濟大義將在今日若欲暴虐以離百姓反易民常亦在今日圖之進退願由今日大夫對曰君鎮撫羣臣而大庇廕之無乃不堪君訓而陷於大戮以煩刑史辱君之允令敢不承業乃盟而入辛巳朝於武宮定百事立百官育門子選賢良興舊族出滯賞畢故刑赦

囚繫宥閒罪薦積德逮鰥寡振廢淹養老幼年過七十者公親見之稱曰王父王父不敢不承二月乙酉公即位使呂宣子佐下軍曰邲之役呂錡佐知莊子於上軍獲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以免子羽鄢之役親射楚王而敗楚師以定晉國而無後其子孫不可不崇也使彘恭子將新軍曰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也武子宣法以定晉國至於今是用文子勤身以定諸侯至於今是賴夫二三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彘季屏其宗使令狐文子佐之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卻退秦師於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於景鐘至於今不育其子不可不興也若知士貞子之帥志博聞而宣惠於教也使為太傅知右行辛之能以數宣物定功也使為司空知欒糾之能御以和於政也使為戎御知荀賓之有力而不暴也使為戎右欒伯請公族大夫公曰荀家惇惠荀會文敏黶也果敢無忌鎮靖使茲四人者為之夫膏粱之性難正也故使惇惠者教之使文敏者導之使果敢者諗之使鎮靖者修之惇惠者教之則徧而不倦文敏者導之則婉而入果敢者諗之則過不隱鎮靖者修之則壹使茲四人者為公族大夫公知祁奚之果而不淫也使為元尉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使佐之知魏絳之勇而不亂也使為元司馬知張老之知而不詐也使為元候知鐸遏寇之恭敬而信彊也使為輿尉知籍偃之惇帥舊職而共給也使為輿司馬知程鄭端而不淫且好諫而不隱也使為贊僕始合諸侯於虛朾以救宋使張老延君譽於四方且觀道逆者呂宣子卒公以趙文子為文也而能恤大事使

平三年公始合諸侯

其辭婉而有致既不使孫臣疑畏又不示之柔懦謝政有條氣度赫然大是春秋賢君 續少恭

敘用人處文如層波疊浪令人意傾 葛端調

○○叔向賀宣子貧

左丘明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其官不備其宗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於諸侯、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晉國、行刑不疚、以免於難、及桓子、驕泰奢侈、貪欲無藝、略則行志、假貸居賄、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而修武之德、何以免於難、而離桓之罪、以亡於楚、夫郤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於國、其身尸於朝、其宗滅於絳、不然、夫八郤五大夫三卿、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吾以為能其德矣、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

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

奇趣曉然、讀之可以忘憂。　葛端調

○○趙簡子

左丘明

下邑之役、董安于多、趙簡子賞之、辭、固賞之、對曰、方臣之少也、進秉筆、贊為名命、稱於前世、義於諸侯、而主弗志、及臣之壯也、耆其股肱以從司馬、苛慝不產、及臣之長也、端委韠帶以隨宰人、民無二心、今臣一旦為狂疾、而曰必賞女、是以狂疾賞也、不如亡、趨而出、乃釋之、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曰、必墮其壘培、吾將往焉、若見壘、是見寅與吉射也、尹鐸往而增之、簡子如晉陽、見壘、怒曰、必殺鐸也而後入、大夫辭之、不可、曰、是昭余讎也、郵無正進、曰、昔先主文子少釁於難、從姬氏於公宮、有孝德以出在公族、有恭德以升在位、有武德以羞為正卿、有溫德以成其名譽、失趙氏之典刑、而去其師保、基於其身、以克復其所、及景子長

於公宮、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能恭脩其身、以受先業、無謗於國、順德以學子、擇言以教子、擇師保以相子、今吾子嗣位、有文之典刑、有景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之以父兄、子皆疏之、以及此難、夫尹鐸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委土可以為師保、吾何為不增、是以脩之、庶曰可以鑒而鳩趙宗乎、若罰之、是罰善也、罰善必賞惡、臣何望矣、簡子說、曰、微子、我幾不為人矣、以免難之賞賞尹鐸、初伯樂與尹鐸有怨、以其賞如伯樂氏、曰、子免我死、敢不歸祿、辭曰、我為主圖、非為子也、怨若怨焉、

文詞詳明適體、足以興誠、未曉司馬公何以不錄也。　葛端調

○○○鄭桓公謀遺國　左丘明

桓公爲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對曰、王室將卑、戎狄必昌、不可偪也、當成周者、南有荊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北有衛燕狄鮮虞路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晉隗霍楊魏芮○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蠻荊戎狄之人也○非親則頑○不可入也○其濟洛河潁之閒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爲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是皆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孥與賄焉、不敢不許、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鄔蔽補舟依黖歷華君之土也、若前華後河、左洛左濟、主芣騩而食溱洧、脩

國語　第一卷　八六

典刑以守之○唯是可以少固○公曰、南方不可乎○對曰、夫荊子熊嚴生子四人、伯霜、仲雪、叔熊、季紃、叔熊逃難於濮而蠻、季紃是立、薳氏將起之、禍又不克、是天啓之心也、又甚聰明和協○蓋其先王○臣聞之天之所啓○十世不替○夫其子孫必光啓土○不可偪也○且重黎之後也○夫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淳燿惇大○天明地德○光昭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單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於百姓者也○周棄能播殖百穀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爲王公侯伯○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後八姓○於周未有侯伯○佐制物於前代者○昆吾爲夏伯矣○大彭豕韋爲商伯矣○當周未有○已姓昆吾蘇顧溫董○董姓鬷夷豢龍○則夏滅之矣○彭姓彭祖豕韋諸稽○則商滅之矣○禿姓舟人○則周滅之矣○妘姓鄔鄶路偪陽○曹姓鄒莒○皆爲采衛○或在王室○或在夷狄○莫之數也○而又無令聞○必不興矣○斟姓無後、融之興者○其在芈姓乎○芈姓夔越○不足命也○蠻芈蠻矣○唯荊實有昭德○若周衰○其必興矣、姜嬴荊芈○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姜○伯夷之後也、嬴○伯翳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伯翳能議百物以佐舜者也○其後皆不失祀而未有興者○周衰其將至矣○公曰、謝西之九州何如、對曰、其民沓貪而忍○不可固也○唯謝郟之閒○其冢君侈驕、其民怠沓其君、而未及周德、若更君而周訓之、是易取也、且可長用也、

考據精詳○敘陳明悉○　孫懋榮

國語　第一卷　八七

子囊議恭王謚　　左丘明

恭王有疾，召大夫曰：不穀不德，失先君之業，覆楚國之師，不穀之辠也。若得保其首領以沒，唯是春秋所以從先君者，請爲靈若厲。大夫許諾。王卒，及葬，子囊議謚。大夫曰：君王有命矣。子囊曰：不可。夫事君者，先其善，不從其過。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征南海，訓及諸夏，其寵大矣。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不謂恭乎？若先君善，則請爲恭。大夫從之。

可爲謚君父者之準。萬瑞閒

第一卷　八八

王孫圉對簡子　　左丘明

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爲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爲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爲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敍百物，以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於楚國。又有藪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龜珠角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所以共幣帛以賓享於諸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圉聞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龜足以憲臧否，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譁囂之美，楚雖蠻夷，不能寶也。

說得不腐，文彩煥然。萬瑞閒

國語　第一卷　八九

原缺第九十葉

原缺第九十二葉

○○○申胥諫許越成

左丘明

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吾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焉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實忠心好吳也又非懾畏吾甲兵之強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弊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然後安受吾燼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熟日長炎炎及吾猶可以戰也為虺弗摧為蛇將若何吳王曰大夫奚隆於越越曾足以為大虞乎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曜吾軍士乃許之成將盟越王又使諸稽郢辭曰以盟為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足以結信矣以盟為無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重於鬼神而自輕也吳王乃許之荒成不盟

國語　第一卷　九一

申胥論越之禍歷歷如在掌上讀之令千古動色　種少春

原缺第一、二葉

○○夫差殺申胥

左丘明

吳王夫差既勝齊人於艾陵乃使行人奚斯釋言於齊曰寡人帥不腆吳國之役遵汶之上不敢左右唯好之故今大夫國子興其眾庶以犯獵吳國之師徒天若不知有罪則何以使下國勝吳王還自伐齊乃訊申胥曰昔吾先王體德聖明達於上帝譬如農夫作耦以刈殺四方之蓬蒿以立名於荊此則大夫之力也今大夫老而又不自安恬逸而處以念惡出則罪吾眾撓亂百度以妖孽吳國今天降衷於吳齊師受服孤豈敢自多先王之鍾鼓寔式靈之敢告於大夫申胥釋劍而對曰昔吾先王世有輔弼之臣以能遂疑計惡以不陷於大難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比謀曰余令而不違夫不違乃違也夫不違亡之階也夫天之所棄必驟近其小喜而遠其大憂王若不得志於齊而以覺寤王心吳國猶世吾先君得之也必有以取之其亡之也亦有以棄之用能援持盈以沒而驟救傾以時今王無以取之而天祿亟至是吳命之短也員不忍稱疾辟易以見王之親為越之禽也員請先死將死曰而縣吾目於東門以見越之入吳國之亡也遂自殺王慍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見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鴟夷而投之於江

國語　第一卷　九二

直言難聽莫惟夫差即有中人之資見其戰勝亦未有不拂諫者矣　[illegible]

公羊傳

隱公

公羊高

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曷爲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爲尊卑也微。國人莫知。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爲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精練之極。無一閒字贅句。而遊刃有餘。篤瑞訓

〇〇〇癸未葬宋繆公　隱公

葬者曷爲或日或不日、不及時而日、渴葬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此當時、何危爾、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爲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盍終爲君矣、宣公死、繆公立、繆公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曰、爾爲吾子、生毋相見、死毋相哭、與夷復曰、先君之所以不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爲社稷宗廟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吾立乎此攝也、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弒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　公羊高

大居正是正論、左氏謂立其弟繆之外矣、　張甯王

〇〇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桓公

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舍孔父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奈何、督將弒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弒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己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　公羊高

累、齊人語也、公羊多入方言、蓋緣口授故也、　葛端調

〇〇〇公及齊人狩于郜　莊公　公羊高

公曷為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讎狩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為獨於此焉譏。於讎者將壹譏而已。故擇其重者而譏焉。莫重乎其與讎狩也。於讎者則曷為將壹譏而已。讎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為大譏。不可勝譏。故將壹譏而已。其餘從同同。

其稱人者從義與重者同。不復譏。故曰同同。　葛端識

〇〇〇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莊公　公羊高

何以不稱弟。殺也。殺則曷為不言刺。為季子諱殺也。曷為為季子諱殺。季子之遏惡也。不以為國獄。緣季子之心而為之諱。季子之遏惡奈何。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曰。寡人即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公曰。庸得若是乎。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反。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弒械成。季子和藥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必可以無為天下戮笑。必有後乎魯國。不從吾言而不飲此。則必為天下戮笑。必無後乎魯國。於是從其言而飲之。飲之無傫氏。至乎王堤而死。公子牙今將爾。辭曷為與親弒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然則善之與。曰然。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然則曷為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

是時牙實欲自弒君。兵械已成。但事未行爾。今將。欲殺也。　葛端調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僖公

公羊高

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不及事者何邢已亡矣孰亡之蓋狄滅之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曷為先言次而後言救君也君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議論既精○文字較諸篇更為道緊○　葛清調

○○虞師晉師滅夏陽　僖公

公羊高

虞微國也曷為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曷為使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其受賂奈何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意也何諸大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侍御有不在側者與獻公不應荀息進曰虞郭見與獻公揖而進之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獻公曰然則奈何荀息曰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白璧往必可得也則寶出之內藏藏之外府馬出之內廄繫之外廄爾君何喪焉獻公曰諾雖然宮之奇存焉如之何荀息曰宮之奇知則知矣雖然虞公貪而好寶見寶必不從其言請終以往於是終以往虞公見寶許諾宮之奇果諫記曰脣亡則齒寒虞郭之相救非相為賜則晉今日取郭而明日虞從而亡爾君請勿許也虞公不從其言終假之道以取郭還四年反取虞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蓋戲之也夏陽者何郭之邑也曷為不繫于郭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

以文為戲請看可喜○　張賓王

○晉里克弑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 僖公 公羊高

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孔父仇牧皆累也。舍孔父仇牧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其不食言奈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傅焉。驪姬者國色也。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於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傅之。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嘗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弑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弑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

是千古法則文字。葛端調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僖公 公羊高

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為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

快爽而善論。葛端調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宣公

趙盾弒君此其復見何親弒君者趙穿也親弒君者趙穿則曷爲加之趙盾不討賊也何以謂之不討賊晉史書賊曰晉趙盾弒其君夷獋趙盾曰天乎無辜吾不弒君誰謂吾弒君者乎史曰爾爲仁爲義人弒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弒君而何趙盾之復國奈何靈公爲無道使諸大夫皆內朝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已趨而辟丸是樂而已矣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於朝有人荷畚自閨而出者趙盾曰彼何也夫畚曷爲出乎閨呼之不至曰子大夫也欲視之則就而視之趙盾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趙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熊蹯不熟公怒以斗摮而殺之支解將使我棄之趙盾曰嘻趨而入靈公望見趙盾愬而再

拜趙盾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趨而出靈公心怍焉欲殺之於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闚其戶方食魚飧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閨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子爲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遂刎頸而死靈公聞之怒滋欲殺之甚衆莫可使往者於是伏甲於宮中召趙盾而食之趙盾之車右祁彌明者國之力士也仡然從乎趙盾而入放乎堂下而立趙盾已食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劍蓋利劍也子以示我吾將觀焉趙盾起將進劍祁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劍於君所趙盾知之躇階而走靈公有周狗謂之獒呼獒而屬之獒亦躇階而從之祁彌明逆而踆之絕其頷趙盾顧曰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也然而宮中甲鼓而起有起於甲中者抱趙盾而乘之趙盾顧曰吾何以得此於子曰子某時所食活我於暴桑下者也趙盾曰子名爲誰曰吾君孰爲介子之乘矣何問吾名趙盾驅而出衆無留之者趙穿緣民衆不說起弒靈公然後迎趙盾而入與之立於朝而立成公黑臀

此傳字字靈躍段段精神敘事如畫摹景如覩讀之津津趣流順頰

[illegible]編調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宣公

公羊高

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己也。何大乎其平乎己。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揖而去之、反於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為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於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於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己也。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平者在下也。

愈複沓愈益可喜、文之姿態殆盡於此。　葛請調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成公

公羊高

君不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佚獲也。其佚獲奈何。師還齊侯、晉郤克投戟逡巡再拜稽首馬前。逢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面目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公相似、代頃公當左。使頃公取飲、頃公操飲而至。曰、革取清者。頃公用是佚而不反。逢丑父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君已免矣。郤克曰、欺三軍者、其法奈何。曰、法斮。於是斮逢丑父。己酉、及齊國佐盟于袁婁。曷為不盟于師而盟于袁婁。前此者、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蕭同侄子者、齊君之母也。踊于棓而窺客、則客或跛或眇。於是使跛者迓跛者、使眇者迓眇者。二大夫出、相與踦閭而語、移日然後相去。齊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二大夫歸、相與率師為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郤克曰、與我紀侯之甗、反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畝、且以蕭同侄子為質、則吾舍子矣。國佐曰、與我紀侯之甗、請諾。反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蕭同侄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請戰、壹戰不勝請再、再戰不勝請三、三戰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以蕭同侄子為質。揖而去之。郤克眣魯衛之使、使以其辭而為之請、然後許之。逮於袁婁而與之盟。

敘四意絕不費指。　葛請調

○○○吳子使札來聘　襄公

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其　公羊高
讓國奈何、謁也○餘祭也○夷眜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
愛之○同欲立之以為君○謁曰、今若是迮[illegible]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
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為君者○皆輕
死為勇○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禍於予身○故謂也死○餘祭也
立○餘祭也死○夷眜也立○夷眜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
僚者長庶也○即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
子國而與弟者、凡為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
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為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

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弒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篡也○爾
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
吳國○故君子以其不受為義、以其不殺為仁、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
大夫、以季子為臣○則宜有君者也○
本有世及之義○故不殺為仁、使果篡耶○季子殺之有餘力矣○　張賓王

○○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莒楚師敗績　定公

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其憂中國奈何○伍子胥父誅乎楚、挾弓○　公羊高
而去楚○以干闔廬○闔廬曰○士之甚○勇之甚○將為之興師○而後讎於楚○伍
子胥復曰、諸侯不為匹夫興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
父之讎○臣不為也○於是止、蔡昭公朝於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
與、為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也、用事乎河、曰、天下諸
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為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為是興師○使囊瓦將
而伐蔡○蔡請救于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為無道○君如有憂
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於是興師而救蔡○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為可
以復讎奈何○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復
讎不除害○朋友相衛而不相迿○古之道也○
龍宕、張賓王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哀公 公羊高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然則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例文）

則○微者也○曷為以狩言之○大之也○曷為大之○為獲麟大之也○曷為為獲麟

大之○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

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顏淵死、子曰、噫、天喪

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春秋何以始乎（此下二段無）

[illegible]

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以終乎哀十四

年、曰、備矣○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則未知其為

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

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

公羊傳　第二卷　十六

三段各不相粘○收塲語乃省複而迂曲○幽微而柔脆○令人冷然以思○

三復而有餘致○　張賓王

穀梁傳

○○元年春王正月　隱公　　穀梁赤

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

不取為公也、君之不取為公何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春秋

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其惡桓何也○

隱將讓而桓弒之○則桓惡矣○桓弒而隱讓○則隱善矣○善則其不正焉何

也○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

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

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為子受之父、為諸侯受

之君、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

國、蹈道則未也、

穀梁傳　第二卷　十七

篇中多設疑陣、使人欲迷、　張賓王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隱公

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何以不言殺、見段之有徒衆也○段、鄭伯弟也、何以知其爲弟也、殺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爲弟也、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于鄢、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然則爲鄭伯者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　穀梁赤

引事略於左公而意旨較勝、葛靖調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桓公

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向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夫嘗必有兼甸（一本作兼白）之事焉、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也○　穀梁赤

清快、葛端調

○○○夏四月辛卯昔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莊公

恆星者經星也日入至於星出謂之昔不見者可以見也夜中星隕如雨其隕也如雨是夜中與春秋著以傳著疑以傳疑中之幾也而曰夜中著焉爾何用見其中也失變而錄其時則夜中矣其不曰恆星之隕何也我知恆星之不見而不知其隕也我見其隕而接於地者則是雨說也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著於下不見於上謂之隕豈雨說哉 穀梁赤

旣奇崎、復新異、 蔣誠調

○○○虞師晉師滅夏陽 僖公

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為主乎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虢舉矣虞之為主乎滅夏陽何也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廐而置之外廐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宮之奇之為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強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

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諫曰語曰脣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挈其妻子而奔曹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 穀梁赤

戲借馬相戲、公羊以齒長嘲荀、此以齒長居功自贊、各臻其妙、 王守溪

左公穀並詳其事、各臻至妙、 蔣瑞調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　僖公　穀梁赤

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桓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王世子、子也、塊然受諸侯之尊己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則其所善焉何也、是則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桓控大國、扶小國、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世子於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含王命會齊桓、亦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受之可乎、是亦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世子受諸侯之尊己、而天王尊矣、世子受之可也、

晉宋受意與[illegible]閑微、張賓王

○晉殺其大夫里克　僖公　穀梁赤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弒二君與一大夫、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其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為弒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罪也、其為重耳弒奈何、晉獻公伐虢、得麗姬、獻公私之、有二子、長曰奚齊、稚曰卓子、麗姬欲為亂、故謂君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胡不使大夫將衛士而衛冢乎、公曰、孰可使、曰、臣莫尊於世子、則世子可、故君謂世子曰、麗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乎、世子曰、敬諾、築宮、宮成、麗姬又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饑、世子之宮已成、則何為不使祠也、故獻公謂世子曰、其祠、世子祠、已祠、致福於君、君田而不在、麗姬以酖為酒、藥脯以毒、獻公田來、麗姬曰、世子已祠、故致福於君、君將食、麗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而地賁、以脯與犬、犬死、麗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遲於為君、君喟然歎曰、吾與女未有過切、是何與我之深也、使人謂世子曰、爾其圖之、世子之傅里克謂世子曰、入自明、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矣、吾若此而入自明、則麗姬必死、麗姬死、則吾君不安、所以使吾君不安者、吾不若自死、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為寄矣、刎脰而死、故里克所為弒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

斯為長篇矣○簡端所稱簡約勝要○正謂此等○[illegible]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傳

穀梁赤

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後石也、於宋四竟之內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也○是月者、決不日而月也、六鷁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目治也○子曰、石○無知之物○鷁微有知之物○石無知○故日之○鷁微有知之物○故月之○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鷁且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故五石六鷁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民所聚曰都、

參近札遠○精卧宏深○ 張賓王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文公

穀梁赤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襄公已葬、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君漏言也、上泄則下闇、下闇則上聾、且闇且聾、無以相通○射姑殺者也、射姑之殺奈何、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射姑為將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射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諾、謂射姑曰、吾始使盾佐女、今女佐盾矣○射姑曰、敬諾、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之事、射姑使人殺之、君漏言也○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曰、用我則可、不用我則無亂○其德○

以上不設自漏結尾決甚高 張賓王

定公 穀梁赤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殯然後即位也定無正見無以正也踰年不言即位是有故公也言即位是無故公也即位授受之道也先君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先君有正終則後君有正始也戊辰公即位謹之也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公即位何以日也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何為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正君乎國然後即位也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內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著之也何著焉踰年即位厲也於厲之中又有義焉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況臨諸臣乎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為未久也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弔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

意盡則言止能不作閒架語 王守溪

定公 穀梁赤

○九月大雩

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秋大雩雩之為非正何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雩月雩之正也月之為雩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為旱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為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為人也是以重之焉請哉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夫請者非可詔試而得也必親之者也是以重之

禱辭曰方今大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謗不敢煩民請命願撫萬民以身塞無狀 丸注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舉楚師敗績

穀梁赤

吳其稱子何也以蔡侯之以之舉其貴者也蔡侯之以之則其貴舉者何也吳信中國而攘夷狄吳進矣其信中國而攘夷狄奈何子胥父誅於楚也挾弓持矢而干闔廬闔廬曰大之甚勇之甚為是欲興師而伐楚子胥諫曰臣聞之君不為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弗為也於是止蔡昭公朝於楚有美裘正是日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為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得歸歸乃用事乎漢曰苟諸侯有欲伐楚者寡人請為前列焉楚人聞之而怒為是興師而伐蔡蔡請救於吳子胥曰蔡非有罪楚無道也君若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

為是興師而伐楚何以不言救也救大也

傳于進吳無有喜躍之色　王守溪

此篇大略與公相似其異者字句耳並觀之令人知變換之法　葛端調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穀梁赤

黃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子矣吳夷狄之國也祝髮文身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其藉於成周以尊天王吳進矣吳東方之大國也累累致小國以會諸侯以合乎中國吳能為之則不臣乎吳進矣王尊稱也子卑稱也辭尊稱而居卑稱以會乎諸侯以尊天王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

體俠潔梓秦漢之間亦云僅見　葛端調

檀弓記

上篇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

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伋則安能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孔子曰拜而後稽顙頹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

孔子旣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者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旣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哭子中庭記之猶子也

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爲師心喪三年于友則期合矣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蓋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爲恭世子也

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擧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始死充充如有窮旣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旣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

練而慨然、祥而廓然。（句法字法、五事凡工夫）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
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
之。
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
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丘、狐穴、以首向之）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例ノ句法）
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不言不當哭、但歎其甚、意在言外）

檀弓記　第二巻　三二

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
使我不誠於伯高。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
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
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
曰、爲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異于喪之正主也）
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爲薑桂之謂也。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
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女事
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
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
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
久矣。
夫晝居於内、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
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内。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子貢曰、
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
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爲喪乎。足以爲法矣。小子識
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

檀弓記　第二巻　三三

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
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
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
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
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
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
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
蓋寢疾七日而沒。（詳考古本、梁木其壞下、有則吾將安仗五字）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之市朝不反兵而鬬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鬬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為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為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

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

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為之麻衰牡麻絰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

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

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

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吾將葬焉蘧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句注若狗其意實識之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為繼也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有節

喪事欲其縱縱爾吉事欲其折折爾故喪事雖遽不陵節吉事雖止不怠故騷騷爾則野鼎鼎爾則小人君子蓋猶猶爾

喪具君子恥具一日二日而可為也者君子弗為也

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

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許一其心于厚之者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虡其曰明器神明之也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槨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

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勿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與哭之縣氏

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

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乎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

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

成子高寢疾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吾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

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椁反壤樹之哉

下焉

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恆於斯得國恆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為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

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

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耳

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

辟踊哀之至也有算為之節文也袒括髮變也慍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

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喪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

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

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

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為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

戚湛含當遠服國語

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為陳於斯命徹之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蔞翣為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為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也

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竟陳行人儀使於師夫差謂太宰嚭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行人儀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太宰嚭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於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

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也

五句中凡四用沐浴佩玉宋妙絶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后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為之也於

是弟果用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

衛有大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般而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噫弗果從

戰於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爲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鄰重汪踦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重汪踦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

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陳棄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韔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

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於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已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

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
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
謝也可食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
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
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
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
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
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槨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

託於音也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
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失
其為故也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
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其舅犯乎
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
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
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
死不屬其子焉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皐將為成宰遂為衰成人曰蠶則績

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皐為之衰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
用吾情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將暴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
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與然則吾將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
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毋乃已疏乎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
諸侯薨巷市三日為之徙市不亦可乎
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

戰國策

無名氏

○○○蘇秦以連衡說

蘇秦始將連横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殽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効、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齊桓任戰而霸天下、繇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古者使車轂擊馳、言語相結、天下爲一、約從連横、兵革不藏、文士並飭、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既備、民多僞態、書策稠濁、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辯言偉服、戰攻不息、繁稱文辭、天下不治、舌弊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綴甲厲兵、効勝於戰場、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霸明王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橦、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内、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下、凌萬乘、詘敵國、制海内、子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於

〔此太史公列傳作也〕

至道、皆惛於教、亂於治、迷於言、惑於語、沈於辯、溺於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弊、黄金百斤盡、資用乏絶、去秦而歸、羸縢履蹻、負書擔橐、形容枯槁、面目犂黑、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絍、嫂不爲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歎曰、妻不以我爲夫、嫂不以我爲叔、父母不以我爲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朞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烏集闕、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說、封爲武安君、受相印、革車百乘、錦繡千純、白璧百雙、黄金萬溢、以隨其後、約從連横以抑强秦、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絶一弦、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式於廊廟之内、不式於四境之外、當秦之隆、黄金萬溢爲用、轉轂連騎、炫熿於道、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使趙大重、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戸棬樞之士耳、伏軾撙銜、横歷天下、廷說諸侯之主、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能伉、將說楚王、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側耳而聽、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嫂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

觀秦諸書自制可謂有志而志在金玉卿相故其所成就適足誇嫂婦此曳乃極誦稱之惡覩所謂大丈夫之事哉 鄭緯雲

方惠王之時秦方始盛未有併吞之志而蘇秦即以此說之宜其說之不行也厥後張儀知秦志在於和故為連衡六國從雖知秦厭內顧敗故為之驅逐回貴比以中其欲耳此秦之揣摩成而六國之厭苦蘇兵者即翕然為之合從矣 鄭少森

○○○司馬錯論伐蜀 無名氏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轘轅緱氏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此則此處張儀入心寫盡）誅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敝名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為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精明已大○其文矣○西戎之中未必易多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

而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四海諸侯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於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

○錯議論正大思慮精密孔明隆中數言是以古之 葛瑞樹

韓非初見秦王　無名氏
張儀說秦王曰（舊作韓非二字誤）臣聞之弗知而言爲不智知而不言爲不忠爲人臣不
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大王裁其罪臣聞天下陰
燕陽魏連荊固齊收餘韓成從將西南以與秦爲難臣竊笑之世有三
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
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囷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千百
萬白刃在前斧質在後而皆去之不能死非其百姓不能死也言賞而
不與言罰而不行賞罰不行故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不攻（句法）
耳無相攻事也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也聞戰頓足徒裼犯
白刃蹈煨炭斷死於前者比比是也夫斷死與斷生也不同而民爲之

者是貴奮也一可以合十十可以合百百可以合千千可以合萬萬可
以勝天下矣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之號令賞
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知秦戰
未嘗不勝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也開地數千里此甚大功也然
而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四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
成此無異故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之往昔者齊南破荊東破宋
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之君地廣而兵強戰勝攻取詔令天下濟清
河濁足以爲限長城鉅防足以爲塞齊五戰之國也一戰不勝而無齊
故繇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臣聞之曰削株掘根無與禍鄰
禍乃不存秦與荊人戰大破荊襲郢取洞庭五都江南荊王亡走東伏

於陳當是之時隨荊以兵則荊可舉舉荊則其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
以強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
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荊人和令荊人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
宗廟令帥天下西面以與秦爲難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一矣天下有比
志而軍華下（比誌○文法）大王以詐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
可舉舉魏則荊趙之志絕荊趙之志絕則趙危趙危則荊孤東以強齊燕中陵三晉
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
退與魏氏和令魏氏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此固已無霸王
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是故
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潞病於內霸王之名不成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三

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之所居也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
不信地形不便上非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氓悉其
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之上黨大王以詐破之拔武安當是時趙
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是邯鄲不守拔邯鄲完河間引
軍而去西攻脩武踰羊腸降代上黨代三十六縣上黨十七縣不用一
領甲不苦一民皆秦之有也代上黨不戰而已爲秦矣東陽河外不戰
而已反爲齊矣中呼沱以北不戰而已爲燕矣然則是舉趙則韓必亡
韓亡則荊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挾荊以東弱齊燕決白
馬之口以流魏氏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大王拱手以須天下徧隨而
伏霸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趙氏爲和以大王之明

秦兵之強霸王之業地尊不可得乃取欺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不亡秦當霸不霸天下固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起戰慄而卻天下固量秦力二矣軍乃引退并於李下大王又并軍而致與戰非能厚勝之也又交罷卻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繇是觀之臣以天下為從豈其難矣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外者天下比志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為天子帥天下將百萬左飲於淇谷右飲於洹水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為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不傷智伯帥三國之衆以

攻趙襄主於晉陽決水灌之三年城且拔矣襄主錯龜數策占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而使張孟談於是潛行而出反智伯之約得兩國之衆以攻智伯之國禽其身以成襄子之功今秦地絕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臣昧死望見大王言所以舉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荊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荊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於國以主不忠於國者

此文跌宕類蘇秦然章法句法起結照應獨邁紀律　陳子淵

莊辛論幸臣

無名氏

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為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為國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陳蔡之地襄王流揜於成陽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為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

啄蚉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己乎四仞之上以為螻蟻食也黃雀因是以俯噣白粒仰栖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為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鹹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鱔鯉仰齧蔆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碆盧治其矰繳將加己乎百仞之上被礛磻引微繳折清風而抎矣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

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己以朱絲而見之也然
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
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
國家為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黽塞之内而投己乎黽塞
之外襄王聞之顔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執珪而授之為陽陵君
與淮北之地

體法既佳而字句復琢鍊中度無乎不善 葛請調

淳于髡進七士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
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
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
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睪黍梁父之陰則郄車而載耳夫物
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
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無名氏

淳于髡滑稽者也故其說皆孟浪而能感人說士往往宗之 碧山春

其言出之便捷似無深意然其持殊是意亦可取 葛瑞調

馮諼客孟嘗　無名氏

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為之駕、比門下之車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後有頃、復彈其劍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左右皆惡之、以為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諼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為文收責於薛者乎。馮諼署曰、

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是、憒於憂、而性懧愚、沈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為收責於薛乎。馮諼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起、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長驅至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諼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廄、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為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曰、諾、先生休矣。後期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為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終日。孟嘗君顧謂馮諼、先生所為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諼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為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梁惠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為上將軍、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諼先驅誡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齎黃金千斤、文車二駟、服劍一、封書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

之祟、沈於諂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為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馮諼誡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為樂矣。孟嘗君為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者、馮諼之計也。

彈鋏而歌、意興殊佳。取其意可也。　翁端調

魯仲連遺燕將書　無名氏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惟莒即墨未下、齊田單以即墨破燕、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聊城、遺燕將、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忘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爲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戮笑、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敝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期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爲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世世稱孤、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慚恥而不見、窮年沒壽、則亦名不免爲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況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絏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爲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子爲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旋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爲敗軍擒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坫之上、顔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爲殺身亡軀、絶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悁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獘也、願公擇一而行之、燕將得書、泣三日、遂自殺、

吐氣揚眉、爲人陳說利害、如日月皎然、絶無說士縱態、眞一世之高士　葛端調

○○趙威后問齊使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故有問舍本而問末者耶○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為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葉陽子無恙乎、是其為人、哀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其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為至今不朝也○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為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為至今不殺乎○

無名氏

通篇皆問體○另一作法於陵一轉作結○殊警策可誦○ 葛端調

○趙武靈胡服騎射

無名氏

武靈王平晝閒居、肥義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之用○念簡襄之迹○計胡狄之利○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長○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而有道民便事之教○動而有明古先世之功○為人臣者○寵有弟長辭讓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王之業○啓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敵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即定負遺俗之慮、殆毋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歐世以笑我、胡地中山、我必有之、王遂胡服、使王孫緤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為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為上、故明德在於論賤、行政在於信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事成功立、然後德可見也○今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以輔公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

累故寡人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緤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叡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使者報王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即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被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鯷冠秫縫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

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俗而教離又況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辯不知而不疑異於己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檝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檝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參胡樓煩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智愚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鄗非社稷之神靈即鄗幾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

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恥非寡人所望於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敢道世俗之聞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令再拜乃賜胡服趙文進諫曰農夫勞力而君子養馬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智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忠君無蔽言國之祿也臣雖愚願竭其忠王曰慮無變擾忠無過罪子其言乎趙文曰當世輔俗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禮之制也修法無愆民之職也三者先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俗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王圖之王曰卿言世俗之間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沉於所聞此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霸

不同教而政智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議俗不肖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不足與論心拘於俗之眾不足與致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人之道也承教而動循法無私民之職也知學之人能與聞遷達於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為己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釋之趙造諫曰隱忠不竭姦之屬也以私誣國賤之類也犯姦者身死賤國者族宗有此兩者先王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雖愚願盡其忠無遁其死王曰竭意不諱忠也上無蔽言明也忠不辟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動者慮徑而易見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辟者亂民是以蒞國者不襲奇辟之

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脩禮無邪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治世不一其道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而民易是吳越無傑民也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進退之謂節衣服之謂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故聖與俗流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為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令子其勿反也

衛鞅趙武靈所稱民不可慮始治不可根艱者初不全非但所以行是齊悖耳傳文策文可以參觀漢韓安國王恢議伐匈奴辯難之詞類此　張太岳

○○○或為齊獻書趙王　無名氏

當曰臣一見而能令王坐而天下致名實而臣竊怪王之不試見臣而窮臣也群臣必多以臣為不能者故王重見臣也以臣為不能者非他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則交有所偏者也非然則智不足者也非然則欲以天下之重恐王而取行於王者也臣以齊循事王王能亡燕能亡韓魏能攻秦能孤秦臣以齊致尊名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尊名於王且以齊致地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地於王臣以齊為王求名於燕及韓魏孰敢辭之臣之能也其前可見已齊先重王故天下盡重王王無齊天下必盡輕王也秦之強以無齊故重王燕韓魏自以無齊故重王今王無齊獨安能無重天下故勸王無齊者非智不是則不忠者也非然則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欲輕王以天下之重取行於王者也非然則位尊而能卑者也願王之熟慮無齊之利害也

手腕之際略露筆墨文能不勞而神行在於用虛字也　葛請垌

觸讋說趙太后　無名氏

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讋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郄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鬻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耆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有四所）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沒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爲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

人臣說闇君易、而說婦人難、左師從容數語、而太后不和之氣即解、可爲人臣進諫之法、

後少春

○○樓緩虞卿論秦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為之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八字衍是八字）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隨、今死而婦人為死者十六人、若是者、於其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為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為妬婦、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故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為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王計之、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而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誠不知秦力之所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令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講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者三晉之交與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為足下解負親之攻、啓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不取於秦、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

鮑呂氏

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虞卿曰、樓緩言不講、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講、今講、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講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割、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亦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予之乎、不予則是棄前資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敝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諾、樓緩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之、樓緩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我將因強而乘弱、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在於秦矣、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敝而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為秦也、夫趙兵困於秦、又割地為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不亦大示天下弱乎、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六城、并力而西擊秦也、齊之聽王、不待辭

之甲也、是王失於齊而取償於秦、一舉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

樓緩設喻於未言之前、殊有至理、而終見破於虞卿、則緩之意實私也、夫辭勝於理、終必受屈、故君子立誠、　葛端調

○○梁君酒味色論　無名氏

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嗛、易牙乃煎敖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

進止有法、長短合度、絕有典刑文字、　葛請調

無忌上魏王書

魏將與秦攻韓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其於親戚兄弟若此而又況於仇讎之敵國也今大王與秦伐韓而益近秦臣甚惑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群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今夫韓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強秦魏之兵王以為不破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為安乎王欲得故地而今負強秦之禍也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且便事便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之上黨而攻強趙則是復閼與之事也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之水而以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所行者甚遠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為也若道河外背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也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故有懷地邢丘之城垝津以臨河內河內之共汲莫不危矣秦有鄭地得垣雍決熒澤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許之久矣然而秦之葉陽昆陽與舞陽高陵鄰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欲亡之秦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則南國必危矣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且夫憎韓不受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而間之從林鄉軍以至於今秦十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闞所亡於秦者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百名都數十秦乃存河西晉國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河山以闌之無周韓以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韓不可得而約也今韓受兵三年矣秦撓之以講韓知亡猶弗聽投質於趙而請為天下鴈行頓刃以臣之愚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矣此何也則皆知秦欲之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兵而臣海內之民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乎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之質以存韓為務因求故地於韓韓必効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然而無與強秦鄰之禍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大時已通韓之上黨於共寗使道已通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共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韓是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則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楚趙必破魏齊甚畏天下之西鄉而馳秦入朝為臣之日不久矣

攷宋本無矣字

信陵之言深切綜練識天下之大勢使魏能用其計糾率楚趙竭力助韓則韓不失上黨趙不至敗長平六國不至為秦所乘矣大事記

起手敍語說盡秦人罪惡

句法錯變不測

句法奇

○唐睢說信陵君

無名氏

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趙王自郊迎、唐睢謂信陵君曰、臣聞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信陵君曰、何謂也、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於人也、不可不忘也、今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此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卒然見趙王、願君之忘之也、信陵君曰、無忌謹受教、

名言亦是讜論　葛端調

○龍陽泣前魚

無名氏

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如是何不相告也、對曰、臣無敢不安也、王曰、然則何為涕出、曰、臣為臣之所得魚也、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今臣直欲棄臣前之所得矣、今以臣之凶惡、而得為王拂枕席、今臣爵至人君、走人於庭、避人於涂、四海之內、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而趨大王、臣亦猶曩臣之前所得魚也、臣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魏王曰、誤、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內曰、有敢言美人者族、繇是觀之、近習之人、其摯諂也固矣、其自纂繁也完矣、今繇千里之外、欲進美人、所效者庸必得幸乎、假之得幸、庸必為我用乎、而近習之人相與怨、我見有禍、未見有福、見有怨、未見有德、非用智之術也、

按策因龍陽激事、乃發弘論、近習易固、疏遠難親、明著特甚、　穆少春

○○○聶政刺韓傀　　無名氏

韓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政議直指舉韓傀之過韓傀以之叱之於朝嚴遂拔劒趨之以救解於是嚴遂懼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韓傀者至齊齊人或言軹深井里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閒嚴遂陰交於聶政以意厚之聶政問之曰子欲安用我乎嚴遂曰吾得爲役之日淺事今薄奚敢有請於是嚴遂乃具酒觴聶政母前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愈怪其厚固謝嚴仲子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旦夕得甘脆以養親親供養備義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語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爲夫人粗

糲之費以交足下之驩（夫宜先交字）豈敢以有求耶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幸以養老母老母在前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然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者至淺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是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可嘿然而止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親不幸而死仲子所欲報仇者（自仲子口中說出○佳妙）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韓傀傀又韓君之季父宗族盛多

居處兵衛甚設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具車騎壯士以爲羽翼政曰韓與衛相去中間不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則韓舉國而與仲子爲仇也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辭獨行杖劒至韓韓適有東孟之會韓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政直入階刺（字本刺下）（無此字）殺韓傀韓傀走而抱烈侯聶政刺之兼中烈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抉眼屠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縣購之千金久之莫知誰政姊嫈聞之曰弟至賢不可愛妾之軀滅吾弟之名非弟意也乃之韓視之曰勇哉氣矜之隆是其軼賁育而高成荊矣今死而無名父母既沒矣兄弟無有此爲我故也夫愛身不揚弟之名

吾不忍也乃抱屍而哭之曰此吾弟軹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屍下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聶政之能乃其姊者列女也聶政之所以名施於後世者其姊不避菹醢之誅以揚其名也

讀此看荊軻傳便知史公點綴之妙不然未免無色　葛端調

○○公仲爲韓畫策　無名氏

秦韓戰於濁澤、韓氏急、公仲朋謂韓王曰、與國不可恃、今秦之心欲伐楚、王不如因張儀爲和於秦、賂之以一名都、與之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儆公仲之行、將西講於秦、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而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我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幷兵南鄉、此秦所以廟祠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王聽臣爲之儆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令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也、韓爲不能聽我、韓之德王也、必不爲鴈行以來、是秦韓不和、兵雖至、楚國不大病矣、爲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於韓、韓得楚救、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我困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大說、乃儆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發信臣、多車幣、謂韓王曰、敝邑雖小、已悉起之矣、願大國遂肆意於秦、敝邑將以楚殉韓、韓王大說、乃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恃楚之虛名、輕絕強秦之敵、必爲天下笑矣、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矣、秦欲伐楚、楚以起師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於秦矣、今弗行、是欺秦也、夫輕強秦之禍、而信楚之謀臣、王必悔之矣、韓王弗聽、遂絕和於秦、秦果大怒、興師與韓氏戰於岸門、楚救不至、韓氏大敗、韓氏之兵非削弱也、民非蒙愚也、兵爲秦禽、智爲楚笑、過聽於陳軫、失計於韓朋也、

○非兄弟、非素約、而以虛名救我、此言豈不明著矣乎、如之何勿聽也　鮑縉雲

戰國策　第二卷　七六

○○○張儀以連衡說韓　無名氏

張儀爲秦連橫、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一歲不收、民不厭糟糠、地方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爲除守徼亭鄣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摯之士、跿跔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趹後、蹄間三尋者、不可勝數也、山東之卒、被甲冒胄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裎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孟賁之與怯夫也、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也、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於墮千鈞之重集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諸侯不料兵之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言曰、聽吾計、則可以強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詿誤人主者、無過於此者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絕韓之上地、東取成皋宜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已、夫塞成皋、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矣、不事秦則危矣、夫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無亡、不可得也、故爲大王計、莫如事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如韓、非以韓能強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楚王必喜、夫攻楚以私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也、是故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御史、須以決事、韓王曰、客幸而教之、請比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藩、效宜陽、

○[illegible]特甚　[illegible]胡

戰國策　第二卷　七七

○○○或謂韓王謀秦　　無名氏

或謂韓王曰、秦王欲出事於梁而欲攻降安邑、韓計將安出矣、秦之欲伐韓以東闚周室、甚唯寐忘之、今韓不察、因欲與秦、必為山東大禍矣、秦之欲攻梁也、欲得梁以臨韓、恐梁之不聽也、故欲痛之以固交也、王不察、因欲中立、梁必怒於韓之不與己、必折為秦用、韓必舉矣、願王熟慮之也、不如急發重使之趙梁、約復為兄弟、使山東皆以銳師戍韓梁之西邊、非為此也、山東無以救亡、此萬世之計也、秦之欲并天下而王之也、不與古同、事之雖如子之事父、猶將亡之也、行雖如伯夷、猶將亡之也、行雖若桀紂、猶將亡之也、雖善事之無益、不可以為存、適足以自令亟亡也、然則山東非能從親合而相堅如一者、必皆亡矣、

當時亦自有明眼人、特諸王公不用其計耳、子父伯夷之喻、可謂剴切無餘也、　葛端調

○○或說鄭王尊秦以定韓　　無名氏

謂鄭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賢士也、韓與魏敵侔之國也、申不害與昭釐侯執圭而見梁君、非好卑而惡尊也、非慮過而議失也、申不害之計事曰、我執珪於魏、魏君必得志於韓、必外靡於天下矣、是魏敝矣、諸侯惡魏、必事韓、是我俛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人之上也、夫弱魏之兵、而重韓之權、莫如朝魏、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申不害慮事而言之、忠臣也、今之韓弱於始之韓、今之秦強於始之秦、今秦有梁君之心矣、而王與諸臣不事為尊秦以定韓者、臣竊以為王之明為不如昭釐侯、而王之諸臣莫如申不害也、昔者秦穆公一勝於韓原而霸西州、晉文公一勝於城濮而定天子、此皆以一勝立尊令成功名於天下、今秦數世强矣、大勝以十數、小勝以百數、大之不王、小之不霸、名尊無所立、制令無所行、然而春秋用兵者、非以求主尊成王於天下也、昔先王之攻、有為名者、有為實者、為名者攻其心、為實者攻其形、昔者吳與越戰、越人大敗、保於會稽之上、吳人入越而戶撫之、越王使大夫種行成於吳、請男為臣、女為妾、身執禽而隨諸御、吳人果聽其辭、與成而不盟、此攻其心者也、其後越與吳戰、吳人大敗、亦請男為臣、女為妾、反以越事吳之禮事越、越人不聽也、遂殘吳國而禽夫差、此攻其形者也、今將攻其心乎、宜使如吳、攻其形乎、宜使如越、夫攻形不如越、而攻心不如吳、而君臣上下少長貴賤畢呼霸王、臣竊以為猶之井中而謂曰、我將為爾求火也、東孟之會、聶政陽堅刺相兼君、許異蹴之、則侯

而建之立以為鄭君韓氏之衆絀不聽今者則許異為之先也是故列侯為君而許異終身相馬而韓氏之尊許異也猶其尊列侯也今日鄭君不可得而為也雖終身相之焉然而吾弗為云者豈不為過謀哉昔齊桓公九合諸侯未嘗不以周襄王之命然則雖尊襄王桓公亦定霸矣九合諸侯之尊桓公也猶其尊襄王也今日天子不可得而為也雖為桓公然而吾弗為云者豈不為過謀而不知尊哉韓氏之士數十萬皆戴列侯以為君而許異獨取相馬者無他也諸侯之君無不任事於周室也而桓公獨取霸者亦無他也今強國將有帝王之釁而以國先者此桓公許異之類也豈可不謂善謀哉夫先與強國之利強國能王則我必為之霸強國不能王則可以避其兵使之無伐我然則強國事

戰國策　第二卷

成而我立帝而霸強國之事不成猶之厚德我也今與強國強國之事成則有福不成則無患然則先與強國者聖人之計也

文有呼必有應有提必有繳有散必有總無窮法則備於斯篇矣　葛坊評

〇〇樂毅報燕王書　無名氏

昌國君樂毅為燕昭王合五國之兵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三城未下而燕昭王死惠王即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劫代之將樂毅奔趙趙封以為望諸君齊田單詐騎劫卒敗燕軍復收七十餘城以復齊燕王悔懼趙用樂毅乘燕之敝以伐燕燕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群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為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而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望諸君乃使人獻書報燕

戰國策　第二卷　八一

王曰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自負以不肖之罪故不敢為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聖賢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者觀之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王而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乎賓客之中而立之乎群臣之上不謀於父兄而使臣為亞卿臣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而驟勝之

遺事也閑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舉天下
而圖之莫徑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願也趙若許約楚
趙宋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
臣於趙顧反命起兵隨而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
舉而有之於濟上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
王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
故鼎反乎磨室齊器設於寧臺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自五霸以來功未
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順於其志以臣為不頓命故裂地而封之使
之得比乎小國諸侯臣不佞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
而不辭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

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強國收八百歲之蓄積
及至棄羣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遺義執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
順庶孽者施及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
必善終昔者伍子胥說聽乎闔閭故吳王遠迹至於郢夫差弗是也賜
之鴟夷而浮之江故吳王夫差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弗
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改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
迹者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非墮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
之罪以幸為利者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
臣之去也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
之說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故敢以書報唯君之留意焉

○○燕王謝樂閒書　　無名氏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為趙孝成王壽酒三日反報曰趙民其壯者皆
死於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乃召昌國君樂閒而問曰何如對曰趙
四達之國也其民皆習於兵不可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可
曰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為趙可伐遽起六十萬以攻趙
令栗腹以四十萬攻鄗使慶秦以二十萬攻代趙使廉頗以八萬遇栗
腹於鄗使樂乘以五萬遇慶秦於代燕人大敗樂閒入趙燕王以書且
謝焉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
敢端其願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絕智
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不虞

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
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
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也
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
邪救寡人之過非君誰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
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
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為君擇之也無所取之國
之有封疆家之有垣牆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為
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為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
亂也君雖不得意乎彼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而明怨

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不難受也本欲以爲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擧而兩失也義者不辭人以自益況傷人以自損乎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爲心故遠近無議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徧天下語曰論不脩心議不累物仁不輕絶智不簡功簡棄大功者輟也輕絶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余且匿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脩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也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謁之樂閒乘怨不用其計二人卒留趙不報

君之於臣必以正大之詞加之此瑕上者何取乎其文纖細可聽可謂極才人之致 葛端調

○○○卜居　屈平

屈平旣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而蔽障於讒心煩慮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寧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遊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偸生乎寧超然高擧以保眞乎將哫訾栗斯喔咿嚅唲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淸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潔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氾氾若水中之鳧乎與波上下偸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亢軛乎將隨駑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淸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鍾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殊之落暨馬之走坂未足方其駿快世人喜誦李杜歌行謂可敍情舒性何不熟讀此也 葛端調

○○對楚王問　宋玉

楚襄王問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鯤鳳凰上擊九千里絶雲霓負蒼天足亂浮雲翺翔乎杳冥之上夫藩籬之鷃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鯤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鬐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鯤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

古人觀理每于活處看故詩曰鳶飛魚躍夫子曰逝者如斯夫明道不除牕前艸欲觀其意思與自家一般皆是于活處看如此篇鳳凰上擊九千里一段都是把物做自家生意甚是活動　朱晦菴

第三卷目次

吳郡　葛鼒靖調　葛鼐端調　評輯
弟　葛鼒詠調　葛鼎數調　同參

史記

五帝本紀論

司馬遷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余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弟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閒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

此為贊語之首古質與雅大簡意勝而斷制不苟凡為九節前四節其事後四節斷其義文字多少曲折讀者不可草草　吴幼清

秦始皇本紀

司馬遷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效璽、請為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為善、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為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誅、遂破之、荊王獻青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荊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荊軻為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為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丞相綰、御史大夫劫、廷

六國罪狀

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泰皇、命為制、令為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毋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僕射周青臣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李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

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

太史公曰、秦之先伯翳、嘗有勳於唐虞之際、受土賜姓、及殷夏之間微散、至周之衰、秦興、邑於西垂、自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為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侔、善哉乎賈生推言之也、曰、秦

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脩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
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望屋而食橫行
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
門曾無藩籬之艱於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
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羣臣之不信可見於此
矣子嬰立遂不寤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
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
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
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
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爲之開關百萬之徒逃
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險
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
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爲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
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天下之君不患不
得意於海內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爲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已
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
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
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
身爲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是以三
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姦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

知壅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彊也禁
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
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
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
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爲國觀
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
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
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鬭諸侯於
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
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
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是時
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
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
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
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
奢之朋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
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
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
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服弱國入朝延

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為城因河為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皇既沒餘威振於殊俗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而遷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

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什伯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而轉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櫌棘矜非銛於句戟長鎩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

風若是者何也曰近世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歿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藉使秦王計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跡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

寒者利短褐而飢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為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汙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內皆讙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姦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姦

偽並起而上下相通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
下至於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
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
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
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
易與為非此之謂也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
是二世之過也

三論鋪叙興亡本末如指諸掌行文有法度議論根義理詞氣閑閎
起伏精深雄大真名世之作也　林茂貞

項羽本紀

司馬遷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即楚將項
燕為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氏世世為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項籍少
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
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
肯竟學項梁嘗有櫟陽逮乃請蘄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
故事得已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
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常為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
知其能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
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

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渉等起大澤中其九月
會稽守通謂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即制人後則
為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
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誡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
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眴籍曰可行矣於是
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
十百人一府中皆慴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為起大事
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為校尉候
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
此不任用公衆乃皆伏於是梁為會稽守籍為裨將徇下縣廣陵人召

平於是為陳王徇廣陵未能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
王命拜梁為楚王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
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
居縣中素信謹稱為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
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嬰為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
嬰便為王異軍蒼頭特起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為汝家婦未嘗聞汝先
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
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為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
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衆從其言以
兵屬項梁項梁渡淮黥布蒲將軍亦以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當

史記　第三卷　十

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為楚王軍彭城東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
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
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
項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栗項梁使別將朱雞
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項梁乃引兵入薛誅
雞石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項梁
項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居鄛人
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
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
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蠭起

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
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為人牧羊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所望也陳嬰
為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項梁自號為武信君居數月引兵
攻亢父與齊田榮司馬龍且軍救東阿大破秦軍於東阿田榮即引兵
歸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間故齊將居趙不敢
歸田榮立田儋子市為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
齊兵欲與俱西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發兵項梁曰田假
為與國之王窮來從我不忍殺之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遂
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
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雝丘大破

史記　第三卷　十一

秦軍斬李繇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
項羽等又斬李繇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
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
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
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
陶項梁死沛公項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
謀曰今項梁軍破士卒恐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項
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
河擊趙大破之當此時趙歇為王陳餘為將張耳為相皆走入鉅鹿城
章邯令王離涉間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陳餘為將將

卒數萬人而軍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楚兵已破於定陶、懷王恐、從盱台之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為司徒、以其父呂青為令尹、以沛公為碭郡長、封為武安侯、將碭郡兵、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為上將軍、項羽為魯公、為次將、范增為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為卿子冠軍、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蟣蝨、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鬬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

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很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慴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

為上將軍、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閒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卻、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

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為者、今戰能勝、高必疾妒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卻、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

身伏鈇質妻子爲僇乎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渡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爲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爲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爲上將軍將秦兵爲前行到新安諸侯吏卒異時故繇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

史記　第三卷　十四

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行略定秦地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於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爲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

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爲之奈何張良曰誰爲大王爲此計者曰鯫生說我曰距關無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爲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巵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豪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

史記　第三卷　十五

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則入爲壽壽畢曰君

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
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
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
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
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
髮上指目眦盡裂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
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巵酒則與斗巵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
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
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巵酒安足辭夫秦王有
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

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
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
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
續耳竊為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
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
出未辭也為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
為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
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
為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
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

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
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
不勝桮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
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
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
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
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
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
河四塞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
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

冠耳果然項王聞之烹說者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
王為義帝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
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
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
下立諸將為侯王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又惡負約恐
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
也故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
塞漢乃立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丘長史欣者故為櫟
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為塞
王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立董翳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徙魏王豹

為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瑕丘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為河南王都雒陽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故立卬為殷王王河內都朝歌徙趙王歇為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為常山王王趙地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為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為九江王都六鄱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為衡山王都邾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為臨江王都江陵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為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為齊王都臨菑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為濟北王都博陽田榮者

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三縣番君將梅鋗功多故封十萬戶侯項王自立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漢之元（又紀年）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王出之國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其群臣稍稍背叛之乃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韓王成無軍功項王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為侯已又殺之臧荼之國因逐韓廣之遼東廣弗聽荼擊殺廣無終并王其地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齊將田都為齊王乃大怒不肯遣齊王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田都田都走楚齊王市畏項王乃亡之膠東就國田榮怒追擊殺之即墨榮因自立為齊

王而西擊殺濟北王田安并王三齊榮與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陳餘陰使張同夏說說齊王田榮曰項羽為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其群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為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請以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為扞蔽齊王許之因遣兵之趙陳餘悉發三縣兵與齊并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代反之趙趙王因立陳餘為代王是時漢還定三秦項羽聞漢王皆已并關中且東齊趙叛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彭越敗蕭公角等漢使張良徇韓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并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

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往使將將數千人行項王由此怨布也漢之二年冬項羽遂北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阬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多所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榮弟田橫收齊亡卒得數萬人反城陽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春漢王部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四月漢皆已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漢軍卻為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為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於是大

卒從西北而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逢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漢王家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得孝惠魯元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雖急不可以驅奈何棄之於是遂得脫求太公呂后不相遇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閒行求漢王反遇楚軍楚軍遂與歸報項王項王常置軍中是時呂后兄周呂侯為漢將兵居下邑漢王閒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悉詣滎陽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閒漢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項王之救彭城追漢王至滎陽田橫亦得收齊立田榮子廣為齊王

史記　第三卷　二十

漢王之敗彭城諸侯皆復與楚而背漢漢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漢之三年項王數侵奪漢甬道漢王食乏恐請和割滎陽以西為漢項王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項王乃與范增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計閒項王項王使者來為太牢具舉欲進之見使者詳驚愕曰吾以為亞父使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食項王使者使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為王誑楚為王王可以閒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滎陽東門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傅左纛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

萬歲漢王亦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成皋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漢王使御史大夫周苛樅公魏豹守滎陽周苛樅公謀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乃共殺魏豹楚下滎陽城生得周苛項王謂周苛曰為我將我以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趣降漢漢今虜若若非漢敵也項王怒烹周苛并殺樅公漢王之出滎陽南走宛葉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復入保成皋漢之四年項王進兵圍成皋漢王逃獨與滕公出成皋北門渡河走脩武從張耳韓信軍諸將稍稍得出成皋從漢王楚遂拔成皋欲西漢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是時彭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漢王得淮陰侯兵欲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止壁河內使劉賈將兵佐彭

史記　第三卷　二十一

越燒楚積聚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皋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為兄弟若翁即若翁必欲烹吾翁則幸分我一桮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祗益禍耳項王從之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鬬智不能鬬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

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
復出漢王使人閒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即漢王相與
臨廣武閒而語漢王數之項王怒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漢
王漢王傷走入成皋項王聞淮陰侯已舉河北破齊趙且欲擊楚乃使
龍且往擊之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擊之大破楚軍殺龍且韓信因自
立為齊王項王聞龍且軍敗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淮陰侯淮陰侯
弗聽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絕楚糧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等
曰謹守成皋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毋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誅彭
越定梁地復從將軍乃東行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已降項王怒
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項

王曰彭越彊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
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
當阬者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項王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
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
國貨賂大司馬咎長史翳塞王欣皆自剄汜水上大司馬咎者故蘄獄
掾長史欣亦故櫟陽獄吏兩人嘗有德於項梁是以項王信任之當是
時項王在睢陽聞海春侯軍敗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眛於滎陽東
項王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絕漢遣陸
賈說項王請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
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為漢鴻溝而東者為楚項王許之即歸漢王

父母妻子軍皆呼萬歲漢王乃封侯公為平國君匿弗肯復見曰此天
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為平國君項王已約乃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
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太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
楚之時也不如因其機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
王聽之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
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
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為之奈何對曰楚兵且
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
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傅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
與彭越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漢王曰善於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

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
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從壽春
並行屠城父至垓下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隨劉賈彭
越皆會垓下詣項王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
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
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
項王乃悲歌忼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
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
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
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

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紿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快戰必三勝之為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為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為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為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為三復圍之項王乃馳

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檥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為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

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分其地為五封呂馬童為中水侯封王翳為杜衍侯封楊喜為赤泉侯封楊武為吳防侯封呂勝為涅陽侯項王已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為其守禮義為主死節乃持項王頭視魯魯父兄乃降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為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漢王為發哀泣之而去諸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乃封項伯為射陽侯桃侯平皐侯玄武侯皆項氏賜姓劉氏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耶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蠭起相與並爭不可

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千條萬緒反覆照應而筆力雄放絕無纖伏之迹此在史記猶為第一篇文字　葛端調

高祖本紀　司馬遷

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劉媼其先劉媼嘗
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
而有身遂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
仁而愛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為吏
為泗水亭長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從王媼武負貰酒醉臥
武負王媼見其上常有龍怪之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及見怪歲竟
此兩家常折券棄責高祖常繇咸陽縱觀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
大丈夫當如此也單父人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
桀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

史記　第三卷　二六

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乃紿為謁曰賀錢萬不持一錢謁
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
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詘酒
闌呂公因目固留高祖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
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為季箕帚妾酒罷呂媼怒呂公曰公始
常欲奇此女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
非兒女子所知也卒與劉季呂公女乃呂后也生孝惠魯元公主高祖
為亭長時常告歸之田呂后與兩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
因餔之老父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
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

客有過相我母子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
夫人嬰兒皆似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
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高祖為亭長乃以竹皮為冠令求盜之薛治之
時時冠之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乃是也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酈山
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豐西澤中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
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夜徑澤中
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
畏乃前拔劍擊斬蛇蛇遂分為兩徑開行數里醉因臥後人來至蛇所
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故哭之人曰嫗子何為見殺
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為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乃以嫗為

史記　第三卷　二七

不誠欲苦之嫗因忽不見後人至高祖覺後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
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因東游以
厭之高祖即自疑亡匿隱於芒碭山澤巖石之間呂后與人俱求常得
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高祖心喜
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秦二世元年秋陳勝等起蘄至陳而王
號為張楚諸郡縣皆多殺其長吏以應陳涉沛令恐欲以沛應涉掾主
吏蕭何曹參乃曰君為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
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劫眾眾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季劉季之眾
已數十百人矣於是樊噲從劉季來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
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劉季劉季乃書帛射城上謂沛父老曰天下

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為沛令守○諸侯並起○今屠沛○沛今共誅令○擇子弟
可立者立之○以應諸侯○則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為也○父老乃率子
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劉季、欲以為沛令、劉季曰、天下方擾、諸侯並起、
今置將不善○壹敗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
願更相推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後秦種族其家○盡讓
劉季○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諸珍怪○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
吉○於是劉季數讓、衆莫敢為、乃立季為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而
釁鼓、旗幟皆赤、由所殺蛇白帝子、殺者赤帝子、故上赤、當是時○秦兵彊○
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破項梁軍○奮願與沛公西
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慓悍猾賊○項羽嘗攻襄城○襄城無遺

史記　第三卷　六

類皆阬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
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
暴○宜可下○今項羽慓悍○今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卒不許項
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漢元年十月、沛公兵遂先諸侯至霸上、秦王子嬰
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
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又殺之○不祥○乃以秦王屬吏、
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樊噲張良諫、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
上○召諸縣父老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
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
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為父

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
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人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
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人○人又益喜○惟恐沛公不為秦
王○十二年、十月、高祖已擊布軍會甄、布走、令別將追之、高祖還歸、過沛、
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
酒酣、高祖擊筑、自為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
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高祖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
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且朕自
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
沛父兄諸母故人日樂飲極驩○道舊故為笑樂○十餘日、高祖欲去、沛父

史記　第三卷　二九

兄固請留高祖○高祖曰、吾人衆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
西獻、高祖復留止、張飲三日、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復、唯陛
下哀憐之、高祖曰、豐吾所生長○極不忘耳○吾特為其以雍齒故○反我為
魏、沛父兄固請、乃并復豐比沛、高祖擊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病、病甚、
呂后迎良醫、醫入見○高祖問醫、醫曰、病可治、於是高祖嫚罵之曰、吾以
布衣持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
病○賜金五十斤罷之、已而呂后問、上百歲後○蕭相國即死、令誰代之○
上曰、曹參可○問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
餘○然難以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
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而所知也○看劉項入手處○得失何別○當着

○○六國表序　　司馬遷

太史公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為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間、而穆公修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諸侯侔矣。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於諸侯、及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於戰功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彊兵并敵。謀詐用而從衡短長之說起、矯稱蠭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

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彊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可頗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余於是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予覽太史公所撰次五帝三王紀、甚縱緯廣、而秦紀獨詳、頗疑之、及讀六國表、通知古史藏周室、為秦所滅、而秦記獨得不廢、故太史本之、非獨表六國、而於秦之本末、尤犂畫可指焉。　茅鹿門

秦楚之際月表序　三句先倒文法　司馬遷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繇契后稷脩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後乃放弒、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桀、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以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為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此表字不滿五百、態度無限、委蛇如黃河之水、百折百迴、此于景升晉紀論之祖、讀此知

高祖功臣年表序　司馬遷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如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國、遷於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可緄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反復得情、於諸篇最為爾雅

雋端調

史記　第三卷　三四

○禮書　　司馬遷

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羣衆、豈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繇來尚矣、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人體安駕乘、為之金輿錯衡以繁其飾、目好五色、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鐘磬、為之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味、為之庶羞酸鹹以致其美、情好珍善、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絃洞越、大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彫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仲尼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循法守正者見侮於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自子夏、門人之高弟也、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而況中庸以下、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乎、孔子曰、必也正名、於衛所居不合、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豈不痛哉、至秦有天下、悉納六國禮儀、采擇其善、雖不合聖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至於高祖、光有四海、叔孫通頗有所增益減損、大抵皆襲秦故、

一九太史公所述禮樂書、及帝王紀諸世家、引用經文、亦多改竄、此則深矣、宜悉看本文、董澤陽

史記　第三卷　三五

○樂書　　司馬遷

太史公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敕、維是幾安、而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己懲艾、悲彼家難、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君子不為約則修德、滿則棄禮、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非大德誰能如斯、傳曰、治定功成、禮樂乃興、海內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樂者益異、滿而不損則溢、盈而不持則傾、凡作樂者、所以節樂、君子以謙退為禮、以損減為樂、樂其如此也、以為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以補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於明堂臨觀、而萬民咸蕩滌邪穢、斟酌飽滿、以飾厥性、故云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嘄噭之聲興而士奮、鄭衛之曲動而心淫、及其調和諧合、鳥獸盡感、而況懷五常、含好惡、自然之勢也、治道虧缺、而鄭音興起、封君世辟、名顯鄰州、爭以相高、自仲尼不能與齊優遂容於魯、雖退正樂以誘世、作五章以刺時、猶莫之化、陵遲以至六國、流沔沈佚、遂往不返、卒於喪身滅宗、并國於秦、秦二世尤以為娛、丞相李斯進諫曰、放棄詩書、極意聲色、祖伊所以懼也、輕積細過、恣心長夜、紂所以亡也、趙高曰、五帝三王樂各殊名、示不相襲、上自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歡喜、合殷勤、非此和說不通、解澤不流、亦各一世之化、度時之樂、何必華山之騄耳而後行遠乎、二世然之、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時歌儛宗廟、孝惠孝文孝景無所增更、於樂府習常肄舊而已、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聲、拜為協律都尉、通一經

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
多爾雅之文
漢時古樂亡、而高惠文景及武帝時、已無可求矣、故太史公作樂書、
特述樂記之言而成文、牛鹿門

〇〇律書 司馬遷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於六律、六律為萬事根本焉、其於兵械
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
律聽聲、推孟春以至于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同聲相從、物之自然、
何足怪哉、兵者、聖人所以討彊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
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
情性之理也、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
害、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遞興遞廢、勝者用事、所受於天也、自是
之後、名士迭興、晉用咎犯、而齊用王子、吳用孫武、申明軍約、賞罰必信、
卒伯諸侯、兼列邦土、雖不及三代之誥誓、然身寵君尊、當世顯揚、可不

謂榮焉、豈與世儒闇於大較、不權輕重、猥云德化、不當用兵、大至窘辱
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執不移等哉、故教笞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
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耳、夏桀殷紂、手搏
豺狼、足追四馬、勇非微也、百戰克勝、諸侯懾服、權非輕也、秦二世宿軍
無用之地、連兵於邊陲、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絓禍於越、勢非寡也、及其
威盡勢極、閭巷之人為敵國、咎生窮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高
祖有天下、三邊外畔、大國之王、雖稱藩輔、臣節未盡、會高祖厭苦軍事、
亦有蕭張之謀、故偃武一休息、羈縻不備、歷至孝文即位、將軍陳武等
議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為臣子、後且擁兵阻阸、選蠕觀望、高祖
時、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

豈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攏、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
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恥、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
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
不以為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
常為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
北陲、為功多矣、且無議軍、故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
富粟至十餘錢、鳴雞吠狗、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
太史公曰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民樂業、因其欲然能不擾亂、故
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嘗至市井游敖嬉戲如小兒狀、孔子所
稱有德君子者邪、

太史之為律書、其始不言律而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偃、及言
偃兵於漢文帝、尤加詳焉、可謂知制律之時、而達制律之意矣、 董潯

○封禪書 司馬遷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
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雖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
有不暇給、是以即事用希、傳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廢、三年不為樂、樂必
壞、每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及衰而息、厥曠遠者千有餘載、近者數百載、
故其儀闕然堙滅、其詳不可得而記聞云、尚書曰、舜在璇璣玉衡、以齊
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輯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嶽
諸牧、還瑞、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柴望秩于山川、遂覲
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牲、
一死贄、五月巡狩至南嶽、南嶽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嶽、西嶽華山也、

十一月、巡狩至北嶽、北嶽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嶽嵩高也、五載一
巡狩、禹遵之、後十四世、至帝孔甲淫德好神、神瀆二龍去之、其後三世、
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後八世、至帝大戊有桑穀生於廷、一暮
大拱、懼、伊陟曰、妖不勝德、太戊脩德、桑穀死、伊陟贊巫咸、巫咸之興自
此始、後十四世、帝武丁得傅說為相、殷復興焉、稱高宗、有雉登鼎耳雊、
武丁懼、祖己曰、脩德、武丁從之、位以永寧、後五世、帝武乙慢神而震死、
後三世、帝紂淫亂、武王伐之、繇此觀之、始未嘗不肅祇、後稍怠慢也、
讀封禪書、乃見太史公手筆 王允寧

平準書　司馬遷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饟，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於是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一黃金一斤，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踊騰糶，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焉，不領於天下之經費。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至孝文時，莢錢益多，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故吳，諸侯也，以

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其後卒以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足給食當食者。於是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長。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修賣爵令，而賤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益造苑馬以廣用，而宮室列觀輿馬益增修矣。至今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恥辱馬。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於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抏弊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恥相冒，武力進用，羨利之臣，自此始也。

平準書識橫斂之臣也，貨殖傳識好貨之君也。太史下有趙汸知之鮮哉。　楊用脩

○○孔子世家論　司馬遷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批　觀此贊○太史公尊孔子極矣○班掾譏其先黃老而後六經○何歟○凌呂

史記　第三卷　四二

○○○外戚世家序　司馬遷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娀、紂之殺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為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人能弘道○無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況卑下乎○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

上○句○見○禮○樂

敘述歷代、有勸有戒、正論也○而遷終歸之命焉○然則呂后之禍○其殆出於天而非人乎○陳仁子

史記　第三卷　四三

蕭相國世家

司馬遷

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高祖為布衣時何數以
吏事護高祖高祖為亭長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
何獨以五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常辨之何乃給泗水卒史事第一秦
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及高祖起為沛公何常為丞督事沛
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
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為漢王以何為丞相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
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阸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
秦圖書也何進言韓信漢王以信為大將軍語在淮陰侯事中漢王引
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

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
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關中事
計戶口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興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專
屬任何關中事漢三年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之間上數使使勞苦丞
相鮑生謂丞相曰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為君計
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
漢王大說漢五年既殺項羽定天下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功不決
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為酇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
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
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諸君知獵乎曰

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
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
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
忘也群臣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及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
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撓功臣多封蕭何至位次未有
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君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
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常失軍亡衆逃身
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
上之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
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

今雖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
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善於是乃令蕭何賜
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
益明於是因鄂君故所食關內侯邑封為安平侯是日悉封何父子兄
弟十餘人皆有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
奉錢二也漢十一年陳豨反高祖自將至邯鄲未罷淮陰侯謀反關中
呂后用蕭何計誅淮陰侯語在淮陰事中上已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
相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
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
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為名也召平謂相國曰禍自此始矣上暴

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於中、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相國從其計、高帝乃大喜、漢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為、相國為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有說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常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為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汙、上心乃安、於是相國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賤彊買民田宅數千萬、上至、相國謁、上笑曰、夫相國乃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相國、曰、君自謝民、相國因為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稾為禽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為請吾苑、乃下相國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為民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陛下奈（諸本喜知有味）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高帝（如書）不懌、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相國年老、素恭謹、入徒跣謝、高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

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何素不與曹參相能、病、孝惠自臨視相國病、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孝惠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孝惠二年、相國何卒、謚為文終侯、後嗣以罪失侯者四世絕、天子輒復求何後、封續鄼侯、功臣莫（絲斷）得比焉、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勳爛焉、位冠群臣、聲施後世、與閎夭散宜生等爭烈矣、

高帝起布衣、得天下、非有今義素服人心、故所與同起者、帝無不疑、如關中天下根本、何每留守、而帝自將、帝所任者、莫如何、所疑者亦莫如何也、何雖相帝定天下、嘗懷救死之不暇、縱非刀筆吏、又何暇經綸之事乎、其後為民請苑、稍欲展布、而械繫已及、嗚乎、其亦異於古之所以推誠共治之道哉、黄東發

○○留侯世家　司馬遷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
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
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
大父父五世相韓故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百
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
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為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閒
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
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為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
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

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
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
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
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
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
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居下邳為任俠項伯常殺人
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
在留良欲往從之道還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西遂屬焉沛公
拜良為廄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他人
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不去見景駒及沛公之薛見項

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
賢可立為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為韓王以良為韓申徒與
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為游兵潁川沛公
之從雒陽南出轘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楊熊軍沛公乃
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兵二萬人
擊秦嶢下軍良說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
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為五萬人具食益為張旗幟諸山上為疑
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
之良曰此獨其將欲畔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沛
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

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
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
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為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
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
項羽至鴻門下欲擊沛公項伯乃夜馳入沛公軍私見張良欲與俱去
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
曰為將奈何良曰沛公誠欲倍項羽耶沛公曰鯫生教我距關無內諸
侯秦地可盡王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卻項羽乎沛公默然良久曰
固不能也今為奈何良乃固要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為壽結賓
婚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及見項羽後

解語在項羽事中漢元年正月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王賜良金百鎰
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項王乃
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送至襃中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
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棧
道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遣成之國從與俱東良說項
王曰漢王燒絕棧道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
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項王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爲侯又殺之彭
城良亡閒行歸漢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復以良爲成信侯從東擊
楚至彭城漢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
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郄彭越與

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
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
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
者此三人力也張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常爲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漢三
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橈楚權食其曰昔湯伐
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弃義侵伐諸侯社稷
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世畢已受印此其
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爲臣妾德義已行陛下
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
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橈楚權者具以酈

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
何哉張良對曰臣請藉前箸爲大王籌之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
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
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
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拘封
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
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
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爲軒倒置干戈覆
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
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爲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

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
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其親戚弃墳墓去
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
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
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橈而從之陛下焉得而
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
令趣銷印漢四年韓信破齊而欲自立爲齊王漢王怒張良說漢王漢
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淮陰事中其秋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
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項籍事
中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鬭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

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為留侯與蕭何等俱封六年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雒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遍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故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

先封雍齒以示群臣群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為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說高帝曰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皋西有殽黽倍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留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劉敬說是也於是高帝即日駕西都關中留侯從入關留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穀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

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為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筴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常為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筴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彊要曰為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為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

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為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為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上雖病彊載輜車臥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為妻子自彊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為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群臣居守皆送至

灞上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
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臥而
傅太子是時叔孫通為太傅留侯行少傅事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
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
今以死爭太子上詳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
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
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
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
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
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畢趨去

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
難動矣呂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
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
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噓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
本招此四人之力也留侯從上擊代出奇計馬邑下及立蕭何相國所
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眾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留侯乃稱曰家世
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讎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為
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
子游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會高帝崩呂后德留侯乃彊食之曰人生
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彊聽而食後八年

卒謚為文成侯子不疑代侯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
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留侯死并
葬黃石冢每上冢伏臘祠黃石留侯不疑孝文帝五年坐不敬國除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見老父予書亦可
怪矣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運
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至
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子房為漢謀臣雖未嘗一日居輔相之位而其功實為三傑之冠故
高帝首稱之其人品在伊呂間而學則有王伯之雜其才如管仲而
氣象高遠則過之自漢而下惟諸葛孔明略相伯仲若荀彧忘漢附
曹而或者比之子房既非其類崔浩何者亦自比焉可見其不知量
也　真西山

○○○陳丞相世家

司馬遷

陳丞相平者陽武戶牖鄉人也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為人長美色人或謂陳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而棄之及平長可娶妻富人莫肯與者貧者平亦恥之久之戶牖富人有張負張負女孫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邑中有喪平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為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偉平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以弊席為門然門外多有長者車轍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予陳平張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為獨柰何予女乎負曰人固有好美如陳平而長

史記　第三卷　五六

貧賤者乎卒與女為平貧乃假貸幣以聘予酒肉之資以內婦負誡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父事嫂如母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游道日廣里中社平為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陳涉起而王陳使周市略定魏地立魏咎為魏王與秦軍相攻於臨濟陳平固已前謝其兄伯從少年往事魏王咎於臨濟魏王以為太僕說魏王不聽人或讒之陳平亡去久之項羽略地至河上陳平往歸之從入破秦賜平爵卿項羽之東王彭城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羽乃以平為信武君將魏王咎客在楚者以往擊降殷王而還項王使項悍拜平為都尉賜金二十溢居無何漢王攻下殷王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將吏陳平懼誅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閒行杖劍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中當有金玉寶器目之欲殺平平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乃止平遂至修武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奮為漢王中涓受平謁入見平平等七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為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之居楚何官曰為都尉是日乃拜平為都尉使為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讙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同載反使監護軍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為楚所敗引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為亞將屬於韓王信軍廣武絳侯灌嬰等咸讒陳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臣聞平居家時盜其

史記　第三卷　五七

嫂事魏不容亡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日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無益於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且盜嫂受金又何足疑乎漢王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中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臣裸身來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為護軍

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攻絕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久之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以和項王不聽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然大王恣侮人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眛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為然乃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所為不問其出入陳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

言諸將鍾離眛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眛等項王既疑之使使至漢漢王為太牢具舉進見楚使即詳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請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陳平乃夜出女子二千人滎陽城東門楚因擊之陳平乃與漢王從城西門夜出去遂入關收散兵復東其明年淮陰侯破齊自立為齊王使使言之漢王漢王大怒而罵陳平躡漢王漢王亦悟乃厚遇齊使使張子房卒立信為齊王封平以戶牖鄉用其奇計策卒滅楚常以護軍中尉從定

燕王臧荼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坑豎子耳高帝默然問陳平平固辭謝曰諸將云何上具告之陳平曰人之上書言信反有知之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知陳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過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而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為陛下危之上曰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第出偽游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為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游雲夢上因隨以行行未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見信至即執縛之載後車信呼曰天下

已定我固當烹高帝顧謂信曰若毋聲而反明矣武士反接之遂會諸侯於陳盡定楚地還至雒陽赦信以為淮陰侯而與功臣剖符定封於是與平剖符世世勿絕為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計戰勝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其明年以護軍中尉從攻反者韓王信於代卒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陳平奇計使單于閼氏圍以得開高帝既出其計秘世莫得聞高帝南過曲逆上其城望見其屋室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顧問御史曰曲逆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戶間者兵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戶於是乃詔御史更以陳平為曲逆侯盡食之除前所食戶牖其後常以護軍中

封從攻陳豨及黥布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凡六益封奇計或頗秘世莫
能聞也高帝從破布軍還病創徐行至長安燕王盧綰反上使樊噲
以相國將兵攻之既行人有短惡噲者高帝怒曰噲見吾病乃冀我死也
用陳平謀而召絳侯周勃受詔床下曰陳平亟馳傳載勃代噲將平至
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之曰樊噲帝之故人也
功多且又乃呂后弟呂嬃之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則恐後
悔寧囚而致上上自誅之未至軍為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載
檻車傳詣長安而令絳侯勃代將將兵定燕反縣平行聞高帝崩平恐
呂太后及呂嬃讒怒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
詔立復馳至宮哭甚哀因奏事喪前呂太后哀之曰君勞出休矣平畏

史記　第三冊　六十

讒之就因固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為郎中令曰傅教孝惠是後呂嬃
讒乃不得行樊噲至則赦復爵邑孝惠帝六年相國曹參卒以安國侯
王陵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王陵者故沛人始為縣豪高祖微時兄
事陵陵少文任氣好直言及高祖起沛入至咸陽陵亦自聚黨數千人
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之還攻項籍陵乃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
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為老
妾語陵謹事漢王漢王長者也無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
伏劍而死項王怒烹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以善雍齒雍齒高帝之
仇而陵本無意從高帝以故晚封為安國侯安國侯既為右丞相二歲
孝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王陵王陵曰不可問陳平陳平曰可

呂太后怒乃詳遷陵為帝太傅實不用陵陵怒謝疾免杜門竟不朝請
七年而卒陵之免丞相呂太后乃徙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
左丞相左丞相不治常給事於中食其亦沛人漢王之敗彭城西楚取
太上皇呂后為質食其以舍人侍呂后其後從破項籍為侯幸於呂太
后及為相居中百官皆因決事呂嬃常以前陳平為高帝謀執樊噲數
讒曰陳平為相非治事日飲醇酒戲婦女陳平聞日益甚呂太后聞之
私獨喜面質呂嬃於陳平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耳
無畏呂嬃之讒也呂太后立諸呂為王陳平偽聽之及呂太后崩平
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孝文皇帝陳平本謀也審食其免相孝文
帝立以為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陳平欲讓勃尊位乃謝病孝文

史記　第三冊　六一

帝初立怪平病問之平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平及誅諸呂臣功亦不
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於是孝文帝乃以絳侯勃為右丞相位次第一
平徙為左丞相位次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戶居頃之孝文皇帝
既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曰不
知問天下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對於是
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謂誰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
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
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
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
職焉孝文帝乃稱善右丞相大慚出而讓陳平曰君獨不素教我對陳

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耶且陛下卽問長安中盜賊數君欲彊對耶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居頃之絳侯謝病請免相陳平專爲一丞相孝文帝二年丞相陳平卒謚爲獻侯子共侯買代侯二年卒子簡侯恢代侯二十三年卒子何代侯二十三年何坐略人妻棄市國除始陳平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卽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然其後曾孫陳掌以衞氏親貴戚願得續封陳氏然終不得

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由道善處功名之際正不必從赤松子遊而亦有以自全也　葛靖調

伯夷列傳　司馬遷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旣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耶非耶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

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繇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眾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後世哉。

以上原在雜引經傳較著出諸己、而縱橫變化、莫測其端。凌以棟

○晏平仲列傳　司馬遷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為上客。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閒而闚其夫。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

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

執鞭之婦嗤其夫為晏子御太史公乃願為執鞭何哉蓋太史公以李陵故被刑漢法腐刑許贖而生平交游故舊無能如晏子解左驂贖石父者自傷不遇斯人而過激仰羨之詞耳曾謂太史公不若彼婦哉　郭堅甫

莊子列傳　司馬遷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游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太史公於莊子之學未必知而其文自瀚宕可愛　茅鹿門

韓非列傳

司馬遷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爲人口
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非見韓之
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脩明其法制、
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
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
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
臣、觀往者得失之變（紫懸疏遠）、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然韓
非知說之難、爲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說難曰、凡說之難、
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

失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爲
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
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爲厚利
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
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
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
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
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爲
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爲也故、說者與知焉、則
身危、彊之以其所必不爲、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

人、則以爲閒己、與之論細人、則以爲粥權、論其所愛、則以爲借資、論其
所憎、則以爲嘗己、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順
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
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彼自知其計、則無
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
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
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辭、悟言無所擊排、迺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
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
不罪、乃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
也、伊尹爲庖、百里奚爲虜、皆所繇干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

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則非能士之所設也、宋有富人、天雨
牆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
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乃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
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乃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
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己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
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爲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
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既而彌子
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爲
母之故而犯刖罪、與君遊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
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

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
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
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
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
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
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
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
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
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
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

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申子韓子皆著書傳於後世學者
多有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
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
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韓非與李斯俱事荀卿夫荀卿亦大儒術而二子俱以名法顯竟以刻
心濺賊其身何大背其師說耶　何大復

伍子胥列傳論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況同列乎向
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恥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
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耶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
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為君者其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　司馬遷

伍負以父兄之怨破楚入郢鞭平王之墓世皆憐其志多其才然士
不幸至此不足以言功名矣而負至戮舊君以逞逆天而傷義卒以
盡忠而喪其軀豈非天哉　蘇穎濱

予觀子胥出死亡逋竄之中以客寄之一身卒以說吳折不測之楚
仇報恥雪名振天下豈不壯哉及其危疑之際能自慷慨不顧萬死

畢諫於所事此其志與夫自恕以偷一時之利者異也孔子於古之
大夫若管夷吾臧武仲之屬苟志於善而有補於當世者咸不廢
也然則子胥之父子又曷可少耶　王介甫

司馬遷

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爲中庶子。公叔座知其賢。未及進。會座病。魏惠王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座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爲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公叔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

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厀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己。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

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爲私鬬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

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朞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
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
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
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鬬鄉
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
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以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
降之居三年作為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
弟同室內息者為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為田
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斗桶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
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其明年齊敗魏兵於

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
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領阨之西都安邑與秦
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
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
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為然使衛
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
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
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
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
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

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十五
邑號為商君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
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皋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
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
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
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
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
道無為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
其教而為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
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

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
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
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
五羖大夫荊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
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
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荊國之禍發教封
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繇余聞之款關請見五羖大夫
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
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
不相杵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

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効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礼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

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為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彊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内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与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与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商君之術能強秦亦秦之所以亡能顯其身亦身之所以滅然則何益哉　黄東發

〇〇〇蘇秦列傳　　司馬遷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出游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為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蘇秦聞之而慙自傷乃閉室不出出其書徧觀之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為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求說周顯王顯王左右素習知蘇秦皆少之弗信乃西至秦秦孝公卒說惠王曰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衆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治秦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高蜚文理未明不可以并兼方誅商鞅疾

辯士弗用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為相號奉陽君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嘑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粟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粟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為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渡嘑沱涉易水不至

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小西迫彊趙南近齊齊趙彊國也子必欲合從以安燕寡人請以國從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死即因說趙肅侯曰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而君不任事是以賓客游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為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而民不得安

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弒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為君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宜陽效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劫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據衛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

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為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傅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為君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彊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胸中矣，豈揜於

眾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為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令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与破於人也，臣人之与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後有長姣美人，國被秦患而不与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愒諸侯以求割地，故願大王孰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為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刳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

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城皋，魏塞其道，趙涉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勃海，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擯秦，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伯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飾車百乘，黃金千溢，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是時周天子致文武之胙於秦惠王。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于秦。於是說韓宣惠王曰：韓

北有鞏、成皋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者，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蔽洞胸，近者鏑弇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賻、鄧師、宛馮、龍淵、太阿，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雁，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革抉㕹芮，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与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皋。今茲效之，明年又復求割地。与則無地以給之，不与則棄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

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
事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
為大王羞之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
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之教敬奉社稷以從又說魏王
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郾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郪東有淮
潁煮棗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地名雖小
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眾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輷
輷殷殷若有三軍之眾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怵王交彊虎
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
無過此者魏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

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為大王恥之臣聞越王句踐戰敝
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豈
其士卒眾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
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
遠矣今乃聽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效實故兵未
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
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
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孰察之周書曰緜緜不絕蔓
蔓奈何毫氂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
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壹意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效

愚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
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因東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
邪西有清河北有勃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
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
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勃海也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
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
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鬬雞走狗六博蹹
鞠者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
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
臣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境壤界也兵

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
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
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徑乎
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
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則秦
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
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彊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
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今
足下以趙王詔詔之敬以國從乃西向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彊國也
王天下之賢王也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

陘塞郇陽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彊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彊則秦弱秦彊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蚤孰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廄故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

史記　第三卷　八四

之國也有呑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彊秦之威以内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内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縣旌而無所終薄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

於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擬於王者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蘇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衆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之燕貸百錢為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為武安君

史記　第三卷　八五

乃投從約書於秦秦兵不敢闚函谷關十五年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其術長於權變而蘇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讀此與國策參看乃知史公剪裁之妙一字一句都非無意而能令文氣沛如不煩脊複　葛端調

張儀列傳

司馬遷

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醳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下人不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為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為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為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為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張儀既相秦為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

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彊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真傾危之士哉

儀秦及也儀始謁蘇秦以故人求益也秦不以情告儀使其謀六國以緩秦兵而亦以僞說激之入秦自貽後患何耶將儀之多詐不可告以情抑秦自以不及儀與之共謀六國處亂已耶夫縱横之士固不可以常情繇之也

黃東發

白起王翦列傳論

司馬遷

太史公曰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震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王翦為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為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圽身及孫王離為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王翦諸人之輔秦蓋亦德之參會古今之極變不可復以常事論也

太史公譏翦不能輔秦建德而偷合取容嗚呼是何異責希服之不仁耶

康對山

孟嘗君列傳

司馬遷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田嬰者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田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與成侯鄒忌及田忌將而救韓伐魏成侯與田忌爭寵成侯賣田忌田忌懼襲齊之邊邑不勝亡走會威王卒宣王立知成侯賣田忌乃復召田忌以為將宣王二年田忌與孫臏田嬰俱伐魏敗之馬陵虜魏太子申而殺魏將龐涓宣王七年田嬰使於韓魏韓魏服於齊嬰與韓昭侯魏惠王會齊宣王東阿南盟而去明年復與梁惠王會甄是歲梁惠王卒宣王九年田嬰相齊齊宣王與魏襄王會徐州而相王也楚威王聞之怒田嬰明年楚伐敗齊師於徐州而使人逐田嬰田嬰使張丑說楚威王威王乃止田嬰相齊十一年宣王卒湣王即位即位三年而封田嬰於薛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耶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可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久之文承閒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為何曰為孫孫之孫為何曰為玄孫玄孫之孫為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僕妾餘粱肉而士不

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
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諸
侯皆使人請薛公田嬰以文為太子嬰許之嬰卒謚為靖郭君而文果
代立於薛是為孟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
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
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
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
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
慚自剄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
為孟嘗君親己秦昭王聞其賢乃先使涇陽君為質於齊以求見孟嘗

君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旦代從外來見
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於
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
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為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齊湣王二十
五年復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即以孟嘗君為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
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
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
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
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為狗盜者曰臣
能得狐白裘乃夜為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

姬幸姬為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即馳去更封傳變名姓
以出關夜半至函谷關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馳傳
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
能為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
乃還始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
二人拔之自是之後客皆服孟嘗君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
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為魁然也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嘗
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齊湣王不自得
以其遣孟嘗君孟嘗君至則以為齊相任政後齊湣王滅宋益驕欲去
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為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

齊湣王亡在莒遂死焉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為諸侯無所屬齊襄
王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復親薛公文卒謚為孟嘗君諸子爭立而齊
魏共滅薛孟嘗絕嗣無後也初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躡蹻而見之孟嘗
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孟嘗君
置傳舍十日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為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
劍耳又蒯緱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
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答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輿
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舍長答曰
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孟嘗君不悅居朞年馮
驩無所言孟嘗君時相齊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

客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客奉將不給孟嘗君憂之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傳舍長曰代舍客馮公形容狀貌甚辯長者無他伎能宜可令收債孟嘗君乃進馮驩而請之曰賓客不知文不肖幸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不足以奉賓客故出息錢於薛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恐不給願先生責之馮驩曰諾辭行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齊為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為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為民之無者以為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為無以奉客也今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券書以捐之諸君彊

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孟嘗君聞馮驩燒券書怒而使使召驩驩至孟嘗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貸錢於薛文奉邑少而民尚多不以時與其息客食恐不足故請先生收責之聞先生得錢即以多具牛酒而燒券書何馮驩曰然不多具牛酒即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有餘者為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亾自捐之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為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嘗君乃拊手而謝之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太息歎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為客謝乎馮驩曰非為客謝也為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趣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經寸近人情矣然非哲子之史道也）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

評孟嘗君傳能令人好士而俯躬　陳鹿門

平原君列傳

司馬遷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躄者、槃散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躄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癃之病、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躄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躄者、以君為愛色而賤士、士即去

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躄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躄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為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

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為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

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為上客。

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耶、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為虜、何為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為矛矢、而君器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為之卻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為李侯。

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為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為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勳、乃以君為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為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

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為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言至道、乃絀公孫龍、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衆、邯鄲幾亡、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其英姿雄風、千載而下、尚可想見。

陸九淵

信陵君列傳　司馬遷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為信陵君、是時范睢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為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為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為、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

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絜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為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為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眾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為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眾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為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為婚姻

者、以公子之高義、為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耶、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

該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間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
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為人所殺如姬
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為公子泣公子使客
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為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
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卻秦此
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
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
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
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耶何泣也公子曰晉
鄙嚄唶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

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
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
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
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
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
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
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
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
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韊矢為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
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

生果北鄉自剄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
卻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
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
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
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
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為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
之竊為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埽除自迎
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罪以負
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
留趙趙王以鄗為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趙公子

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
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閒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
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
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
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
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
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為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為去夫人具以語
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
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
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

乃誡門下有敢為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為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偽賀公子得立為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為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為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絶也

無忌去而魏輕、還而魏重、安釐王猶以為疑、無忌死而魏亡、賢者之於國家何如哉　司馬君實

○○○范雎蔡澤列傳

司馬遷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為魏昭王使於齊范雎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雎辯口乃使人賜雎金千斤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為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雎受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雎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脅摺齒雎佯死即卷以簀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雎故僇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雎從簀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弃簀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雎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求之乃遂操范雎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

鄭安平詐為卒侍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晝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雎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范雎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范雎曰彼來者為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雎入

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懷王幽死於秦秦東破齊湣王嘗稱帝後去之數困三晉厭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華陽君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為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陶封范雎乃上書曰臣聞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為不可久留臣無為也語曰庸主賞

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當椹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為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耶且臣聞周有砥砨宋有結綠梁有縣藜楚有和朴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為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王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耶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效請

伏斧質於是秦昭王大說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范雎於是范雎乃得
見於離宮詳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
繆為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
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
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
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群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屏
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
閒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
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
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踈也已說而立為太師載與

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踈呂
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羇旅
之臣也交踈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閒願効愚忠
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
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
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為厲被髮為狂不足以
為臣恥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
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荊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
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
哉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

稽首肉袒鼓腹吹篪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為伯使臣得盡謀如
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
漆身為厲被髮為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
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恥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
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
惑於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大者
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
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
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慁先生而存先
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

生奈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
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為固北有甘
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
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鬬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
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眾以治諸侯辟若馳韓盧而搏
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群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
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
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
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
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

藏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疎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獘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欲其王曰誰為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為之大臣作亂文子出走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齎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

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為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後二歲拔邢丘客卿范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為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為之奈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滎陽則鞏成皋之道不通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王一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為三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可慮矣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范雎日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閒說曰臣居山東時

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丘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

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妒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王乃拜范雎為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徙千乘有餘到關關閱其寶器寶器珍怪多於王室秦封范雎以應號為應侯當是時秦昭王四十二年也范雎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為范雎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為微行敝衣閒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

范雎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耶曰不也雎前日得過於魏相故
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為人庸賃須賈意哀
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須賈因問
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
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唯雎
亦得謁雎請為君見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不
出范雎曰願為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雎歸取大車駟馬為須賈
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
曰待我我為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
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

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雎盛
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
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
於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雎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
尚未足范雎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為楚卻吳軍楚
王封之以荊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為丘墓之寄於荊也今雎之先人丘
墓亦在魏公前以雎為有外心於齊而惡雎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
齊辱我於廁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
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
王罷歸須賈須賈辭於范雎范雎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

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莝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為我
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
亡走趙匿平原君所范雎既相王稽謂范雎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
可奈何者亦三宮車一日晏駕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
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填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宮車
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
奈何使臣卒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范雎不懌乃入言於
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
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其內臣之意也昭王召
王稽拜為河東守三歲不上計又任鄭安平昭王以為將軍范雎於是

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戹者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范雎相
秦二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東伐韓少曲高平拔之秦昭王聞魏齊在
平原君所欲為范雎必報其仇乃詳為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
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
君畏秦且以為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
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范君
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
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為友者為賤也富而為交者為貧也夫魏齊
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遺趙王書曰王之弟
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

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閒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屩檐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為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閒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慚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昭王四十三年秦攻韓汾陘拔之因城河

上廣武後五年昭王用應侯謀縱反閒賣趙趙以其故令馬服子代廉頗將秦大破趙於長平遂圍邯鄲已而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任鄭安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為趙所圍急以兵二萬人降趙應侯席藁請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後二歲王稽為河東守與諸侯通坐法誅而應侯日益以不懌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既死而

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應侯應侯懼不知所出蔡澤聞之往入秦也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干諸侯小大甚眾不遇而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孰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魋顏蹙齃膝攣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梁刺齒肥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去之趙見逐之韓魏遇奪釜鬲於塗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應侯內慙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

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眾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彊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

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失
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
困已以說復謀曰何為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
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姦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欺
舊友奪魏公子卬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為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吳起
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
為危易行行義不辟難然為霸王强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
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絕亡盡能而不離成功而弗矜貴富而不
驕怠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
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

何為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
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
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
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僇辱而憐其臣子今商君吳起大夫種
之為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
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
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耶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
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閒因
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閎夭事文王周
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

閎夭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
仁任忠惇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為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
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
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為主安危脩政治亂彊兵批患折難廣地
殖穀富國足家彊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
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
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
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
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
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

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
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
竊為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
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
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
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
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
下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噭叱呼駭三軍
然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
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

原缺

第四巻目次

呉郡　荀　蕭靖閲　弟　荀　蕭汯閲　同参
荀　羅楊閲　荀　臨凝閲

史記　下

○○○廉頗藺相如列傳　司馬遷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爲趙將伐齊大破之取晉
陽拜爲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爲趙宦者令繆賢舍
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
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
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
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
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
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

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
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脱矣臣從
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
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
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
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
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
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
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
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

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
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
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
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
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
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
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
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爲予
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
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臣乃敢

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
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於趙
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
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
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
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
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孰計議之
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
能得璧也而絶一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
故欺秦耶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大夫使不

辱於諸侯、拜相如為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為好、會於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為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奏盆缻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缻、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缻、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

秦王不懌、為一擊缻、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缻、秦之群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為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

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為刎頸之交、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幾、拔之、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安陽、拔之、後四年、藺相如將而攻齊、至平邑而罷、其明年、趙奢破秦軍閼與下、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租、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

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為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為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太平、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於閼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閒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閒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閒、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

者去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曰胥後令邯鄲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為馬服君以許歷為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四年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間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因以括為將

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為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既代

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為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阬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擊大破燕軍於鄗殺栗腹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封廉頗為信平君為假相國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居六年趙使廉頗伐

魏之繁陽拔之趙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為將而攻燕拔武遂方城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為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為老遂不召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廉頗卒死於壽春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為

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彊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彀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

不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亡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龐煖破燕軍殺劇辛後七年秦破殺趙將扈輒於武遂城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為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封李牧為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李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蔥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蔥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兩人為一傳中復附趙奢已而復綴以李牧為四人傳須詳太史公次四人線索知趙之興亡矣　茅鹿門

○田單列傳　　司馬遷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湣王時、單爲臨菑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轊折車敗、爲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燕既盡降齊城、唯獨莒即墨不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并兵攻之、淖齒既殺湣王於莒、因堅守距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爲將軍、以即墨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爲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爲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劓、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僇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壟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溢、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墨即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繇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後如脫兎、適不及距、其田單之謂耶、

田單即墨之戰、固奇、太史公敘其事亦善狀、如親見火牛觸燕軍、而披靡者、　董溥陽

魯仲連列傳　　司馬遷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俶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游於趙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為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彊為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時秦方孫攻邯兵恐得此匿名也註珠昧）平原君猶預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柰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紹介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為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衆人不知則為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然而為帝過而為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柰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而奇）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斲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叱辭不可為訓）而母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耶畏之也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設之）耶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快然不悅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為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為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筦籥攝衽抱机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途於鄒

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
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群臣曰必若此吾將伏
劍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然且
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
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
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
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
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
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
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卻軍五十

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
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
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
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
而去終身不復見田單攻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
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太史公曰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蕩然肆志
不詘於諸侯談說於當世折卿相之權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
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
戰國游說之士非從即衡說行交合而寵祿附之故事不厭詭詐爭
走於利魯仲連辯過蘇儀氣凌髡衍而從橫之利不入於口因事救
言切中機會排難解紛如決潰隄不終月而成功逃避爵賞脫屣而
去戰國以來一人而已 孫子孫

○○○屈原列傳　　司馬遷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

以下五大史公要渦

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

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

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

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佐己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為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

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滞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乎、乃作懷沙之賦、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漢賈誼為長沙傅、過汨羅、為賦以弔屈原、屈原曰、歷九州而相君、何必懷此故都、誼之言、或一道也、而非原志、原楚同姓、不忍棄其君而之四方、而誼教之以孔子孟軻歷聘諸侯以求行道、勢必不從矣、蘇潁濱

刺客列傳　司馬遷

豫讓者、晉人也、故嘗事范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説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為報讎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為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内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為報仇、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為厲、呑炭為啞、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耶、曰、我是也、其友為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為所欲、顧不易耶、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為者極難耳、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既去、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有生也）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為報讎、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為之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歎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而

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爲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
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
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讎之意
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
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死之
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爲涕泣其後四十餘年而軹有聶政之事
吾次一段已載國策中且不如本文佳今不復錄
荆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
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
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荆軻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
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
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
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荆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荆軻博
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荆軻默而逃去遂不復會荆軻既至燕愛燕之
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
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
者荆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爲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
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
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
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

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爲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
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
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
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殽之險民衆而士
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
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閒秦將樊
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
暴而積怒於燕足爲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
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
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乃可圖也太子
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
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
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
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
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鵰鷙之秦行怨暴之怒
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
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
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卻行爲導跪而蔽席田光
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
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

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荊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荊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僂行見荊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荊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荊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荊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誡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荊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眾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闚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蘇荀作合）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閒諸侯得合從其破

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荊卿留意焉久之荊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荊卿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荊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荊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荊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荊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荊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荊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為之奈何荊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匈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搤捥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焠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為遣荊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為副荊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

居遠未來、而為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
矣、荊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荊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
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
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
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
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
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荊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
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
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
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
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
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荊軻奉樊於期
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群臣怪之、荊
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慴、願大王少
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
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
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
拔、荊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
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
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荊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

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荊軻、秦王方環柱
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荊軻、斷其左股、
荊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桐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
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
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
群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溢、曰、無且愛我、乃以藥
囊提荊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
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
急、代王嘉乃遺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
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
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
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為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荊軻之
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
客擊筑、傍偟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
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
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
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
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
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
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朴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

俠之人魯句踐已聞荊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為非人也

太史公曰世言荊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又言荊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荊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太史公謂五人介然不欺其志愚謂惟豫讓為君報仇之志為可悲餘皆非人情也荊軻昵交田光高漸離之流多慷慨輕生至今讀易水之歌使人悲慨軻視諸子材氣殆優焉　黃東發

○○○李斯列傳　　司馬遷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為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騖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為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故詬（詬恥也在富貴者以卑賤）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至秦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為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為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秦王拜斯為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不引齊代也閒事人以秦之）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并為言切實而騐）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

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
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
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
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
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
不充後宮而駿馬駃騠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
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
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
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缻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
聲也鄭衛桑閒昭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缻而就鄭衛退

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
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
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
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
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
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
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
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
而願忠者眾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
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卒用其計謀官至

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主為皇帝以斯為丞相太子立為二世皇
帝以趙高為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事謂曰夫人
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
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
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
之誅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
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
為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在外臣戰戰慄慄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
為此樂乎二世曰為之奈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
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

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群臣莫不被
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
更為法律於是群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
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矺死於杜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
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
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廄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為
人子不孝為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酈山之
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胡亥大說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趙高
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
誅罰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眾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

飲愈畫戍搖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起於山東傑俊相立自置爲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卻李斯數欲請閒諫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匭啜土鉶雖監門之養不觳於此矣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決渟水致之海而股無胈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於外葬於會稽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己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爲之柰何李斯子繇爲三川守群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誚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脩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

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爲尊賢者爲其貴也而所爲惡不肖者爲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爲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爲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而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溢盜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爲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塹之勢異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爲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淫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閒於側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脩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磨俗而廢其所惡立其

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
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
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
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
脩商君之法法脩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
唯明主為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
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
國家富則君樂豐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之
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
生不能加也書奏二世說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明吏二世曰

史記　第四卷　三二　三十二

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衆者
為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初趙高為郎中令所殺及報私
怨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
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
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且陛下
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
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
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趙高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
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
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淮陰侯列傳　司馬遷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始為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又不能
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
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
絕去信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
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
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
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袴下蒲伏
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渡淮信杖劍從之居戲下無所知名項
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為郎中數以策干項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

史記　第四卷　三三

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
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
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言於上上拜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信數
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
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
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
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
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
士無雙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
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

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耶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弊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阬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

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漢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合齊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收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之間以故楚兵卒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塞王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亦反漢與楚和六月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即絕河關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說豹不下其八月以信為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度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缻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魏為河東郡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北擊趙代後九月破代兵禽夏說閼與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閼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閒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

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已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
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廣武君策不用
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
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而望趙
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
將傳飧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
便地為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
（利而趨之）
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
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佯棄鼓旗走水上軍水
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

水上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
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
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
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禽趙王
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
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諸將效首虜休畢賀因
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
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
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
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今予之生

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於是信問廣
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
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
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
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為禽
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
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
人擇焉顧恐臣計未必足用願效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
旦而失之軍敗鄗下身死泜上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閼與一
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

夫莫不輟耕釋耒褕衣甘食傾耳以待命者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
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
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也燕
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竊
以為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繇
廣武君對曰方今為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
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醳兵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
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諠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
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
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

問請立張耳爲趙王以鎭撫其國漢王許之乃立張耳爲趙王楚數使
奇兵渡河擊趙趙王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楚方
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閒得黥布走入成皐楚又復急圍
之六月漢王出成皐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脩武至宿傳舍晨
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臥内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
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
地拜韓信爲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信引兵東未渡平原聞漢王使
酈食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范陽辯士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
漢獨發閒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
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爲

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已聽酈
生即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田廣以酈
生賣已乃亨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韓信已定臨菑遂東追廣至
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幷軍與信戰未
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鬬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
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
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
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
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爲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韓信乃夜令人爲萬
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

知信怯也遂追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
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皆虜楚卒
漢四年遂皆降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僞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
不爲假王以鎭之其勢不定願爲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
陽韓信使者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
自立爲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
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
夫定諸侯即爲眞王耳何以假爲乃遣張良往立信爲齊王徵其兵擊
楚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說齊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
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

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
擊楚其意非盡呑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
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
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爲厚交爲之盡力用兵終爲之所
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
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
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參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
漢以擊楚且爲智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
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
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

俗之不祥雖成不易辛爲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
韓信欲爲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
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
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閒信曰左右
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韓信
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傑建號壹呼天下之士雲合
霧集魚鱗雜遝熛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
下無罪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
鬬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閒迫西山而
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

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敗滎陽傷成皋遂走宛葉之閒此所謂智
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險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
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
之命縣於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效
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
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彊齊從燕
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爲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
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彊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
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
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

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
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
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爲善漢王欲建萬世之
業臣竊以爲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爲布衣時相與爲刎頸之交後爭
張黶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
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泜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爲天下笑此二人
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
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
張黶陳澤故臣以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
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烹夫以交友言之則

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句
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
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
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
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
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
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爲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
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
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
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闕卿

相之佐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豪氂之小計遺天下之大
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
致螫騏驥之跼躅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
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
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
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聽
已佯狂為巫漢王之困固陵用張良計召齊王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羽
已破高祖襲奪齊王軍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
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為德不
卒召辱己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為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

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耶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項王亡將鍾離眛
家在伊廬素與信善項王敗後亡歸信漢王怨眛聞其在楚詔楚捕眛
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
平計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游雲夢實
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
或說信曰斬眛謁上上必喜無患信見眛計事眛曰漢所以不擊取楚
以眛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公亦隨手亡矣乃罵信
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
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
我固當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為淮陰侯信知

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信繇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
列信常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
曰生乃與噲等為伍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
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
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
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陳豨拜為鉅鹿守
辭於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歎曰子可與言
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
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
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

謹奉教漢十一年陳豨果反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至豨所曰
弟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
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變
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
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賀相國紿信曰雖疾彊入賀信入呂
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信方斬之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為
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從豨軍來至見信死且喜
且憐之問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是齊辯士
也乃詔齊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
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

乎上怒曰烹之通曰嗟乎寃哉烹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寃對曰秦之綱絶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並起英俊烏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鋭精持鋒欲為陛下所為者甚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烹之耶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 多見評者以一兩語槩括斷重或取其大者為評不知貴在傳外且補所不足或寄難矣非必如後人書法與史評也　楊用脩

千古寃獄何時降消耶

合留侯列傳互看乃知淮陰不善終以虜于留侯善終以能藏其保全在圯上老人之教

盧綰列傳　司馬遷

盧綰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盧綰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及生男高祖盧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盧綰壯俱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兩家羊酒高祖為布衣時有吏事辟匿盧綰常隨出入上下及高祖初起沛盧綰以客從入漢中為將軍常侍中從東擊項籍以太尉常從出入臥內衣被飲食賞賜羣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盧綰綰封為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漢五年冬以破項籍乃使盧綰別將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破之七月還從擊燕王臧荼臧荼降高祖已定天下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欲王盧綰為羣臣觖望及虜臧荼乃下詔諸將相列侯擇羣臣有功者以為燕王羣臣知上欲王盧綰皆言曰太尉長安侯盧綰常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詔許之漢五年八月乃立盧綰為燕王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

> 既分言同里親相愛生同日壯又相愛為三段復合言為一段既言持羊酒賀兩家又言復賀兩家羊酒既曰常隨出入上下又曰常侍中曰常從出入臥內又曰羣臣莫敢望曰蕭曹親幸莫及盧綰曰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顛倒反覆委曲有情　孫勿子

酈生陸賈列傳　司馬遷

酈生食其者、陳留高陽人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以為衣食業、為里監門吏、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酈生聞其將皆握齱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酈生乃深自藏匿、後聞沛公將兵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酈生里中子也、沛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俊、騎士歸、酈生見、謂之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弟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誡者、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國從橫時、沛公喜、賜酈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眾、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強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為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為廣野君、酈生言其弟酈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酈生常為說客馳使諸侯、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洛、楚人聞淮陰侯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淮陰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皋、計欲捐成皋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生因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為天、而民人以食為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迺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皋、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郤、自奪其便、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效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閒將二十萬之眾、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藩、上曰、善、乃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酈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即齊國未可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所歸、曰、歸漢、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為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

方船而下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焉○為人刻印、刓而不能授、攻城得賂、積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為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城、此蚩尤之兵也○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為然、乃聽酈生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酈生日縱酒、淮陰侯聞酈生伏軾下齊七十餘城、乃夜度兵平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為酈生賣己、乃曰、汝能止漢

軍、我活汝、不然、我將亨汝、酈生曰、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為○若○更○言○齊王遂亨酈生、引兵東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列侯功臣、思酈食其、酈食其子疥數將兵、功未當侯、上以其父故、封疥為高梁侯、後更食武遂、嗣三世、元狩元年中、武遂侯平坐詐詔衡山王取百斤金、當棄市、病死、國除也、陸賈者、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為○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為南越王、陸生至、尉他魋結○箕倨見陸生○陸生因進說他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

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略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閒、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冢、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眾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他乃蹶然起坐、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曰、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眾車轝萬物殷富○政

繇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今王眾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閒○譬若漢一郡○王何乃比於漢○尉他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乃大說、陸生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他送亦千金○陸生卒拜尉他為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為太中大夫、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而有慚色、迺謂陸生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

陸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
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孝惠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有口
者陸生自度不能爭之迺病免家居以好時田地善可以家焉有五男
乃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陸生常安
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
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
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無久慁公為也呂太后時王諸
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己
常燕居深念陸生往請直入坐而陳丞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陸生曰
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陸生曰足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戶侯

史記　第四卷　四九

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柰
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務附士務附
天下雖有變即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
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為陳平畫呂氏數事陳
平用其計迺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
相結則呂氏謀益衰陳平迺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
生為飲食費陸生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藉甚及誅諸呂立孝文帝
陸生頗有力焉孝文帝即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等乃言陸生為太
中大夫往使尉他令尉他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旨語在南越
語中陸生竟以壽終

季布欒布列傳　司馬遷
季布者楚人也為氣任俠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及項羽滅
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
將軍急跡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剄季布許
之迺髡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
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迺買而置之田誡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
食朱家乃乘軺車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滕
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為項羽窘上上怨之故
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為其主
用季布為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耶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己之私

史記　第四卷　五一

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
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荊平王之
墓也君何不從容為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
所迺許曰諾待閒果言如朱家指上乃赦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
能摧剛為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為郎中孝惠時
為中郎將單于嘗為書嫚呂后不遜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
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諸將皆何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
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眾困於平城今噲柰何以十萬眾橫行
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於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
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季布為河東守

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闚陛下也。上默然慙、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辭之官。楚人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事貴人趙同等、與竇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竇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季布。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閒哉。且僕楚人、足下亦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耶、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乃大說、引入、留數月、為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季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為之死。嘗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為中司馬、中尉郅都不敢不加禮。少年多時時竊籍其名以行。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季布母弟丁公、為楚將、丁公為項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戹哉。於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高祖以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乃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為人臣者無效丁公。

欒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游。窮困、賃傭於齊、為酒人保。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為盜、而布為人所略賣、為奴於燕。為其家主報仇、燕將臧荼舉以為都尉。臧荼後為燕王、以布為將。及臧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乃言上、請贖布以為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已而梟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耶。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亨之。方提趣湯、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皐閒、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於是上乃釋布罪、拜為都尉。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布迺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吳軍反時、以軍功封俞侯、復為燕相。燕齊之閒、皆為欒布立社、號曰欒公社。景帝中五年薨、子賁嗣、為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屨典軍搴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欒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

史記 第四卷 五二 / 五三

彼誠知所處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太史公於凡士之隱忍而不死者必憤憤不容口豈其本志哉蓋非

欲以自明且舒其憤悶無聊之情耳 達地知

張釋之馮唐列傳 司馬遷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字季有兄仲同居以訾為騎郎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閒事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文帝稱善乃拜釋之為謁者僕射釋之從行登虎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乃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

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斆此嗇夫諜諜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嗇夫上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質言至宮上拜釋之為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繇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居北

臨廁、是時愼夫人從、上指示愼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愼夫
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慘悽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槨
用紵絮斮陳蕠漆其閒、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進曰、使其中有
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郄、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椁、又何戚焉、文帝
稱善、其後拜釋之爲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
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蹕、匿橋下、久之
以爲行已過、卽出、見乘輿車騎、卽走耳、廷尉奏當、一人犯蹕、當罰金、文
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
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
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旣下廷尉、廷尉天下之

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
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
尉治、釋之案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爲奏、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之無道
乃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
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爲差、今
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
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
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爲親友、張廷尉繇此天下
稱之、後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知
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爲黃老言、處士也、嘗召

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韈解、顧謂張廷尉、爲我結韈
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結韈、王
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
辱廷尉、使跪結韈、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張廷尉事
景帝歲餘、爲淮南王相、猶尚以前過也、久之、釋之卒、其子曰張摯、字長
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爲中郎署長、事文
帝、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爲郎、家安在、唐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
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
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

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爲官率將、善李牧、臣父故爲代相、善趙將
李齊、知其爲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爲人、良說、而搏髀曰、嗟乎、吾獨不
得廉頗李牧時爲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陛下雖得廉頗李牧
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奈何衆辱我、獨無閒處乎
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之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卬、上
以胡寇爲意、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
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
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
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擾也、委任而
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彀騎萬三千、百金之

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爲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爲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繇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死罪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

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七年景帝立以唐爲楚相免武帝立求賢良舉馮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復爲官乃以唐子馮遂爲郎遂字王孫亦奇士與余善

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率有味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所稱誦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

二傳皆一時之言見文帝君臣如家人父子班固雜以汲鄭即不類

王濟之

萬石君列傳　司馬遷

萬石君名奮其父趙人也姓石氏趙亡徙居溫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爲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奮獨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爲美人以奮爲中涓受書謁徙其家長安中戚里以姊爲美人故也其官至孝文時積功勞至太中大夫無文學恭謹無與比文帝時東陽侯張相如爲太子太傅免選可爲傅者皆推奮奮爲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爲九卿迫近憚之徙奮爲諸侯相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爲萬石君孝景帝季年萬石

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爲朝臣過宮門闕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孫爲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譙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爲不及也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以爲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建爲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帬廁牏身自浣滌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爲常建

為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親尊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以元朔五年中卒、長子郎中令建哭泣哀思、扶杖乃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甚於萬石君、建為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字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譴死矣、甚惶恐、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萬石君少子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為齊相、舉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為立石相祠、元狩元

年、上立太子、選羣臣可為傅者、慶自沛守為太子太傅、七歲遷為御史大夫、元鼎五年秋、丞相有罪罷、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孝、其以御史大夫慶為丞相、封為牧丘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修上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至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丞相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咸宣罪、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元封四年中、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上以為丞相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為請者、丞相慙不任職、乃上書曰、慶幸得待罪丞相、罷駑無以輔治、

城郭倉庫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天子曰、倉廩既空、民貧流亡、而君欲請徙之、搖蕩不安、動危之、而辭位、君欲安歸難乎、以書讓慶、慶甚慙、遂復視事、慶文深審謹、然無他大略、為百姓言、後三歲餘、太初二年中、丞相慶卒、謚為恬侯、慶中子德、慶愛用之、上以德為嗣、代侯、後為太常、坐法當死、贖免為庶人、慶方為丞相、諸子孫為吏更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益衰矣、

武帝於大臣、如公孫賀、東方朔、枚皐、司馬相如、嚴助、主父偃之徒、莫非左右親幸者、而多以罪誅、慶為相、已非其分、而又以全終、豈其才智之足以自免哉、蓋武帝初立、田蚡為相、權移人主、田蚡既死、上懲

其事、痛法以繩、故用之而克終者、惟鄙人而後可也、慶為相時九卿更用事、不關決於慶、慶醉謹而已、此其所以見容於武帝也、秦太虛

魏其武安侯列傳　　司馬遷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喜賓客、孝文時、嬰為吳相、病免、孝景初即位、為詹事、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驩、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繇此憎竇嬰、竇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竇嬰門籍、不得入朝請、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毋如竇嬰賢、乃召嬰、嬰入見、固辭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慚、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乃拜嬰為大將軍、賜金千斤、嬰乃言袁盎欒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為用、金無入家者、竇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兵已盡破、封嬰為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孝景四年、立栗太子、使魏其侯為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屏居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魏其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而不朝、相提而論、是自明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宮螫將軍、則妻子毋類矣、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竇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豈以為臣有愛不相魏其、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難以為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為丞相、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生長陵、魏其已為大將軍後方盛、蚡為諸郎、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為大中大夫、蚡辯有口、學槃盂諸書、王太后賢之、孝景崩、即日太子立、稱制、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筴、蚡弟田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封蚡為武安侯、勝為周陽侯、武安侯新欲用事為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賢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建元元年、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武安侯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魏其、即上以將軍為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為丞相、將軍必為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為丞相、武安侯為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眾、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魏其不聽、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為服制、以興太平、舉適諸竇宗室毋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竇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許昌為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為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繇此以侯家居、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日益橫、

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以武安侯
蚡為丞相以大司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
安武安者貌侵生貴甚又以為諸侯王多長上初即位富於春秋蚡以
肺腑為京師相非痛折節以禮詘之天下不肅當是時丞相入奏事坐
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
盡未君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
退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南鄉自坐東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
橈武安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
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
勝數魏其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唯灌將軍

獨不失故魏其日默默不得志而獨厚遇灌將軍
灌將軍夫者潁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為潁陰侯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
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孟吳楚反時潁陰侯灌何為將軍屬太尉請
灌孟為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灌孟年老潁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
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
肯隨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於是灌夫被甲持戟
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
數騎馳入吳軍至吳將麾下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入漢壁
皆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
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義之恐亡

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固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潁陰侯言之
上上以夫為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諸公莫弗稱之
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即位以為淮陽天下交勁兵處故徙夫
為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為太僕二年夫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
得夫醉搏甫甫竇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徙為燕相數歲坐法去
官家居長安灌夫為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己之右不
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己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稠人廣眾薦寵下
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諸所與交通無非豪桀
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橫於
潁川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灌夫家居雖富

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
平慕之後棄之者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
重其遊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
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灌將軍曰將軍乃肯幸臨況
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
灌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埽早
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
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
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尚臥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
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謝曰吾昨日醉忽忘

對仲孺言乃駕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丞相
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驩
而去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
寧可以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籍福惡兩人有郄乃謾自好謝
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
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
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元光四年春丞相
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
相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止俱解夏丞相取燕
王女為夫人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
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郄魏其曰事已解彊
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為壽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為壽獨故人避席耳
餘半膝席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
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臨汝侯方與程
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
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女兒呫囁耳語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
宮衛尉今眾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灌夫曰今日斬頭陷
匈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遂怒曰
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為謝案灌夫項
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

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
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侯大媿為資使賓客請莫能解武安吏皆為耳目
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魏其銳身為救灌夫夫人
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
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竊出
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
之魏其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
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
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
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論議腹誹
而心謗不仰視天而俯畫地辟倪兩宮間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臣
乃不知魏其等所為於是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
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
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
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凌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
謂枝大於本脛大於股不折必披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
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
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吾并斬若屬
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
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且帝寧能為石

人邪、此特帝在即録録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宗室外家故廷辯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上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禿翁、何為首鼠兩端、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齚舌自殺今人毀君君亦毀人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所言灌夫頗不讎、欺謾、劾繫都司空、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

上、而案尚書大行無遺詔詔書獨藏魏其家家丞封、乃劾魏其矯先帝詔、罪當棄市、九年十月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久乃聞、聞即恚病痱、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蜚語為惡言聞上、故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其春武安侯病、專呼服謝罪、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子恬嗣、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襜褕入宮、不敬、淮南王安謀反、覺、治、王前朝、武安侯為太尉、時迎王至霸上、謂王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誰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自魏其時不直武安特為太后故耳、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所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敘魏其處以賢以功敘武安則極言其貴戚驕侈二人搆隙而曲直昭然矣　陳明卿

李將軍列傳

司馬遷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世受射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為漢中郎廣從弟李蔡亦為郎皆為武騎常侍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及孝景初立廣為隴西都尉徙為騎郎將吳楚軍時廣為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以廣為漢將私受梁印也）徙為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為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亡之於是乃徙為上郡太守後廣轉為邊郡太守徙上郡嘗為隴西北地雁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力戰為名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鵰者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鵰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將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柰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

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為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為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為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將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為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為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為大中大夫為人廉謹於文法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邑旁谷而廣為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為將軍出雁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廣詳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多為虜所生得當斬贖為庶人頃之家居數歲廣家

與故潁陰侯孫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
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
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
將軍後徙右北平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
與俱至軍而斬之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
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
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
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
共之終廣之身為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為人
長猨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

史記　第四卷　七二

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闊狹以飲專以射為戲竟死廣之將兵乏絕
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
以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
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為所傷云居頃之石建卒於是
上召廣代建為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為後將軍從大將軍軍出定襄
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為侯者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
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
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
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
廣為圜陳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

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
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
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
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初廣之從弟
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至代相
以元朔五年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為樂安侯
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在下中名聲在廣下甚遠然廣
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為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
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
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

史記　第四卷　七三

為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且固命也
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
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
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後二歲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
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為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是歲元狩
四年也廣既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
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
少其勢不屯行廣自請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
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
青亦陰受上誡以為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

孫敖新失侯為中將軍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慍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軍亡導或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遇前將軍右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

引刀自剄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廣子三人曰當戶椒敢為郎天子與韓嫣戲嫣少不遜當戶擊嫣嫣走於是天子以為勇當戶早死拜椒為代郡太守皆先廣死當戶有遺腹子名陵廣死軍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園壖地當下吏治蔡亦自殺不對獄國除李敢以校尉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鼓旗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為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而敢有女為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矣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

史遷於李陵一生遭憤所係故當敘其先世而感慨尤深令人欲泣蓋使後世咸為之不平也　葛靖甫

匈奴列傳　　司馬遷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
於北蠻、隨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駞、驢、驘、駃
騠、騊駼、驒騱、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毋文
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為食、士力
能彎弓、盡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
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鋋、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
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披旃裘、壯
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
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當是之時、東胡彊而月氏盛、匈奴單

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
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
塞、單于有太子名冒頓、後有所愛閼氏、生少子、而單于欲廢冒頓而立
少子、乃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於月氏、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
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為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為
鳴鏑、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鳥獸、有不射
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敢射者、
冒頓立斬不射善馬者、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
敢射、冒頓又復斬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
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

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殺單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
從者、冒頓自立為單于、冒頓既立、是時東胡彊盛、聞冒頓殺父自立、乃
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有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千里馬、匈
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居
頃之、東胡以為冒頓畏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復問
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閼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
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閼氏予東胡、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間中
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甌脫、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
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
棄地、予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之、

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
初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
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
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遂侵燕代、
傳記然謂、茅康門

○衛將軍列傳論　　司馬遷

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絀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驃騎亦放此意、其為將如此、

信陵孟嘗、食客三千、稱為賢君、衛將軍霍去病、門無一客、亦稱名將、

王仲任

○○○司馬相如列傳　　司馬遷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學擊劍、故其親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以貲為郎、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卒、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遊不遂、而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臨邛令繆為恭敬、日往朝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為具召之、

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謁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往、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彊往、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說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曰長卿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鑪、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保庸

雜作滌器於市中卓王孫聞而恥之爲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爲王孫
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
倦游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獨柰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
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
買田宅爲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
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
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爲天子游
獵賦賦成奏之上許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爲楚稱烏有
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爲齊難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故空藉
此三人爲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奏
之天子天子大說賦奏天子以爲郎無是公言天子上林廣大山谷水
泉萬物及子虛言楚雲夢所有甚衆侈靡過其實且非義理所尚故刪
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相如爲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發
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爲發轉漕萬餘人用興法誅其渠帥巴蜀民大
驚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告巴蜀
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
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詘膝請
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
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墮延頸舉踵喁喁然皆爭
歸義欲爲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

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
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鬭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
老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
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
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
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
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爲通侯居列東第終
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
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
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爲至愚恥及
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
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也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
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
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
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
亟下縣道使咸知陛下之意唯毋忽也相如還報唐蒙已略通夜郎因
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
故費以巨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時邛筰之君長聞南
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爲內臣妾請吏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
曰邛筰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爲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

是為置郡縣、愈於南夷、天子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為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歎、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而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同、司馬長卿便略定西夷、邛・筰・冄・駹・斯榆之君、皆請為內臣、除邊關、關益斥、西至沬・若水、南至牂柯為徼、通零關道、橋孫水、以通邛都、還報天子、天子大說、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為用、唯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籍以蜀父老為辭、而己詰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其辭曰、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羣

史記　第四巻　八二

生澍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冄從駹、定筰存邛、略斯榆、舉苞滿、結軼還轅、東鄉將報、至於蜀都、耆老大夫薦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因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筰・西僰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彊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耶、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余尚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覯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

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鴻水浡出、氾濫衍溢、民人登降移徙、陭匾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鴻水、決江疏河、漉沈贍菑、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唯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胝無胈、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齪、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潯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

史記　第四巻　八三

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地、舟輿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弒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為奴、係縲號泣、內鄉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己、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盭夫為之垂涕、況乎上聖、又惡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彊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沬若、徼牂柯、鏤零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阻深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誅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提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遲、繼周氏之絕業、斯乃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

以已哉、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矣○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睹指、聽者未聞音、猶鷦明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芒然喪其所懷來而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怠、請以身先之、敞彼靡徙、因遷延而辭避、其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為郎、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疾、與卓氏婚、饒於財、其進仕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稱病閒居、不慕官爵、常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彘、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之、其辭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

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害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而況涉乎蓬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禍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上善之、還過宜春宮、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失也、相如拜為孝文園令、天子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僊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嘗為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為列僊之傳、居山澤間、形容甚臒、此非帝王之僊意也、乃遂就大人賦、相如既奏大人之頌、天子大說、飄飄有凌雲之氣、似游天地之間意○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不然、後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即空居、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奏所忠、忠奏其書、天子異之、相如既卒五歲、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先禮中嶽、封於太山、至梁父、禪肅然、相如他所著、若遺平陵侯書、與五公子相難、草木書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云、

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之以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楊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余采其語可論者著於篇

司馬長卿去戰國之世未遠、故其談端說鋒、與策士辯者相似、然不可謂之非正也、孔子謂五諫曰、吾從其諷、戰國諷諫之妙、惟司馬相如得之、司馬上林之旨、惟楊子校獵得之、楊用修

汲鄭列傳　　司馬遷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至黯七世，世為卿大夫。
黯以父任，孝景時為太子洗馬，以莊見憚。孝景帝崩，太子即位，黯為謁
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
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
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
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
罪。上賢而釋之，遷為滎陽令。黯恥為令，病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為中大
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
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臥閨閤內不出。

史記　第四卷

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為而
已，弘大體，不拘文法。黯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己者善
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內行
脩絜，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傅柏、袁盎之為人也。善灌夫、鄭當時
及宗正劉棄。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當是時，太后弟武安侯蚡為丞
相，中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為禮。然黯見蚡未嘗拜，常揖之。天子方招文
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
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
汲黯之戇也。群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
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

上常賜告者數，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
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
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
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
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
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為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
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
使囹圄空虛，二者無一焉。非苦就行，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
更之為。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
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

史記　第四卷

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乘上
閒，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
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
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
為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深心疾黯，雖天子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弘
為丞相，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
請徙黯為右內史。為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為皇
后，然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群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
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大將軍聞，愈賢
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過於平生。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

守節死最難就以非至如説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天子既數征匈奴
有功黯之言益不用始黯列為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及弘湯稍
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為侯湯至御史大
夫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
前言曰陛下用群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有閒黯罷上曰人
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衆來降漢
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
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
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敝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
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請閒見高門曰夫匈奴攻

史記 第四卷 八八

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
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
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
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
為闌出財物於邊關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
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為陛下不取
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
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民多盜鑄錢楚地
尤甚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黯為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
數彊予然後受詔詔召見黯黯為上泣曰臣自以為填溝壑不復見陛

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
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
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居
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
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
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
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僇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
郡如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
相秩居淮陽七歲而卒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
諸侯相黯姑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為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官四

史記 第四卷 八九

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濮陽段宏
始事蓋侯信信任宏宏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
鄭當時者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嘗為項籍將籍死已而屬漢高祖令
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鄭
君死孝文時鄭莊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戹聲聞梁楚之閒孝景時為
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
繼日至其明旦常恐不徧莊好黃老之言其慕長者如恐不見年少官
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武帝立莊稍遷為魯中
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為右內史以武安侯魏其時議貶秩為詹
事遷為大農令莊為太史誡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執賓主之禮

以其貴下人莊廉又不治其產業仰奉賜以給諸公然其餽遺人不過
算器食每朝候上之間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
史誠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為賢於己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
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士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使視
決河自請治行五日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請治行者何也然
鄭莊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引當否及晚節漢征匈奴招四夷天下
費多財用益匱莊任人賓客為大農僦人多逋負司馬安為淮陽太守
發其事莊以此陷罪贖為庶人頃之守長史上以為老以莊為汝南太
守數歲以官卒鄭莊汲黯始列為九卿廉內行脩絜此兩人中廢家貧
賓客益落及居郡卒後家無餘貲財莊兄弟子孫以莊故至二千石六

史記　第四卷　九十

七人焉
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況衆人乎下邽
翟公有言始翟公為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為廷
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
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

兩人行吉不同而猶意氣相合其廢也賓客盡落故合為一傳以慕
寫之　茅鹿門

○○○儒林列傳序　司馬遷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
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繇彊國故孔子閔
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脩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
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於七
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
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
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
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
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

史記　第四卷　九十一

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
然齊魯之閒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
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阬術士六藝從此
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
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
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為臣者
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乃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
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
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
裁之夫齊魯之閒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

脩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爲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爲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

矣、公孫弘爲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爲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繇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脩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

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以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太史公傳儒林、宜備載感傷閔惜之士、而僅以文學六藝者當之、使人遺恨、陳明卿

史記　第四卷　九四

酷吏列傳

司馬遷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圜斲雕而為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

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孝景時晁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都甯成之屬

郅都者楊人也以郎事孝文帝孝景時都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野彘卒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柰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繇此重郅都濟南瞷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為濟南太守至則族滅瞷氏首惡餘皆股栗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為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郅都遷為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而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以閒與臨江王臨江王既為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歸家孝景帝乃使使持節拜都為鴈門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居邊為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為偶人象郅都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耶於是遂斬郅都

史記　第四卷　九五

甯成者穰人也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為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如束溼薪滑賊任威稍遷至濟南都尉而郅都為守始前數都尉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郅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於是善遇與結驩久之郅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於是上召甯成為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桀皆人人惴恐武帝即位徙為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而成極刑自以為不復收於是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貰貸買陂田千餘頃假貧民役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數千金為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趙禹者斄人以佐史補中都官用廉為令史事太尉亞夫亞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今上時禹以刀筆吏積勞稍遷為御史上以為能至太中大夫與張湯論定諸律令作見知

吏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張湯者杜人也其父為長安丞出
湯為兒守舍還而鼠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劾鼠掠
治傳爰書訊鞫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
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父死後湯為長安吏久之周陽侯始為諸卿時
嘗繫長安湯傾身為之及出為侯大與湯交遍見湯貴人湯給事內史
為甯成掾以湯為無害言大府調為茂陵尉治方中武安侯為丞相徵
湯為史時薦言之天子補御史使案事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於是
上以為能稍遷至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
吏已而趙禹遷為中尉徙為少府而張湯為廷尉兩人交驩而兄事
禹禹為人廉倨為吏以來舍毋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

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
湯多人多詐舞智以御人始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
屬交私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己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是
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
尉史亭疑法奏讞疑事必豫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決法
廷尉絜令揚主之明奏事即譴湯應謝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
者曰固為臣議如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於此罪常釋聞即奏事上善之
曰臣非知為此奏乃正監掾史某為之其欲薦吏揚人之善蔽人之過
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
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察於是

往往釋湯所言湯至於大吏內行脩也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為吏
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
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吏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
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及伍被上欲釋之湯
爭曰伍被本畫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闥爪牙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
誅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排大臣自為功多此類於是湯
益尊任遷為御史大夫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
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於是丞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
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
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

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罪則自
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湯嘗病天子至自視病其隆貴如此匈奴
來請和親群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凶器
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
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
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
舉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民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
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若湯之治淮
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為詐
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

對曰不能復問居一障閒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必湯也）而去自是以後羣臣震慴湯之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為小吏時與錢通及湯為大吏甲所以責湯行義過失亦有烈士風始湯為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嘗與湯有郤已而為御史中丞恚數從中文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為地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湯不平使人上蜚變告文姦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為之上問曰言變事縱跡安起湯詳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臥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疾為謁居摩足趙國以冶鑄為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為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繫導官湯亦治他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為之而詳不省謁居弟弗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郤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為太中大夫用事而湯乃為小吏跪伏使買臣等前已而湯為廷尉治淮南獄排擠莊助買臣固心望及湯為御史大夫買臣以會稽守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廢守長史見湯湯坐牀上丞史遇買臣弗為禮買臣楚士深怨常欲死之王朝齊人也以術

至右內史邊通學長短剛暴彊人也官再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詘體於湯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凌折之以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及他姦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湯又詳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等事天子果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為計何多以對簿為湯乃為書謝曰湯無尺寸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為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罪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椁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稍遷其子安世趙禹中廢已而為廷尉始條侯以為禹賊深弗任及禹為少府比九卿禹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為平王溫舒等後起治酷於禹禹以老徙為燕相數歲亂悖有罪免歸後湯十餘年以壽卒於家義縱者河東人也為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羣盜縱有姊姁以醫幸王太后王太后問有子兄弟為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拜義姁弟縱為中郎補上黨郡中令治敢行少蘊藉

縣無逋事、舉為第一、遷為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案
太后外孫脩成君子仲、上以為能、遷為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
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為郎、以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為岸
頭侯、寧成家居、上欲以為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為小吏時、寧
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為關都尉、歲
餘、關東吏隸郡國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值寧成之怒、義縱自河
內遷為南陽太守、聞寧成家居南陽、及縱至關○寧成側行送迎○然縱氣
盛○弗為禮○至郡○遂案寧氏○盡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奔亡○
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為縱牙爪之吏、任用、遷為
廷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為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
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捕
鞫、曰為死罪解脫○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栗○猾民
佐吏為治、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為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而
縱以鷹擊毛摯為治○後會五銖錢白金起、民為姦、京師尤甚、乃以縱為
右內史王溫舒為中尉、溫舒至惡、其所為不先言縱、縱必以氣凌之、敗
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為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出矣○吏之治
以斬殺縛束為務○閻奉以惡用矣○縱廉○其治放郅都○上幸鼎湖、病久、已
而卒起幸甘泉、道多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為不復行此道乎○嗛之、至冬、
楊可方受告緡、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天子聞、使杜式治、
以為廢格沮事、棄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王溫舒者、陽陵人也、少時椎

埋為姦、已而試補縣亭長、數廢、為吏、以治獄至廷史、事張湯、遷為御史、
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以為爪
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
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廣平
聲為道不拾遺、上聞、遷為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
及往、九月而至、令郡具私馬五十匹、為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
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
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臧、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
河內皆怪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
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國、黎來、會春、溫舒頓首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
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天子聞之、以為能、遷為中
尉、其治復放河內、徙諸名禍猾吏、與從事、河內則楊皆麻戊、關中楊贛
成信等、義縱為內史、憚未敢恣治、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為廷尉、而尹齊
為中尉、尹齊者、東郡茌平人、以刀筆稍遷至御史、事張湯、張湯數稱以
為廉武、使督盜賊、所斬伐不避貴戚、遷為關內都尉、聲甚於寧成、上以
為能、遷為中尉、吏民益凋敝、尹齊木彊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
為治、以故事多廢、抵罪、上復徙溫舒為中尉、而楊僕以嚴酷為主爵都
尉、楊僕者、濮陽人也、以千夫為吏、河南守案舉以為能、遷為御史、使督
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為敢摯行、稍遷至主爵都尉、列九卿、天子以為
能、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為荀彘所縛、居久之、病死、而

溫舒復為中尉、為人少文、居廷惛惛不辯、至於中尉則心開、督盜賊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為用、為方略、吏苛察、盜賊惡少年投缿購告言姦、置伯格長、以牧司姦盜賊。溫舒為人諂、善事有埶者、即無埶者、視之如奴。有埶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埶者、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焄大豪。其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抵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埶者為游聲譽、稱治。治數歲、其吏多以權富。溫舒擊東越還、議有不中意者、坐小法抵罪免。是時天子方欲作通天臺、而未有人。溫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上說、拜為少府、徙為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為右輔、行中尉事、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詔徵豪吏、溫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溫舒受員騎錢、他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徐自為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溫舒死、家直累千金。後數歲、尹齊亦以淮陽都尉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亡去歸葬。自溫舒等以惡為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為治者、其治大抵盡放溫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群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趣具食。小群盜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也、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輔都尉及故九卿張

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飲食、坐連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群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減宣者、楊人也。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將軍青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為大廄丞。官事辨、稍遷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及治淮南反獄、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衆、稱為敢決疑。數廢數起、為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溫舒免中尉、而宣為左內史。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不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郡中為小治辨、然獨宣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難以為經。中廢、為右扶風、坐怨成信、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郿令格殺信、吏卒格信時、射中上林苑門、宣下吏詆罪、以為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杜周者、南陽杜衍人。義縱為南陽守、以為爪牙、舉為廷尉史、事張湯、湯數言其無害、至御史。使案邊失亡、所論殺甚衆。奏事中上意、任用、與減宣相編、更為中丞十餘歲。其治與宣相放、然重遲、外寬、內深次骨。宣為左內史、周為廷尉、其治大放張湯而善候伺。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客有讓周曰、君為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至周

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笞掠定之於是聞有逮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十有餘歲而相告言大抵盡詆以不道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人周中廢後為執金吾逐盜捕治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天子以為盡力無私遷為御史大夫家兩子夾河為守其治暴酷皆甚於王溫舒等矣杜周初徵為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孫尊官家訾累數巨萬矣

太史公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為聲然郅都伉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時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為重自張湯死後網密多詆嚴官事寖以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贍何暇論繩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為儀表其污者足以為戒方略教導禁姦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文武焉雖慘酷斯稱其位矣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漢李貞擅磔人東郡彌僕鋸項天水駱璧推咸河東褚廣妄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蝮鷙水衡閻奉樸擊賣請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予讀酷吏傳諸所刻鏃之民蓋不減洪水之災與秦時一間耳惟趙杜以善終餘皆誅死甚且族而併家為戮其尸今之吏可不戒哉業

鹿門

游俠列傳

司馬遷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為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蹻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

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脩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
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
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
廉絜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
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
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
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
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軥牛專
趨人之急甚己之私既陰脫季布將軍之阨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自

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楚田仲以俠聞喜劍父事朱家自以為行弗
及田仲已死而雒陽有劇孟周人以商賈為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
吳楚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
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為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劇孟
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
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而符離人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
南瞯氏陳周庸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
無辟陽翟薛況陝韓孺紛紛復出焉
郭解軹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
解為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慨不快意身所殺甚眾以軀借交（殺浮曲析）

報仇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
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
為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眥如故
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仇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勢與人飲使
之嚼非其任彊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
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
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罪其姊
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
人獨箕倨視之解遣人問其名姓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
吾德不脩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至踐更時脫之每

至踐更數過吏弗求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倨者乃肉袒謝罪少
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終
不聽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
諸公在此間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
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用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間
乃聽之解執恭敬不敢乘車入其縣廷之旁郡國為人請求事事可出
出之不可者各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又嵒）嚴重之爭為用邑
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及徙豪
富茂陵也解家貧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
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出千

餘雖軹人楊季主子為縣掾舉徙解解兄子斷楊掾頭繇此楊氏與郭氏為仇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解為人短小不飲酒出未嘗有騎已又殺楊季主楊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闕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身至臨晉臨晉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關籍少公已出解解轉入太原所過輒告主人家吏逐之跡至籍少公少公自殺口絕久之乃得解窮治所犯為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為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自是之後為俠者極衆敖而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鹵公孺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君孺雖為俠而逡逡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此盜跖居民閒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采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為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於戲惜哉

按子長以言李將軍事被刑交游莫救故獨取於任俠之義亦有激乎其言之也　余同麓

滑稽列傳　　司馬遷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蜚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語在田完世家中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帣韝鞠𦝫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游久不相見卒然相覩

數者六甚得情

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爲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嘗在側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力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爲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爲棺文梓爲槨楩楓豫章爲題湊發甲卒爲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爲之柰何優孟曰請爲大王六畜葬之以壠竈爲槨銅歷爲棺齎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糧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

之即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莊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爲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爲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爲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爲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爲也念爲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爲非廉吏安可爲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爲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此知可以言時矣其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優旃者秦倡侏儒也善爲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即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爲漆耳顧難爲蔭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居無何二世殺死優旃歸漢數年而卒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搖頭而歌負薪者以封

優孟臨絕族呼陛楯得以半更豈不亦偉哉

滑稽者至鄙褻乃直從六藝莊語說來此即太史公之滑稽也○劉熙載

○○○貨殖列傳　司馬遷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為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纑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柟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較也皆

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耶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潟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繦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閒斂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脩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

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
彊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
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
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
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
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
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昔者越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計然曰、知鬭則修備、時
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
旱。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

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
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務
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
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
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
報彊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歎曰、計然
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
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
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者、
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
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脩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
言富者皆稱陶朱公。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
之閒。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
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
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白圭周人也。
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
夫歲孰取穀、予之絲漆、繭出取帛絮、與之食。太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
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歲
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食、與用事僮
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

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足
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
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猗頓用盬鹽起、而邯鄲
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烏氏倮畜牧、及眾、斥賣、求奇繒物、閒獻
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畜至用谷量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
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
不訾。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為貞婦而客
之、為築女懷清臺。夫倮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
非以富邪。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
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傑諸侯彊族於京師。關中自汧

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適邠○太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重○為○邪○及秦文孝繆居雍、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孝公徙櫟邑、櫟邑北卻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武昭治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衆、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卮薑、丹砂、石、銅、鐵、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綰轂其口、以所多易所鮮○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為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唐人都河東、殷人

史記　第四卷　百十六

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陳西賈秦翟、北賈種代、種代、石北也、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氣、任俠為姦、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其民羯羠不均、自全晉之時○固已患其僄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故楊平陽陳掾其間、得所欲、溫○軹○西賈上黨、北賈趙中山、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民俗懁急、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戲○悲○歌○忼○慨○起○則○相○隨○椎○剽○休○則○掘○冢○作○巧○姦○冶○多○美○物○為○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屣、游媚貴富、入後宮、編諸侯、然邯鄲亦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鄭衛、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

節○濮上之邑徙野王、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雕捍少慮、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桓夫餘、東綰穢貉朝鮮眞番之利、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魚鹽○臨○菑○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衆○鬪○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齪齪、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衆、儉嗇、畏罪遠邪、及其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夫自鴻溝以東、芒碭以北、屬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陽○亦○一○都○會○也○昔堯作游成陽、舜漁於雷澤、湯

史記　第四卷　百十七

止于亳、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蓄藏、越○楚則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徐僮取慮、則清刻、矜己諾、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之也、其俗類徐僮、朐繒以北、俗則齊、浙江南則越、夫吳自闔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郢之後徙壽春、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輸會也、與閩中于越雜俗、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溼、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黃金、長沙出連錫、然菫菫物之所有、取之

不足以更費九疑蒼梧以南至儋耳者與江南大同俗而楊越多焉番
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瑇瑁果布之湊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夏人
政尚忠朴猶有先王之遺風潁川敦愿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南
陽西通武關鄖關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賈其
任俠交通潁川故至今謂之夏人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山東
食海鹽山西食鹽鹵領南沙北固往往出鹽大體如此矣總之楚越之
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地勢饒
食無饑饉之患以故呰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
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衆數被水
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

釋道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蘇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
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
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
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却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
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
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騖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
鄭姬設形容揳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
者奔富厚也遊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
夜冒霜雪馳阬谷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博戲馳逐鬬雞走狗作色
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糈也吏

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
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
樵千里不販糴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
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
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
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傜租賦出其
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足羊澤
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
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
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若千畝卮

茜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
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一
時無以祭祀進醵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慚恥則無所比矣是
以無財作力少有鬭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
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
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
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
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醯醬千瓨
漿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販穀糶千鍾薪槀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竹竿
萬个其軺車百乘牛車千兩木器髹者千枚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卮

蓄千石、馬蹄躈千、牛千足、羊彘千雙、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蘗麴鹽豉千答、鮐鮆千斤、鯫千石、鮑千鈞、棗栗千石者三之、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鍾、子貸金錢千貫、節駔會、貪賈三之、廉賈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佗雜業不中什二○則非吾財也○請略道當世千里之中、賢人所以富者、令後世得以觀擇焉、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卓氏見虜略、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饑、民工於市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程鄭、山東遷

虜也、亦冶鑄、賈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臨邛、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閑公子之賜與名、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纖嗇、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俛有拾、仰有取、貰貸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邴氏也、齊俗賤奴虜、而刁間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刁間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寧爵毋刁、言其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周人既纖、而師史尤甚、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久賈、數過

邑不入門、設任此等、故師史能致七千萬○宣曲任氏之先、為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也、唯橋姚已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子錢家以為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田嗇、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杜

氏亦巨萬、此其章章尤異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姦而富、盡椎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而秦陽以蓋一州○掘冢、姦事也、而曲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方、張里擊鍾○此皆誠壹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貨殖傳議論亦了○忽出敘事○敘事未了○又出議論○作○文○奇○亦○甚○矣○王

序之

○○太史公自序　　司馬遷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

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

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

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

此序詞致隱約。有自附于春秋之旨。末來自述處。不激不隨。深而得體。非今悻悻然小丈夫所能及。葛端調

次

吳郡　葛鼒靖調　葛鼐端調　評輯
弟　葛鼒竑調　葛雖教調　同校

漢書

漢書

〇〇文帝紀

孝文皇帝高祖中子也母曰薄姬高祖十一年誅陳豨定代地立子恒
爲代王都中都十七年秋高后崩諸呂謀爲亂欲危劉氏丞相陳平太
尉周勃朱虛侯劉章等共誅之謀立代王元年正月有司請蚤建太子
所以尊宗廟也詔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也天下人民未有愜
志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嬗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
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
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
體吳王於朕兄也淮南王弟也皆秉德以陪朕豈爲不豫哉諸侯王宗

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
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爲忘賢有德者而
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三月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
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阽於死亡而莫之省
憂爲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賑貸之二年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
詔曰朕聞之天生民爲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
之災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於天災孰大焉朕獲保宗
廟以微眇之身託於士民君主之上天下治亂在予一人唯二三執政
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
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匄以啓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

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職任務省繇費以便民朕既不能
遠德故憪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又飭
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十一年三月
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於今而野不加辟歲一
不登民有飢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
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
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又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
力田爲生之本也三老衆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
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遣
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

石者三匹及問民所不便安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令各
率其意以道民焉後元年春三月詔曰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
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
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
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
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
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爲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
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
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七年夏六月己亥帝崩於
未央宮遺詔曰朕聞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

物之自然奚可自哀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
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罹寒暑
之數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
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於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
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
帝之遺德惟年之久長懼於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於高廟朕
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
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絰帶無過三
寸無布車及兵器無發民哭臨宮殿中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
舉音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無得擅哭臨以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
四日纖七日釋服佗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布告天下使明
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歸夫人以下至少使乙已葬霸陵
贊曰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
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
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
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
為飾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為帝召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
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
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群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
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媿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

五月廿二

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嗚呼仁哉
三代以下文帝可謂恭儉之主　朱晦菴

○○景帝紀　　班固

孝景皇帝文帝太子也母曰竇皇后後七年六月文帝崩丁未太子即
皇帝位元年冬十月詔曰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繇
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
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
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遂羣生減耆欲不受獻罪人不帑不誅
亡罪不私其利也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朕既不敏弗能胅識
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
不獲福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爲昭德
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施於萬民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
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後二年夏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
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
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
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蓄積以備
災害彊毋攘弱衆毋暴寡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
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為吏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
長吏也奸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脩其職不事官職耗亂
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五月詔曰人不患其不知
患其為詐也不患其不勇患其為暴也不患其不富患其亡厭也其惟
廉士寡欲易足今訾筭十以上迺得官廉士筭不必衆有市籍不得官
無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訾筭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三
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
用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登意為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
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臧為盜二
千石聽者與同罪

景帝忌刻少恩無人君之量非文帝比也原其所以能全身保國與
文帝俱稱賢君者惟不改其恭儉故耳　蘇潁濱

○○○武帝紀　　　　班固

孝武皇帝景帝中子也母曰王美人年四歲立爲膠東王七歲爲皇太
子母爲皇后十六歲後三年三月景帝崩甲子太子卽皇帝位元光元
年五月詔賢良曰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燭莫不率俾
周之成康刑錯不用德及鳥獸教通四海海外肅眘北發渠搜氐羌徠
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蝕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
嗚虖何施而臻此與今朕獲奉宗廟夙興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淵水未
知所濟猗與偉與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業休德上參堯舜下配三
王朕之不敏不能遠德此子大夫之所睹聞也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
體受策察問咸以書對著之於篇朕親覽焉於是董仲舒公孫弘出焉

元朔元年冬十一月詔曰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
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錄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
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
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
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
積行之君子雍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
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
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壹
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
爵再則黜地三則黜爵地畢矣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

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
今詔書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
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六年夏六月詔曰
朕聞五帝不相復禮三代不同法所繇殊路而建德一也蓋孔子對定
公以徠遠哀公以論臣景公以節用非期不同所急異務也今中國一
統而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巡朔方征匈奴斬首虜萬八千
級諸禁錮及有過者咸蒙厚賞得免減罪今大將軍仍復克獲斬首虜
萬九千級受爵賞而欲移賣者無所流貤其議爲令有司奏請置武功
臣賞官以寵戰士元狩元年夏四月詔曰朕聞咎繇對禹曰在知人知
人則哲惟帝難之蓋君者心也民猶支體支體傷則心憯怛日者淮南

衡山修文學流貨賂兩國接壤怵於邪說而造篡弒此朕之不德詩云
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已赦天下滌除與之更始朕嘉孝弟力田哀夫
老眊孤寡鰥獨或匱於衣食甚憐愍焉其遣謁者巡行天下存問致賜
曰皇帝使謁者賜縣三老孝者帛人五匹鄉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
九十以上及鰥寡孤獨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有冤失
職使者以聞縣鄉即賜毋贅聚六月詔曰日者有司以幣輕多姦農傷
而末衆又禁兼并之塗故改幣以約之稽諸往古制宜於今廢期有月
而山澤之民未諭夫仁行而從善義立則俗易意奉憲者所以導之未
明與將百姓所安殊路而撟虔吏因乘勢以侵蒸庶邪何紛然其擾也
今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存問鰥寡廢疾無以自振業者代與

之諭三老孝弟以為民師舉獨行之君子徵詣行在所朕嘉賢者樂知其人廣宣厥道士有特招使者之任也詳問隱厲亡位及冤失職姦猾為害野荒治苛者舉奏郡國有所以為便者上丞相御史以聞元封元年冬十月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蠻北夷頗未輯睦朕將巡邊垂擇兵振旅躬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威振匈奴遣使者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縣於漢北闕矣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亟來臣服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為匈奴讋馬五年夏四月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贊曰漢承百王之獘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曆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孝武雖窮奢極侈而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動向使高祖之後即有武帝天下必不能全 馬貴與

○○宣帝紀 班固

孝宣皇帝武帝曾孫戾太子孫也太子納史良娣生史皇孫皇孫納王夫人生宣帝號曰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良娣皇孫王夫人皆遇害語在太子傳曾孫雖在襁褓猶坐收繫郡邸獄而丙吉為廷尉監治巫蠱於郡邸憐曾孫之亡辜使女徒復作淮陽趙徵卿渭城胡組更乳養私給衣食視遇甚有恩巫蠱事連歲不決至後元二年武帝疾往來長楊五柞宮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獄繫者輕重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至郡邸獄吉拒閉使者不得入曾孫賴吉得全因遭大赦吉乃載曾孫送祖母史良娣家語在吉及外戚傳後有詔掖庭養視上屬籍宗正時掖庭令張賀嘗事戾太子思顧舊恩哀曾孫奉養甚謹以私錢供給教書既壯為取暴室嗇夫許廣漢女曾孫因依倚廣漢兄弟及祖母家史氏受詩於東海澓中翁高材好學然亦喜游俠鬬雞走馬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數上下諸陵周徧三輔常困於蓮勺鹵中尤樂杜鄠之間率常在下杜時會朝請舍長安尚冠里身足下有毛臥居數有光耀每買餅所從買家輒大讎亦以是自怪元平元年四月昭帝崩毋嗣大將軍霍光請皇后徵昌邑王六月丙寅王受皇帝璽綬尊皇后曰皇太后癸巳光奏王賀淫亂請廢語在賀及光傳秋七月光奏議曰禮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大宗無嗣擇支子孫賢者為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操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

宗子萬姓奏可遣宗正德至曾孫尚冠里舍洗沐賜御府衣太僕以軨
獵車奏迎曾孫就齋宗正府庚申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為陽武侯已
而羣臣奏上璽綬即皇帝位謁高廟地節三年春三月詔曰蓋聞有功
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猶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成勞來不怠流民
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其秩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又曰鰥寡孤
獨高年貧困之民朕所憐也前下詔假公田貸種食其加賜鰥寡孤獨
高年帛二千石嚴教吏謹視遇毋令失職令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可親
民者元康二年春正月詔曰書云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今吏脩身奉法
未有能稱朕意朕甚愍焉其赦天下與士大夫厲精更始夏五月詔曰獄
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

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
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繇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
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務平法或擅興繇役飾廚傳稱
過使客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今天下
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又曰聞
古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今百姓多上書觸諱以犯罪者朕甚憐之
其更諱詢諸觸諱在令前者赦之黃龍元年春二月詔曰蓋聞上古之
治君臣同心舉措曲直各得其所是以上下和洽海內康平其德弗可
及已朕既不明數申詔公卿大夫務行寬大順民所疾苦將欲配三王
之隆明先帝之德也今吏或以不禁姦邪為寬大縱釋有罪為不苛或

以酷惡為賢皆失其中奉詔宣化如此豈不繆哉方今天下少事繇役
省減兵革不動而民多貧盜賊不止其咎安在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為
欺謾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為意朕將何任諸請詔省卒徒自給者皆止
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使真偽毋相亂

天下之事多成於貧賤感激之中而敗於富貴安樂之際宣帝之所
以稱於西漢者正以其起於民間耳　吳甫旦

元帝紀　班固

永光四年夏六月詔曰蓋聞明王在上忠賢布職則羣生和樂方外蒙澤今朕晻於王道夙夜憂勞不通其理靡瞻不眩靡聽不惑是以政令多還民心未得邪說空進事亾成功此天下所著聞也公卿大夫好惡不同或緣奸作邪侵削細民元元安所歸命哉迺六月晦日有蝕之詩不云乎今此下民亦孔之哀自今以來公卿大夫其勉思天戒慎身脩永以輔朕之不逮直言盡意無有所諱冬十月詔曰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願也頃者有司緣臣子之義奏徙郡國民以奉園陵令百姓遠棄先祖墳墓破業失產親戚別離人懷思慕之心家有不安之意是以東垂被虛耗之害關中有無聊之民非久長之策也詩不云乎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今所爲初陵者勿置縣邑使天下咸安土樂業亾有動搖之心布告天下令明知之又罷先後父母奉邑

贊曰臣外祖兄弟爲元帝侍中語臣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刌節度窮極幼眇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爲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然寬弘盡下出於恭儉號令溫雅有古之風烈

元帝詔令爲民者甚衆然恭顯用事豈能使民實被其澤　眞西山

成帝紀　班固

陽朔二年春寒詔曰昔在帝堯立羲和之官命以四時之事令不失其序故書云黎民於蕃時雍明以陰陽爲本也今公卿大夫或不信陰陽薄而小之所奏請多違時政傳以不知周行天下而欲望陰陽和調豈不謬哉其務順四時月令嘉鴻二年春三月有雉蜚集於庭歷階升堂而雊後集諸府又集承明殿詔曰古之選賢傅納以言明試以功故官無廢事下無逸民教化流行風雨和時百穀用成衆庶樂業咸以康寧朕承鴻業十有餘年數遭水旱疾疫之災黎民婁困於饑寒而望禮義之興豈不難哉朕既無以率道帝王之道日以陵夷意乃招賢選士之路鬱滯而不通與將舉者未得其人也其舉敦厚有行義能直言者冀聞切言嘉謀匡朕之不逮永始四年夏六月甲午霸陵園門闕災出杜陵諸未嘗御者歸家詔曰聖王明禮制以序尊卑異車服以章有德雖有其財而無其尊不得踰制故民興行上義而下利方今世俗奢僭罔極靡有厭足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四方所則未聞脩身遵禮同心憂國者也或迺奢侈逸豫務廣第宅治園池多畜奴婢被服綺縠設鐘鼓備女樂車服嫁娶葬埋過制吏民慕效寖以成俗而欲望百姓儉節家給人足豈不難哉詩不云乎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其申敕有司以漸禁之青綠民所常服且勿止列侯近臣各有省改司隸校尉察不變者

帝因劉向之言而勇於改過惜乎小節雖善而大體未出於善　陳同　眞

異姓諸侯王表　班固

昔詩書述虞夏之際舜禹受禮積德累功洽於百姓攝位行政考之於
天經數十年然後在位殷周之王乃繇卨稷脩仁行義歷十餘世至於
湯武然後放殺秦起襄公章文繆獻孝昭嚴稍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
始皇乃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艱難也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
為起於處士橫議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墮城
銷刃箝語燒書內鋤雄俊外攘胡粵用壹威權為萬世安然十餘年間
猛敵橫發乎不虞適戍彊於五伯閭閻偪於戎狄響應瘠於謗議奮臂
威於甲兵鄉秦之禁適所以資豪桀而速自斃也是以漢亡尺土之階
繇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何則古世相革皆承
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弊鐫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
勢然也

漢書　第五卷　十五

文格高古而論亦正大。當是諸序之冠。　淥以標

諸侯王表　班固

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
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詩載其制曰介人
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
獨斯畏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
故盛則周邵相其治致刑錯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自幽平之後日
以陵夷至虖阸陋河洛之間分為二周有逃責之臺被竊鈇之言然天
下謂之共主彊大弗之敢傾歷載八百餘年數極德盡既於王赧降為
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尚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
無主三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狙詐之兵蠶食山東壹切取勝因矜
其所習自任私知姍笑三代盪滅古法竊自號為皇帝而子弟為匹夫
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梃劉項隨而斃
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勢然也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
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餘邑
尊王子弟大啟九國自雁門以東盡遼陽為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
度河濟漸于海為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為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
為荊吳北界淮瀕略廬衡為淮南波漢之陽亘九嶷為長沙諸侯比境
周帀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
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
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撟枉過其正矣

漢書　第五卷　十六

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鼂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冊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自此以來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為三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疏遠生於帷牆之中不為士民所尊勢與富室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絕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顓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韍惟恐在後或迺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是以究其終始彊弱之變明監戒焉

西漢存亡關係在此故孟堅痛切詳盡言之　陳明卿

劉向傳　班固

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任為輦郎既冠以行脩飭擢為諫大夫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選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以通達能屬文辭與王褒張子僑等並進對獻賦頌凡數十篇上復興神僊方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祕書書言神僊使鬼物為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幼而讀誦以為奇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方不驗上乃下更生吏吏劾更生鑄偽黃金繫當死更生兄陽城侯安民上書入國戶半贖更生罪上亦奇其才得踰冬減死論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復拜為郎中給事黃門遷散騎諫大夫給事中元帝初即位太傅蕭望之為前將軍少傅周堪為諸吏光祿大夫皆領尚書事甚見尊任更生年少於望之堪然二人重之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為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拾遺於左右四人同心輔政患苦外戚許史在外故縱而中書宦官弘恭石顯弄權望之堪更生議欲白罷退之未白而語泄遂為許史及恭顯所譖愬堪更生下獄及望之皆免官語在望之傳其春地震夏客星見昴卷舌閒上感悟下詔賜望之爵關內侯奉朝請秋徵堪向欲以為諫大夫恭顯白皆為中郎冬地復震時恭顯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懼焉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竊聞故前將軍蕭望之等皆忠正無私欲致大治忤於貴戚尚書今道路人聞望之等復進以為且復見毀讒必

必嘗有過之臣不宜復用是大不然臣聞春秋地震為在位執政太盛
也不為三獨夫動亦已明矣且往者高皇帝時季布有罪至於夷滅後
赦以為將軍高后孝文之間卒為名臣孝武帝時兒寬有重罪繫按道
侯韓說諫曰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今殺寬後將復大恨矣上
感其言遂貰寬復用之位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未有及寬者也又董
仲舒坐私為災異書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誅復為太
中大夫膠西相以老病免歸漢有所欲興常有詔問仲舒為世儒宗定
議有益天下孝宣皇帝時夏侯勝坐誹謗繫獄三年免為庶人宣帝復
用勝至長信少府太子太傅名敢直言天下美之若乃群臣多此比類
難一二記有過之臣無負國家有益天下此四臣者足以觀矣前弘恭

奏望之等獄決三月地大震恭移病出後復視事天陰雨雪由是言之
地動殆為恭等臣愚以為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
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門開災異之原塞矣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為白
請考姦詐辭果服更生見堪猛在位幾已得復進懼其傾危乃上封事
諫曰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
地失常徵表為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甽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
況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
未報忠臣之義一杼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
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皇來儀擊
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遝衆賢

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
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
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
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
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釐麰釐麰麥也始
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
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歙歙相是
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歙歙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
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橈衆枉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
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嗸嗸當是之時日月

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月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
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
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
山冢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
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為非甚
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
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周大夫
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為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
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
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阤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

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鶂退飛多麋有蜮蜚鸜鵒
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
菽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饑蝝螽螟螽午並起當是時禍亂
輒應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
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
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
復興繇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
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
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殽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
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剌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

前後錯謬毀譽渾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為黨往
往群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
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
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湊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
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
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軼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郤
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
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況甚於春秋乎原其
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繇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
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

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
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為否否者閉而
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為泰泰者通而治也
詩又云雨雪麃麃見晛聿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
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
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
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
子叔孫故以大亂汙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
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
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

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讇
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
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
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慍
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皐陶傳相汲引不
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
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
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
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歆
歆訿訿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

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群枉之門廣開眾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眾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效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洩臣謹重封昧死上恭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

味其書辭方知其忠愛懇惻之意與他人不同　樓迂齋

○○○賈誼傳　班固

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甚幸愛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常學事焉徵以為廷尉廷尉乃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於是以為能文帝說之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誼以為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當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定官名興禮樂迺草具其儀法色上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秦之文帝謙讓未皇也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迺

短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以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適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其終篇曰已矣國亡人莫我知也遂自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喻誼為長沙傅三年有服飛入誼舍止於坐隅服似鴞不祥鳥也誼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溼誼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乃為賦以自廣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迺拜誼為梁懷王太傅懷王上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傅之數問以得失是時匈奴彊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淮南濟北

王皆為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略曰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為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

漢書　第五卷　二五

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禹舜復生為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

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殽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仄室之勢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乃為中涓其次廑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

漢書　第五卷　二六

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惪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啟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

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迹而動既有徵矣其勢盡又復然殃旤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髖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髖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臣竊迹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乃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

形勢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

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瘇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為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病非徒瘇也又苦𨂂盭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之子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𨂂盭可痛哭者此病

也是天下之勢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非亶倒縣而已又類辟且病痱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胄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為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為戎人諸侯勢既卑辱而旤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

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為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為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

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為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蹷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

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剟寢戶之簾搴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筦子曰禮義廉恥是為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

不為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為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群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

幼在繈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乃孩提有識三少三公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者必先受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

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皆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

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迹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

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為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以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功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

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歐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歐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不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旤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

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罪○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恥不行○大臣無乃握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繫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以犬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頑頓亡恥、奊詬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挻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我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

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亡恥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
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
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
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罪矣
猶未斥然正以謼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
聞譴何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罪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
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盩而加也其有大罪者聞命
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
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
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

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
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
死君上守圄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
也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
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義故可以託不御之
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
為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
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亡事復爵邑故賈誼以此譏上上
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武帝時稍復
入獄自甯成始梁王勝墜馬死誼自傷為傅無狀常哭泣後歲餘亦死

賈生之死年三十三矣
[illegible]後之君子高其志惜其才而譏其量云 朱晦菴

○○鼂錯傳　　班固

鼂錯、潁川人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與雒陽宋孟及劉帶同師、以文學為太常掌故、錯為人陗直刻深、孝文時、天下無治尚書者、獨聞濟南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詔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遷博士、又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眾○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為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議或曰○皇太子亡以事為○也○臣之愚誠以為不然○竊觀上世之君、不能奉其宗廟、而劫殺於其臣者、皆不知術數者也○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說也○夫多誦而不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為功○臣竊觀皇太子材智高奇○馭射伎藝過人絕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以陛下為心也、竊願陛下幸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以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陳明於前、唯陛下裁察、上善之、於是拜錯為太子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是時匈奴彊、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錯上言兵事曰○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略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

（注中商本無）

漢書　第五卷　三七

御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眾、殺一王、敗其眾而有大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屮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閒、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屮、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屮木蒙蘢、支葉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阸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勤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眾易橈亂也○勁弩長戟、

漢書　第五卷　三六

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鬥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眾以誅數萬之匈奴眾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為小以強為弱在俯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眾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眾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答焉

此文最古尚似孫武子　唐荊川

賈山傳

賈山潁川人也祖父祛故魏王時博士弟子也山受學祛所言涉獵書記不能為醇儒嘗給事潁陰侯為騎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為諭名曰至言其辭曰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為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脩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群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謼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騖馳旌旗不橈為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桼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為葬薶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皋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

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傑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乃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

義莫不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酳、祝䬸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厭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郡縣、築長城以為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勢、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為過堯舜統、縣石鑄鍾虡、篩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為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絫世廣德以為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

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為之服、錫衰麻絰、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為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亡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

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敺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廐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

方鄉風令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大學脩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媟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脩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不正身脩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脩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眾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其後文帝除鑄錢令山復上書諫以為變先帝法非是又訟淮南王無大罪宜急令反國又言柴唐子為不善足以戒章下詰責對以為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終不加罰所以廣諫爭之路也其後復禁鑄錢云

漢識治體不減于誼　陳明卿

○○路温舒傳　　班固

路温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也、父為里監門、使温舒牧羊、温舒取澤中蒲截以為牒、編用寫書、稍習善。求為獄小吏、因學律令。轉為獄史、縣中疑事皆問焉。太守行縣、見而異之、署決曹史、又受春秋、通大義、舉孝廉、為山邑丞、坐法免、復為郡吏、元鳳中、廷尉光以治詔獄、請温舒署奏曹掾、守廷尉史、會昭帝崩、昌邑王賀廢、宣帝初即位、温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其辭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廼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絶、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絶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敺、以刻為明、深者獲公明、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偷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上善其言、遷廣陽私府長、

○文章妙在於時、此書正在武宣之間、乃是鍍為燧炭中、現出一片清涼世界、若在元成之際、便是以水濟水、毒藥霜陽、讀者如執為千年一定之規、則此書反索然無味矣。陳明卿

漢書　第五卷　四五

漢書　第五卷　四六

○董仲舒傳　　班固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
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
士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
策焉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
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儁郡國諸
侯公選賢良脩絜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褎然
爲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
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
盛於勺聖王已沒鐘鼓筦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虖桀紂之

漢書　第五卷　四七

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
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
或誖謬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烏
虖凡所爲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
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
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脩何飭而
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
之靈德澤洋溢施虖方外延及羣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
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并取之
於術愼其所出乃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於執事書之不泄興於朕

躬毋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仲舒對曰陛下發
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
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
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
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
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
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
詩曰夙夜匪解書曰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
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
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

漢書　第五卷　四八

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
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
本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絃之聲未衰也夫虞
氏之不爲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
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
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
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
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祜之爲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風
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
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誖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

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屮也屮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徠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

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孰而屮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埽除其迹而悉去之復脩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顓為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

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心嚚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飭也、五者脩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羣生也、天子覽其對而異焉、乃復冊之曰、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瑑、又云、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秏矣哀哉、烏虖、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籍田、

漢書　第五卷　五一

以為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而不同、考之於今而難行、毋乃牽於文繫而不得騁歟、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歟、各悉對著於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稱朕意、仲舒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乃遜於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為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於河海、天下秏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閎夭大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

漢書　第五卷　五二

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瑑資質潤美不待刻瑑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趣利無

恥又好用憯酷之吏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群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群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於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藉田以為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瑑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

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所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

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於是天子復冊之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乎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

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乎○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仲舒復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

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之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脩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脩○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

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為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眾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虖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

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虖情性察虖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寖微寖滅之道也○冊曰○王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

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
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
將以救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為而治者其舜虖改正朔
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
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孔子曰
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
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
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
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
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

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
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義之休德明帝王之
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廑能勿失耳
若迺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
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
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
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皇來
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意
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可
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是所受

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
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虖此民之
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
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眾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
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朘寖以大窮富
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
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
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
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也故公
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

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虖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
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
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
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
則民好邪而俗敗繇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
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
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
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
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
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為者矣春秋大

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為江都相

西漢儒者惟一仲舒其學純乎孔孟其告君亦必以堯舜孟七篇而後未有及者 真西山

張安世傳　班固

安世字子孺少以父任為郎用善書給事尚書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材擢為尚書令遷光祿大夫昭帝即位大將軍霍光秉政以安世篤行光親重之會左將軍上官桀父子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與燕王蓋主謀反誅光以朝無舊臣白用安世為右將軍光祿勳以自副焉明年昭帝崩未葬大將軍光白太后徙安世為車騎將軍與共徵立昌邑王王行淫亂光復與安世謀廢王尊立宣帝帝初即位褒賞大臣下詔曰夫褒有德賞有功古今之通義也車騎將軍光祿勳富平侯安世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勤勞國家守職秉義以安

宗廟其益封萬六百戶功次大將軍光安世子千秋延壽彭祖皆中郎將侍中安世聞指懼不敢當請閒求見免冠頓首曰老臣耳妄聞言之為先事不言情不達誠自量不足以居大位繼大將軍後唯天子財哀以全老臣之命上笑曰君言泰謙君而不可尚誰可者安世深辭弗能得後數日竟拜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後歲餘禹謀反夷宗族安世素小心畏忌已內憂矣其女孫敬為霍氏外屬婦當相坐安世瘦懼形於顏色上怪而憐之以問左右乃赦敬以慰其意安世寖恐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外內無間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為通有郎功高不

調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莫府長史遷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長史曰將軍為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為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脩而已何知士而薦之（未免後人借口）其欲匿名迹遠權勢如此為光祿勳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反水漿耶如何以小過成罪郎淫官婢婢兄自言安世曰奴以恚怒誣汙衣冠告署適奴其隱人過失皆此類也初安世兄賀幸於衛太子太子敗賓客皆誅安世為賀上書得下蠶室後為掖庭令而宣帝以皇曾孫收養掖庭賀內傷太子無辜而曾孫孤幼所以視養拊循恩甚密焉及曾孫壯大賀教書令受詩為取許妃以家財聘之曾孫數有徵怪語在宣紀賀聞知為安

世道之稱其材美安世輒絕止以為少主在上不宜稱述曾孫及宣帝即位而賀已死上謂安世曰掖庭令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上追思賀恩欲封其冢為恩德侯置守冢二百家賀有一子蚤死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彭祖又小與上同席研書指欲封之先賜爵關內侯故安世深辭賀封又求損守冢戶數稍減至三十戶上曰吾自為掖庭令非為將軍也安世乃止不敢復言安世尊為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富於大將軍光天子甚尊憚大將軍然內親安世心密於光焉元康四年春安世病上疏歸侯乞骸骨天子報曰將軍年老被病朕甚閔之雖不能視事折衝萬里君先帝大臣明於治亂朕所不及得數問焉何感而上書歸衛將軍富平侯印薄朕忘故非所望也願將軍彊餐食近醫藥專精神以輔天年安世復彊起視事至秋薨

贊曰馮商稱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而司馬遷不言故闕焉漢興以來侯者百數保國持寵未有若富平者也湯雖酷烈及身蒙咎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安世履道滿而不溢賀之陰德亦有助云

湯以人主意為獄而安世功在社稷子孫世守與漢無窮賢者益前人之德其效乃如此（黃東發）

○○杜欽傳　班固

欽字子夏、少好經書、家富而目偏盲、故不好為吏、茂陵杜鄴與欽同姓字、俱以材能稱京師。故衣冠謂欽為盲杜子夏以相別。欽惡以疾見詆、廼為小冠、高廣財二寸。繇是京師更謂欽為小冠杜子夏、而鄴為大冠杜子夏云。時帝舅大將軍王鳳以外戚輔政、求賢知自助。鳳父頃侯禁與欽兄緩相善、故鳳深知欽能、奏請欽為大將軍軍武庫令、職閒無事、欽所好也。欽為人深博有謀、自上為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即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欽因是說大將軍鳳曰、禮壹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廣嗣重祖也。必鄉舉求窈窕、不問華色、所以助德理內也。娣姪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胤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繇、則女德不厭、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書云、或四三年、言失欲之生害也。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為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徠異態、後來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閒適之心。是以晉獻被納讒之謗、申生蒙無罪之辜。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方鄉術入學、未親后妃之議。將軍輔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毋必有聲色音技能、為萬世大法。夫少戒之在色、小卞之作、可為寒心。唯將軍常以為憂。鳳白之太后、太后以為故事無有。○孟堅與欽而少鄴、余則謂鄴不事權貴、較之附鳳者、不能無軒輊云。凌稚隆

漢書　第五卷　六三

○○○司馬遷傳　班固

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與遷書、責以古賢臣之義。遷報之曰、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氣勤勤懇懇、若望僕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是也。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抑鬱而無誰語。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為知己用、女為說己容。若僕大質已虧缺、雖材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發笑而自點耳。書辭宜荅、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閒、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上雍、恐卒然不可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不報、幸勿過。僕聞之、脩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憯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而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爰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中材之人、事關於宦豎、莫不傷氣、況忼慨之士乎。如今朝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俊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

漢書　第五卷　六四

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鄉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外庭末議，不以此時引維綱，盡思慮，今已虧形為埽除之隸，在闒茸之中，迺欲卬首信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歡。然僕觀其為人自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彊胡，卬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迺悉徵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鬭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壹呼勞軍，士無不起，躬流涕，沬血飲泣，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悽怛悼，誠欲效其款款

之愚，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事已無可柰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深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為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壹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隤其家聲，而僕又茸以蠶室，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閒，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螘何異？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鬄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厲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穽檻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為牢勢不入，削木為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槍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彊顏耳，曷足貴乎！且

伯伯也拘牖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鄉
稱孤繫獄具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關
三木季布為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
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財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
繇此言之勇怯勢也彊弱形也審矣曷足怪乎且人不能蚤自財繩墨
之外已稍陵夷至於鞭箠之間廼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
刑於大夫者殆為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妻子至激於
義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今僕不幸蚤失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
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
僕雖怯耎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紲之辱哉且夫

漢書　第五卷　六七

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若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
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古者富貴而
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
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兵法脩
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氐賢聖發憤
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及如
左丘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
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
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
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已著

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
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
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黨戮笑汙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
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
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為閨閤之臣寧
得自引深臧於巖穴耶故且從俗浮湛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
廼教以推賢進士無廼與僕之私指謬乎今雖欲自彫瑑曼辭以自解
無益於俗不信祇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盡意故略
陳固陋遷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
宣布焉至王莽時求封遷後為史通子

漢書　第五卷　六八

反覆曲折首尾相續叙事明白讀之令人感激悲痛　樓迂齋

〇〇嚴助傳　　班固

嚴助會稽吳人嚴夫子子也或言族家子也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繇是獨擢助為中大夫後得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皋膠倉終軍嚴葱奇等並在左右是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軍旅數發內改制度朝廷多事婁舉賢良文學之士公孫弘起徒步數年至丞相開東閣延賢人與謀議朝覲奏事因言國家便宜上令助等與大臣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詘其尤親幸者東方朔枚皋嚴助吾丘壽王司馬相如相如常稱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唯助與壽王見任用而助最先進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於漢時武帝年未二十以問太尉田蚡蚡以

漢書　第五卷　六九

為越人相攻擊其常事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不屬於是助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愬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太尉不足與計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迺遣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守欲距法不為發助迺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後三歲閩越復興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上多其義大為發興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

安竊為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劗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勢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閒篁竹之中習於水鬭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閒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

漢書　第五卷　七〇

越人名為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閒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轎而隃領拕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嘔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閒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淦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櫂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謕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

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為記。曾未入其地而
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
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為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
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愴於心。今方
內無犬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為
之早閉晏開，鼂不及夕，臣安竊為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
為人衆兵彊，能難邊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為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
限以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領
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為變，必
先田餘干界中，積食糧，迺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

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緜力薄材，不能陸戰，又
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
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迺足，輓車奉饟者，不在其
中。南方暑溼，近夏瘴熱，暴露水居，蝮蛇蠚生，疾癘多作，兵未血刃而病
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
甲弒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
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
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為越蓄，此必委質為藩臣，世共
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填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
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為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

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勌，食
糧乏絕，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絍，丁壯從軍，老弱轉餉，
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
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
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乃出
擊之。秦兵大破，迺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敝，行者
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
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荊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
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繇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
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

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
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
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為境，九州為家，八藪為囿，江漢為
池，生民之屬皆為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
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馮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
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
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
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閒，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
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
擇焉。臣安幸得為陛下守藩，以身為鄣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

之所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是時漢兵遂出踰領適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風指於南越南越王頓首曰天子迺幸興兵誅閩越死無以報即遣太子隨助入侍助還又諭淮南曰皇帝問淮南王使中大夫王上書言事聞之朕奉先帝之休德夙興夜寐明不能燭重以不德是以比年凶菑害眾夫以眇眇之身託於王侯之上內有飢寒之民南夷相攘使邊騷然不安朕甚懼焉今王深惟重慮明太平以弼朕失稱三代至盛際天接地人迹所及咸盡賓服藐然甚慙嘉王之意靡有所終使中大夫助諭朕意告王越事助諭意曰今者大王以發屯臨越事上書陛下故遣臣助告王其事王居遠事薄遽不與王同其計朝有闕政遺王之憂陛下甚恨之夫兵固凶器明主之所重出也然自五帝三王禁暴止亂非兵未之聞也漢為天下宗操殺生之柄以制海內之命危者望安亂者卬治今閩越王狼戾不仁殺其骨肉離其親戚所為甚多不義又數舉兵侵陵百越并兼鄰國以為暴彊陰計奇策入燔尋陽樓船欲招會稽之地以踐句踐之迹今者邊又言閩王率兩國擊南越陛下為萬民安危久遠之計使人諭告之曰天下安寧各繼世撫民禁毋敢相并有司疑其以虎狼之心貪據百越之利或於逆順不奉明詔則會稽豫章必有長患且天子誅而不伐焉有勞百姓苦士卒乎故遣兩將屯於境上震威武揚聲鄉屯會未會天誘其衷閩王隕命輒遣使者罷屯毋後農時南越王甚嘉被惠澤蒙休德願革心易行身從使者入謝有狗馬之病不能勝服

故遣太子嬰齊入侍病有瘳願伏北闕望大廷以報盛德閩王以八月舉兵於冶南士卒罷倦三王之眾相與攻之因其弱弟餘善以成其誅至今國空虛遣使者上符節請所立不敢自立以待天子之明詔此一舉不挫一兵之鋒不用一卒之死而閩王伏辜南越被澤威震暴王義存危國此則陛下深計遠慮之所出也事效見前故使臣助來諭王意於是王謝曰雖湯伐桀文王伐崇誠不過此臣安妄以愚意狂言陛下不忍加誅使使者臨詔臣安以所不聞誠不勝厚幸助由是與淮南王相結而還上大說助侍燕從容上問助居鄉里時助對曰家貧為友婿富人所辱上問所欲對願為會稽太守於是拜為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為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間者闊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從橫助恐上書謝稱春秋天王出居于鄭不能事母故絕之臣事猶子事父母也臣助當伏誅陛下不忍加誅願奉三年計最詔許因留侍中有奇異輒使為文及作賦頌數十篇後淮南王來朝厚賂遺助交私論議及淮南王反事與助相連上薄其罪欲勿誅張湯爭以為助出入禁門腹心之臣而外與諸侯交私如此不誅後不可治助竟棄市

淮南書疏佳然不以入淮南傳而以載之於此蓋以此則紀助[illegible]南本末而彼則特傳淮南叛逆耳事各以類序亦記家牒

朱買臣傳

班固

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産業常艾薪樵賣以給食擔
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嘔道中買臣愈益疾
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
待我富貴報女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
能留、即聽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故妻與夫家俱上冢見
買臣飢寒呼飯飲之後數歲、買臣隨上計吏、爲卒、將重車至長安詣闕
上書、書久不報、待詔公車、糧用乏、上計吏卒更乞匄之、會邑子嚴助貴
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帝甚說之拜買臣爲中大夫與嚴助俱
侍中是時方築朔方、公孫弘諫以爲罷敝中國、上使買臣難詘弘、語在
弘傳、後買臣坐事免、久之、召待詔、是時東越數反覆、買臣因言故東越
王居保泉山、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今聞東越王更徙處南行、去泉山
五百里、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
也、上拜買臣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
何如、買臣頓首辭謝、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須詔書到軍
與俱進、初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拜爲太守買臣衣
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直上計時會稽吏方相與羣飲不視買臣買
臣入室中守邸與共食食且飽少見其綬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
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出語上計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誕耳守邸曰試
來視之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駭白守
丞相推排陳列中庭拜謁買臣徐出戶有頃長安廄吏乘駟馬車來迎
買臣遂乘傳去會稽聞太守且至發民除道縣吏並送迎車百餘乘入
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
園中給食之居一月妻自經死買臣乞其夫錢令葬悉召見故人與飲
食諸嘗有恩者皆報復焉居歲餘、買臣受詔將兵、與橫海將軍韓說等、
俱擊破東越有功、徵入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免官、復爲丞
相長史、張湯爲御史大夫、始買臣與嚴助俱侍中、貴用事、湯尚爲小吏、
趨走買臣等前、後湯以廷尉治淮南獄、排陷嚴助、買臣怨湯、及買臣爲
長史、湯數行丞相事、知買臣素貴故陵折之買臣見湯坐牀上弗爲禮
買臣深怨常欲死之後遂告湯陰事湯自殺上亦誅買臣

寵貴太平常物耳自久困屈抑者視之信爲奇特武帝衣繡一語寵
其夷矣故班掾於富貴今昔閒悉力摹寫 陳明卿

徐樂傳　　班固

徐樂燕郡無終人也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

諸侯無竟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繇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彊國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為禽矣楚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為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彊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飛鳥弘游燕之囿淫從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幄之私俳優朱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夏子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為陛下天然之聖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為務則禹湯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未必不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為數世隆南面背依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不成奚征而不服哉

一傳秖載一書更不復敘一事史家之嚴重如此　葛靖調

嚴安傳　　班固

嚴安者臨菑人也以故丞相史上書曰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
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
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脩飾調五聲使有節
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彼民之情見美則
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民離本而徼末矣末不可徒
得故搢紳者不憚為詐帶劍者夸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媿故姦軌浸
長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
偽偽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衆
臣願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燿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

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
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孰六畜遂字民不夭厲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
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
餘年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
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彊陵弱衆暴
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彊國務攻弱國
脩守合從連衡馳車轂擊介冑生蟣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
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鍾虡
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鄉使秦
緩刑罰薄賦歛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

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為知巧權利者進篤厚忠
正者退法嚴令苛諂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內使蒙恬將
兵以北攻彊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蜚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
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
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
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
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
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
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
官之吏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

會壤長地進至乎伯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
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
羌僰略薉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
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犬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
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挐而
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摩
劍矯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
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帶脅諸侯非宗
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
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

閫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緣務之用也以達萬世之變則不可胲諱
也○後以安爲騎馬令○○○○○○○
嚴安一書字字啓豈千古可用尤中武帝病源 陳明卿

○○○終軍傳

終軍字子雲濟南人也少好學以辯博能屬文聞於郡中年十八選爲博士弟子至府受遣太守聞其有異才召見軍甚異之與交結軍揖太守而去至長安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軍爲謁者給事中從上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一角而五蹄時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於木上上異此二物博謀羣臣軍上對曰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竄屛葭葦與鳥魚羣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閩王伏辜南越賴救北胡隨畜薦居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秉鉞單于犇幕票騎抗旌昆邪右衽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竢賢縣賞待功能者進以保祿罷者

退而勞力刑於宇內矣履衆美而不足懷聖明而不專建三宮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封禪之君無聞焉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於無窮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思於勤成尊神明之敬奉燔瘞於郊宮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而異獸來獲宜矣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茾以白茅於江淮發嘉號於營丘以應緝熙使著事者有紀焉蓋六鷁退飛逆也白魚登舟順也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各以類推今野獸并角明同本也衆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

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斯拱而竢之耳對奏上甚異之繇
是改元為元狩後數月越地及匈奴名王有率衆來降者時皆以軍言
為中初軍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關關吏予軍繻軍問以此何為吏曰
為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游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軍為謁
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乃前棄繻生也軍行郡
國所見便宜以聞還奏事上甚說當發使使匈奴軍自請曰軍無橫草
之功得列宿衛食祿五年邊境時有風塵之警臣宜被堅執銳當矢石啟
前行駑下不習金革之事今聞將遣匈奴使者臣願盡精厲氣奉佐
明使畫吉凶於單于之前臣年少材下孤於外官不足以亢一方之任
竊不勝憤懣詔問畫吉凶之狀上奇軍對擢為諫大夫南越與漢和親

迺遣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
越王而致之闕下軍遂往說越王越王聽許請舉國內屬天子大說賜
南越大臣印綬壹用漢法以新改其俗令使者留填撫之越相呂嘉不
欲內屬發兵攻殺其王及漢使者皆死語在南越傳軍死時年二十餘
故世謂之終童

死得甚妙天之成就終生者多矣惜一跌不振英奇盡喪　陳明卿

賈捐之傳

班固

賈捐之字君房賈誼之曾孫也元帝初即位上疏言得失召待詔金馬
門初武帝征南越元封元年立儋耳珠厓郡皆在南方海中洲居廣袤
可千里合十六縣戶二萬三千餘其民暴惡自以阻絕數犯吏禁吏亦
酷之率數年一反殺吏漢輒發兵擊定之捐之建議以為不當擊上使
侍中駙馬都尉樂昌侯王商詰問捐之曰珠厓內屬為郡久矣今背畔
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捐之對曰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卷臣聞堯
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
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於海朔南暨聲教迄

於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
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
不過蠻荊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
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齊桓救其難孔子
定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
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
未絕賴聖漢初興為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
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
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
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

厭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
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為孝文廟稱太宗
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
可校迺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為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
之西連諸國至於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為郡北卻匈奴萬里更
起營塞制南海以為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
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
鬭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
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為使者
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

楚民眾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
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
悁之忿欲驅士眾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飢饉保
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荊大邦為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
動為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乃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
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獨
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
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不
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
餘萬萬大司農錢盡迺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況

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
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願遂棄珠厓專用
恤關東為憂上乃從之

捐之有狷介之節而不能守若非諫廢珠厓一疏殆為名教罪人矣
陳岡甫

東方朔傳　班固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武帝初即位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陳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奉祿薄未得省見久之朔紿騶朱儒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耕田力作

固不及人臨衆處官不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即過叩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為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恐朱儒為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上嘗使諸數家射覆置守宮盂下射之皆不能中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迺別蓍布卦而對曰臣以為龍又無角謂之為蛇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宮即蜥蜴上曰善賜帛十匹復使射他物連中輒賜帛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

不窮常侍左右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數也臣願令朔復射朔中之臣榜百朔不能中臣賜帛迺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窶數也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為膾乾肉為脯著樹為寄生盆下為窶數上令倡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謈朔笑之曰咄口無毛聲謷謷尻益高舍人恚曰朔擅詆欺天子從官當棄市上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非敢詆之迺與為隱耳上曰隱云何朔曰夫口無毛者狗竇也聲謷謷者鳥哺鷇也尻益高者鶴俛啄也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即妄為諧語曰令壺齟老柏塗伊優亞狋吽牙何謂也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以盛也齟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塗者漸洳徑也伊優亞者辭未定也狋吽牙者兩犬爭也舍人所問朔

應聲輒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上以朔為常侍郎遂得愛幸久之伏日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朔獨拔劍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蚤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壹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乃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南獵長楊東游宜春微行常用飲酎已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微行以夜漏下十刻乃出常稱平陽侯旦明入山下馳射鹿豕狐兔手格熊羆馳騖禾稼

稲秔之地民皆號呼罵詈相聚會自言鄠杜令令往欲謁平陽侯諸騎欲擊鞭之令大怒使吏呵止獵者數騎見留乃示以乘輿物久之乃得去時夜出夕還後齎五日糧會朝長信宮上大驩樂之是後南山下乃知微行數出也然尚迫於太后未敢遠出丞相御史知指乃使右輔都尉徼循長楊以東右內史發小民共待會所後乃私置更衣從宣曲以南十二所中休更衣投宿諸宮長楊五柞倍陽宣曲尤幸於是上以為道遠勞苦又為百姓所患乃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算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盩厔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欲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鄠杜之民吾丘壽王奏事上大說稱善時朔在傍進諫曰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為苑何必盩厔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為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卬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鼃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故鄠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桑麻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

不可一也且盛荊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虛又壞人冢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騖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彊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是日因奏泰階之事上乃拜朔為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云久之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尚帝女夷安公主隆慮主病困以金千斤錢千萬為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獄繫內官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請論左右人人為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我於是為之垂涕嘆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乃可其奏哀不能止左右盡悲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為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是以四海之內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上乃起入省中夕時召讓朔曰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今先生上壽時乎朔免冠頓首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精神散而邪氣及銷憂者莫若酒臣朔所以上壽者明陛下正而不阿因以止哀也愚不

[illegible]所先是朔嘗醉入殿中小遺殿上劾不敬有詔免為庶人待詔宦者署因此對復為中郎賜帛百匹初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堂邑侯陳午尚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始偃與母以賣珠為事偃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主召見曰吾為母養之因留第中教書計相馬御射頗讀傳記至年十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內為人溫柔愛人以主故諸公接之名稱城中號曰董君主因推令散財交士令中府曰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安陵爰叔者爰盎兄子也與偃善謂偃曰足下私侍漢主挾不測之罪將欲安處乎偃懼曰憂之久矣不知所以爰叔曰顧城廟遠無宿宮又有萩竹籍田足下何不白主獻長門園此上所欲也如是上知計

出於足下也則安枕而臥長無慘怛之憂久之不然上且請之於足下何如偃頓首曰敬奉教入言之主主立奏書獻之上大說更名竇太主園為長門宮主大喜使偃以黃金百斤為爰叔壽叔因是為董君畫求見上之策令主稱疾不朝上往臨疾問所欲主辭謝曰妾幸蒙陛下厚恩先帝遺德奉朝請之禮備臣妾之儀列為公主賞賜邑入隆天重地死無以塞責一日卒有不勝灑掃之職先狗馬填溝壑竊有所恨不勝大願願陛下時忘萬事養精游神從中掖庭回輿枉路臨妾山林得獻觴上壽娛樂左右如是而死何恨之有上曰主何憂幸得愈恐群臣從官多大為主費上還有頃主疾愈起謁上以錢千萬從主飲後數日上臨山林主自執宰敝膝道入登階就坐坐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乃下殿去簪珥徒跣頓首謝曰妾無狀負陛下身當伏誅陛下不致之法頓首死罪有詔謝主簪履起之東箱自引董君董君綠幘傅韝隨主前伏殿下主乃贊館陶公主胞人臣偃昧死再拜謁因叩頭謝上為之起有詔賜衣冠上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進觴當是時董君見尊不名稱為主人翁飲大驩樂主乃請賜將軍列侯從官金錢雜繒各有數於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郡國狗馬蹴鞠劍客輻湊董氏常從游戲北宮馳逐平樂觀雞鞠之會角狗馬之足上大歡樂之於是上為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君是時朔陛戟殿下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

經留神於王事馳騖於唐虞折節於三代偃不遵經勸學反以靡麗為右奢侈為務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徑淫辟之路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蜮偃為淫首其罪三也昔伯姬燔而諸侯憚奈何乎陛下上默然不應良久曰吾業以設飲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為篡是以豎貂為淫而易牙作患慶父死而魯國全管蔡誅而周室安上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宮引董君從東司馬門東司馬門更名東交門賜朔黃金三十斤董君之寵由是日衰至年三十而終後數歲竇太主卒與董君會葬於霸陵是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自董偃始時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堯舜禹

漢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下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劍莞蒲為席兵木無刃衣縕無文集上書囊以為殿帷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繢罽宮人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卻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豪氂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朔雖詼笑然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上常

用之自公卿在位朔皆敖弄無所為屈上以朔口諧辭給好作問之嘗問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朔對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際未足以諭當世臣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周邵為丞相孔丘為御史大夫太公為將軍畢公高拾遺於後弁嚴子為衛尉皋陶為大理后稷為司農伊尹為少府子贛使外國顏閔為博士子貢為太常益為右扶風季路為執金吾契為鴻臚龍逢為宗正伯夷為京兆管仲為馮翊魯般為將作仲山甫為光祿申伯為太僕延陵季子為水衡百里奚為典屬國柳下惠為大長秋史魚為司直蘧伯玉為太傅孔父為詹事孫叔敖為諸侯相子產為郡守王慶忌為期門夏育為鼎官羿為旄頭宋萬為式

道侯上乃大笑是時朝廷多賢材上復問朔方今公孫丞相兒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主父偃朱買臣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遷之倫皆辯知閎達溢於文辭先生自視何與比哉朔對曰臣觀其臿齒牙樹頰胲吐脣吻擢項頤結股腳連脽尻遺蛇其跡行步偊旅臣朔雖不肖尚兼此數子者朔之進對澹辭皆此類也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時方外事胡越內興制度國家多事自公孫弘以下至司馬遷皆奉使方外或為郡國守相至公卿而朔嘗至太中大夫後常為郎與枚皋郭舍人俱在左右詼啁而已朔因著論設客難己用位卑以自慰諭其辭曰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脩先王之術慕聖人之

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不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說聽行通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廩倉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懾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外以為帶安於覆盂動猶運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

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談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募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云鼓鍾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怠也辟若鶺鴒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

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教化如此欲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魁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我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何怪之耶語曰以筦闚天以蠡測海以莛撞鍾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繇是觀之譬猶鼱鼩之襲狗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

惑於大道也又設非有先生之論其辭曰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稱往古以厲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默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於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鍾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於茲矣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不為先生取之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夫談有悖於目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或有說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矣吳王曰何為其

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聽焉先生對曰昔者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王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為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為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遂及蜚廉惡來革等二人皆詐偽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琱瑑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為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阤國家為虛放戮賢聖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呴呴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則志士仁人不忍為也將儼然作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主

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琴其中以咏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於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陽狂此二人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清燕之閒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本仁祖義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

風俗此帝王所繇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為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於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緜緜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材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

帝能行之

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廚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予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卹孤獨薄賦斂省刑辟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洽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鳳皇來集麒麟在郊甘露

既降朱草萌牙遠方異俗之人鄉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為也臣愚竊以為過故詩云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朔之文辭此二篇最善

贊曰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皆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為庸人誦說故令後世多傳聞者而揚雄亦以為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然朔名過實者以其詼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朔之詼諧逢占覆射其事浮淺行於衆庶童兒

牧豎莫不眩燿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錄焉

委曲煩碎不類諸篇且不述其亡殁及子孫繼嗣尋其體必朔之自敘也　劉子玄

○○楊惲傳　班固

惲既失爵位，家居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歲餘，其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知略士也，與惲書諫戒之，為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為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惲宰相子，少顯朝廷，一朝晻昧語言見廢，內懷不服，報會宗書曰：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為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

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為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亨羊炰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

拂衣而喜，奮褎低卬，頓足起舞，誠荒淫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惲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汙辱之處，惲親行之。下流之人，眾毀所歸，不寒而栗。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為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漂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乃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會有日食變，騶馬猥佐成上書告惲驕奢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按驗，得所與會宗書，宣帝見而惡之。廷尉當惲大

逆無道，要斬，妻子徙酒泉郡。

書辭悖慢，他人讀之且不能堪，況宣帝天資刻峭者乎。　陳明卿

○○朱雲傳　班固

朱雲字游魯人也徙平陵少時通輕俠借客報仇長八尺餘容貌甚壯以勇力聞年四十廼變節從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前將軍蕭望之受論語皆能傳其業好倜儻大節當世以是高之元帝時琅邪貢禹為御史大夫而華陰守丞嘉上封事言治道在於得賢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不可不選平陵朱雲兼資文武忠正有智略可使以六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以盡其能上乃下其事問公卿太子少傅匡衡對以為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明王所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民不靜矣今嘉從守丞而圖大臣之位欲以匹夫徒步之人而超九卿之右非所以重國家而尊社稷也自堯之用舜文王於太公猶試然後爵之又況朱雲者乎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其行義未有以異今御史大夫禹絜白廉正經術通明有伯夷史魚之風海內莫不聞知而嘉猥稱雲欲令為御史大夫妄相稱舉疑有姦心漸不可長宜下有司案驗以明好惡嘉竟坐之是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為梁丘易自宣帝時善梁丘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攝齋登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拄五鹿君故諸儒為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繇是為博士遷杜陵令坐故縱亡命會赦舉方正為槐里令至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雲自是之後不復仕常居鄠田時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焉

有識見有實用深于非純任氣節者　陳明卿

梅福傳

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為郡文學補
南昌尉後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求假軺傳詣行在所條對
急政輒報罷是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勢擅朝而京兆尹王章
素忠直譏刺鳳為鳳所誅王氏浸盛災異數見群下莫敢正言福復上
書曰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為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
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畔親也不可為言也昔高祖納
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
而為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
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

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亡敵於天下也孝
文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
當此之時天下幾平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為
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
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
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衒鬻者不可
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為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
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
眾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勢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乃窺國家之隙
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群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

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
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
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
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
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拒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
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繆公行伯繇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
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
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
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眾多
也然其俊桀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

若此者亦亡幾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
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為漢驅
除倒持泰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
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為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乃欲以三
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驥於市而不可得亦已
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讎亡益於
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純謂之醇白黑雜合謂之駁欲
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
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鳶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
間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眾自陽朔以來天下

以言為諱朝廷尤甚群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群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留意亡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

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為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勢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上遂不納福居家常以讀書養性為事至元始中王莽顓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為吳市門卒云

福遠方一尉耳乃昌言無所忌又能逃脫遠遊以全其身高風峻節使人興敬 吳景元

霍光傳

班固

霍光字子孟票騎將軍去病弟也父中孺河東平陽人也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因絕不相聞久之少兒女弟子夫得幸於武帝立為皇后去病以皇后姊子貴幸既壯大乃自知父為霍中孺未及求問會為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河東太守郊迎負弩矢先驅至平陽傳舍遣吏迎霍中孺中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為大人遺體也中孺扶服叩頭曰老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為中孺買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焉乃將光西至長安時年十餘歲任光為郎稍遷諸曹侍中去病死後光為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

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征和二年衛太子為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是時上年老寵姬鉤弋趙倢伃有男上心欲以為嗣命大臣輔之察群臣唯光任大重可屬社稷上乃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上以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及太僕上官桀為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為御史大夫皆拜臥內床下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為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壹決於光先是後元年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為逆時光與金日磾上官桀等共誅

之功未錄武帝病封璽書曰帝崩發書以從事遺詔封金日磾為秺侯上官桀為安陽侯光為博陸侯皆以前捕反者功封時衛尉王莽子男忽侍中揚語曰帝崩忽常在左右安得遺詔封三子事群兒自相貴耳光聞之切讓王莽莽酖殺忽光為人沈靜詳審長財七尺三寸白皙疏眉目美須頿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初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光與左將軍桀結婚相親光長女為桀子安妻有女年與帝相配桀因帝姊鄂邑蓋主內安女後宮為倢伃數月立為皇后父安為票騎將軍封

桑樂侯光時休沐出桀輒入代光決事桀父子既尊盛而德長公主公主內行不脩近幸河間丁外人桀安欲為外人求封幸依國家故事以列侯尚公主者光不許又為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主大以是怨光而桀安數為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慚自先帝時桀已為九卿位在光右及父子並為將軍有椒房中宮之重皇后親安女光乃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繇是與光爭權燕王旦自以昭帝兄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鹽鐵為國興利伐其功欲為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趯太官先置又引蘇武前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還乃為典屬國而大將軍長史敞亡功為搜粟都

尉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變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乃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為天子事

發覺光盡誅桀安弘羊外人宗族燕王蓋主皆自殺光威震海內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訖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泰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書視丞相敞等擢郎為九江太守即日承皇太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郎將利漢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既至即位行淫亂光憂懣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

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鄂失色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為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光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乃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

禁門毋納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溫室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為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乃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敕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王尚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乃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

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臣霸臣雋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議皆曰高皇帝建功業為漢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為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詩云籍曰未知亦既抱子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繇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祝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臣敞等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乃即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戇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

自絕於天臣等駑怯不能殺身報德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光涕泣而去羣臣奏言古者廢放之人屏於遠方不及以政請徙王賀漢中房陵縣太后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昌邑羣臣坐亡輔導之誼陷王於惡光悉誅殺二百餘人出死號呼市中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光坐庭中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廣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剌王反誅其子不在議中近親唯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民間咸稱述焉光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曰禮曰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大宗亡嗣擇支子孫賢者為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武帝時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

遣宗正劉德至曾孫家尚冠里洗沐賜御衣太僕以軨獵車迎曾孫就
齋宗正府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為陽武侯已而光奉上皇帝璽綬謁
於高廟是為孝宣皇帝明年下詔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誼也大
司馬大將軍光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守節秉誼以安宗廟其以河北東
武陽益封光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賞賜前後黃金七千斤錢
六千萬雜繒三萬疋奴婢百七十人馬二千疋甲第一區自昭帝時光
子禹及兄孫雲皆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婿
為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壻外孫皆奉朝請為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
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光自後元秉持萬機及上即位乃歸政上謙讓
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天子光每朝見上虛已斂容禮下之

已甚光秉政前後二十年地節二年春病篤車駕自臨問光病上為之
涕泣光上書謝恩曰願分國邑三千戶以封兄孫奉車都尉山為列侯
奉兄驃騎將軍去病祀事下丞相御史即日拜光子禹為右將軍光薨
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太中大夫任宣與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中
二千石治莫府冢上賜金錢繒絮繡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珠璣玉衣梓
宮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樅木外臧椁十五具東園溫明皆如乘輿制
度載光尸柩以轀輬車黃屋左纛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
陵以送其葬謚曰宣成侯發三河卒穿復土起冢祠堂置園邑三百家
長丞奉守如舊法既葬封山為樂平侯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天子思
光功德下詔曰故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宿衛孝武皇帝三十有餘年

輔孝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誼率三公九卿大夫定萬世冊以
安社稷天下蒸庶咸以康寧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
世世無有所與功如蕭相國明年夏封太子外祖父許廣漢為平恩侯
復下詔曰宣成侯光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善善及後世其封光兄孫中
郎將雲為冠陽侯禹既嗣為博陸侯太夫人顯改光時所自造塋制而
侈大之起三出闕築神道北臨昭靈南出承恩盛飾祠室輦閣通屬永
巷而幽良人婢妾守之廣治第室作乘輿輦加畫繡絪馮黃金塗韋絮
薦輪侍婢以五采絲輓顯游戲第中初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
及顯寡居與子都亂而禹山亦並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平樂館雲當朝
請數稱病私出多從賓客張圍獵黃山苑中使蒼頭奴上朝謁莫敢譴

者而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殿中亡期度宣帝自在民間聞知霍
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光薨上始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顯
謂禹雲山女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今大夫給事中他人壹間女能復
自救邪後兩家奴爭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蹋大夫門御史為叩頭謝
乃去人以謂霍氏顯等始知憂會魏大夫為丞相數燕見言事平恩侯
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霍山自若領尚書上令吏民得奏封
事不關尚書群臣進見獨往來於是霍氏甚惡之宣帝始立立微時許
妃為皇后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私使乳醫淳于衍行毒藥殺許后因
勸光內成君代立為后語在外戚傳始許后暴崩吏捕諸醫劾衍侍疾
亡狀不道下獄吏簿問急顯恐事敗即具以實語光光大驚欲自發舉

不忍猶與會奏上因署衍勿論光薨後語稍泄於是上始聞之而未察
禹為大司馬稱病禹故長史任宣候問禹曰我何病縣官非我家將軍
不得至是今將軍墳墓未乾盡外我家反任許史奪我印綬令人不省
死宣見禹恨望深乃謂曰大將軍時何可復行持國權柄殺生在手中
廷尉李种王平左馮翊賈勝胡及車丞相女婿少府徐仁皆坐逆將軍
意下獄死使樂成小家子得幸將軍至九卿封侯百官以下但事馮子
都王子方等視丞相亡如也各自有時今許史自天子骨肉貴正宜耳
大司馬欲用是怨恨愈以為不可禹默然數日起視事顯及禹山雲自
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
軍時法令以公田賦與貧民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窶人子遠

客飢寒喜妄說狂言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讎之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語
人人自使書對事多言我家者嘗有上書言大將軍時主弱臣強專制
擅權今其子孫用事昆弟益驕恣恐危宗廟災異數見盡為是也其言
絕痛山屏不奏其書後上書者益黠盡奏封事輒使中書令出取之不
關尚書益不信人顯曰丞相數言我家獨亡罪乎山曰丞相廉正安得
罪我家昆弟諸婿多不謹又聞民間讙言霍氏毒殺許皇后寧有是耶
顯恐急即具以實告山雲禹山雲禹驚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縣官離
散斥逐諸婿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柰何於是始有邪謀矣初趙
平客石夏善為天官語平曰熒惑守御星御星太僕奉車都尉也不黜
則死平內憂山等雲舅李竟所善張赦見雲家卒卒謂竟曰今丞相與

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誅此兩人移徙陛下在太后長
安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執金吾捕張赦石夏等後有詔止勿捕山
等愈恐相謂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然惡端已見又有弒許后事
陛下雖寬仁恐左右不聽久之猶發發即族矣不如先也遂令諸女各
歸報其夫皆曰安所相避會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
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光諸女遇太后無禮馮子都數犯法上幷以為
讓山禹等甚恐顯夢第中井水溢流庭下竈居樹上又夢大將軍謂
顯曰知捕兒不亟下捕之第中鼠暴多與人相觸以尾畫地鴞數鳴殿前
樹上第門自壞雲尚冠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屋上徹
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讙來捕禹舉家憂愁山曰丞

相擅減宗廟羔菟鼃可以此罪也謀令太后為博平君置酒召丞相平
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定
未發雲拜為玄菟太守太中大夫任宣為代郡太守山又坐寫祕書顯
為上書獻城西第入馬千匹以贖山罪書報聞會事發覺雲山明友自
殺顯禹廣漢等捕得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唯獨霍后廢處昭
臺宮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上乃下詔曰乃者東織室令史張
赦使魏郡豪李竟報冠陽侯雲謀為大逆朕以大將軍故抑而不揚冀
其自新今大司馬博陸侯禹與母宣成侯夫人顯及從昆弟子冠陽侯
雲樂平侯山諸姊妹婿謀為大逆欲詿誤百姓賴宗廟神靈先發得咸
伏其辜朕甚悼之諸為霍氏所詿誤事在丙申前未發覺在吏者皆赦

除之男子張章先發覺以語期門董忠忠告左曹楊惲惲告侍中金安上惲召見對狀後章上書以聞侍中史高與金安上建發其事言無入霍氏禁門卒不得遂其謀皆讎有功封章為博成侯忠高昌侯惲平通侯安上都成侯高樂陵侯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衆必害之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乃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輙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為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為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録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亡恩澤燋頭爛額為上客耶主人乃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絶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上乃賜福帛十匹後以為郎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從驂乘上内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於驂乘

光之專、逆以成宏世之功、亦足以養成族之禍、吾知伊如周能從心

學上做起寧至名裂乃後世有學問者多腐無學問者多裂君子何以腐執於周 陳明卿

金日磾　班固

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武帝元狩中、票騎將軍霍去病
將兵擊匈奴右地、多斬首虜、獲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票騎復西過居
延、攻祁連山、大克獲、於是單于怨昆邪休屠居西方多為漢所破、召其
王欲誅之、昆邪休屠恐、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昆邪王殺之、并將其衆降
漢、封昆邪王為列侯、日磾以父不降見殺、與母閼氏弟倫俱沒入官、輸
黃門養馬、時年十四矣、久之、武帝游宴見馬、後宮滿側、日磾等數十人
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磾獨不敢、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
又肥好、上異而問之、具以本狀對、上即日賜湯沐衣冠、拜為馬監、
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日磾既親近、未嘗有過失、上甚信愛之、賞
賜累千金、出則驂乘、入侍左右、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
重之、上聞、愈厚焉、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死、詔圖
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日磾每見畫常拜、鄉之涕泣、然後乃去、
日磾子二人皆愛、為帝弄兒、常在旁側、弄兒或自後擁上項、日磾在前、
見而目之、弄兒走且啼曰、翁怒、上謂日磾、何怒吾兒為、其後弄兒壯大、
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弄兒即日磾
長子也、上聞之大怒、日磾頓首謝、具言所以殺弄兒狀、上甚哀、為之泣、
已而心敬日磾、初、莽何羅與江充相善、及充敗衛太子、何羅弟通用誅
太子時力戰得封、後上知太子冤、乃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
遂謀為逆、日磾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與俱上下、何

羅亦覺日磾意、以故久不得發、是時上行幸林光宮、日磾小疾臥廬、何
羅與通及小弟安成矯制夜出、共殺使者、發兵、明旦、上未起、何羅亡何
從外入、日磾奏廁心動、立入坐內戶下、須臾、何羅襃白刃從東箱上、見
日磾、色變、走趨臥內欲入、行觸寶瑟、僵、日磾得抱何羅、因傳曰、莽何羅
反、上驚起、左右拔刃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磾、止勿格、日磾捽胡投何羅
殿下、得禽縛之、窮治皆伏辜、繇是著忠孝節、日磾自在左右、目不忤視
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上尤
奇異之、及上病、屬霍光以輔少主、光讓日磾、日磾曰、臣外國人、且使匈
奴輕漢、於是遂為光副、光以女妻日磾嗣子賞、初、武帝遺詔以討莽何
羅功、封日磾為秺侯、日磾以帝少不受封、輔政歲餘、病困、大將軍光白
封日磾、臥授印綬、一日、薨、賜葬具冢地、送以輕車介士、軍陳至茂陵、謚
曰敬侯、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與昭帝略同年、共臥起、賞為奉車、建駙
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
綬耶、霍光對曰、賞自嗣父為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光曰、
先帝之約、有功乃得封侯、時年俱八九歲、宣帝即位、賞為太僕、霍氏有事
萌牙、上書去妻、上亦自哀之、獨得不坐、

此傳段段結束、用部解傳體、　唐荊川

趙充國傳

班固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也後徙金城令居始為騎士以六郡良家
子善騎射補羽林為人沈勇有大略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
夷事武帝時以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大為虜所圍漢軍乏食數
日死傷者多充國廼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
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狀詔徵充國詣行在所武帝親見視其創嗟嘆
之拜為中郎遷車騎將軍長史昭帝時武都氐人反充國以大將軍護
軍都尉將兵擊定之是時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豪言願
時渡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是
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渡湟水郡縣不能禁元康三年先零遂與諸羌

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上聞之以問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
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一也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
仇合約攻令居與漢相距五六年乃定至征和五年先零豪封煎等通
使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傳告諸羌曰漢貳師將軍衆十餘萬人降
匈奴羌人為漢事苦張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擊居之以此觀匈
奴欲與羌合非一世也間者匈奴困於西方聞烏桓來保塞恐兵復從
東方起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設以子女貂裘欲沮解之其計不合疑
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從沙陰地出鹽澤過長阬入窮水塞南抵屬國
與先零相直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種宜及未然為之備後月
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欲擊鄯善敦煌以絕漢道充國以為

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勢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
零罕开乃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為備敕
視諸羌毋令解仇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
分別善惡安國至為虜所擊失亡車重兵器甚衆安國引還至令居以
聞是歲神爵元年春也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
誰可將者充國對曰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如
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隃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
然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憂上笑曰
諾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為虜所遮即夜遣三校銜枚先
渡渡輒營陳會明畢遂以次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

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為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為
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陿中亡虜夜引兵上至落都召
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為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陿中
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
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為用虜
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數責曰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
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為兵今請欲一鬬而死可得邪充國計欲以威
信招降罕开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徼極乃擊之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
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勢不可久或曰至秋冬乃進兵此虜在竟
外之冊今虜朝夕為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能冬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

萬騎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馬食、以七月上　齎二十日糧、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虜以畜產為命、今皆離散、兵即分出、雖不能盡誅、亶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與校尉以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議。充國及長史董通年、以為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為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為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為夷狄笑。千載不可復。而武賢以為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又武威縣、張掖日勒、皆當北塞、有通谷水草、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入、幸能要杜張掖酒泉

以絕西域、其郡兵尤不可發、先零首為畔逆、它種劫略、故臣愚冊、欲捐罕开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揗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冊。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為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侍中樂成侯許延壽為彊弩將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為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冊。以書敕讓充國曰。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將軍計欲至正月乃擊罕羌。羌人當獲麥。已遠其妻子。精兵萬人欲為酒泉敦煌寇。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粟石百餘。芻稾束數十。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眾。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

皸瘃。寧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微。將軍誰不樂此者。充國既得讓。以為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乃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曰。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諭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竊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此羌之首帥名王、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為寇、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為敦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

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為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為不便。先零羌虜欲為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為其計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眾。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如是虜兵寖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一二歲而已。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為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為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為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孰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

見其利唯陛下裁察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焉充國
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解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道阸狹充國
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
顧急之則還致死諸校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
人鹵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
中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充
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
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為公家忠計也語
未卒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其秋充國病上賜書
曰制詔後將軍聞苦腳脛寒泄將軍年老加疾一朝之變不可諱朕甚

憂之今詔破羌將軍詣屯所為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以十
二月擊先零羌即疾剿留屯毋行獨遣破羌彊弩將軍時羌降者萬餘
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
書中郎將卬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
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
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
得至是耶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
國竟沮敗羌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糴二百萬斛穀羌人不
敢動矣耿中丞請糴百萬斛乃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
此二冊羌人故敢為逆失之毫氂差以千里是既然矣今兵久不決四

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耶吾固以死
守之明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
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
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
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為明主憂誠
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為擊之不
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
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
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
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

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
事出賦人二十畝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
二就草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
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上報曰皇帝
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
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
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
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
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
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月

而望羌虜先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
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臣竊自惟念奉詔出
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慊
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
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孰計
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充國奏每上
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
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
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曰皇帝問後將軍上書言
羌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將軍計善其上留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將

軍強食慎兵事自愛上以破羌強弩將軍數言當擊又用充國屯田處
離散恐虜犯之於是兩從其計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
曰眾人皆以破羌強弩出擊多斬首獲降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為虜
勢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
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
以欺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以餘命壹為陛下明言
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
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為後將軍衛尉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詔舉可
護羌校尉者時充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充國遽起奏湯使酒不
可典蠻夷不如湯兄臨眾時湯已拜受節有詔更用臨眾後臨眾病免

五府復舉湯湯數醉酗羌人羌人反畔卒如充國之言初破羌將軍武
賢在軍中時與中郎將卬宴語卬道車騎將軍張安世始嘗不快上上
欲誅之卬家將軍以為安世本持橐簪筆事孝武帝數十年見謂忠謹
宜全度之安世用是得免及充國還言兵事武賢罷歸故官深恨上書
告卬泄省中語卬坐禁止而入至充國莫府司馬中亂屯兵下吏自殺
充國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
與參兵謀問籌策焉年八十六甘露二年薨謚曰壯侯

反覆究其規模味其風旨遠大周密枝出倫輩漢將誠當以充國為
最　批歎大

陳湯傳　班固

建昭三年湯與延壽出西域湯為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每過
城邑山川常登望既領外國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
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為康居畫計欲
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
間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為西域患郅
支單于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毆從烏孫
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
成也延壽亦以為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
必不從延壽猶與不聽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己

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大衆已集
會豎子欲沮衆耶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之校漢
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軍分
行別為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蔥嶺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
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令軍不得為寇閒呼其貴人屠墨
見之諭以威信與飲盟遣去徑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營復
得康居貴人貝色子男開牟以為導貝色子即屠墨母之弟皆怨單于
繇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
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阸願歸計彊漢身入朝見天子哀閔單于
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

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延壽湯因讓之我為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
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
罷極食度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前至郅支城
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傅陳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織數百人被
甲乘城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講習用兵
城上人更招漢軍曰鬭來百餘騎馳赴營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引卻
頗遣吏士射城門騎步兵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
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塹塞門戶鹵楯為前戟弩為後仰射城中樓上
人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薪
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

己為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郅支已出復還曰不
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被甲在樓上諸閼氏夫人數十皆
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死單于下騎傳戰大內夜過
半木城穿中人卻入土城乘城呼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為十餘處四面
環城亦與相應和夜數犇營不利輒卻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
之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楯並入土城中單于男女
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杜勳斬
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以畀得者凡斬閼氏
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予
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於是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為

一昔有唐虞今有彊漢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藩唯郅支單于叛逆
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為彊漢不能臣也郅支單于慘毒行於民大惡
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
陷陳克敵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槀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
犯彊漢者雖遠必誅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以為郅支
及名王首更歷諸國蠻夷莫不聞知月令春掩骼埋胔之時宜勿縣車
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為春秋夾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方
盛夏首足異門而出宜縣十日乃埋之有詔將軍議是初中書令石顯
嘗欲以姊妻延壽延壽不取及丞相御史亦惡其矯制皆不與湯湯素
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按驗之湯上

疏言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勞道
路今司隸反逆收繫按驗是為郅支報讎也上立出吏士令縣道具酒
食以過軍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
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為國招難漸不可
開元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議久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
曰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群臣皆閔
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
神靈總百蠻之君攬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搴
歙侯之旗斬郅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埽谷吉之恥立
昭明之功萬夷慴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

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
之勳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
嘽焞焞如雷如霆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荊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
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
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
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
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
里之鎬猶以為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
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公前
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行事貳師將軍

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廑獲駿馬三十匹雖
斬宛王毋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
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彊於大宛郅
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
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
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
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
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天子下詔曰匈奴郅
支單于背畔禮義留殺漢使者吏士甚逆道理朕豈忘之哉所以優游
而不征者重動師衆勞將率故隱忍而未有云也今延壽湯睹便宜乘

時利結城郭諸國擅興師矯制而征之賴天地宗廟之靈誅討郅支單
于斬獲其首及閼氏貴人名王以下千數雖踰義干法內不煩一夫之
役不開府庫之臧因敵之糧以贍軍用立功萬里之外威震百蠻名顯
四海為國除殘兵革之原息邊竟得以安然猶不免死亡之患罪當在
於奏憲朕甚閔之其赦延壽湯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議者皆以為宜
如軍法捕斬單于令匡衡石顯以為郅支本亡逃失國竊號絕域非真
單于元帝取安遠侯鄭吉故事封千戶衡顯復爭乃封延壽為義成侯
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加賜黃金百斤告上帝宗廟大赦天下
拜延壽為長水校尉湯為射聲校尉延壽遷城門校尉護軍都尉薨於
官成帝初即位丞相衡復奏湯以吏二千石奉使顓命蠻夷中不正身

以先下而盜所收康居財物戒官屬曰絕域事不覆校雖在赦前不宜
處位湯坐免後湯上書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也按驗實王子也湯下
獄當死大中大夫谷永上疏訟湯曰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仄
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
敢南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
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
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愊億義勇奮發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
都賴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恥威震百蠻武
暢四海漢元以來征伐外方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
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為秦將南拔郢都北坑趙
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
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胄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為罪無赫
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
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鼙鼓之聲不察周書之
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
以厲死難之臣也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為士伍後數歲西域都護段會
宗為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敦煌兵以自救丞相王商大將
軍王鳳及百僚議數日不決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
宣室湯擊郅支時中寒病兩臂不詘申湯入見有詔毋拜示以會宗奏
湯辭謝曰將相九卿皆賢材通明小臣罷癃不足以策大事上曰國家

有急君其毋讓對曰臣以為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夫胡
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
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眾不足以勝會
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敦煌
歷時乃至所謂報讎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奈何其解可必乎度何
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詘指計
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
為從事中郎莫府事壹決於湯湯明法令善因事為勢納說多從常受
人金錢作章奏卒以此敗議郎耿育上書言便宜因冤訟湯曰延壽湯
為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討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

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曆傳之無窮應是南郡獻白虎邊陲無警備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妒有功使湯塊然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敦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為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梟俊禽敵之臣獨有一陳

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為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脣舌為嫉妒之臣所係虜耳此臣所以為國家尤戚戚也書奏天子還湯卒於長安

貪之一字湯不能辭然在廷諸臣不貪者幾人而獨以貪責湯也夫貪而賢知武勇與貪而庸腐垢功何如哉且使鷹揚熊羆之伍而概責以伯夷之廉可乎哉使貪之法情理之極尤御將之訣也 陳明卿

雋不疑傳　　班固

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治春秋為郡文學進退必以禮名聞州郡武帝末郡國盜賊群起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東至海以軍興誅不從命者威振州郡勝之素聞不疑賢至勃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櫑具劍佩環玦褒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門下欲使解劍不疑曰劍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勝之開閤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躧履起迎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瀕聞暴公子威名舊矣今乃承顏接辭凡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知不疑非庸人敬納其戒深接以禮意問當世所施行門下諸從

事皆州郡選吏側聽不疑莫不驚駭至昏夜罷去勝之遂表薦不疑徵詣公車拜為青州刺史久之武帝崩昭帝即位而齊孝王孫劉澤交結郡國豪桀謀反欲先殺青州刺史不疑發覺收捕皆伏其辜擢為京兆尹賜錢百萬京師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為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亡所出母怒為之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旐衣黃襜褕著黃冒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並莫敢發言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

子昔蒯聵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大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義繇是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久之以病免終於家京師紀之後趙廣漢為京兆尹言我禁姦止邪行於吏民至於朝廷事不及不疑遠甚

不疑才氣實足以跨凌一世然詳所樹立非徒以才氣勝漢初有人如此　陳明卿

〇〇疏廣傳　班固

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明春秋家居教授學者自遠方至徵為博士太中大夫地節三年立皇太子選丙吉為太傅廣為少傅數月吉遷御史大夫廣徙為太傅廣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良舉為太子家令受好禮恭謹敏而有辭宣帝幸太子宮受迎謁應對及置酒宴奉觴上壽辭禮閑雅上甚驩說頃之拜受為少傅太子外祖父特進平恩侯許伯以為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視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丞相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繇

是見器重數受賞賜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為師傅朝廷以為榮在位五歲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宦至二千石官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即日父子俱移病滿三月賜告廣遂稱篤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及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廣既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所趣賣以共具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

及君時頗立產業基阯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老人即以閒暇時為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餘但教子孫怠墯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說服皆以壽終

二疏多澹宕而班掾指次脗相當 茅鹿門

王吉傳

班固

王吉字子陽琅邪皐虞人也少好學明經以郡吏舉孝廉為郎補若盧右丞遷雲陽令舉賢良為昌邑中尉而王好遊獵驅馳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諫曰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今者大王幸方與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為民不可數變也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乎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遊馮式撙銜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箠轡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為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為風寒之所匽薄數以耎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夏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銜橛之間哉休則俛仰詘信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吸故以練臧專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臻而社稷安矣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於宮館囿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孅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臣吉愚戇願大王察

之王賀雖不遵道然猶知敬禮吉、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無惰、中尉
甚忠、數輔吾過、使謁者、千秋賜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其後
復放從自若、吉輒諫爭、甚得輔弼之義、雖不治民○國中莫不敬重焉久
之昭帝崩、亡嗣、大將軍霍光秉政、遣大鴻臚宗正迎昌邑王、吉即奏書
戒王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今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
而已○愼毋有所發○且○何○獨○喪○事○凡○南○面○之○君○何○言○哉○天不言○四時行焉○
百物生焉○願大王察之○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事孝
武皇帝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先帝棄群臣○屬以天下○寄幼孤、焉○大將軍
抱持幼君襁褓之中○布政施教○海內晏然○雖周公伊尹○亡以加也○今帝
崩亡嗣○大將軍惟思可以奉宗廟者○攀援而立大王○其仁厚豈有量哉○

臣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願留意常以為
念○王既到、即位二十餘日、以行淫亂廢、昌邑群臣坐在國時不舉、奏王
罪過、令漢朝不聞知、又不能輔道、陷王大惡、皆下獄誅、唯吉與郎中令
龔遂以忠直數諫正○得減死髡為城旦○起家復為益州刺史、病去官復
徵為博士、諫大夫、是時宣帝頗脩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
戚許史王氏貴寵、而上躬親政事、任用能吏、吉上疏言得失曰、陛下躬
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於前○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
欣○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
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
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

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
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
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
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其本也○春秋所以○
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
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繇○以意穿鑿○各
取一切權譎自在○故一變之後○不可復修也○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
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偽○萌○生○刑○罰○亡○極○質○朴○日○銷○恩○愛○寖○薄○孔○子○曰○
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
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夫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

制、驅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
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唯陛下財擇焉、吉意以為夫婦人
倫大綱○夭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
教○化○不○明○而○民○多○夭○聘妻送女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
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詘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
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褒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
自制○是以貪財趨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
禁○邪○於○冥○冥○絕○惡○於○未○萌○也○又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皋陶
伊尹不仁者遠○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驁○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
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為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

可否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明示天下以儉古者工不造雕瑑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也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末成其指如此上以吉言迂闊不甚寵異也吉遂謝病歸琅邪始吉少時學問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因固請吉令還婦里中為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其厲志如此吉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取舍同也

王吉之諭可為人君進德之助養生之法 王濟之

京房傳

是時中書令石顯顓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為尚書令與房同經論議相非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為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曷為卒任不肖以至於是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視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已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隕夏霜冬靁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蟲民人饑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為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上曰然幸其瘉於彼又以為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乃曰今為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房罷出

班固

西漢所載君臣之語未有若是之詳且委曲者 洪容齋

〇〇〇趙廣漢傳　班固

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故屬河間少為郡吏州從事以廉潔通敏下士為名舉茂才平準令察廉為陽翟令以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守京兆尹會昭帝崩而新豐杜建為京兆掾護作平陵方上建素豪俠賓客為姦利廣漢聞之先風告建不改於是收案致法中貴人豪長者為請無不至終無所聽宗族賓客謀欲篡取廣漢盡知其計議主名起居使吏告曰若計如此且并滅家令數吏將建棄市莫敢近者京師稱之是時昌邑王徵即位行淫亂大將軍霍光與羣臣共廢王尊立宣帝廣漢以與議定策賜爵關內侯遷潁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橫恣賓客犯為盜賊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廣漢既至數月誅原褚首惡郡中震

栗先是潁川豪桀大姓相與為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又教吏為缿筩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託以為豪桀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彊宗大族家家結為仇讎姦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訐廣漢得以為耳目盜賊以故不發發又輒得一切治理威名流聞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本始二年漢發五將軍擊匈奴徵廣漢以太守將兵屬蒲類將軍趙充國從軍還復用守京兆尹滿歲為真廣漢為二千石以和顏接士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曰某掾卿所為非二千石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咸願為用僵仆無所避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

者輒先聞知風諭不改乃收捕之無所逃案之罪立具即時伏辜廣漢為人彊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尤善為鉤距以得事情鉤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它人效者莫能及也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為郎二人劫之有頃廣漢使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即開戶出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敕吏謹遇給酒

肉至冬當出死豫為調棺給斂葬具告語之皆曰死無所恨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為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既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為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為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姦摘伏如神皆此類也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其後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以為自漢以來治京兆者莫能及初大將軍霍光秉政廣漢事光及光薨後廣漢心知微指發長安吏自將與俱至光子博陸侯禹第直突入其門廋索私屠酤椎破盧罌斧斬其門關而去時光女為皇后聞之對帝涕泣帝心善之以召問廣漢廣漢繇是

侵犯貴戚大臣所居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專厲强壯鋒氣見事
風生無所回避率多果敢之計莫為持難廣漢終以此敗初廣漢客私
酤酒長安市丞相史逐去客客疑男子蘇賢言之以語廣漢廣漢使長
安丞案賢尉史禹故劾賢為騎士屯霸上不詣屯所乏軍興賢父上書
訟罪告廣漢事下有司覆治禹坐要斬請逮捕廣漢有詔即訊辭服會
赦貶秩一等廣漢疑其邑子榮畜教令後以他法論殺畜人上書言之
事下丞相御史案驗甚急廣漢使所親信長安人為丞相府門卒令微
司丞相門內不法事地節三年七月中丞相傅婢有過自絞死廣漢聞
之疑丞相夫人妒殺之府舍而丞相奉齋酎入廟祠廣漢得此使中郎
趙奉壽風曉丞相欲以脅之毋令窮正己事丞相不聽案驗愈急廣漢

欲告之先問太史知星氣者言今年當有戮死大臣廣漢即上書告丞
相罪制曰下京兆尹治廣漢知事迫切遂自將吏卒突入丞相府召其
今此狀術別無使倆故漫然行之
夫人跪庭下受辭收奴婢十餘人去責以殺婢事丞相魏相上書自陳
妻實不殺婢廣漢數犯罪法不伏辜以詐巧迫脅臣相幸臣相寬不奏
願下明使者治廣漢所驗臣相家事事下廷尉治罪實丞相自以過譴
笞傅婢出至外第乃死不如廣漢言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摧辱大臣
欲以劫持奉公逆節傷化不道宣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又坐賊殺不
辜鞫獄故不以實擅斥除騎士乏軍興數罪天子可其奏吏民守闕號
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得牧養小民廣漢
竟坐要斬廣漢雖坐法誅為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百姓追

思歌之至今

廣漢能臣而自取滅亡若魏相終能為救解則廣漢可以不死而相
之德宏矣　陳明卿

○○韓延壽傳　　班固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徙杜陵、少為郡文學、父義為燕郎中、剌王之謀逆也、義諫而死、燕人閔之、是時昭帝富於春秋、大將軍霍光持政、徵郡國賢良文學、問以得失、魏相以文學對策、以為賞罰所以勸善禁惡、政之本也、日者燕王為無道、韓義出身彊諫、為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為人臣之義、光納其言、因擢延壽為諫大夫、遷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潁川多豪彊難治、國家常為選良二千石、先是趙廣漢為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一切以為聰明、潁川繇是以為俗、民多怨讎、延壽欲改更之、教以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為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問以謠俗、民所疾苦、為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為便可施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延壽於是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為吏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偽物者、棄之市道、數年、徙為東郡太守、黃霸代延壽居潁川、霸因其迹而大治、

延壽改廣漢之治、黃霸同延壽之政、而潁川皆大治、因革當也、陳榮中

○○○張敞傳　　班固

張敞、字子高、本河東平陽人也、祖父孺為上谷太守、徙茂陵、敞父福事孝武帝、官至光祿大夫、敞後隨宣帝徙杜陵、敞本以鄉有秩補太守卒史、察廉為甘泉倉長、稍遷太僕丞、杜延年甚奇之、會昌邑王徵即位、動作不由法度、敞上書諫曰、孝昭皇帝蚤崩無嗣、大臣憂懼、選賢聖承宗廟、東迎之日、唯恐屬車之行遲、今天子以盛年初即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國輔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輦先遷、此過之大者也、後十餘日、王賀廢、敞以切諫顯名、擢為豫州刺史、以數上事、有忠言、宣帝徵敞為太中大夫、與于定國並平尚書事、以正違忤大將軍霍光、而使主兵車出軍省減用度、復出為函谷關都尉、宣帝初即位、廢王賀在昌邑、上心憚之、徙敞為山陽太守、久之、大將軍霍光薨、宣帝始親政事、封光兄孫山雲皆為列侯、以光子禹為大司馬、頃之、山雲以過歸第、霍氏諸將親屬頗出補吏、敞聞之、上封事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纂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乃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朓日蝕、晝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祆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顓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間者輔臣顓政、貴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

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為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為不忘功德而朝臣為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繇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況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諭事指哉唯陛下省察上甚善其計然不徵也久之勃海膠東盜賊並起敞上書自請治之曰臣聞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於親進宦則竭力於君夫小國中君猶有奮不顧身之臣況於明天子乎今陛下遊意於太平勞精於政事亹亹不舍晝夜羣臣有司宜各竭力致身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它課諸事亦略如此臣敞愚駑既無以佐思慮久處閑郡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勃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並起至攻官寺囚徒搜市朝劫列侯吏失綱紀姦軌不禁臣敞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事即有業所至郡條奏其所繇廢及所以興之狀書奏天子徵敞拜膠東相賜黃金三十斤敞辭之官自請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吏追捕有功效者願得一切比三輔尤異天子許之敞到膠東明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繇是盜賊解散傳相捕斬吏民歙然國中遂平居頃之王太后數出遊獵敞奏書諫曰臣聞秦王好淫聲葉陽后為不聽鄭衛之樂楚嚴好田獵樊姬為之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甘旨耳非惰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耆欲者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毋出門則乘輜軿下堂則從傅毋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綢繆此言尊貴所以自斂制不從恣之義也今太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以田獵縱欲為名於以上聞亦未宜也唯觀覽於往古全行乎來今令后姬得有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臣敞幸甚書奏太后止不復出是時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第一入守京兆尹霸視事數月不稱罷歸潁川於是制詔御史其以膠東相敞守京兆尹自趙廣漢誅後比更守尹如霸等數人皆不稱職京師寖廢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敞敞以為可禁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為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貫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為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汙其衣裾吏坐閭里閱出者汙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繇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天子嘉之敞為人敏疾賞罰分明見惡輒取時時越法縱舍有足大者其治京兆略循趙廣漢之迹方略耳目發伏姦不如廣漢然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醇用誅罰以此能自全竟免於刑戮〇以忠孝自負亦見其平生大志就請膠東不辭煩劇敞異能吏哉表永之

〇〇蓋寬饒傳　　　　　　　　　　　　　　班固

寬饒初拜為司馬未出殿門斷其禪衣令短離地冠大冠帶長劍躬案行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問加致醫藥遇之甚有恩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留共更一年以報寬饒厚德宣帝嘉之以寬饒為太中大夫使行風俗多所稱舉貶黜奉使稱意擢為司隷校尉刺舉無所迴避小大輒舉所劾奏衆多廷尉處其法半用半不用公卿貴戚及郡國吏繇使至長安皆恐懼莫敢犯禁京師為清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寬饒不行許伯請之乃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許伯自酌曰（叙事曲盡）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乃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者皆屬目卑下之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為沐猴與狗鬭坐皆大笑寬饒不說卬視屋而歎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唯謹慎為得久君侯可不戒哉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禮不敬上欲罪少府許伯為謝良久上乃解寬饒為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家貧奉錢月數千半以給吏民為耳目言事者身為司隷子常步行自戍北邊公廉如此然深刻喜陷害人在位及貴戚人與為怨又好言事刺譏奸犯上意上以其儒者優容之然亦不得遷同列後進或至九卿寬饒自以行清能高有益於國而為凡庸所越愈失意不快數上疏諫爭太子庶子王生高寬饒節而非其如此予書曰明主知君潔白公正不畏彊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

本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乃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蘧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為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惟裁省覽寬饒不納其言是時上方用刑法信任中尚書宦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寖廢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

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書奏上以寬饒怨謗終不改下其書中二千石時執金吾議以為寬饒指意欲求禪大逆不道諫大夫鄭昌愍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為文吏所詆挫上書頌寬饒曰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司隷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上不聽遂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衆莫不憐之

剛直之難行如此　陳明卿

蕭望之傳　班固

鄭朋奏記望之曰、將軍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卞莊之威、至乎耳順之年、履折衝之位、號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窟穴黎庶、莫不懽喜、咸曰將軍其人也、今將軍規撫、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昃、至周召乃留乎、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皋、脩農圃之疇、畜雞種黍、竢見二子、沒齒而已矣、如將軍昭然度行、積思塞邪枉之險蹊、宣中庸之常政、興周召之遺規、親日昃之兼聽、則下走其庶幾願竭區區、底厲鋒鍔、奉萬分之一、望之見納朋、接待以意、後朋行傾邪、望之絕不與通、

易曰、恢所之也、于鄭朋益信、陳明卿

漢書　第五卷　百五三

馮奉世傳　班固

杜欽上疏、追訟奉世前功、曰、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左將軍奉世以衛候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故不得侯、今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為列侯、臣愚以為比罪則郅支薄、量敵則莎車眾、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為功於邊境安、慮敗則延壽為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生不知所從、亡常則節趨不立、不知所從則百姓無所措手足、奉世圖難忘死、信命殊俗、威功白著、為世使表、獨抑厭而不揚、非聖主所以塞疑厲節之意也、願下有司議、

文勢錯落、句法頓挫、讀以悚

漢書　第五卷　百五四

薛宣傳　班固

宣數言政事便宜舉奏部刺史郡國二千石所貶退稱進白黑分明繇
是知名出為臨淮太守政教大行會陳留郡有大賊廢亂上徙宣為陳
留太守盜賊禁止吏民敬其威信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為真始高陵
令楊湛櫟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短長前二千石數案不能竟及
宣視事詣府謁宣設酒飯與相對接待甚備已而陰求其罪臧具得所
受取宣察湛有改節敬宣之效乃手自牒書條其姦臧封與湛曰吏民
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為疑於主守盜馮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
相暴章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即無其事復
封還記得為君分明之湛自知罪贓皆應記而宣辭語溫潤無傷害意

漢書　第五卷　百五五

湛即時解印綬付吏為記謝宣終無怨言而櫟陽令游自以大儒有名
輕宣宣獨移書顯責之曰告櫟陽令吏民言令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千
人以上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為非法賣買聽任富吏賈數不可知證驗
以明白欲遣吏考案恐負舉者恥辱儒士故使掾平鐫令孔子曰陳力
就列不能者止令詳思之方調守游得檄亦解印綬去又頻陽縣北當
上郡西河為數郡湊多盜賊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未嘗
治民職不辦而粟邑縣小辟在山中民謹樸易治令鉅鹿尹賞久郡用
事吏為樓煩長舉茂材遷在粟宣即以令奏賞與恭換縣二人視事數
月而兩縣皆治宣因移書勞勉之曰昔孟公綽優於趙魏而不宜滕薛
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舉君子之道焉可誣也屬縣各有賢君馮翊垂拱
案成頌勉所職卒功業宣得郡中吏民罪名輒召告其縣長吏使自行
罰曉曰府所以不自發舉者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長吏莫不喜
懼免冠謝宣歸恩受戒者宣為吏賞罰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條
教可紀多仁恕愛利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府未及召聞立受囚家
錢宣責讓縣縣案驗獄掾乃其妻獨受繫者錢萬六千受之再宿獄掾
實不知掾慙恐自殺宣聞之移書池陽曰縣所舉廉吏獄掾王立家私
受賕而立不知殺身以自明立誠廉士甚可閔惜其以府決曹掾書立
之柩以顯其魂府掾史素與立相知者皆與送葬及日至休吏賊曹掾
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蓋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
休所繇來久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眾歸對妻子設酒

漢書　第五卷　百五六

肴請鄰里壹笑相樂斯亦可矣扶慙愧官屬善之宣為人好威儀進止
雍容甚可觀也性密靜有思思省吏職求其便安下至財用筆研皆為
設方略利用而省費吏民稱之郡中清靜遷為少府共張職辦月餘御
史大夫于永卒遂以宣為御史大夫數月代張禹為丞相封高陽侯食
邑千戶

宣長於治郡而短於立朝即敘次得力亦在此故特存之　葛靖綱

朱博傳　　班固

朱博字子元，杜陵人也。家貧，少時給事縣為亭長，好客少年，捕搏敢行。稍遷為功曹，伉俠好交，隨從士大夫，不避風雨。是時前將軍望之子蕭育、御史大夫萬年子陳咸以公卿子著材知名，博皆友之矣。時諸陵縣屬太常，博以太常掾察廉，補安陵丞。後去官入京兆，歷曹史列掾，出為督郵書掾，所部職辦，郡中稱之。而陳咸為御史中丞，坐漏泄省中語下獄。博去吏，間步至廷尉中，候伺咸事。咸掠治困篤，博詐得為醫入獄，得見咸，具知其所坐罪。博出獄，又變姓名，為咸驗治數百，卒免咸死罪。咸得論出，而博以此顯名，為郡功曹。久之，成帝即位，大將軍王鳳秉政，奏請陳咸為長史。咸薦蕭育、朱博除莫府屬，鳳甚奇之，舉博櫟陽令，徙雲陽、平陵三縣，以高弟入為長安令。京師治理，遷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及為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且留此縣錄見諸自言者，事畢乃發，欲以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既白駕辦，博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敕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其民為吏所冤，及言盜賊辭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不意博應事變乃至於此。後博徐問，果老從事教民聚會。博殺此吏，州郡畏博威嚴。徙為并州刺史、護漕都尉，遷琅邪太守。齊郡舒緩養名，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臥。博問其故，對言：惶恐！故事二千石新到，輒遣吏存問致意，乃敢起就職。博奮髯抵几曰：

觀齊兒欲以此為俗耶！乃召見諸曹史書佐及縣大吏，選視其可用者，出教置之。皆斥罷諸病吏，白巾走出府門。郡中大驚。頃之，門下掾贛遂耆老大儒，教授數百人，拜起舒遲。博出教主簿：贛老生不習吏禮，主簿且教拜起，閑習乃止。又敕功曹：官屬多褒衣大袑，不中節度，自今掾史衣皆令去地三寸。博尤不愛諸生，所至郡輒罷去議曹，曰：豈可復置謀曹耶！文學儒吏時有奏記稱說云云，博見謂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亡奈生所言聖人道何也！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為陳說之。其折逆人如此。視事數年，大改其俗，掾史禮節如楚、趙吏。博治郡，常令屬縣各用其豪桀以為大吏，文武從宜。縣有劇賊及它非常，博輒移書以詭責之。其盡力有效，必加厚賞；懷詐不稱，誅罰輒行。以是豪彊慹服。姑幕縣有群輩八人報仇廷中，皆不得。長吏自繫書言府，賊曹掾史自白請至姑幕。事留不出。功曹諸掾即皆自白，復不出。於是府丞詣閤，博乃見丞掾曰：以為縣自有長吏，府未嘗與也，丞掾謂府當與之耶？閤下書佐入，博口占檄文曰：府告姑幕令丞：言賊發不得，有書。檄到，令丞就職，游徼王卿力有餘，如律令！王卿得敕惶怖，親屬失色，晝夜馳騖，十餘日間捕得五人。博復移書曰：王卿憂公甚效！檄到，齎伐閱詣府。部掾以下亦可用，漸盡其餘矣。其操持下，皆此類也。以高弟入守左馮翊，滿歲為真。其治左馮翊，文理聰明殊不及薛宣，而多武譎，網絡張設，少愛利，敢誅殺。然亦縱舍，時有大貸，下吏以此為盡力。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嘗盜人妻，見斫，創著其頰。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它事

召見視其面果有瘢博闘左右閉禁是何等創也禁自知情得叩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馮翊欲洒卿恥拔拭用禁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博因敕禁毋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因親信之以為耳目禁晨夜發起部中盜賊及它伏姦有功效博擢禁連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閉閤數責以禁等事與筆札使自記積受取一錢以上無得有所匿欺謾半言斷頭矣功曹惶怖具自疏姦臧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乃令就席受敕自改而已投刀使削所記遣出就職功曹後常戰栗不敢蹉跌博遂成就之遷為大司農歲餘坐小法左遷犍為太守先是南蠻若兒數為寇盜博厚結其昆弟使為反間襲殺之郡中清徙為山陽太守病免官復徵為光祿大夫遷廷尉職典決疑當讞平天下

獄博恐為官屬所詆視事召見正監典法掾史謂曰廷尉本起於武吏不通法律幸有眾賢亦何憂然廷尉治郡斷獄以來且二十年亦獨耳剽日久三尺律令人事出其中掾史試與正監共撰前世決事吏議難知者數十事持以問廷尉得為諸君覆意之正監以為博苟強意未必能然即共條白焉博皆召掾史並坐而問為平處其輕重十中八九官屬咸服博之疏略材過人也每遷徙易官所到輒出奇譎如此以明示下為不可欺者

處齋兒之臥病贊遂之舒遲兩事亦可謂不惡而嚴矣 盧志馨

〇〇谷永傳　班固

建始元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發詔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太常陽城侯劉慶忌舉永待詔公車對曰陛下秉至聖之純德懼天地之戒異飭身脩政納問公卿又下明詔帥舉直言燕見紬繹以求咎愆使臣等得造明朝承聖問臣材朽學淺不通政事竊聞明王即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如人君淫溺後宮般樂游田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乃十二月朔戊申日食婺女之分地震蕭牆之內二者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厥咎不遠宜厚求諸身意豈陛下志在閨門未卹政事不慎舉錯婁失中與內寵太盛女不遵道嫉妬專上妨繼嗣與古之

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於內勢行於外至覆傾國家或亂陰陽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閻妻驕扇日以不臧此其效也經曰皇極皇建其有極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陛下踐至尊之祚為天下主奉帝王之職以統羣生方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誠留意於正身勉強於力行損燕私之閒以勞天下放去淫溺之樂罷歸倡優之笑絕卻不享之義慎節游田之虞起居有常循禮而動躬親政事致行無倦安服若性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游田惟正之供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慎也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楚莊忍絕丹姬以成伯功幽王惑於褒姒周德降亡魯桓脅於齊女社稷以傾誠修後宮之政

明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妬專寵以絶驕嫚之端抑褒閻之亂賤者咸得秩進各得厥職以廣総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後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以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筦納言而帝命惟允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誠敕正左右齊栗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者皆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乎無敖戲驕恣之過則左右肅艾羣僚仰法化流四方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簡賢進功則亂誠審思治人之術歡樂得賢之福論材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以程能考功實以定德無用比周之虛譽毋聽浸潤之譖愬則抱功脩職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偽之徒不得即工

小人日銷俊艾日隆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又曰九德咸事俊艾在官未有功賞得於前衆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絶為十二州制遠之道微而無乖畔之難者德厚恩深無怨於下也秦居平土一夫大呼而海内崩析者刑罰深酷吏行殘賊也夫違天害德為上取怨於下莫甚乎殘賊之吏誠放退殘賊酷暴之吏錮廢勿用益選温良上德之士以親萬姓平刑釋寃以理民命務省繇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税毋殫民財使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役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雖有唐堯之大災民無離上之心經曰懷保小人惠于鰥寡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臣聞災異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誡畏懼敬改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

不除經曰饗用五福畏用六極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既侵六極其下今三年之間災異鋒起小大畢具所行不享上帝上帝不豫炳然甚著不求之身無所改正疏舉廣謀又不用其言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之實也天責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唯陛下留神

對奏天子異焉特召見永

永初上此對内未敢斥言乎後宮而外亦不敢即附於王氏故其言

頗正而無疵淺以材

○○己揚雄傳　　班固

雄少而好學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為人簡易佚蕩口
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靜無為少耆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
戚於貧賤不脩廉隅以徼名當世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晏如
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顧嘗好辭賦
先是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為
式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
不流涕也以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
身哉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
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

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則上尊人君下榮
父母析人之圭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
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群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
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燿星舌如電光壹從
壹衡論者莫當顧而作太玄五千文支葉扶疏獨說十餘萬言深者入
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纖者入無倫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
事黃門意者玄得毋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
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罔解結群鹿爭逸離為
十二合為六七四分五剖並為戰國士無常君國亡定臣得士者富失
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是故騶衍

以頡亢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為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
番禺後陶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徽以糾墨製以質鈇散以禮樂風以
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於八區
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咎繇戴縰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
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塗者入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為
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雀勃解之鳥乘鴈集不為之多雙
鳧飛不為之少昔三仁去而殷虛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
存而粵伯五羖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
雖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
其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騖而

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傅
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間而封侯或
枉千乘於陋巷或擁帚彗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窒隙
蹈瑕而無所詘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群卿不揖客將相不
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宛舌而固聲欲行者擬足
而投迹鄉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
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
隆者絕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
攫拏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
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

易時、未知何如、今子乃以鴟梟而笑鳳凰、執蝘蜓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徒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之病甚、不遭臾跗扁鵲、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揚子曰、范睢魏之亡命也、折脅拉髂、免於徽索、翕肩蹈背、扶服入橐、激卬萬乘之主、界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顉頤折頞、涕涶流沫、西揖彊秦之相、搤其咽、炕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雒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甫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誖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

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嚮若阺隤、唯其人之贍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夫藺先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迹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訾於卓氏、東方朔割名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公者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客有難玄太深、衆人之不好也、雄解之、號曰解難、其辭曰、客難揚子曰、凡著書者、為衆人之所好也、美味期乎合口、工聲調於比耳、今吾子乃抗辭幽說、閎意眇指、獨馳騁於有亾之際、而陶冶大鑪、旁薄羣生、歷覽者茲年矣、而殊不寤、亶費精神於此、而煩學者於彼、譬畫者畫於無形、弦者放於無聲、殆不可乎、揚子

曰、俞、若夫閎言崇議、幽微之塗、蓋難與覽者同也、昔人有觀象於天、視度於地、察法於人者、天麗且彌、地普而深、昔人之辭、迺玉迺金、彼豈好為艱難哉、勢不得已也、獨不見夫翠虯絳螭之將登虖天、必聳身於蒼梧之淵、不階浮雲、翼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能撠膠葛、騰九閎、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燿八紘、泰山之高、不嶕嶢、則不能浡滃雲而散歊烝、是以宓犧氏之作易也、緜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臧、定萬物之基、典謨之篇、雅頌之聲、不溫純深潤、則不足以揚鴻烈、而章緝熙、蓋胥靡為宰、寂寞為尸、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語叫叫、大道低回、是以聲之眇者、不可同於衆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棍於世俗之目、辭之衍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今夫

絃者高張急徵、追趨逐耆、則坐者不期而附矣、試為之施咸池、揄六莖、發簫韶、詠九成、則莫有和也、是故鍾期死、伯牙絕弦破琴而不肯與衆鼓、獿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師曠之調鐘、俟知音者之在後也、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老聃有遺言、貴知我者希、此非其操與、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氐詆訾聖人、即為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或衆、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譔以為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

雄淡泊而柔弱、富貴既非所好、節義又非所能、故唯欲以文字名世、

黃東發

○○朱邑傳　班固

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也、少時爲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爲行、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遷補太守卒史、舉賢良爲大司農丞、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爲人惇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是時張敞爲膠東相、與邑書曰、明主游心太古、廣延茂士、此誠忠臣竭思之時也、直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匈臆約結、固亡奇也、雖有亦安所施、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業、猶飢者甘糟糠、穰歲餘粱肉、何則、有亡之勢異也、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後信、故事各達其時之英俊、若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邑感敞言、貢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身爲列卿、居處儉節、祿賜以共九族鄉黨、家亡餘財、神爵元年卒、天子閔惜、下詔稱揚曰、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疆外之交、束脩之餽、可謂淑人君子、遭離凶災、朕甚閔之、其賜邑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初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共爲邑起冢立祠、歲時祠祭、至今不絕

此傳全用虛語、後以棟

○○匈奴傳　班固

建平四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時哀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爲虛費府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揚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來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乃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乃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墜、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乃大興師數十萬、使衞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翰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爲

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塡盧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乃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服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顓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強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其彊難詘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

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藉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犁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菑唯北狄爲不然眞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卽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

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書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賜雄帛五十匹黃金十斤

文章至此豈得以雕蟲目之　陳明卿

○○○西域傳　　班固

贊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乃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睹犀布○瑇瑁○則建珠崖七郡○感枸醬竹杖○則開牂柯越巂○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群○食於外囿○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落以隨珠和璧○天子負黼依○襲翠被○馮玉几而處其中○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碭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蔥嶺○身熱頭痛縣度之阸、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書曰○西戎即序、禹既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眾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唯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尚為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數遣使置質於漢○願請屬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亦何以尚茲○

自古帝王、皆以能致外夷以為盛德、殊不知德在華夏文明之地、而與彼之荒落不毛之區無預焉、盛德在我、無取於彼、真知言哉、　躋
山

第六卷目次

吳郡 葛鼒靖調 葛鼏瑞調 評輯
弟 葛鼐紘調 葛鼎毅調 同參

後漢書

目次

後漢書

光武帝紀　范曄

世祖光武皇帝諱秀、字文叔、南陽蔡陽人、高祖九世之孫也、出自景帝、生長沙定王發、發生舂陵節侯買、買生鬱林太守外、外生鉅鹿都尉回、回生南頓令欽、欽生光武、光武年九歲而孤、養於叔父良、身長七尺三寸、美須眉、大口隆準、日角、性勤於稼穡、而兄伯升好俠養士、常非笑光武事田業、比之高祖兄弟王莽天鳳中、乃之長安、受尚書、略通大義、莽末、天下連歲災蝗、寇盜鋒起、地皇三年、南陽荒饑、諸家賓客多為小盜、光武避吏新野、因賣穀於宛、宛人李通等以圖讖說光武云、劉氏復起、李氏為輔、光武初不敢當、然獨念兄伯升素結輕客、必舉大事、且王莽敗亡已兆、天下方亂、遂與定謀、於是乃市兵弩、十月、與李通從弟軼等起於宛、時年二十八、十一月、有星孛於張、光武遂將賓客還舂陵、時伯升已會衆起兵、初諸家子弟恐懼、皆亡逃自匿、曰伯升殺我、及見光武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為之、乃稍自安、伯升於是招新市平林兵、與其帥王鳳陳牧西擊長聚、光武初騎牛、殺新野尉、乃得馬、進屠唐子鄉、又殺湖陽尉、軍中分財物不均、衆恚恨、欲反攻諸劉、光武斂宗人所得物、悉以與之、衆乃悦、進拔棘陽、與王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戰於小長安、漢軍大敗、還保棘陽、更始元年正月甲子朔、漢軍復與甄阜梁丘賜戰於沘水西、大破之、斬阜賜、伯升又破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於淯陽、進圍宛城、二月辛巳、立劉聖公為天子、以伯

升為大司徒、光武為太常偏將軍、三月、光武別與諸將徇昆陽定陵郾
皆下之○多得牛馬財物○穀數十萬斛○轉以饋宛下○莽聞阜賜死○漢帝立○
大懼○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百萬、其甲士四十二萬人、五月
到潁川、復與嚴尤陳茂合、初光武為春陵侯家訟逋租於尤、尤見而奇
之、及是時、城中出降尤者、言光武不取財物、但會兵計策、尤笑曰○是美
須眉者耶○何為乃如是○初王莽徵天下能為兵法者六十三家、數百人○
並以為軍吏○選練武衛○招募猛士○旌旗輜重○千里不絕○時有長人巨無
霸○長一丈○大十圍○以為壘尉○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自
秦漢出師之盛○未嘗有也○光武將數千兵○徼之於陽關○諸將見尋邑兵
盛、反走馳入昆陽、皆惶怖憂念妻孥、欲散歸諸城、光武議曰、今兵穀既

後漢書　第六卷　二

少○而外寇彊大○并力禦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勢無俱全○且宛城未拔○
不能相救○昆陽即破○一日之閒○諸部亦滅矣○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反
欲守妻子財物耶○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光武笑而起○會候騎還○
言大兵且至城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遽相謂曰○更請劉將軍○
計之○光武復為圖畫成敗○諸將憂迫○皆曰諾○時城中唯有八九千人○光
武乃使成國上公王鳳、廷尉大將軍王常留守○夜自與驃騎大將軍宗佻○
五威將軍李軼等十三騎○出城南門○於外收兵○時莽軍到城下者且十
萬○光武幾不得出○既至郾定陵、悉發諸營兵、而諸將貪惜財貨、欲分留
守之、光武曰、今若破敵○珍寶萬倍○大功可成○如為所敗○首領無餘○何財
物之有○衆乃從、嚴尤說王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宛○亟進大

兵彼必奔走○宛敗昆陽自服○邑曰、吾昔以虎牙將軍圍翟義○坐不生得○
以見責讓○今將百萬之衆○遇城而不能下○何謂耶○遂圍之數十重、列營
百數、雲車十餘丈、瞰臨城中、旗幟蔽野、埃塵連天、鉦鼓之聲聞數百里、
或為地道衝輣橦城、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王鳳等乞降
不許○尋邑自以為功在漏刻○意氣甚逸○夜有流星墜營中○晝有雲如壞
山當營而隕○不及地尺而散○吏士皆厭伏○六月己卯、光武遂與營部俱
進、自將步騎千餘○前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光武
奔之○斬首數十級○諸部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
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光武復進、尋邑兵卻、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
千級、連勝遂前、時伯升拔宛已三日○而光武尚未知○乃偽使持書報城

後漢書　第六卷　三

中云○宛下兵到○而陽墮其書○尋邑得之○不憙○諸將既經累捷○膽氣益壯○
無不一當百○光武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陳
亂○乘銳崩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莽兵
大潰、走者相騰踐、奔殪百餘里間、會大風雷、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滍川
盛溢、虎豹皆股戰○士卒爭赴溺死者以萬數○水為不流、王邑嚴尤陳茂
輕騎乘死人度水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車甲珍寶、不可勝筭、舉之連○
月○不盡○或燔燒其○餘○光武因復徇下潁陽、會伯升為更始所害、光武自
父城馳詣宛謝、司徒官屬迎弔光武○光武難交私語○深引過而已○未嘗
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為伯升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慙○拜
光武為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九月、庚戌、三輔豪傑共誅王莽、傳首詣

更始將北都洛陽、以光武行司隷校尉、使前整脩宮府、於是置僚屬、作文移、從事司察、一如舊章、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諸于繡擁、莫不笑之、或有畏而走者、及見司隷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及更始至洛陽、乃遣光武以破虜將軍行大司馬事、十月、持節北度河、鎮慰州郡、所到部縣、輒見二千石長吏三老官屬、下至佐史、考察黜陟、如州牧行部事、輒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復漢官名、吏人喜悅、爭持牛酒迎勞、進至邯鄲、故趙繆王子林說光武曰、赤眉今在河東、但決水灌之、百萬之衆可使為魚、光武不荅、去之真定、林於是乃詐以卜者王郎為成帝子子輿、十二月、立郎為天子、都邯鄲、遂遣使者降下郡國、二年正月、光武以王郎新盛、乃北狥薊、王郎移檄購光武十萬戶、而故廣陽王子劉接起兵薊中以應郎、城內擾亂、轉相驚恐、言邯鄲使者方到、二千石以下皆出迎、於是光武趣駕南轅、晨夜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傍、至饒陽、官屬皆乏食、光武乃自稱邯鄲使者、入傳舍、傳吏方進食、從者飢、爭奪之、傳吏疑其偽、乃椎鼓數十通、紿言邯鄲將軍至、官屬皆失色、光武升車欲馳、既而懼不免、徐還坐曰、請邯鄲將軍入、久乃駕去、傳中人遙語門者閉之、門長曰、天下詎可知、而閉長者乎、遂得南出、晨夜兼行、蒙犯霜雪、天時寒、面皆破裂、至滹沱河、無船、適遇氷合、得過、未畢數車而陷

○蔚宗叙光武未即位以前事、精神飛動、爭勝子長、諸紀便已遠遜○　葛端調

○皇后紀序　范曄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宣陰化、修成內則、閨房肅雍、險謁不行也、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愆、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僭縱、軌制無章、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晉獻升戎女為元妃、終於五子作亂、冢嗣遘屯、爰逮戰國、風憲逾薄、適情任欲、顛倒衣裳、以至破國亡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宮備七國、爵列八品、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高祖帷薄不脩、孝文衽席無辯、然而選納尚簡、飾玩少華、自武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妖幸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跡、前史載之詳矣、及光武中興、斲彫為朴、六宮稱號、唯皇后貴人、貴人金印紫綬、奉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算人、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納、詳求淑哲、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脩、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閫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敝矣、向使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哉、雖御己有度、而防

閨末爵故考章以下、漸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淄蠹、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釁、必委成冢宰、簡求忠賢、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芉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嬰縲紲於圄犴之下、湮滅連踵、傾輈繼路、而赴蹈不息、燋爛為期、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寶、詩書所歎、略同一揆、故考列行跡、以為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同居正號者、並列於篇、以其師恩追尊、非當時所奉者、則隨他事附出、親屬別事、各依列傳、其餘所無見、則係之此紀、以纘西京外戚云爾、

後漢書　第六卷　六

叙三代后妃之制、比史漢獨為詳洽、文采華縟可喜、　顧宸東

馬皇后紀　明帝　范曄

永平三年春、有司奏立長秋宮、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遂立為皇后、先是數日、夢有小飛蟲無數赴著身、又入皮膚中而復飛出、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身長七尺二寸、方口美髮、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疏麤、反以為綺縠、就視乃笑、后辭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六宮莫不歎息、帝嘗幸苑囿離宮、后輒以風邪露霧為戒、辭意款備、多見詳擇、帝幸濯龍中、並召諸才人、下邳王已下皆在側、請呼皇后、帝笑曰、是家志不好樂、雖來無歡、是以遊娛之事希嘗從焉、每於侍執之際、輒言及政事、多所毗補、而未嘗以家私干、故寵敬日隆、始終無衰、及帝崩、肅宗即位、尊后曰皇太后、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醫藥事、帝請曰、黃門舅旦夕供養且一年、既無褒異、又不錄勤勞、無乃過乎、太后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後宮之家、故不著也、建初元年、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以為不封外戚之故、有司因此上奏、宜依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欲媚朕以求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竇嬰寵貴橫恣、傾覆之禍、為世所傳、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常謂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為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為外親見之、當傷心自敕、但笑言太后素好

後漢書　第六卷　七

倹○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綠褠○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而已○冀以默媿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重、襲西京敗亾之禍哉、固不許、帝省詔悲歎、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為王也、太后誠好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且衛尉年尊、兩校尉有大病、如令不諱、使臣長抱刻骨之恨、宜及吉時、不可稽畱、太后報曰、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病不外施之嫌哉○昔竇太后欲封皇后之兄、丞相條侯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耶○嘗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衣食則蒙御府餘資○斯豈不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為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封○違○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剛急○有胸中氣○不可不順也○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

意旨正大、文復委婉、此種盛事、後世無兩、　葛瑞調

○○鄧皇后紀　和帝

范曄

和熹鄧皇后、諱綏、太傅禹之孫也、父訓、護羌校尉、母陰氏、光烈皇后從弟女也、后年五歲、太傅夫人愛之○自為翦髮○夫人年高目冥○誤傷后額○忍痛不言○左右見者、怪而問之、后曰、非○不痛也○夫人哀憐為斷髮○難傷○老人意○故忍之耳○六歲能史書、十二通詩、論語、諸兄每讀經傳、輒下意難問、志在典籍、不問居家之事、母常非之曰、汝不習女工以供衣服○乃更務學○寧當舉博士耶○后重違母言○晝脩婦業○暮誦經典○家人號曰諸生○每有讌會○諸姬貴人○競自脩整○簪珥光采○袿裳鮮明○而后獨著素○裝服無飾○其衣有與陰后同色者○即時解易○若並時進見○則不敢正坐離立○行則僂身自卑○帝每有所問○常逡巡後對○不敢先陰后言○帝知后勞心曲體○歎曰○脩德之勞○乃如是乎○

馬鄧兩后、明德為東京之冠○兩紀亦極力發揮○色態濃至○鮮而能雅○　葛瑞調

○○齊武王縯傳　　范曄

齊武王縯字伯升光武之長兄也性剛毅慷慨有大節自王莽篡漢常憤憤懷復社稷之慮不事家人居業傾身破産交結天下雄俊莽末盜賊羣起南方尤甚伯升召諸豪傑計議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連年兵革並起此亦天亡之時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也衆皆然之於是分遣親客使鄧晨起新野光武與李通李軼起於宛伯升自發舂陵子弟合七八千人部署賓客自稱柱天都部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聞阜賜軍敗引欲據宛伯升乃陳兵誓衆焚積聚破釜甑鼓行而前與尤茂遇育陽下戰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尤茂棄軍走伯升遂進圍宛自號柱天大將軍王莽素聞其名大震懼購伯升邑五萬

戸黃金十萬斤位上公使長安中官署及天下鄉亭皆畫伯升像於塾（莽之可笑如此）旦起射之自阜賜死後百姓日有降者衆至十餘萬諸將會議立劉氏以從人望豪傑咸歸於伯升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憚伯升威明而貪聖公懦弱先共定策立之然後使騎召伯升示其議伯升曰諸將軍幸欲尊立宗室其德甚厚然愚鄙之見竊有未同（此處長難看得此答說而事情大小起伏有致）今赤眉起青徐衆數十萬聞南陽立宗室恐赤眉復有所立如此必將內爭今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損權非所以破莽也且首兵唱號鮮有能遂陳勝項籍即其事也舂陵去宛三百里耳未足為功遽自尊立為天下準的使後人得承吾敝非計之善者也今且稱王以號令若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往從之若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號亦未晚也願各詳思之諸將多曰善將軍張卬拔劍擊地曰疑事無功今日之議不得有二衆皆從之聖公既即位拜伯升為大司徒封漢信侯縣是豪傑失望多不服宗人劉稷數陷陳潰圍勇冠三軍時將兵擊舂陵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為者耶更始君臣聞而心忌之以稷為抗威將軍稷不肯拜更始乃與諸將陳兵數千人先收稷將誅之伯升固爭李軼朱鮪因勸更始并執伯升即日害之

論曰大丈夫之鼓動拔起其志致蓋遠矣若夫齊武王之破家厚士豈游俠下客之為哉其慮將存乎配天之絶業而痛明堂之不祀也及其發舉大謀在於奔擾之中使信先成於敵人救卷查以顏義若此足以見其度矣志高慮遠禍發所忽嗚呼古人以蜂蠆為戒蓋畏此也詩云敬之敬之命不易哉

武王首建大策功業今古無兩其英挺奮發有為後來孫伯符頗近之然大小邪正之分懸絕矣

萬曆調

○○○來歙傳

歙與蓋延馬成進攻公孫述將王元環安於河池下辨陷之乘勝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未殊馳召蓋延延見歙因伏悲哀不能仰視歙叱延曰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刃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公耶延收淚強起受所誡歙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為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為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為本太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願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陛下哀憐數賜教督投筆抽刃而絕

情境躍如忠勇可掬讀之感動　孫月峰

范曄

○○○鄧禹傳

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安時光武亦遊學京師禹年雖幼而見光武知非常人遂相親附數年歸家及漢兵起更始立豪傑多薦舉禹禹不肯從及聞光武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歡謂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光武曰即如是欲何為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光武笑因留宿閒語禹進說曰更始雖都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羣聚更始既未有所挫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四方分崩離析形勢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因令左右號禹曰鄧將軍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及王郎起兵光武自薊至信都使禹發奔命得數千人令自將之別攻拔樂陽從至廣阿光武舍城樓上披輿地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殽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薄厚不以大小光武時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禹每有所舉者皆當其才光武以為知人是時三輔連覆敗赤眉所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眾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住節以勞來之父老童稚垂髮

范曄

載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帝嘉之、數賜書褒美、諸將豪
傑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
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富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盗賊羣居、
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
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弊、乃可圖也、於
是引軍北至栒邑、禹所到、擊破赤眉別將諸營保郡邑、皆開門歸附、禹
內文明、篤行淳備、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遠名勢、有子十三人、各使
守一藝、脩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為後世法、資用國邑、不脩產利、帝
益重之、中元元年、復行司徒事、從東巡狩、封岱宗、顯宗即位、以禹先帝
元功、拜為太傅、進見東向、甚見尊寵、居歲餘、寢疾、帝數自臨問、以子男
二人為郎、永平元年、年五十七、薨、謚曰元侯、

論史法

鄧公為東京元功、上與淮陰為伍、此篇擬班傳、亦出孟堅手、甚協調

馮異傳

范曄

馮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也、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漢兵起、異
以郡掾監五縣、與父城長苗萌共城守、為王莽拒漢、光武略地潁川、攻
父城不下、屯兵巾車鄉、異閒出行屬縣、為漢兵所執、時異從兄孝及同
郡丁綝呂晏、並從光武、因共薦異、得召見、異曰、異一夫之用、不足為彊
弱、有老母在城中、願歸據五城、以効功報德、光武曰、善、異歸、謂苗萌
今諸將皆壯士屈起、多暴橫、獨有劉將軍所到不虜掠、觀其言語舉止、
非庸人也、可以歸身、萌曰、生死同命、敬從子計、光武南還宛、更始諸
將攻父城者、前後十餘輩、異堅守不下、及光武為司隸校尉、道經父城、
異等即開門奉牛酒迎、光武署異為主簿、自伯升之敗、光武不敢顯其
悲戚、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異獨叩頭寬譬哀情、光武止
之曰、卿勿妄言、異復因閒進說曰、天下同苦王氏、思漢久矣、今更始諸
將從橫暴虐、所至虜掠、百姓失望、無所依戴、今公專命方面、施行恩德、
夫有桀紂之亂、乃見湯武之功、人久飢渴、易為充飽、宜急分遣官屬、徇
行郡縣、理冤結、布惠澤、光武納之、至邯鄲、遣異與銚期乘傳撫循屬縣、
錄囚徒、存鰥寡、亡命自詣者除其罪、陰條二千石長吏同心及不附者
上之、及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晨夜草舍、至饒陽無蔞亭、時天寒烈、
衆皆飢疲、異上豆粥、明旦、光武謂諸將曰、昨得公孫豆粥、飢寒俱解、及
至南宮、遇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傍空舍、異抱薪、鄧禹爇火、光武對竈
燎衣、異復進麥飯菟肩、因復度虖沱河至信都、使異別收河閒兵、還拜

偏將軍、從破王郎、封應侯、異為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進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為整齊○每所上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及破邯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多之、別擊破鐵脛於北平、又降匈奴於林闟頓王、因從平河北、異自以久在外○不自安○上書思慕闕廷○願親帷幄○帝不許○後人有章言異專制關中、斬長安令、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為咸陽王、帝使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謝曰、臣本諸生、遭遇受命之會、充備行伍、過蒙恩私、位大將、爵通侯、受任方面、以立微功、皆自國家謀慮○愚臣無所能及○臣伏自思惟○以詔敕戰攻○每輒如意○時以私心斷決○未嘗不有悔○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當兵革始起○擾攘之時、豪傑競逐○迷惑千數○臣以遭遇○託身聖明○在傾國溷淆之中○尚不敢過差○而況天下平定○上尊下卑○而臣爵位所蒙○巍巍不測乎○誠冀以謹敕、遂自終始○見所示臣章、戰慄怖懼、伏念明主知臣愚性○固敢因緣自陳、詔報曰、將軍之於（君○臣○間○情○曲○知○次）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六年春、異朝京師、引見、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為吾披荊棘○定關中○既罷○使中黃門賜以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無蔞亭豆粥○虖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後數引讌見、定議圖蜀、留十餘日、令異妻子隨異還西、

○君臣之情一如父子○讀此益生西京之感○　[illegible]端詡

○○○賈復傳　范曄

賈復、字君文、南陽冠軍人也、少好學、習尚書、事舞陰李生、李生奇之、謂門人曰、賈君之容貌志氣如此○而勤於學○將相之器也○王莽末、為縣掾、迎鹽河東、會遇盜賊、等比十餘人皆放散其鹽、復獨完以還縣、縣中稱其信、時下江新市兵起、復亦聚眾數百人於羽山、自號將軍、更始立、乃將其眾歸漢中王劉嘉、以為校尉、復見更始政亂○諸將放縱○乃說嘉曰○臣聞圖堯舜之事而不能至者、湯武是也、圖湯武之事而不能至者、桓文是也、圖桓文之事而不能至者、六國是也、定六國之規、欲安守之而不能至者、亡六國是也、今漢室中興、大王以親戚為藩輔、天下未定而安守所保、所保得無不可保乎○嘉曰、卿言大○非吾任也○大司馬劉公在河北○必能相施○第持我書往○復遂辭嘉、受書、北度河、及光武於柏人、因鄧禹得召見、光武奇之○禹亦稱有將帥節○於是署復破虜將軍、督盜賊、復馬羸、光武解左驂以賜之○官屬以復後來而好陵折等輩、調補鄗尉○光武曰、賈督有折衝千里之威○方任以職○勿得擅除○光武至信都、以復為偏將軍、及拔邯鄲、遷都護將軍、從擊青犢於射犬、大戰至日中、賊陳堅不卻、光武傳召復曰○吏士皆飢○可且朝飯○復曰○先破之○然後食耳○於是被羽先登○所向皆靡○賊乃敗走○諸將咸服其勇、又北與五校戰於真定、大破之○復傷創甚○光武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為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耶○我子娶之○生男耶○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追及光武於薊、相見甚歡、大享士卒、令復居

前擊郾賊破之後從征伐未嘗喪敗數與諸將潰圍解急身被十二創
帝以復敢深入希令遠征而壯其勇節常自從之故復少方面之勳諸
將每論功自伐復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十三年定封
膠東侯食郁秩壯武下密即墨梃胡觀陽凡六縣復知帝欲偃干戈修
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與高密侯鄧禹並剽甲兵敦儒學帝深然
之遂罷左右將軍復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復為人剛毅方直多大節
既還私第闔門養威重朱祐等薦復宜為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
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
恩遇甚厚三十一年卒謚曰剛侯
設詞肯送許不屬

吳漢傳　范曄
吳漢字子顏南陽宛人也家貧給事縣為亭長王莽末以賓客犯法乃
亡命至漁陽資用乏以販馬自業往來燕薊間所至皆交結豪傑更始
立使使者韓鴻徇河北或謂鴻曰吳子顏奇士也可與計事鴻召見漢
甚悅之遂承制拜為安樂令會王郎起北州擾惑漢素聞光武長者獨
欲歸心乃說太守彭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合二郡
精銳附劉公擊邯鄲此一時之功也寵以為然而官屬皆欲附王郎寵
不能奪漢乃辭出止外亭念所以譎衆未知所出望見道中有一人似
儒生者漢使人召之為具食問以所聞生因言劉公所過為郡縣所歸
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即詐為光武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
諸寵令具以所聞說之漢復隨後入寵甚然之於是遣漢將兵與上谷
諸將并軍而南所至擊斬王郎將帥及光武於廣阿拜漢為偏將軍既
拔邯鄲賜號建策侯漢為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鄧禹及諸
將多知之數相薦舉乃得召見遂見親信常居門下光武將發幽州兵
夜召鄧禹問可使行者禹曰間數與吳漢言其人勇鷙有智謀諸將鮮
能及者即拜漢大將軍持節北發十郡突騎更始幽州牧苗曾聞之陰
勒兵敕諸郡不肯應調漢乃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曾以漢無備出迎
於路漢即撝兵騎收曾斬之而奪其軍將軍陳俊圍蘇茂於廣樂漢將
輕騎迎與之戰不利墮馬傷膝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謂漢曰大
敵在前而公傷臥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裹創而起椎牛饗士令軍中曰

賊衆雖多皆劫掠羣盜勝不相讓敗不相救非有仗節死義者也今日
封侯之秋諸君勉之於是軍士激怒蔣扶而進建軍大潰漢性彊力每
從征伐帝未安恒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
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士吏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為還言方脩
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差彊人意隱若一敵國矣每當出師朝受詔夕
即引道初無辦嚴之日故能常任職以功名終及在朝廷斤斤謹質形
於體貌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
何多買田宅乎遂盡以分與昆弟外家二十年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
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唯願陛下慎無赦而已及卷有詔悼愍賜諡
曰忠侯

當是中背一泥人也　為㳺調

耿弇傳　范曄

耿弇字伯昭扶風茂陵人也其先武帝時以吏二千石自鉅鹿徙焉父
況字俠游以明經為郎與王莽從弟伋共學老子於安丘先生後為朔
調連率弇少好學習父業常見郡尉試騎士建旗鼓肄馳射由是好將
帥之事及王莽敗更始立諸將略地者前後多擅威權輒改易守令況
自以莽之所置懷不自安時弇年二十一乃辭況奉奏詣更始因齎貢
獻以求自固之宜及至宋子會王郎詐稱成帝子輿起兵邯鄲弇從吏
孫倉衛包於道共謀曰劉子輿成帝正統捨此不歸遠行安之弇按劍
曰子輿弊賊卒為降虜耳我至長安與國家陳漁陽上谷兵馬之用還
出太原代郡反覆數十日歸發突騎以轔烏合之衆如摧枯折腐耳觀

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久也倉包不從遂亡降王郎弇道聞光武在盧
奴乃馳北上謁光武留署門下吏弇因說護軍朱祐求歸發兵以定邯
鄲光武笑曰小兒曹乃有大意哉因數召見加恩慰弇因從光武北至
薊聞邯鄲兵方到光武將欲南歸召官屬計議弇曰今兵從南來不可
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之邑人上谷太守即弇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
騎邯鄲不足慮也光武官屬腹心皆不肯曰死尚南首奈何北行入囊
中光武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會薊中亂光武遂南馳官屬各分散
弇走昌平就況因說況使寇恂東約彭寵各發突騎二千匹步兵千人
弇與景丹寇恂及漁陽兵合軍而南所過擊斬王郎大將九卿校尉以
下四百餘級得印綬百二十五節二斬首三萬級定涿郡中山鉅鹿清

河〻閒凡二十二縣逆及光武於廣阿弇從事春陵因見自請北收上
谷兵未發者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還收富平獲索東攻張步
以平齊地帝壯其意乃許之四年詔弇進攻漁陽弇以父據上谷本與
彭寵同功又兄弟無在京師者自疑不敢獨進上書求詣洛陽詔報曰
將軍出身舉宗爲國所向陷敵功效尤著何嫌何疑而欲求徵且與王
常共屯涿郡勉思方略況聞弇求徵亦不自安遣舒弟國入侍帝善之
進封況爲隃麋侯乃命弇與建義大將軍朱祐漢忠將軍王常等擊望
都故安西山賊十餘營皆破之時征虜將軍祭遵屯良鄉驍騎將軍劉
喜屯陽鄉以拒彭寵寵遣弟純將匈奴二千餘騎寵自引兵數萬分爲
兩道以擊遵喜胡騎經軍都舒襲破其衆斬匈奴兩王寵乃退走況復
與舒攻寵取軍都五年寵死天子嘉況功使光祿大夫持節迎況賜甲
第奉朝請封牟平侯遣弇與吳漢擊富平獲索賊於平原大破之降者
四萬餘人因詔弇進討張步弇悉收集降卒結部曲置將吏率騎都尉
劉歆太山太守陳俊引兵而東從朝陽橋濟河以度張步聞之乃使其
大將軍費邑軍歷下又分兵屯祝阿別於太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弇
（叙戰事宛也明晰不多填而遣）
弇度河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未中而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
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亡去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
弇進兵先脅巨里使多伐樹木揚言以填塞坑塹數日有降者言邑聞
弇欲攻巨里謀來救之弇乃嚴令軍中趣脩攻具宣敕諸部後三日當
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得亡歸歸者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

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弇喜謂諸將曰吾所以脩攻具者欲誘致邑耳
今來適其所求也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大
破之臨陳斬邑既而收首級以示巨里城中城中恟懼費敢悉衆亡歸
張步弇復收其積聚縱兵擊諸未下者平四十餘營遂定濟南時張步
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
四十里弇進軍畫中居二城之閒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
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勑諸校會後五日攻西安藍聞之晨夜儆守至
期夜半弇敕諸將皆蓐食會明至臨淄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爲宜速
攻西安弇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爲備臨淄出不意而至必驚
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淄即西安孤張藍與步隔絕必復亡去所謂
擊一而得二者也若先攻西安不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
藍引軍還奔臨淄并兵合勢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日之
閒不戰而困諸君之言未見其宜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
聞之大懼遂將其衆亡歸劇乃令軍中無得妄掠劇下須張步至乃
取之以激怒步步聞大笑曰以尤來大彤十餘萬衆吾皆即其營而破
之今大耿兵少於前又皆疲勞何足懼乎乃與三弟藍弘壽及故大彤
渠帥重異等兵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弇弇先出淄水上與重
異遇突騎欲縱弇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
城陳兵於內步氣盛直攻弇營與劉歆等合戰弇升王宮壞臺望之視
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飛矢中弇股以

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至暮罷弇明旦復勒兵出是時帝在魯聞弇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城中溝塹皆滿弇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為伏以待之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八九十里僵尸相屬收得輜重二千餘兩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臨淄自勞軍羣臣大會帝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勍敵其功乃難於信也又田横亨酈生及田横降高帝詔衛尉不聽為仇張步前亦殺伏隆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

怨又事尤相類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為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

敘事明瞭雲臺諸傳獨此最為精警 葛端調

中興諸將論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算固將有以焉爾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勳賢皆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運皆武人屈起亦有鬻繒屠狗輕猾之徒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葅戮不其然乎自茲以降迄於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故

光武鑒前事之違在矯枉之志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政齊之以刑者乎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撓情則違棄禁典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羣心難塞並列則其敝未遠不得不校其勝否即以事相權故高秩厚禮允荅允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餘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於後昔留侯以為高祖悉用蕭曹故人而郭伋亦譏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任夫崇恩偏授易啟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

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以故依其本第係之篇末以之次云爾、

此晚明所收持論平正遣詞雅訓然大約是排體筆力稍弱

峰

竇融傳　　范曄

竇融、字周公、扶風平陵人也、七世祖廣國、孝文皇后之弟、封章武侯、融高祖父、宣帝時以吏二千石自常山徙焉、融蚤孤、王莽居攝中、為強弩將軍司馬、東擊翟義、還攻槐里、以軍功封建武男、女弟為大司空王邑小妻、家長安中、出入貴戚、連結閭里豪傑、以任俠為名、然事母兄、養弱弟、內修行義、王莽末、青徐賊起、太師王匡請融為助軍、與共東征、及漢兵起、融復從王邑敗於昆陽下、歸長安、漢兵長驅入關、王邑薦融、拜為波水將軍、賜黃金千斤、引兵至新豐、莽敗、融以軍降更始大司馬趙萌、萌以為校尉、甚重之、薦融為鉅鹿太守、融見更始新立、東方尚擾、不欲出關、而高祖父嘗為張掖太守、從祖父為護羌校尉、從弟亦為武威太守、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獨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帶河為固、張掖屬國精兵萬騎、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此遺種處也、兄弟皆然之、融於是日往守萌、辭讓鉅鹿、圖出河西、萌為言更始、乃得為張掖屬國都尉、融大喜、即將家屬而西、既到、撫結雄傑、懷輯羌虜、甚得其歡心、河西翕然歸之、是時酒泉太守梁統、金城太守厙鈞、張掖都尉史苞、酒泉都尉竺曾、敦煌都尉辛彤、並州郡英俊、融皆與為厚善、及更始敗、融與梁統等計議曰、今天下擾亂、未知所歸、河西斗絕在羌胡中、不同心戮力、則不能自守、權鈞力齊、復無以相率、當推一人為大將軍、共全五郡、觀時變動、議既定、而各謙讓、咸以融世仕河西為吏、人所敬向、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是時武威太守馬期、張掖太守

任仲並孤立無黨乃共移書告示之二人即解印綬去於是以梁統爲武威太守史苞爲張掖太守竺曾爲酒泉太守辛彤爲敦煌太守厙鈞爲金城太守融居屬國領都尉職如故置從事監察五郡河西民俗質樸而融等政亦寬和上下相親晏然富殖修兵馬習戰射明烽燧之警羌胡犯塞融輒自將與諸郡相救皆如符要每輒自破之其後匈奴懲乂稀復侵寇而保塞羌胡皆震服親附安定北地上郡流人避凶飢者歸之不絶融等遥聞光武即位而心欲東向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時隗囂先稱建武年號融等從受正朔囂皆假其將軍印綬囂外順人望内懷異心使辯士張玄游説河西曰更始事業已成尋復亡滅此一姓不再興之効今即有所主便相係屬一旦拘制自令失柄後有危殆雖

悔無及今豪傑競逐雌雄未決當各據其土宇與隴蜀合從高可爲六國下不失尉佗融等於是召豪傑及諸太守計議其中智者皆曰漢承堯運歴數延長今皇帝姓號見于圖書自前世博物道術之士谷子雲夏賀良等建明漢有再受命之符言之久矣故劉子駿改易名字冀應其占及莽末道士西門君惠言劉秀當爲天子遂謀立子駿事覺被殺出謂百姓觀者曰劉秀真汝主也皆近事暴著智者所共見也除言天命且以人事論之今稱帝者數人而洛陽土地最廣甲兵最强號令最明觀符命而察人事它姓殆未能當也諸郡太守各有賓客或同或異融小心精詳遂決策東向五年夏遣長史劉鈞奉書獻馬先是帝開河西完冨地接隴蜀常欲招之以逼囂述亦發使遣融書遇鈞於道即與

俱還帝見鈞歡甚禮享畢乃遣令還賜融璽書曰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彊倉庫有蓄民庶殷冨外則折挫羌胡内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虚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吞與爾絶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教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今以黄金二百斤賜將軍便宜輒言因授融爲涼州牧璽書既至河西咸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立（一作玄）之情

融即復遣鈞上書曰臣融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后末屬蒙恩爲外戚累世二千石至臣之身復備列位假歷將帥守持一隅以委質則易爲辭以納忠則易爲力書不足以深達至誠故遣劉鈞口陳肝膽自以底裏上露長無纖介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真舊之主事姦偽之人廢忠貞之節爲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同產弟友詣闕口陳區區友至高平會囂反叛道絶馳還遣司馬席封閒行通書帝復遣席封賜融友書所以慰藉之甚備融既深知帝意乃與隗囂書責讓之曰伏惟將軍國冨政脩士兵懷附親遇厄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守節不回承

事本朝後遣伯春委身於國無疑之誠於斯有效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役於將軍者良為此也而忿悁之間改節易圖君臣分爭上下接兵委成功造難就去從議為橫謀百年之累一朝毀之豈不惜乎殆執事者貪功建謀以至於此融竊痛之當今西州地勢局迫人兵離散易以輔人難以自建計若失路不反聞道猶迷不南合子陽則北入文伯耳夫負虛交而易強禦恃遠救而輕近敵未見其利也融聞智者不危衆以舉事仁者不違義以要功今以小敵大於衆何如棄子徼功於義何如且初事本朝稽首北面忠臣節也及遣伯春垂涕相送慈父恩也俄而背之謂吏士何忍而棄之謂留子何自起兵以來轉相攻擊城郭皆為丘墟生人轉於溝壑今其存者非鋒刃之餘則流亡之孤迄今傷

痍之體未愈哭泣之聲尚聞幸賴天運少還而大將軍復重於難是使積痾不得遂瘳幼孤將復流離其為悲痛尤足愍傷言之可為酸鼻庸人且猶不忍況仁者乎融聞為忠甚易得宜實難憂人太過以德取怨知且以言獲罪也區區所獻惟將軍省焉囂不納融乃與五郡太守共砥厲兵馬上疏請師期帝深嘉美之乃賜融以外屬圖及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傳詔報曰每追念外屬孝景皇帝出自竇氏定王景帝之子朕之所祖昔魏其一言繼統以正長君少君尊奉師傅修成淑德施及子孫此皇太后神靈上天祐漢也從天水來者寫將軍所讓隗囂書痛入骨髓畔臣見之當股慄慚愧忠臣則酸鼻流涕義士則曠若發矇非忠孝悫誠孰能如此豈其德薄者所能克堪囂自知失河西

之助族禍將及欲設間離之說亂惑真心轉相解構以成其姦又京師百僚不曉國家及將軍本意多能採取虛偽誇誕妄說令忠孝失望傳言乖實毀譽之來皆不徒然不可不思今關東盜賊已定大兵今當悉西將軍其抗厲威武以應期會乘輿東歸悉遣融等西還所鎮融以兄弟並受爵位久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詔報曰吾與將軍如左右手耳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循士民無擅離部曲及隴蜀平詔融詣洛陽城門上涼州牧張掖屬國都尉安豐侯印綬詔遣使者還侯印綬引見就諸侯位賞賜恩寵傾動京師數月拜為冀州牧十餘日又遷大司空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召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帝以此愈親厚之融小心久不自安數辭讓爵位因侍中金

遷口達至誠又上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子年十五質性頑鈍臣融朝夕教導以經藝不得令觀天文見讖記誠欲令恭肅畏事恂〻循道不願其有才能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故諸侯王國哉因復請間求見帝不許後朝罷逡巡席後帝知欲有讓遂令左右傳出它日會見迎詔融曰日者知公欲讓職還土故命公暑熱且自便今相見宜論它事勿得復言融不敢重陳請

河西遼遠既盛勢當獨完乃能書幣極恭小心精篤雖〻有儒將之風

芍論詞

馬援傳　　　　范曄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也其先趙奢為趙將號曰馬服君子孫因為
氏武帝時以吏二千石自邯鄲徙焉曾祖父通以功封重合侯坐兄何
羅反被誅故援再世不顯援三兄況余員並有才能王莽時皆為二千
石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諸兄奇之嘗受齊詩意不能守章句乃辭
況欲就邊郡田牧況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況
卒援行服朞年不離墓所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廬後為郡督郵送囚至
司命府囚有重罪援哀而縱之遂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賓客多歸
附者遂役屬數百家轉游隴漢間常謂賓客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
當益壯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千斛既而嘆曰凡殖貨財

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
絝王莽末四方兵起莽從弟衛將軍林廣招雄俊乃辟援及同縣原涉
為掾薦之於莽莽以涉為鎮戎大尹援為新成大尹及莽敗援兄員時
為增山連率與援俱去郡復避地涼州世祖即位員先詣洛陽帝遣員
復郡卒於官援因留西州隗囂甚敬重之以援為綏德將軍與決籌策
是時公孫述稱帝於蜀囂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里閈相善以為既
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
為援制都布單衣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
警蹕就車磬折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
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脩

飾邊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
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建武四年冬囂使援奉書洛陽援至
引見於宣德殿世祖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
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
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
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
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
壯之援從南幸黎丘轉至東海及還以為待詔使太中大夫來歙持節
送援西歸隴右隗囂與援同臥起問以東方流言及京師得失援說囂
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每接讌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

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
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
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耶然雅信援故
遂遣長子恂入質援因將家屬隨恂歸洛陽援又為書與囂將楊廣使
曉勸於囂曰春卿無恙前別冀南寂無音驛援閒還長安因留上林竊
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為天下表的常懼海內切齒
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計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
翁諂邪之說自函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耶援閒至河內
過存伯春見其奴吉從西方還說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
它否竟不能言曉夕號泣婉轉塵中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

怨讎可刺不可毀援聞之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愛曾閔不過
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安作自同分羹之
事乎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
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
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今更共陸陸欲往
附之將難為顏乎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往時子陽獨
欲以王相待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
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男兒溺死何傷而拘游乎今國家待春卿意
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共說季孟若計畫不從真可引領去矣
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

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
爭語朋友邪應有切磋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腇咋舌叉手從族乎及
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且來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
依依常獨為西州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於此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
願急賜報廣竟不荅八年帝自西征囂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
遠入險阻計冘豫未決會召援夜至帝大喜引入具以羣議質之援因
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為山谷指
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
中矣明旦遂進軍至第一囂衆大潰援自還京師數被進見為人明須
髮眉目如畫閑於進對尤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輔長者下至閭里

少年皆可觀聽自皇太子諸王侍聞者莫不屬耳忘倦又善兵策帝常
言伏波論兵與吾意合每有所謀未嘗不用明年正月斬徵側徵貳傳
首洛陽封援為新息侯食邑三千戶援乃擊牛釃酒勞饗軍士從容謂
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
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為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
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閒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重蒸仰視
飛鳶跕跕墮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被
蒙大恩猥先諸君紆佩金紫且喜且慚吏士皆伏稱萬歲初援軍還將
至故人多迎勞之平陵人孟冀名有計謀於坐賀援援謂之曰吾望子
有善言反同衆人邪昔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置七郡裁封數百戶今我

微勞猥饗大縣功薄賞厚何以能長久乎先生奚用相濟冀曰愚不及
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
革裹屍還葬耳何能臥牀上在兒女子手中邪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此
矣還月餘會匈奴烏桓寇扶風援以三輔侵擾園林危逼因請行許之
自九月至京師十二月復出屯襄國詔百官祖道援謂黃門郎梁松竇
固曰凡人為貴當使可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
松後果以貴滿致災固亦幾不免援嘗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
不荅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壻貴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憚之大
人奈何獨不為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松由是恨
之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谿蠻夷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

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
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乃翁也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
耿舒劉匡孫永等將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四萬餘人征五谿援夜與送
者訣謂友人謁者杜愔曰吾受厚恩年迫餘日索常恐不得死國事今
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調介介
獨惡是耳明年春三月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
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為室以避炎氣賊每升險鼓譟援
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為之流涕耿舒與兄好時侯弇書
曰前舒上書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
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怫鬱行死誠可痛惜前到臨鄉賊無故自致若夜

後漢書　第六卷　三六

擊之即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
如舒言弇得書奏之帝乃使虎賁中郎將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
會援病卒松宿懷不平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初兄子
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前在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
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
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
以復言者施衿結褵申父母之戒欲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
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
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
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

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
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為言吾常為寒心是以不願
子孫效也季良名保京兆人時為越騎司馬保仇人上書訟保為行浮
薄亂羣惑衆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誡兄子而梁松竇固以之交結將
扇其輕偽敗亂諸夏書奏帝召責松固以訟書及援誡書示之松固叩
頭流血而得不罪詔免保官伯高名述亦京兆人為山都長由此擢拜
零陵太守初援在交趾常餌薏苡實用能輕身省慾以勝瘴氣南方薏
苡實大援欲以為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為南土珍怪權貴皆望之
援時方有寵故莫以聞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為前所載還乃明珠
文犀馬武與於陵侯侯昱等皆以章言其狀帝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

後漢書　第六卷　三七

以喪還舊塋裁買城西數畝地藁葬而已賓客故人莫敢弔會嚴與援
妻子草索相連詣闕請罪然後得葬
論曰馬援騰聲三輔遨遊二帝及定節立謀以干時主將懷負鼎之願
蓋為千載之遇焉然其戒人之禍深矣而不自免於讒隙之際
理固然乎夫利不在身以之謀事則智慮不私己以之斷義必厲誠能
回觀物之智而為反身之察若施之於人則能恕自鑒其情亦明矣
寫其生平情事一一如捐乃并其面貌口語彷彿在耳目間可稱工
絕　砥鄰初

王丹傳

王丹字仲回、京兆下邽人也、哀平時仕州郡、王莽時連徵不至、家累千金隱居養志好施周急每歲農時輒載酒肴於田間候勤者而勞之其惰嬾者恥不致丹皆兼功自厲邑聚相率以致殷富其輕黠遊蕩廢業為患者輒曉其父兄使黜責之沒者則賻給親自將護其有遭喪憂者輒待丹為辦鄉鄰以為常行之十餘年其化大洽風俗以篤丹資性方絜疾惡強豪時河南太守同郡陳遵關西之大俠也其友人喪親遵為護喪事賻助甚豐丹乃懷縑一匹陳之於主人前曰如丹此縑出自機杼遵聞而有慙色自以知名欲結交於丹丹拒而不許會前將軍鄧禹西征關中軍糧乏丹率宗族上麥二千斛禹表丹領左馮翊稱疾不視事免歸後徵為太子少傅時大司徒侯霸欲與交友及丹被徵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丹下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為見拜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丹欲往奔慰結侶將行丹怒而撻之令寄縑以祠焉或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全者鮮矣時人服其言客初有薦士於丹者因選舉之而後所舉者陷罪丹坐以免客慙懼自絕而丹終無所言尋復徵為太子太傅乃呼客謂曰子之自絕何量丹之薄也不為設食以罰之相待如舊其後遜位卒於家

舉寫矜矜自好處半骨悠然可想　萬儲調

桓譚傳

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也父成帝時為太樂令以父任為郎因好音律善鼓琴博學多通徧習五經皆詁訓大義不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學數從劉歆楊雄辯析疑異性嗜倡樂簡易不修威儀而憙非毀俗儒繇是多見排抵哀平間位不過郎及董賢為大司馬聞譚名欲與之交譚先奏書於賢說以輔國保身之術賢不能用不與通當王莽居攝篡弒之際天下之士莫不競褒稱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譚獨自守默然無言莽時為掌樂大夫更始立召拜太中大夫世祖即位徵待詔上書言事失旨不用後大司空宋弘薦譚拜議郎給事中因上疏陳時政所宜曰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繇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叔敖曰國之有是眾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蓋善政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人可定昔董仲舒言理國譬若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夫更張難行而拂眾者亡是故賈誼以才逐而鼂錯以智死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姦皆合眾

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夫張官置吏以理萬人縣
賞設罰以別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歸福矣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
私結怨讎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
弱猶勉而行之此為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
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
等不得雇山贖罪如此則仇怨自解盜賊息矣書奏不省是時帝方信
讖多以決定嫌疑又酬賞少薄天下不時安定譚復上疏曰臣前獻瞽
言未蒙詔報不勝憤懣冒死復陳愚夫策謀有益於政道者以合人心
而得事理也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
義正道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

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
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臣譚伏聞陛
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為明矣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雖
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群小之曲說述
五經之正義略雷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又臣聞安平則尊道術之
士有難則貴介胄之臣今聖朝興復祖統為人臣主而四方盜賊未盡
歸伏者此權謀未得也臣譚伏觀陛下用兵諸所降下既無重賞以相
懇誘或至虜掠奪所財物是以兵長渠率各生狐疑黨輩連結歲月不
解古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為取而莫知與之為取陛下誠能輕爵
重賞與士共之則何招而不至何說而不釋何向而不開何征而不剋

如此則能以狹為廣以遲為速亡者復存失者復得矣帝省奏愈不悅
其後有詔會議靈臺所處帝謂譚曰吾欲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
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
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

錯綜有致　楊升菴

郅惲傳　　范曄

郅惲字君章汝南西平人也年十二失母居喪過禮及長理韓詩嚴氏春秋明天文曆數王莽時寇賊羣發惲乃仰占玄象歎謂友人曰方今鎮歲熒惑並在漢分翼軫之域去而復來漢必再受命福歸有德如有順天發策者必成大功時左隊大夫逯並素好士惲說之曰當今上天垂象智者以昌愚者以亡昔伊尹自鬻輔商立功全人惲竊不遜敢希伊尹之蹤應天人之變明府儻不疑逆俾成天德並奇之使署為吏惲不為曰昔文王拔呂尚於渭濱高宗禮傅說於巖築桓公取管仲於射鉤故能立弘烈就元勳未聞師相仲父而可為吏位也非闚天者不可與圖遠君不授驥以重任驥亦俛首裹足而去耳遂不受署西至長安

乃上書王莽曰臣聞天地重其人惜其物故運機衡垂日月含元包一甄陶品類顯表紀世圖錄豫設漢歷久長孔為赤制不使愚惑殘人亂時智者順以成德愚者逆以取害神器有命不可虛獲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令就臣位轉禍為福劉氏享天永命陛下順節盛衰取之以天還之以天可謂知命矣若不早圖是不免於竊位也且堯舜不以天顯自與故禪天下陛下何貪非天顯以自累也天為陛下嚴父臣為陛下孝子父教不敢廢子諫不可拒惟陛下留神莽大怒即收繫詔獄劾以大逆猶以惲據經讖難即害之使黃門近臣脅惲令自告狂病恍惚不覺所言惲乃瞋目罵曰所陳皆天文聖意非狂人所能造遂繫須冬會赦得出乃與同郡鄭敬南遁蒼梧建武三年又至廬江因遇積弩將軍傅

俊東徇揚州俊素聞惲名乃禮請之上為將兵長史授以軍政惲乃誓眾曰無掩人不備窮人於厄不得斷人支體裸人形骸放淫婦女俊軍士猶發冢陳尸掠奪百姓惲諫俊曰昔文王不忍露白骨武王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故能獲天地之應克商如林之旅將軍如何不師法文王而犯逆天地之禁多傷人害物虐及枯尸取罪神明今不謝天改政無以全命猶將軍率士卒收傷葬死哭所殘暴以明非將軍本意也從之百姓悅服所向皆下七年俊還京師而上論之惲恥以軍功取位遂辭歸鄉里縣令卑身崇禮請以為門下掾惲友人董子張者父先為鄉人所害及子張病將終惲往候之子張垂歿視惲歔欷不能言惲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讎不復也子在吾憂而不手子亡吾手而不憂也

子張但目擊而已惲即起將客遮仇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惲因而詣縣以狀自首令應之遲惲曰為友報讎吏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義也虧君以生非臣節也趨出就獄令跣而追惲不及遂自至獄令拔刃自向以要惲曰子不從我出敢以死明心惲得此乃出因病去久之太守歐陽歙請為功曹汝南舊俗十月饗會百里內縣皆齎牛酒到府讌飲時臨饗禮訖歙教曰西部督郵繇延天資忠貞稟性公方摧破姦凶不嚴而理今與眾儒共論延功顯之於朝太守敬嘉厥休牛酒養德主簿讀教戶曹引延受賜惲於下坐愀然前曰司正舉觥以君之罪告謝於天按延資性貪邪外方內員朋黨搆姦罔上害人所在荒亂怨慝並作明府以惡為善股肱以直從曲此既無君又復無臣惲

敢再拜奉觥歙色慙動不知所言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德也○可○無○受○觥○哉○歙意少解、曰、實歙罪也、敬奉觥、惲乃免冠謝曰、昔虞舜輔堯、四罪咸服、讒言弗庸、孔任不行、故能作股肱、帝用有歌、惲不忠、孔任是昭○豺虎從政○既陷誹謗○又露所言○罪莫重焉○請收惲延以明好惡○歙曰、是重吾過也、遂不讌而罷、惲歸府稱病、延亦自退、鄭敬素與惲厚○見其言忤歙○乃相招去○曰、子廷爭繇延、君猶不納、延今雖去、其勢必還、直○心○無○諱○誠○三○代○之○道○然○道○不○同○者○不○相○為○謀○吾○不○能○忍○見○子○有○不○容○君○之○危○盍○去○之○乎○惲曰、孟軻以彊其君之所不能為忠○量其君之所不能為賊○惲○業○已○彊○之○矣○障○君○於○朝○既○有○其○直○而○不○死○職○罪○也○延○退○而○惲○又○去○不○可○敬乃獨隱於弋陽山中、居數月、歙、果復召延、惲於

是乃去、從敬止、漁釣自娛、留數十日、惲志在從政○既乃喟然而歎○謂敬曰○天○生○俊○士○以○為○人○也○鳥○獸○不○可○與○同○群○子○從○我○為○伊○呂○乎○將○為○巢○許○乎○而○父○老○堯○舜○也○敬曰、吾足矣、初從生步重華於南野、謂來歸為松子、今幸得全軀樹類、還奉墳墓、盡問學道、雖不從政、施之有政、是亦為政也、吾年耄矣、安得從子、子○勉○正○性○命○勿○勞○神○以○害○生○惲於是告別而去○敬字次都、清志高世、光武連徵不到、惲遂客居江夏教授、郡舉孝廉、為上東城門候、帝常出獵、車駕夜還、惲拒關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間○惲曰○火明遼遠○遂不受詔○帝乃迴從東中門入、明日、惲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槃於遊田、以萬人為憂、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暴虎馮河、未至之戒、誠小臣所竊憂也、書奏、賜布百匹○貶東中

門候為察封尉、後令惲受皇太子韓詩、侍講殿中、及郭皇后廢、惲乃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帝曰、惲○善○恕○己○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后既廢而太子意不自安、惲乃說太子曰、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昔高宗明君○吉甫賢臣、及有纖介○放逐孝子○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太子宜因左右及諸皇子引愆退身奉養母氏○以明聖教○不背所生○太子從之○帝竟聽許、惲再遷長沙太守、先是長沙有孝子古初、遭父喪未葬、鄰人失火、初匍匐柩上○以身扞火○火為之滅○惲甄異之、以為首舉、後坐事左轉芒長、又免歸避地、教授、著書八篇、以病卒、子壽、

君章磊落多大節、此傳描寫其為人處、亦磊落饒姿態○　孫月峰

鄭玄傳　范曄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時尚書僕射。玄少為鄉嗇夫、得休歸、常詣學官、不樂為吏、父數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玄自游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乃與

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荅北地太守劉瓌及玄荅何休、義據通深、繇是古學遂明。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以進權戚、不敢違意、遂迫脅玄、不得已而詣之。進為設几杖、禮待甚優。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後將軍袁隗表為侍中、以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於玄、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為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

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加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為通德門。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玄為趙相、道斷不至。會黃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友之禮。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玄後嘗疾篤、自慮、以書戒子益恩曰、吾家舊貧、不為父母群弟所容、去廝役之吏、遊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覩祕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閹尹擅埶、坐

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為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為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閑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煢煢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勗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吾雖無紱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

差○未○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敗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飢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尚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慚色、紹乃舉玄茂才、表為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為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玄乃以病自乞還家、

康成經學明備○嘗世少儔○又好尚清節○殊有勝于季長也○　葛清綱

○○○桓榮傳　范曄

桓榮、字春卿、沛郡龍亢人也、少學長安、習歐陽尚書、事博士九江朱普、貧窶無資、常客傭以自給、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窺○家○園○至王莽篡位、乃歸、會朱普卒、榮奔喪九江、負土成墳、因留教授、徒眾數百人、莽敗、天下亂、榮抱其經書○與弟子逃匿山谷○雖常飢困、而講論不輟○後復客授江淮間、建武十九年、年六十餘、始辟大司徒府、時顯宗始立、為皇太子、選求明經、乃擢榮弟子豫章何湯為虎賁中郎將、以尚書授太子○世祖從容問湯本師為誰○湯對曰○事沛國桓榮○帝即召榮○令說尚書○甚善之○拜為議郎○賜錢十萬○入使授太子○每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曰○得○生○幾○晚○會歐陽博士缺、帝欲用榮、榮叩頭讓曰、臣經術淺薄、

不如同門生郎中彭閎○揚州從事皋弘○帝曰○俞、往○女○諧、因○拜○榮○為○博○士○引○閎○弘○為○議○郎○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被○服○儒○衣○溫○恭○有○蘊○藉○辯○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特○加○賞○賜○又詔諸生雅吹擊磬、盡日乃罷、後榮入會庭中、詔賜奇果、受者皆懷之、榮獨舉手捧之以拜、帝笑指之曰、此真儒生也、以是愈見敬厚、常令止宿太子宮○積五年○榮薦門下生九江胡憲侍講○乃聽得出○旦一入而已○榮嘗寢病、太子朝夕遣中傅問病、賜以珍羞帷帳奴婢、謂曰、如有不諱、無憂家室也○後病愈、復入侍講、二十八年、大會百官、詔問誰可傅太子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原鹿侯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

固宜用天下之階才、帝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佚為太子太傅○而以榮為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榮以太子經學成畢、上疏謝曰、臣幸得侍帷幄、執經連年、而智學淺短、無以補益萬分、今皇太子以聰叡之姿、通明經義、觀覽古今、儲君副主、莫能專精博學若此者也、斯誠國家福祐、天下幸甚、臣師道已盡○皆在太子○謹使掾臣汜再拜歸道○太子報書曰、莊以童蒙學道九載○而典訓不明○無所曉識○夫五經廣大○聖言幽遠○非天下之至精○豈能與於此○況以不才○敢承誨命○昔之先師謝弟子者○有矣○上則通達經旨○分明章句○下則去家○慕鄉○求謝師門○今蒙下列○不敢有辭○願君慎疾加餐○重愛玉體○三十年、拜為太常、榮初遷倉卒、與族人桓元卿同饑厄、而榮講誦不息、元卿嗤榮曰、但自苦氣力○何時復施用乎○榮笑不應、及為太常、元卿歎曰、我農家子○豈意學之為利○乃若是哉○顯宗即位、尊以師禮、甚見親重、拜二子為郎、榮年踰八十、自以衰老、數上書乞身、輒加賞賜、乘輿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驃騎將軍東平王蒼以下○及榮門生數百人○天子親自執業○每言輒曰○大師在是○既罷○悉以太官供具賜太常家○其恩禮若此○永平二年、三雍初成、拜榮為五更、每大射養老禮畢、帝輒引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自為下說○乃封榮為關內侯、食邑五千戶、榮每疾病、帝輒遣使者存問○太官太醫相望於道○及篤○上疏謝恩○讓還爵土○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擁經而前○撫榮垂涕○賜以牀茵帷帳刀劍

衣被、良久乃去○自是諸侯將軍大夫問疾者、不敢復乘車到門、皆拜牀下○榮卒、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

論曰、張佚訐切陰侯、以取高位○危言犯眾○義動明后○知○其○直○有○德○也○若夫一言納賞○志士為之懷恥○受爵不讓○風人所以興歌○而佚廷議戚援○自居全德○意者以廉不足乎○昔樂羊食子、有功見疑、西巴放麑、以罪作傅、審推仁審偽本乎其情○君人者○能以此察○則真邪幾於辨矣○

許鄭皆平淡處生腴味　孫月峰

趙孝傳

范曄

趙孝字長平沛國蘄人也父普王莽時為田禾將軍任孝為郎每告歸常白衣步擔嘗從長安還欲上郵亭亭長先時聞孝當過以有長者客掃灑待之孝既至不自名長不肯內因問曰聞田禾將軍子當從長安來何時至乎孝曰尋到矣於是遂去及天下亂人相食孝弟禮為餓賊所得孝聞之即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飽賊大驚並放之曰可且歸更持米糒來孝求不能得復往報賊願就亨眾異之遂不害鄉黨服其義州郡辟召進退必以禮舉孝廉不應永平中辟太尉府顯宗素聞其行詔拜諫議大夫遷侍中又遷長樂衛尉復徵弟禮為御史中丞禮亦恭謙行已類於孝帝嘉其兄弟篤行欲寵異之詔禮十日一就衛尉府大官送供具令共相對盡歡數年禮卒帝令孝從官屬送喪歸葬後歲餘復以衛尉賜告歸卒於家孝無子拜禮兩子為郎

雅致奇節令人遐想 葛靖綱

傷哉吾母之棄體也時三兄祇十有一齡四兄祇九齡弦兄初能言體則八有月爾既成服後體寄乳海虞舅家弦兄內從諸姊三四兩兄出從外傅四人相倚為命也壬申秋兄大夫復見背昔以父為母今更以諸兄為父母矣體孩童也時義之不還誰及古訓兩兄教之曰是先志也其詞之嗚呼傷哉予之懷矣書此以無忘兩兄之訓如賠父母也 葛體謹

後漢書 第六卷 五四

班彪傳

范曄

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也祖況成帝時為越騎校尉父稚哀帝時為廣平太守彪性沉重好古年二十餘更始敗三輔大亂時隗囂擁天水彪乃避難從之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定意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願生試論之對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強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勢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故王氏擅朝因竊號位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是以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中外搔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域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德已可知矣囂曰生言周漢之勢可也至於但見愚人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疏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羈之時人復知漢乎彪既疾囂言又傷時方艱乃著王命論以為漢德承堯有靈命之符王者興祚非詐力所致欲以感之而囂終不寤遂避地河西河西大將軍竇融以為從事深敬待之接以師友之道彪乃為融畫策事漢總河西以拒隗囂及融徵還京師光武問曰所上章奏誰與參之融對曰皆從事班彪所為帝雅聞彪材因召入見舉司隸茂才拜徐令以病免後數應三公之命輒去彪既才高而好著作遂專心史籍之間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彪

後漢書 第六卷 五五

乃綴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其略論曰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於諸侯國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檮杌晉之乘魯之春秋其事一也定哀之間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氏傳三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篇繇是乘檮杌之事遂闇而左氏國語獨章又有記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并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記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遷之所記從漢元至武以絕則其功也至於採經摭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疎略不知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為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游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野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由觀前聖人之耳目也司馬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細意委曲條例不經若遷之著作採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刊落不盡尚有盈辭多不齊一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及

董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不暇也今此後篇慎覈其事整齊其文不為世家唯紀傳而已傳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彪復辟司徒王況府後察司徒廉為望都長吏民愛之建武三十年年五十二卒於官所著賦論書記奏事合九篇二子固超超別有傳

[illegible] 楊用脩

○○班固傳　　范曄

固字孟堅、年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遂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所學無常師、不為章句、舉大義而已、性寬和容衆、不以才能高人、諸儒以此慕之○固以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書顯宗、告固私改作國史者○有詔下郡、收固繫京兆獄、盡取其家書、先是扶風人蘇朗偽言圖讖事、下獄死、固弟超恐固為郡所覈考、不能自明、乃馳詣闕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遷為郎、典校秘書、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固以為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探撰前紀、綴集所聞、以為漢書○起元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傍貫五經、上下洽通、為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固自永平中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焉○

論曰、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著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譏遷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敘殺身成仁之為美、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固傷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嗚呼○古人所以致論（牧詩誤作）於目睫也○

孟堅史才○卓越千古○其于利害之關○非不識也○識之而不能出耳○一論可以為文人之戒○　葛端調

班超傳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徐令彪之少子也為人有志不修細節然內
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口辯而涉獵書傳永平五年兄固被
召詣校書郎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為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嘗輟
業投筆嘆曰大丈夫無它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
侯安能久事筆研閒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其後行
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
生燕頷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久之顯宗問固卿弟安在固對
為官寫書受直以養老母帝乃除超為蘭臺令史後坐事免官十六年
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為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

瞻　沱

後漢書　第六卷　六十　二

多斬首虜而還固以為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
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疏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
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況已著邪乃召侍胡詐
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
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欲立
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
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為之柰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
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
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眾
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

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眾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
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
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眾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
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眾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
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
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為質還
奏於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節詔固曰
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為軍司馬令遂前功超復受使
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為累
是時于窴王廣德新攻破莎車遂雄張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

後漢書　第六卷　六二

西先至于窴廣德禮意甚疏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
有騧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
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聞
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超重賜其王以
下因鎮撫焉時龜茲王建為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破疏勒
殺其王而立龜茲人兜題為疏勒王明年春超從閒道至疏勒去兜題
所居槃槖城九十里逆遣吏田慮先往降之敕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
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兜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
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
即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為王

國人大悦。忠及官屬皆請殺兜題。超不聽。欲示以威信。釋而遣之。疏勒縣。是與龜茲結怨。十八年。帝崩。焉耆以中國大喪。遂攻沒都護陳睦。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數發兵攻疏勒。超守槃橐城。與忠為首尾。士吏單少。拒守歲餘。肅宗初即位。以陳睦新沒。恐超單危不能自立。下詔徵超。超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為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窴。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恐于窴終不聽其東。又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初超被徵。以戊己校尉任尚為都護。與超交代。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任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而西域反亂。以罪被徵。如超所戒。

語致曲盡。大有筆力。精奇發越。當是蔚宗稱情之作。葛端調

○○王符傳　范曄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竇章張衡崔瑗等友善。安定俗鄙庶孽。而符無外家。為鄉人所賤。自和安之後。世務游宦。當塗者更相薦引。而符獨耿介不同於俗。以此遂不得升進。志意蘊憤。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其指訐時短。討讁物情。足以觀見當時風政。著其五篇云。爾貴忠篇曰。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上則思進賢。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後不恨也。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偷天官以私己乎。以罪犯人。必加誅罰。況乃犯天。得無咎乎。夫五世之臣。以道事君。澤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福祚流衍。本支百世。季世之臣。以諂媚主。不思順天。專杖殺伐。白起蒙恬。秦以為功。天以為賊。息夫董賢。主以為忠。天以為盜。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鮮不及矣。是故德不稱。其禍必酷。能不稱。則殃必大。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鑒。雖有明察之資。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捐舊。喪其本心。踈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馬。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骨肉怨望於家。細人謗讟於道。前人以敗。後爭襲之。誠可傷也。歷觀前政。貴人之用心也。與嬰兒子何其異哉。嬰兒有常病。貴人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於飽也。

[illegible]句法[illegible]之令人有江河之嘆

寧見[illegible]世[illegible]未嘗見世[illegible]而世

忠臣常禍傷於寵也、哺乳多則生癇病、富貴盛而致驕疾、愛子加賊之
驕臣而滅也者、非一也、椎其罰者、乃有伏死沒牢、衛刀都市、豈非無功
於天、有害於人者乎、夫鳥以山為埤、而增巢其上、魚以泉為淺、而穿穴
其中、卒所以得者餌也、貴戚願其宅吉、而制為令名、欲其門堅、而[illegible]
織樞、卒其所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貨、而行[illegible]
耳、不上順天心、下育人物、而欲任其私智、竊弄君威、反戾天地、欺誣[illegible]
明、居累卵之危、而圖太山之安、為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功、豈不惑哉、
豈不惑哉、

潛夫論[illegible]物之[illegible]然筆力未嘯、姑存其一、以見大凡云爾、

○仲長統傳　范曄

仲長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也、少好學、博涉書記、贍於文辭、年二十餘、
游學青徐幷冀之閒、與交友者多異之、幷州刺史高幹、袁紹甥也、素貴
有名、招致四方遊士、士多歸附、統過幹、幹善待遇、訪以當時之事、統謂
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為君深戒也、幹雅自
多、不納其言、統遂去之、無幾、幹以幷州叛、卒至於敗、幷冀之士、皆以是
異統、統性倜儻、敢直言、不矜小節、默語無常、時人或謂之狂生、每州郡
命召、輒稱疾不就、常以為凡游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
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論之曰、使居有
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
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
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躕躇畦
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諷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
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
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消遙一
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閒、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陵
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後參丞相曹操軍事、每論
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恆發憤歎息、因著論、名曰昌言、

第六卷　六三

說意甚佳、但缺乃世界安得如此完備、孫月峯

○○高隱序　　范曄

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孔子稱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有卷而懷也、然用舍之端、君子之所以存其誠也、故其行也、則濡足蒙垢、出身以効時、及其止也、則窮棲茹菽、藏寶以迷國、太原閔仲叔者、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也、黨見其含菽飲水、遺以生蒜、受而不食、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為不足問耶、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復以博士徵、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豬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敕吏常給焉、仲叔怪而問之、知、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

去客沛、以壽終、仲叔同郡荀恁、字君大、少亦脩清節、資財千萬、父越卒、悉散於九族、隱居山澤、以求厥志、王莽末、匈奴寇其本縣廣武、聞恁名節、相約不入荀氏閭、光武徵、以病不至、永平初、東平王蒼為驃騎將軍、開東閣延賢俊、辟而應焉、及後朝會、顯宗戲之曰、先帝徵君不來、驃騎辟君而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以惠下、故臣可得不來、驃騎執法以檢下、故臣不敢不至、後月餘、罷歸、卒於家、桓帝時、安陽人魏桓、字仲英、亦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廄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悉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若二三子、可謂識去就之概、候時而處、夫然豈其枯槁苟而已哉、蓋詭時審己、以成其道焉、余故列其風流、區而載之、

叔三君事、嫺雅有致、范史中之最佳者　唐荊川

周燮傳　范曄

周燮、字彥祖、汝南安城人、法曹掾燕之後也、燮生而欽頤折頞、醜狀駭人、其母欲棄之、其父不聽、曰、吾聞賢聖多有異貌、興我宗者乃此兒也、於是養之、始在髫鬌而知廉讓、十歲就學、能通詩論、及長、專精禮易、不讀非聖之書、不修賀問之好、有先人草廬結於岡畔、下有陂田、常肆勤以自給、非身所耕漁則不食也、鄉黨宗族希得見者、舉孝廉賢良方正特徵、皆以疾辭、延光二年、安帝以玄纁羔幣聘燮、及南陽馮良、二郡各遣丞掾致禮、宗族更勸之曰、夫修德立行所以為國、自先世以來、勳寵相承、君獨何為守東岡之陂乎、燮曰、吾既不能隱處巢穴追綺季之跡、而猶顯然不遠父母之國、斯固以滑泥揚波同其流矣、夫修道者度其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因自載到潁川陽城、遣生送敬、遂辭疾而歸、良亦載病到近縣、送禮而還、詔書告二郡、歲以羊酒養病、良字君郎、出於孤微、少作縣吏、年三十為尉從佐、奉檄迎督郵、即路慨然恥在廝役、因壞車殺馬毀裂衣冠、乃遁至犍為、從杜撫學、妻子求索、蹤跡斷絕、後乃見草中有敗車死馬衣裳腐朽、謂為虎狼盜賊所害、發喪制服、積十許年、乃還鄉里、志行高整、非禮不動、遇妻子如君臣、鄉黨以為儀表、燮良年皆七十餘終、

雅錄有懷色　孤月峰

黃憲傳　范曄

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世貧賤、父為牛醫、潁川荀淑至慎陽、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閬所、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閬曰、見吾叔度耶、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耶、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以為不及、既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閒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及蕃為三公、臨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太守王龔在郡、禮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憲、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閬、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氾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暫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

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玼吝、將以道周性全、無德而稱乎、余曾祖穆侯以為憲隤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方、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故嘗著論云、

鼓色濃至　荀端詞

徐穉傳

范曄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公府不起、時陳蕃為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不免之、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後舉有道、家拜太原太守、皆不就、延熹二年、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等、上疏薦穉等曰、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繇也、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天挺俊乂、為陛下出、當輔弼明時、左右大業者也、伏見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閎、京兆韋著、潁川李曇、德行純備、著於人聽、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威美、增光日月矣、桓帝乃以安車玄纁備禮徵之、並不至、帝因問蕃曰、徐穉袁閎韋著誰為先後、蕃對曰、閎生出公族、聞道漸訓、著長於三輔禮義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雕、至於穉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為先、穉嘗為太尉黄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穉乃負糧徒步到江下赴之、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時會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數十人、聞之、疑其穉也、乃選能言語生茅容輕騎追之、及於塗、容為設飯、共言稼穡之事、臨訣去、謂容曰、為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棲棲不遑寧處、及林宗有母憂、穉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衆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

傳諸高士只消一二佐事點綴風致自有餘　楊用脩

虞詡傳

范曄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也、祖父經為郡縣獄吏、案法平允、務存寬恕、每冬月上其狀、恆流涕隨之、嘗稱曰、東海于公高為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吾決獄六十年矣、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必不為九卿耶、故字詡曰升卿、詡年十二、能通尚書、早孤、孝養祖母、縣舉順孫、國相奇之、欲以為吏、詡辭曰、祖母九十、非詡不養、相乃止、後祖母終、服闋、辟太尉李脩府、拜郎中、永初四年、羌胡反亂、殘破并涼、大將軍鄧騭以軍役方費、事不相贍、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議者咸同、詡聞之、乃說李脩曰、竊聞公卿定策當棄涼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而今憚小費、舉而棄之、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為塞、三輔為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之甚者也、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為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以推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於漢故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豪雄相聚、席卷而東、雖賁育為卒、太公為將、猶恐不足當禦、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棄之非計、脩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幾敗國事、然則計當安出、詡曰、今涼土擾動、人情不安、竊憂卒然有非常之變、誠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為冗官、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脩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於其辟

西州豪傑為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為郎以安慰之鄧騭兄弟以詡異其議因此不平欲以吏法中傷詡後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為朝歌長故舊皆弔詡曰得朝歌何衰詡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槃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稜勉之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反在朝歌邪詡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弔勉以詡譸之知其無能為也朝歌者韓魏之郊背太行臨黃河去敖倉百里而青冀之人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眾劫庫兵守城臯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眾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閡而已及到官設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為下收得百餘人詡為饗會悉貰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綖縫其裾為幟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遷懷令

後羌寇武都鄧太后以詡有將帥之略遷武都太守引見嘉德殿厚加賞賜羌乃率眾數千遮詡於陳倉崤谷詡即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眾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為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眾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眾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使彊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為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兵眾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

峰態橫溢於筆端　劉須溪

後漢書　第六卷　七三

○○馬融傳

范曄

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將作大匠嚴之子、爲人美辭貌○有俊才○初京兆摯恂以儒術教授、隱於南山、不應徵聘、名重關西、融從其遊學、博通經籍、恂奇融才、以女妻之、永初二年、大將軍鄧騭聞融名、召爲舍人、非其好也○遂不應命、客於涼州武都漢陽界中、會羌虜飈起、邊方擾亂、米穀踊貴、自關以西、道殣相望○融既饑困、乃悔而歎息、謂其友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所以然者○生貴於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羞、滅無貲之軀、殆非老莊所謂也○故往應騭召、融才高博洽○爲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衆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且博○吾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

融本通儒○强自文飾○忠經所言○皆過其已之實也○

葛端調

○○○黄瓊傳

范曄

永建中、公卿多薦瓊者、於是與會稽賀純、廣漢楊厚、俱公車徵、瓊至綸氏、稱疾不進、有司劾不敬○詔下縣以禮慰遣、遂不得已、先是徵聘處士、多不稱望○李固素慕於瓊、乃以書逆遺之曰○聞已度伊洛、近在萬歲亭、豈即事有漸、將順王命乎、蓋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擬迹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爲志士終無時矣○常聞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自頃徵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採、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瓊至、即拜議郎、

辭令雅嫻○弘有風度○

孫月峯

李固傳 附子燮　范曄

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司徒郃之子也郃在數術傳固貌狀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龜文少好學常步行尋師不遠千里遂究覽墳籍結交英賢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京師咸歎曰是復為李公矣司隸益州並命郡舉孝廉辟司空掾皆不就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火災之異公卿舉固對策詔又特問當世之敝為政所宜固對曰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寶有山川王道得則陰陽和穆政化乖則崩震為災斯皆關之天心效於成事者也夫化以職成官懸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今之進者唯財與力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聲者必加遷賞其存寬和無黨援者輒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不宣

彫薄之俗未革雖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乘權放恣侵奪主威改亂嫡嗣至令聖躬狼狽親遇其艱既拔自困殆龍興即位天下喁喁屬望風政積敝之後易致中興誠當沛然思惟善道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臆實以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賢聖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乳之恩豈忘爵賞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苦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專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

禍曾不旋時老子曰其進銳其退速也今梁氏戚為椒房禮所不臣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群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執振天下子弟祿仕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諂偽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為設常禁同之中臣昔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千萬所以輕厚賜重薄位者為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候羊迪等無他功德初拜便真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故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刺周王變祀法度故使下

民將盡病也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執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災眚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叩樹木百枝皆動也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此言動之於內而應乎外者也猶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間隙一開則邪人動心利競暫啟則仁義道塞刑罰不能復禁化導以之寢壞此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陛下宜開石室陳圖書招會群儒引問得失指摘變象以求天意其言有中理即時施行顯拔其人以

表然者則聖聽日有所聞忠臣盡其所知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樊字德公初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時樊年十三姊文姬為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二兄歸具知事本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自太公已來積德累仁何以遇此密與二兄謀豫藏匿樊託言還京師人咸信之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樊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令變名姓為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為異人陰相往來樊受從學酒家異之意非恒人以女妻樊樊專精經學十餘年間梁冀既誅而災眚屢見明年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當存錄大臣冤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天下并求固後嗣樊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遣之皆不受遂還鄉里追服姊弟相見悲感傷人既而戒樊曰先公正直為漢忠臣而遇朝廷傾亂梁冀肆虐令吾宗祀血食將絕今弟幸而得濟豈非天耶宜杜絕衆人勿妄往來慎無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惟引咎而已

李公諸疏未為漢文極觀然忠義凜烈正令興起無限　葛端調

荀彧傳　范曄

論曰自遷帝西京山東騰沸天下之命倒懸矣荀君乃越河冀間關以從曹氏察其定舉措立言策崇明王略以急國艱豈云因亂假義以就違正之謀乎誠仁為己任期紓人於倉卒也及阻董昭之議以致非命豈數也夫世言荀君者通塞或過矣常以為中賢以下道無求備智筭有所研疎原始未必要末斯理之不可全詰者也夫以衛賜之賢一說而斃兩國彼非薄於仁而欲之蓋有全必有喪也斯又功之不兼者也方時運之屯邅非雄才無以濟其溺功高勢彊則皇器自移矣此又時之不可並也蓋取其歸正而已亦殺身以成仁之義也

次荻嘆能彷彿子長至其為文若曲折論議雖精然之至合之於道未敢謂然　葛端調

循吏傳序

范曄

初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偽、見稼穡艱難、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務用安靜、解王莽之繁密、還漢世之輕法、身衣大練、色無重綵、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宮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恩、建武十三年、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賈兼百金、詔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損上林池籞之官、廢騁望弋獵之事、其以手迹賜方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勤約之風、行於上下、數引公卿郎將、列於禁坐、廣求民瘼、觀納風謠、故能內外匪懈、百姓寬息、自臨宰邦邑者、競能其官、若杜詩守南陽、號為杜母、任延錫光移變邊俗、斯其績用之最章章者也、又第五倫宋均之徒、亦足有可稱談、然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亟以謠言單辭轉易守長、故朱浮數上疏書、箴切峻政、鍾離意等亦規諷殷勤、以長者為言、而不能得也、所以中興之美、蓋未盡焉、自章和以後、其有善績者往往不絕、如魯恭吳祐劉寬、及潁川四長、並以仁信篤誠、使人不欺、王堂陳寵、委任賢良、而職事自理、斯皆可以感物而行化也、邊鳳延篤先後為京兆尹、時人以輩前世趙張、又王渙任峻之為洛陽令、明發姦伏、吏端禁止、然導德齊禮、有所未充、亦一時之良能也、今綴集殊聞顯迹以為循吏篇云、

雅淨、孫月峰

仇覽傳

范曄

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也、少為書生、淳默、鄉里無知者、年四十、縣召補吏、選為蒲亭長、勸人生業、為制科令、至於果菜為限、雞豕有數、農事既畢、乃令子弟羣居、還就黌學、其剽輕遊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事、賑恤窮寡、期年稱大化、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及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於一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鄉邑為之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鴟梟哺所生、時考城令河內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為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鸇之志耶、覽曰、以為鷹鸇不若鸞鳳、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今日太學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耳、以一月奉為資、勉卒景行、覽入太學、時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宇、賓客盈室、覽常自守、不與融言、融觀其容止、心獨奇之、乃謂曰、與先生同郡壤、鄰房牖、今京師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學、守之何固、覽乃正色曰、天子脩設太學、豈但使人游談其中、高揖而去、不復與言、後融以告郭林宗、林宗因與融齎刺就房謁之、遂請留宿、林宗嗟嘆、下牀為拜、覽學畢歸鄉里、州郡並請、皆以疾辭、雖在宴居、必以禮自整、妻子有過、輒免冠自責、妻子庭謝、候覽冠、乃敢升堂、家人莫見喜怒聲色之異、

宦者傳序　　范曄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閽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月令仲冬命閹尹審門閭、謹房室、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及其敝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漢興、乃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命、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至元帝之世、史游為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中興之初、內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宦而已、故鄭眾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廷永巷之職、閨牖房闥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勳、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竟見排斥、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苴茅分虎、南面臣人者、蓋以十數、府署第館、棊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仞珍藏、嬙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狗馬飾雕文、土木被緹繡、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熏子、以自衒達、同敝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不敢單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剧緣間、搖亂區夏、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孥戮、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凡稱善士、莫不離被災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囂怨、協群英之勢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昬弱、魏武因之、遂遷龜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

平鋪文字正此典雅　葛端調

○○儒林傳序

范曄

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及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學、稽式古典、籩豆干戚之容、備之於列、服方領習矩步者、委它乎其中、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羣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其後復為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為通義、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為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遺逸、博存衆家、孝和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頗懈、時樊準、徐防並陳敦學之宜、又言儒職多非其人、於是制詔公卿、妙簡其選、三署郎能通經術者、皆得察舉、自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頹敝、鞠為園蔬、牧兒蕘豎、至於薪刈其下、順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黌宇、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郡國耆儒、皆補郎舍人、本初元年、梁太后詔曰、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以此為常、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疏、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爭、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初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秘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參倍於前、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為帷蓋、小乃制為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矣、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東京學者猥衆、難以詳載、今但錄其能通經名家者、以為儒林篇、其自有列傳者、則不載、若師資所承、宜標名為證者、乃著之云、

紀典籍廢興之故、筆有餘情、
葛誌調

〇孔僖傳　　　　　　　　　　　　　　　　　詭　睢

孔僖字仲和魯國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毛詩曾祖父子建少遊長安與崔篆友善及篆仕王莽為建新大尹嘗勸子建仕對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袞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道既乖矣請從此辭遂歸終於家僖與崔篆孫駰復相友善同遊太學習春秋因讀吳王夫差時事傳發書歎曰若是所謂畫龍不成反為狗者駰曰然昔孝武皇帝始為天子年方十八崇信聖道師則先王五六年間號勝文景及後恣己忘其前之為言僖曰書傳若此多矣鄰房生梁郁儳和之曰如此武帝亦是狗耶僖駰默然不對郁怒恨之陰上書告駰僖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事下有司駰詣吏受訊僖以吏捕方至恐誅乃上書肅宗自訟曰臣之愚意以為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坦如日月是為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夫帝者為善則天下之善咸歸焉其不善則天下之惡亦萃焉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誅於人也且陛下即位以來政教未過而德有加天下所具也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悛改儻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陛下不推原大數深自為計徒肆私忿以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即死耳顧天下之人必回心易慮以此事闚陛下心自今以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臣之所以不愛其死猶敢極言者誠為陛下深惜此大業陛下若不自惜則臣何賴焉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仲然後羣臣得盡其心今陛下乃欲以十世之武帝遠諱實事豈不與桓公異哉臣恐有司卒然見構銜恨蒙枉不得自敘使後世論者擅以陛下有所方比寧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謹詣闕伏待重誅帝始亦無罪僖等意及書奏立詔勿問拜僖蘭臺令史

佳事奇遇急迫中有此快言真不為利害所窘無愧儒者　葛端調

○禰衡傳

范曄

禰衡字正平平原般人也少有才辯而氣尚剛傲好矯時慢物興平中
避難荊州建安初來遊許下始達潁川乃陰懷一刺既而無所之適至
於刺字漫滅是時許都新建賢士大夫來集或問衡曰盍從陳長文司
馬伯達乎對曰吾焉從屠沽兒耶又問荀文若趙稚長云何衡曰文若
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廚請客唯善魯國孔融及弘農楊脩常稱曰
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也融亦深愛其才衡始弱
冠而融年四十遂與為交友乃上疏薦之曰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
旁求四方以招賢俊昔孝武繼統將洪祖業疇咨熙載群士響臻陛下
叡聖纂承基緒遭遇厄運勞謙日昃惟岳降神異人並出竊見處士平
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躒初涉藝文升堂睹奧目
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瞥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潛計
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
讎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鷙鳥累伯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
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坌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
係單于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日路粹嚴象
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
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
觀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陽阿至妙之容
臺牧者之所貪飛兔騕褭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臣等區區敢不以聞

融既愛衡才數稱述於曹操操欲見之而衡素相輕疾自稱狂病不肯
往而素有恣言操懷忿而以其才名不欲殺之聞衡善擊鼓乃召為鼓
史因大會賓客閱試音節諸史過者皆令脫其故衣更著岑牟單絞之
服次至衡衡方為漁陽參撾蹀躞而前容態有異聲節悲壯聽者莫不
慷慨衡進至操前而止吏訶之曰鼓史何不改裝而輕敢進乎衡曰諾
於是先解衵衣次釋餘服裸身而立徐取岑牟單絞而著之畢復參撾
而去顏色不怍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孔融退而數之曰正平大
雅固當爾耶因宣操區區之意衡許往融復見操說衡狂疾今求得自
謝操喜敕門者有客便通待之極晏衡乃著布單衣疏巾手持三尺梲
杖坐大營門以杖捶地大罵吏白外有狂生坐於營門言語悖逆請收
案罪操怒謂融曰禰衡豎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
將謂孤不能容之今送與劉表視當何如於是遣人騎送之臨發衆人
為之祖道先供設於城南乃更相戒曰禰衡勃虐無禮今因其後到咸
當以不起折之也及衡至衆人莫肯興衡坐而大號衆問其故衡曰坐
者為冢臥者為屍屍冢之間能不悲乎劉表及荊州士大夫先服其才
名甚賓禮之文章言議非衡不定表嘗與諸文人共草章奏並極其才
思時衡出還見之開省未周因毀以抵地表憮然而駭衡乃從求筆札
須臾立成辭義可觀表大悅益重之後復侮慢於表表恥不能容以江
夏王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衡為作書記輕重疏密各得體
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祖長子射為

太守尤善於衡、嘗與衡俱遊、共讀蔡邕所作碑文、射愛其辭、還恨不繕寫、衡曰、吾雖一覽。猶能識之。唯其中石缺二字。為不明耳。因書出之、射馳使寫碑還校、如衡所書、莫不歎服、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卮於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賓客、衡攬筆而作、文無加點、辭采甚麗、其後王祖在蒙衝船上、大會賓客、而衡言不遜順、祖慚、乃訶之、衡更熟視曰、死公云等道、祖大怒、令五百將出、欲加箠、衡方大罵、祖恚、遂令殺之、祖主簿素疾衡、即時殺焉、射徒跣來救、不及。祖亦悔之。乃厚加棺斂、衡時年二十六、其文章多亡云、

此傳不知出何人手、徹尾濃至、 孫月峰

范式傳

范曄

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也、一名氾、少遊太學、為諸生、與汝南張劭為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剋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耶。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為爾醞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式仕為郡功曹、後元伯寢疾篤、同郡郅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盡歎曰、恨不見我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復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而卒、式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永歸黃泉。子未忘。豈能相及。式怳然覺悟。悲歎泣下。具告太守。請往奔喪。太守雖心不信而重違其情。許之。式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遂停柩移時。乃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路異。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為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為修墳樹。然後乃去。式後遷廬江太守。有威名。卒於官。

相期亦偶爾耳。使為千古奇蹤。讀之猥吾友生之思。 葛端調

嚴光傳

范曄

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
即位、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
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
後至、舍於北軍、給床褥、太官朝夕進膳、司徒侯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
使人因謂光曰、公聞先生至、區區欲即詣造、迫於典司、是以不獲、願因
日暮、自屈語言、光不答、乃投札與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
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霸得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
也、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
相助為理耶、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
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於是升輿歎息而
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
下差增於往、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
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
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焉、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終於家、
帝傷惜之、詔下郡縣、賜錢百萬、穀千斛、

風概宛然、構法亦淨、孫月峰

梁鴻傳

范曄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父讓、王莽時為城門校尉、封脩遠伯、使奉
少昊後、寓於北地而卒、鴻時尚幼、以遭亂世、因卷席而葬、後受業太學、
家貧而尚節介、博覽無不通、而不為章句、學畢、乃牧豕於上林苑中、曾
誤遺火、延及它舍、鴻乃尋訪燒者、問所去失、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為
少、鴻曰、無它財、願以身居作、主人許之、因為執勤、不懈朝夕、鄰家耆老
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異焉、悉還其豕、鴻
不受而去、歸鄉里、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絕不娶、同縣孟氏有
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
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屨、織作筐緝績之具、及嫁、
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床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
數婦、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
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
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
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名孟光、居有頃、妻曰、常聞夫子欲隱居
避患、今何為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
織為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而為四皓以來二十四人
作頌、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顧覽帝京兮、噫、
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求鴻不
得、乃易姓運期、名燿、字侯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間、有頃、又去適吳、將行

亦曰遊舊邦兮遐征、將遂徂兮東南、心惘怛兮傷悴、志菲菲兮升降
欲衆集兮從遊、疾吾俗兮作詭、覩擧枉兮措直、咸先佞兮唌(?)訛、固靡慙
兮獨建、冀異州兮尚賢、聊逍搖兮遨嬉、纘仲尼兮周流、儻云覩兮或悅
遂舍居以即浮、過季札兮延陵、求魯連兮海隅、雖不察兮光顯、幸神靈
兮與休、惟季春兮華阜、麥含含兮方秀、哀茂時兮逾邁、愍芳香兮日臭、
悼吾心兮不獲、長委結兮焉究、口囂囂兮余訕、嗟恇恇兮誰留、遂至吳、
依大家皐伯通、居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擧
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方舍
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疾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子於嬴
之間、不歸鄉里、愼勿令我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等爲求葬地於吳要

離冢傍、咸曰、要離烈士、而伯鸞清高、可令相近、葬畢、妻子歸扶風、
體格脫鍊、詳瞻中有嚴栗、 孫月峰

○列女傳　范曄
詩書之言女德尚矣、若夫賢妃助國君之政、哲婦隆家人之道、高士弘
清淳之風、貞女亮明白之節、則其徽美未殊也、而世典咸漏焉、故自中
興以後、綜其成事、述爲列女篇、如馬鄧梁后、別見前紀、梁嫕李姬、各附
家傳、若斯之類、並不兼書、餘但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專在一操而
已、廣漢姜詩妻者、同郡龐盛之女也、詩事母至孝、妻奉順尤篤、母好飲
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後值風不時還、母渴、詩責而遣之、
妻乃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
姑怪問鄰母、鄰母具對、姑感慙呼還、恩養愈謹、其子後因遠汲溺死、妻
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以行學不在、姑嗜魚鱠、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

作供鱠、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湧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魚、常以
供二母之膳、赤眉散賊經詩里、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時歲荒、
賊乃遺詩米肉、受而埋之、比落蒙其安全、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
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學高才、世叔早卒、有節行法度、兄固著
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
之、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每有貢獻異物、輒詔
大家作賦頌、及鄧太后臨朝、與聞政事、以出入之勤、特封子成關內侯、
官至齊相、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後
又詔融兄續繼昭成之、
列女傳自蔚宗創然、爲所摹倣、故文旨曲折如意、秀逹可觀、 葛端調

○○為幽州牧與彭寵書　朱浮

蓋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功、臨民親職、愛惜倉庫、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皆為國耳○即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為族滅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飡○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為顏○行步拜起○何以為容○坐臥念之○何以為心○引鏡窺影○何施眉目○舉措建功○何以為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鴟鴞之逆謀○捐傳葉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為世笑○死為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游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游謙讓、屢有降挹之言、而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為遼東豕也○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所○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奈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碩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內聽驕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長為羣后惡法、永為功臣鑒戒、豈不誤哉○定海內者無私讎、勿以前事自疑、願留意顧老母少弟、凡舉事無為○親○厚○者○所○痛○而○為○見○讎○者○所○快○

○竟篇語語沉痛剴切○苟端詞

○答賓戲　班固

永平中為郎、典校祕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為業、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揚雄自諭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彰○是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暖、墨突不黔、繇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列之餘事耳○今吾子幸遊帝王之世、躬帶紱冕之服、浮英華、湛道德、矕龍虎之文舊矣、卒不能攄首尾、奮翼鱗、振拔洿塗、跨騰風雲、使見之者影駭、聞之者嚮震、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上無所蒂、下無所根、獨攄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內、潛神默記、縆以年歲、然而器不賈於當己、用不効於一世、雖馳○辯○如○濤○波○摛○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也○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謚、不亦優乎、主人逌爾而笑曰、若賓之言所謂見世利之華○闇道德之實○守窔奧之熒燭○未仰天庭而觀白日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侯伯方軌、戰國橫騖、於是七雄虓闞、分裂諸夏、龍戰虎爭、游說之徒、風颺電激、並起而救之、其餘猋飛景附、煜霅其閒者、蓋不可勝載、當此之時、搦朽摩鈍、鉛刀皆能一斷、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虞○卿○以○顧○眄○而○捐○相○印○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哇○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因○勢○合○變○偶○時○之○會○風○移○俗○易○乖○迕○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亡命漂說、羇旅

騁辭、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彼皆蹑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據徼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朝爲榮華、夕爲顦顇、福不盈眥、禍溢於世、凶人且以自悔、況吉士而是賴乎、且功不可以虚成、名不可以僞立、韓設辯以激君、呂行詐以賈國、說難既道、其身乃囚、秦貨既貴、厥宗亦墜、是以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彼豈樂爲迂闊哉、道不可以貳也、方今大漢洒埽羣穢、夷險芟荒、廓帝紘、恢皇綱、基隆於羲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源共流、沐浴玄德、稟仰太龢、枝附葉著、譬猶木之植山林、鳥魚之毓藪澤、得氣者蕃滋、失氣者零落、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今吾子處皇代而論戰國、曜所聞而疑所覿、欲從堥敦而度高乎泰山、懷氿濫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既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爲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神聖、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濱、齊甯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沂、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勳也、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劉向司籍、辯章舊聞、揚雄覃思、法言太玄、皆及時君之門闈、究先聖之壼奧、婆娑乎術藝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囿、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斯非其亞與、若乃伯夷抗行於首陽、柳惠降志而辱身、顏淵樂簞瓢、孔終篇於西狩、聲盈塞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也、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方、乃文乃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哲之常、故曰、慎脩所志、守爾天符、委命供己、味道之腴、神之聽之、名其舍諸、賓又不聞和氏之璧、韞於荊石、隨侯之珠、藏於蚌蛤乎、歷世莫眡、不知其將含景曜、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光也、應龍潛於潢汙、魚黿媟之、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躆昊蒼也、故亦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隨之珍也、時暗而久章者、君子之真也、若乃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分、逢蒙絕技於弧矢、般輸榷巧於斧斤、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抗力於千鈞、和鵲發精於鐵石、研桑心計於無根、走亦不任、偽、汶於列、故密爾自娛於斯文、

西京以後之文、大約氣弱、氣弱則語自俳矣、此篇固已著詞、然厚重之觀仍在、葛端調

前出師表　諸葛亮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内、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倶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内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擧寵以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値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奬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孔明出師表、簡而且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説命相表裏、非秦漢而下以事君爲悦者所能至。　蘇子瞻

此公在彼漢之末、初未嘗欲以文章名世、而其詞意超邁如此、是知文章以氣爲主、氣以誠爲主。　李格非

○○後出師表　　　　諸葛亮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德○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策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爾、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朞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蚤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料○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漢之

孔明出師二表○議論見識○力量規模○亦真豪傑○　陸九淵

第七巻目次

呉郡　葛鼐靖調　評輯
弟　葛羅雛調　葛鼒紘調　葛雕敎調　同參

唐文

唐文

原道　韓愈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毁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黄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顚、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

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為之葬
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湮鬱、為之政
以率其怠勧、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
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今其言
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
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
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
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
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
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以清

唐文　第七卷　二

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
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
帝之與王、其號各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
殊、所以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為大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
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
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
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
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
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
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
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
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
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
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
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
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
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
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
向之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
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

唐文　第七卷　三

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
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
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
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立言正大、發先儒所未發、唐書稱其與孟軻揚雄相表裏、
而佐佑六經、知言哉、　錢豐寰

世之闢異端者、務以與言相角、則勝負殊未有分也、文公律之以先
王治世之道、而曉之以民生日用之情、不啟而人明、與孟子同功矣、
葛端調

原毀

韓愈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爲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爲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擧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

此篇八大比。秦漢來故無此調。昌黎公創之。然感慨古今之間。因而摹寫人情。曲鬯骨裏。文之至者。　茅鹿門

○○○復性書 下篇　　李翺

晝而作夕而休者凡人也作乎非作者也與物皆作休乎非休者也與物皆休吾則不類於凡人晝無所作夕無所休作非吾作也作有物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作耶休耶二皆離而不存予之所存者終不亡且離矣人之不力於道也昏不思也天地之間萬物生焉人之於萬物一物也其所以異於禽獸蟲魚者豈非道德之性全乎哉受一氣而成形一為物而一為人得之甚難也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行甚難得之身而不專專於大道肆其心之所為其所以自異於禽獸蟲魚者無幾矣昏而不思其昏也終不明矣吾之生二十有九年矣思十九年時如朝日也思九年時亦如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長者不過七十八十年九十百年者則稀矣當百年之時而眡乎九十年時也與吾此日之思於前也遠近其能相懸耶其又能遠於朝日之時耶然則人之生也雖享百年若雷電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可知矣況千百人而無一及百年之年者哉故吾之終日志於道德猶懼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為者獨何人耶

○唐文豐縟類皆俳偶余兄弟極力去之○此篇脫盡習氣○直與昌黎為伍宜為歐公所深賞　葛端調

○○平賦書序　　李翺

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孟子曰欲輕之於堯舜之道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大桀小桀也是以什一之道公私皆足人既富誠後可以服教化反淳朴古之聖賢未有不善於為政理人而除危於後代者也故善政者莫大於理人理人者莫大於既富之又教之凡人之情莫不欲富足而惡貧窮四人之苦者莫甚於農人參粟布帛農人之所生也歲大豐農人猶不能足衣食如有水旱之災則農人先受其害有若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夫如是百姓之視其長上如仇讎安既不得享其利危又安肯盡其力自古之所以危亡未有不斃此者也人皆知重歛之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歛之得財愈多何也重歛則人貧人貧則流者不歸而天下之人不來繇是土地雖大有荒而不耕雖畊之而地力有所遺人日益困財日益匱是謂棄天之時遺地之利竭人之財如此者雖欲為社稷之臣建不朽之功誅暴[illegible]而成四夷徙有其心豈可得耶故輕歛則人樂其生與其生則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居者不流流者日來則土地無荒桑柘日繁盡力耕之地無餘利人日益富兵日益強四鄰之人歸之如父母雖欲驅而去之其可得耶是以與之安而居則富而可教與之危而守則人皆自固孟軻所謂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人已來未有能濟者也嗚呼仁義之道章章然如大道焉人莫不知之然皆不能行何也見之有所未盡而又有嗜欲以害之其自任太多而任人太寡是以有土地者無代

無之雖莫不知之然而未有一人能行之而功及於後代者繇此道也秦滅古法隳井田而夏殷周之道廢相承滋久不可卒復嗣是以取可行於當時者為平賦書而什一之法存焉庶幾乎有能行之者云爾

明爽易曉使人樂聽將進說於人者當以此為法矣 葛端調

謗譽　柳宗元

凡人之獲謗譽於人者亦各有道君子在下位則多謗在上位則多譽小人在下位則多譽在上位則多謗何也君子宜於上不宜於下小人宜於下不宜於上得其宜則譽至不得其宜則謗亦至此其凡也然而君子遭亂世不得已而在於上位則道必咈於君而利必及於人繇是謗行於上而不及於下故可殺可辱而人猶譽之小人遭亂世而後得居於上位則道必合於君而害必及於人繇是譽行於上而不及於下故可寵可富而人猶謗之君子之譽非所謂譽也其善顯焉爾小人之謗非所謂謗也其不善彰焉爾然則在下而多謗者豈盡愚而狡也哉在上而多譽者豈盡仁而智也哉其謗且譽者豈盡明而善褒貶也哉

然而世之人聞而大惑出一庸人之口則群而郤之且置於遠邇莫不以為信也豈惟不能褒貶而已則又蔽於好惡奪於利害吾又何從而得之耶孔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善惡者之難見也則其謗君子者為不少矣其謗孔子者亦為不少矣傳之記者叔孫武叔時之顯貴者也其不可記者又不少矣是以在下而必困也及乎遭時得君而處乎人上功利及於天下天下之人皆歡而戴之向之謗之者今從而譽之矣是以在上而必彰也或曰然則聞謗譽於上者反而求之可乎曰是惡可無亦徵其所自而已矣其所自善人也則信之不善人也則勿信之矣苟吾不能分於善不善也則已耳如其謗譽乎人者吾必徵其所自未敢以其言之多而舉且信之也其有及乎我者

未敢以其言之多而榮且懼也。苟不知我而謂我盜跖，吾又取懼焉；苟不知我而謂我仲尼，吾又安取榮焉？知我者之善不善，非吾果能明之也，要必自善而已矣。

河東最能輸服。即此較呂叅原跋，亦自和平。 葛靖調

雜說

韓愈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祗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耶？其真不知馬也。

熟讀此等，為文結束處，當別有深義。 葛靖調

獲麟解

韓愈

麟之為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然麟之為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角者吾知其為牛、鬣者吾知其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為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

通篇只看祥不祥兩字眼目處、其抑揚開闔處甚佳。 呂東萊

師說

韓愈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呂稱材力本絕人、學問又盡工夫、故能變態不測如此。 李九我

○○進學解　韓　愈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畯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絶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後、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為、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杗、細木為桷、欂櫨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卓犖為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於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於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絶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靡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庳、忘己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為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

出入莊騷、追步班馬、繹其字句、全得左氏抄靡、　鄒東郎

命解　　李翺

或曰、貴與富、在我而已、以知求則富之、不求則不得也、何命之為、或曰、不然、求之有不得、而不求有得之者、皆命也、人事何為、二子出、或問曰、二者之言其孰是也、對曰、是皆陷人於不善之言也、以智而求之者盗耕人之田者也、皆以為命者弗耕而望收者也、吾無取焉爾、循其方由其道、雖祿之千乘之富、舉而立諸鄉大夫之上、受而不辭、非曰貪也、私於己者寡而利於天下者多、故不辭也、何命之有焉、如取之不循其道、雖一飯之細也、猶不可受、況富貴之大耶、非廉也、利於人者鮮而賊於道者多、故弗為也、何智之有焉、然則君子之術、其亦可知也、

全學孟子萬端調

釋言　　韓愈

元和元年六月十月、愈自江陵法曹、詔拜國子博士、始進見今相國鄭公、公賜之坐、且曰、吾見子某詩、吾時在翰林、職親而地禁、不敢相聞、今為我寫子詩書為一通以來、愈再拜謝、退錄詩書若干篇、擇日時以獻於後之數月、有來謂愈者曰、子獻相國詩書乎、曰、然、曰、有為讒於相國之座者曰、韓愈曰、相國徵余文、余不敢匿、相國豈知我哉、子其慎之、愈應之曰、愈為御史、得罪德宗朝、同遷於南者凡三人、獨愈為先收用、相國之賜大矣、百官之進見於相國者、或立語以退、而愈辱賜坐語、相國之禮過矣、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以下、欲以其業徹相國左右者多矣、皆惮而莫之敢、獨愈辱先索、相國之知至矣、賜之大、禮之過、知之至、是

懼也

三者於敵以下受之、宜以何報、況在天子之宰乎、人莫不自知、凡適於用之謂才、堪其事之謂力、愈於二者、雖日勉焉而不迨、束帶執笏、立士大夫之行、不見斥以不肖、幸矣、其何敢敖於言乎、夫敖雖凶德、必有恃而敢行、愈之族親鮮少、無扳聯之勢於今、不善交人、無相先相死之友於朝、無宿資蓄貨以釣聲勢、弱於才而腐於力、不能奔走乘機抵巇以要權利、夫何恃而敖、若夫狂惑喪心之人、蹈河而入火、妄言而罵詈者則有之矣、而愈人知其無是疾也、雖有讒者百人、相國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歟、既累月、又有來謂愈曰、有讒子於翰林舍人李公與裴公者、子其慎歟、愈曰、二公者、吾君朝夕訪焉、以為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居則與天子為心膂、出則與天子為股肱、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以

下其亂不顧忠而望賜愈也不狂不愚不蹈河而入火病風而妄罵不當有如讒者之說也雖有讒者百人二公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既以語應客夜歸私自尤曰咄市有虎而曾參殺人讒者之効也詩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傷於讒疾而悲之之辭也又曰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始疑而終信之之謂也孔子曰遠佞人夫佞人不能遠則有時而信之矣今我特直而不戒禍其至哉徐又自解之曰市有虎聽者庸也曾參殺人以愛惑聰也巷伯之傷亂世是進也今三賢方與天子謀所以施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聽聰而視明公正而敢大夫聰明則聽視不惑公正則不過讒邪敢大則有以容而思彼讒人者孰敢進而為讒邪哉雖進而為之亦莫之聽矣我何懼而慎既累月上命李公相客謂愈曰子前被言於一相今李公又相子其危哉愈曰前之謗我於宰相者翰林不知也後之謗我於翰林者宰相不知也今二公合處而會言若及愈必曰韓愈亦人耳彼敖宰相又敖翰林其將何求必不然吾乃今知免矣

既而讒言果不行

公於時多感憤之言聊以自解耳吾以為猶然多隱刺也 葛靖調

〇〇〇圬者王承福傳 韓愈

圬之為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為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為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鏝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圬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者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鏝以嬉夫鏝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為而無愧者取焉嘻吾操鏝以入貴富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為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為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為之者邪將貴富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

吾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為也過多其為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耶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為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為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為之傳而自鑒焉

借圬者之事以規諷當世與主言之意也　鄧青螺

毛穎傳　韓愈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為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䨲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僊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姮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𪕮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鵲謀而殺之醢其家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趺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俘於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始皇使恬

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為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為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

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邪、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於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為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疏、秦真少恩哉、

通篇將無作有、所謂以文滑稽者、論贊尤高古、直逼馬遷、　王遵巖

楊烈婦傳

李翺

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既又將盜陳州、分其兵數千人、抵項城縣、蓋將掠其玉帛、俘纍其男女、以會於陳州、縣令李侃不知所為、其妻楊氏曰、君縣令也、寇至當守、力不足、死焉職也、君如逃、則誰守、侃曰、兵與財皆無、將若何、楊氏曰、如不守、縣為賊所得矣、倉廩皆其積也、府庫皆其財也、百姓皆其戰士也、國家何有、奪賊之財而食其食、重賞以令死士、其必濟、於是召胥吏百姓於庭、楊氏言曰、縣令誠主也、雖然歲滿則去、非若吏人百姓然、吏人百姓邑人也、墳墓在焉、宜相與致死以守其邑、忍失其身而為賊之人耶、衆皆泣許之、乃徇曰、以瓦石中賊者、與之千金、以刀矢兵刃之物中賊者、與之萬錢、得數百人、侃率之以乘城、楊氏

親為之爨以食之、無長少、必周而均、侃使與賊言曰、項城父老、義不為賊矣、皆悉力守死、得吾城不足以威、不如亟去、徒失利無益也、賊皆笑、有蜚箭集於侃手、侃傷而歸、楊氏責之曰、君不在則人誰肯固矣、與其死於城上、不猶愈於家乎、侃遂忍之、復登陴、項城小邑也、無長戟勁弩高城深溝之固、賊氣吞焉、率其徒將逾城而下、有以弱弓射者、中其帥、墜馬死、其帥希烈之壻也、賊失勢、相與散走、項城之人無傷焉、刺史上侃之功、詔遷絳州太平縣令、楊氏至茲猶存、婦人女子之奉父母舅姑盡恭順、和於娣姒、於卑幼有慈愛、而能不失其貞者、則賢矣、辨行陣、明攻守勇烈之道、此固公卿大臣之所難、厥自兵興、朝廷決意寵旌守禦之臣、憑堅城深池之險、儲蓄山積、貨財自若、冠冑服甲、弓矢而馳者、不知幾

人其勇不能戰其智不能守其忠不能以死棄其城而走者有矣彼何人哉若楊氏者婦人也孔子曰仁者必有勇楊氏當之矣

毋文習之極有稱許謂鄉遂於古之記述者今讀之全學左氏固有良史之才惜氣力稍短不能如馬班之跌舒耳其言頗為過實 葛端

朝

梓人傳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傭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礱斲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群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宇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其床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群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右引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慍焉畫宮於堵

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圜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為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為徒隸為鄉師里胥其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六職判而為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帥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役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

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

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於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慍、不衒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眾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眾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工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為公、以簿書為尊、衒能矜名、親小勞、侵眾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聽聽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眾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為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圮○彼將樂去固而就圮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illegible]茅鹿門

○○○宋清傳

柳宗元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有自山澤來者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讎○咸○譽○清○疾病庀瘍者○亦○皆○樂○就○清○求○藥○冀○速○已○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直○或不識遙與券○清不為辭○歲終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清居藥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受俸博、其饋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報而以賒死者千百○不害清之為富也○清之取利遠○遠故大○豈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怫然怒○再則罵而仇耳○彼之為利不亦翦翦乎○吾見蚩之有在也○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為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眾○其應益廣○或斥棄沉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與善藥如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吾觀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為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不死亡者眾矣○市道交豈可少耶○或曰○清非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為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為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亦風刺之言○茅鹿門

唐文 第七巻 二六 二七

諱辯　　韓愈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得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蓲之類是也、（嫌名作主一兩作設辭）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曾參之父名晳、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滸勢秉機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為觸犯、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為可耶、為不可耶、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孔子周公之行、而諱親之名、則（許諱不旁）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有道理以折服人、而不直說破、倂為兩可之辭、令智者自擇　謝疊山

桐葉封弟辯　　柳宗元

古人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為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此篇文字、一段好如一段、大抵做文字、須留好意在後、令人讀一段好一段　呂東萊

伯夷頌　韓愈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
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
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
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
足為明。崒乎泰山不足為高。巍乎天地不足為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
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
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為不可。殷既
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繇是而言。夫豈有
求而為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

評文　倒跌　第七卷　三十

為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為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
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
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矣。

今明自孟子中脫來人都不覺　唐荆川

論佛骨表　韓愈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
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
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
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
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
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
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
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
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

評文　第六卷　三二

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
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
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
時群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
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
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
常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
也。今聞陛下令群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內。又令諸寺遞
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
豐人樂。徇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

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為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絶根本斷天下之疑絶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

議論痛快而亦近於戇　茅鹿門

上大理崔大卿應制舉不敏啓　柳宗元

古之知己者不待來求而後施德舉能而已其受德者不待成身而後拜賜感知而已故不叩而享不介而合則其舉必至而其感亦甚斯道遁去遼闊千祀何為乎今之世哉若宗元者智不能經大務斷大事非有恢傑之才學不能探奥義窮章句為腐爛之儒雖或寘力於文章勤勤懇懇於歲時然而未能極聖人之規矩恢作者之閫見勞費翰墨徒爾拖逢掖曳大帶游於朋齒且有愧色豈有能乎哉閣下何見待之厚也始有自謂抱無用之文戴不肖之容雖振身泥塵仰晞雲霄何縣而能哉遂用收視內顧頫首絶望甘以没没也今者果不自意他日瑣瑣之著述幸得流於衽席接在視聽閣下乃謂可以蹈遠大之途及制作之門決然而不疑介然而獨德是何收採之特達而顧念之勤備乎且門下知其為人何如哉其貌之美陋質之細大心之賢不肖閣下固未知也而一遇文字志在濟拔斯蓋古之知己者已故曰古之知己者不待來求而後施德者也然則亟來而求者誠下科也宗元向以應博學宏辭之舉會閣下辱臨考第司其升降當此之時意謂運合事并適丁厥時其私心日以自負也無何閣下以鯤鱗之勢不容尺澤悠爾而自放廓然高邁其不我知者遂排逐而委之委之誠當也使古之知己猶在豈若是求多乎哉夫仕進之路昔者竊聞於師矣太上有專達之能乘時得君不繇乎表著之列而取將相行其政焉其次有文行之美積能累勞不繇乎舉甲乙歷科第登乎表著之列顯其名焉又其次則

曰吾未嘗舉甲乙也未嘗歷科第也從朝廷之位吾何脩而可以登之乎必求舉是科也然後得而登之其下不能知其利又不能務其往則曰舉天下而好之吾何為獨不然繇是觀之有愛錐刀者以舉是科為悅者也有爭尋常者以登乎朝廷為悅者也有慕權貴之位者以將相為悅者也有樂行其政者以理天下為悅者也然則舉甲乙歷科第固為末而已矣得之不加榮喪之不加憂苟成其名於遠大者何補焉然而至於感知之道則細大一矣成敗亦一矣故曰其受德者不待成身而後拜賜然則幸成其身者固末節也蓋不知來求之下者不足以收特達之士而不知成身之末者不足以承賢達之遇審矣伏以閣下德足以儀世、才足以輔聖、文足以當宗師之位、學足以冠儒術之首、誠為

賢達之表也、顧視下輩、豈容易而收哉、而宗元樸野昧劣、進不知退、不可以言乎德、不能植志於義、而必以文字求達、不可以言乎才、秉翰執筆、敗北而歸、不可以言乎文、登場應對、刺繆經旨、不可以言乎學、固非特達之器也、忖省陋質、豈容易而承之哉、切冒大遇、纖累高壓、喜懼交爭、不克寧居、竊感前塋知賓出己之德、敢希豫讓國士遇我之報、伏候門屏、敢俟指納、謹奉啟以代投刺之禮、伏惟以知己之道、終撫薦焉、不宣、宗元謹啟、

筆勢簡直文復曲折昌黎正恐不能有此 茅鹿門

論薦侯喜狀　韓愈

右其人為文甚古、立志甚堅、行止取捨、有士君子之操、家貧親老、無援於朝、在舉場十餘年、竟無知遇、愈常慕其才而恨其屈、與之還往、歲月已多、嘗欲薦之於主司、言之於上位、名卑官賤、其路無繇、觀其所為文、未嘗不掩卷長歎、去年愈從調選、本欲攜持同行、適遇其人自有家事、迍邅坎坷、又廢一年、及春末自京還、怪其久絕消息、五月初至此、自言為閣下所言、辭氣激揚、面有矜色、曰侯喜死不恨矣、喜辭親入關、羈旅道路、見王公數百、未嘗有如盧公之知我也、比者分將委棄泥塗、老死草野、今胸中之氣勃勃然、復有仕進之路矣、愈感其言、賀之以酒、謂之曰、盧公天下之賢刺史也、未嘗有所推引、蓋難其人而重其事、今子鄉

為選首、其言死不恨、固宜也、古所謂知己者正如此耳身在貧賤為天下所不知獨見遇於大賢乃可貴耳若自有名聲、又託形勢、此乃市道之事、又何足貴乎、子之遇知於盧公、真所謂知己者也士之脩身立節而竟不遇知己前古已來不可勝數或日接膝而不相知或異世而相慕以其遭逢之難故曰士為知己者死不其然乎不其然乎閣下既已知侯生而愈復以侯生言於閣下者非為侯生謀也感知己之難遇大閣下之德而憐侯生之心故因其行而獻於左右焉謹狀、

文婉曲感慨、盧郎中當為刺心推轂矣、 茅鹿門

○○學生代齋郎議　　韓愈

齋郎職奉宗廟社稷之小事。蓋士之賤者也。執豆籩、駿奔走、以役於其官之長、不以德進、不以言揚、蓋取其人力以備其事而已矣、奉宗廟社稷之小事。執豆籩、駿奔走、亦不可以不敬也。於是選大夫士之子弟未爵命者。以塞員填闕而教之行事。其勤雖小。其使之不可以不報也。必書其歲。歲既久矣。於是乎命之以官而授之以事。其亦微矣哉。學生或以通經舉、或以能文稱、其微者至於習法律知字書、皆有以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也。自非天資茂異。曠日經久。以所進業發聞於鄉閭。稱道於朋友。薦於州府而升之司業。則不可得而齒於國學矣。然則奉宗廟社稷之小事。任力之小者也。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德藝之大者也。其亦不可移易明矣。今議者謂學生之無所事。謂齋郎之幸而[illegible]不本其意、因謂可以代任其事而蒙之、蓋亦不得其理矣、今夫齋郎所事者力也。學生之所事者德與藝也。以德藝舉之。而以力役之。是使君子而服小人之事。且非國家崇儒勸學誘人爲善之道也。此一說不可者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焉。宗廟社稷之事。雖小不可以不專。敬之至也。古之道也。今若以學生兼其事。及其歲時日月。然後授其宗彝罍洗。其周旋必不合度。其進退必不得宜。其思慮必不同。其容貌必不莊。此無他。其事不習。而其志不專故也。非近於不敬者歟。又有大不可者。其是之謂歟。若知此不可。將令學生恆掌其事。而隳壞其本業。則是學生之教加少。學生之道益賤。而齋郎之實猶在。齋郎之名苟無也。大凡制度之改。政令之變。利於其舊不什。則不可爲已。又況不如其舊哉。考之於古則非訓。稽之於今則非利。尋其名而求其實。則失其宜。故曰議罷齋郎而以學生薦享。亦不得其理矣。

呂東萊謂所試類俳優者之辭。又謂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慚。若斯者即人亦未必大怪之。葛詩調

張中丞傳後敘

韓愈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為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眾、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

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耶。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訽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藏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能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甎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雲笑曰、

欲將以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曆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少、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為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遍、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為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須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眾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

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為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為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通篇句字氣皆太史公髓非昌黎本色今書畫家亦有效人而得其解者此正其無不可處　茅鹿門

駁復讎議　柳宗元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邽人徐元慶者父爽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為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人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与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於天下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為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向使刺讞其誠偽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恥枕戈為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驁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其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

雠之又安得親親相雠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雠可也父受誅子復雠此推刃之道復雠不除害今君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雠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禮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爲敵雠者哉議者反以爲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爲典明矣請下臣議附於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此等文字極謹嚴無一字懶散　真西山

○新脩滕王閣記　韓愈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臨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爲第一有瑰偉絶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爲序賦記等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於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内移刺袁州袁於南昌爲屬邑私喜幸自語以爲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爲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舍已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其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於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爲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爲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爲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於此公烏得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蓋瓦級甎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工既訖公以衆飲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爲我記之愈既以未得造觀爲歎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爲公賦之

通篇不及滕王閣中情事而止以生乎感慨作波瀾蜿而宕○茅鹿門

争臣論　韓愈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学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晋之鄙、晋之鄙人、薫其徳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人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徳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徳貞、而夫子凶者也、悪得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徳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為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関撃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乗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悪訕上者、悪為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故雖諫且

諫。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

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乂。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攻擊愈切）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好句法）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

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哉。

是篇規攻摯體。是反難文字之格。當以范司諫書參看。　樓迂齋

封建論

柳宗元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眾、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群、群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眾群之長又從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羅、四周於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扞城、然而降於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於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乖盭、無君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為十二、合為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群、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

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つ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覩汲黯之簡靖つ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つ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つ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つ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つ則相顧裂眦つ勃然而起つ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制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為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つ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以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つ夫天下之道つ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更難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つ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閎架宏濶○辨論雄俊○真可為作文之法○ 真西山

〇〇陸歙州述　李翺

吳郡陸傪字公佐生於世五十七年明於仁義之道可以化人厚風俗者餘三十年遂事觀察使不能知退居於田者六七年爲侍御史入爲祠部員外二年出刺歙州卒於道貞元十八年四月二十日也凡人之所不能窮者必推之於天天之澤霈雨也人之心以爲生旱苗然也雨與苗運相違或雨於海或雨於山旱苗不得仰其澤惟人也亦然天之生僥倖也人之心以爲拯溺賴之人然也賢者與顛賴之人時不合或死於野或得其位而道不能行顛賴之人不得被其惠霈雨之降也適然惟賢者之生於時也亦然運相合旱苗仰其澤顛賴之人賴其力傅說甘盤尹吉甫管夷吾之類也時弗合霈雨降雖終日賢哲生雖比肩旱苗之不救百姓之弗賴顏子子思孟軻董仲舒之類也故賢哲之生向有時百姓之賴其力天下不賴其力亦天也嗚呼公佐之官雖列於朝雖刺於州其出入始二年道之不行與居于田時弗差也公佐之賢肆日聞其德行亦未必聆昭然聞於天子公佐是以不得其職出刺一州又疑命道危而死天下之人未嘗其德圖宜然也則天之生君也授之以救人之道不授之以救人之位如霈雨之或雨於海或降於山旱苗之不沐其澤者均也故君之不得其位以行其道者命也其亦不足於心者耶得是道者窮居於野非所屈冠冕而相天下非所伸其何有不足於心者耶

沐進反復只以一意引伸便有許多曲折　葛端調

〇〇〇上宰相書　韓愈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書相公閣下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莪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茂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其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也言君子既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之賜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其卒章曰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載也沉浮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材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沉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君子之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孰能長育天下之人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幸今天下無事大小之官各守其職錢穀甲兵之閒不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服捨此宜無大者焉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雞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爲利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其所著皆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惑居窮守約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以求知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妖淫諛佞

謂張之哉無所出於其中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宮其可懷遑遑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饑不得食寒不得衣濱於死而益固得其所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為師悖本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頤雖不足當詩人孟子之謂柳長育之使成材其亦可矣數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抑又聞古之君子相其君也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今有人生七年而學聖人之道以脩其身積二十年不得已一朝而發之是亦不獲其所矣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而遂行是歟於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窮注告焉若不得志則命也其亦行矣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皆與善之辭也柳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而君子不逆之矣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之謂也柳又聞上之設官制祿必求其人而受之者非苟慕其才而富貴其身也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者耳下之脩已立誠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沒於利而榮於名也蓋將推已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於求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苟以是而為心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焉不必讓其自舉也可進而進焉不必廣於自進也抑又聞上之化下得其道則勸嘗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因人之所欲為而遂推之之謂也今天下不繇吏部而仕進者幾希矣主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逸遺者屢詔

內外之臣旁求於四海而其至者益聞焉豈其無人乎哉亦見國家不以非常之道禮之而不來耳彼之處隱就閒者亦人耳其耳目口鼻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豈有異於人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糜廉之與廢援抗之與居困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而方聞國家之仕進者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繡繪雕琢之文考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短長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策不繇是而稍進萬不一有得焉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響昧昧惟恐聞於人也今若聞有以書進寧相而求仕者而窮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枯槁沈溺魁閎懷道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歲歲焉勤其往于千萬而來矣此所謂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因人之所欲為而遂推之之謂者也伏惟覽詩書孟子之所稱念育才錫福之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進自舉之泥恩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遺之士庶天下之行道者知所歸焉小子不敢自幸其嘗所著文輒采其可者若干首錄在異卷冀辱賜觀焉干瀆尊嚴伏地待罪愈再拜

引經術似劉向 茅鹿門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韓愈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向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逃遁不知所爲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愈之彊學力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其旣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有來言於閣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爇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閣下且以爲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或謂愈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材能不足當吾賢相之擧耳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之爲耳非天之所爲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尚有自布衣蒙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尚得自擧判官無間於已仕未仕者況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或擧於管庫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隘辭蹙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

○凌雲翳景字句無不奇詭　篤翁調

後廿九日復上宰相書　韓愈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愈聞周公之爲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髮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擧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敎化之具皆已修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皆已得其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不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握髮爲勤而止哉維其如是故於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今閣下爲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擧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敎化之具豈盡修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

公吐哺握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閽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閣下其亦察之、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知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亦惟少垂察焉○瀆冒威尊、惶恐無已、愈再拜、

古來無此局而○自退之變出○氣傑神王○格高骨勁○ 錢鶴灘

○○○答崔立之書 韓愈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為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扳援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為人之仕者○皆為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為人耳○及來京時、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僕以為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既已為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為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於是選○必知其懷慚○乃不自進而已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

古人自重如此

猶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蹤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筲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為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為必俟工人之剖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刖足不為病且無使勍者再刖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舍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刖足下無為為我戚戚也方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尚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為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閒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為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刖也又所謂勍者果誰哉再刖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

必三試吏部不售斯立屬公相知之深者故吐露如此　茅鹿門

答李翊書

韓愈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於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耶雖然不可不為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為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耶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耶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竢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為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汩汩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為喜譽之則以為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遊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氣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

哉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罷耶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為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貶其可貶也聞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為言之愈白

從來論文未有親切若此者昌黎文如此等處真能令歐蘇句若

端㵎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韓愈

月日前某官某謹東向再拜寓書浙東觀察使中丞李公閣下籍聞議論者皆云方今居古方伯連帥之職坐一方得專制於其境內者惟閣下心事犖犖與俗輩不同籍以藏之胸中矣近者閣下從事李協律翺到京師籍於李君友也不見六七年聞其至馳往省之問無恙外不暇出一言且先賀其得賢主人李君曰子宜盡知之乎吾將盡言之數日籍誠聞所不聞籍私獨喜常以為自今已後不復有如古人者於今忽有之退自悲不幸兩目不見物無用於天下胸中雖有知識家無財錢寸步不能自致今去李中丞五千里何由致其身於其人之側開口一吐出胸中之奇乎因欲說不能說既數月復自奮自念無所能乃宜

以盲廢有所能人雖盲當廢於俗輩不當廢於行古人之道者浙水東七州戶不下數十萬不盲者何限李中丞取人固當問其賢不賢不當計其盲與不盲也當今盲於心者皆是若籍自謂獨盲於目爾其心則能別是非若賜之坐而問之其口固能言也幸未死實欲一吐出心中平生所知見閣下能信而致之於門邸籍人善於古詩使其心不以憂衣食亂閣下無事時一致之座側使跪進其所有閣下憑几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夫盲者業專於藝必精故樂工皆盲籍儻可與此輩比並乎使籍誠不以蓄妻子憂飢寒亂心有錢財以濟醫藥其盲未甚庶幾其復見天地日月因得不廢則自今至死之年皆閣下之賜閣下濟之以己絕之年賜之以既盲之視其恩輕重大小籍

宜如何耶也關下截之度之

偶以目盲一節來摹寫情意雜出〇一一動人〇 錢簡湖

〇 答李秀才書　韓愈

愈白、故友李觀元賓十年之前、示愈別吳中故人詩六章、其首章則吾子也、盛有所稱引、元賓行峻潔〇清〇其中狹〇隘〇不能苞容〇於尋常人不肯苟有論說〇因究其所以〇於其知吾子〇非庸衆〇人〇時吾子在吳中〇其後愈出〇在外、無〇因〇緣〇相〇見、元賓既歿〇其文益可貴重〇思元賓而不見〇見元賓之所與者〇則如元賓焉〇今者辱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之聲容〇怳若相接、讀其文辭、見元賓之知人〇交道之不汙〇甚矣〇子之心〇有以於吾元賓也〇子之言、以愈所爲、不違孔子、不以琢雕爲工、將相從於此〇愈敢自愛其道而以辭讓爲事乎〇然愈之所志於古者〇不惟其辭之好〇好其道焉爾〇讀吾子之辭而得其所用心〇將復有深於是者與吾子樂之〇況其外之文乎〇愈頓首、

因與李秀才無舊〇獨於元賓詩中得其人〇故遂始終托元賓以寫兩與之情〇 茅鹿門

○○答劉正夫書　韓　愈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牋教以所不及、旣荷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耶、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為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為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非固開其為此而禁其為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覩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為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為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沉浮不自樹立、雖不為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為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為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為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為說耳、愈於足下忝同道、而先進者又常從遊於賢尊給事、既辱厚賜、又安得不進其所有以為答也、足下以為何如、愈白、

即其論文之旨與今人不甚相遠○葛請調

○○上張僕射書　韓　愈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道宋似左大）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於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為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為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而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強使為、是故為下者不獲罪於上、為上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己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己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為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為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則

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己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知己則未也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

中情之文故宜於圓暢反覆　茅鹿門

與于襄陽書　韓愈

七月三日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尚書閣下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前焉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後焉莫為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援下之人無可推歟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疏也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為皆過也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此言久矣未嘗敢以聞於人側聞閣下抱不世之材特立而獨行道方而事實卷舒不隨乎時文武惟其所用豈愈所謂其人哉抑未聞後進之士有遇知於左右獲禮於門下者豈求之而未得耶將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耶何其宜聞而久不聞也愈雖不才其自處不肯後於恒人閣下將求之而未得歟古人有言請自隗始愈今者惟朝夕芻米僕賃之資是急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而足也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焉則非愈之所敢知也世之齪齪者既不足以語之磊落奇偉之人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謹獻舊所為文一十八首如賜覽觀亦足以知其志之所存

樸閒重重似實結構却又十氣呵成有遂鋭之勢　錢鶴灘

○○與陳給事書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閣下位益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脩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脩○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聽忌者之說○繇是閣下之庭無愈之迹矣○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溫乎其容若加其新也○屬乎其言○若閔其窮也○退而喜也○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為復志賦已下十首為一卷、卷有標軸、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飾、皆有揩字注字處、急於自解而謝、不能俟更寫、閣下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

洗刷工而調句佳○甚有益於初進者○茅鹿門

○○○應科目時與人書

月日愈再拜、天池之濱○大江之濆○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於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為之關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為獱獺之笑者○蓋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眾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在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疏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

鱗鬣怒濤○披瀾瀠洄○岳陽樓之勝○亦止是耳○錢鶴灘

答皇甫湜書　李翺

辱書、覽所寄文章、辭高理直、歡悅無量、有足發予者、自別足下來、僕口不曾言文、非不好也、言無所益、衆亦未信、祇足以招謗忤物、於道無明、故不言也、僕到越中、得一官三年矣、材能甚薄、澤不及物、月費官錢、自度終無補、冀求罷去、尚未得以為愧、僕性不解諂佞、復不能曲事權貴、以故不得當於士林、而足下亦抱屈在外、故略有所說、凡古賢聖得位於時、道行天下、皆不著書、以其事業存於制度、足以自見故也、其著書者、蓋道德充積、阨摧於時、身卑處下、澤不能潤物、恥灰泯而燼滅、又無聖人為之發明、故假空言是非一代、以傳無窮、而見光耀於後、或往往有著書者、僕近寫得唐書、史官才薄、言辭鄙淺、不足以發揚高祖太宗

烈聖明德、使後之觀者、文采不及周漢之書、僕以為西漢十一帝、高祖起布衣、定天下、豁達大度、東漢所不及、其餘惟文宣二帝為優、自惠景已下、亦不皆明於東漢、明章兩帝、而前漢事迹灼然傳在人口者、以司馬遷班固敘述高簡之工、故學者悅而習焉、其讀之詳也、足下讀范曄漢書、陳壽三國志、王隱晉書、生熟何如左丘明司馬遷班固書之溫習哉、故溫習者事跡彰、而罕書者事跡晦、讀之疎數、在辭之高下、理必然也、唐有天下、聖明繼於周漢、而史官敘事、曾不如范曄陳壽所為、況足擬望左丘明司馬遷班固之文哉、僕所以為恥、當茲得於時者、雖負作者之材、其道既能被物、則不肯著書矣、僕竊不自度、無位於朝、幸有餘暇、而辭句足以稱讚明盛、紀一代功臣賢士行跡、灼然可傳於後代、自

以為能不滅者、不敢為讓、故欲筆削國史、成不刊之書、用仲尼褒貶之心、取天下公是公非以為本、群黨之所謂是者、僕未必以為是、群黨之所謂非者、僕未必以為非、使僕書成而傳、則富貴而功德不著者、未必恭明於後、貧賤而道德全者、未必不烜赫於無窮、韓退之所謂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是翺心也、僕文彩雖不足以希左丘明司馬子長、足下視僕敘高愍女、楊烈婦、豈盡出班孟堅蔡伯喈之下耶、仲尼有言、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僕所為、雖無益於人、比之博奕猶為勝也、足下以為何如哉、古之賢聖、當仁不讓於師、仲尼則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又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孟軻則曰、予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安能使予不遇哉、司馬遷則曰、成一家之言、藏諸名山、以俟後聖人君子、僕之不讓、亦非大過也、幸無怪、

當時文詞、自昌黎之外、殊未見有高於翺者、故自負不淺、而篇中必雖遜退之、古人之善量如此、　葛端調

與陸傪書

李翺

李翺之文章如此、官止於太子校書郎、年止於二十九、雖有名於時俗、其卒深知其至者、果誰哉、信乎天地鬼神之無情於善人而不罰罪也、甚矣、為善者將安所歸乎、翺書其人、贈於兄、贈於兄、益思君子之知我也、與李觀平生不得往來、及其死也、則見其文、嘗歎使李觀若永年、則不遠於揚子雲矣、書己之文次、忽然觀之、文亦見於君也、故書苦雨賦綴於前、當下筆時、復得觀其文、則觀也雖不永年、亦不甚遠於揚子雲矣、書苦雨之辭、既又思我友韓愈非茲世之文、古之文也、非茲世之人、古之人也、其辭與其意適、則孟軻既沒、亦不見有過於斯者、當下筆時、如他人疾書之、寫誦之、不是過也、其詞乃能如此、嘗書一章曰獲麟詞、其他亦可以類知也、窮愁不能無述、適有書寄弟正辭、及其終亦自覺不甚下尋常之所為者、亦以贈焉、亦惟讀觀愈之詞、冀一詳焉、翺再拜、

氣果情悲、文有水落石出之況、　葛端調

答侯高第二書

李翺

足下須書來、發與一二友生飲酒甚樂、故不果以時報、三讀足下書、感歎不能休、非足下之愛我甚、且欲吾身在而吾道光明也、則何能開難也之辭如此之無憂乎、前書所以不受足下之說而復闢之者、將以明吾道也、吾之道非一家之道、是古聖人所繫之道者也、吾之道塞、則君子之道消矣、吾之道明、則堯舜禹湯文王孔子之道未絕於地矣、前書吾與足下混然同辭、是宮商之一其聲齊也、道何繫而明哉、吾挾拒之下之辭、知足下必將憤予而復其辭也、足下再三教我適時以行道、所謂時也者、乃仁義之時乎、將沈浮之時乎、苟仁且義、則吾之道何所屈焉爾、如順沈浮之時、則是乘流望風而高下焉、苟如此、雖足下亦見鄙且不識矣、況天下乎、不脩吾道而取容焉、其志亦不遠矣、故君子非仁與義則無所為也、如有一朝之患、古君子則不患也、吾之道、學孔子者也、蓋孔子畏於匡、圍於蒲、伐樹於桓魋、逐於衆、絕糧於陳蔡之師、夫孔子豈不知屈伸之道耶、不肖在我者也、貴與富、貧與賤、道之行否則有命焉、君子正己而須之爾、雖人不能取其容焉、故孔子謂子路子貢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路對曰、意者吾未仁且智也、而人之不信也與、子曰、有是乎、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貢對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盍少貶夫子之道、子曰、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君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爾不脩爾道

而求為容賜而志不遠矣謂顏回如謂點也賜也顏淵對曰夫子之道
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
夫道之不脩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脩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
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益歎之也以孔子其門人三千其聖德如
彼之至也而知孔子者獨顏回爾其他皆學焉而不能到也然則僕之
道天下人安能信而行耶足下之言曰西伯孔子何等人也皆以柔氣
污辭同用明矣也以避禍患斯人豈浮世邪人乎夫西伯聖人也羑里
之拘僅不免焉孔子聖人之大者也其厄死如前所陳患在其能耻容
於世乎故曰危行言遜所以遠害也其道則爾其能遠之與否而必容
焉則吾不敢知也非吾獨爾孔子亦不知也僕之道窮則樂仁義而安

之者也如用焉則推而傳之於天下者也何獨天下哉將後世之人大
有得於吾之功者爾天之生吾亦必有意矣將欲愚生民之視聽乎
則吾將病而死尚何能伸其道也如欲生民有所聞乎則吾何敢辭也
然則吾道之行與否皆運也吾不能自知也天下人莫能害於吾哉是
下又曰吾子矣辭之道也如僕向者所陳亦足以見矣故不復有所說
若韓孟與吾子之於吾親故知我者也苟異口同辭皆如足下所說是
僕於天下眾多之人而未有一知己也安能合於吾心乎吾非不信子
之云云者也信子則於吾道不光矣欲默默則道無所傳云爾乎之道
子宜自行之者也勿以誨我

弘衍之文其辭大而遠 [illegible]

答開元寺僧書

李翱

前日見命作開元寺鐘銘云欲將僕之辭庶幾不朽而傳於後世藏是
下相知之心無不到也雖然翱學聖人之心焉則不敢讓乎知聖人也
道者也嘗見命時意亦思之熟矣吾之銘是鐘也吾將明聖人之道焉
則於釋氏無益也吾將順釋氏之教而述焉則紿乎下人甚矣何貴乎
吾之先覺也吾之辭必傳於後後有聖人如仲尼者之讀吾辭也則將
大責於吾矣吾畏聖人也夫銘古多有焉湯之盤銘其辭云云衛孔悝
之鼎銘其辭云云秦始皇帝之嶧山銘其辭云云於盤則曰盤銘於鼎
則曰鼎銘於山則曰山銘盤之辭可遷之於鼎鼎之辭可移之於山山
之辭可書之於碑惟時之所紀爾及蔡邕黃鉞銘以紀功於黃鉞之上

爾或盤或鼎或嶧山或黃鉞其意與言皆同非如高唐上林長楊為之
作賦云爾近代之文士則不然為銘為碑大抵咏其形容有異於古人
之所為其作鐘銘則必咏其形與其音聲與其財用之多少鎔鑄之勤
勞爾非為勒功德誠功於器也推此類而極觀之其不知君子之文也
亦甚矣然其所為文亦皆有盛名於時天下人咸謂之善焉吾不知吾
所獨知其能賢於他人之皆不知乎天下人咸以不知者云善則吾之
獨知又何能云善乎雖然吾亦須吾心以須聖人爾阿俗從時則吾不
忍為也故久未敢為其所懷也如前所云足下欲吾之必銘是鐘也
當順吾心與吾道則足下之銘必傳於後代矣如欲從俗之所云則天
下易辭之士謂為之者甚衆矣何借於李翱之辭哉李思之也用中時

過淮而南書以通意且為別

異端本不須極力擯排祇是吾輩不混入可耳近日酒肉緣簿皆附賢士大夫以行之豈直銘而已也可為猛省　葛端調

○○答進士王載言書　李翱

翱頓首足下不以翱卑賤無所可乃陳詞屬意先我以書且曰余之藝及心不能棄於時將求知者問誰則可皆曰李君乎告足下者過也足下因而信之又過也果若來陳雖道德備具猶不足辱厚命況如翱者多病少學其能以此堪足下所望博大而深閎者耶雖然意盛不可以不答故敢略陳其所聞蓋行已莫如恭自責莫如厚接衆莫如弘用心莫如直進德莫如勇受益莫如擇友好學莫如改過此聞之於師者也相人之術有三迫之以利而審其邪正設之以事而察其厚薄問之以謀而觀其智與不材賢不肖分矣此聞之於友者也列天地立君臣親父子別夫婦明長幼浹朋友六經之旨也浩乎若江海高乎若丘

山赫乎若日火包乎若天地掇章稱詠津潤怪麗六經之詞也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故義深則意遠意遠則理辯理辯則氣厚氣厚則詞盛詞盛則文工如山有恆華焉如瀆有濟淮河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淺深其色黃白不必均也如百品之雜焉其同者飽於腸其味鹹酸苦辛不必均也因學而知者也此創意之大歸也天下之語文章有六說焉其尚異者則曰文章辭句奇險而已其好理者則曰文章叙意苟通而已其溺於時者則曰文章必當對其病於是者則曰文章不對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不當易其愛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所偏滯而不流未識文

章之所生也義不主於理言不在於教勸而詞句怪麗者有之矣劇秦美新王褒僮約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辭章不能工者有之矣劉氏人物志王氏中說俗傳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極於工而已不知其辭之對與否易與難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此非對也又曰遘閔既多受侮不少此非不對也書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詩曰菀彼桑柔其下侯旬將采其劉瘼此下人此非易也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詩曰十畝之閒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旋兮此非難也學者不知其方而稱說云云如前所陳者非吾之所敢聞也六經之後百家之言興老聃列禦寇莊周鶡冠田穰苴孫武屈原宋玉孟軻吳起商鞅墨翟荀況韓非李斯賈誼枚乘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皆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學者之所歸也故義雖深理雖當辭不工者不成為文且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并乃能獨立乎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子貢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此之謂也陸機曰怵他人之我先韓退之曰惟陳言之務去假令述笑哂之狀曰莞爾則論語言之矣曰啞啞則易言之矣曰粲然則穀梁子言之矣曰攸爾則班固言之矣曰輾然則在思言之矣吾復言之與前文何以異也此造言之大歸也吾所以不協於時而學古文者悅古人之行愛古人之道也故學其言不可以不行其行行其行不可以不重其道重其道不可以不知其禮古之人相接有等重其義列於經傳皆可詳別知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名稱之於師雖朋

友亦名之子曰吾與回言又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又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師之名門人驗也夫子於鄭兄事子產於齊兄事晏平仲傳曰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言游過也子張曰子夏云何曾子曰堂堂乎張也是朋友字而不名驗也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又曰師與商也孰賢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繇徑是稱於師雖朋友亦名驗也孟子曰天下之達尊三曰德爵年惡得有一而慢其二足下之書曰韋君詞楊君潛足下之德與二君未知前後也而足下齒幼而位卑而皆名之傳曰吾見其與先生並行竊懼足下不思乃陷於此韋踐之與翱書亟敘足下之善故敢盡詞以復足下之厚意計必不以為犯李翱頓首

翱之文章全學退之然非竊其形貌者也其排論古人正是也吐露處筍瑞詞

寄從弟正辭書　李翱

知汝京兆府取解不得如其所懷念勿在意凡人之窮達所遇亦各有時爾何獨至於賢大夫而反無時哉此非吾徒之所憂也其所憂者何畏吾之道未能到於古之人爾其心既自以為到且無謬則吾何往而不得所樂何必與夫時俗之人同得失憂喜而動於心乎借如用汝之所知分為十焉用其學聖人之道而和其心使餘者以與時世進退於俯仰如可求也則不啻富且貴矣如非吾力也雖盡用其十祇益勞其心爾安能有所得乎汝勿信人號文章為一藝夫所謂一藝者乃時世所好之文或有盛名於近代者是也其能到古人者則仁義之辭也惡得以一藝而名之哉仲尼孟軻歿千餘年矣吾不及見其人吾能知其聖且賢者以吾讀其辭而得之者也後來者不可期安知其讀吾辭也而不知吾心之所存乎亦未可誣也夫性於仁義者未見其無文也有文而能到者吾未見其不力於仁義也繇仁義而後文者性也繇文而後仁義者習也繇誠明之必相依爾而富與貴在外者也吾不能知其有無也非吾求而能至者也吾何愛而屑屑於其間哉仁義與文章生乎內者也吾知其有也而能求而充之者也何懼而不為哉汝雖性過於人然而未能浩浩於心吾故書其所懷以張汝且以樂言吾道之云爾

一逕讀去文勢殊覺猶夷反復思之正復精深而兄誨其諄李公大出宋本全集相付謂直不讓昌黎氏豈不信然　葛鼎識

勸裴相不自出征書　李翱

三兩日來皆傳閤下以淄青未平又請東討雖有指的或慮未實萬一者有之只可先事而言豈得後而有悔郭汾陽二李太尉立大勳而不當國政閤下以舍人使魏博六州之地歸矣自秉大政兵誅蔡州久而不克奉命宣慰未經時而吳元濟生擒矣使一布衣持書涉河而王承宗恐懼委命割地以獻矣自武德已來宰相居廟堂而成就功業者未有其比是宜以功成身退養德善守為意奈何如始進之士汲汲於功名後欲出征以速平寇賊之為事耶自秦漢以來亦嘗有立大功而不知止徐徐其終者即韓侍中親率重兵以臨境矣田司空深入賊地以立功矣凡人之情亦各欲成功在己唯恐居下顧宰相銜命領三數書生指麾來臨坐而享其功名奪人之功不可一也功高不賞不可二也兵者危道萬一旬月不即如是坐棄前勞不可三也凡三事昭灼易見豈或事在於己而云未熟耶伏望以往言訪於所知之厚者意切辭盡不暇文飾伏惟少賜省察翺再拜

此只為裴公竿頭進步耳未可為伴食者藉口　葛靖調

論事於宰相書　李翱

凡居上位之人皆勇於進而懦於退但見已道之行不見已道之塞日度一日以至於黜退奄至而終不能先自為謀者前後皆是也閣下居位三年矣其所合於人情者不少其所乖於物議者亦已多矣姦邪登用而不知知而不能去柳泌為刺史踈而不止韓潮州直諫貶責詩而不得道路之人咸曰焉用彼相矣閣下尚自恕以為猶可以輔政太平雖枉尺猶能直尋較吾所得不齊補其所失何足遽自為去就也切怪閣下能容忍亦已甚矣昨日來爲桃不寐靜為閣下思之豈有宰相上表陳而止一邪人而終不信閣下天資畏慎又不能顯辯其事忍恥署內敕私歎又將自恕曰吾道尚行吾言尚信我果為賢相矣我若引

退則誰能補太平即是又不可之甚也當貞觀之初房杜為相以為非房杜則不可也開元之初姚宋為相以為非姚宋則不可也房杜姚宋之不為相亦已久矣中書未嘗無宰相誰則果何必弘房杜姚宋況道不行雖皋陶伊尹將何為也房杜姚宋誠賢也若道不行言不信其心所為賢者終不敢不進其心所為邪者終不敢不薦而許敬宗李義府同列用事言信道行又自度智力必不足以排之矣則將自引而止乎將坐而待黜退乎尚自恕苟安於位乎以閣下之明度之當可知矣凡慮已事則不明斷他人事則明已私而他人公勇易斷也承閣下厚知受獎擢者不少能受閣下德而獻盡言者未必多人幸蒙以國士見目十五年餘矣但欲自竭其分耳德與恐在閣下裁之而已

薦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　李翱

翱再拜齊桓公不疑於其臣管夷吾信而霸天下攘戎狄匡周室亡國存荊楚服諸侯莫不至焉豎刁易牙信而齊國亂身死不葬五公子爭立兄弟相及者數世桓公之信於其臣一道也所信者賢則德格於天地功及於後世不得其人則不得其死其知人不與也襄惟霸者為然雖聖人亦不能免焉帝堯之時賢不肖人皆立於朝堯能知舜於是乎驩兜放共工流殛鯀竄三苗舉禹稷皋陶二十有二人加諸上位妹堯崩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後世之人皆謂之帝堯焉向使堯不能知舜而遂尊驩兜共工之黨於朝禹稷皋陶之下二十有二人不能用則堯將不得為齊桓公爾豈復得曰大哉堯之為君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

蕩乎民無能名焉者哉春秋曰夏滅項孰滅之蓋齊滅之曷不言齊滅之為桓諱也春秋為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嫉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繼絕存亡賢者之事也嘗夷吾用所以能繼絕世存亡國焉耳豎刁易牙用則不能也向使桓公始不用管夷吾末有豎刁易牙爭權不葬而亂齊國則幽厲之諸侯也始用賢而終身諫其惡君於樂用賢也如此始不用僑以及其終而幸後世之掩其遲也則然矣然則居上位流德澤於百姓者何所勞乎勞於擇賢得其人加諸上使天下皆化之焉而已矣今天下之大臣有土地千里誠有如執事好賢不倦者乎蓋得其人人亦多矣其所可求而不可取者則有人焉隴西李觀奇士也伏聞執事知其賢將

用之未及而觀病死昌黎韓愈得古文之遺風明理亂根本之所繫伏闕執事又知其賢將用之未及而愈為宣武軍節度使之所留孰命皆素餘之士也如此人不時出觀自古天下亦有數百年無如其人者焉執事皆得而知之皆不得而用之翱實為執事惜焉豈唯翱一人而已後之讀前載者亦必多為執事惜之矣茲有平昌孟郊貞士也伏聞執事舊知之郊為五言之詩自前漢李都尉蘇屬國及建安諸子南朝二謝郊能兼其體而有之李觀薦郊於梁肅補闕書曰郊之五言詩其有高處在古無上其有平處下顧兩謝韓愈送郊詩曰作詩三百首窅然咸池音彼二子皆知言者也豈欺天下之人哉郊窮餓不得安養其親周天下無所遇作詩曰食薺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

寬其窮也甚矣凡賢人奇士自以所負不苟合於世是以雖見之難得而知也見而不能知其賢如勿見而已矣知其賢而不能用如勿知其賢而已矣用而不能盡其才如勿用而已矣盡其才而容讒人之所間者如勿盡其才而已矣故見賢而能知知而能用用而能盡其才而不容讒人之所間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歎有二人焉偕來其一人賢士也其一人常常人也待之禮貌不加崇焉則賢者行而常常之人自來矣況其待常常之人禮貌加厚則善人何求而來哉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聖人不好色而好德者也雖好色而不如好德者次也德與色均好之又其次也雖好德而不如好色者下也最甚不好德猶好色者窮矣有人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力而求之無

所愛矣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先焉是豈非不好德而好色者乎賢者則宜有以則於天下之人矣孔子述易定禮樂刪詩叙書作春秋聖人也奮乎百世之上其所化之者非其道則夷狄人也而孔子之廟存焉雖賢者亦不能日往拜之以其益於人寡矣於無益於人雖孔子之廟尚不能朝夕而事焉況天下之人乎有待於人而不能禮善人良士則不如無待也嗚呼人之降年不可與期郊將為他人之所得而大有立功於世與有短命而死皆不可知也二者卒有一於郊之身他日為執事惜之不可所矣執事終不得而用之矣雖恨之亦無奈何矣翱窮賤人也直辯無讓非所宜至於此者也為道之存焉耳不直則不足以伸道也非好多言者也翱再拜

氣如決源思如構局轉折變換極儼奕之趣而終歸大雅是可為世法者也

萬端調

與韓愈論史官書

柳宗元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為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己、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故、利紙筆為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若是、且退之以為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為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為、設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為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於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為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鬬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為史亦盲、不可以是為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士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人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軒天地者、決必不沉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為官守耶、又凡鬼神事、眇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為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如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為速為、果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當為而不為、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己而欲勉人、難矣哉、

文如貫珠、　唐荊川

與楊京兆憑書　柳宗元

月日宗元再拜獻書大人、役人、胡要返命、奉教誨、壯厲感發、鋪陳廣大、上言推延賢雋之道、難於今之世、次及文章、末以愚蒙剔去顏怦、無以守宗族、復田畝為念、憂憫備極、不惟其親密故舊是與、復有公言顯賞、許其素尚、而激其志誠者、用是踴躍敬懼、類嚮時所被簡牘、萬萬有加焉、故敢悉其愚以獻左右、大凡薦舉之道、古人之所謂難者、其難非苟一而已矣知之難言之難聽信之難夫人有有之而恥言之者有有之而樂言之者有無之而工言之者有無之而不言似有之者有之而恥言之者上也、雖舜備難知之、孔子亦曰失之子羽、下斯而言知而不失者妄矣、有之而言之者次也、德如漢光武、馮衍不用、才如王景略、以尹汴為令史、是皆終日號鳴大吒而卒莫之省、無之而工言者賊也、趙括得以代廉頗、馬謖得以惑孔明、今之若此類者不乏於世、將相大臣聞一言而必能辨之者亦妄矣、無之而不言者土木類也、周仁以重臣為二千石、許靖以人譽而致位三公、近世尤好此類、以為長者、最為薦寵、夫言朴愚無害者、其於田野鄉閭為匹夫、雖稱為長者可也、自抱關擊析以往則必敗其事愈上則及物者愈大何事無用之朴哉今之言曰某子長者可以為大官類非古之所謂長者也則必土木而已矣夫捧土揭木而致之巖廊之上、蒙以紱冕翼以徒隸也趨走其左右、豈有補於萬民之勞苦哉、聖人之道不益於世用、凡以此也、故曰知之難、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訒、孟子病未同而言然則彼未嘗信而吾告之以士必有三問是將曰彼誠知士歟知文歟疑之而未重一問也又曰彼無乃私好歟交以利歟二問也又曰彼不足我而恭我哉故怫吾事三問也畏是而不言、故曰言之難、言而有是患、故曰聽信之難、雖明者為能得其所以薦得其所以聽一不至則不可冀矣然而君子不以言隱之難而不務取士士理之本也苟有司之不吾信吾知之不捨其必有信吾者矣苟知之雖無有司而士可以顯則吾一旦操用人之柄其必有施矣故公卿之大任莫若索士士不預備而熟講之卒然君有問焉宰相有咨焉有司有求焉其無所以應之則大臣之道或闕故不可悍頹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即末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為忽也自古文士之多莫如今今之後生為文希屈馬者可得數人、希王褒劉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陸機潘岳之比、累累相望、若皆為之不已、則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後代乃可知之、今之俗耳庸目無所取信、傑然特異者、乃見此耳、文人以文律通流當世、叔仲鼎列、天下號為文章家、今又生敬之、敬之希屈馬者之一也、天下方理平、今之文士、咸能先理、理不一斷於古書老生直趣堯舜大道孔氏之志明而出之、又古之所難有也、然則文章未必為士之末獨采取何如耳宗元自小學為文章中間幸聯得甲乙科第、至尚書郎、專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為文之道、自貶官來、無事、讀百家書、上下馳騁乃得少知文章利病、去年吳武陵來、美其齒少、才氣壯健、可以興西漢之文章、日與之言、因為之出十數篇書、庶幾鏗鏘陶冶、時時得見古人情狀、然彼古人

唐文　第七卷　卅十

唐文　第七卷　九一

亦人耳夫何遠哉凡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桓譚亦云親見揚子雲容貌不能動人安肯傳其書誠使博如莊周哀如屈原奧如孟軻辯如李斯峻如馬遷富如相如明如賈誼專如楊雄猶爲今之人則世之高者至少矣繇此觀之古之人未必不薄於當世而榮於後世也若吳子之文非文人無以知之獨恐世人之才高者不肯久學無以盡訓詁風雅之道以爲一世甚盛若宗元者才力缺敗不能遠騁高厲與諸生摩九霄撫四海夸耀於後之人矣何也凡爲文以神志爲主自遭責逐繼以大故荒亂耗竭又常積憂恐神志少矣所讀書隨又遺忘一二年來痞氣尤甚加以衆疾動作不常眊眊然騷擾內生霾霧塡塞慘沮雖有意窮文章而病奪其志矣每聞人大言則蹶氣震怖撫心按膽不能自止又永州多火災五年之間四爲大火所迫徒跣走出壞牆穴牖僅免燔灼書籍散亂毀裂不知所往一遇火恐累日茫洋不能出言又安能盡意於筆硯矻矻自苦以傷危敗之魂哉中心之悃愊鬱結具載所獻許京兆丈人書不能重煩於陳列凡人之黜棄皆望望思得効用而宗元獨以無有是念自以罪大不可解才質無所入苟焉以敘憂慄爲幸敢有他志伏以先君稟孝德秉直道高於天下仕再登朝至六品官宗元無似亦嘗再登朝至六品矣何以堪此且柳氏號爲大族五六從以來無爲朝士者豈愚蒙獨出數百人右哉以是自忖官已過矣寵已厚矣夫知足與知止與宗元知足矣若便止不受祿位亦所未能今復得好官猶不辭讓何也以人望人尚足自進如其不至則故無憾進取之志息矣身世孑然無可以爲家雖甚崇寵之孰與爲榮獨恨不幸獲託姻好而早凋落寡居十餘年嘗有一男子然無一日之命至今無以託嗣續恨痛常在心目孟子稱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今之汲汲於世者唯懼此而已矣天若不棄先君之德使有世嗣或者猶望延壽命以及大宥得歸鄉閭立家室則子道畢矣過是而猶競於寵利者天厭之天厭之丈人旦夕歸朝廷復爲大僚伏惟以此爲念流涕頓顙布之座右不勝感激之至

慷慨激昂彷彿報任少卿書 葛靖調

○○○與李睦州服氣書

柳宗元

宗元再拜前四五日與邑中可與遊者遊愚溪上池西小丘坐柳下酒行甚歡坐者咸望兄不能俱以為兄絲服氣以來貌加老而心少歡愉不若前去年時是時既言皆沮然眄睞思有以已兄用斯術而未得路間一日濮陽吳武陵最輕健先作書道天地日月黃帝等下及列仙方士皆死狀出千餘字頗甚快辯伏覩兄貌笑口順而神不偕來及食時竊睨和様燥塗與咲飲多寡猶自若是兄陽德其言而陰黙其忠也若古之強大諸侯然負固恃力敵至則諾去則肆是不可變之尤者也攻之不得則宜濟師今吳子之師已遑諾而退矣愚敢厲銳探堅鳴鐘鼓以進決於城下惟兄明聽之凡服氣之大不可者吳子已悉陳矣悉陳而不變者無他以服氣書多美言以為得恆久大利則又安得棄吾美言大利而從他人之若言哉今愚甚吶不能多言大凡服氣之可不死歟不可歟壽歟夭歟康寧歟疾病歟若是者愚皆不言但以世之兩事已所經見者類之以明兄所信書必無可用愚幼時嘗嗜音見有學操琴者不能得碩師而偶傳其譜讀其聲以布其爪指蚤起則嘐嘐譊譊以逮夜又增以脂燭燭不足則諷而鼓諸席如是十年以為極工出至大都邑操於衆人之座則皆得大笑曰嘻何清濁之亂而疾舒之乖歟卒大慙而歸及年少長則嗜書又見有學書者亦不能得碩書獨得國故書伏而攻之其勤若向之為琴者而年又倍焉出曰吾書之工能為若是知書者又大笑曰是形縱而理逆卒為天下棄又大慙而歸是二

者皆極工而反棄者何哉無所師而徒狀其文也其所不可傳者卒不能得故雖窮日夜弊歲紀愈遠而不近也今兄之所以為服氣者果誰師耶始者獨見兄傳得氣書於盧遵所伏讀三兩日遂用之其次得氣訣於李計所又參取而大施行焉是書是訣遵與計皆不能知然則兄之所以學者無碩師矣是與向之兩事者無毫末差矣宋人有得遺契者密數其齒曰吾富可待矣兄之術或者其類是歟兄之不信今使號於天下曰孰為李睦州友者今欲已睦州之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友皆左袒矣則又號曰孰為李睦州客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客皆左袒矣則又以是號於兄之宗族皆左袒矣號姻婭則左袒矣入而號之閨門之內子姓親昵則子姓親昵皆左袒矣下之號於臧獲僕妾則臧獲僕妾皆左袒矣出而號於素為將率胥吏者則將率胥吏皆左袒矣則又之天下號曰孰為李睦州讐者今欲已睦州氣術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讐者皆右袒矣然則利害之源不可知也友者欲久存其道客者欲久存其利宗族姻婭欲久存其成閭門之內子姓親昵欲久存其恩臧獲僕妾欲久存其主將率胥吏欲久存其勢讐欲速去其害兄之為是術凡令天下欲兄久存者皆懼而欲兄遠去者獨喜兄為而不已則是背親而與讐夫背親而與讐不及中人者皆知其為大戾而兄安焉固小子之所懍懍也兄其有意乎卓然自更使讐者失望而懷親者得欲而忭則愚願推肥牛擊大豕刲羣羊以為兄饒窮隴西之麥殫江南之稻以為兄壽鹽東海之

水以為醯醢敎倉之粟以為酘極五味之適致五藏之安心恬而志逸貌美而身胖、醉飽謳歌、愉懌訢歡、流聲樂於無窮、垂功烈而不刋、不亦旨哉、此與氣味以卑淡、去樂以即愁、悴悴焉脣日皺、肌日虛、守無所師之術、尊不可傳之書、悲所愛而慶所憎、徒曰我能堅壁拒境以為強大○是豈所謂強而大也哉○無任疑懼之甚、

文最工、然篇末似漫涸、子厚每每文到縱橫時、便露此態、茅鹿門

○○○與楊誨之第二書　柳宗元

張操來、致足下四月十八日書、始復去年十一月書、言說車之說、及親戚相知之道、是二者、吾於足下固具焉不疑、又何逾歲時而乃克也、徒親戚○不過欲其勤讀書○決科求仕○不為大過○如斯已矣○告之而不更則憂○憂則思復之○復之而又不更○則悲○悲則憐之○何也○戚也○安有以堯舜孔子所傳者而往責焉者哉○徒相知○則思責以堯舜孔子所傳者○就其道、施於物○斯已矣○往告之而不更○則疑○疑則思復之○之而又不更則去之○何也○外也○安有以憂悲且憐之之志而強役焉者哉○吾於之下固具是二道○雖百復之○亦將不已○況一二○敢慼於言乎○僕之言車也、以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今子之說曰、柔外剛中、子何取於車之疏耶、果為車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為羇車、果為人柔非剛中、則未必不為恒人、夫○剛柔無常位、皆宜存乎中○有召焉者在外、則出應之、應之咸宜、謂之時○中然後得名○為君子必曰外恒柔○則遭夫絲武子之臺及為蹇蹇匪躬以革君心之非○莊以蒞乎人○君子其不克歟○中恒剛○則當下氣怡色濟濟切切哀矜淑問之事○君子其卒病歟○吾以為剛柔同體○應變若化○然後能志乎道也○今子之意近是也、其號非也、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吾以為近矣、而子不欲為、是吾所以惕惕然憂且疑也、今將申告子以古聖人之道、書之言堯曰允恭克讓、言舜曰溫恭允塞、禹聞善言則拜、湯乃改過不恪、高宗曰啓乃心沃朕心、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日昃不暇食、坐以待旦、武王引天下誅紂而代之位、其意宜肆、而曰予小子不敢

若寡周公踐天子之位、握髮吐哺、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其弟子言曰夫子温良恭儉讓以得之、今吾子曰自度不可能也。然則自堯舜以下。與子果與類耶。樂放弛而愁捻爲。雖聖人與子同。聖人能求諸中以屬乎已。久則安樂之。矣。予則肆之。其所以與乎聖者。在是決也。若果以聖與我異類、則自堯舜以下、皆宜縱目卬鼻、四手八足、鱗毛羽翼、飛走變化、然後乃可、苟不爲是、則亦人耳、而子舉將外之耶、若然者、聖自聖賢自修。衆人自衆人。成任其意。又何以作言語。立道理。千百年天下傳道之。是皆無益於世。衢道好事者、藻纘文字。以於世取譽。聖人不足重也。故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吾以予近上智、今其言曰自度不可能、則子果不能爲中人以上耶、吾之憂且疑者以此、凡儒

者之所取、大莫尚孔子、孔子七十而縱心、彼其縱之也。度不踰矩而後縱之、今子年有幾、自度、果能不踰矩乎、而遽樂於縱也。傳說曰、惟狂克念作聖、今夫狙猴之處山、咻呼跳梁、其輕蹤猥戾異甚、然得而縶之、未半日、則完坐求食、唯人之爲制、其或傷人得之、加鞭策、抑而擾馭馴馳、趨走、咸能爲人所爲者、未有一焉狂奔掣頓、啼禁自絕、故吾信去狂之爲聖也。今子有聖人之資、反不肯爲狂之克念者、而曰我不能、捨子其說謀乎。是益予之所謂不爲也、非不能也。凡吾之致責爲說車、皆聖道也、今子曰吾不能爲車之說、但當則法聖道而內無愧、乃可長必鳴爭吾車之說、果不爲聖道耶、吾以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告子、今子默我不能翦翦拘拘以同世取榮、吾豈教子爲翦翦拘拘者哉。子何責吾

說車之不祥也、吾之所云者、其道自堯舜禹湯高宗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皆謂之、而子不謂聖道、抑以吾爲與世同波、工爲翦翦拘拘者、以是教也、同迷吾文、而懲定吾意、甚不然也、聖人不以人廢言、吾雖少時與世同波、然未嘗翦翦拘拘也、又予自言廢衆中、偶則擾攘、欲舍去不敢、俯勉强從之、居苟能是、何以不克爲車之說耶、忍污雜賢譁、尚可忍其體貌、遜其言辭、何故不可、吾之說、吾未嘗爲佞、且僞其旨在於恭寬遜讓、以售聖人之道、及乎人、如斯而已矣、堯舜之讓、禹湯高宗之誠、文王之小心、武王之不敢荒事、周公之吐握、孔子之六十。九。未嘗縱心縷七八聖人者、所爲若是、豈恒愧於心乎、悅其顏、肆其志、從洋而後言、偃蹇而後行道、人是非不顧、齒類人背心非之、曰是禮不足者、甚且見焉、如

是而心反不愧耶、聖人之讓遜、其且爲僞乎、爲佞乎、今予又以行險爲車之罪、夫車之爲道。豈樂行於險耶。度不得已而至于險。期勿敗而已耳。夫君子亦然。不求險而利也。故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國無道、其默足以容。不辜而及於危亂。期勿陷而已耳。且子以及物行道爲是耶非耶。伊尹以生人爲已任、管仲寧洛以伯濟天下、孔子仁之、凡發乎爲道、捨是宜無以爲大者也、今子書數千言、皆未及此、則學古道爲古辭、龍然而指於世、其卒果何爲乎、是之不爲、而甘罪終軍以爲慕、蓋大而錄小、賤本而貴末、季世而釣奇、苟求知於淡世、以聖人之道爲不若二子、僕以爲過矣、彼甘罪者、左右反覆、得利棄信、使秦背縱之說、已而反與趙合以致范於燕、天下是以益知秦無道、不言[illegible]

羅之徒實使然也予而蠢之非李世勣彼終軍者扶蹈險隴不能以通昔漢主好戰之志親天下之勞若觀燭之移穴說而不戚人之死於胡越者赫然千里不能諫而又縱踴之已則決起奮怒悍强越挾淫夫臨媒老婦欲盡尊人之閫智不能斷而俱死焉是無異虛偽之遇唉呼呼而走不顧險阻雖嫉者之從何無以之心也予而蔑之非釣奇欵二小子之道吾不欲吾子言之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使二小子及孔予大人曾不得與於琴張牧皮仕者之列是固不宜以爲的也且吾子之要於世者處耶出耶主上以聖明進有道與大化枯槁伏匿縲絏之士皆悉踴躍洗沐期輔堯舜萬一有所不及丈人方用德獲達於邦家爲大官以立於天下吾子雖欲爲處何可得也則固出而已矣獲出於世而仕

未二十而任其心吾爲子不取也馮婦好搏虎卒爲善士周處任俠一旦改節皆老而自克今子素善士年又甚少血氣未定而忽欲爲陷臧彼康之所爲守而不化不肯入堯舜之道世甚未可也吾盡忘下齊[illegible]云云者惡佞之尤而不悅於恭耳觀過而知仁綱見吾予之方其中也其迹者獨行之固耳原子曰懲於羹者而吹虀吾子其類是歟佞之愈而恭反得罪聖人所貴乎中者能時其時也苟不適其道則殊與佞同山雖高水雖下其爲險而害也要之不異足下當取吾說卑中而復之非爲佞而利於險也明矣吾子惡乎佞而恭且不欲今吾又以圖毋予明固之爲就固子之所宜甚惡方於巷也又將千百焉然吾所謂固者不知世之實擇別罰以徐行乎已都也同異物焉非特於可道也說而

不滯亦將於可退也安而不挫欲如循環之無窮不欲如轉丸之走下也旣使而運雖肆而行夫豈不以固克乎而惡之也吾年十七求進士四年乃得擧二十四求博學宏詞科二年乃得仕其間與恆人爲羣輩數十百人當時志氣類足下時遑訕焉諂辱不爲之面則爲之背積八九年日思推其形鋤其氣雖甚自折挫然已得號爲任昧人矣及爲藍田尉簿府庭且蒙走謁於大官堂下與卒伍無別居官則俗吏滿前吏悅買貴蔬算廩綜又二年爲此廢不能去益學老子和其光同其塵雖自以爲得然已得號爲輕薄人矣及爲御史郎官自以登朝廷利害益大餘恐懼思欲不失色於人雖戒懼如切然卒不免爲連累廢逐猶以前時遺任昧輕薄之號旣聞於人爲恭愼未洽故罪至而無所明之到

永州七年矣蚤夜遑遑追思咎過往來甚熟諸堯舜孔子之道亦熟益知出於世者之難自任也今足下未爲僕鄉所陳者宜乎欲任己之志此與僕少時何異然偏吾鄉所陳者而繇之然後知難耳今吾先盡陳者不欲足下知吾更私辟彼稱號已不信於世而後知蓋中道貴力而多害技勤勤焉云爾而不已也子其詳之熟之無徒爲煩言往復幸甚又所言書意有不可者令僕專專爲摘匿覆蓋之愼勿與不知者道此又非也凡吾與子往復皆爲言道道固公物非可私而有假令子之言非是則子當自求暴揚之使人皆得刺列卒采其可者以正乎己然後道可顯達也今乃專欲覆蓋掩匿是固自任其志而不求益者之爲也[illegible]寧言直人獨於道予度之鄉枝不敢循何如哉君子之過如日月之[illegible]

歟又何益乎是事吾不能奉乎之教矣幸恕之足下所為書言文章極正其辭奥雅後來之馳於是道者吾子且為諭捐缺疑何可當也其說韓愈處甚好其他但用莊子國語文字太多反累正氣果能遺是則大善矣憂閔啟閽悼耤田之罷意思懸懸誠受戒厚者吾自度罪大故以是為欣且戚耶但當把鋤荷鍤決溪泉為圃以給茹其隙則浚溝池藝樹木行歌坐釣望青天白雲以此為適亦足老死無戚戚者時時讀書不忘聖人之道已不能用有我信者則已告之朝廷更宰相來政事益修大人日夕還北闕吾侍子郢南亭上期口言不久矣亟是當盡吾說今同道人行粗道大旨如此宗元白

首尾二千言如一線然强合乎道者　茅鹿門

○○答韋中立書　柳宗元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為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為人師為衆人師且不敢況敢為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辭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予以為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

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為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為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衒怪於羣目以召鬧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鬧豈可使呶呶者早暮咈吾耳騷吾心則固僵仆煩憒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為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憮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卻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為所不為

如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為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為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既悉以陳之非以耀明於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皆大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主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為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為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

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為外廷所笑則幸矣宗元復白

其自叙作文一節必盡如其言當與六經並駕豈特為柳子文哉要其平生願慕如是學人不可無此　林茂貞

○○○賀王參元失火書 柳宗元

得楊八書、知足下遇火災、家無餘儲、僕始聞而駭、中而疑、終乃大喜、蓋將弔而更以賀也、道遠言略、猶未能究知其狀、若果蕩焉泯焉而悉無有、乃吾所以尤賀者也、足下勤奉養、樂朝夕、惟恬安無事是望也、今乃有焚煬赫烈之虞、以震駭左右、而脂膏滫瀡之具、或以不給、吾是以始而駭也、凡人之言皆曰、盈虛倚伏、去來之不可常、或將大有為也、乃始厄困震悸、於是有水火之孽、有群小之慍、勞苦變動、而後能光明、古之人皆然、斯道遼闊誕漫、雖聖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以足下讀古人書、為文章、善小學、其為多能若是、而進不能出群士之上、以取顯貴者、蓋無他焉、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銜忍而不出諸口、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則嗤嗤者以為得重賂、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下之文章、蓄之者蓋六七年、未嘗言、是僕私一身而負公道久矣、非特負足下也、及為御史尚書郎、自以幸為天子近臣、得奮其舌、思以發明足下之鬱塞、然時稱道於行列、猶有顧視而竊笑者、僕良恨修己之不亮、素譽之不立、而為世嫌之所加、常與孟幾道言而痛之、乃今幸為天火之所盪滌、凡眾之疑慮、舉為灰埃、黔其廬、赭其垣、以示其無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以顯白而不汙、其實出矣、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則僕與幾道十年之相知、不若茲火一夕之為足下譽也、宥而彰之、使夫蓄於心者、咸得開其喙、發策決科者、授子而不慄、雖欲如嚮之蓄縮受侮、其可得乎、於茲吾有望於子、是以終乃大喜也、古者列國有災、同位者皆相弔、許不弔災、君子惡之、今吾之所陳若是、有以異乎古、故將弔而更以賀也、顏曾之養、其為樂也大矣、又何闕焉、足下前要僕文章古書、極不忘、候得數十幅、乃併往耳、吳二十一武陵來、言足下為醉賦及對問、大善、可寄一本、僕近亦好作文、與在京城時頗異、思與足下輩言之、桎梏甚固、未可得也、因人南來、致書訪死生、不悉、宗元白、

極有意致、極有力量、然負公道一語、君子謂見理未明者、王鳳洲

○○上李夷簡相公書

柳宗元

月日使持節柳州諸軍事守柳州刺史柳宗元謹獻書於相公閣下宗元聞有行三塗之艱而墜千仞之下者仰望於道號以求出過之者日千百人皆去而不顧就令哀而顧之者不過攀木俯首深矉太息良久而去耳其卒無可奈何然其人猶望而不止也俄而有若烏獲者持長綆千尋徐而過焉其力足為也其器足施也號之而不顧顧而曰不能力則其人知必死於大壑矣何也是時不可遇而幸遇焉而又不逮乎已然後知命之窮勢之極其卒呼憤自斃不復望於上矣宗元曩者齒少心銳徑行高步不知道之艱以陷乎大阨窮躓殞墜廢為孤囚日號而望者十四年矣其不顧而去與顧而深矉者俱不乏焉然猶仰首伸吭張目而視曰庶幾乎其有異俗之心非常之力當路而垂仁者耶今閣下以仁義正直入居相位宗元實竊拊心自慶以為獲其所望故敢致其詞以聲其哀若又捨而不顧則知沉埋踣斃無復振矣伏惟動心焉宗元得罪之繇致謗之自以閣下之明其知之久矣繁言蔓詞祇益為黷伏惟念墜者之至窮錫烏獲之餘力舒千尋之綆垂千仞之艱致其不可遇之遇以卒成其幸庶號而望者得畢其誠無使呼憤自斃沒有餘恨則士之死於門下者宜無先焉生之通塞決在此舉無任戰汗隕越之至

子厚困阨之久故其書呼號哀顧若此 茅鹿門

○○○送孟東野序

韓愈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謳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敓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慎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耶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

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耶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錯綜三論筆力不可測　唐荊川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愈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時坐於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畯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妒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為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

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囁嚅處污穢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僥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於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唐無文章惟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而已平生欲效此作每執筆輒罷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獨歩 蘇子瞻

全與李愿說話自說只數語此又別自一格而其造語形容處則又錚六代之長伎矣○ 朱鹿門

○○○送董邵南序 韓愈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為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此篇言燕趙之士仁義出於其性乃故反其詞以深譏其不臣而習亂之意欲其卒章又為道上威德以警動而招徠之其旨微矣 真西山

吾兄最賞此篇曰簡斂過體亦深喜焉非故辯實自得也 葛贈識

○○贈張童子序　韓愈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總府州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能在是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由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三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班白之老半焉○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者焉○

張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之列、又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由是拜衛兵曹之命、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氣以靈○余亦偉童子之獨出於等夷也○童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而寧母、歲八月、自京師道陝、南至虢、東及洛師、北過大河之陽、九月始來及鄭、自朝之聞人、以及五都之伯長羣吏、皆厚其餼賂、或作歌詩以嘉童子○童子亦榮矣○雖然○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夫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可也○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慕回路二子之相請贈與處也○故有以贈童子○

○序事錯雜而然有條貫　唐荊川

○○○送浮屠文暢師序　韓愈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遊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之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以與之遊乎○揚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為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詠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請○解其裝○得所得敘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耶○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為之盛○其心必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

日月星辰之所以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為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耶○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己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強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耶○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

不仁也，苦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既重協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誰。

體格好、語意新、就他身上說極好處、尤有不盡餘韻、呂東萊

兩言皆聖賢道理、董仲舒以後無人說到、林次貞

〇〇送齊暭下第序　　韓愈

古之所謂公無私者，其取舍進退無擇於親疏遠邇，惟其宜可焉。其下之視上也，亦惟視其舉黜之當否，不以親疏遠邇疑乎其上之人。故上之人行志擇誼，坦乎其無憂於下也；下之人克己慎行，確乎其無惑於上也。是故為君不勞，而為臣甚易。見一善焉，可得詳而舉也；見一不善焉，可得明而去也。及道之衰，上下交疑，於是乎舉讐舉子之事載之傳中，而稱美之，而謂之忠。見一善焉，若親與邇，不敢舉也；見一不善焉，若疏與遠，不敢去也。眾之所同好焉，矯而出之，乃公也；眾之所同惡焉，激而舉之，乃忠也。於是乎有違心之行，有怫志之言，有內愧之名。若然者，俗所謂良有司也。膚受之訴不行於君，巧言之誣不起於人矣。烏虖，今之君天下者，不亦勞乎；為有司者，不亦難乎；為人嚮道者，不亦勤乎。是故端居而念焉，非君人者之過也；則曰有司焉，則非有司之過也；則曰今舉天下人焉，則非今舉天下人之過也。蓋其漸有因，其本有根，生於私其親，成於私其身。以己之不直，而謂人皆然，其植之也固久，其除之也實難，非百年必世不可得而化也，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改也。已矣乎，其終能復古乎。若高陽齊生者，其起予者乎。齊生之兄為時名相，出藩於南，朝之碩臣，皆其舊交。齊生舉進士，有司用是連枉齊生。齊生不以云，乃曰我之未至也，有司其枉我哉，我將利吾器而俟其時耶。抱負其業，東歸於家。吾觀於人，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多矣，亦莫計其身之短長也。若齊生者，既至矣，而曰我未也，不以閔於有司，其不亦鮮乎哉。

吾用兄知蘇生後日論良有司也。能讀古書也。公無私者也。知(?)……者也。

大器已被時之論。而入蘇生繞數語。只看他操縱如意處。 米鹿門

送楊支使序　　韓愈

愈在京師時、嘗聞當今藩翰之賓客、惟宣州為多賢、與之游者二人、隴西李博、清河崔羣、羣與博之為人、吾知之、道不行於主人、與之處者非其類、雖有享之以季氏之富、不一日留也。以羣博論之。凡在宣州之幕下者。雖不盡與之游。皆可信而得其為人矣。愈未嘗至宣州而樂頌其主人之賢者。以其取人信之也。今中丞之在朝、愈日侍言於門下、其來而鎮茲土也、有問湖南之賓客者、愈曰、知其客。可以信其主者。宣州也。知其主。可以信其客者。湖南也。去年冬、奉詔為邑於陽山、然後得謁湖南之賓客於幕下、於是知前之信之也不失矣。及儀之之來也、聞其言而見其行、則向之所謂羣與博者。吾何先後焉。儀之智足以造謀。材足以立事。忠足以勤上。惠足以存下。而又侈之以詩書六藝之學。先聖賢之德音。以成其文。以附其質。宜乎從事於是府。而流聲實於天朝也。夫樂道人之善。以勤其歸者。乃吾之心也。謂我為邑長於斯。而辱大夫人云者。不知言者也。工乎詩者。歌以繫之。

文有興致。 茅鹿門

荆潭唱和詩序　韓愈

從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和詩者、愈既受以卒業、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讙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發於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為、今僕射裴公、開鎮蠻荆、統郡惟九、常侍楊公、領湖之南、壤地二千里、德刑之政並勤、爵祿之報兩崇、乃能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往復循環、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雕鏤文字、與韋布里閭憔悴專一之士、較其毫釐分寸、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兩府之從事、與部屬之吏、屬而和之、苟在編者、咸可觀也、宜乎施諸樂、于紀諸冊書、從事曰、子之言是也、告之諸公、書以為荆潭唱和詩序、

只點綴作詩之意可嘉、尚絕不多置贊語、韓文高處在此、葛端調

送高閑上人序　韓愈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丸、秋之於奕、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徙業者、皆不造其堂、不嚌其胾者也、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伎、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鬭、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迹、未見其能旭也、為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炎於中、利欲鬭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頹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

其用意本莊子、而其行文造語敘實處、亦大類莊子、茅鹿門

送殷員外序

唐受天命為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小大咸臣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為貳、繇是殷侯侑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執盞言曰、殷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惆悵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為詩以道其行云、

學班揚之文、其嚴整如程不識李光弼之治兵、茅鹿門

送楊少尹序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於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疋、道傍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為賢與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為傳繼二疏蹤跡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為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於歸、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誡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為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前後照應而錯綜變化不可言 唐荊川

○○○送石處士序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為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
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瀍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
朝夕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未嘗以事免、勸之仕不
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辯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
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
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為某
來耶、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為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恒、師環
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
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強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撰書詞、具馬幣、卜
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
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李○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
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
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為○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
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為○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無變
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饑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昧於諂言○惟
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
而私便其身圖○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
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為歌詩六韻、退、愈
為之序云、

○以議論行叙事○當是韓之變調○茅鹿門

○○○送溫處士序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群○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
能空其群耶○解○之○言○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
良○輒取之○群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
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
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
未數月也○以溫生為才○於○是○以○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
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拔其尤○自居守河南
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
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
而問業焉○縉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
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
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為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為天子得
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縻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
以待老○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耶○生既至、拜公於軍
門、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以○後○所○稱○為○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
相公首為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本以致願○又忽然生怨○文情乃佳○篇請刪

送薛存義序

柳宗元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於俎，崇酒於觴，追而送之江之滸，飲食之。且告曰：凡吏於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十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於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為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文勢圓轉，如珠走盤，略無滯礙。李崆峒

送僧浩初序

柳宗元

儒者韓退之與余善，嘗病余嗜浮圖言，訾余與浮圖遊。近隴西李生礎自東都來，退之又寓書罪余，且曰：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圖。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其於性情奭然，不與孔子異道。退之好儒未能過楊子，楊子之書與莊墨申韓皆有取焉。浮圖者，反不及莊墨申韓之怪僻險賊耶？曰：以其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則將友惡來盜跖，而賤季札由余乎？非所謂去名求實者矣。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退之所罪者其跡也，曰：髡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為耕農蠶桑而活乎人。若是，雖吾亦不樂也。退之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吾之所以嗜浮圖之言以此。與其人遊者，非必能通其言也。且凡為其道者，不愛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閑安者為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組為務以相軋也，則舍是其焉從？吾之好與浮圖遊以此。今浩初閑其性，安其情，讀其書，通易論語，唯山水之樂，有文而文之；又父子咸為其道，以養而居，泊焉而無求，則其賢於為莊墨申韓之言，而逐逐然唯印組為務以相軋者，其亦遠矣。李生礎與浩初又善，今之往也，以吾言示之。因北人寓退之，視何如也。

子厚作序皆平平，惟送浩初一序，真文章之法。陳長方

祭田横墓文　韓愈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横墓下感横義高能得士因取酒以祭為文而弔之其辭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為使余歔欷而不可禁余既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為死者不可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鋩抑所寶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跽陳辭而薦酒魂髣髴而來饗

借田横發自己一生悲感之意　茅鹿門

[illegible]一種方辯韓柳之異　葛端調

歐陽生哀辭　韓愈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已上皆為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纍纍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故宰相常袞為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袞以文辭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蒞其民鄉縣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袞親與之為客主之禮觀遊宴饗必召與之時未幾皆化翕然詹於時獨秀出袞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建中貞元間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閭巷間詹之稱於江南也久貞元三年余始至京師舉進士聞詹名尤甚八年春遂與詹文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後詹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久者雖詹歸閩時為然其他與詹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合必兩忘其所趨久然後去故余與詹相知為深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嶷嶷然其燕私善謔以和其文章切深喜往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朝正於京師詹為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為博士會監有獄不果上觀其心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為之也嗚呼詹今其死矣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為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詹雖未得位其名聲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朋友雖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

翔既為之傳故作哀辭以紓余哀以傳於後以遺其父母而解其悲哀以卒詹志云、求士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則既獲兮、祿實不豐、以志為養兮、何有牛羊、事實既脩兮、名譽又光、父母忻忻兮、常若在旁、命雖云短兮、其存者長、終要必死兮、願不永傷、友朋親視兮○藥物甚良○飲食孔時兮○所欲無妨○壽命不齊兮○人道之常○在側與遠兮○非有不同○山川阻深兮○魂魄流行○祭祀則及兮○勿謂不通○哭泣無益兮○柳哀自彊○推生知死兮、以慰孝誠、嗚呼哀哉兮是亦難忘

愈性不喜書、自為此文、惟自書兩通、其一通遺清河崔群、群與余皆歐陽生友也、哀生之不得位而死○哭之過時而悲○其一通今書以遺彭城劉君伉、君喜古文、以吾所謂合於古、詣吾廬而來請者、八九至而其色不怠、志益堅、凡愈之為此文○蓋哀歐陽生之不顯榮於前○又懼其泯滅於後也○今劉君之請○未○必○知○歐○陽○生○其○志○在○古○文○耳○雖然○愈之為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古之道○不苟毀譽於人○劉君好其辭○則其知歐陽生也無惑焉○ 退之自題

序極工、多悽愴嗚咽之旨、而哀辭特爾雅、 茅鹿門

○○○祭十二郎文　　韓愈

年月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歿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嘗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於汴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從於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吾與汝俱少年○以為雖暫相別、終當久與相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強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旦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強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耶○其夢耶○其傳之非其真耶○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強者而夭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為○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為而在吾側也○嗚呼、其○

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為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彊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耶○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脚病、往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為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得撫汝以盡哀○斂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為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已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嗚呼哀哉尚饗

疾風淒雨○偕之而來○無聊失意中○殊不能再讀一過○葛端調

○○祭鰐魚文　韓愈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猪一、投惡谿之潭水、以與鰐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繩擉刃、以除蟲蛇惡物、為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鰐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鰐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鰐魚睅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麞、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為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為鰐魚低首下心、伈伈睍睍、為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且承天子命以來為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鰐魚辨、鰐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鰐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鰐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鰐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為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鰐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詞嚴義正、看之便足動鬼神、茅鹿門

○○處州孔子廟碑　韓愈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惟社稷與孔子為然、而社祭土、稷祭穀、句龍與棄、乃其佐享、非其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座、以門人為配、自天子而下、北面跪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句龍棄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句龍棄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不如孔子之盛、所謂生人以來未有如孔子者、其賢過於堯舜遠矣、此其效歟、郡邑皆有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史鄴侯李繁至官能以為先、既新作孔子廟、又令工改為顏子至子夏十人像、其餘六十子及後大儒公羊高左丘明孟軻荀況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揚雄鄭玄等數十人、皆圖之壁、選博士弟子、必皆其人、又為置講堂、教之行禮、肄習其中、置本錢廩米、令可繼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菜禮、耆老歎嗟、其子弟皆興於學、鄴侯尚文、其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為政、知所先後、可歌也已、乃作詩曰、惟此廟學、鄴侯所作、厥初庳下、神不以宇、生師所處、亦窘寒暑、乃新斯宮、神降其獻、講讀有常、不誠用勸、揭揭元哲、有師之尊、羣聖嚴嚴、大法以存、像圖孔肖、咸在斯堂、以瞻以儀、俾不或忘、後之君子、無廢成美、琢辭碑石、以贊攸始、

發論曉爽、一掃陳氣、爽令皮楊輩失色、葛端調

○○○南海神廟碑　　韓愈

海於天地間為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為祝融○天寶中、天子以為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祝、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嶽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繇是冊尊南海神為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海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祝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戚、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為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藉籩豆、薦裸興俯、不中儀式、吏滋不供、神不顧享、盲風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為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祇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為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祓視冊、誓羣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弛、櫂夫奏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暘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

星明概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樽爵靜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海之百靈祕怪、慌惚畢出、蜿蜿虵虵、來享飲食、闔廟旋艫、祥飆送驍、旗纛旄麾、飛揚晻藹、鐃鼓嘲轟、高管噭譟、武夫奮棹、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踴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蟹、五穀胥熟、明年祀又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廷堂、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脩、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耆艾歌詠○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為帥、燕享有時、貫與以節、公藏私畜、上下與之、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米三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之、加西南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繇是皆自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廿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無失時、刑政並流、地方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其可謂備至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即祀于旁、帝命南伯、吏惰不躬、正有今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俱依○

以祀事作案、摹寫神采燁然、　茅鹿門

柳州羅池廟碑　　韓愈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為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兹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為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園潔脩，豬牛鴨雞，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為隸。我侯之至，按國之故，以傭除本，悉奪歸之。大脩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柳民既皆悅喜。常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為神，後三年，為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於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即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於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福禍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嘗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

（追九歌）荔子丹兮蕉黃，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頻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遊兮暮來歸，春與猨吟兮秋鶴與飛。北方之人兮為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秔稌充羨兮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於世世。

不書柳州德政，載其死而為神一節，似押而少莊。　茅鹿門

柳子厚墓誌銘　韓愈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曾伯祖奭，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為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辭，授集賢殿正字。儁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為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閑益

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汎濫停蓄，為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為政邪？因其土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為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為進士者，悉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

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

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概，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為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慎，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昌黎與柳州相知極深，著哉許閒說，而終不掩其疵。此之所獨知也者，其在斯與。

葛靖調

第八卷目次

吳郡 蔣鼎精調 蔣彝瑞調 評輯

弟 蔣萬紘調 蔣麟敍調 同參

宋文

論臺諫官言事未允書

歐陽脩

臣聞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為治君而常至於亂莫不欲為明主而常至於昏者其故何哉患於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動於中則視聽惑於外視聽惑則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則舉國之臣皆可疑既盡疑其臣則必自用其所見夫以疑惑錯亂之意而自用則多失失則其國之忠臣必以理而爭之爭之不切則人主之意難回爭之切則激其君之怒心而堅其自用之意然後君臣爭勝於是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希旨順意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惟人主之所欲者從而助之夫為人主者方與其臣爭勝而得順意之人樂其助己而忘

其邪佞也乃與之并力以拒忠臣夫為人主者拒忠臣而信邪佞天下無不亂人主無不昏也自古人主之用心非惡忠臣而喜邪佞也非惡治而好亂也非惡明而欲昏也以其好疑自用而與下爭勝也使為人主者豁然去其疑心而回其自用之意則邪佞遠而忠言入忠言入則聰明不惑而萬事得其宜使天下尊為明主萬世仰為治君豈不臣主俱榮而樂哉與其區區自執而與臣下爭勝用心益勞而事益惑者相去遠矣臣聞書載仲虺稱湯之德曰改過不悋又戒湯曰自用則小成湯古之聖人也不能無過而能改過此其所以為聖也以湯之聰明其所為不至於繆戾矣然仲虺猶戒其自用則自古人主惟能改過而不敢自用然後得為治君明主也臣伏見宰臣陳執中自執政以來不叶

人望累有罪惡招致人言而執中遷延尚玷宰府陛下憂勤恭儉仁愛寬慈堯舜之用心也推陛下之用心天下宜至於治者久矣而紀綱日壞政令日乖國日益貧民日益困流民滿野濫官滿朝其亦何為而致此繇陛下用相不得其人也近年宰相多以過失因言者罷去陛下不悟宰相非其人反疑言事者好逐宰相疑心一生視聽既惑遂成自用之意以謂宰相當繇人主自去不可因言者而罷之故宰相雖有大惡顯過而屈意以容之彼雖惶恐自欲求去而屈意以留之雖天災水旱饑民流離死亡道路皆不暇顧而屈意以用之其故非他直欲沮言事者爾言事者何負於陛下哉使陛下上不顧天災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之事委一不學無識諂邪狠愎之執中而甘心焉言事者本欲益於陛

宋文　第八卷

下而反損聖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之用心本不圖至於此也繇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損也今陛下用執中之意益堅言事者攻之愈切陛下方思有以取勝於言事者而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必有希合陛下之意者將曰執中宰相不可以小事逐不可使小臣動搖甚者則誣言事者欲逐執中而引用他人陛下方患言事者上忤聖聰樂聞斯言順意不過察其邪佞而信之所以拒言事者益峻用執中益堅夫以萬乘之尊與三數言事小臣角必勝之力斷一聽意必不可回而言事者亦嘗知難而止矣然天下之人與後世之議者謂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陛下為何如主也前日御史論梁適罪惡陛下赫怒空臺而逐之而今日御史又復敢論宰相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權臣之禍此乃至忠之

臣也。然忽其身而愛陛下者也。陛下嫉之惡之。拒之絶之。執中爲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學無識。悍愛挾情。除改差繆。取笑中外。家私錢悪。流聞道路。阿意順旨。專事逢君。此乃諂上傲下愎戾之臣也。陛下愛之重之。不忍去之。陛下睿智聰明。群臣善悪無不照見。不應倒置如此。直緣言事者太切。而激成陛下之疑惑爾。執中不知廉恥。復出視事。此不足論。陛下豈忍因執中上累聖德。而使忠臣直士巻舌於明時也。臣願陛下廓然回心。釋去疑慮。察言事者之忠。知執中之過惡。悟用人之非。法成湯改過之聖。遵仲虺自用之戒。書以御史前後章疏。出付外庭。正執中之過惡。罷其政事。別用賢材。以康時務。以拯斯民。以全聖德。則天下幸甚。臣以身叨恩遇。職在論思。意切言狂。罪當萬死。

言之甚眞。能使人主心事了然。雖歎而無鉤索大過之患。苜端調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王安石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召還闕廷。有所任屬。而當以使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無以稱職。而敢緣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幸甚。臣竊觀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懈。聲色狗馬觀游玩好之事。無纖芥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於天下。而又公選天下之所願以爲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於讒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於此。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爲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爲政不法於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正在於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一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載。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爲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

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為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顧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於此時者也夫人才乏於上則有沈廢伏匿在下而不為當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於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闔郡之間往往而絕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

宋文　第八卷　五

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民而吏輒緣之為姦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之指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乎然則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之才衆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衆矣何至於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商之時天下嘗大亂矣在位貪

毒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微賤兔罝之人猶莫不好德兔罝之詩是也又況於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則服以守則治詩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又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才而無廢事也及至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又嘗少矣至宣王之起所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詩人歎之曰德輶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蓋閔人士之少而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衆於是內修政事外討不庭而復有文武之境土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

宋文　第八卷　六

此菑畝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觀之人之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謂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謂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於鄉黨皆有學博置教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之道也所謂養之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祿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

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恥而離於貪鄙之行○猶以為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使其生也、既於父子兄弟妻子之養、婚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於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於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為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為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為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弗具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為之者○不使有銖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於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帥教、則待之以屏棄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矣○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夫羣飲變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為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抗冒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所能致也○蓋亦以吾至誠懇惻之心○力行而為之倡、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眾矣○故曰、此養之之道也○所謂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必於庠序、使眾人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於上而察之○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聽私於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

雖堯之用舜、亦不過如此而已○又況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萬官億醜之賤○所須士大夫之才、則眾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二自察之也○又不可以偏屬於一人、而使之於一日二日之間考試其行能而進退之也○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為大官矣○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久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於上○而後以爵命祿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所謂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為后稷○知工者以為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為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為之佐屬○又以久於其職、則上狃習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於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於一時○而顧僇辱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尚何有比周讒諂爭進之人乎○取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二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眾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謂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蓋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則皋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其所謂陟者○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道如此○而當時人君又能與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

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而於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為而不得也○方今州縣雖有學、取牆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於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為有司之事○而非己所當知也○學者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而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強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為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帥上之教○及使之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蓋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才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材者○何也○夫人之才○成於專而毀於雜○故先王之處民才、處工於官府、處農於畎畝、處商賈於肆、而處士於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懼異物之足以害其業也○所謂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屏之而莫敢習者焉○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之力、以從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置之○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其業於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事○然後卒然責之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為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也○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

士之才有可以為公卿大夫○有可以為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則有矣○至於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也○故其大者居則為六官之卿○出則為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閭族黨之師○亦皆卒兩師旅之帥也○故邊疆宿衛○皆得士大夫為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學者○以為文武異事○吾知治文而已○至於邊疆宿衛之任○則推而屬之於卒伍○往往天下奸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自託於鄉里者○亦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者也○邊疆宿衛、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當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為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強也○至於射○則為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當從事於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祭祀之間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為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為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既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者眾○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之道○其行義嘗見推於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託之以邊疆宿衛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乃以夫天下之重任○人主所當至慎之選、推而屬之奸悍無賴、才行不足自託於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諰諰然常抱邊疆之憂○而虞宿衛之不足恃以為安也○今孰不知邊疆宿衛之士不足恃以為安哉、顧以為天下

學士以執兵為恥、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陣之事者、則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教、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為恥、而未嘗有能騎射行陣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衆、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過四五千、少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厮養之給、亦窮於此矣、而其養生喪死婚姻葬送之事、皆當於此、夫出中人之上者、雖窮而不失為君子、出中人之下者、雖泰而不失為小人、惟中人不然、窮則為小人、泰則為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十一、窮而為小人、泰而為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先王以為衆不可以力勝也、故制行不以己、而以中人為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為中人之所能守、則其志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後世、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恥、蓋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貲產、以負貪汙之毀、官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為、夫士已嘗毀廉恥以負累於世矣、則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奮自強之心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又況委法受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謂不能饒之以財也、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度以為之節、而天下以奢為榮、以儉為恥、苟其財之可以具、則無所為而不得、有司既不禁、而人又以此為榮、苟其財不足、而不能自稱於流俗、則其婚喪之際、往往得罪於族人親姻、而人

以為恥矣、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強勉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恥之心毀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也、方今陛下恭行儉約以率天下、此左右近貴之臣所親見、然而其閨門之內、奢靡無節、犯上之所惡、以傷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聞朝廷有所放絀以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羣飲而被之以殺刑者、以為酒之末流生害、有至於死者衆矣、故重禁其禍之所自生、重禁禍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極省、而人之抵於禍敗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獨貪吏耳、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然而世之識者、以為方今官冗、而縣官財用、已不足以供之、其亦蔽於理矣、今之入官誠冗矣、然而前世置員蓋甚少、而賦祿又如此之薄、則財用之所不足、蓋亦有說矣、吏祿豈足計哉、臣於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世治財之大略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今天下不見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樂業、人致己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常以困窮為患者、殆以理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以其道而通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方今法嚴令具、所以羅天下之士、可謂密矣、然而亦嘗教之以道藝、而有不帥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嘗約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嘗任之以職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藝、誠不可以誅其不帥教、不先約之以制度、誠不可以誅其不循理、不先任之以職事、誠

不可以誅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誅而薄物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為之法禁月異而歲不同為吏者至於不可勝記又況能一一避之而無犯者乎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謂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方今取士強記博誦而略通於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強誦不必博略通於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為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世之議者乃以為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為公卿者常出於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後得士也其亦蔽於理矣先王之時盡所以取人之道猶懼賢者之

難進而不肖者之雜於其間也今悉廢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驅天下之才士悉使為賢良進士則士之才可以為公卿者固宜為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為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為公卿者困以無補之學而以此絀死於巖野蓋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以慎擇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類以聚於朝廷則百司庶物無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類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雖有賢智往往困於無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類以聚於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於州郡則雖有同罪舉官

之科豈足恃哉適足以為不肖者之資而已其次九經五經學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嘗患其無用於世而稍責之以大義矣然大義之所得未有以賢於故也今朝廷又開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所取亦記誦而略通於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於天下國家之用者顧未必得與於此選也其次則恩澤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義而朝廷輒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計其才行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道而治世之所無也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而限其進取之路矣顧屬之以州縣之事使之臨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數千里之

間州縣之吏出於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屬任以事者殆無一二而當防閑其姦者皆是也蓋古者有賢不肖之分而無流品之別故孔子之聖而嘗為季氏吏蓋雖為吏而亦不害其為公卿及後世有流品之別則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嘗自置於廉恥之外而無高人之意矣夫以從世風俗之流靡自雖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取而朝廷嘗獎之以禮義者晚節末路往往怵而為姦況又其素所成立無高人之意而朝廷同已擠之於廉恥之外限其進取者乎其臨人覩職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於邊疆宿衛之選則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於任之又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辨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已

佚之治財矣又轉而使之典獄已佚之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為也夫責人以其所難為則人之能為者少矣人之能為者少則相率而不為故使之典禮未嘗以不知禮為要以令之典禮者未嘗學禮故也使之典獄未嘗以不知獄為恥以令之學獄者未嘗學獄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見朝廷有所任使非有資序則相議而訟之至於任使之不當其才未嘗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數能則不得久於其官故上不能狃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數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於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絕薄書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大抵皆當久於其任而至於所部

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為而方今尤不得久於其官往往數日輒遷之矣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至於任之則又不專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不得行其意且固知當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權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則放恣而無不為雖然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為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即使在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一以法束縛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專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而無能者殆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輒進之難進之士猶不服也明知其無能而不肖苟非

有罪有在事者所勸不敢以其不勝任而輒退之雖退之士猶不服也彼誠不肖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謂賢能者任其事與不肖而無能者亦無以異故也臣前以謂不能任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蓋謂此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天下之人才又況兼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於不可勝數而草野閭巷之間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則豈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為常而無一旦之憂乎蓋漢之張角三十六萬同日而起所在郡國莫能發其

謀唐之黃巢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與之抗者漢唐之所以亡禍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賢者伏匿消沮而不見在位無復有知君臣之義上下之禮者也當是之時變置社稷蓋甚於奕碁之易而元元肝腦塗地幸而不轉死於溝壑者無幾耳夫人才不足其患蓋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為陛下長慮後顧為宗廟萬世計臣竊惑之昔晉武帝趣過目前而不為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風俗蕩然棄禮義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為非有識固知其將必亂矣而其後果然海內大擾中國列於夷狄者二百餘年伏惟三廟祖宗神靈所以付屬陛下固將為萬世血食而大庇元元於無窮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

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處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期為合於當世之變而無負於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人才不勝用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為誠然及見與愼子論齊魯之地以為先王之制國大抵不過百里者以為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至於數十百里而後止於是疑孟子雖賢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劫之以兵革而使數百千里之強國一旦肯損其地之十八九比於先王之諸侯至於後觀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封其子弟而漢親臨定其號名輒別屬漢於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強地

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大者固可使小強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乎傾駭變亂敗傷之釁孟子之言不為過又況今欲改易更革其勢非若孟子所為之難也臣故曰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其為甚易也然先王之為天下不患人之不為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何謂不患人之不為而患人之不能人之情所願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臨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者則悉以其所願得者以與之士不能則已矣苟能則孰肯舍其所願得而不自勉以為才故曰不患人之不為患人之不能何謂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盡矣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

謀之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應之者也故曰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願陛下勉之而已臣又觀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為變革其始計利害未嘗熟也顧有一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不敢夫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雖足以利天下而當其承弊壞之後僥倖之時其創法立制未嘗不艱難也以其創法立制而天下僥倖之人亦順悅以趨之無有齟齬則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廢矣惟其創法立制之艱難而僥倖之人不肯順悅而趨之故古之人欲有所為未嘗不先之以征誅而後得其意詩曰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此言文王先征誅而後得意於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變

衰壞之俗而成人之才雖有征誅之難猶忍而為之以為不若是不可以有為也及至孔子以匹夫遊諸侯所至則使其君臣捐所習逆所順強所劣憧憧如也卒困於排逐然孔子亦終不為變以為不如是不可以有為此其所守蓋與文王同意夫在上之聖人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為變革則其事蓋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勢居先王之位創立法制非有征伐之難也雖有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固不勝天下順悅之人眾也然而一有流俗僥倖不悅之言則遂止而不敢為者惑也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又願斷之而已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而又勉之以成斷之以果然而猶不能成天下之才則以臣所聞蓋未有也然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

議者以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竊觀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補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則以爲當世所能行者。士大夫既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於天下之士亦不過如此。至於大倫大法。禮義之際。先王之所力學而守者。蓋不及也。一有及此。則羣聚而笑之。以爲迂闊。今朝廷悉心於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於刀筆之間。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觀矣。則夫所謂迂闊而熟爛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正觀之初。人人異論。如封德彝之徒。皆以爲非雜用秦漢之政。不足以爲天下。能思先王之事。開太宗者。魏文正公一人爾。其所施設。雖未能盡當先王之意。抑其大略。可謂合矣。故能以數年之間。而天下幾致刑措。中國安寧。蠻夷順服。自三王以來。未有如此盛時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猶今之世也。魏文正公之言。固當時所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然其效如此。賈誼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漢以觀之。然則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觀矣。臣幸以職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駑下無以稱職。而敢及國家之大體者。以臣蒙陛下任使。而當歸報。竊謂在位之人才不足。而無所稱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人不得盡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聞者也。釋此不言。而毛舉利害之一二。以汙陛下之聰明。而終無補於世。則非臣所以事陛下惓惓之義也。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天下幸甚。

○此書幾萬餘言。而其條章繩聯。如提百萬之兵。而鈞考部曲。無一不貫。○茅鹿門

○○上仁宗皇帝書　蘇洵

嘉祐三年十二月一日。眉州布衣臣蘇洵。謹頓首再拜。冒萬死上書皇帝闕下。臣前月五日。蒙本州錄到中書劄子連牒。臣以兩制議上翰林學士歐陽脩奏臣所著權書衡論幾策二十二篇。乞賜甄錄。陛下過聽。召臣試策論舍人院。仍令本州發遣臣赴闕。臣本草野匹夫。名姓不登於州閭。今一旦卒然被召。實不知其所以自通於朝廷。承命悸恐。不知所爲。以陛下躬至聖之資。又有羣公卿之賢。與天下士大夫之衆。如臣等輩。固宜不少。有臣無臣。不加損益。臣不幸有負薪之疾。不能奔走道路。以副陛下搜揚之心。憂惶負罪。無所容處。臣本凡才。無路自進。當少年時。亦嘗欲僥倖於陛下之科舉。有司以爲不肖。輒以擯落。蓋退而處者十有餘年矣。今雖欲勉强扶病。勠力亦自知其疏拙。終不能合有司之意。恐重得罪。以辱明詔。且陛下所爲千里而召臣者。其意以臣爲能有所發明。以庶幾有補於聖政之萬一。而臣之所以自結髮讀書。至於今茲。犬馬之齒幾已五十。而猶未敢廢者。其意亦欲效尺寸於當時。以快平生之志耳。今雖未能奔伏闕下。以累有司。而猶不忍默默卒無一言而已也。天下之事。其深遠切至者。臣自惟疏賤。未敢遽言。而其近而易行。淺而易見者。謹條爲十通。以塞明詔。其一曰。臣聞利之所在。天下趨之。是故千金之子。欲有所爲。則百家之市無寧居者。古之聖人。執其大利之權。以奔走天下。意有所嚮。則天下爭先爲之。今陛下有奔走天下之權而不能用。何則。古者賞一人而天下勸。今陛下[illegible]以

千計其人皆以為已所自致而不知勤力以報上之恩至於臨事誰當放用此縣陛下輕用其爵祿使天下之士積日持久而得之辟如儒力之人計工而受直雖與之千鍾豈知德其主哉是以雖有能者亦無所施以為謹守繩墨尺以自效高位官吏繁多濫於局外使陛下望望汲設求以處之而不暇擇其賢不肖以病陛下之民而耗竭大司農之錢殺此議者所欲去而未得也臣竊然之蘇今制敝天下之吏自州縣令錄幕職而改京官者皆未得其術是以若此終終也今雖多其舉官而淺其考重其舉官之罪此適足以隔賢者而容不肯且天下無事雖庸人皆足以無過一旦改官無所不為彼其舉者曰此廉吏此能吏朝廷不知其所以為廉與能也幸而未有敗事則長為廉與能矣雖重其罪

未見有益上下相蒙請託公行從官六七考求舉主五六人此誰不能者臣愚以為舉人者當使明著其迹曰其人廉吏也當有其事以知其[illegible]其[illegible]、能吏也皆有其事以知其能雖不必有非常之功而皆有可紀[illegible]以其特曰廉能而已者不聽如此則夫庸人雖無罪而不足稱者不行入其間老於州縣不足甚惜而天下之吏必皆務為可稱之功與民與利除害惟恐不出諸已此古之聖人所以驅天下之人而使爭為善也有功而賞有罪而罰其賞一也今降官罷任者必奏曰其人有甚罪其罪當然然後朝廷舉而行之今若不稱其所紀之縣而特曰此不才倉吏也則朝廷安肯以空言而加之罪今又何術至於改官而聽其空官哉是不恩之甚也哉於以為如此則天下之吏務為可稱用患免咎

史求以為已功漸不可長臣以為不然蓋聖人必觀天下之勢而為之法方天下初定民厭勞役則聖人務為因循之政與之休息及其久安而無變則必有不振之禍是以聖人破其苟且之心而作其怠惰之氣漢也之成惟不知此以至於亂今天下少情矣宜有以激發其心使踴羅於功名以與其俗況乎冗官紛紛如此不知所以節之而又何疑於此乎且陛下與天下之士相期於功名而毋苟得此待之至深也若其宏才大略不樂於小官而無閑馬者使而制得以非常舉之此天下亦不過幾人而已吏之有過而不得遂者亦使得以功贖如此亦以於陛下之有所推恩而不惟賤之也其二曰臣聞古者之制爵祿必皆本於忠信脩潔博習聞於鄉黨而達於朝廷以得之及其後世不然曲藝小

數皆可以進然其得之也猶有以恥之其禁不若今之甚也今之用人最無術者其所謂任子乎因其父兄之資以得大官而又任其子弟子將復任其孫孫又任其子是不學而得者常無窮也夫得之也易則其失之也不甚惜以不學之人而居不甚惜之官其視民如草芥也固宜朝廷自近年始有意於裁節然皆知損之而未得其所損此所謂制其未而不窮其源見其粗而未從其精使偉之風少衰而猶在也夫聖人之衆事不雅曰利而已必將有以大服天下之心今欲有所去也必使天下知其所以去之之說故雖盡去而無疑何者時其說明也夫所謂任子者亦循曰信其父兄而用其子弟公爾彼其父兄固學而得之也學者任人不學者任於人此易曉也今之制苟非而其官至於可任者

求使任之不問其如之何從而得之也且欲任於人不暇又安能任人此猶借資之人而欲從之自儀不已雖予臣最以爲父兄之所任而得官者雖至正郎宦皆不聽任子弟准其儀自脩飾而越錄環次以至於清顯者乃聽如此則天下之冗官必大衰少而公卿之後皆奮志爲學不待父兄之資其任而得官者知後不得復任其子弟亦當勉强不肯終老自棄於庸人此其爲益豈特一二而已其三曰臣聞自設官以來皆有考績之法周室既亡其法廢絕自京房建考課之議其後終不能行夫有官必有課有課必有賞罰有官而無課是無官也有課而無賞罰是無課也無官無課而欲求天下之大治臣不識也然更歷千載而終莫之行行之則又以紛亂而終不可考其故何也天下之吏不可以勝考今欲人人而課之必使入於九等之中此宜其顛倒錯繆而不若無之爲便也臣觀自昔行考課者皆不得其術蓋天下之官皆有所屬之長有功有罪其長皆得以舉刺如必人人而課之於朝廷則其長爲將安用惟其大吏無所屬而莫爲之長也則課之所宜加何者其位尊故課一人而其下皆可以整齊其數少故可以盡其能否而不謬今天下所以不大治者守令丞尉賢不肖混淆而莫之辨也夫守令丞尉賢不肖之不辨其咎在職司之不明職司之不明其咎在無所屬而莫爲之長陛下以無所屬之官而寄之以一路其賢不肖當使誰察之古之考績者皆從司會而至於天子古之司會即今之尚書尚書既廢唯御史可以總察中外之官臣愚以爲可[illegible][illegible]定職司考課之法而於

御史臺別立考課之司中丞舉其大綱而屬官之中選强明者一人以專治其事以舉刺多者爲上以舉刺少者爲中以無舉刺者爲下因其罷疑而奏其治要使朝廷有以爲之賞罰其非常之功不可掩之罪又當特有以償之使職司知有所懲勸則其下守令丞尉不容復有所依違而其所課者又不過數十人足以求得其實此所謂用力少而成功多法無便於此者矣今天下號爲太平其實遠方之民窮困已甚其勢皆在職司臣不敢盡言陛下試加採訪乃知臣言之不妄其四曰臣聞古者諸侯臣妾其境內而卿大夫之家亦各有臣陪臣之事其君如其君之事天子世無他其一境之內所以生殺與奪富貴貧賤者皆自我制之此固有以臣妾之也其後諸侯雖廢而自漢至唐猶有相君之勢何者其署置辟舉之權猶足以臣之也是故太守刺史坐於堂上州縣之吏拜於堂下雖奔走頓伏其誰曰不然自太祖受命收天下之權歸之京師一命以上皆上所自署而太司農衣食之自宰相至於州縣吏雖貴賤相去甚遠而其實皆所與比肩而事主耳是以百餘年間天下不知有權臣之威而太守刺史猶用漢唐之制使州縣之吏事之如古君之禮皆受天子之爵皆食天子之祿不知其何以臣之也小吏之於大官不委其有所不從唯恐其從之過辜今天下以貴相高以賤相詔奈何使州縣之吏趨走於太守之庭不啻若僕妾唯恐不給故大吏常恣行不忌其下而小吏不能正以至於曲隨諂事助以爲虐其能中立而不撓者固已難矣此不足怪其勢固使然也夫州縣之吏位卑而祿

縣去於民最近而易以爲姦朝廷所恃以制之者特以厲其廉隅全其節槩而養其氣使知有所恥也且必有異材焉後將以爲公卿而安可薄哉其尤不可者今以縣令接州縣之禮夫縣令官雖卑其所負一縣之責與京朝官知縣等耳其吏胥人民習知其官長之拜伏於太守之庭如是之不威也故輕之輕之故易爲姦此縣令之所以爲難也臣愚以爲州縣之吏事太守可恭遜卑抑不敢抗而已不至於通名贊拜趨走其下風所以全士大夫之節且以儆大吏之不法者其五曰臣聞爲天下者必有所不可窮是以天下有急不求其素所不用之人使天下不能卒其命卒而恥其祿位[illegible]聖人爲能然何則其素所用者緩急足以使也臨事而恥者亦不足用矣傳曰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

之士今者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國家用兵之時購方略設武舉使天下屠沽健武皆能徒手攫取陛下之官而兵休之日雖有超世之才而惜升斗之祿臣恐天下有以窺朝廷也今之任爲將帥卒有急難而可使者誰也陛下之老將曩之所謂戰將而善守者今亡矣臣愚以爲可復武舉而爲之新制以革其舊弊且昔之所謂武舉者蓋疏矣其以弓馬得者不過挽彊引重市井之粗材而以策試中者亦皆記錄章句區區無用之學又其取人太多天下之知兵者不宜如此之衆而待之又甚輕其第下者不免於隸役故其所得皆貪汙無行之徒豪傑之士恥不忍就宜因貢士之歲使兩制各舉其所聞有司試其可者而陛下親策之權略之外使於弓馬可以出入險阻勇而有謀者不過取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試以宿邊之任文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欲得將於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斯亦足以濟矣其六曰臣聞法不足以制天下以法而制天下法之所不及天下斯欺之矣且法必有所不及也先王知其有所不及是故存其大略而濟之以至誠使天下之所以不吝歟者未必皆吾法之所能禁亦其中有所不忍而已人君御其大臣不可以用法如其左右大臣而必待法而後能御也則其疏遠小吏當復何以哉以天下之大而無可信之人則國不足以爲國矣臣竊今兩制以上非無賢俊之士然皆奉法供職無過而已莫肯於繩墨之外爲陛下深思遠慮有所建明何者陛下待之於繩墨之內也臣請得舉其一二以言之夫兩府與兩制宜使日夜交於門以講論當世之務

且以習知其爲人臨事授任以不失其才今法不可以相往來意將以杜其告謁之私也君臣之道不同人臣惟自防人君惟無防之是以歡欣相接而無間以兩府兩制爲可信耶當無所請屬以爲不可信耶彼何患無所致其私意安在其相往來耶今兩制知舉不免用封彌謄錄既秦而下御史親往涖之凜凜然如大獄使不知誰人之辭又何其甚也臣愚以爲如此之類一切撥若破猜耳知宜不忍負答其猶有所歉也則亦天下之不才無恥者矣陛下赫然震怒誅一二人可以使天下姦吏重足而立想聞朝廷之風亦必有倜儻非常之才爲陛下用也其七曰臣聞爲天下者可以名器授人而不可以名器許人人之不可以一日而知也久矣國家以科舉取人四方之來者如市一旦使有司第

之此固非真知其才之高下大小也待以為始收之而已將試之為政而觀其悠久則必有大異不然者今進士三人之中釋褐之日天下望為卿相不及十年未有不為兩制者且彼以其一日之長而擅終身之富貴舉而歸之如有所負如此則雖天下之美材亦或怠而不脩其業意恣行者人亦望風畏之不敢按此何為者也且又有甚不便者先王制其天下尊尊相高貴賤相承使天下仰視朝廷之尊如泰山喬嶽非扳援所能及苟非有大功與出群之才則不可以輕得其高位是故天下知有所忌而不敢覬覦今五尺童子斐然皆有意於公卿得之則不知愧不得則怨何則彼習知其一旦之可以僥倖而無難也如此則匹夫輕朝廷臣愚以為三人之中苟優與一官足以報其一日之長館閣

宋文　第八卷　二十

臺省非衆不入彼果不才者也其安以入為彼果才者也其何患無所舉此非獨以愛惜名器將以重朝廷耳其八曰臣聞古者敵國相觀不於其山川之險士馬之衆相觀於人而已高山大江必有猛獸怪物將見其威故人不敢褻夫不必戰勝而後服也使之常有所忌而不敢發使吾常有所恃而無所怯耳今以中國之大使夷狄視之不畏甚者敢有煩言以瀆亂吾聽此其心不有所窺其安能如此之無畏也敵國有事相待以將無事相觀以使今之所謂使者亦輕矣曰此人也為此官也則以為此使也今歲以某來歲當以某又來歲當以某如縣令署役必均而已矣人之才固有所短而不可強其專對捷給勇敢又非可以學致也今必使彊之彼有倉惶失次為夷狄笑而已古者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今法令太密使小吏執簡記其旁一搖足輒隨而書之雖有奇才辯士亦安所施用彼夷狄觀之以為樽俎之間尚不能辨軍旅之際固宜其無人也如此將何以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哉臣愚以為奉使宜有常人惟其可者而不必均彼其不能者陛下責之以文學政事不必強之於言語之間以敗吾事而亦稍寬其法使得有所施且今世之患以奉使為艱危故必均而後可陛下平世使人而將得以辭免後有緩急使之出入死地將皆逃耶此臣又非獨為出使而言也其九曰臣聞刑之有赦其來遠矣周制入議有可赦之人而無可赦之時自三代之衰始聞有肆赦之令然則因天下有非常之事凶荒流離之後盜賊垢汙之餘於是有以沛然洗濯於天下而

宋文　第八卷　二十六

猶不若今之因郊而赦使天下之凶民可以逆知而僥倖也平時小民畏法不敢趑趄常郊之歲盜賊公行罪人滿獄為天下者將何利於此而又棄散帑廩以賞無用冗雜之兵一經大禮費以萬億賦斂之不輕民之不聊生皆此之故也以陛下節用愛民非不欲去此矣顧以為所從來久遠恐一旦去之天下必以為少恩而凶豪無賴之兵或因以為辭而生亂此其所以重改也蓋事有不可改而遂不改者其憂必深改之則其禍必速惟其不失推恩而有以救天下之弊者臣愚以為先郊之歲可因事為辭特發大號如郊之赦與軍士之賜且告之曰吾於天下非有情乎推恩也惟是凶殘之民知吾當赦輒以犯法以賊害吾良民今而後赦不於郊之歲以為當赦天下之人喜乎非郊之歲而得郊

之賞也、何暇慮其後。其後四五年而行之、七八年而行之、又從而盡去之。天下晏然不知、而日以遷矣。且呼出於五代之後、兵荒之間、所以姑息天下而安反側耳、後之人相承而不能去、以至於今、法令明具、四方無虞、何畏而不改、今不為之計、使姦人猾吏、長為盗賊、而後取租賦以啗驕兵、乘之以饑饉、鮮不及矣、當此之時、欲為之計、其猶有及乎、其十曰、臣聞古者所以採庶人之議、為其疏賤而無嫌也。不知爵禄之可愛。故其言公。不知民威之可畏。故其言直。今臣幸而未立於陛下之朝。無所愛惜顧念於其心者。是以天下之事。陛下之諸臣所不敢盡言者。臣請得以備言之。陛下擢用俊賢。思致太平。今幾年矣。事垂立而輒廢。功未成而旋去。陛下知其所縣乎。陛下知其所繇。則今之在位者皆足以有立。善備未也。雖得賢臣千萬。天下終不可為。何者。小人之根未去也。陛下遇士大夫有禮。凡在位者。不敢用褻狎戲慢以求親媚於陛下。而讒言邪謀之所緣系於朝廷者。天下之人。皆以為陛下不疏遠宦官之過。陛下特以為耳目玩弄之臣。而不知其陰賊險詐。為害最大。天下之小人無緣至於陛下之前。故皆通於宦官。珠玉錦繡。所以為賂者。絡繹於道。以閒關齟齬賢人之謀。陛下縱不聽用。而大臣常有所顧忌。以不得盡其心。臣故曰小人之根未去也。竊聞之道路。陛下將有意去而誅之也。審如所言。則天下之福。然臣方以為憂。而未敢賀也。古之小人。有為君子之所抑。而反激為天下之禍者。臣每痛傷之。蓋東漢之衰。宦官用事、陽球為司隸校尉、發憤誅王甫等數人、磔其尸於道、中常侍曹節過而見之、遂奏誅陽球、而宦官之用事、過於王甫之未誅、其後竇武、何進、又欲去之、而反以遇害、故漢之衰、至於掃地而不可救、夫君子之去小人、惟能盡去、乃無後患、惟陛下思宗廟社稷之重。與天下之可畏。既去之。又去之。既誅之。又誅之。刀鋸之餘。必無忠良。縱有區區之小節。不過閑閑掃灑之勤。無益於事。惟能務絕其權。使朝廷清明。而忠言嘉謨易以入。則天下無事矣。惟陛下無使為臣之所料。而後世以臣為知言。不勝大願。曩臣所著二十二篇、略言當世之要、陛下雖以此召臣、然臣觀朝廷之意。特以其文采詞致。稍有可嘉。而未必其言之可用也。天下無事、臣每狂言、以迂闊為世笑、然臣以為必將有時而不迂闊也。賈誼之策、不用於孝文之時、而使主父偃之徒、得其餘論而施之於孝武之世、夫施之於孝武之世。固不如用之於孝文之時之易也。臣雖不及古人、惟陛下不以一布衣之言而忽之、不勝越次憂國之心、效其所見、且非陛下召臣。臣言無以至於朝廷。今老矣。恐後無繇復言。故云云之多至於此也。惟陛下寛之、臣洵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書、

老泉一生文章政事。多見於此矣。　茅鹿門

○○上神宗皇帝書　　蘇軾

熙寧四年二月日、具位臣蘇軾、謹冒萬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以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强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為堯舜○可與為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彊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膽、盡力所至、不知其他、乃者臣亦

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為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既以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伏强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歟○書曰、予臨兆民○慄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為君民、散則為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繇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飢○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也○不可逭之災也○其為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亡○狂輕易喪志○誰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乎○昔子產焚載書以弭眾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為眾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惟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致富彊、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眾而亡○田常雖不義○得眾而彊○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眾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眾之所樂○則國以人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為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眾而不安○剛果

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意而度於朝廷○遂以為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變路沿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剋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為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太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

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此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士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為消讒慝以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

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繇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繇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則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此段論、祕之神宗創於初）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鬭獸亦可謂拙謀矣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之屬與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子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

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于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為則外之議論斷不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為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至孝武以為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為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州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

守宰公私煩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携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說楊瑒皇甫璟楊相如皆以為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為客以少為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陛下試取其傳而讀之觀其所行為是為否近者均稅寬恤冠蓋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為謗曾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員多則無以為功必須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誰

敢不從往、恐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何嘗曰長我秔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遽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略盡矣、今欲鑿空訪尋水利、所謂即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所擘畫利害、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私格沮、並重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材力不辦興脩、便許申奏、皆換、資可謂重、罰可謂沉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私誤興功役、當得何罪、如此

則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疎、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為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為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因孝戚指人舊業、以為官陂、冒佃之訟、必倩令日住、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桑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閒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常行、今者竊聞江浙之閒、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其五

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illegible]、長役與[illegible]、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illegible]可知、士大夫[illegible]歲、棄墳墓以從官於四方者、宦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常情也、若潤[illegible]、太甚、厨傳蕭然、則似[illegible]風俗、雖[illegible]平之盛觀、陛下誠慮及此、必不肯為、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禁軍、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為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為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為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干賦斂之數、以定兩稅之

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常稅之外、生出科名哉、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毒、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勤之以衆而不力、以物是乎、都里布屋聚、夫家之從、而民無以為生、去為商賈、事勢當耳、何名錢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夫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無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矣、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

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尚幼若俟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丘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為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揀刺義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成役著在簡書有如盟約於今幾日議論

已搖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情願人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以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為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止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瓢乞匄之患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為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饑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計陛下欲考其實則必然問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

恐何以服之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嘗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為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斯亦望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為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

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為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與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徵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為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為勞績陛下以為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陛下天機洞照聖略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為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為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

見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為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狥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為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曆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強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亡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

國亦必以此察之齊至強也周公知其後必有篡弒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郅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釁生宣宗收燕趙復河隍力強於憲武矣銷兵而龐勛之亂起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使陛下富如隋強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尫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尫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

害者則五臟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強陽根本已危僵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而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為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即位擢崔祐甫為相祐甫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天下想望庶幾正觀及盧杞為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僥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敘專務

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欲用虎圈嗇夫釋之以為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為能文以矯激不仕為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

有已成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為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為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為言以黃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尚須慮此而況其他世嘗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為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為屬國欲繫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羣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疎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矣兵凶戰危也而易言之正如趙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

宋文　第八卷　四

帝豈棄才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於鼂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為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紛更政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此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欲開躁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肯以僥倖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沉淪為恨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薦更除阻計析毫釐其間一事參差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衆而予之猶恐未稱奉版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衆大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破闕多門以待巧進若巧者僥倖已甚則拙者迫怵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歲朴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敕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其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以振監司之體各依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緣遷奏課者求為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為法以清淨為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奉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末必有姦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

宋文　第八卷　四

當先立法以救弊國家租賦籍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計而預圖固非小臣所能億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諍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擢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只此二語[illegible]）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貓所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

補之猶畜狗所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宗設此官之意○下為子孫立萬世之防○朝廷綱紀、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禮典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哉、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為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取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誣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為過、是以知為國者○平居必常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苟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濟水、故孫寶有言、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衆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為人非堯舜、安能每事盡善、導亦斂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知覺、臣之所謂願存綱紀者○此之謂也○臣非敢歷詆新政、苟為譏評、如近日裁

宋文　第八卷　四三

減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條式、修完器械、閱習鼓旗、皆陛下神聖之至明、乾剛之必斷、物議既允、臣敢有辭、然至於所獻之三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酗○於○酒○德○哉○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為○桀○紂、劉毅以晉武為桓靈○當○時○人○君○曾○莫○之○罪○書○之○史○冊○以○為○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馬、若有萬一似之、則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為計、可謂愚矣、以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數赦、大則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雖然、陛下必不為此、何也、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則竄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即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俾具述所以然之狀、陛下領之、以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豈○有○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既○衆○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為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日○書成復毀○至於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進其說○惟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

觀東坡中式書論、及前年上諸公書、是何等氣象、何等采色、謝疊山

宋文　第八卷　四四

○○上神宗皇帝書　　蘇轍

熙寧二年三月日。具位臣蘇轍謹冒萬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官至疏賤、朝廷之事、非所得言、然竊自惟、雖其勢不當進言、至於報國之義、猶有可得言者、昔仁宗親策直言之士、臣以不識忌諱、得罪於有司、仁宗哀其狂愚、力排群議、使臣得不遂棄於世、臣之感激、思有以報、為日久矣、今者陛下以聖德臨御天下、將大有為、以濟斯世、而臣材力駑下、無以自效、竊聽之道路、得其一、二、思致之左右、苟懲創前事、不復以聞、則其思報之誠、終世而不能自達、是以敢發其狂言而不知止、臣聞善為國者○必有先後之次○自其所當先者為之○則其後必舉○自其所當後者為之○則先後並廢○書曰、欲升高必自下、欲陟遐必自邇、世未有不自下而能高、不自近而能遠者、然世之人常鄙其下而厭其近、務先從事於高遠、不知其不可得也、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以為田甫田而力不給○則田甫而不治○不若不田也○思遠人而德不足則心勞而無獲○不若不思也○欲田甫田○則必自其小者始○小者之有餘而甫田可發矣○欲來遠人○則必自其近者始○近者之既服○而遠人自至矣○苟繇其道○其勢可以自得○苟不繇其道○雖彊求而不獲也○臣愚不肖、蓋嘗試妄論今世先後之宜、而竊觀陛下設施之萬一、以為所當先者、失在於不為、而所當後者、失在於太早、然臣非敢以為信然也、持其所見有近於是者、是以因其近似而為陛下深言之、伏惟陛下即位以來、躬親庶政、聰明睿智、博達宏辯、文足以經治、武足以制斷、重之以勤、勞加之以恭儉凡古之帝王曠世而不能有一焉者陛下一旦無而有之矣、夫以天縱之姿○濟之以求治之心○施之於事○宜無為而不成○無欲而不濟○今也為國歷年於茲○而治不加進○天下之弊○日益於前世○天下之人○未知所以適治之路○災變橫生、川原震裂、江河湧沸、人民流離、災大繼作、歷月移時、而其變不止、此臣所以日夜思念而不曉○疑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夫今世之患○莫急於無財而已○財者○為國之命○而萬事之本○國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敗○常必繇之○昔趙充國論備邊之計、以為湟中穀斛八錢、糴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諸葛亮用兵如神、而以糧道不繼、屢出無功、繇○是○觀○之○苟○無○其○財○雖○有○聖○賢○不○能○自○致○於○跬○步○苟○有○其○財○雖○庸○人○可○以○一○日○而○千○里○陛下頃以西夏不臣、騷然發憤、建用兵之策、招來橫山之民、將奪其險阻、破壞其國而後已、方是之時、夏人幾虐失衆、橫山之民、厭苦思漢、而又乘其薦饑、苟加之以兵○此非計之失者也○然而沿邊無數月之糧○關中無終歲之儲○而所興之役○有莫大之費○陛下方且泰然不以為憂○以為萬舉而有萬全之功○既而變陛失律○先事輕發○亦既入踐其國○係虜其民矣○然而陛下得其地亦不敢收○復其人而不敢臣○雖○有○成○功○而○不○敢○繼○也○其○終○卒○致○於○廢○黜○謀○臣○而○講○和○好○夫陛下謀之於期年之前○而罷之於既發之後○豈以為是失當而悔之哉○誠○無○財○以○繕○其○後○爾○且○夫○財○之○不○足○是○為○國○之○先○務○也○至○於○難○答○叩○爽○臣○服○異○類○是○極○治○之○餘○功○而○太○平○之○粉○飾○也○然○今○且○先○之○此○臣○所○以○知○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今者陛下懲前事之失、

出秘府之財徙內郡之租賦皆轄漕之吏使備沿邊三歲之蓄以此疑陛下之有意乎財矣然猶以為未也何者秘府之財不可多取而內郡之民不可重困可以紓目前之患而未可以為長久之計毋往所以求放其匱匱而不能自已也蓄善為國者不然知財之最急而萬事賴焉故常使財勝其事而事不勝財然後財不可盡而事無不濟財者車馬也事者其所載物也載物者常使馬輕其車車輕其物馬有餘力車有餘裕然後可以涉塗泥而車不傾登坂險而馬不蹄今也四方之財莫不盡取民力屈矣而上用不足平居惴惴僅能以自完而事變之生復不可料辟如弊車羸馬而引丘山之載幸而無虞猶恐不能勝不幸而有陰雨之變陵谷之險其患必有不可知者故臣深思極慮以為方

今之計莫如豐財然臣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矣夫使事之害財者未去雖求財而益之財愈不足使事之害財者盡去雖不求豐財然而求財之不豐亦不可得也故臣謹為陛下言事之害財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費冗吏之說曰請原古之所以置吏之意有是民也而後有是官有是官也而後有是吏量民而置官量官而求吏其本凡以為民而已是以古者即其官以取人郡縣之職缺而取之於民府寺之蠹缺而取之於郡縣出以為守令入以為卿相出入相受中外相貫一人去之一人補之其勢不容有冗食之吏近世以來取人不繇其官士之來者無窮而官有限極於是黨守判知之法生而官法始壞浸淫分散不復其舊是以吏多於上士多

於下上下相窒譬如決水於不流之澤前者未盡來者已至填咽流滿一陷於其中而不能出故布衣之士多方以求官已仕之吏多方以求進下慕其上後慕其前不恤詐偽不辱爭奪禮義消亡風俗敗壞勢之窮極遂至於此夫人情紓則樂易樂易則有所不為窘則懣亂遷亂則無所不至今使眾人相與皆出於隘之巔相躡肩肘相逮倚偪而不得進又將禁其奔走而爭先者苟將禁之則莫如止來者而闢其隘令也驅市人而納之不勝其多也設險於中塗而艱難之是以法愈設而爭愈甚惟陛下以時救之下哀痛之書明告天下以吏多之故與之更立三法其一使進士諸科增年而後舉其額不增累舉多者無推恩其說曰凡今之所以至於不可勝數者以其取之而多也古之人其擇吏也

甚精人知吏之不可以妄求故不敢輕為士為士者皆其修潔之人也今世之取人誦文書習程課未有不可為吏者也其來之不難而得之甚易是以羣起而趨之凡今農工商賈之家未有不捨其舊而為士者也為士[illegible]多然而天下益以不治衆今世所謂居家不事生產仰不養父母俯不恤妻子浮游四方侵損州縣造作誹謗者農工商賈不與也祖宗之世士之多少其比於今不能一二也然其削平僭亂創制立法功業卓然見於後世今世之士不敢望其萬一也士之多不及於今世而功則過之無足怪者取之至少則人不敢輕為士其所取者皆州郡之選人也故為是法使人知上意之所向十年之後無實之士將不默而自滅且夫設科以待天下之士益將使其才者得之不才者不可

得也吾則取之而彼則不能得猶曰雖不能得而累舉多者必取無棄
則是以官徇人也且累舉之士類非少年矣耳目昏塞筋力疲勌而後
得之數日而計之知其不能有所及也則其為政無所賴矣今有人畜
牛羊而求牧既取其壯者又取其老者耻其壯者曰吾耻其力也取其
老者曰吾憐其老也如憐其老而已則曷為以累牛羊哉苟誠以為有
道才焉則今所謂遺逸之書有以收之矣其二使官至於任子者任其
子之為後者世世祿仕於朝襲簪紱而守祭祀可以無憾矣然而為是
法也則必始於二府法行於賤而屈於貴天下將不服天下不服而求
法之行不可得也蓋矯失以救患者必有所過而後濟臣非不知二府
之不可以薄庶官也其三使百司各損其職掌而多其出職之歲月其

說曰百司臣不得而盡詳也請言其尤甚者莫如三司三司之吏世以
為多而不可損何也國計重而簿書衆也臣以為不然主大計者必執
簡以御繁以簡自處而以繁寄人以簡自處則心不可亂心不可亂則
利至而必知害至而必察以繁寄人則事有所分事有所分則毫未不
[illegible]而情偽必見今則不然舉四海之大而一毫之用必會於三司故三
司者案牘之委也案牘既積則吏不得不多案牘積而吏多則欺之者
衆雖有大利害不能察也夫天下之財下自郡縣而至於轉運轉相鈞
較足以為不失矣然世常以轉運使為不可獨信故必至於三司而後
已夫苟轉運使之不可獨信而必三司之可任則三司未有不責成於
吏於是三司之吏則重於轉運使然故臣以為天下之財其誅可分於

轉運使而使三司盡損其綱目既使之得優游以治財貨之源又可[illegible]
損其吏以絕亂法之弊苟三司猶可損也而百司可見矣然此三法者
皆世之所謂拂世戾俗召怨而速謗者也今且將行之臣非敢犯衆人
之怒而行此危事也以為有可行之道焉何者自臺省六品諸司五品
一郊而任一人自兩制以上一歲而任一人此祖宗百年之法相承而
不變者也而仁宗之世則損之三載而考績無罪者遷其官自唐以來
亦未始有變者也而英宗之世則增之此二者夫豈便於世俗哉然而
莫敢怨者以為吏多而欲損者天下之公議其不欲者天下之私計也
以私計而怨公議其為怨也不直矣是以善為國者循理而不卹怨非
不卹怨知其無能為也且今此三法者固未嘗行也然而天下亦不免

於怨何者士之出身為吏者捐其生業棄其田里以盡力於王事而今
也以吏多之故故積勞者久而不得遷去官者久而不得調又多為條
約以沮格之減罷其舉官破壞其考第使之窮窘無聊求進而不遂此
其為怨豈減於布衣之士哉均之二怨皆將不免然使新進之士日益
多因乃匱竭而不能支十年之後其患必有不可勝言者故臣願陛下
觀新而力行之苟日增之吏漸於寖[illegible]則臣未將有以治其舊吏使諸
道職司每歲終任其所部郡守監郡各任其屬曰自今以前未有以私
罪至其贓罪正入已至若干者二者皆自上鈞其輕重而裁之已而以
也事發則與之同罪雖去官與赦不降也夫以私罪至於贓罪正入已
[illegible]告千其為惡也甚矣而上不察則上之不明亦可知矣故雖與吏同

罪而不過今世之法任人者任其終身苟非有罪終身鈞坐之夫任人之終身任其未然之不可知者也任人之歲然而無過任其已然之可知者也臣請得以較之任其未然之不可知雖聖人有所不能任其已然也可知雖眾人能之全也任之以聖人之所不能既不敢辭矣而況任之以眾人之所能額不可識且按察之吏則亦不患其不知也患其知而未必皆按曰是無損於我而從以為怨云爾今使其罪及之其靜將無所不聞陛下誠能擇奉公疾惡之臣而使行之陛下屬精而察之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則其以私罪至其賊罪正入已至若乎者非後過誤適陷於深文者也苟遂放歸終身不恥使姦吏有所懲則冗吏之弊可去矣冗兵之說曰臣聞國朝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

卒至少其後蕩滅諸國據地既廣兵亦隨眾雍熙之間天下之兵僅三十萬方此之時屯戍征討百役並作而兵力不屈未嘗有兵少之患也自咸平景德以來契丹內侵繼遷叛逆每有警急將帥不問得失輒請益兵於是召募日增而兵額之多遂倍前世其後寶元慶曆之間元昊竊發復使諸道點民為兵而沿邊所屯至七八十萬自是天下遂以百萬為額雖復近歲無事而關中之兵至於二十八萬舉雍熙天下之眾適以備方今關中一隅之用兵多之甚於此見矣然臣聞方今宿邊之兵分隸堡障戰兵統於將帥者其實無幾每一見賊賊兵常多我兵常少眾寡不敵每戰輒敗往者將帥失利未有不以此自解者也夫祖宗之兵至少而常若有餘今世之兵至多而常患於不足此二者不可不

察也兵法有之曰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急於道路者七十萬家而愛爵祿百金不能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重於間間者三軍之司命也臣竊惟祖宗用兵至於以少為多而今世用兵至於以多為少得失之原皆出於此何以言之臣聞太祖用李漢超馬仁瑀韓令坤賀惟忠何繼筠等五人使備契丹用郭進武守琪李謙溥李繼勳等四人使備河東用趙贊姚內斌董遵誨王彥升馮繼業等五人使備西羌皆厚之以關市之征饒之以金帛一賜其家屬之在京師者仰給於縣官貿易之在道路者不問其商稅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餘其視棄財如棄糞土賙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食其金[illegible]捐軀命冒患難涉入敵

國刺其陰計而效之至於飲食動靜無不畢見每有入寇輒先知之故其所備者寡而兵力不分敵之至者舉皆無得而有喪是以當此之時備邊之兵多者不過萬人少者五六千人以天下之大而三十萬兵足為之用今則不然一錢以上皆籍於三司有敢擅用謂之自盜而所謂公使錢多者不過數千緡百須在馬而監司又伺其出入而繩之以法至於用間則曰官給茶絲夫百餅之茶數束之綵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為間者此不足持賤傳關之言採疑似之事其行不過於出境而所問不過於熟戶苟有藉口以欺其將帥則上兵非有能知敵之至情者也敵之至情既不可得而知故常多屯兵以備不意之患以百萬之眾而常患於不足緣此故也陛下何不權其輕重而計其

利害夫關市之征比於茶鹽則多而三十萬人之奉比於百萬則約然人知目前之害、而不知歲月之病、平居不忍棄關市之征以與人○至於百萬○則恬而不知怪○昔太祖起於布衣、百戰以定天下、軍旅之事、其思之也詳、其計之也熟矣、故臣願陛下復脩其成法、擇任將帥而厚之以財、使多養間諜之士以為耳目○耳目既明○雖有疆敵而不敢輒近○則雖然之兵○可以足用於今世○陛下誠重難之○臣請陳其可減之實○何者、今世之猛兵、莫如沿邊之土人、而今世之惰兵、莫如內郡之禁旅、其名愈高○其慮愈厚○其慮愈厚○其材愈薄○往者西邊用兵、禁軍不堪其役、死者不可勝計、羌人每出、聞多禁軍、輒衆手相賀、聞多土兵、輒相戒不救、輕紀以實較之、土兵一人、其材力足以當禁軍三人、禁軍一人、其廩給

足以贍土兵三人、使禁軍萬人在邊○其用不能當三千人○而常耗三萬人之畜○邊郡之備○比於內郡○其價不啻數倍○以此權之○則土兵可益○而禁軍可損○雖三尺童子知其無疑也○陛下誠聽臣之謀、臣請使禁軍之在內郡者、勿復以戍邊、因其老死與亡而勿復補、使足以為內郡之備[illegible]止、去之以漸、而行之以十年、而冗兵之數可去矣○冗費之說、因世之冗費、不可勝計也、請言其大略、臣之所知者、而陛下以類推之、臣聞事有所必至、恩有所必窮、事至而後謀、則害於事、恩窮而後遷、則傷於恩、昔者太祖太宗敦睦九族以先天下、方此之時、宗室之眾無幾也、是以合族於京師、久而不別、世歷五聖而太平百年矣、宗室之盛、未有過於此時者也、祿廩之費、多於百官、而子孫之衆、宮室不能受、無親疏之差、

無貴賤之等自生齒以上皆養於縣官長而爵之嫁娶喪葬無不仰給於上、日引月長、未有知其所止者、此亦事之所必至而恩之所必窮者也○然而未聞所以謀而遷之○古者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以人子之愛其親○推而上之○至於其祖○孫○祖○而○上○至○於○百○世○宜○孫○所○不○變○無○所○不○愛○則○宜○無○所○不○廟○窮○推○其○無○窮○之○公○則○百○世○之○祖○宗○廟○而○後○為○稱○也○聖○人○知○其○不○可○故○為○之○制○七○廟○之○外○非○有○功○德○則○法○數○春秋之祭不與○莫貴於天子○莫尊於天子之祖○而廟不加於七○何者○恩○之○所○不○能○及○也○何獨至於宗室而不然○臣聞三代之降○公族有以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者○而漢之法○帝之子為王○王之庶子猶有為侯者、自侯以降○則庶子無復爵土○蓋有去而為民者○有自為民而復仕於朝者○至唐亦然○救

臣以為凡今宗室、宜以親疏貴賤為差、以次出之、使得從仕、比於異姓、擇其可用而試之以漸、凡其祿秩之數、遷敘之等、黜陟之制、任子之令、與異姓均、臨之以按察、持之以察吏、威之以刑禁、以時察之、使其不才者不至於害民、其將者有以自教、而其不得為夫者、則出之於近郡、官為虛名而廩給之、使○得○占○田○治○生○外○士○庶○也○今縣而養之、厚之以不害之祿、尊之以莫貴之爵、使其情者老死、蹐蹐而無所施、不賢者居處隘、隨、戚戚而無以為樂、甚非計之得也、昔唐武德之初、封從昆弟子、自勝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即位、疑其不便、以問大臣、封德彝曰、爵命崇、則力役多、以天下為私奉、非至公之法也、於是疏屬王者降為公、夫自王而為公、非人情之所樂也、而猶且行之、今使之爵襲如故、而獲治民、雖

有內外之異宜無有恐者然臣觀朝廷之議未嘗敢有及此何者以宗室之親而布之於四方懼其啓姦人之心而生意外之變也臣竊以為不然古之帝王好疑而多防離父子兄弟不得尺寸之柄出內禁錮齒於匹夫者莫如秦魏然秦魏皆數世而亡其所以亡者劉氏項氏與司馬氏而非其宗室也故為國者苟失其道雖胡越之人皆得謀之苟無其釁雖宗室誰敢覬者惟陛下深然與之無疑使得以次居外如漢唐之故此亦去冗費之一端也臣聞漢唐以來重兵分於四方雖有末大之憂而饋運之勞不至於太甚祖宗受命懲其大患而略其細故欽重兵而聚之京師根本既強天下承命而服然而轉漕之費遂倍於古凡今東南之米每歲遡汴而上以石計者至五六百萬山林之木盡於舟

楫州郡之卒斃於道路月廩歲給之奉不可勝計往返數千里飢寒困泊每每侵盜雜以他物米之至京師者率非完物矣繇此觀之今世之法直以其力致之而不計其患非法之良者也臣願更為之法舉今每歲所運之數而四分之其二即用舊法官出船與兵而漕之凡皆如舊其一募六路之富人使以其船及人漕之石所過免其商稅能以若千至京師而無所欺盜敗失者以今三司軍大將之賞與之方今濱江之民以其船為官運者不求官直蓋取官之所入而不責較者得其歲以自潤而富民之欲仕者往往求為軍大將以此推之宜有感募者其一官自置場而買之京師京師之兵當得米而不願者計其直以錢償之人物有常數取之於南則不足於北捨之於東則有餘於西此穀之必

然而不可逃者也今官欲買之其始不免於貴貴甚則東南之民饑而赴之赴之者衆則將反於賤致賤必以貴致貴必以賤此亦必然之數也故臣願為此二者與舊法皆立試其利害而較其可否必將有可用者然後舉而從之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聞富國有道無所不卹者富之端也不足卹者貪之源也從其可卹而收之無所不收則其所存者廣矣從其無足卹而棄之無所不棄則其所亡者多矣然而世人之議者則不然以為天下之富而顧區區之用此有司之職而非帝王之事也此說之行於天下數百年於茲矣故天下之費其可已者常多於舊臣不敢遠引前世請言近歲之事自嘉祐以來聖人迭興而天下之吏京秩以上再遷其官天下郡守職司再補其親戚自治平京師之大

水與去歲河朔之大震百役並作國有至急之費而郊祀之賞不廢於百官自橫山用兵供億之未定與京西流民勞徠之未息官私乏困日不暇給而宗室之衆不供歲月而蕃臣以此觀之知朝廷有無足卹之羨臣竊知事之既往無可為者然苟自今進其可卹而收之則無益之費倘可漸減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不勝拳拳私憂過計為是三冗之說以獻伏惟陛下思深謀遠聽斷洋溢於天下之事無所不屬臣之所陳何足言者然臣思以為苟三冗未去要之十年之後天下將益衰耗難以復治陛下何不講求其原而定其方略擇任賢俊而授之以成法使皆久於其官而後責其成績方今天下之官浩浩乎皆有欲去不久之心侍從之臣逾年而不得代則皇皇而不樂今雖不能使之盡久

然至於諸道之職司、三司之官吏、沿邊之將佐、此皆與天子共成事者也、天下之事將責成之、而不久其任、開其源者不見其流、發其謀者不見其成功、此事之所以不得成也、陛下誠擇人而用之、使與二府皆久於其官、人知不得苟免、而思長久之計、君臣同心、上下協力、磨之以歲月、如此而三冗之弊乃可去也、然而爲此猶有所患、何者、今世之士大夫、惡同而好異、疾成而喜敗、事苟不出於已、小有齟齬不合、則群起而譟之、借如今使按察之官任其屬吏、歲終而録過、此其勢必將無所不按、得罪者必將多於其舊、然則天下之口紛然非之矣、不幸而有一不當、衆將羣指以罪、法一不當、不能動、不幸而至於再三、雖上之人亦將不[illegible]於衆、衆人非之於下、而朝廷疑之於上、攻之者衆、而持之者不堅、則法從此敗矣、蓋世有耕田而以其耜殺人者、或者因以耕田爲可廢、夫殺人之可誅、與剝田之不可廢、此二事也、安得以彼而害此哉、故夫按人而不以其實者、罪之可也、而法之是非、則不在此、苟陛下誠以爲可行、必先能破天下之浮議、使良法不廢於中道、如此而後三冗之弊可去也、三冗既去、天下之財得以日生而無害、百姓充足、府庫盈溢、陛下所爲而無不成、所欲而無不如意、舉天下之衆、惟所用之、以攻則取、以守則固、雖有西戎北狄不臣之國、宥之則爲漢文帝、不宥則爲唐太宗、伸縮進退、無不在我、今陛下不事其本、而先舉其末、此臣所以大惑也、臣不勝憤懣、越次言事、雷霆之譴、無所逃避、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書

凡讀先秦史漢、往往言簡而意盡、固古人所不可及處、及讀子由此文、令人情暢神解、而猶不止、亦非今人所及處、茅鹿門

(三〇)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蘇軾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illegible]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飢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緣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冥謫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

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繇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為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戍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為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殘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戎狄，煬帝嗣位，此心不衰，皆能誅滅強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陵遲，不絕如線。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己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為善之報也哉？繇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即敗衄，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

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偷，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彊，即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百僚竊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欲至著，遂成厲階。既而薛向為橫山之謀，韓絳欲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曆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然，陛下為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怨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祐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為耻，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構禍於熙河，章惇造釁於梅

山熊本發難於渝瀘然此等皆戕賊已降俘虜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為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強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彝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輸送貲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為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凡有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塗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刳臠魚鼈以為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箸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為耳目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強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況所在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俸廩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疲之後所在盜賊蠢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為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嘆至於慟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際

見於災祥豈欺之間今自近歲日食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罪於父母惟有恭順靜思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恐行箠撻以此事觀未有見救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為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秦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身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為過矣然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為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為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勇於奮發之中舍己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眾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說出用兵利害曲折詳盡人主見之得無動念　林次崖

論修河第三狀

歐陽修

右臣伏見朝廷定議開修六塔河口、回水入橫隴故道、此大事也、中外之臣、皆知不便、而未有肯為國家極言其利害者、何哉、蓋其說有三、一曰畏大臣、二曰畏小人、三曰無奇策、今執政之臣、用心於河事亦勞矣、初欲試千萬人之役以開故道、既又捨故道而開六塔、未及興役、遽又罷之、已而終為言利者所勝、今又復修、然則其勢難於復止也、夫以執政大臣銳意主其事、而又有不可復止之勢、固非一人口舌可回、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李仲昌小人、利口僞言、衆所共惡、今執政之臣、既用其議、必主其人、且自古未有無患之河、今河浸恩冀、目下之患雖小、然其患已形、回入六塔、將來之害必大、而其害未至、夫以利口小人為大臣所主、欲與之爭未形之害、勢必難奪、就使能奪其議、則言者猶須獨任恩冀為患之責、使仲昌得以為辭、大臣得以歸罪、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言也、今執政之臣、用心太過、不思自古無不患之河、直欲使河不為患、若得河不為患、雖竭人力、猶當為之、況開仲昌之河、利口詭辯、謂費物少而用功不多、不得不信為奇策、於是決意用之、今言者為故道既不可復、六塔又不可修、詰其如何、則又無奇策以取勝、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衆人所不敢言、而臣今獨敢言者、臣謂大臣非有私仲昌之心也、直欲興利除害爾、若果知其為患愈大、則豈有不回者哉、至於頑小人之後患、則非臣之所慮也、且事欲知利害、權重輕、有不得已、則擇其害少而患輕者為之、此非明智之士不能也、況治水本無奇策、相地勢、謹隄防、順水性之所趨爾、雖大禹不過此也、夫所謂奇策者、不大利則大害、若循常之計、雖無大利、亦不至大害、此明智之士善擇利者之所為也、今言修六塔者、奇策也、然終不可成、而為害愈大、言順水治隄者、常談也、今言無大利、亦無大害、不知為國計者欲何所擇哉、若謂利害不可必、但聚大衆、興大役、勞民困國、以試奇策而僥倖於有成者、臣謂雖執政之臣、亦未必肯為也、臣前已具言河利害甚詳、而未嘗採擇、今復略陳其大要、惟陛下詔計議之臣擇之、臣謂河水未始不為患、今順已決之流、治隄防於恩冀者、其患一而遲、塞商胡、復故道者、其患二而速、開六塔以回今河者、其患三而為害無涯、自河決橫隴以來、大名金隄埽歲歲增治、及商胡再決而金隄益大加功、獨恩冀之

間、自商胡決後、議者貪建塞河之策、未嘗留意於隄防、是以今河水勢浸溢、今若專意併力於恩冀之間、謹治隄防、則河患可禦、不至大害、所謂其患一者、十數年間、今河下流淤塞、則上流必有決處、此一患而遲者也、今欲塞商胡口、使水歸故道、治隄修埽、功料浩大、勞人廢物、困弊公私、此一患也、幸而商胡可塞、故道復歸、高淤難行、不過一二年間、上流必決、此二患而速者也、今六塔河口雖云已有上下約、然全塞大河正流、為功不小、且開六塔河道、治二千餘里隄防、移一縣兩鎮、計其功費、又大於塞商胡數倍、其為困弊、公私不可勝計、此一患也、幸而可塞水入六塔而東、橫流散溢、濱棣德博與齊州之衆、咸被其害、此五州者素號富饒、河北一路財用所仰、今引水注之、不惟五州之民破壞田產、

河北一路坐見貪虛此二患也三五年間五州洞獎河流注溢久於淤高流行梗澀則上流必決此三患也所謂為害而無涯者也今為因誤計者本欲除一患而反就三患此臣所不論也至如六塔不能容大河橫纔故道本以高於難行而商胡決今復驅而注之必橫流而散溢自澶至海二千餘里堤埽不可卒脩脩之難成又不能捍水如此等事甚多士無愚智皆所共知不待臣言而後悉也臣前未奉使契丹時已嘗具言故道六塔皆不可為惟治堤順水為得計及奉使往來河北詢於知水者其說皆然雖愚蒙之人今被水患者亦知六塔不便皆願止治恩冀隄防為是下情如此誰為上通臣既知其詳豈敢自默伏乞聖慈特諭宰臣使更審利害速罷六塔之役差昔李仲昌等不用選一二精幹之臣與河北轉運使副及恩冀州官吏相度隄防併力脩治則今河之水必不至為大患凡河水天災非人力可回惟當順導防捍之而已不必求奇策立難必之功以為小人僥冀恩賞之資也況功必不就後悔無及者乎臣言狂計愚惟陛下裁擇

治水本無奇策起手處拉排衆論新聲動聽此種意亦只在目前但非歐公不能道也　當請調

講官議

曾鞏

孔子之語教人曰不憤悱不啓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告也孟子之語教人曰有答問者荀子之語教人曰不問而告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囋傲非也囋非也君子如響故禮無往教而有待問則師之道有問而告之者爾世之執書而講者終日言而非有問之者也乃不自知其强聒而欲以師自任何其妄也古之教世子之法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則示之以道者以審喻之為淺故不為也況於師者何為也哉正己而使觀之者化爾故得其行者或不得其所以行得其書者或不得其所以言也仰之而彌高鑽之而彌堅德如是然後師之道盡故天子不得而召也諸侯不得而友也又況得而臣之乎此伊尹太公子思孟子之徒所以忘人之勢而唐虞三代大有為之君所以忘其勢也世之挾書而請於禁中者官以侍為名則其任故可知矣乃自以謂吾師道也宜坐而講以為請於上其說曰必如是然後合於古之所謂坐而論道者也夫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卿大夫語其任之無為與有為非以是為尊師之道也且禮於朝王及羣臣皆立無獨坐者於燕皆坐無獨立者故坐未嘗以為尊師之禮也昔晉平公之於亥唐坐云則坐曾子之侍仲尼子曰參復坐則坐云者蓋師之所以命學者未果有師道也顧僕僕然以坐自請者也則世之為此者非妄歟故為此議以解其惑

措詞嚴健渾存委曲是絕好文字　王遵巖

本論上　　歐陽脩

天下之事有本末，其為治者有先後。堯舜之書略矣。後世之治天下，未嘗不取法於三代者，以其推本末而知所先後也。三王之為治也，以理數均天下，以爵地等邦國，以井田域民，以職事任官。天下有定數，邦國有定制，民有定業，官有定職。使下之共上勤而不困，上之治下簡而不勞。財足於用而可以備天災也，兵足以禦患而不至於為患也。凡此具矣，然後飾禮樂、興仁義以教道之。是以其政易行，其民易使，風俗淳而王道成矣。雖有荒子孫，總之循七八百歲而後已。夫三王之為治，豈有異於人哉？財必取於民，官必養於祿，禁暴必以兵，防民必以刑，與後世之治者大抵同也。然後世常多亂敗，而三王獨能安全者，何也？三

王善推本末，知所先後，而為之有條理。後之有天下者，孰不欲安且治乎？用心益勞而政益不就，諰諰然常恐亂敗及之，而輒以至焉者，何也？以其不推本末，不知先後也。當今之務衆矣，所當先者五也。其二者有司之所知，其三者則未之思也。足天下之用莫先乎財，繫天下之安危莫先乎兵，此有司之所知也。然財豐矣，取之無限而用之無度，則下益困而上益勞；兵強矣，而不知所以用之，則兵驕而生禍。所以節財用兵者，莫先乎立制；制已具備，兵已可使，財已足用，所以共守之者，莫先乎任人。是故均財而御兵，立法以制之，任賢以守法，尊名以屬賢，此五者相為用，有天下者之常務，當今之世所先，而執事者之所忽也。今四海之內非有亂也，上之政令非有暴也，天時水旱非有大故也，君臣上下非不和也。以晏然至廣於天下，無一間隙之端，而南夷敢殺天子之命吏，西夷敢有崛強之王，北夷敢有抗禮之帝者，何也？生齒之數日益衆，土地之產日益廣，公家之用日益急，四夷不服，中國不尊，天下不實者，何也？以五者之不備故也。請試言其一二。方今農之趨耕可謂勞矣，工商取利乎山澤可謂勤矣，上之征賦權易商利之臣可謂纖悉而無遺矣。然一遇水旱，如明道、景祐之間，則天下公私乏絕。是無事之世，民無一歲之備，而國無數年之備也。以此知財之不足也。古之善用兵者，可使之赴水火。今廂禁之軍，有司不敢役，必不得已而暫用之，則謂之借倩。故兵相謂曰「官倩我」，而官之文符亦曰「倩」。夫賞者所以酬勞也，今以大禮之故，不勞之賞三年而一徧，所費八九十萬，有司不敢緩月日之

期。兵之得賞，不以無功知媿，乃稱多量少，比好嫌惡，小不如意，則羣聚而呼，持梃欲擊天子之大夫。無事之時，其循若此，以此知兵之驕也。夫財用悉出而循不足者，以無定數也；兵之敢驕者，以用之未得其術。以此知制之不主也。夫財匱兵驕，法制未一，而莫有奮然忘身許國者，以此知不任人也。不任人者，非無人也。彼或挾財蘊知，特以時方惡人之好名，各藏畜收斂，不敢奮露，惟恐近於名以犯時人所惡。是以人人變賢為愚，愚者無所責，賢者被譏疾，遂使天下之事將弛廢而莫敢出力以為之。此不尚名之弊者，天下之最大患也。故曰五者之皆廢也。前日五代之亂可謂極矣，五十三年之間，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國被弒者八，長者不過十餘歲，甚者三四歲而亡。夫五代之主，豈皆愚者耶？其心豈

厭禍亂而不欲爲久安之計乎、顧其力有不能爲者時也、當是時也、東有汾晉、西有岐蜀、北有燕胡、南有江淮閩廣吳越荊潭、天下分爲十三四、四面環之、以至狹之中國、又有叛將强臣割而據之、其君天下者類皆爲國日淺、威德未洽、强君武主、力而爲之、僅以自守、不幸孺子孺孫、不過一再傳而復亂敗、是以養兵如兒子之啖虎狼、猶恐不爲用、尚何敢制、以殘弊之民人、贍無饜之征賦、頭會箕斂、猶恐不足、尚何曰節財以富民、天下之勢方若敝廬、補其奧則隅壞、整其楹則棟傾、枝撐扶持、苟存而已、尚何暇法象規圓矩方、而爲制度乎、是以兵無制○用無節○國家無法度○一切苟且而已○今宋之爲宋八十年矣、外平僭亂、無抗敵之國、內削方鎭、無强叛之臣、天下爲一、海內晏然、爲國不爲不久、天下不爲不廣也、語曰長袖善舞、多財善賈、言有資者其爲易也、方今承三聖之基業、據萬乘之尊名、以有四海一家之天下、盡大禹貢賦之地、莫不內輸、惟上之所取、不可謂乏財、六尺之卒、荷戈勝甲、力彀五石之弩、彎二石之弓者數百萬、惟上制而令之、不可謂乏兵、中外之官、居職者數千員、官三班吏部常積者又數百、三歲一詔、布衣而應詔者萬餘人、試禮部者七八千、惟上之擇、不可謂乏賢、民不見兵革、於今幾四十年矣、外振兵武、攘夷狄、內修法度、興德化、惟上之所爲、不可謂無暇、以天子之慈聖仁儉、得一二明智之臣、相與而謀之、天下積聚、可如文景之富、制禮作樂、可如成周之盛、奮發威烈、以耀名譽、可如漢武帝唐太宗之顯赫、論道德、可興堯舜之治、然而財不足用於上而下已弊、兵不足威

於外而敵驕於內、制度不可爲萬世法、而日益叢雜、一切苟且、不異五代之時、此甚可嘆也、是所謂居得致之位、當可致之時、又有能致之資、然惟怪而久不爲乎、

歐公畢日相略具見於此矣○茅鹿門

本論中

歐陽脩

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耶？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而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為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脩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脩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

昔堯、舜、三代之為政，設為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為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為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為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為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群聚而為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為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為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堯、舜、三代之為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浹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乎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勤，縱其為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眾，吾之所為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併游惰之姦起。其後所為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為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己。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為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趣。佛於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驅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艴然而怒曰：佛何為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夫千歲之患遍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為？民之沈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脩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脩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脩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

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為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為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起伏秘絕　葛[illegible]澗

本論下　歐陽脩

昔荀卿子之說以為人性本惡著書一篇以持其論予始愛之及見世人之歸佛者然後知荀卿之說繆焉甚矣人之性善也彼為佛者棄其父子絕其夫婦於人之性甚戾又有蠶食蟲蠹之病而民皆相率而歸焉者以佛有為善之說故也嗚呼誠使吾民曉然知禮義之為善則安知不相率而從哉奈何教之諭之之不至也佛之說熟於人耳入乎其心久矣至於禮義之事則未嘗見聞今將號於衆曰禁汝之佛而為吾禮義則民將駭而走矣莫若為之以漸使其不知而趣焉可也蓋鯀之治水也障之故其害益暴及禹之治水也導之則其患息蓋患深勢盛則難與敵莫若馴致而去之易也今堯舜三代之政其說尚傳其具

皆在誠能講而脩之行之以勸而浸之以漸使民皆樂而趣焉則充行乎天下而佛無所施矣傳曰物莫能兩大自然之勢也奚必曰火其書而廬其居哉昔者戎狄蠻夷雜居九州之間所謂徐戎白狄荊蠻淮夷之類是也三代既衰若此之類並侵於中國故秦以西戎據宗周吳楚之國皆僭稱王春秋書用鄫子傳記被髮於伊川而仲尼亦以不左衽為幸當是之時佛雖不來中國幾何其不夷狄也以是而言王道不明而仁義廢則夷狄之患至矣及孔子作春秋尊中國而賤夷狄然後王道復明方今九州之民莫不右衽而冠帶其為患者特佛耳其所以勝之之道非有甚高難行之說也患乎忽而不為耳夫郊天祀地與乎宗廟社稷朝廷之儀皆天子之大禮也今皆舉而行之至於所謂蒐狩婚

姻喪祭鄉射之禮此郡縣有司之事也在乎講明而頒布之爾然非行之以勤浸之以漸則不能入於人而成化自古王者之政必世而後仁今之議者將曰佛來千餘歲有力者尚無可奈何何用此迂緩之說為是則以一日之功不速然而棄必世之功不為也可不惜哉昔孔子嘆為俑者不仁蓋歎乎啓其漸而至於用殉也然則為佛者不猶甚於作俑乎當其始來未見其害引而內之今之為害著矣非特先覺之明而後見也然而恬然不以為怪者何哉夫物極則反數窮必變此理之常也今佛之盛久矣乘其窮極之時可以反而變之不難也昔三代之為政皆聖人之事業及其久也必有弊故三代之術皆變其質文而相救就使佛為聖人及其弊也猶將救之况其非聖者乎夫姦邪之士見信於人者彼雖小人必有所長以取信是以古之人君惑之至於亂亡而不悟今佛之法可謂姦且邪矣蓋其為說亦有可以惑人者使世之君子雖見其弊而不思救豈又善惑者歟抑亦不得其救之之術也救之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捨是而將有為雖賁育之勇孟軻之辯太公之陰謀吾見其力未及施言未及出計未及行而先已陷於禍敗矣何則患深勢盛難與敵非馴致而為之莫能也故曰修其本以勝之作本論

似過原道一層然作用施為遠不當捷出不能如昌黎之明確易曉　葛靖調

宋文　第八卷　七五

易論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尊之而不敢廢故聖人之道所以不廢者禮為之明而易為之幽也生民之初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不耕而不饑不蠶而不寒故其民逸民之苦勞而樂逸也若水之走下而聖人者獨為之君臣而使天下貴役賤為之父子而使天下尊役卑為之兄弟而使天下長役幼蠶而後衣耕而後食率天下而勞之一聖人之力固非足以勝天下之民之眾而其所以能奪其樂而易之以其所苦而天下之民亦遂肯棄逸而即勞欣然戴之以為君師而遵蹈其法制者禮則使然也聖人之始作禮也其說曰天下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是人之相殺無已也不耕而食鳥獸之肉不蠶而衣鳥獸之皮是鳥獸與人相食無已也有貴賤有尊卑有長幼則人不相殺食吾之所耕而衣吾之所蠶則鳥獸與人不相食人之好生也甚於逸而惡死也甚於勞聖人奪其逸死而與之勞生此雖三尺豎子知所趨避矣故其道之所以信於天下而不可廢者禮為之明也雖然明則易達易達則褻褻則易廢聖人懼其道之廢而天下復於亂也然後作易觀天地之象以為爻通陰陽之變以為卦考鬼神之情以為辭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源故天下視聖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隨而尊故其道之所以尊於天下而不敢廢者易為之幽也凡人之所以見信者以其中無所不可測者也人之所以竅尊者以其中有所不可窺者也是以禮有所不可測而易有所不可

宋文　第八卷　七六　錄洵

竊故天下之人信聖人之道而尊之不然則易者豈聖人務為新奇祕怪以夸後世耶聖人不因天下之至神則無所施其教卜筮者天下之至神也而卜者聽乎天而人不預焉者也筮者決之天而營之人者也龜漫而無理者也灼荊而鑽之方功義弓惟其所為而人何預焉聖人曰是純乎天技耳技何不施吾教於是取筮夫筮之所以或為陽或為陰者必自分而為二始掛一吾知其為一而掛之也揲之以四吾知其為四而揲之也歸奇於扐吾知其為一為二為三為四而歸之也人也分而為一吾不知其為幾而分之也天也聖人曰是天人參焉道也道有所施吾教矣於是因而作易以神天下之耳目而其道遂尊而不廢此聖人用其機權以持天下之心而濟其道於無窮也

意思精深議論高古文勢轉折曲盡其妙 楊用脩

禮論

王安石

嗚呼荀卿之不知禮也其言曰聖人化性而起偽吾是以知其不知禮也知禮者貴乎知禮之意而荀卿盛稱其法度節奏之美至於言化則以為偽也亦烏知禮之意哉故禮始於天而成於人知天而不知人則野知人而不知天則偽聖人惡其野而疾其偽以是禮興焉今荀卿以謂聖人之化性為起偽則是不知天之過也然彼亦有見而云爾凡為禮者必詘其放傲之心逆其嗜欲之性莫不欲逸而為尊者勞莫不欲得而為長者讓擎跽曲拳以見其恭夫民之於此豈皆有樂之之心哉患上之惡己而隨之以刑也故荀卿以為特劫之法度之威而為之於外爾此亦不思之過也夫斲木而為之器服馬而為之駕此非生而能者也故必削之以斧斤直之以繩墨圓之以規而方之以矩束聯膠漆之而後器適於用焉前之以銜勒之制後之以鞭策之威馳驟舒疾無得自放而一聽於人而後馬適於駕焉繇是觀之莫不劫之於外而服之於力者也然聖人捨木而不為器捨馬而不為駕者固亦因其天資之材也今人生而有嚴父愛母之心聖人因其性之欲而為之制焉故其制雖有以強人而乃以順其性之欲也聖人苟不為之禮則天下蓋將有慢其父而疾其母者矣此亦可謂失其性也得性者以為偽則失其性者乃可以為真乎此荀卿之所以為不思也夫狙猿之形非不若人也欲繩之以尊卑而節之以揖讓則彼有趨於深山大麓而走耳雖畏之以威而馴之以化其可服耶以謂天性無是而可以化之使偽耶則

者作亦可使為禮矣故曰禮始於天而成於人天則無是而人欲為之者舉天下之物吾蓋未之見也

借荀卿而辨之而行文亦儘圓轉 茅鹿門

禮論

蘇洵

夫人之情安於其所常為無故而變其俗則其勢必不從聖人之始作禮也不因其勢之可以危亡困辱之者以厭服其心而徒欲使之輕去其舊而樂就吾法不能也故無故而使之事君無故而使之事父無故而使之事兄彼其初非如今之人知君父兄之不事則不可也而遂翻然以從我者吾以恥厭服其心也彼為吾君彼為吾父彼為吾兄聖人曰彼為吾君父兄何以異於我於是坐其君與其父以及其兄而己立於其旁且俛首屈膝於其前以為禮而為之拜率天下之人而使之拜其君父兄夫無故而使之拜其君無故而使之拜其父無故而使之拜其兄則天下之人將復嗤笑以為迂怪而不從而君父兄又不可以不得其臣子弟之拜而從為其君父兄於是聖人者又有術焉以厭服其心而使之肯拜其君父兄然則聖人者果何術也恥之而已古之聖人將欲以禮治天下之民故先自治其身使天下皆信其言曰此人也其言如是是必不可不如是也故聖人曰天下有不拜其君父兄者吾不與之齒而天下之人亦曰彼將不與我齒也於是相率以拜其君父兄以求齒於聖人雖然彼聖人者必欲天下之拜其君父兄何也其微權也彼為吾君彼為吾父彼為吾兄聖人之拜不用於世吾與之皆坐於此皆立於此比肩而行於此無以異也吾一旦而怒奮手舉梃而搏逐之可也何則彼其心常以為吾儕也不見其異於吾也聖人知人之安於逸而苦於勞故使貴者逸而賤者勞且又知坐之為逸而立且拜者

之為勞也故舉其君父兄坐之於上而使之立且拜於下明日彼將有怒作於心者徐而自思之必曰此吾嚮之所坐而拜之且立於其下者也聖人固使之逸而使我勞是賤於彼也奮手舉梃而搏逐之吾心不安焉刻木而為人朝夕而拜之他日析之以為薪而猶且忌之彼其始也是木焉已拜之猶且不敢以為薪故聖人以其微權而使天下尊其君父兄而權者又不可以告人故先之以恥嗚呼其事如此然後君父兄得以安其尊而至於今今之匹夫匹婦莫不知拜其君父兄乃曰拜起坐立禮之本也不知聖人其始之教民拜起坐立如此之勞也此聖人之所慮而作易以神其教也

取其行文滚滚以為壯筆鼓氣之助　呂伯恭

宋文　第八卷　二

樂論

蘇洵

禮之始作也難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難久天下未知君之為君父之為父兄之為兄而聖人為之君父兄天下未有以異其君父兄而聖人為之拜起坐立天下未肯靡然以從我拜起坐立而聖人身先之以恥嗚呼其亦難矣天下惡夫死也久矣聖人招之曰來吾生爾既而其法果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視其嚮也如此之危而今也如此之安則宜何從故當其時雖難而易行既行也天下之人視君父兄如頭足之不待別白而後識視拜起坐立如寢食之不待告語而後從焉雖然百人從之一人不從則其勢不得遂至乎死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無禮而死而見其今之無禮而不至乎死也則曰聖人欺我故當其時雖易而難久嗚呼聖人之所恃以勝天下之勞逸者獨有死生之說耳死生之說不信於天下則勞逸之說將出而勝之勞逸之說勝則聖人之權去矣酒有鴆肉有堇然後人不敢飲食藥可以生死然後人不以苦口為諱去其鴆徹其堇則酒肉之權固勝於藥聖人之始作禮也其亦逆知其勢之將必如此也曰告人以誠而後人信之幸今之時吾之所以告人者其理誠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為信吾知其理而天下之人知其事事有不必然者則吾之理不足以折天下之口此告語之所不及也告語之所不及必有以陰驅而潛率之於是觀之天地之間得其至神之機而竊之以為樂雨吾見其所以濕萬物也日吾見其所以燥萬物也風吾見其所以動萬物也隱隱谹谹而謂之雷者彼何用也陰凝

宋文　第八卷　八二

而不散物感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濕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一震焉而疑者散感者遂曰雨者曰日者曰風者以形用曰雷者以神用用莫神於聲故聖人因聲以為樂為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禮也禮之所不及而樂及焉正聲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則禮者固吾心之所有也而聖人之說又何從而不信乎

嫋娜而折無限煙波　茅鹿門

〇〇〇詩論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於生而憤憾怨怒有不顧其死於是禮之權又窮禮之法曰好色不可為也為人臣為人子為人弟不可以有怨於其君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豈不善使人之情皆泊然而無思和易而優柔以從事於此則天下固亦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歐諸其中是非不平之氣攻諸其外炎炎而生不顧利害趨死而後已噫禮之權止於死生天下之事不至乎可以博生者則人不敢觸死以違吾法今也人之好色與人之是非不平之心勃然而發於中以為可以博生也而先以死自處其身則死生之機固已去矣死生之機去則禮為無權區區舉無權之禮以彊人之所不能則亂益甚而禮益敗今吾告人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彼將遂從吾言而忘其中心所自有之情耶將不能也彼既已不能純用吾法將遂大棄而不顧吾法既已大棄而不顧則人之好色與怨其君父兄之心將遂蕩然無所隔限而易內竊妻之變與弒其君父兄之禍必反公行於天下聖人憂焉曰禁人之好色而至於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於叛患生於責人太詳好色之不絕而怨之不禁則彼將反不至於亂故聖人之道嚴於禮而通於詩禮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詩曰好色而無至於淫怨而君父兄而無至於叛嚴以待天下之賢人通以全天下之中人吾觀國風婉孌柔媚而卒守以正好色而不至於淫者也小雅悲傷詬讟而君臣之情卒不忍去怨而不至於叛者也故

蘇洵

天下觀之曰聖人固許我以好色而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也許我以好色不淫可也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則彼雖以虐遇我我明譏而明怨之使天下明知之則吾之怨亦得當焉不叛可也夫背聖人之法而自棄於淫叛之地者非斷不能也斷之始生於不勝不勝人不自勝其忿然後忍棄其身故詩之教不使人之情至於不勝也夫橋之所以為安於舟者以有橋而言也水潦大至橋必解而舟不至於大敗故舟者所以濟橋之所不及也吁禮之權窮於易達而有易焉窮於後世之不信而有樂焉窮於彊人而有詩焉吁聖人之慮事也蓋詳

如片雲零亂長空風生摋而為一　錢里宗

書論　蘇洵

風俗之變聖人為之也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聖人之權用於當世而風俗之變益甚以至於不可復反幸而又有聖人焉承其後而維之則天下可以復治不幸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昔者吾嘗欲觀古之變而不可得也於詩見商與周焉而不詳及今觀書然後見堯舜之時與三代之相變如此之亟也自堯而至於商其變也皆得聖人而承之故無憂至於周而天下之變窮矣忠之變而入於質質之變而入於文其勢便也及夫文之變而又欲反之於忠也是猶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惡質與忠也猶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彼其始未嘗文焉故忠質而不辭今吾日食之以太牢而欲使之復茹其菽哉嗚呼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周之後而無王焉固也其始之制其風俗也固不容為其後者計也而又適不值乎聖人固也後之無王者也當堯之時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方堯之未授天下於舜也天下未嘗聞有如此之事也度其當時之民莫不以為大怪也然而舜與禹也受而居之安然若天下固其所有而其祖宗既已為之累數十世者未嘗與其民道其所以當得天下之故也又未嘗悅之以利而開之以丹朱商均之不肖也其意以為天下之民以我為當在此位也則亦不俟乎援天以神之譽己以固之也湯之伐桀也囂囂然數其罪而以告人如曰彼有罪我伐之宜也既又懼天下之民不已悅也則又囂囂然以言柔之曰萬方有罪

有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如曰我如是而為爾之君爾可以許我焉耳吁亦既薄矣至於武王而又自言其先祖父皆有顯功既已受命而死其大業不克終今我奉承其志舉兵而東伐而東國之士女束帛以迎我紂之兵倒戈以納我吁又甚矣如曰吾家之當為天子久矣如此乎民之欲我速入商也伊尹之在商也如周公之在周也伊尹攝位三年而無一言以自解周公為之紛紛乎急於自疏其非纂也夫閭閻風俗之變而後用其權權用而風俗成吾安坐而鎮之夫孰知風俗之變而不復反也

駕空生議筆法流快　楊用脩

春秋論上

歐陽脩

事有不幸出於久遠而傳乎二說則奚從曰從其一之可信者然則安知可信者而從之曰從其人而信之可也衆人之說如彼君子之說如此則捨衆人而從君子君子博學而多聞矣然其傳不能無失也君子之說如彼聖人之說如此則捨君子而從聖人此舉世之人皆知其然而學春秋者獨異乎是孔子聖人也萬世取信一人而已若公羊高穀梁赤左丘明三子者博學而多聞矣其傳不能無失者也孔子之於經三子之於傳有所不同則學者寧捨經而從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經於魯隱公之事書曰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其卒也書曰公薨孔子始終謂之公三子者曰非公也是攝也學者不從孔子謂之公而從三子謂之攝其於晉靈公之事孔子書曰趙盾弑其君夷皋三子者曰非趙盾也是趙穿也學者不從孔子信為趙盾而從三子信為趙穿其於許悼公之事孔子書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三子者曰非弑之也買病死而止不嘗藥耳學者不從孔子信為弑君而從三子信為不嘗藥其捨經而從傳者何哉經簡而直傳新而奇簡直無悅耳之言新奇多可喜之論是以學者樂聞而易惑也予非敢曰不惑然信於孔子而篤者也經之所書予所信也經所不言予不知也難者曰子之言有激而云爾夫三子者皆學乎聖人而傳所以述經也經文隱而意深三子者從而發之故經有不言傳得而詳耳非為二說也予曰經所不書三子者何從而知其然也曰雖其前後而知之且其有所傳而得也國

君必即位、而隱不書即位、此傳得知其攝也。弑君者不復見經、而盾復見經、此傳得知弑君非盾也。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許悼公書葬、此傳得知世子止之非實弑也。經文隱矣、傳曲而暢之、學者以謂三子之說、聖人之深意也、是以從之耳、非謂捨孔子而信三子也。予曰、然則妄意聖人而惑學者、三子之過而已。使學者必信乎三子、予不能奪、使其惟是之求、則予不得不為之辯。

是謂明辯。晦叢引

春秋論下　歐陽脩

弑逆、大惡也。其為罪也莫贖、其為人也不容、其在法也無赦。法施於人、雖小必慎、況舉大法而加大惡乎。既輒加之、又輒赦之、則是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三子說春秋書趙盾以不討賊、故加之大惡、既而以盾非實弑、則又復見於經、以明盾之無罪。是輒加之而輒赦之耳。以盾為無弑心乎、其可輕以大惡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乎、則其後頑然未嘗討賊、既不改過以自贖、何為遽赦、使同無罪之人。其於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趙穿弑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為君復仇、而失刑於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為可責、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惡為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

春秋之法、使為惡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辨明、所謂是非之公也。據三子之說、初靈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弑、而盾不討、其迹涉於與弑矣。此疑似難明之事、聖人尤當求情責實以明白之。使盾果有弑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為法受惡而稱其賢也。使果無弑心乎、則當為之辨明、必先正穿之惡、使罪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穿之大惡不可幸而免、盾之疑似之迹獲辨、而不討之責亦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為惡者獲免、而疑似之人陷於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有幸弑之心、與自弑同、故寧舍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吏矯激之為耳、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孔子患舊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脩春秋。就令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

止之乎其肯逆而稱美又教人以越境逃惡乎此可知其總傳也問者曰然則莫舉誠弒之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弒其君也今有一人焉父病躬進藥而不嘗又有一人焉以病而不躬進藥而二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而殺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者其罪同乎曰雖庸吏猶知其不可同也躬藥而不知嘗者有愛父之心而不習於禮是可哀也無藥之人耳不躬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然未有弒父之意使善治獄者猶當與操刃殊科況以躬藥之孝反與操刃同其罪乎此庸吏之不為也然則許世子止實不嘗藥則孔子決不書曰弒君孔子書為弒君則止決非不嘗藥難者曰聖人借止以垂教耳對曰不然夫所謂借止以垂教者不過欲人之知嘗藥耳聖人一言明以告人則萬世法

宋文 第八卷 九一

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而嘗藥之事卒不見於文使後世但知止為弒君而莫知藥之當嘗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人於大惡矣聖人垂教不如是之迂也果曰責止不如是之刻也難者曰然則盾曷為復見於經許悼公曷為書葬曰弒君之臣不見經此自三子說耳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討賊而書葬也自止以弒見經後四年吳敗許師又十有八年當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於經而不名許之書於經者略矣止之事迹不可得而知也難者曰三子之說非其臆出也其得於所傳如此然則所傳者皆不可信乎曰傳聞何可盡信公羊穀梁以尹氏卒為正卿左氏以尹氏卒為隱母一以為男子一以為婦人得於所傳者蓋如是可盡信乎

○趙盾正案許止翻案兇發辨析 帰震川

春秋論

蘇洵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此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為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為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

宋文 第八卷 九二

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曰夫子豈誠賞罰之耶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孰塗之人而告之曰某為善某為惡可也繼之曰某為善吾賞之某為惡吾誅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為夫子何足以為春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之也賞罰之權不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作之也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則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於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

之權與之何也、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成王幼、周公以為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假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平王昏亂、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者、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然則假天子之權宜何如、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譽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者何也、齊桓晉文陽為尊周而實欲富強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然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顧其心以為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略外、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為、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嘆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臣常弒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也、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書孔丘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為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為孔氏之書也歟、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也、後之效夫子作春秋者、吾惑焉、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烏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自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耶、僭耶、散耶、

監嶽而華藻、讀得孟子熟、方有此文、謝君直

○春秋或問　歐陽脩

或問春秋何為始於隱公而終於獲麟曰吾不知也問者曰此學者之所盡心焉不知何也曰春秋之起止吾所知也子所問者始終之義吾不知也吾無所用心乎此也昔者孔子仕於魯不用去之諸侯又不用困而歸且老始著書得詩自關雎至於魯頌得書自堯典至於費誓得魯史記自隱公至於獲麟遂刪修之其前遠矣聖人著書足以法世而已不窮遠之難明也故據其所得而修之孔子非史官不常職乎史故盡其所得修之而止耳魯之史記則未嘗止也今左氏經可以見矣曰然則始終無義乎曰義在春秋不在起止春秋謹一言而信萬世者也予厭衆說之亂春秋者也或問子於隱攝盾止之說據經而廢傳經簡矣待傳而詳可廢乎曰吾豈盡廢之乎夫傳之於經勤矣其述經之事時有賴其詳焉至其失傳則不勝其戾也其述經之意亦時有得焉及其失也欲大聖人而反小之欲尊經而反卑之取其詳而得者廢其失者可也嘉其尊大之心可也信其卑小之說不可也問者曰傳有所廢則經有所不通奈何曰經不待傳而通者十八九因傳而惑者十五六日月萬物皆仰然不為盲者明而有物蔽之者亦不得見也聖人之意皎然乎經惟明者見之不為他說蔽者見之也

多聞闕疑聖人固言之矣讀書須常存此識　葛端調

○○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論　蘇軾

為獻樂者曰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請問其說而極言之夫春秋者禮之見於事業者也孔子論三代之盛必躡於禮之大成而其衰必本於禮之漸廢君臣父子上下莫不繇禮而定其位至以為有禮則生無禮則死故孔子自少至老未嘗一日不學禮而不治其他以之出入周旋亂臣彊君莫敢加焉知天下莫之能用也退而治其綱紀條目以遺後世之君子則又以為不得親見於行事有其具而無其施設措置之方於是因魯史記為春秋一斷於禮凡春秋之所褒者禮之所與也其所貶者禮之所否也記曰禮者所以別嫌明疑定猶豫也而春秋一取斷焉故凡天下之邪正君子之所疑而不能決者皆至於春秋而定非定於春秋定於禮也故太史公曰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為人君父而不知春秋者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者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夫禮義之失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其意皆以為善為之而不知其義是以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邪正之不同也不啻若黑白使天下凡為君子者皆知顏閔凡為小人者皆如桀跖蹻微春秋天下其誰疑之天下之所疑者邪正之間也其情則邪而其迹若正者有之矣其情以為正而不知其義以陷於邪者有之矣此春秋之所以丁寧反覆於其間也宋襄公疑於仁者也晉荀息疑於忠者也襄公不修德而疲弊其民以求諸侯此其心豈湯武之心也哉而獨至於戰則曰不禽二毛不鼓

不成列非有仁者之素而欲一旦竊取其名以欺後世苟春秋不為正之則世之為仁者相率而為偽也故其書曰冬十一月乙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春秋之書戰未有若此其詳也君子以為其敗固宜而無有隱諱不忍之辭焉荀息之事君也君存不能正其違歿又成其邪志而死焉荀息而為忠則凡忠於盜賊死於私暱者皆忠也而可乎故其書曰及其大夫荀息不然則荀息孔父之徒也而可名哉

禮貴其真春秋正其偽正是扶禮之衰廢 楊用脩

○○原弊論 歐陽脩

孟子曰養生送死王道之本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故農者天下之本也而王政所繇起也古之為國者未嘗敢忽而今之為吏者不能語書聽斷而已矣聞有道農之事則相與笑之曰鄙夫知賦歛財用之為急不知務農為先者是未原為政之本末也知務農而不知節用以愛農是未盡務農之方也古之為政者上下相移用以濟下之用力者甚勤上之用物者有節民無遺力國不過費上愛其下下給其上使不相困三代之法皆如此而最備於周周之法曰井牧其田十而一之一夫之力督之必盡其所任一日之用節之必量其所入一歲之耕供公與民食皆出其間而當有餘故三年而餘一年之備今乃不然耕者不復

計其力用者不復計其出入一歲之耕供公僅足而民食不過數月甚者場工甫畢簸糠麩而食秕稗或採橡實畜菜根以延冬春夫糠覈橡實孟子所謂狗彘之食也而卒歲之民不免食之不幸一水旱則相枕為餓殍此甚可嘆也夫三代之為國公卿士庶之祿廩兵甲車牛之材用山川宗廟鬼神之供給未嘗闕也是皆出於農而民之所耕不過今九州之地也歲之凶荒亦時〻而有與今無以異今固盡有嚮時之地而制度無過於三代者昔者用嘗有餘而今嘗不足何也其為術相反而然也昔者知務農又知節用今以不勤之農贍無節之用故也非徒不勤農又為眾弊以耗之非徒不量民力以為節又直不量天力之所任也何謂眾弊有誘民之弊有兼并之弊有力役之弊請詳言之今坐

華屋享美食而無事者曰浮圖之民仰衣食而養妻子者曰兵戎之民此在三代時南畝之民也今之議者以浮圖並用孔老之事曰三教不可以去兵戎曰國備不可以去浮圖不可並用孔老不言而易知請試言之國家自景德罷兵三十三歲矣兵甞經用者老死欲盡而後來者未甞聞金鼓識戰陣也生於無事而飽於衣食也其勢不得不驕惰今衛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給糧不自荷而雇人荷之驕如此況肯冒辛苦以戰鬬乎前日西邊之吏如高化軍齊宗舉兩用兵而輒敗此其故也大抵使兵耐辛苦而能鬬戰雖耗農民為之可也奈何有為兵之虛名而其實驕惰無用之人也古之凡民長大壯健者皆在南畝農隙則教之以戰今乃大異一遇凶歲則州郡吏以尺度量民之長

大而試其壯健者招之去為禁兵其次不及尺度而稍怯弱者籍之以為廂兵吏招人多者有賞而民方窮時爭投之故一經凶荒則所留在南畝者惟老弱也而吏方曰不收為兵則恐為盜噫苟知一時之不為盜而不知其終身驕惰而竊食也古之長大壯健者任耕而老弱者游惰今之長大壯健者游惰而老弱者留耕也何相反之甚耶然民盡力乎南畝者或不免乎狗彘之食而一去為僧兵則終身安佚而享豐腴則南畝之民不得不日減也故曰有誘民之弊者謂此此其耗之一端也古者計口而受田家給而人足自田既壞而併兼乃興今大率一戶之田及百頃者養客數十家其間用主牛而出己力者用己牛而事主田以分利者不過十餘戶其餘皆出產利而僑居者曰浮客而有畲田

夫此數十家者素非富而有積之家也其春秋神社婚姻死葬之具又不幸遇凶荒與公家之事當其乏時皆舉債於主人而後償之息不兩倍則三倍及其成也出種與稅而後償三倍之息盡其所得或不能足其場功朝畢而暮乏食則又舉之故冬春舉食則指麥於夏而償麥償盡矣夏秋則指禾於冬而償也似此數十家者常食三倍之物而一戶常盡取百頃之利也夫主百頃而出稅賦者一戶盡力而輸一戶者數十家也就使國家有寬征薄賦之恩是徒益一家之幸而數十家者困苦貧窮如此故曰有兼并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民有幸而不役於人能有田而自耕者下自二頃至一頃皆以等書於籍而公役之多者為大役少者為小役至不勝則賤賣其田或逃而去故曰

有力役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夫此三弊是其大端又有奇衺之民去為浮巧之工與夫兼并商賈之人為僭侈之費又有貪吏之誅求賦歛之無名其弊不可以盡舉也既不勸之使勤又為衆弊以耗之大抵天下中民之士富且貴者化粗糲為精善是一人常食五人之食也為兵者養父母妻子而計其饋運之費是一兵常食五農之食也為僧者養子弟而自豐食是一僧常食五農之食也貧民舉倍息而食者是一人常食二人三人之食也來大哉何其不疲也何謂不量民力以為節方今量國用而取之民未嘗量民力而制國用也古者冢宰制國用量入以為出一歲之物三分之一以給公上一以給民食一以備凶荒今不先制乎國用而一切臨民而取之故有支移之賦有和糴之

粟有入中之粟、有和買之絹、有雜料之物、茶鹽山澤之利、有榷有征剝
而不足、則有司遷變其法、以爭毫末之利、用心益勞而益不足者、何也、
制不先定而亂之無量也、何謂不量天力之所任、此不知水旱之謂也、
夫陰陽在天也、間騰降而相推、不能無愆伏、如人身之有血氣、不能無
疾病也、故善醫者不能使人無疾病、療之而已、善為政者不能使歲無
凶荒、備之而已、堯湯大聖、不能使無水旱、而能備之者也、古者豐年補
捄之術、三年耕、必留一年之蓄、是凡三歲期一歲以必災也、此古之善
知天者也、今有司之調度、用足一歲而已、是期天歲歲不水旱也、故曰
不量天力之所任、是以前二三歲連遭旱蝗、而公私之食、是期天之無
水旱、卒而遇之無備故也、夫井田什一之法、不可復用於今、為計者莫

若就民而為之制、要在下者盡力而無耗弊、上者量民而用有節、則民
與國庶幾乎俱富矣、今士大夫方共修太平之基、頗推務本以興農、故
漸原其弊而列之、以俟興利除害者擇於有司也、
摹寫小民之情、字字真摯、尤為今日之豳風也、　葛端調

○○○思治論　蘇軾

方今天下何病哉、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
也、凡人之情、一舉而無功則疑、再則倦、三則去之矣、今世之士所以相
與而莫肯為者、非其無有忠義慷慨之志也、又非其才術謀慮不若今
也、患在苦其難成而不復立、不知其所以不成者、罪在於不立也、苟立
而成矣、今世有三患、而終莫能去其所從起者、則五六十年矣、自宮室
禱祠之役興、錢幣茶鹽之法壞、加之以師旅、而天下常患無財、五六十
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豐財者、不可
勝數矣、而財終不可豐、自澶淵之役、北虜雖求和、而終不得其要領、其
後重之以西羌之變、而邊陲不寧、二國益驕、以戰則不勝、以守則不固、

而天下常患無兵、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
政易令以求彊兵者、不可勝數矣、而兵終不可彊、自選舉之格嚴、而吏
拘於法、不志於功名、考功課吏之法壞、而賢者無所勸、不肖者無所懼、
而天下常患無吏、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
政易令以求擇吏者、不可勝數矣、而吏終不可擇、財之不可豐、兵之不
可彊、吏之不可擇、是豈真不可耶、故曰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
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夫所貴於立者、以其規摹先定也、古之君子先
定其規模而後從事、故其應也有候、而其成也有形、衆人以為是汗漫
不可知、而君子以為理之必然、如炊之無不熟、種之無不生也、是故其
用力省而成功速、昔者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以

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子產以為
不思而行與凡行而出於思之外者如農之無畔也其始雖勤而終必
棄之今夫富人之營宮室也必先料其財之豐約以制宮室之大小
既內決於心然後擇工之良者而用一人焉必告之曰吾將為屋若干
度用材幾何役夫幾人幾日而成土石材葦吾於何取之其工之良者
必告之曰某所有木某所有石用材役夫若干某日而成主人率以聽
焉及期而成既成而不失當則規模之先定也今治天下則不然百官
有司不知上之所欲為也而人各有心好大者欲王好權者欲霸而偷
者欲休息文吏之所至則治刑獄而聚斂之臣則以貨財為急民不知
其所適從也及其發一政則曰姑試行之而已其濟與不固未可知也

前之政未見其利害而後之政續發矣凡今之所謂新政者聽其始之
議論豈不甚美而可樂哉然而布出於天下而卒不知其所終何則其
規模不先定也用捨係於好惡而廢興決於眾寡故萬全之利以小不
便而廢者有之矣百世之患以小利而不顧者有之矣所用之人無常
責而所發之政無成效此猶適千里不賚糧而假丐於塗人治病不知
其所當用之藥而百藥皆試以僥倖於一物之中欲三患之去不可得
也昔者太公治齊周公治魯至於數十世之後子孫之彊弱風俗之好
惡皆可得而逆知之何者其所施專一則其勢固有以使之也管仲相
桓公自始為政而至於霸其所施設皆有方法及其成功皆知其所以
然至今可覆也咎犯之在晉范蠡之在越文公句踐嘗欲用其民而二

臣竊以為未可及其以為可用也則破楚滅吳如寄諸其鄰而取之此
無他見之明而策之熟也夫今之世亦與明者熟策之而已士爭言曰
如是而財可豐如是而兵可強如是而吏可擇吾從其可行者而規模
之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強日夜以求合於其所規模之內而無
務出於其所規模之外專其人一其政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財之不
豐兵之不強吏之不擇此三者存亡之所從出而天下之大事也夫以
天下之大事而有一人焉偶權而無言之則其所以治此三者之術其
得失固不可知也難不可知而此三者決不可不治者可知也是故不
可以無術其術非難知而難聽非難聽而難行非難行而難救孔子曰
好謀而成使好謀而不成不如無謀蓋世有好劒者聚天下之良金鑄

之三年而成以為吾劍天下莫敵也劍成而狠戾缺折不可用何者是
知鑄而不知收也今世之舉事者雖其甚小而欲成之者常不過數人
欲壞之者常不可勝數何成之功常難形若不可成之狀常先見上之
人方且眩瞀而不自信又何暇及於收哉古之人有犯其至難而圖其
至遠者彼獨何術也且非特聖人而已商君之變秦法也撄萬人之怒
排舉國之說勢如此其逆也蘇秦之為從也合天下之異以為同聯六
姓之踈以為親計如此其迂也淮陰侯請於高帝乞三萬人願以北舉
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而西會於滎陽耿弇亦言於世祖欲先定
漁陽取涿郡還收富平而東下齊世祖以為落落難合此皆越人之都
邑而謀人國功如此其踈也然而四子者行之若易然出於其口成於

其手以為既已許吾君則親挈而選之今吾以自有之天下而付吾所得為之事其事又非有所拂逆於天下之意也非有所待於人而後具也如有財而自用之有子而自教之耳然而政出於天下有出而無成者五六十年於此矣是何也意者知出而不知收歟非不知收意者汗漫而無所收歟故為之說曰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先定者可以謀入不先定者自謀常不給而況於謀人乎且今之世俗則有所可患者士大夫所以信服於朝廷者不篤而皆好議論以務非其上使人眩於是非而不知其所從從之則事舉無可為者不從則其所行者常多故而易敗人所以多故而易敗者人各持其私意以賊之議論勝於下而幸其無功者衆也富人之謀利也常獲世以為福非也彼富人者信於人

宋文　第八卷　百五

素深而服於人素厚所為而莫或害之所欲而莫或非之事未成而衆已先成之矣夫事之行也有勢其成也有氣富人者乘其勢而襲其氣也欲事之易成則先治其所以信服天下者天下之事不可以力勝力不可勝則莫若從衆從衆者非從衆多之口而從其所不言而同然者是其從衆也衆多之口非果衆也特聞於吾耳而接於吾前未有非其私說者也以吾為衆於天下為寡彼衆之所不言而同然者衆多之口衆不樂也以衆多之口所不樂而棄衆之所不言而同然則樂者寡而不樂者衆矣古之人常以從衆得天下之心而世之君子常以從衆失之不知夫古之人其所從者非從其口而從其所同然也何以明之世之所謂逆衆欲怨而不可行者莫若減任子然不顧而行之者五六年

宋文　第八卷　百六

矣而天下未嘗有一言何則彼其口之所不樂而心之所同然也從衆所同然而行之若猶有言者則可以勿卹矣故為之說曰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强苟知此三者非獨為吾國而已雖北取契丹可也

如登千仞崑崙巒巒壯麗令觀者應接不暇　陶主敬

正統論上

歐陽脩

傳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繇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堯舜之相傳三代之相代或以至公或以大義皆得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是以君子不論也其帝王之理得而始終之分明故也及後世之亂僭偽興而盜竊作繇是有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於一者周平王之有吳徐是也有合天下於一而不得居其正者前世謂秦為閏是也繇是正統之論興焉自漢而下至於西晉又推而下之為宋齊梁陳自唐而上至於後魏又推而上之則為夷狄其帝王之理絶而始終之際不明繇是學者疑焉而是非又多不公自周之亡迄於顯德實千有二百一十六年之間或理或亂或取或傳或分或合其理不能一概大抵其可疑之際有三周秦之際也東晉後魏之際也五代之際也秦親得周而一天下其迹無異禹湯而論者黜之其可疑者一也以東晉承西晉則無終以隋承後魏則無始其可疑者二也五代之所以得國者雖異然同歸於亂賊也而前世議者獨以梁為偽其可疑者三也夫論者何為疑者設也堯舜三代之始終較然著乎萬世而不疑固不待論而明也後世之有天下者帝王之理或外而始終之際不明則不可以不疑故曰繇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也然而論者衆矣其是非予奪所持者各異使後世莫知夫所從者何哉蓋於其可疑之際又挾自私之心而溺於非聖之學也自西晉之滅而南為東晉宋齊梁陳北為後魏北齊後周隋私東晉者曰隋得陳然後天下一則推其統曰晉宋齊梁陳隋私後魏者曰統必有所受則推其統曰唐受之隋隋受之後周周受之後魏至其甚相戾也則為南史者詆北曰虜為北史者詆南曰夷此自古之偏統也自古王者之興必有盛德以受天命或其功澤被於生民或累世積漸而成王業豈偏名於一德哉至於湯武之起所以救弊拯民蓋有不得已者而曰五行之運有休王一以彼衰一以此勝此曆官術家之事而謂帝王之興必乘五運者繆妄之說也不知其出於何人蓋自孔子沒周益衰亂先王之道不明而人人異學肆其怪奇放蕩之說後之學者不能卓然奮力而誅絶之反從而附益其說以相結固故自秦推五勝以水德自名繇漢以來有國者未始不繇於此說此所謂溺於非聖之學也惟天下之至公大義可以祛人之疑而使人不得遂其私夫心無所私疑得其決則是非之異論息而正統明所謂非聖人之說者可置而勿論也

正統論凡七、晩年刪為三、按此晩年所定也、茅鹿門

○○正統論下

歐陽脩

凡為正統之論者皆以相承而不絕至其斷而不屬則猥以假人而續之是以其論曲而不通也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堯舜夏商周秦漢唐是也始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於一夫一天下而居正則是天下之君矣斯謂之正統可矣晉隋是也天下大亂其上無君僭竊並興正統無屬當是之時奮然而起並爭乎天下有功者彊有德者王威澤皆被於生民號令皆加乎當世幸而以大并小以彊兼弱遂合天下於一則大且彊者謂之正統猶有說焉不幸而兩立不能相并考其迹則皆正較其義則均焉則正統者將安予奪乎東晉後魏是也其或終始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於一則可謂之正統乎魏及五代

是也然則有不幸而丁其時則正統有時而絕也故正統之序上自堯舜歷夏商周秦漢而絕晉得之而又絕隋唐得之而又絕自堯舜以來三絕而復續惟有絕而有續然後是非公予奪當而正統明然諸儒之論至於秦及東晉後魏五代之際其說多不同其惡秦而黜之以為閏者誰乎是漢人之私論溺於非聖曲學之說者也其說有三不過曰滅棄禮樂用法嚴苛與其興也不當五德之運而已五德之說可置而勿論其二者特始皇帝之事耳然未原秦之本末也昔者堯傳於舜舜傳於禹夏之衰也湯代之王商之衰也周代之王周之衰也秦代之王其興也或以德或以功大抵皆乘其弊而代之初夏世衰而桀為昏暴湯收其亂而起稍治諸侯而誅之其書曰湯征自葛是也其後卒以攻桀

而滅夏及商世衰而紂為昏暴周之文武救其亂而起亦治諸侯而誅之其詩所謂崇密是也其後卒攻紂而滅商推秦之興其功德固有優劣而其迹豈有異乎秦之紀曰其先大業出於顓頊之苗裔至孫伯翳佐禹治水有功唐虞之間賜姓嬴氏及非子為周養馬有功秦仲始為命大夫而襄公與立平王遂受岐豐之賜當是之時周衰固已久矣亂始於繆王而幽厲之禍平王東遷遂同列國而齊晉大侯魯衛同姓擅相攻伐共起而弱周非獨秦之暴也秦於是時既平犬戎取周所賜岐豐之地而繆公以來始東侵晉地至於河盡滅諸戎拓國千里其後關東諸侯彊僭者日益多周之國地日蹙至無復天子之制特其號在爾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周之君臣稽首自歸於秦至其後世遂

滅諸侯而一天下此其本末之迹也其德雖不足而其功力尚不優於魏晉乎始秦之興務以力勝至於始皇遂悖棄先王之典禮又自推水德益任法而少恩其制度文為皆非古而自是此其所以見黜也夫始皇之不德不過如桀紂桀紂不廢夏商之統則始皇未可廢秦也其私東晉之論者曰周遷而東天下遂不能一然仲尼作春秋區區於尊周而黜吳楚者豈非以其正統之所在乎晉遷而東與周無異而今黜之何哉曰是有說焉較其德與迹而然耳周之始興其來也遠當其盛也規方天下為大小之國眾建諸侯以維王室定其名分使傳子孫而守之以為萬世之計及厲王之亂周室無君者十四年而天下諸侯不敢僥倖而窺周於此然後見周公之德而文武周公之作真聖人之業也

況平王之遷國、地雖蹙、然周德之在人者未厭、而法制之臨人者未殺、平王以子繼父、自西而東、不出王畿之內、則正統之在周也、推其德與迹、可以不疑、夫晉之為晉、與乎周之為周也異矣、其德法之維天下者、非有萬世之計、聖人之業也、直以其受魏之禪、而合天下於一、推較其迹、可以曰正而統耳、自惠帝之亂、至於懷愍之間、晉如綫耳、惟嗣君繼世、推其迹曰正焉可也、遂與之亡、晉於是而絕矣、夫周之東也、以周而東、晉之南也、豈復以晉而南乎、自愍帝死賊庭、瑯琊起江表、位非嗣君、而正非繼世、徒以晉之臣子、有不忘晉之心、發於忠義、而功不就、可為傷已、若周而遂竊正統之號、其可得乎、春秋之說、君弒而賊不討、則以為無臣子也、使晉之臣子、遇乎聖人、適當春秋之誅、況欲干天下之統哉、

新乃國已滅矣、以宗室子自立於一方、卒不能復天下於一、則晉之琅邪、與夫後漢之劉備、五代漢之劉崇何異、備與崇未嘗為正統、則東晉可知焉耳、後魏之論者曰、魏之興也、其來甚遠、自昭成建國改元、乘天下衰弊、得奮其力、並爭乎中國、七世至於孝文、而去夷就華、易姓建都、遂定天下之亂、然後脩禮樂、興制度、而文之、考其漸積之基、其道德雖不及於三代、而其為功、何異王者之興、今特以其不能并晉宋之一方、以小不備、而斥其大功、不得承百王之統者何哉、曰、質諸聖人而不疑也、今為魏說者、不過曰功多而國強耳、此聖人有所不與也、春秋之時、齊桓晉文可謂有功矣、吳楚之僭、迭強於諸侯矣、聖人於春秋所尊者周也、然則功與強、聖人有所不取也、論者又曰、秦胡[illegible][illegible]以能滅

周而一天下、遂進之、魏亦夷狄、以不能滅晉宋而見斥、是則因其成敗而毀譽之、豈至公之篤論歟、曰、是不然也、各於其黨而已、周秦之所以興者、其說固已詳之矣、當魏之興也、劉淵以匈奴、慕容以鮮卑、符生以氐、弋仲以羌、赫連禿髮、石勒季龍之徒、皆四夷之雄者也、其力不足者弱、有餘者強、其最強者符堅、當堅之時、自晉而外、天下莫不為秦、休兵革、興學校、庶幾刑政之方、不幸未幾而敗亂、其又強者曰魏、自江而北、天下皆為魏矣、幸而傳數世而後亂、以是而言、魏者纔優於符堅而已、豈能干正統乎、五代之得國者、皆賊亂之君也、而獨偽梁而黜之者、因惡梁者之私論也、唐自僖昭以來、不能制命於四海、而方鎮之兵作、已而小者并於大、弱者服於強、其尤強者朱氏以梁、李氏以晉、共起而窺

唐、而梁先得之、李氏因之、借名討賊、以與梁爭中國、而卒得之、其勢不得不以梁為偽也、而繼其後者、遂因之、使梁獨被此名也、夫梁固不得為正統、而唐晉漢周何以得之、今皆斥之、而論者猶以漢為疑、以為契丹滅晉、天下無君、而漢起太原、徐驅而入汴、與梁唐晉周其迹異矣、而今乃一概可乎、曰、較其心迹、小異而大同耳、且劉知遠、晉之大臣也、方晉有契丹之亂也、竭其力以救難、力所不勝而不能存晉、出於無可奈何、則可以少異乎四國矣、漢獨不然、自契丹與晉戰者三年矣、漢獨高拱而視之、如齊人之視越人也、卒幸其敗亡而取之、及契丹之北也、以中國委之、許王從益而去、從益之勢、雖不能存晉、然使忠於晉者得而奉之、可以冀於有為也、漢乃殺之而後入、以是而較其心迹、其異於四

□未哉、何、别皆未嘗合天下於一也、其於正統、絕之何疑、

雄辯駿快、令千古之疑、一號而釋、眞絕代之高文也、　葛靖調

正統論　上

蘇軾

正統者何耶、名耶、實耶、正統之說曰、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不幸有天子之實而無其位、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德、是二人者立於天下、天下何正何一、而正統之論決矣、正統之為言、猶曰有天下云爾、人之得此名而又有此實也、夫何議、天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聖人於此不得已焉、而不以實傷名、而名卒不能傷實、故名輕而實重、不以實傷名、故天下不爭、名輕而實重、故天下趨於實、天下有不肖而曰吾賢者矣、未有賤而曰吾貴者也、天下之爭自賢不肖始、聖人憂焉、不敢以亂貴賤、故天下知賢之不能奪貴、天下之貴者、聖人莫不逆而貴之、恃有賢不肖存焉、輕以與人貴、而重以與人賢、天下然後知貴之不如賢、知賢之不能奪貴、故不爭、知貴之不如賢、故趨於實、使天下不爭而趨於實、是亦足矣、正統者、名之所在焉而已、名之所在、而不能有益乎其人、而後名輕、名輕而後實重、吾欲重天下之實於是乎名輕、正統聽其自得者十、曰堯、舜、夏、商、周、秦、漢、晉、隋、唐、序其可得者六、以存教、曰魏、梁、後唐、晉、漢、周、使夫堯舜三代之所以為賢於後世之君者、皆不在於正統、故後世之君不以其道而得之者、亦無以為堯舜三代之比、於是乎實重、

極快極確、反帶遊戲、子瞻文往往如此、　鍾伯敬

刑賞忠厚之至論

蘇軾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詠歌嗟嘆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吁俞之聲歡休慘戚見於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曰鯀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圮族既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皋陶之殺

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嗚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

架虛行危縱横倏忽數百千言皆如其所欲出推者莫知其所自來古今議論之傑也 真西山

○○○刑賞忠厚之至論　　蘇轍

古之君子立於天下，非有求勝於斯民也。為刑以待天下之罪戾，而唯恐民之入於其中，以不能自出也；為賞以待天下之賢才，而惟恐天下之無賢而其賞之無以加之也。蓋以君子先天下之民，而後有不得已焉。夫不得已者，非吾君子之所志也，民自為而召之也。故罪疑者從輕，功疑者從重，皆順民之所欲從。且夫以君臨民，其強弱之勢，上下之分，固不待夫與之爭尋常之是非，而後能勝之矣。故寧委之於利，使之取其優，而吾無求勝焉。夫惟天下之罪戾，暴露而不可掩，別白而不可解，不得已而後加之刑；朝廷之無功，鄉黨之無義，不得已而後奪其賞。如此而後知吾之用刑，而非吾之好殺人也；知吾之不賞，而非吾之不欲富貴人也。使夫其罪可以推而納之於刑，其迹可以引而置之於無罪；其功與之而至於可賞，排之而至於不可賞。若是二者，而不以與民，則天下有以議我矣。使天下而皆知其可刑與不可賞也，則吾猶可以解；使天下而知其可以無刑、可以有賞之說，則將以我為忍人，而愛夫爵祿也。聖人不然，以為天下之人，不幸而有罪，可以刑，可以無刑，刑之而傷於仁；幸而有功，可以賞，可以無賞，無賞而害於信。與其不屈吾法，孰若使民全其肌膚、保其首領，而無憾於其上；與其名器之不僭，孰若使民樂得為善之利，而無望望不足之意。嗚呼！知其有可以與之之道而不與，是亦志於殘民而已矣。且彼君子之與之也，豈徒曰與之而也，與之而遂勸之焉耳。故捨有罪而從無罪者，是以恥勸之也；去輕賞而就重賞者，是以義勸之也。蓋使其思而得之也。故夫堯舜三代之盛，捨此而忠厚之化，亦無以見於民矣。

用意懇至，令人深思之而不窮。　茅靖調

孔子從先進論　蘇軾

君子之欲有爲於天下。莫重乎其始進也。始進以正。猶且以不正繼之。況以不正進者乎。古之人有欲以其君王者也。有欲以其君霸者也。有欲強其國者也。是三者其志不同。故其術有淺深。而其成功有巨細。雖其終身之所爲不可逆知。而其大節必見於其始進之日。何者。其本定也。未有進以強國而能霸者也。未有進以霸而能王者也。伊尹之耕於有莘之野也。其心固曰使吾君爲堯舜之君。而吾民爲堯舜之民也。以伊尹爲以滋味說湯者。此戰國之策士以己度伊尹也。君子疾之。管仲見桓公於纍囚之中。其所言者。固欲合諸侯。攘夷狄也。管仲度桓公足以霸。度其身足以爲霸者之佐。是故上無侈說。下無卑論。古之人其

自知明也如此。商鞅之見孝公也。三說而後合。甚矣鞅之懷詐挾術以欺其君也。彼豈不自知其不足以帝且王哉。顧其刑名慘刻之學。恐孝公之不能從。是故設爲高論以衒之。君既不能是矣。則舉其國惟吾之所欲爲。不然。豈其負帝王之略。而每見輒變以徇人乎。商鞅之不終於秦也。是其進之不正也。聖人則不然。其志愈大。故其道愈高。其道愈高。故其合愈難。聖人視天下之不治。如赤子之在水火也。其所以得君以行道。可謂急矣。然未嘗以難合之故而少貶焉者。知其始於少貶。而其漸必至陵遲而大壞也。故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孔子之世。其諸侯卿大夫視先王之禮樂。猶方圓冰炭之不相入也。進而先之以禮樂。其不合必矣。是人也。以道言之。則聖人也。以世言之。則野人也。若夫君子之急於有功者則不然。其未合也。先之以世俗之所好。而其既合也。則繼以先王之禮樂。其心則然。然其進不正。未有能繼以正者也。故孔子不從。而孟子亦曰。枉尺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孟子之得其君也。既度其君又度其身。君能之。而我不能。不敢進也。我能之。而君不能。不可爲也。不敢進而進。是易其君。不可爲而爲。是輕其身。是二人者皆有罪焉。故君子之始進也。曰君苟用我矣。我且爲是。君曰能之。則安受而不辭。君曰不能天下其獨無人乎。至於人君亦然。將用是人也。則告之以己所欲爲。要其能否而責成焉。其曰始用之而試觀之者。皆過也。後之君子其始也無所不至。惟恐其不合也。曰我將權以濟道。既而道卒不行焉。則曰吾君不足以盡我也。始不正其身。終以謗其君。是人也。自以爲君子而孟子之所謂賊其君者也。

通篇議論最正當。唐荊川

物不可以苟合論

蘇軾

論曰。昔者聖人之將欲有為也。其始必先有所甚難。而其終也至於久遠而不廢。其成之也難。故其敗之也不易。其得之也重。故其失之也不輕。其合之也遲。故其散之也不速。夫聖人之所為詳於其始者。非為其始之不足以成。而憂其終之易敗也。非為其始之不足以得。而憂其中之易失也。非為其始之不足以合。而憂其終之易散也。天下之事如是是以成矣。如是是以得矣。如是是以合矣。而必曰未也。又從而節文之。綢繆委曲而為之表飾。是以至於今不廢。及其後世求速成之功而倦於遲久。故其欲成也止於其足以成。欲得也止於其足以得。欲合也止於其足以合。而其甚者。又不能待其足。其始不詳。其終將不勝弊。嗚呼。此天下治亂、享國長短之所出。與聖人之始制為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也。坐而治政。奔走而執事。此是以為君臣矣。聖人懼其相易而至於相陵也。於是為之車服采章以別之。朝覲位著以嚴之。名非不相聞也。而見必以贄。心非不相信也。而出入必以藉。此所以久而不相易也。杖屨以為安。飲食以為養。此是以為父子矣。聖人懼其相褻而至於相怨也。於是制為朝夕問省之禮。左右佩服之飾。族居之為歡。而異宮以為別。合食之為樂。而異膳以為尊。此所以久而不相褻也。生而居於室。死以葬於野。此是以為夫婦矣。聖人懼其相狎而至於相離也。於是先之以幣帛。重之以媒妁。不告於廟。終身以為妾。晝居於內。而君子問其疾。此所以久而不相狎也。安居以為黨。急難以相救。此是以為朋友矣。聖人懼其相瀆而至於相侮也。於是戒其羣居嬉遊之樂。而嚴其射享飲食之節。足非不能行也。而待擯相之詔禮。口非不能言也。而待紹介之傳命。此所以久而不相瀆也。天下之禍莫大於苟可以為。而止夫苟可以為而止。則君臣之相陵。父子之相怨。夫婦之相離。朋友之相侮久矣。聖人憂焉。是故多為之飾。易曰。藉用白茅。无咎。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此古之聖人所以長有天下。而後世之所謂迂闊也。又曰。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故受之以賁。盡矣。

文氣多從潛夫論衡中來。　孫月峯

既醉備五福論

蘇軾

君子之所以大過人者，非以其智能知之，彊能行之也，以其功興而民勞與之同勞，功成而民樂與之同樂，如是而已矣。富貴安逸者，天下之所同好也，然而君子獨享焉。享之而安，天下以為當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富貴安逸者，凡以庇覆我也。貧賤勞苦者，天下之所同惡也，而小人獨居焉。居之而安，天下以為當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貧賤勞苦者，凡以生全我也。夫然，故獨享天下之大利而不憂，使天下為己勞苦而不怍。耳聽天下之備聲，目視天下之備色，而民猶以為未也，相與禱祠而祈祝曰，使吾君長有吾國也。又相與詠歌而稱頌之，彼於金石播於竹帛，使其萬世而不忘也。嗚呼，彼君子者，獨何脩而得此於民哉。

豈非始之以至誠，中之以不欲速，而終之以不懈歟。視民如視其身，待其至愚者如其至賢者，是謂至誠。至誠無近效，要在於自信而不惑，是謂不欲速。不欲速則能久，久則功成，功成則易懈，君子濟之以恭，是謂不懈。行此二者，所以得此於民也。三代之盛，不能加毫末於此矣。既醉者，成王之詩也。其序曰，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而說者以為是詩也，實具五福。其詩曰，君子萬年，壽也。介爾景福，富也。室家之壼，康寧也。高明有融，攸好德也。高朗令終，考終命也。凡言此者，非美其有是五福也，美其全享是福，蓋有是樂而天下安之，以為當然也。夫詩者，不可以言語求而得，必將深觀其意焉。故其譏刺是人也，不言其所為之惡，而言其爵位之尊，車服之美，而民疾之，以見其不堪也。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是也。其頌美是人也，不言其所為之善，而言其冠佩之華，容貌之盛，而民安之，以見其無愧也。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是也。故既醉者，非徒享是五福而已，必將有以致之，不然，民將盱盱焉疾視而不能平治，又安能獨樂乎。是以孟子言王道不言其他，而獨言民之聞其作樂見其田獵而欣欣，此可謂知本矣。

初不飾辭鍊格，而一筆寫來，自成高絶，誠百代人豪也。　錢豊寰

王者不治夷狄論

蘇軾

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春秋書公會戎于潛。何休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過於春秋。凡春秋之書公書侯書字書名。其君得為諸侯。其臣得為大夫者。舉皆齊晉也。不然則齊晉之與國也。其書州書國書氏書人。其君不得為諸侯。其臣不得為大夫者。舉皆秦楚也。不然則秦楚之與國也。夫齊晉之君所以治其國家。擁衛天子。而愛養百姓者。豈能盡如古法哉。蓋亦出於詐力。而參之以仁義。是亦未能純為中國也。秦楚者。亦非獨貪冒無恥肆行而不顧也。蓋亦有秉道行義之君焉。是秦楚亦未至於純為夷狄也。齊晉之君不能純為中國。而春秋之所予者常嚮焉。有善則汲汲而書之。惟恐其不得聞於後世。有過則多方而開赦之。惟恐其不得為君子。秦楚之君未至於純為夷狄。而春秋之所不予者常在焉。有善則累而後進。有惡則略而不錄。以為不足錄也。是非獨私於齊晉。而偏疾於秦楚也。以見中國之不可以一日背。而夷狄之不可以一日嚮也。其不純者。足以寄其褒貶。則其純者可知矣。故曰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夫戎者豈特如秦楚之流入於戎狄而已哉。然而春秋書之曰公會戎于潛。公無所貶而戎為可會。是獨何歟。夫戎之不能以會禮會公亦明矣。此學者之以深疑而求其說也。故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以戎之不可以化誨懷服也。彼其不悍然執兵以與我從事於邊鄙。則已幸矣。又況知有所謂會者。而欲行之。是豈不足以深嘉其意乎。不然將深責其禮。彼將有所不堪。而發其憤怒。則其禍大矣。仲尼深憂之。故因其來而書之以會。曰若是足矣。是將以不治深治之也。由是觀之。春秋之疾戎狄者。非疾純戎狄者也。疾夫以中國而流入於戎狄者也。

東坡辭旨肉稱應舉文字。高下抑揚。如龍蛇捉不住。觀斯文可見矣。楊用脩

第九巻目次

吳郡 葛鼒竹調 葛鼐端調 評輯
弟 葛鼎竑調 葛鼒發調 同參

宋文

宋文

為君難論　上　歐陽脩

語曰為君難者孰難哉、蓋莫難於用人、夫用人之術、任之必專、信之必篤、然後能盡其材而可共成事、及其失也、任之欲專則不復謀於人而拒絕羣議、是欲盡一人之用、而先失衆人之心也、信之欲篤則一切不疑而果於必行、是不審事之可否、不計功之成敗也、夫違衆舉事又不審計而輕發、其百舉百失而及於禍敗、此理之宜然也、然亦有幸而成功者、人情成事而敗非、則又從而贊之、以其違衆為獨見之明、以其拒諫為不惑羣論、以其偏信而輕發為決於能斷、使後世人君慕此三者以自期、至其信用一失而及於禍敗、則雖悔而不可及、此甚可歎也、前

世為人君者、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而不能蚤悟、以及於禍敗者多矣、不可以徧舉、請試舉其一二、昔秦苻堅地大兵强、有衆九十六萬、號稱百萬、蔑視東晉、指為一隅、謂可直以氣吞之耳、然而舉國之人、皆言晉不可伐、更進互說者、不可勝數、其所陳天時人事、堅隨以强辯折之、忠言讜論、皆沮屈而去、如王猛苻融老成之言也、不聽、太子宏少子詵至親之言也、不聽、沙門道安堅平生所信重者也、數為之言不聽、唯聽信一將軍慕容垂者、垂之言曰、陛下內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堅大喜曰、與吾共定天下者、惟卿耳、於是決意不疑、遂大舉南伐兵至壽春、晉以數千人擊之、大敗而歸、比至洛陽、九十六萬兵亡其八十六萬、堅自此兵威沮喪、不復能振、遂至於亂亡、近五代時後唐清泰帝、

患晉祖之鎮太原也、地近契丹、恃兵跋扈、議欲徙之於鄆州、舉朝之士皆諫以為未可、帝意必欲徙之、夜召常所與謀樞密直學士薛文遇問之、以決可否、文遇對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此事斷在陛下、何必更問羣臣、帝大喜曰、術者言我今年當得一賢佐助我中興、卿其是乎、即時命學士草制、徙晉祖於鄆州、明旦宣麻、在廷之臣皆失色、後六日而晉祖反書至、清泰帝憂懼不知所為、謂李崧曰、我適見薛文遇為之肉顫、欲自抽刀刺之、崧對曰、事已至此、悔無及矣、但君臣相顧涕泣而已、繇是言之、能力拒群議、專信一人、莫如二君之果也、繇之以致禍亂敗亡、亦莫如二君之速也、方符堅欲與慕容垂共定天下、清泰帝以薛文遇為賢佐助我中興、可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也、或有詰予曰、然則用人者不可專信乎、應之曰、齊桓公之用管仲、蜀先主之用諸葛亮、可謂專而信矣、不聞舉齊蜀之臣民非之也、蓋其令出而舉國之臣民從、事行而舉國之臣民便、故桓公先主得以專任而不貳也、使令出而兩國之人不從、事行而兩國之人不便、則彼二君者其肯專任而信之以失衆心而斂國怨乎、

歐陽公諸論、是為痛切、然其行文不如三難嫋娜紆徐、須察五之為

入神解、唐荊川

○○為君難論　下　歐陽脩

嗚呼、用人之難難矣、未若聽言之難也、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辯縱橫而可喜、忠言質朴而多訥、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諛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是皆未足為難也、若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輒敗人之事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然後為聽言之難也、請試舉其一二、戰國時、趙將有趙括者善用兵、自謂天下莫能當、其父奢、趙之名將、老於用兵者也、每與括言、亦不能屈、然奢終不以括為能也、嘆曰、趙若以括為將、必敗趙事、其後奢死、趙遂以括為將、其母自見趙王、亦言括不可用、趙王不聽、使括將而攻秦、括為秦軍射殺、趙兵大敗、降秦者四十萬人、坑於長平、蓋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有如括大敗者也、此聽其言可用、用之輒敗人事者、趙括是也、秦始皇欲伐荊、問其將李信、用兵幾何、信方年少而勇、對曰、不過二十萬足矣、始皇大喜、又以問老將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悅、曰、將軍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為可用、即與兵二十萬、使伐荊、王翦遂謝病、退老於頻陽、已而信大為荊人所敗、翦亡七都尉而還、始皇大慚、自駕如頻陽謝翦、因強起之、翦曰、必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於是卒與六十而往、遂以滅荊、夫初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王翦是也、且聽計於人者宜何如、聽其言若可用、用之宜矣、輒敗事、聽其言若不可用、捨之宜矣、然必如其說則成功、此所以為難也、予又以為秦趙二主非徒失於聽言、亦繇

樂用新進、忽棄老成、此其所以敗也、大抵新進之士喜勇銳、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聽勇銳之語則易合、聞持重之言則難入也、若趙括者、則又有説焉、予略攷史記所書、是時趙方遣廉頗攻秦、頗、趙名將也、秦人畏頗而知括虛言易與也、因行反間於趙曰、秦人所畏者、趙括也、若趙以為將、則秦懼矣、趙王不悟反間也、遂用括為將以代頗、藺相如力諫以為不可、趙王不聽、遂至於敗、繇是言之、括虛談無實而不可用、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趙之諸臣藺相如等亦知之、外至敵國亦知之、獨其主不悟耳、夫用人之失、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獨其主不知者、莫大之患也、前世之禍亂敗亡繇此者、不可勝數也、

以上二篇、並引傳記原文以為議論、而於中路略點綴數言、自是一

大臣論　上

蘇軾

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天下不幸而無明君、使小人執其權、當此之時、天下之忠臣義士莫不欲奮臂而擊之、夫小人者、必先得於其君而自固於天下、是故法不可擊、擊之而不勝、身死其禍止於一身、擊之而勝、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法、不待君命而誅其側之惡人、謂之叛、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世之君子、將有志於天下、欲扶其衰而救其危者、必先計其後而為可居之功、其濟不濟則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小人、君不誅而吾誅之、則是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既已侵君之權而能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嘗有也、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癭、今人之癭、必生於頸而附

於咽、是以不可去、有賤丈夫者、不勝其忿而決去之、夫是以去疾而得死、漢之亡、唐之滅、繇此故也、自桓靈之後、至於獻帝、天下之權歸於內豎、賢人君子進不容於朝、退不容於野、天下之怒可謂極矣、當此之時、議者以為天下之患獨在宦官、宦官去則天下無事、然竇武何進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袁紹擊之而勝、漢遂以亡、唐之衰也、其迹亦大類此、自輔國元振之後、天子之廢立聽於宦官、當此之時、士大夫之論亦惟宦官之為去、然而李訓、鄭注（忠按前輩無[illegible]）元載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至於崔昌遐擊之而勝、唐亦以亡、方其未去、是累然者癭而已矣、及其既去、則潰裂四出而繼之以死、何者、此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且為人臣而不顧其君、捐其身於一決以快天下之望、亦已危矣、故其成則為袁

為崔敗則為何竇為訓注然則忠臣義士亦奚取於此哉夫竇武何進之亡天下悲之以為不幸然亦幸而不成使其成也二子者將何以居之故曰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

小人終不可去耶亦非通論 陳明卿

大臣論下

蘇軾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亡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古之為兵者圍師勿遏窮寇勿迫誠恐其知死而致力則雖有眾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之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而君子之莫吾赦也則將日夜為計以備一旦卒然不可測之患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忿戾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速之也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為客小人為主主未發而客先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於不順直則可以欺眾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事者常以中道而眾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哉若夫智者則不然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際推其墜而挽其絕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為之先故君不怒而勢不偏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急之則合寬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瀆是故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君子小人雜居而未決為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為苟不能深交而無為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

漢高之亾以天下屬平勃及高后臨朝擅王諸呂廢黜劉氏平日縱酒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千金交歡絳侯卒以此誅諸呂定劉氏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則是將相相攻之不暇而何暇及於劉呂之存亾哉故其說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嗚呼知此其足以爲大臣矣夫

前論言小人不可輕擊此論言擊之之術 呂東萊

史論中

蘇洵

遷固史雖以事辭勝然亦兼道與法而有之故時得仲尼遺意焉吾今擇其書有不可以文曉而可以意達者四悉顯白之其一曰隱而彰其二曰直而寬其三曰簡而明其四曰微而切遷之傳廉頗也議救閼與之失不載焉見之趙奢傳傳酈食其也謀撓楚權之繆不載焉見之留侯傳固之傳周勃也汗出洽背之耻不載焉見之王陵傳傳董仲舒也議和親之疏不載焉見之匈奴傳夫頗食其勃仲舒皆功十而過一者也苟列一以疵十後之人必曰智如廉頗辯如酈食其功如周勃賢如董仲舒而十功不贖一過則將苦其難而怠矣是故本傳晦之而他傳發之則其與善也不亦隱而彰乎遷論蘇秦稱其智過人不使獨

蒙惡聲論北宮伯子多其愛人長者固贊張湯與其推賢揚善贊酷吏人有所襃不獨暴其惡夫秦伯子湯酷吏皆過十而功一者也苟舉十以廢一後之凶人必曰蘇秦北宮伯子張湯酷吏雖有善不錄矣吾復何望哉是窒其自新之路而堅其肆惡之志者也故於傳詳之於論於贊復明之則其懲惡也不亦直而寬乎遷表十二諸侯首魯訖吳實十三國而越不與焉夫以十二名篇而載國十三何也不數吳也皆諸侯耳獨不數吳何也用夷禮也不數而載之何也周裔而霸盟上國也春秋書哀七年公會吳于鄫書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皋書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此其所以雖不數而猶獲載也若越區區於南夷豺狐狸之與居不與中國會盟以觀華風而肯夷俗之名以赴故君子

即其自稱以罪之春秋書定五年於越入吳書十四年於越敗吳于檇李書哀十三年於越入吳此春秋所以夷狄畜之也苟遷舉而措之諸侯之末則西戎徐戎亦或庶乎其間是以絶而棄之也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不知中國禮樂雖句踐之賢猶不免乎絶與棄則其賤夷也不亦簡而明乎固之表八而王侯六書其人也必曰某土某王谷侯某戎功臣外戚則加其姓而首目之曰號諡姓名此異姓列侯之例也諸侯王其目止號諡豈以其尊故不曰名之耶不曰名之而實名之豈以不名則不著耶此同姓諸侯王之例也王子侯其目為二上則曰號諡名名之而曰名之終一等矣此同姓列侯之例也及其下則曰號諡姓名夫以同姓列侯而加之異姓之例何哉察其故蓋元始之間王莽從獎宗室而封之者也非天子親親而封之者也宗室天子不能封而使王莽封之故從異姓例亦示天子不能有其同姓也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權之歸於臣雖同姓不能有名器誠不可假人矣則其防僭也不亦微而切乎嘻隱而彰則後人樂得為善之利直而寬則後人知有悔過之斷簡而朋則人君知中國禮義之為貴微而切則人君知強臣專制之為總用力寡而成功博其能為春秋懲而使後之史無及焉者以是夫

識見精詳鐵崖案

○○○史官助賞罰論　蘇轍

域中有三權曰天曰君曰史官聖人以此三權者制天下之是非而使之更相助夫惟天之權而後能壽夭禍福天下之人而使賢者無夭橫窮困之災不賢者無以享其富貴壽考之福然而季路原憲古所謂賢人者也伏於窮閻之下布衣饘粥之不給盜跖莊蹻橫行於天下食人之肝以為糧而老死於牖下不見兵革之禍如此則是天之權有時而有所不及也故人君用其賞罰之權於天道所不及之間以助天為治然而賞罰者又豈能盡天下之是非而賞罰之於一時猶懼其不能明著暴見於萬世之下故君舉而屬之於其臣而名之曰史官蓋史官之權與天與君之權均大抵三者更相助以無遺天下之是非故荀說曰每於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夫史官之興其來尚矣其最著者在周曰佚在魯曰克在齊曰南氏在晉曰董狐在楚曰倚相觀其為人以度其當時之所書必有以助賞罰者然而不獲見其筆墨之所存以不能盡其助治之意獨仲尼因魯之史官左丘明而得其載籍以作為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雖其名為經而其實史之尤大彰明者也故齊威晉文有功於王室王賞之以侯伯之爵征伐四國之權而春秋又從而屢進之此所以助乎賞之當於其功也吳楚徐越之僭皆得罪於其君者也而春秋又從而加之以斥絕擯棄不齒之辭此所以助乎罰之當於其罪也若夫當時賞罰之所不能及則又為之明言其狀而使後世嗟嘆痛惜之不已嗚呼賢人君子之功烈與夫亂臣賊子罪惡之狀於

此皆可以無憂其無間焉。是故古者聖人重史官。當漢之時。號曰太史令。而其權在丞相之上。郡國計史上計於太史。而後以其副上於丞相御史。夫惟知其權之可以助賞罰也。故從而尊顯之。然則後之史官其可以忽哉。

舉業文字之佳者。茅鹿門

商論 蘇轍

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復興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夫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於周。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乃數百歲。其故何也。蓋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馴擾剛強之民。故其道本於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揉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敢之志。故其享天下至大。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於廢為至弱之國。何者。優柔和易。可以為久。而不可以為強也。若夫商人之所以為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嘗試求之詩書。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舉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為商人之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下有剛強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然至其敗也。一散而不可復止。蓋物之強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以久存。柔者可以久存而常困於不勝。強者易以折而其末也乃可以有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嗚呼。聖人之慮天下。亦有所欲而已。不能使之無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強。能以自振而不能以及遠。此二者存乎其後世之賢與不賢矣。太公封於齊。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寖衰矣。夫尊賢尚功。則近於強。親親尊尊。則近於弱。終之齊有田氏之禍。而魯人困於盟主之令。商之所以近於齊。而周公之所以治周者。其所以治魯也。故齊強而

欲歸未已而辭止也

平平說去、真味自存、文之最典雅者、錢豐寰

辨伊尹　蘇軾

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辨者矣、今夫匹夫匹婦、皆知潔廉忠信之爲美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其智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唯其所爭者止于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辨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辨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其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祿之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爲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爲之芥蒂、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爲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至于老死而不厭、亦足悲矣、孔子叙書至於舜禹皋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爲驚、以

批非曰常

曰放君天下不以為僭既旋而復出太甲不以為辱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于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底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蹟常而習故惴惴焉懼不免于天下一為希闊之行則天下羣起而誚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為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亦已過矣夫

荊川批斷續兩字是文家血脈三昧處非荊川不能道 茅鹿門

武王論

蘇軾

武王克殷以殷遺民封紂子武庚祿父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武王崩祿父與管蔡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蘇子曰武王非聖人也昔者孔子蓋罪湯武顧自以為殷之子孫而周人也故不敢然數致意焉曰大哉巍巍乎堯舜也禹吾無間然其不足於湯武也亦明矣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齊之於武王也蓋謂之弒君至恥之不食其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此孔氏之家法也世之君子苟自孔氏必守此法國之存亡民之死生將於是乎在其孰敢不嚴而孟軻始亂之曰吾聞武王誅獨夫紂未聞弒君也自是學者以湯武為聖人之正若當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弒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為法受惡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亦以是哉文王之時諸侯不求而自至是以受命稱王行天子之事周之王不王不計紂之存亡也使文王在必不伐紂紂不見伐而以考終或死於亂殷人立君以事周命為二王後以祀殷君臣之道豈不兩全也哉武王觀兵於孟津而歸紂若不改過則殷人改立君武王之待殷亦若是而已矣天下無王有聖人者出而天下歸之聖人所不得辭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殺之可乎漢末大亂豪傑並起荀文若聖人之徒也以為非曹操莫與定海內故起而佐之所以

與操謀者皆王者之事也文若豈教操反者哉以仁義救天下天下既平神器自至將不得已而受之不至不取也此文王之道文若之心也及操謀九錫則文若死之故吾嘗以文若為聖人之徒者以其才似張子房而道似伯夷也殺其父封其子其子非人也則可使其子而果人也則必死之楚人將殺令尹子南子南之子棄疾為王馭士王泣而告之既而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武王親以黃鉞斬紂使武庚受封而不叛豈復人也哉故武庚之必叛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武王之封武庚蓋亦不得已焉耳殷有天下六百年賢聖之君六七作紂雖無道其故家遺俗未盡滅也三分天下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誅其君夷其社稷諸侯必有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豈武王之意哉故曰武王非聖人也

此是子瞻議論文中滑稽也 東萊門

周公論

王安石

甚哉荀卿之好妄也載周公之言曰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是誠周公之所為則何周公之小也夫聖人為政於天下也初若無為於天下而天下卒以無所不治者其法誠脩也故三代之制立庠於黨立序於遂立學於國而盡其道以為養賢教士之法是士之賢雖未及用而固無不見尊養者矣此則周公待士之道也誠若荀卿之言則春申孟嘗之行亂世之事也豈足為周公乎且聖人之事各有其業講道習藝患日之不足豈暇游公卿之門哉彼游公卿之門求公卿之禮者皆戰國之奸民而毛遂侯嬴之徒也荀卿生於亂世不能考論先王之法著之天下而惑於亂世之俗遂以為聖世之事亦若是而已亦已過也且周公之所禮者大賢與則周公豈唯執贄見之而已固當薦之天子而共天位也如其不賢不足與共天位則周公如何其與之為禮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蓋君子之為政立善法於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於一國則一國治如其不能立法則欲人人悅之則日亦不足矣使周公知為政則宜立學校之法於天下矣不知立學校而徒能勞身以待天下之士則不惟力有所不足而勢亦有所不得也或曰仰祿之士猶可驕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夫君子之不驕雖闇室不敢自慢豈其為人之仰祿而可以驕乎嗚呼所謂君子者[illegible]其能不易乎世也荀卿生於亂世而遂以亂世之事量聖人後世之

士蒭荀卿以為大儒而排孟子者吾不信矣

坡公院試論中有皐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語歐公疑其出處詢之曰想當然耳公大笑大抵高才之人善於比方其言論所至偶爾托之後世便信以為實然可謂愚矣讀書最忌無隻眼觀此種文昧若人識力而議論精正能窺見古人心術直令無所逃避世之欲著書立言自見於後者其亦慎所稱說也夫 葛端調

管仲論

蘇洵

管仲相威公霸諸侯攘夷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繇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繇兆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為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為人矣乎威公聲不絶乎耳色不絶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而相慶矣仲以為將死之言可以縶威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為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霸莫威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得為諸侯之盟主者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亂塗地無

猶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馬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為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為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鰌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一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老泉諸論中惟此最純正　樓迂齋

威公本作桓公避欽宗諱故取以代耳宋本如是　蔣[illegible]識

樂毅

蘇軾

自知其可以王而王者三王也自知其不可以王而霸者五霸也或者之論曰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嗚呼使齊桓晉文而行湯武之事將求亡之不暇雖欲霸可得乎夫王道者不可以小用也大用則王小用則亡昔者徐偃王宋襄公嘗行仁義矣然終以亡其身喪其國者何哉其所施者未足以充其所求也故夫有可以得天下之道而無取天下之心乃可與言王矣范蠡留侯雖非湯武之佐然亦可謂剛毅果敢卓然不惑而能有所必為者也觀吳王困於姑蘇之上而求哀請命於勾踐勾踐欲赦之彼范蠡者獨以為不可援桴進兵卒刎其頸項籍之解而東高帝亦欲罷兵歸國留侯諫曰此天亡也急擊勿失此二人者以為區區之仁義不足以易吾之大計也嗟夫樂毅戰國之雄未知大道而竊嘗聞之則足以亡其身而已矣論者以為燕惠王不肖用反間以騎劫代將卒走樂生此其所以無成者出於不幸而非用兵之罪然當時使昭王尚在反間不得行樂毅終亦必敗何者燕之并齊非秦楚三晉之利今以百萬之師攻兩城之殘寇而數歲不決師老於外此必有乘其虛者矣諸侯乘之於內齊擊之於外當此時雖太公穰苴不能無敗然樂毅以百倍之眾數歲而不能下兩城者非其智力不足蓋欲以仁義服齊之民故不忍急攻而至於此也夫以齊人苦湣王之暴樂毅苟退而休兵治其政令寬其賦役反其田里安其老幼使齊人無復闘志則田單者獨誰與戰哉奈何以百萬之師相持而不決此固所以

使齊人得徐而爲之謀也。當戰國時，兵彊相吞者，豈獨在我。以燕齊之衆，壓其城而急攻之，可滅此而後食。其誰曰不可。嗚呼，欲王則王，不王則霸，所處無使兩失焉，而爲天下笑也。

霸者之論，自是刺骨。　茅鹿門

戰國養士論

蘇軾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句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廝養，皆天下豪傑，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猛鷙，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

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爲者，雖欲怨叛，而莫爲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爲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

治郡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槁項黃馘以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太息以俟時也秦之亂雖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饑渇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爲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爲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爲爵祿不能盡縻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耶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一氣直是倒黃河之水　茅鹿門

宋文　第七巻　六

六國　　蘇洵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强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予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强弱勝負已判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爲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爲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嚮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爲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爲國者無使爲積威之所劫哉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

宋文　第九巻　二十七

路而脉之之勢、苟以天下之大、下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當與子繇六國論並看、茅鹿門

荀卿論　蘇軾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為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為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為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為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為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為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

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偽也。由是觀之、意其為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為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

非漸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故見其師歷
誑天下之賢人自是其惡以為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
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
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
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
則尚安以求異為哉

高文快筆奇識正論　茅鹿門

始皇論　其一

蘇軾

秦始皇帝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
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遊會稽並海走琅邪少子胡亥
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而上崩李斯趙高矯詔
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
內外相形以禁姦備亂者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
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為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
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
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雖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
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為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

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
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彊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于
千萬以徼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
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為聰明人傑
也奴僕熏腐之餘何能為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
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
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
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
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
鞅變法以殊死為輕典以參夷為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為幸何

暇後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為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為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荊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請、亦知始皇之鷙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偽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為心、而以平易為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于徙木、立威于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積威信之極、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與始皇皆果于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為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子瞻謫南海後所作、公于時經歷世途已久、故上下古今處、所見尤淵、茅鹿門

高帝　蘇洵

漢高帝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勢、舉指搖目以切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強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為之規畫處置、以中後世之所為、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為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帝嘗語呂后曰、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為太尉、方是時、劉氏既安矣、勃又將誰安耶、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武庚祿父者、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為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后佐帝定天下、為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為惠帝計也、呂后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豈獨於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不為少矣、方亞父嗾項莊時、微噲誚讓羽、則漢之為漢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即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偽未必也、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于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恤、獨噲豪健、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矣、夫高帝之視呂后也、猶醫者之視堇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無至於殺人而已矣、樊噲死、則呂氏之

諸將不至於敵人高帝以為是足以成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惠之六年也天也彼其尚在則呂祿不可紿太尉不得入北軍矣或謂噲於帝最親使之尚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綰皆南面而稱孤而綰又最為親幸然及高帝之未崩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之後椎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乘勢為帝王而不欣然從之耶吾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

其推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曾子

項籍

蘇洵

吾嘗論項籍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慮曹操有取天下之慮而無取天下之量劉備有取天下之量而無取天下之才故三人終其身無成焉且夫不有所棄不可以得天下之勢不有所忍不可以盡天下之利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勝有所不就敗有所不避其來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為而徐制其後乃克有濟嗚呼項籍有百戰百勝之才而死於垓下無惑也吾於其戰鉅鹿也見其慮之不長量之不大未嘗不怪其死於垓下之晚也方籍之渡河沛公始整兵嚮關籍於此時若急引軍趨秦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據咸陽制天下不知出此而區區與秦將爭一旦之命既全鉅鹿而猶徘徊河南新安間至函谷則沛公入咸陽數月矣夫秦人既已安沛公而讐籍則其勢不得彊而臣故籍雖遷沛公漢中而卒都彭城使沛公得還定三秦則天下之勢在漢不在楚楚雖百戰百勝尚何益哉故曰兆垓下之死者鉅鹿之戰也或曰雖然籍必能入秦乎曰項梁死章邯謂楚不足慮故移兵伐趙有輕楚心而良將勁兵盡於鉅鹿籍誠能以必死之士擊其輕敵寡弱之師入之易耳且亡秦之守關與沛公之守善否可知也沛公之攻關與籍之攻善否又可知也以秦之守而沛公攻入之沛公之守而籍攻入之然則亡秦之守籍不能入哉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趙何曰虎方捕鹿羆據其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返返則碎於羆明矣軍志所謂攻其必救也使籍入關王離涉間必釋趙自救籍據關逆擊其前趙與

諸侯救者十餘壁、躡其後、覆之必矣。是籍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功於秦也。戰國時、魏伐趙、齊救之、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因存趙而破魏。彼宋義號知兵、殊不達此、屯安陽不進、而曰待秦敝。吾恐秦未敝、而沛公先據關矣。籍與義俱失焉。是故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棄荊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為也。且彼未嘗見大險也、彼以為劍門者可以不亡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兢兢而自完、猶且不給、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漢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真可以控天下、又烏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劍門者、而後曰險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布出於天下、然後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櫝而藏諸家、拒戶而守之。嗚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

文字有鋒鋩、有機軸。　錢豐家

宋文　第九卷　三六

范增論

蘇軾

漢用陳平計、間疏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蚤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為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弒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為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弒義帝之兆也。其弒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為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弒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弒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為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陋矣。雖然、

料[illegible]如斷

宋文　第九卷　三七

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此是東坡海外文字。一字一句增減不得。謝疊山

留侯論

蘇軾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鬬。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之老人所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捨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勸。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生平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帝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

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繇此觀之猶有剛彊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為子房歟

若斷若續變幻不羈曲盡文家操縱之妙 遵巖

賈誼論　蘇軾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有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以有所為耶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彊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荊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為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捨我其誰哉而吾何為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之果不足與有為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雌雄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為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唯吾之所欲為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為人痛哭哉觀其過湘為賦以弔屈原紆鬱憤悶趯然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於夭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

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智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苻堅得王猛於草茅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以此哉。愚深悲賈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知賈誼之臣，則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為賈生者，亦慎其所發哉。

細觀此文、子瞻高於賈生一格。茅鹿門

三國論

蘇轍

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用也。夫唯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蜂起而難平。蓋嘗聞之、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後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悲夫、世之英雄，其處於世亦有幸不幸耶。漢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孫、劉，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擊勇、此譬如兩虎相捽，齒牙氣力，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擾，而不足以相斃。當此之時，惜乎無有以漢高帝之事制之者也。昔者項籍乘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咄嗟叱咤，奮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勢飄忽震蕩如風雨之至。天下之人以為遂無漢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橫塞其衝，徘徊而不得進。其頑鈍椎魯，足以為笑於天下，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則必有所耗竭；而其智慮久而無成，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用其所長以制我於一時，而我閉門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逡巡求去而不能去，而項籍固已憊矣。今夫曹公、孫權、劉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人也。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唯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蓋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道有三焉耳。先據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廣收信越出奇之將，以自輔其所不逮；有

果銳剛狠之氣而不用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此三事者三國之君其才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一劉備近之而未至其中備有翹然自喜之心欲為椎魯而不能純欲為果銳而不能達二者交戰於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為而不成所欲而不遂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足尚也嗟夫方其奔走於二袁之間困於呂布而狼狽於荊州百敗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唯漢高帝為不可及也夫

論三國而獨挈劉備亦堪與家取窩之法　茅鹿門

晉論

蘇轍

御天下有道休之以安動之以勞使之安居而能勤逸廢而能憂其君子周旋揖讓不失其節而能耕田射御以自致其力平居習為勉彊而夫其惰散厲精而日堅勞苦而日彊冠冕佩玉之人而不憚執天下之大勞夫是以天下之事舉皆無足為者而天下之匹夫亦無以求勝其上何者天下之亂養常起於上之所憚而不敢為天下之小人知其上之有所憚而不敢為則有以乘其間而致其上之所難夫其上之所難者豈非死傷戰鬪之患匹夫之所輕而士大夫之所不忍以其身試之者耶彼以死傷戰鬪之患邀我而我不能應則無怪乎天下之至於亂也故夫君子之於天下不見其所畏求使其所畏之不見是故事有所不辭而勞苦有所不憚昔者晉室之敗非天下之無君子也其君子皆有好善之心高談揖讓洵然沖虛而無慷慨感激之操大言無當不適於用而畏兵革之事天下之英雄知其所忌而竊乘之是以顛沛隕越而不能以自存且夫劉聰石勒王敦祖約此其姦詐雄武亦一世之豪也譬如山林之人生於草木之間大風烈日之所咻而雪霜饑饉之所勞苦其筋力骨節之所嘗試者亦已至矣而使王衍王導之倫清談而當其衝此譬如千金之家居於高堂之上食肉飲酒不習寒暑之勞而欲以之捍禦山林之勇夫而求其成功此固姦雄之所樂攻而無難者也是以雖有賢人君子之才而無益於世雖有盡忠致命之意而不救其敗雖然其病起於自處太高而不習天下之辱事故富而不能勞貴

而不能治。蓋古之君子，其治天下，為其甚勞而不失其高，食其甚美而不棄其鄙，使匹夫小人不知所以用其勇，而其上不失為君子。至於後世，為其甚勞而不知以自復，而為秦之彊；食其甚美而無以自食，而為晉之敗。夫甚勞者固非所以為安，而甚美者亦非所以自固，此其所以喪天下之故也哉。

名士清談，晉亡之一端耳。然舉此以見賢人君子之無益於世，則後世所當深戒也。 葛晴峒

唐論 蘇轍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為內憂，外重則為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彊臣，天下之事皆制於內，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姦臣內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橫行於四海而莫之能禁，其亂不起於左右之大臣，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使四夷盜賊之患不至於內，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兵而內無以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內，而亦不可使在外也。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綿地千里，內不勝於其外，以至於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

而至於此也，於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夷滅其城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於天子。然至於二世之時，陳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熟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於內，頤指如意，雖李斯為相，備五刑而死於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擁山河之固而不敢校也。此二患者，皆始於外之不足而無有以制之也。至於漢興，懲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遺孽餘烈至於文、景而為淮南、濟北、吳楚之亂。於是武帝分裂諸侯以懲大國之禍，而其後百年之間，王莽遂得以奮其志於天下，而劉氏之子孫無復齟齬。魏晉之世，乃益侵削諸侯，四方微弱，不復為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常為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救

知也夫天下之重在內則為內憂在外則為外患而秦漢之間不求其
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無窮而不可解也
且夫天子之於天下非如婦人孺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
不忍以分於人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分
始故夫聖人將有所大定於天下非外之有權臣則不足以鎮之也而
後世之君乃欲去其爪牙翦其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夫天下之
勢內無重則無以威外之強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大臣而絕姦民
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可一輕者也昔唐太宗既平天下
分四方之地盡以沿邊為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
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將帥之臣

常不至於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正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
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衆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之
臣亦不至於乘隙間釁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散其心也故外
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命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
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
內重之勢而左右謀臣莫敢為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臣下無誅
絕之禍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陷於逆亂而不能以自止秦之
關中外無節度之援故脅於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
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為變而外之不敢為亂未有如唐制之得
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猥以成敗之遺蹤而論計之得失

徒見開元之後強兵悍將皆為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為猖狂
不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則不為窮其
所繇勝敗之處蓋天寶之際府兵四出萃於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
戍趙魏是以祿山朱泚得至於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於昭宗
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強臣雖有輔國元振守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
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餗自以為威震四方然劉從諫為之一言而震
慴自斂不敢復肆其後崔昌遐倚朱溫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監軍
而無一人敢抗者繇此觀之唐之衰其弊在於外重而外重之弊起
於府兵之在外非所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

蘇言唐之衰也以藩鎮不知藩鎮之強則內重失也子繇合內外
論之是古今極大文字　茅靖調

○○梁太祖論　歐陽脩

嗚呼、天下之惡梁久矣、自後唐以來、皆以為偽也、至予論次五代、獨不偽梁、議者或譏予大失春秋之旨、以謂梁負大惡、當加誅絶、而反進之是奬簒也、非春秋之志也、予應之曰、是春秋之志爾、魯桓公弑隱公而自立者、宣公弑子赤而自立者、鄭厲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衛公孫剽逐其君衎而自立者、聖人於春秋、皆不絶其為君、此予所以不偽梁者用春秋之法也、然則春秋亦奬簒乎、曰、惟不絶四者之為君、於此見春秋之意也、聖人之於春秋、用意深、故能勸戒切、為言信、然後善惡明、夫欲著其罪於後世在乎不沒其實、其實嘗為君矣、書其為君、其實簒也書其簒、各傳其實、而使後世信之、則四君之罪不可得而揜爾、使為君者不得揜其惡、然後人知惡名不可逃、則為惡者庶乎其息矣、是謂用意深而勸戒切、為言信而善惡明也、桀紂不待貶其王、而萬世所共惡者也、春秋於大惡之君不誅絶之者、不害其褒善貶惡之旨也、惟不沒其實以著其罪、而信乎後世、與其為君而不揜其惡、以息人之為惡、能知春秋之此意、然後知予不偽梁之旨也、

必見此等理識、方可作史、今人稍有文藻、動自謂史才、而當事者亦以此目之、何耶、　葛端調

宋文　第九卷　五十

○○一行傳論　歐陽脩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縉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隳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自古材賢有韞於中而不見於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況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脩節義、而沉淪於下、泯沒而無聞者、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處乎山林而群麋鹿、雖不足以為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贇、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於此之時、能以孝悌自脩於一鄉、而風行於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亦不敢沒、而其略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行傳、

史漢以來所不到之論、　唐荊川

宋文　第九卷　五一

宦者論　歐陽脩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為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為去己疏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為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為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疏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為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為為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為資而起至抉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為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疏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捽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為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

通篇如傾水銀於地而百孔千竅無所不入其機圓而情暢　茅鹿門

伶官傳論　歐陽脩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跡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

如此文何遽遜子長　葛端調

諫論 上　蘇洵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為諷直一也顧用之
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
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
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
術則人君有少不為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況虛己者乎不得其術
則人君有少不為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況逆忤者乎然則奚術
而可曰機智勇辯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辯濟其
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辯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說熾於列國自
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

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繇是知不必乎諷諫而
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為諫法者五理諭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
之之謂也觸龍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羅以
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
武臣此理而諭之也子貢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
脅頃襄而楚不敢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勢而禁
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啟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富貴餌閎孺而辟陽赦
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
王按劍太息范雎以無王恥心而昭王長跪請教酈生以助秦凌漢而
沛公輟洗而聽此激而怒之也蘇代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感襄

王蒯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險詖之論雖然施之
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
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
則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
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
歟噫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為游
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
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為諫法

賢君不時有忠臣不時得故作諫論　自註

千古絕調　茅鹿門

諫論下

蘇洵

夫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真能諫之臣。君能納諫、不能使臣必諫、非真能納諫之君。欲君必納乎、嚮之論備矣。欲臣必諫乎、吾其言之。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觸神忤雷霆亦明矣、聖人知其然、故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猶懼其選耎阿諛、使一日不、得聞其過、故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正、其刑墨是也。人之情、非病風喪心、未有避賞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賞與刑不設、則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觸神忤雷霆哉。自非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誰欲以言博死者。人君又安能盡得性忠義者而任之。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謂之勇、不然為怯。彼勇者恥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向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在以勢驅之耳。君之難犯、猶淵谷之難越也。所謂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者、勇者也、故無不諫焉。悅賞者、勇怯半者也、故賞而後諫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後諫焉。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賞為千金、以刑為猛虎、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其勢不得不極言規失、此三代所以興也。末世不然、遷其賞於不諫、遷其刑於諫、宜乎臣之噤口卷舌、而亂亡隨之也。間或賢君欲聞其過、亦不過賞之而已。嗚呼、不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淵谷乎。此無他、墨刑之廢耳。三代之後、如霍光誅昌邑不諫之臣者、不亦鮮哉。今之諫賞、時或有之、不諫之刑、缺然無矣。苟增其所有、有其所無、則諛者直、佞者忠、況忠直者乎、誠如是、欲聞讜言而不獲、吾不信也。

取喩明切、讀者當自得之言外。楊升菴

辨姦論

蘇洵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疎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忮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繇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嘆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東坡謝張太保書、其所惓惓稱揚乃翁者、亦在辨姦一論、 楊升菴

朋黨論

歐陽脩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印附千萬刊之本）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愷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

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主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忠言讜論破千古人君之疑　茅鹿門

續歐陽子朋黨論　蘇軾

歐陽子曰小人欲空人之國必進朋黨之説嗚呼國之將亡此其徵歟禍莫大於權之移人而君莫危於國之有黨有黨則必爭爭則小人者必勝而權之所歸也君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疏小人唯予言而莫予違人主必狎之而親疏者易間而親者難睽也而君子者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則徼倖復用唯怨之報此其所以必勝也蓋嘗論之君子如嘉禾也封植之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復蕃世未有小人不除而治者也然去之為最難斥其一則援之者眾盡其類則眾之致怨也深小者復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竊國善人為之掃地世主為之屏息譬之斷蛇不死刺虎不斃其傷人則愈多矣齊田氏魯季孫是已齊魯之執事莫匪田季之黨也歷數君不忘其誅而卒之簡公弒昭公逐夫小人之黨其不可除也如此而漢黨錮之獄唐白馬之禍忠義之士斥死無餘君子之黨其易盡也如此使世主知易盡者之可戒而不可除者之可憫則有瘳矣且夫君子者世無若是之衆也凡才智之士鋭於功名而嗜於進取者隨所用耳孔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未必皆君子也冉有從夫子則為門人之選從季氏則為聚斂之臣唐柳宗元劉禹錫使不陷叔文之黨其高才絕學亦足以為唐名臣矣昔欒懷子得罪於晉其黨皆出奔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為

彼梁氏乃子之男也嗚呼宣子殺逆王駙之言豈獨獲二子之勇且安有由決之變哉愚以謂治道去泰甚耳苟然其首惡而宥其餘使才者不失富貴不才者無以致饑將為吾用之不暇又何怨之報乎人之所以為盜者衣食不足耳農夫市人焉保其不為盜而衣食既足盜豈有不能返農夫市人也哉故善除盜者開其衣食之門使復其業善除小人猾誘以富貴之道使驕其業以力取威勝之蓋未嘗不反為所噬昔曹參之治齊曰慎無擾獄市獄市者姦人之所容也如此亦庶幾於善治矣姦固不可長而亦不可不容也若姦無所容君子豈久安之道哉牛李之黨遍天下而李德裕以一夫之力欲窮其類而致之必死此其所以不旋踵罹仇人之禍也蓋臣復識忠義益衰以力取威勝者果不可耶愚是以續歐陽子之說而為君子小人之戒

通篇轉摺處皆如游龍 茅鹿門

縱囚論 歐陽脩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加於小人刑入於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為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為之爾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為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

精神雋快 篇端調

〇〇〇上范司諫書　歐陽脩

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為一書以賀、多事卒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耳〇於執事得之不為喜〇而獨區區欲一賀者〇誠以諫官者〇天下之得失〇一時之公議繫焉〇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〇宰〇相〇可〇行〇之〇諫〇官〇可〇言〇之〇爾〇故〇士〇學〇古〇懷〇道〇者〇仕〇於〇時〇不〇得〇為〇宰〇相〇必〇為〇諫〇官〇諫官雖卑〇與宰相等〇天子曰不可〇宰相曰可〇天子曰然〇宰相曰不然〇坐於廟堂之上〇與天子相可否者〇宰〇相〇也〇天子曰是〇諫官曰非〇天子曰必行〇諫官曰必不可行〇立殿陛之前〇與天子爭是非者〇諫〇官〇也〇宰〇相〇尊〇行〇其〇道〇諫〇官〇卑〇行〇其〇言〇言〇行〇道〇亦〇行〇也〇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〇受責於有司〇諫官之失職也〇取譏於君子〇有司之法行乎一時〇君子之譏〇著〇之〇簡〇冊〇而〇昭〇明〇垂〇之〇百〇世〇而〇不〇泯〇甚〇可〇懼〇也〇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耶、非〇材〇且〇賢〇者〇不〇能〇為〇也〇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御史、必為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庭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佇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為也、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脩〇獨〇以〇謂〇不〇然〇當退之作論時、城為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廷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纔兩事耳、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〇此〇之〇時〇豈〇無〇一〇事〇可〇言〇而〇須〇七〇年〇耶〇當時之事〇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〇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為諫官七年〇適遇延齡陸贄事〇一諫而罷〇以塞其責〇向〇使〇止〇五〇年〇六〇年〇而〇遂〇遷〇司〇業〇是〇終〇無〇一〇言〇而〇去〇也〇何〇所〇取〇哉〇今之居官者〇率三歲而一遷〇或一二歲〇甚者半歲而遷也〇此〇又〇非〇可〇以〇待〇乎〇七〇年〇也〇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為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然今〇未〇聞〇有〇所〇言〇說、使〇天〇下〇知〇朝〇廷〇有〇正〇士、而〇彰〇吾〇君〇有〇納〇諫〇之〇明〇也〇夫〇布〇衣〇韋〇帶〇之〇士〇窮〇居〇草〇茅〇坐〇誦〇書〇史〇常〇恨〇不〇見〇用〇及〇用〇也〇又〇曰〇彼〇非〇我〇職〇不〇敢〇言〇或〇曰〇我〇位〇猶〇卑〇不〇得〇言〇得〇言〇矣〇又〇曰〇我〇有〇待〇是〇終〇無〇一〇人〇言〇也〇可〇不〇惜〇哉〇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謀諮英卓、文則完轉、抑揚〇絶無矜厲之態〇
篤端刪

○與謝景山書　歐陽脩

昨送馬人還、得所示書并古瓦硯歌一軸、近著詩文又三軸、不勝欣喜、景山留滯州縣、行年四十、偶能異其少時馳騁之氣、就於法度、根蒂前古、作為文章、一下其筆、遂高於人、乃知駔駿之馬、奔星覆駕、及節之鑾和、以駕五輅、而行於大道、則非常馬之所及也、古人久困不得其志、則多躁憤佯狂、失其常節、接輿屈原之輩是也、景山愈困愈刻意、又能恬然習於聖人之道、喻於古人遠矣、其嘗自負、平生不妄許人之文、而所交必得天下之賢才、今景山著此於奇之文、有光、所以其益得自負也、幸甚幸甚、與君謨往還書、不如此何以發明、然何必擺人之多見也、若欲衒長而恥短、則是有爭心於其中、有爭心、則意不在於謀道也、荀卿曰、有爭氣者不可與辯、此之謂也、然君謨既規景山之短、不當以示人、徒以示人、景山不當責之、而欲自蔽也、願試思之、

歐公少法昌黎、如此篇固非有心摹擬之所能幾也、　萬瑞調

○○與郭秀才書　歐陽脩

僕昨以吏事至漢東、秀才見僕於其父家、以啟事二篇偕門刺先進、自賓階拜起旋辟、甚有儀、坐而語、諾甚謹、讀其辭、溫密華富、甚可愛、視秀才待僕之意、甚勤而禮也、古人之相見、必有歡欣交接之誠而不能達、乃取羔雁篚幣之類致其意、為贄而先、既致其意、又恥其無文、則以虎豹之皮、繡畫之布以飾之、然後意達情接、客既將、而主人必禮以答之、為陳酒殽幣醴壹矣、燕樂之具、將其意、入為賦詩以陳其情、今秀才好學甚精、博記書史、務為文辭、不以羔雁皮布為飾、獨以言文其身、而其贄既美、其意既勤矣、宜秀才責僕之答厚也、僕既無主人之具以為禮、獨為秀才賦詩女曰雞鳴之卒章曰、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言其知客之來、豫儲珩璜琚瑀之美以送客、雖無此物、備言之以致其意厚也、僕誠無此物、可謂空言也耳、秀才年且少、貌厚色揚、志銳學敏、因進其業、將其辭、暴練緯織之不已、使其文采五色、潤澤炳蔚、若積以見當世公卿大人、非惟若僕空言以贈也、必有分庭而禮、加籩豆實幣盡迎為上賓者、惟勉之不已、不宜、

以贄與大稱秀才、而以禮執賦詩次已之所以答厚、議論甚曲而彩　茅鹿門

○○與石推官第二書　歐陽脩

前同年徐君行因得寓書論足下書之怪時僕有妹居襄城喪其夫匍匐將往視之故不能盡其所以云者而略陳焉足下雖不以僕為狂愚而絕之復之以書然果未能諭僕之意非足下之不諭繇僕聽之不審而論之之略之過也僕見足下書久矣不即有云而今乃云者何耶始見之疑乎不能書又疑乎忽而不學夫書一藝耳人或不能與忽不學所不必論是以默默然及來京師見二像石本及聞說者云足下不欲同俗而力為之如前所陳者是誠可諍矣然後一進其說及得足下書自謂不能與前所聞者異然後知所聽之不審也然足下於僕之言亦似未審者之下謂世之善書者能鍾王虞柳不過一藝已之所學乃堯

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又云因僕之言欲勉學之此皆非也夫所謂鍾王虞柳之書者非獨足下薄之僕固亦薄之矣世之有好學其書而悅之者與嗜飲茗閱畫圖無異但其性之一僻耳豈君子之所務乎然至於書則不可無法古之始有文字也務乎記事而因物取類為其象故周禮六藝有六書之學其點畫曲直皆有其說楊子曰斷木為棋梡革為鞠亦皆有法焉而況書乎今雖隸字已變於古而變古為隸者非聖人不足師法然其點畫曲直猶有準則如毋母彳亻之相近易之則亂而不可讀矣今足下以其直者為斜以其方者為圓而曰我第行堯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設饌於案加帽於首正襟而坐然後食者此世人常爾若其納足於帽反衣而衣坐乎案上以飯實酒卮而食曰我行堯舜周孔之道者以此之於世可乎不可也則書雖末事而當從常法不可以為怪亦猶是矣然足下了不省僕之意凡僕之所陳者非論書之善不但患乎近怪自異以惑後生也若果不能又何必學僕豈區區勸足下以學書者乎是足下又云我實有獨異於世者以疾釋老斥文章之雕刻者此又大不可也夫釋老惑者之所為雕刻文章薄者之所為足下安知世無明誠質厚君子之不為乎足下自以為異是待天下無君子之與己同也仲尼曰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是則仲尼之言不敢遺天下之後生足下一言待天下以無君子此故所謂大不可也夫士之不為釋老與不雕刻文章者譬如為吏而不受貨財蓋道當爾不足恃以為賢也屬久苦小疾無意思不宣

讀此種文如送歸鴻逐狡兎神想哉無所暇　葛狀調

答宋咸書　歐陽脩

脩頓首白州人至蒙惠書及補注周易甚善世無孔子久矣六經之旨失其傳其有不可得而正者自非孔子復出無以得其真也傳者為學博矣而又苦心勞神於殘編朽簡之中以求千歲失傳之繆茫乎前望已遠之聖人而不可見杳乎後顧無窮之來者欲為未悟決難解之惑是真所謂勞而少功者哉然而經非一世之書也其傳之謬非一日之失也其所以刊正補緝亦非一人之能也使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十取其一百取其十雖未能復六經於無失而卓如日月之明然駁衆人之善以補緝之庶幾不至於大繆可以俟聖人之復生也然則學者之於經其可已乎足下於經勤矣凡其所失無所不欲正之其刊正補緝者衆則其所得亦已多矣脩學不敏明而又無經力以自濟恐終不能少出所見以補六經之萬一得足下所為故尤區區而不能忘也

自是名儒之言　茅鹿門

答吳充秀才書　歐陽脩

脩頓首白先輩吳君足下前辱示書及文三篇發而讀之浩浩若千萬言之多及少定而視焉纔數百言耳非夫辭豐意雄霈然有不可禦之勢何以至此然猶自患伥伥莫有開之使前者此好學之謙言也脩材不足用於時仕不足榮於世其毀譽不足輕重氣力不足動人世之欲假譽以為重借力而後進者奚取於脩焉先輩學精文雄其施於時又非待譽而為重借力而後進者也然而惠然見臨若有所責得非急於謀道不擇其人而問焉者歟夫學者未始不為道而至者鮮焉非道之於人遠也學者有所溺焉爾蓋文之為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於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耳然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何其用功少而至於至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若子雲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語此道未足而強言者也後之惑者徒見前世之文傳以為學者文而已故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謂終日不出於軒序不能縱橫高下皆如意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充焉雖行乎天地入於淵泉無不之也足下之文浩乎霈然可謂善矣而又志於為道猶自以為未廣若不止焉孟荀可至而不難也脩學道而不至者然幸不甘於所悅而溺於所止因吾子之能不自止又以勵脩之少進焉幸甚

昌黎荅李生書論文之甘苦甚悉、然未免向文上起見、如此文言約最明、真可爲尊文之至、葛端調

代楊推官洎上呂相公求見書　歐陽脩

其聞古者堯舜爲之君也、有皋夔益稷之徒者爲其臣、而湯之王也、亦有仲虺伊尹者、周之始興也、有周公召公、其復興也、有方叔邵虎中甫之徒、下而至漢、其初也、功臣尤多、而稱善相者曰蕭曹、其後曰丙魏、唐之始則曰房杜、既而曰姚宋者、是皆能以功德佐其君、而卓然特以名出衆而見於世者、夫詩書之所載、莫大乎堯舜三代、其後世之盛者、莫盛乎漢與唐、而其興也必有賢哲之臣、出其際、而能使其君之功業名聲赫然光顯於萬世而不滅、故每一讀其書、考其事、覽其功而想乎其人、疑其瓌傑奇怪若神人然、非如今世之人可得而識也、夫其人已亡、其事已久、去數千百歲之後、徒得其書而一讀之、猶灼然如在人耳目之際、使人希慕稱述之不暇、況得身出於其時、親見其所爲而一識其人、則雖奔走俯伏、從妻闈、執鞭樸、猶爲幸、然其嘗誦於此而私自爲恨者有日矣、國家之興、七十有五年矣、禮樂文章、可謂太平、而禁然稱王公大人於世者、淺淺而出、凡士之得身出於斯時者、宜爲幸矣、又何以忽近以慕遠、違目而信耳、且安知後之望今、不若今之望昔者耶、然其實有若不幸者、其生也少賤而愚、賤則不接乎朝廷之闕、遐哉不能與於事、則雖有王公大人者並出、而欲以往識之、乃無一事可因而進焉、噫、古之君子在上、不幸而不得出其間、今之君子在上、幸而親見矣、又以愚賤見隔而莫可望焉、是其可閔嘆也已、然嘗竊念昔者有聞於先君大夫、以賈可以務而爲說以千進於左右者哉、一陳之、先君之坐

也好學勤力以孤直不自進於時其晩也始登朝廷華榮極使終不困其志而少伸者、蓋實出於大君子之門、則相公之於楊氏不爲無恩矣、其不肖莫能繼大先君之世、而又苟欲藉之以有緒於聞人、誠宜獲罪於下執事者矣、然而不諭於長者、不謀於著龜、而決然用是以自進者、蓋冀萬一得償其素所願焉、雖及門而獲罪不猶愈於望古而自爲恨者耶言狂計愚、伏惟聰明、幸賜察焉、

稱譽敍述不入乎論文之最工於體者 葛端調

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

歐陽脩

其聞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君子之所學也、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於後世、詩書易春秋、皆善載事而尤文者、故其傳尤遠、荀卿孟軻之徒亦善爲言、然其道有至有不至、故其書或傳或不傳、猶繫於時之好惡而興廢之、其次楚有屈大夫者、善文其謳歌以傳、漢之盛時、有賈誼董仲舒司馬相如楊雄能文其文辭以傳、繇此以來、去聖益遠、世益薄、或衰、下迄周隋、其間亦時、有善文其言以傳者、然皆紛雜滅裂不純信、故百不傳一、幸而一傳、傳亦不顯、不能著前數家之焯然暴見而大行也、其美言之難行也、事信矣須文、文至矣又繫其所恃之大小以見其行遠不遠也、書載堯舜詩載商周易載九聖春秋

載文武之法、荀孟二家載詩書易春秋者、楚之辭載風雅、漢之徒各載其時王者名文物之盛以爲辭、後之學者蕩然無所載則其言之不純信其傳之不久遠勢使然也、至唐之興、若太宗之政開元之治憲宗之功其臣下又爭載之以文其詞或播樂歌或刻金石故其間鉅人碩士閎言高論流鑠前後者、特其所載之在文也、故其言之所載者大且文則其傳也章言之所載者不文而不在則其傳也不章其不佞、守先人之緒餘、先人在太宗時、以文辭爲名進士、以對策爲賢良方正、既而守道純正、爲賢侍制、逢時太平、奮身揚名、宜其言之所載、文之所行、大而可恃以傳也、然未能甚行於世者、豈其嗣續不肖、不能總守而泯沒之抑有繇也、夫文之行雖繫其所載猶有待焉詩書易春秋待仲尼之刪

王荀孟屈原無所待猶待其弟子而傳焉漢之徒亦得其史臣之書其始出也或待其時之有名者而後發其既歿也或待其後之紀次者而傳其爲之紀次也非其門人故吏則其親戚朋友如夢得之序子厚李漢之序退之也伏惟閣下學老文鉅爲時雄人出入三朝其能望光輝接步武者惟先君爲舊則亦先君之所待也豈小子之敢有請焉謹以家集若干卷數寫獻門下惟哀其誠而幸賜之

此全學昌黎送孟東野序有其精緊少其宏逸然已脫盡宋人習氣矣 [illegible]

王介甫論後史不及史漢議論本此　葛醇識

上曾參政書　王安石

某聞古之君子立而相天下必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而使之故人得盡其材而樂出乎其時今也某材不足以任劇而又多病不敢自歛而數以聞執事矣而閣下必欲使之察一道之吏而寄之以刑獄之事非所謂因其才力之所宜也某親老矣有上氣之疾日久比年加之風眩勢不可以去左右閣下必欲使之奔走跋涉不常乎親之側非所謂因其形勢之所安也伏惟閣下繇君子之道以相天下故某得布其私焉論者或以爲事君使之左則左使之右則右害有至於死而不敢避勞有至於病而不敢辭者人臣之義也某竊以爲不然上之使人也既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則使之左而左使之右而右可也上之使人也不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上將無以報吾君下將無以慰吾親然且左右惟所使則是無義無命而苟悅之爲可也害有至於死而不敢避者義無所避之也勞有至於病而不敢辭者義無所辭之也今天下之吏其材足以備一道之使而無不可爲之事其志又欲得此以有爲者蓋不可勝數則某之事非所謂不可辭之地而不可避之時也論者又以爲人臣之事其君與人子之事其親其勢不可得而兼也某材不足以任事而勢不可以去親之左右則致爲臣而養可也某又竊以爲不然古之民也有常產矣然而事親者猶將輕其志重其祿所以爲養今也仕則有常祿而居則無常產而特將輕去其所以爲養非所謂爲人子事親之義也且某之材固不足以任使事矣然

尚有可任者在吾君與吾相處之而已爾固不可以去親之左右矣然任豈有不便於養者乎在吾君與吾相處之而已爾然以其之賤未嘗得比於門墻之側而慨然以鄙樸之辭自通於閣下之前欲得其所求自常人觀之宜其終齟齬而無所合也自君子觀之縣君子之道以相天下則宜不為遠近易慮而不以親疏改施如天之所不燾而施之各以其命之所宜如地之無不載而生之各以其性之所有彼常人之情區區好收而自私不恕已以及物者豈足以量之耶伏惟閣下垂聽而念焉使天下士無復思古之君子而樂出乎閣下之時而使常人之觀閣下者不能量也豈非君子所願而樂者乎冒瀆威尊不任惶恐之至

行占甚遠引義甚高容與落宕之中而謹嚴之法自在　萬羅識

上田正言書　王安石

正言執事某五月還家八月抵官每欲介西北之郵布一書道區區之懷輒以事廢揚東南之吭也舟與至自汴者日十百數因得問汴事與執事息耗甚詳其間薦紳道執事介然立朝無所跛倚甚盛甚盛顧猶有疑執事者雖某亦然某之學也執事誨之進也執事獎之執事知某不為淺矣有疑焉不以聞何以償執事之知哉初執事坐殿廡下對方正策指斥天下利害奮不諱忌且曰願陛下行之無使天下謂制科為進取一塗耳方此時窺執事意豈若今所謂舉方正者猶取名位而已哉蓋曰行其志云爾今聯諫官朝夕耳目天子行事即一切是非無不可言者欲行其志宜莫若此時國之疵民之病亦多矣執事亦抵職之取久矣向之所謂疵者今或痤然若不可治矣向之所謂病者今或痼然若不可起矣曾未聞執事建一言寤主上也何向者指斥之切而今之疏也豈向之利於言而今之言不利耶豈不免若今之所謂舉方正者猶取名位而已耶人之疑執事者以此為執事解者或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疏賤之人奚遽知其微哉是不然矣傳所謂造辟而言者乃其言則不可得而聞也其言之效則天下斯見之矣今國之疵民之病有滋而無損焉烏所謂言之效耶復有為執事解者曰益造辟而言之矣如不用何是又不然臣之事君三諫不從則去之禮也執事對策時常用是著於篇今言之而不從亦當不翅三矣雖惓惓之義未能自去孟子不云乎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盍亦辭其言責耶執事不能自免

於疑也必矣雖堅强之辯不能爲執事解也乃如其之愚則願執事亦矜寵利不憚誅責一爲天下昌言以寤主上起民之病治國之疵塞一心如對策時則人之疑不解自判矣惟執事念之如其不然願賜教答不宣

其意與言彷彿諍臣論雖不能如昌黎之宏澤然亦大健潔　葛端調

與祖擇之書　王安石

治教政令聖人之所謂文也書之策引而被之天下之民一也聖人之於道也蓋心得之作而爲治教政令也則有本末先後權勢制義而一之於極其書之策也則道其然而已矣彼陋者不然一適焉一否焉非流焉則泥非過焉則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當後者反先之無一焉不悖於極彼其於道也非心得之也其書之策也獨能不悖耶故書之策而善引而被之天下之民反不善焉無矣二帝三王引而被之天下之民而善者也孔子孟子書之策而善者也皆聖人也易地則皆然某生十二年而學學十四年矣聖人之所謂文者私有意焉書之策則未也間或悱然動於事而出於詞以警戒其躬若施於友朋褊迫陋庳非敢謂之文也乃者執事欲收而教之使獻焉雖自知明敢自蓋耶謹書所爲書序原説若干篇因叙所聞與所志獻左右惟賜覽觀焉

荊公毎以爲文之旨如此故其所見遠　茅鹿門

答韶州張殿丞書　王安石

某啓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為吏民稱誦至今不絶傷今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載以次前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於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功緒餘烈使人人得聞知之所以夙夜愁痛疚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人之存某尚少不得備聞為政之迹然尚侍左右尚能記誦教誨之餘蓋先君所存嘗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為身羞大者既不得試已試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不肖之孤罪大釁厚矣尚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耶閤下勤勤惻惻以不傳為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有所傳皆可考據後既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儁烈道德滿衍不幸不為朝廷所稱輒不得見於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不尚或以忠為邪以異為同誅當前而不慄訕在後而不羞苟以饜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況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彼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耶善既不盡傳而傳者又不可盡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伏惟閤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為已事務推所聞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史官豈有恨哉

宛轉條達而不自為溢美之言文有脛骨有貞品　葛端調

上韓樞密書

蘇洵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比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其義施之於今無所不可昨因請見求進末議太尉許諾謹撰其說言語朴直非有驚世絕俗之談甚高難行之論太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纖悉蓋古者非用兵決勝之為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海決之為潰膝壅之為沼沚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河注淮泗匯為洪波潴為太湖萬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試其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為忠不仁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及夫天下既平盜賊既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則思以為亂智者有餘謀則思以為姦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為詐於是天下之患雜然出矣蓋虎豹終日而不殺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蝮蝎終日而不螫則噬齧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無足怪者昔者劉項奮臂於草莽之間秦楚無賴子弟千百為輩爭起而應者不可勝數轉鬭五六年天下厭兵項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是時分王諸將改從律令與天下休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於介胄之間而莫能止也連延及於呂氏之禍訖孝文而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若決河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奔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間拱手而莫能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太祖太宗躬擐甲胄跋涉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也荊楚九江之地不分於諸將而韓信黥布之徒無以啓其心也雖然天下無變而兵久不用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求還於良民觀其平居無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日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詔天下繕完城池西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富民舉而籍其名得錢數百萬以為酒食饋餉之費杵櫱未絕城縣隨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卒事官吏相賀卒徒相率若戰勝凱旋而待賞者比來京師遊阡陌間其費往往偶語無所諱忌聞之土人方春時尤不忍聞蓋時五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鋤耰畚築列於兩河之間縣官日費千萬傳呼勞問之桀不綜者數十輩循且睢睢很頗莫肯效用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西川之所親見天下之勢今何如也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收名與天下為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謗好名則多樹私恩懼謗則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兵驕蹇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頃者狄公在樞府號為寬屢愛人撫此士卒得其歡心而太尉適承其後彼狄公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內之道此邊將材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

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伏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諸其內太尉不及其道而何以爲治或者以爲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慄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敢以怨其君其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可以殺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無以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幸一時之名盡至公之心而無卹三軍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太尉厲威武以振其墮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太尉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君臣之體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誰望耶

似兩漢書疏、雄辯可喜。佳乎泉

上富丞相書

蘇洵

相公閣下往年天子震怒出逐宰相選用舊臣堪付屬以天下者使在相府與天下更始而閣下之位實在第三方今之時天下咸喜相慶以爲閣下惟不爲宰相也故默默在此方今困而復起起而復爲宰相而又適值乎此時也不爲而何爲且吾君之意待之如此其尊也不爲而何以副吾望故咸曰後有下令而異於他日者必吾富公也朝夕而待之跂首而望之望望然而不獲見也戚戚然而疑嗚呼其弟獲間也必其遠之進而及於京師亦無聞焉不敢以疑猶曰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數十年之間如此其不變之皆曰賢人焉歟曰彼其中則有說也而天下之人則未始見也然而不能無憂蓋古之君子愛其人也則慮其無成且嘗聞之古之君子相是君也與是人也皆立於朝則使吾嘗知其爲人皆善者也而後無憂且一人之身而欲擅天下之事雖見信於當世而同列之人一言而疑之則事不可以成今夫政出於他人而不懼事不出於已而不忘是二者惟善人爲能然猶欲得其心焉若夫衆人政出於他人而懼其害已事不出於已而忘其成功是以有不平之心生夫或居於吾前或立於吾後而皆有不平之心焉則身危故君子之處於其間也不使之不平於我也周公立於明堂以臨天下而召公疑何者天下固疑乎大者也召公猶未能信乎吾之此心也周公定夫下誅管蔡告召公以其志以安其身以及於成王故凡安其身者以安乎周也召公之於周公管蔡之於周公是二者亦皆有不平之心焉以

為周之天下周公將遂取之也周公誅其不平而不可告語者告其可以告語者而和其不平之心然則非其必不可以告語者則君子未始不欲和其心天下之人從士而至於卿大夫宰相集處其上將有所為何慮而不成不能忍其區區之小忿以成其不平之釁則害其大事是以君子忍其小忿以容其小過而杜其不平之心然後當大事而聽命焉且吾之小忿不足以易吾之大事也故寧小容焉使無蔕芥於其間古之君子與賢者並居而同樂故其責之也詳不幸而與不肖者偶不圖其大而治其細則闊遠於事情而無益於當世故天下無事而後可與爭此不然則否昔者諸呂用事陳平憂懼計無所出陸賈入見說之使交歡周勃平用其策卒得絳侯北軍之助以滅諸呂夫絳侯木彊之人也非陳平致之而誰也故賢者致其不賢者非夫不賢者之能致賢者也曩者今上即位之初寇萊公為相惟其側有小人不能誅又不能與之無忿故終以斥去及范文正公在相府又欲以歲月盡治天下事失於急與不忍小忿故羣小人亦急逐去之一去遂不復用以歿其身伏惟閤下以不世出之才立於天子之下百官之上此其深謀遠慮必有所處而天下之人猶未獲見洵西蜀人也竊有志於今世願一見於堂上伏惟閤下深思之無忽

此文氣力大朗誦一過令人文思勃勃 宋子朝

須看其曲折處反覆抑揚 茅鹿門

上王長安書

蘇洵

判府左丞閣下天下無事天子甚尊公卿甚賤從士而逆數之至於天子其積也甚厚其為變也甚難是故天子之尊至於不可指而士之卑至於可殺嗚呼見其安而不見其危如此而已矣衛懿公之死非其無人也以鶴辭而不與戰也方其未敗也天下之士望為其鶴而不可得也及其敗也思以千乘之國與匹夫共之而不可得也人知其卒之至於如此則天子之尊可以慄慄於上而士之卑可以肆志於下又焉敢以勢言哉故夫士之貴賤其勢在天子天子之存亡其權在士世衰道喪天下之士學之不明持之不堅於是始以天子存亡之權下而能一匹夫貴賤之勢甚矣夫天下之憂也持千金之璧以易一瓦缶哉何其不舉而棄諸溝也古之君子其道相為仇其徒相為用故一夫不用乎此則天下之士相率而去之使夫上之人有失天下士之憂而後有失一士之懼今之君子率其徒之不用以苟容其身故其始也輕用之而其終也亦輕去之嗚呼其亦何便於此也當今之世非有賢公卿不能振其前非有賢士不能奮其後洵從蜀來明日將至長安見明公而東伏惟讀其書而察其心以輕重其禮幸甚幸甚

議論高奇 唐荊川

○○上田樞密書

蘇洵

天之所以與我者○夫豈偶然哉○堯不得以與丹朱、舜不得以與商均、而
瞽叟不得奪諸舜發於其心、出於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聖
人不得以與人○父不得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
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天固用
之○我實置之○其名曰棄天○自卑以求幸其言○自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
以與我者何如而我如此也○其名曰褻天○棄天我之罪也○褻天亦我之
罪也○不棄不褻而人不我用○不我用者之罪也○其名曰逆天○然則棄天
褻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責在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為者○
以塞夫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乎天下後世之譏○在人者○吾何知
焉○吾求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暇而暇為人憂乎哉○孔子孟軻之不遇、老
於道塗而不倦不慍不作不沮者、夫固知夫責之所在也、衛靈魯哀齊
宣梁惠之徒之不足相與以有為也、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心焉耳○吾
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而彼亦
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子孟軻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
之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貴、升而
為天、沈而為淵、流而為川、止而為山、彼不預吾事、吾事畢矣、竊怪夫後
之賢者之不能自處其身也、飢寒困窮之不勝而號於人、嗚呼、使吾誠
死於飢寒困窮耶○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不○自○任○以○
為○憂○而○吾○取○而○加○之○吾○身○不○已○過○乎○今洵之不肖、何敢不自列於聖賢、

然其心亦有所不甚自輕者何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
之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貧人○
可以富人○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
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
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
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怪其得之
之不勞○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起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
豈無一言之幾乎道○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己○故○
其○心○得○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曩者見執事於益州、當時之
文、淺狹可笑、飢寒窮困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觀
也已、數年矣、退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疏闊、得以大肆其力於文
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孟韓之溫淳、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
之所嚮、無不如意、常以為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為迂、晁錯得
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為詐、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惜乎
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作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洵有
山田一頃、非凶歲可以無饑、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才不足
惜、而天之所與者不忍棄且不敢褻也○執事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
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所謂策二道權書十篇者為獻、平生之文、遠不
可多致、有洪範論史論七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
從、而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於前矣、若夫其言之可用○

與其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事也執事責也於洵何有哉

語氣悠揚婉轉　姜鳳阿

上歐陽內翰書

蘇洵

內翰執事、洵布衣窮居、常竊有歎以為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為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為諫官、尹公馳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為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歎息、以為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為榮也、既復自思念往者衆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間之、今之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亦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為宰相、其勢將復合為一、喜且自賀以為道既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既又反而思其嚮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蓋有六人焉、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為之潸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為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於其前、而余公蔡公遠者又

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閒而其位差不甚賤可以叫呼扳援而聞之以言而饑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至於執事之庭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自以為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為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黿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閑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為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遜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為諂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為譽人以求其悅己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己洵亦不為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托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遊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己同列者皆不勝己

則遂以為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繇是盡燒其曩時所為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為是也近所為洪範論史論凡七篇執事觀其如何嘻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為自譽以求人之知己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描寫情素、千載如見、錢[illegible]

○○○上蔡學士書

曾鞏

慶曆四年五月日南豐曾鞏謹再拜上書諫院學士執事朝廷自更兩
府諫官來言事者皆為天下賀得人而已賀之誠當也顧不賀則不可
乎鞏嘗靜思天下之事矣以天子而行聖人之道不古聖賢然者否也
然而古今難之者豈無異焉邪人以不已利也則怨庸人以已不及也
則忌怨且忌則造飾以行其間人主不容其然則賢者必疏而殆矣故
聖賢之道往往而不行也東漢之未是已今主上至怪難有庸人邪人
將不入其間然今日兩府諫官之所陳上已盡白而信耶抑未然耶其
已盡白而信也尚惟其造之未深臨事而蓋也其未盡白而信也則當
屢進而陳之待其盡白而信造之深臨事而不蓋而後已之成此美者

其不在於諫官乎古之制善矣夫天子之所尊而聽者宰相也然接之
有時不得數且久矣惟諫官隨宰相入奏事已奏宰相退歸中書蓋常
然矣至於諫官出入言動相緩接參慕相親未聞其當退也如此則事
之失得參思之不待蒸而以言可也慕思之不待越審而以言可也不
諭則極辯之可也屢進而陳之宜異若此之詳且實也雖有邪人庸人
不得而聞焉故曰成此美者其不在於諫官乎今諫官之見也有間矣
其不能朝夕上下議亦明矣禁中之與居女婦而已爾捨是則寺人而
已爾庸人邪人而已爾其於寘實之間議論之際蓋不異行其間哉如
此則鞏見今日兩府諫官之危而未見國家天下之安也庶執事亦已
念之矣苟念之則在使諫官侍臣復其職而已安有不得其職而在其

似者然憾自漢降戾後世士之盛未有若唐也自唐太宗降戾後世士
之盛亦未有若今也唐太宗有士之盛而能成功治今有士之盛能行
其道則前數百年之弊無不除也否則後數百年之患將又興也可不
為深念乎鞏生於遠既於無衣食以事親今又將集於鄉學當聖賢之
時不得抵京師而一言故敢布於執事并書所作通論雜文一編以獻
伏惟執事莊士也不拒人之言者也領賜觀覽以其意少疏焉鞏之友
王安居者文甚古行稱其文雖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居者尚少也彼
試自重不碩知於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時所急雖無常人千
萬不害也領如安居此不可失也執事尚進之於朝廷其有補於天下
亦書其所為文一編進左右歷始鞏之非安也

代歐陽公與兩司諫書 中睨化來 茅鹿門

○○寄歐陽舍人書　　曾鞏

鞏頓首載拜舍人先生、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譔先大父墓碑銘、反覆觀誦、感與慚并、夫銘誌之著於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於廟○或存於墓○一也○苟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而善人喜於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愧而懼○至於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篇、則足為後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及世之衰、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勤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為○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於是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當觀其人、苟託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於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然則孰為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蓋有道德者之於惡人、則不受而銘之○於衆人則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於名、有名侈於實○猶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議之不徇○不惑不徇○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於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豈非然哉、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並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後無疑也○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則往往衉然不知涕之流落也○況其子孫也哉○況鞏也哉○其追晞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繇、則知先生推一賜於鞏而及其三世○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抑又思若鞏之淺薄滯拙而先生進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顯之○則世之魁閎豪傑不世出之士○其誰不願進於門○潛遁幽抑之士○其誰不有望於世○善誰不為而惡誰不愧以懼○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為人之子孫者○孰不欲寵榮其父祖○此數美者○一歸於先生、既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所諭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詳焉、愧甚不宣、

此書紆徐百折○而感慨嗚咽之氣○博大幽深之識○溢於言外○較之蘇長公所謝張公為其父銘書特勝○　茅鹿門

上富丞相書

蘇軾

軾聞之進說於人者必其人之有間而可入則其說易行戰國之人貪天下之士因其貪而說之危國之人懼天下之士因其懼而說之是故其說易行古之人一說而合至有立談之間而取公相者未嘗不始於戰國危國何則有間而可入也居今之世而欲進說於明公之前不得其間而求入焉則亦可謂天下之至愚無知者矣地方萬里而制於一姓極天下之尊而盡天下之富不可以有加矣而明公為之宰四夷不作兵革不試是明公無貪於得而無懼於失也方西戎之熾也敵人乘間以薄吾北中國之大不畏而畏明公之一辭是明公之勇冠於天下也明公居於山東而傾河朔之流人父棄其子夫棄其妻而自歸於明公者百餘萬明公人人而食之旦旦而撫之此百萬人者出於溝壑之中而免於烏鳶豺狼之患生得以養其父母而祭其祖考死得以使其子孫葬埋祭祀不失其故常是明公之仁及於百世也勇冠於天下而仁及於百世士之生於世如此亦足矣今也處於至足之勢則是明公無復有所羨慕於天下之功名也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書莫不盡讀禮樂刑政之大小兵農財賦之盛衰四海之內地里之遠近山川之險易土物之所宜莫不盡知當世之賢人君子與夫姦偽險詐之徒莫不盡究至於曲學小數茫昧懞怳而不可知者皆獵其華而咀其英泛其流而涉其源雖自謂當世之辯不能傲之以其所不知則是明公無復有所畏憚於天下之博學也名為天下之賢人而貴為天子之宰無貪

於得而無懼於失無羨於功名而無畏於博學是其果無間而可入也天下之士果不可以進說也軾也聞之楚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日誠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官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朝夕以交戒我猶以為未也而作詩以自戒其詩曰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夫衛武公惟居於至足而自以為不足故其沒也謚之曰睿聖武公光夫明公豈以其至足而無間以拒天下之士則士之進說者亦何必其間之入哉不然軾將誦其所聞而明公試觀之夫天下之小人所為奔走輻湊於大人之門而為之用者何也大人得其全小人得其偏大人得其全故能兼受而獨制小人得其偏是以聚而合於大人之門古之聖人惟有聚天下之偏而各收其用以為非偏則莫肯聚也是故不以其全而責其偏夫惟全者之不可以多有也故天下之偏者惟全之求今以其全而責其偏夫彼善能全將亦為我而已矣又何求焉皆者夫子廉潔而不為異眾之行勇敢而不為遜物之操孝而不徇其親忠而不仁其君凡此者皆夫子之全也原憲廉而至於貪公良孺勇而至於鬭曾子孝而徇其親子路忠而仁其君凡此者是數子之偏也夫子居其全而收天下之偏是以善此饑譏也善夫明公其亦可謂天下之全矣廉而天下不以為介直而天下不以為訐剛健而不為彊敦舉而不為弱此明公之所得多於天而天下之所不可望於明公者也明公居其全天下效其偏其讙曰不可異時士大夫皆喜為卓越之行而世亦貴後悍之才自明公就政而朝廷之間習為中道而務循

於規矩士之矯飾力行為異者、衆必共笑之、夫卓越之行、非至行也、而有取於世、彼悍之才、非其才也、而有用於天下、此古之全人所難當、而收其功也、今天下卓越之行、使悍之才、衆不敢至於明公之門、懼以其不然、而獲罪於門下、軾之不肖、竊以為天下之未大治、兵之未振、財之未豐、天下之有望於明公而未獲者、其或以此也歟、昔范公收天下之士、不考其素、苟可用者、莫不咸在、雖其任俠無行之徒、亦自效於下風、而范公亦躬為詭特之操、以震之、夫范公之亂人者是也、其自為者非也、伏惟明公、以天下之全而自居、去其短而襲其長、以收功於無窮、軾也西南之匹夫、求斗升之祿、而至於京師、翰林歐陽公不知其不肖、使與於制舉之末、而發其偏狂之論、是以輒進說於左右、以為明公必能容之、所進策論五十篇、貪不能盡寫、而致其半、觀其大略幸甚、

東坡諸書、或放達而瀟灑、或殊宕而深渺、 王鳳洲

上曾丞相書 蘇軾

軾聞之、將有求於人、而其說不誠、則難以望其有合矣、世之奇特之士、其處也、莫不為異衆之行、而其出也、莫不為怪詭之詞、比物引類、以搖撼當世、理不可化、則欲以勢劫之、將以術售其身、古之君子、有韓子者、其為說曰、王公大人、不可以無貧賤之士、居其下風、而推其後、大其聲名、而久其傳、雖其貴賤之闊絕、而其相須之急、不啻若左右手、嗚呼、果其用是說也、則夫世之君子、所為老死而不遇者、無足怪矣、今夫知之者、急則應之者疑、其辭夸則其實必有所不副、今吾以為王公大人不可以一日而無吾也、彼將退而考其實、則亦無乃未至於此耶、昔者漢高未嘗喜儒、而不失為明君、衛霍未嘗薦士、而不失為賢公卿、吾將以吾之說、而彼將以彼之說、彼是相拒、而不得其歡心、故貴賤之間、終不可以合、而道終不可以行、何者、其知之急、而其辭夸也、譬千金之璧者、不衒於肆、而願觀者塞其門、觀者歎息、而主人無言焉、非不能言、知言之無加也、今也不幸而坐於五達之衢、又叫收焉、自以為希世之珍、過者不願、執其據而强覩之、則其所鬻者可知矣、王公大人、其無意於天下後世者、亦安以求為也、苟其不然、則士之遊於其前、而有動於其目者、彼將寖寖疾行而接取之、故凡皇皇汲汲者、舉非吾事也、昔者嘗聞明公之風矣、以大臣之子孫、而耻天下之高第、於是以遊人而自視缺然、常嘗不足、安於小官、而難於恬淡、方其在太學之中、衣縕飯糗、若將終身、至於係發而不可勝名、高而不可抑、貴為天子之少宰、而其自見

不加於其舊之錙銖其度量宏遠至於如此此其尤不可以夸鄙而急知者也○軾不佞自為學至今、十有五年、以為凡學之難者○難於無私○無私之難者○難於通萬物之理○故不通乎萬物之理○雖欲無私○不可得也○己好則好之○己惡則惡之○以是自信則惑也○是故幽居默處○而觀萬物之○變○盡○其○自○然○之○理○而○斷○之○於○中○其○所○不○然○者○雖○古○之○所○謂○賢○人○之○說○亦○有○所○不○取○雖以此自信○而亦以此自知其不悅於世也○故其言語文章○未嘗輒至於公相之門○今也天子舉直諫之士、而兩制過聽、謬以其名聞、竊以為與於此者、皆有求於吾君吾相者也、故亦敢獻其文凡十篇、而書為之先、惟所裁擇、幸甚、

子瞻上執政書、其所自持處嶄然、 茅鹿門

○○上劉侍讀書

蘇軾

軾聞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才滿於天下而事不立○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氣也○何謂氣○曰是不可名者也○若有鬼神焉而陰相之○令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天下之能者衆知之而不能辨能辨其小而不能辨其大、則氣有所不足也、夫氣之所加○則已大而氣小○於是乎受其至大而不為之勝、納其至繁而不為之亂、任其至難而不為之憂、享其至樂而不為之蕩、是氣也受之於天、得之於不可知之間、傑然有以養天下之人、而出萬物之上、非○有○君○長○之○位○殺○奪○禍○與○之○懼○而○天○下○環○嚮○而○歸○之○此○必○有○所○得○者○矣○多才而敗者○世之所謂不幸者也○若無能為而每以成者○世之所謂天幸者也○夫幸與不幸○君子之論○不施於成敗之間○而施於窮達之際○故凡所以成者其氣也○其所以敗者其才也○氣不能守其才○則為法而不敗○世之所以多敗者○皆知求其才而不知論其氣也○若大明公其求有所得矣、軾非敢以虛辭而由說、識有所見焉耳、夫天下有分○得其分則安○非其分而以一毫取於人○則羣起而爭之○天下有無窮之利自一命以上○至於公相○其利可愛○其詮甚畏○設為科條而待天下之擇取○然天下之人○獨之政首而屏望之○逡巡而不敢進者○何也○其分有所止也○天下有無功而遽一級者、則衆指之矣、還者不容於下、遠之者、不容於上、而況其甚者乎、明公起於徒步之中、執五寸之翰、書方尺之間、而列於士大夫之上、橫翔捷出、羅歷百丈而為之表、猶以為未也、而加之師友之識、付之參參之也、也方所望、則若大方向東中所

不能有也秦障崤涵北跨河渭南倚巴蜀而控戎夏則古之秦昭王商
君白起之徒所以理身殘民百戰而有之者也奮臂而取兩制不什餘
年而天下不以為速非有汗馬之勞米鹽之能以擅富貴之美而天下
不以為無功抗顏高議自以無前而天下不以為無讓此其氣固有以
大服於天下矣天下無大事也天下而有大事非其氣之過人者則誰
賓辨之軾遠方之鄙人遊於京師聞明公之風幸其未至於公相而猶
可以誦其才氣之盛美而庶幾於知言將其將從而去而不得從也故
請聞於門下以願望見其風采不宣軾再拜

少從呂涇野先生游先生曰小子志之讀此文可脉涪文機今筆下
別有意味小子志之　陸甲泉

○○答黃魯直書　蘇軾

軾始見足下詩文於孫莘老之坐上聳然異之以為非今世之人也莘
老言此人人知之者尚少子可為稱揚其名軾笑曰此人如精金美玉
不即人而人即之將逃名而不可得何以我稱揚為然觀其文以求其
為人必輕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其後過李公擇於濟南
則見足下之詩文愈多而得其為人益詳意其超逸絕塵獨立萬物之
表馭風騎氣以與造物者遊非獨今世之君子所不能用雖如軾之放
浪自棄與世疏闊者亦莫得而友也今者辱書詞累幅執禮恭甚如見
所畏者何哉軾方以此求交於足下而懼其不可得豈意得此於足下
乎喜愧之懷殆不可勝然自入夏以來家人輩更臥病忽忽至今裁答
甚緩想未深訝也古風二首託物引類真得古詩人之風而軾非其人
也聊復次韻以為一笑

蘇黃兩相知處可掬　茅鹿門

上兩制諸公書　　蘇轍

轍讀書至於諸子百家、紛紜同異之辨、後世工巧組繡、鑽研離析之學、蓋嘗喟然大息、以爲聖人之道、譬如山海藪澤之奧、人之入於其中者、莫不皆得其所欲、充足飽滿、各自以爲有餘、而無慕乎其外、今夫班輸共工、旦而操斧斤、以遊其叢林、取其大者以爲楹、小者以爲桷、圓者以爲輪、挺者以爲軸、長者攫雲霓、短者蔽牛馬、大者擁丘陵、小者伏蕃茶、芟夷殲取、皆自以爲盡山林之奇怪矣、而獵夫漁師、結網聚餌、左彊弓、右毒矢、陸驅則熊象犀、水伐則執蛟鮮、熊羆虎豹之皮、毛、鼉龜犀兕之骨革、上盡飛鳥、下及走獸、昆蟲之類、紛絲籍籍、折翅拔足、鱗鬣委積、縱橫滿前、由登鼎俎、青潤砧几、皮革齒骨、披裂四出、被於器用、求珠之工、

隨侯夜光、間以顆珠、磊落的礫、充滿其家、求金之工、輝赫晃蕩、鏗鏘交奏、適爲天下冠冕、佩帶飲食之飾、此數者皆自以爲能盡山海之珍、然山海之藪、終滿而莫見其盡、昔者夫子及其生而從之遊者、蓋三千餘人、是三千人者、莫不皆有得於其師、是以說之周旋奔走、逐於宋、蕭、飢餓於陳蔡、困厄而莫有去之者、是誠有得乎爾也、蓋顏淵見於夫子、出而告人曰、吾能知之、子路、子貢、冉有出而告人、亦曰吾知之、下而至於部吳、孔忠、公西與、公西蔵、此數子者、門人之下第者也、竊窺於道德之光華、而有聞於議論之末、皆以自得於一世、其後田子方、段千木之徒、講之不詳、乃竊以爲虛無淡泊之說、而吳起、禽滑釐之類、又以偏狂於哉用、蓋夫子之道、分散四布、後之人得其遺佚、[illegible]者、至於如此而傷

朱墨、習莊周、鄒衍、田駢、慎到、韓非、申不害之徒、又不見夫子之大道、皇皇惑亂、譬如陷於大澤之陂、荊榛棘茨、蹊隧滅絕、求以自致於通衢、而不可得、乃妄冒蒺藜、蹈崖谷、崎嶇繚繞、而不能自止、何者、彼亦自以爲已之得之也、轍嘗怪古之聖人、既已知之矣、而不遂以明告天下、而著之六經、六經之說、皆然見其端、而非所以破天下之說惑、使之一毛病寤者、是以世之君子、紛紛至此、而不可執也、今夫易者、聖人之所以盡天下剛柔喜怒之情、勇敢畏懼之性、而寓之八物、因八物之相遇、吉凶得失之際、以救天下之趨利避害、益亦如是而已、而世之說者、王氏韓氏至以老子之虛無、宗房焦貢、至以陰陽災異之數、言詩者、不言咏歌勤苦、酒食燕樂之際、極歡極戚、而不違於道、而言五際子午卯酉之禧、

言書者、不言其君臣之歡、吁俞嗟嘆、有以沉感天下、而論其象婆系學、之不嘗作也、夫孔子嘗不知後世之至此極歟、其意以爲後之學者無所據依、感發以自盡其才、是以設爲六經、而使之求之、蓋又欲其深思而得之也、是以不爲明著其說、使天下各以其所長而求之、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而子貢亦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使仁者效其仁、智者效其智、賢者推明其大、而不遺其小、小者樂致其小、以自附於大、各同其才、而盡其力、以求其至微至密之也、則天下將有終身於其說而無勸者矣、而至於後世、不明其意、患乎異說之多、而學者之難明也、於是衆騷人之淡言、而折之以一人之私、[illegible]於詩說之學、[illegible]於天下、矣是學者愈惑、而聖人之說遂以不明、今

夫使天下之人因說者之異同偕以縱觀博覽而辨其是非論其可否推其精粗而後至於微密之際則講之當益深守之當益固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昔者轍之始學也得一書伏而讀之不求其傳而惟其書之知求之而莫得則反覆而思之至於終日而莫見而後退而求其傳何者懼其入於心之易而守之不堅也及既長乃觀百家之書縱橫顛倒可喜可愕無所不讀泛然無所適從蓋晚而讀孟子而後遍觀乎百家而不亂也而世之言者曰學者不可以讀天下之雜說不幸而見之則小道異術將乘間而入於其中雖揚雄尚然曰吾不觀非聖之書以為世之賢人所以自養其心者如

人之弱子幼弟不嘗出而置之於紛華雜擾之地此何其不思之甚也古之所謂知道者邪詞入之而不能蕩詖詞紀之而不能詐辭祿不能使之驕貧賤不能使之辱如使之深居自閒於閒閒之中充然頹然而曰知道云者此乃所謂腐儒者也古者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是君子之所不為也而孔子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柳下惠少連降志而辱身言中倫行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而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伯夷柳下惠是君子之所不為而不棄於孔子此孟子所謂孔子集大成者也至於孟子惡鄉原之敗俗而知於陵仲子之不可常也美為微之廉汲汲於天下而卿雍氏之自樂之非固也知天下之諸侯其所取之為盜而知王者之不必盡誅也知賢者之不可召而知召之後之為義也故士之言學者皆曰孔孟何者以其知道而已今轍山林之匹夫其才術技藝無以大過於中人而何敢自附於孟子然其所以泛觀天下之異說三代以來興亡治亂之際而皎然其有以折之者蓋其學出於孟子而不可誣也今年春天子將求直言之士而轍適來調官京師舍人楊公不知其不肖取其鄙野之文五十篇而薦之俾與明詔之末伏惟執事方今之偉人而朝之名卿也其德業之所服發華之所推執不欲一見以效薄技於左右夫其五十篇之文從中而下則執事亦既見之矣是以不敢復以為獻姑述其所以為學之道而執事試觀焉

非關係不能為此等文字　唐荊川

上樞密韓太尉書　蘇轍

太尉執事、轍生好為文、思之至深、以為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遊、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為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遊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遊、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為、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為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矣、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歸益治其文、且學為政、太尉苟以為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此正少年縱肆絕無瞻顧之文、或云老泉代之者非也、　葛靖調

上昭文富丞相書　蘇轍

轍西蜀之人、行年二十有二、幸得天子一命之爵、飢寒窮困之憂、不至於心、其身又無力役勞苦之患、其所任職、不過簿書米塩之間、而且未獲從事以得自盡、方其閑居、不勝思慮之多、不忍自棄、以爲天子寬惠與天下無所忌諱、而轍不於其疆壯閑暇之時、早有所發明、以自致其志、而復何事、蓋惟天子設制策之科、將以待天下豪俊魁壘之人、是以轍不自量而自與於此、蓋天下之事、上自三王以來、以至於今世、其所論述亦已略備矣、而猶有所不釋於心、夫古之帝王、豈必多才而自爲之、爲之有要而居之有道、是故、以漢高皇帝之慨廓慢易、而足以吞項氏之疆、漢文皇帝之寬厚長者、而足以服天下之姦詐、何者、任人而人爲之用也、是以不勞而功成、至於武帝、材力有餘、聰明睿智、過於高文、然而施之天下、時有所折而不遂、何者、不委之人而自爲用也、繇此觀之、則夫天子之責、亦在任人而已、竊惟當今天下之人、其所謂有才而可大用者、非明公而誰、推之公卿之間、而最爲有功、列之士民之上砥、最爲有德、播之夷狄之城、而最爲有勇、是三者亦非明公而誰、而明公實爲宰相、則夫吾君之所以爲君也、事蓋已得矣、古之聖人高拱無爲、而望夫百世之後、以爲明主賢君者、蓋亦如是而可也、然而天下之未治、則聚誰耶、下而求之郡縣之吏、則曰非我能、上而求之朝廷百官、則曰非我責、明公之立於此也、其又將何辭、嗟夫、蓋亦嘗有以秦越人之事說明公者、竊昔者秦越人以醫聞天下、天下之人、皆以越人爲命、越人不在、則有病而死者、莫不自以爲吾病之非其病、而死之非其死也、他日有病者焉、遇越人而屬之曰、吾捐身以予子、子自爲子之才治之、而無爲我治之也、越人曰、唯、夫難哉、夫子之病、雖不至於死、而難以愈、急治之、則傷子之四肢、而緩治之、則勞苦而不肯去、吾非不能去也、而畏是二者、夫傷子之四肢、而後可以除子之病、則天下以我爲不工也、而病之不去、則天下以我爲非醫、此二者所以交戟於吾心而不釋也、既而見其人、其人曰、夫子則知醫之醫、而未知非醫之醫歟、今夫非醫之醫者、有所冒行而不顧、是以能應變於無窮、今子守法密微、而用意於爲全者、則是子猶知醫之醫而已、天下之事、急之則喪、緩之則得、而過於緩則無及、孔子曰、道之難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夫天下患於不知、而又有知而過之者、則是道也果難行也、昔者世之賢人、患夫世之愛其爵祿、而不忍以其身嘗試於艱難也、故其上之人、奮不顧身以搏天下之公利、而忘其私、在下者、亦不敢自愛、叫號忿激以攻訐其上之短、是二者可謂賢於天下之士矣、而猶未免爲不知、何者、不知自安其身之爲安天下也、人自重其發之爲重、君子之靜而輕用之於尋常之事、則是猶匹夫之亮耳、伏自明公執政、於今五年、天下不聞慷慨激烈之名、而日聞敵辱之辭、意者明公其知之矣、而猶有越人之病也、然讀三國志、嘗見曹公與袁紹相持、久而不決、以問賈詡、詡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決機勝紹、紹兵百倍於公、公畫地而將之、相守半年、而紹不得戰、則公之勝形已可見矣、而久不決、意者顧萬全

之過耳夫事有不同而其意相似今天下之所以仰首而望明公者豈亦此之故歟明公其略思其說當有以解天下之望者不宣轍再拜

子繇所托諷處全在任人與篇末萬全之過四字　茅鹿門

蘇氏文集序

歐陽脩

予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稿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爲十卷子美杜氏婿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於公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於一時必有收而寶之於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掩也故方其擯斥摧折而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行於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掩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於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於古唐衰世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於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於治世世其可不爲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爲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爲當世仁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材者惜也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於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摘裂號爲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爲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

為於舉世不為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為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即之溫溫久而愈可愛慕其才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擠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凡當時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為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於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

批識

抑揚悲慟每誦一過可謂哀集此雍門之歎吟與高山之遺奏也　葛

梅聖俞詩集序　歐陽脩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艸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為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為人之佐鬱其所蓄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為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為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於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為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於吳興已來所作次為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於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於其家得其遺藁千餘篇并舊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為一十五卷嗚呼吾於聖俞

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

音節宛曲處。能使悲惻之肯暢然。而雄邁同在歐公。如此等處。其墻獨步矣。○荊端調

第九卷

百千

宋文

第九卷

百二

釋惟儼文集序

歐陽脩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遊京師三十餘年、雖學於佛而通儒術、喜為辭章、與吾亡友曼卿交最善、曼卿遇人無所擇、必皆盡其忻懽、惟儼非賢士不交、有不可其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絕去不少顧、曼卿之兼愛、惟儼之介、所趣雖異、而交合無所間、曼卿嘗曰、君子泛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妄人、故能得天下士、若賢不肖混、則賢者安肯顧我哉、以此一時賢士、多從其遊、居相國浮圖、不出其戶十五年、士嘗遊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為公卿貴人、未始一往干之、然嘗竊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見卓卓著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材若不笞兵走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苟皆不用、則絕寵辱、遺世俗、自高而不屈、尚安能酬酢於富貴而無為哉、醉則以此誚其坐人、人亦復之、以謂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逢時、欲必就功業、此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達異也、今子老於浮圖、不見用於世、而幸不踐窮亨之塗、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責今人之必然邪、然惟儼雖傲乎退偃於一室、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與其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也已、曼卿死、惟儼亦買地京師之東、以謀其終、乃斂平生所為文數百篇、示予曰、曼卿之死、既已表其墓、願為我序其文、然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儼既不用於世、其材莫見於時、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贍逸之能、可以見其志矣。

（惟○歐○予○釋○必○如○此○蘇則不出）

以二形立覈其識最遠、唐荊川

○戰國策目錄序　曾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敘曰、向敘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脩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所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為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為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遊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

此序與新序序相類、而此篇為英爽軼宕、　王遵巖

○新序目錄序　曾鞏

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目錄一篇隋唐之世尚為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臣既考正其文字因為其序論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已明其習已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嘗不相為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出於其間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學者蜂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短矜其所得而諱其失天下之士各自為方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絀而不講況至於秦為世之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斷絕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諸儒苟見傳記百家之言皆悅而嚮之故先王之道為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奇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其弊至於今尚在也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揚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乎為衆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之士豈特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是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後也蓋向之序此書於今為最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既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豈好辯哉臣之所不得已也

見極正大文有典刑　茅鹿門

說苑目錄序

曾鞏

劉向所著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云今存者五篇餘皆亡臣從士大夫間得之者十有三篇與舊為二十有八篇正其脫謬疑者闕之而叙其篇目曰向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為此書奏之欲以為法戒然其所取往往不當於理故不得而不論也夫學者之於道非知其大畧之難也知其精微之際固難矣孔子之徒三千其顯者七十二人皆高世之材也然獨稱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及回死又以謂無好學者而回亦稱夫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子貢又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其精微之際固難知久矣是以取舍不能無失於其間也故曰學然後知不足豈虛言哉向之學博矣其著書及建言尤欲

有為於世至於枉己而為之者有矣何其徇物者多而自為者少也蓋古之聖賢非不欲有為也然而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故孔子所至之邦必聞其政而子貢以謂非夫子之求之也豈必求之有道哉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豈不得之有命哉令向知出此安於行止以彼其志能擇其所學以盡乎精微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是以孔子稱古之學者為己孟子稱君子欲其自得之則取之左右逢其原豈汲汲於外哉向之得失如此亦學者之戒也故見之叙論令讀其書者知考而擇之也然向數困於讒而不改其操與夫患失之者異矣可謂有志者也

更生一生苦心全在枉己二字此文看破　葛端調

先大夫集後序

曾鞏

公所為書號僊鳧羽翼者三十卷西陲要紀者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為臣要紀三卷四聲韻五卷總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於世今類次詩賦書奏一百二十二篇又自為十卷藏於家方五代之際儒學既擯焉後生小子治術業於閒巷文多淺近是時公雖少所學已皆知治亂得失興壞之理其為文閎深雋美而長於諷諭今類次樂府已下是也宋既平天下公始出仕當此之時太祖太宗已綱紀大法矣公於是勇言當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當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憂憐百姓勞心萬事之意而推大臣從官執事之人觀望懷奸不稱天子屬任之心故治久未治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

此說何等氣象才識

者雖屢不合而出而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禍福動其意也始公尤見奇於太宗自光祿寺丞越州監酒稅召見以為直史館遂為兩浙轉運使未久而真宗即位益以材見知初試以知制誥及西兵起又以為自陝以西經略判官而公嘗切論大臣當時皆不悅故不果用然真宗終感其言故為泉州未盡一歲拜蘇州五日又為揚州將復召之也而公於是時又上書語斥大臣尤切故卒以謫死揚州公之書其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窮久矣海內既集天子方修法度而用事者尚多煩碎治財利之臣又益急公獨以謂宜遵簡易罷苛權以與民休息塞天下望祥符四方爭言符應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汾陰而道家之說亦滋甚自京師至四方皆大治宮觀公益諍以謂天命不可專任宜絀姦臣修人

事反覆至數百千言、嗚呼、公之盡忠天子之受盡言何必古人此非傳之所謂主聖臣直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公在兩浙、奏罷苛稅二百三十餘條、在京西、又與三司爭論、免民租釋逋負之在民者、蓋公之所試如此、所試者大、其庶幾矣、公所嘗言甚衆其在上前及書已者蓋不得而集其或從或否而後常可使者與歷官行事廬陵歐陽脩公已銘公之碑、特詳焉此故不論、論其不盡載者、公卒以齟齬終、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記籍令記之、當時好公者少、史其采可信歟、後有君子、欲推而考之、讀公之碑與書、及予小子之序、其意者具見其表裏、其於虛實之論可覈矣、公卒乃贈諫議大夫、姓曾氏、諱某、南豐人、序其書者、公之孫鞏也、

先生之文如此篇之委曲感慨而氣不迫晦者亦不多有 王遵岩

六一居士集序 蘇軾

夫言有大而非誇、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誇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爲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侻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爲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予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況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

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顔納諫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為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脩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予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脩、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說中韓之害、以誦孟子之功、此等議論、實關世教、　謝疊山

樂全先生文集序　　蘇軾

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於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為一時所宗、其論成孝章、郗鴻豫書、慨然有烈丈夫之風、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為悅者所能至也、常恨二人之文、不見其全、今吾樂全先生張公安道、其庶幾乎、嗚呼、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語非不工也、政事文學非不敏且博也、然至於臨大事、鮮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公為布衣、則頎然已有公輔之望、自少出仕、至老而歸、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雖對人主、必同而後言、毀譽不動、得喪若一、真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世

遠道散、雖志士仁人、或少貶以求用、公獨以邁往之氣、行正大之言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上不求合於人主、故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於士大夫、故悅公者寡、不合公者眾、然至言天下偉人、則必以公為首、公盡性知命、體乎自然、而行乎不得已、非蘄以文字名世者也、然自慶曆已來、訖元豐四十餘年、所與人主論天下事、見於章疏者多矣、亦用或不用、而皆本於禮義、合於人情、是非有考於前、而成敗有驗於後、及其他詩文、皆清遠雅麗、讀者可以想見其為人、信乎其有似於孔北海諸葛孔明也、軾年二十、以諸生見公成都、公一見待以國士、今三十餘年、所以開發成就之者至矣、而軾終無所效尺寸於公者、獨求其文集手校而家藏之、且論其大略、以待後世之君子、昔曾魯公嘗為軾

言、公在人主前論大事、他人終日反復不能盡者、公必數言而決、粲然成文、皆可書而誦也、言雖不盡用、然慶曆以來名臣、為人主所敬莫如公者、公今年八十一、杜門却掃、終日危坐、將與造物者游於無何有之鄉、言且不可得聞、而況其文乎、凡為文若干首、詩若干首、

古人相知之深者、必得其人之大端而存之、不似今人一味推高、究無實際、葛靖調

錢塘勤上人詩集序

蘇軾

昔翟公罷廷尉、賓客無一人至者、其後復用、賓客欲往、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世以為口實、然予嘗薄其為人、以為客則陋矣、而公之所以待客者、亦不為小哉、故太子太師歐陽公、好士為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於道、不遠千里而求之、甚於士之求公、以故盡致天下豪俊、自庸衆人以顯於世者固多矣、士之負公者亦時有之、蓋嘗慨然太息、以人之難知、為好士者之戒、意公之於士、自是少倦、而其退老於潁水之上、予往見之、則猶論士之賢者、惟恐其不聞於世也、至於負己者、則曰是罪在我、非有過、雖公以家負之於死生貴賤之間、而公之士已叛公於晦息俛頃之際、翟公罪客而公罪己、與士益厚、賢於古人遠矣、公不喜佛老、其徒有治詩書學仁義之說者、必引而進之、佛者惠勤從公遊三十餘年、公嘗稱之為聰明才智、有學問者、尤長於詩、公薨於汝陰、予哭之於其室、其後見之、語及於公、未嘗不涕泣也、勤固無求於世、而公又非有德於勤者、其所以涕泣不忘、豈為利也哉、予然後益知勤之賢、使其得列於士大夫之間、而從事於功名、其不負公也審矣、熙寧七年、予自錢塘將赴高密、勤出其詩若干篇、求予文以傳於世、予以為詩非待文而傳者也、若其為人之大略、則非斯文莫之傳也、

到底只敘歐陽公好士、作浮屠氏文、必就吾黨立說、呂系亦然、葛靖調

古今家誡序

蘇轍

老子曰、慈故能勇、儉故能廣。或曰、慈則安能勇。曰、父母之於子也、愛之深、故其為之慮事也精。以深愛而行精慮、故其為之避害也速而就利也審。此慈之所以能勇也。非父母之賢於人、勢有所必至矣。轍少而讀書、見父母之戒其子者、諄諄乎惟恐其不盡也、惻惻乎惟恐其不入也。曰、嗚呼、此父母之心也哉。師之於弟子也、為之規矩以授之、賢者引之、不賢者不彊也。君之於臣也、為之號令以戒之、能者予之、不能者不恥也。臣之於君也、可則諫、否則去。子之於父也、以幾諫、不敢顯、皆有禮存焉。父母則不然、子雖不肖、豈有棄子者哉。是以盡其有以告之無愧、而後止。詩曰、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夫雖行潦之陋、而無所棄、猶父母之無棄子也。故父母之於子、人倫之極也。雖其不賢、及其為子言也、必忠且盡、而況其賢者乎。太常少卿長沙孫公景脩、少孤而教於母、母賢能就其業。既老而念母之心不忘、為賢母錄以致其意。既又集古今家誡、得四十九人、以示轍曰、古有為是書者、而其文不完、吾病焉。是以為此、合衆父母之心、以遺天下之人、庶幾有益乎。轍讀之而歎曰、雖有悍子、忿鬬於市、莫之能止也。聞父之聲、則斂手而退。市人之過之者、亦莫不泣也。慈孝之心、人皆有之、特患無以發之耳。今是書也、要將以發之歟。雖廣之天下可也。自周公以來、至於今、父戒四十五、母戒四。公又將益廣之、未止也。

先大夫家居幾二十年、蓋無日不進諸子而誡之。至易簀之際、乃因今而後彌惟兄弟之相勉已。豈乎為人父而愛其子者有之、愛其子而教之、莫有如 先君者也。因兩兄命於此文、泫然書此。苕谿識

○章望之字序　　　　　　　　　　　歐陽脩

校書郎章君、嘗以其名望之來請字、曰、願有所教、使得以勉焉而自勗者、予為之字曰表民、而告之曰、古之君子、所以異乎衆人者、言出而為民信、事行而為世法、其動作容貌、皆可以表於民也、故紘綖冕弁以為首容、佩玉玦環以為行容、衣裳黼黻以為身容、手有手容、足有足容、揖讓登降、獻酬俯仰、莫不有容、又見其寬柔溫厚剛嚴果毅之色、以為仁義之容、服其服、載其車、立乎朝廷而正君臣、出入宗廟而臨大事、儼然人望而皆畏之、曰此吾民之所尊也、非民之知尊君子、而君子者能自脩而尊者也、然而行不充于內、德不備於人、雖盛其服、文其容、民不尊也、名山大川、一方之望也、山川之嶽瀆、天下之望也、故君子之賢於一鄉者、一鄉之望也、賢於一國者、一國之望也、名烈著於天下者、天下之望也、功德被於後世者、萬世之望也、孝慈友悌、達于一鄉、古所謂鄉先生者、一鄉之望也、春秋之賢大夫、若隨之季良、鄭之子產者、一國之望也、位於中而姦臣賊子不敢窺發於外、如漢之大將軍、出入將相、朝廷以為輕重、天下依其安危、如唐之裴丞相者、天下之望也、其人已歿、其事已久、聞其名、想其人、若不可及[illegible]龍稷契是也、其功可以及萬世、其道可以師百王、雖有賢聖莫敢過之者、周孔是也、此萬世之望而皆所以為民之表也、傳曰、其在賢者識其大者遠者、章君儒其衣冠、氣剛色仁、好學而有志、其潔然脩乎其外、而煒然充乎其內、以發乎文辭、則又辯博放肆而不流、是數者皆可以自擇而勉焉者也、是固能識夫遠大者矣、雖予何以勗焉、第因其志、廣其說、以塞請、

極平實文字、却流利可喜、　呂瑞調

石仲卿字序　王安石

子生而父名之以別於人云爾冠而字成人之道也冠而爲成人之道也成人則責其所以成人之行而不敢名之於是乎命以字之字之爲有可貴焉孔子作春秋記人之行事或名之或字之皆因其行事之善惡而貴賤之一百四十二年之間字而不名者十二人而已人有可貴而不失其所以貴乃爾其少也閩人石仲卿來請字予以子正字之附其名之義而爲之辭子正于進士中名知經往往脫傳注而得經所以云之意授之以未見其行已有朋也庶幾不失其所以貴者歟

簡潔可誦　茅鹿門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　曾鞏

古者學士之於六藝射能弧矢之事矣又當善其揖讓之節御能車馬之事矣又當善其驅馳之節書非能肆筆而已又當辨其體而皆通其意數非能布策而已又當知其用而各盡其法而五禮之威儀至於三千六樂之節文可謂微且多矣豈徒其煩且勞如是然古之學者必能此亦可謂難矣然習其射御於禮習其干戈於樂則少於學長於朝其於武備固修矣其於家有塾於黨有庠於鄉有序於國有學於教有師於視聽言動有其容於衣冠飲食有其度几杖有銘盤杅有戒在輿有和鸞之聲行步有佩玉之音燕處有雅頌之樂而非其故琴瑟未嘗去於前也蓋其出入進退俯仰左右接於耳目動於四體達於其心者所

以養之至如此其詳且密也雖然此尚爲有待於外者爾若夫三才萬物之理性命之際力學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識其微齋戒以守之以盡其才成其德至合於天地而後已者又當得之於心夫豈非難哉蓋古之學者其役之於内外以持其心養其性者至於如此此君子所以愛日而自彊不息以求至乎極也然其習之有素閑之有具如此則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可謂易矣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蓋樂者所以感人之心而使之化故曰成於樂昔舜命夔於樂教胄子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則樂者非獨去其邪又所以救其性之偏而納之中也故和鸞佩玉雅頌琴瑟之音非其故不去於前豈虛也哉今學士大夫之於持其身養其性

凡有待於外者、皆不能其得之於內者、又皆略其事、可謂簡且易矣、然所以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豈不難哉、此予所以懼不至於君子而入於小人也、夫有待於外者、予既力不足、而於琴竊有志焉久矣、然患其莫予授也、洽平三年夏、得洪君於京師、始合同會之士、聽其琴於相國寺之維摩院、洪君之於琴、非特能其音、又能其意者也、予將就學焉、故道予之所慕於古者、庶乎其有以自發也、同會之士、丁寶臣元珍、鄭獬閎中、孫覺莘老、林希子中、而予曾鞏子固、洪君名規、字方叔、以文學吏事稱於世云、

參之歐陽公所贈楊寘琴說、不如遠甚、而其學問之旨、則以有得者辨之、

第九卷　百四十

送徐無黨南歸序　歐陽脩

艸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艸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愈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脩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脩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脩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飢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爲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繇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湧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爲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宋文　第九卷　百五

歐陽公極好為文晩年見得如此吾輩生平好著文章以自娛嘗為戒者、唐荊川

送楊寘序　歐陽脩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閑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體也、夫琴之為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為宮、細者為羽、操絃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歎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喜怒哀樂、動人必深、而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湮鬱、寫其幽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焉、予友楊君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及從蔭調、為尉於劍浦、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予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為別、

落想飄然讀之如清風過耳　當端調

○○送李材叔知柳州序　曾鞏

談者謂南越偏且遠，其風氣與中州異，故官者皆不欲久居，往往車船未行，輒以屈指計歸日，又咸小其官，以為不足事，其逆自為慮如此，故其至，皆傾搖解弛，其憂且勤之心，其習俗從古而尒不然，何自越與中國通已千餘年，而名能撫循其民者，不過數人耶，故越與閩蜀始俱為夷，閩蜀皆已變，而越獨尚陋，豈其俗不可更與，蓋吏者莫致其治教之意也，意亦其民之不幸也，已彼不知繇京師而之越，水陸之道皆安行，非若閩溪峽江蜀棧之不測，則均之吏于遠，此非獨優歟，其風氣吾所諳之，與中州亦不甚異，起居不違其節，未嘗有疾，苟違節，雖中州寧能不生疾耶，其物產之美，果有荔子龍眼蕉柑橄欖，花有素馨山丹含笑之屬，食有海之百物，累歲之酒醋，皆絕于天下，人少鬬訟，喜嬉樂，吏者為唯其無久居之心，故謂之不可，如其有久居之心，奚不可耶，古之人為一鄉一縣，其德義惠愛尚足以薰蒸漸澤，今大者專州，豈當小其官而不事耶，令其得吾說而思之，人咸有久居之心，又不小其官，為越人滌其陋俗，而歐于治居閩蜀上，無不幸之歎，其事出千餘年之表，則其美之巨細可知也，然非其材之穎然邁于衆人者不能也，官于南者多矣，予知其材之穎然邁于衆人，能行吾說者，李材叔而已，材叔與其兄公翊仕同年，同用薦者為縣，入秘書省為著作佐郎，今材叔為柳州，公翊為象州，皆同時，材又相若也，則二州交相致其政，其施之遠邇之便，可蹤道也夫，其越之人幸也夫，其可賀也夫。

○粹美之甚。　葛端調

○○贈黎安二生序　曾鞏

趙郡蘇軾，余之同年友也，自蜀以書至京師遺余，稱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携其文數十萬言，安生携其文亦數千言，辱以顧余，讀其文，誠閎壯雋偉，善反復馳騁，窮盡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縱，若不可極者也，二生固可謂魁奇特起之士，而蘇君固可謂善知人者也，頃之，黎生補江陵府司法參軍，將行，請余言以為贈，余曰，余之知生，既得之於心矣，乃將以言相求於外耶，黎生曰，生與安生之學于斯文，里之人皆笑以為迂闊，今求子之言，蓋將解惑于里人，余聞之，自顧而笑，夫世之迂闊孰有甚于余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所以困于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闊孰有甚于余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為笑于里之人，若余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歸，且重得罪，庸詎止于笑乎，然則若余之于生，將何言哉，謂余之迂為善，則其患若此，謂為不善，則有以合乎世，必違乎古，有以同乎俗，必離乎道矣，生其無急于解里人之惑，則于是焉必能擇而取之，遂書以贈二生，并示蘇君以為何如也。

議論謹密。　唐荊川

第十卷目次

吳郡　葛鼐靖調　葛鼒端調　評閱
弟　葛鼐玆調　葛麟發調　同參

宋文

是集竣工始於春初竣於秋季任搭錄之勞者為張孔嚴餘總梓刻之任者為周君揚初劉君元卿湯君維新等嚴餘吳之快士揚初父子姑之子也書寫鋟刻二君之力居多焉張孔君吸德家吳郡之金閶里屋群蕭然然門外多長者車轍周君延寧赤郡人劉君忠仁湯君之壁皆寧國旌德人而久寄於吳者識之以無忘始事之難非足為諸君重之

永懷堂識

○○○心術　蘇洵

為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凡兵上義不義雖利勿動非一動之為利害而他日將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與百戰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堠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欲為所以養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貪故雖并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不養其心一戰

而勝不可用矣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愚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己而聽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於險鄧艾縋兵於蜀中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侮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以兵嘗敵而又以敵自嘗故去就可以決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後有以支大利大患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兵有長短敵我一也敢問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將強與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

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
用長短之術也、善用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
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尺箠當猛虎、奮呼而操擊、徒手遇蜥蜴、變
色而却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袒裼而按劍、則烏獲不敢逼、冠
胄衣甲、據兵而寢、則童子彎弓殺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
固、則力有餘矣、

自為段落、大似西漢人文、　鍾伯敬

遠慮　　　　蘇洵

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是以有民、有羣臣、而又有腹心之臣、曰經者、
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曰權者、民不得而知矣、羣臣知之可也、曰機者、
雖羣臣亦不得而知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夫使聖人而無權、則無以
成天下之務、無機則無以濟萬世之功、然皆非天下之民所宜知、而機
者又羣臣所不得聞、羣臣不得聞、誰與議、不議不濟、然則所謂腹心之
臣者、不可一日無也、後世見三代取天下以仁義、而守之以禮樂也、則
曰聖人無機、夫取天下與守天下、無機不能、顧三代聖人之機、不若後
世之詐、故後世不得見耳、有機也、是以有腹心之臣、禹有益、湯有伊尹、
武王有太公望、是三臣者、聞天下之所不聞、知羣臣之所不知、禹與湯

武倡其機於上、而三臣者和之於下、以成萬世之功、下而至於桓文、有
管仲狐偃為之謀主、闔廬有伍員、勾踐有范蠡、大夫種、高祖之起也、大
將任韓信黥布彭越、裨將任曹參樊噲滕公灌嬰、游說諸侯任酈生陸
賈樅公、至於奇機密謀、羣臣所不與者、惟留侯酇侯二人、唐太宗之臣、
多奇才、而委之深任之密者、亦不過曰房杜、夫君子為善之心與小人
為惡之心一也、君子有機以成其善、小人有機以成其惡、有機也、雖愚
亦或濟、無機也、雖善亦不克、是故腹心之臣不可一日無也、司馬氏魏
之賊也、有賈充之徒為之腹心之臣以濟、陳勝吳廣、秦民之湯武也、無
腹心之臣以不克、何則、無腹心之臣者無機也、有機而泄也、夫無機與
有機而泄者、譬如虎豹食人而不知設陷穽、設陷穽而不知以物覆其

上者也、或曰、機者創業之君所假以濟耳、守成之世、其奚事機而寄用夫腹心之臣、嗚呼、守成之世、能遂熙然如太古之世矣乎、未也、吾未見機之可去也、且夫天下之變、常伏於燕安、田文所謂子少國危、大臣未附、如此等事、何世無之、當此之時、而無腹心之臣、可為寒心哉、昔者高祖之末、天下既定矣、而又以周勃遺孝惠孝文、武帝之末、天下既治矣、而又以霍光遺孝昭孝宣、蓋天下雖有泰山之勢、而聖人常以累卵為心、故疏守成之世、而撫心之臣、不可去也、傳曰、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彼冢宰者、非腹心之臣、天子安能舉天下之事、委之三年、而不置疑於其間耶、又曰、五載一巡狩、彼無腹心之臣、五載一出、捐千里之畿、而誰與守耶、今夫一家之中、必有宗老、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以開心胸、以禦

緩急、奈何天子而無腹心之臣乎、近世之君、抗然於上、而使宰相眇然於下、上下不接、而其志不通矣、臣視君如天之遠、然而不可親、而君亦如天之視人、向然無憂之之心也、是以社稷之憂、彼不以為憂、社稷之喜、彼不以為喜、君憂不辱、君辱不死、一人衆之則用之、一夕致之則捨之、宰相避嫌畏譏、且不默、何默盡心以憂社稷、數遷數易、視相府如傳合、百官況況於下、而天子憚憚於上、一旦有卒然之憂、吾未見其不顛沛、而須越也、聖人之任腹心之臣也、尊之如父師、愛之如兄弟、握手入臥內、同起居寢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百人衆之不加密、百人踈之不加踈、尊其爵、厚其祿、重其權、而後可與議天下之機、應天下之變、太祖用能中人以得其道矣、近者范蔡公亦識其人、然與之權柄、故能以見

遂加天下幾有不測之變、然則必使之可以生人殺人而後可也

如怒馬奔逸絶塵而不可覊制、茅鹿門

御將

蘇洵

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而御才將尤難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不以禮不以信是不為也不以術不以智是不能也故曰御將難而御才將尤難六畜其初皆獸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蹄牛亦能觸先王知能以搏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殺之不能驅之而後已蹄者可馭以羈紲觸者可拘以楅衡故先王不忍棄其材而廢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蹄是能觸當與虎豹并殺而同驅則是天下無騏驥終無以服乘耶先王之選才也自非大姦劇惡如虎豹之不可以變其搏噬者未嘗不欲制之以術而全其才以適於用况為將者又不可責以廉隅細謹顧其才何如耳

漢之衛霍趙充國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漢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盛彥師才將也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苟又曰是難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豐飲饌歌童舞女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者也近之論者或曰將之所以畢智竭力犯霜露蹈白刃而不辭者冀賞耳為國家者不如勿先賞以邀其成功或曰賞所以使人不先賞人不為我用是皆一隅之說非通論也將之才固有小大傑然於庸人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小大而為制御之術以稱其志一隅之說不可用也夫養騏驥者豐其芻粒潔其羈絡居之新閑浴之清泉而後責之千

里彼騏驥者其志常在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於養鷹則不然獲一雉飼以一雀獲一兔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力於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故然後為我用才大者騏驥也不先賞之是養騏驥者飢之而責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得也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庶而用之可也昔者漢高帝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啗之一見黥布而以為淮南王供具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為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而界之如棄敝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為我用雖極

於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於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夫豈高帝至此而嗇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怨而先賞之（舉韓信以才尤大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為事故也噫方韓信之立於齊蒯通武涉之說未去也當此之時而奪之王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不懷韓信不懷則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矣

老泉之學多出於縱橫故其論疎也以挖術其論御將也以智術夫術之一字可施之君臣之間哉然文章自是絕人

呂東萊

任相

蘇洵

古之善觀人之國者觀其相何如人而已議者常曰將與相均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國有征伐而後將權重有征伐無征伐相皆不可一日輕相賢耶則群有司皆賢而將亦賢矣將賢耶相雖不賢將不可易也故曰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任相之道與任將不同為將者大槩多才而或頑鈍無恥非皆節廉好禮不可犯者也故不必優以禮貌而其有不羈不法之事則亦不可以常法御何則豪縱不趨約束者亦將之常態也武帝視大將軍往往踞廁而李廣利破大宛侵殺士卒之罪則寢而不問此任將之道也若夫相必節廉好禮者為也又非豪縱不趨約束者為也故接之以禮而重責之古者相見於天子天子為之離席起立在道為之下輿有病親問不幸而死親弔待之如此其厚然其有罪亦不私也天地大變天下大過而相以不起聞矣相不勝任策書至而布衣出府免矣相有他失而棧車牝馬歸以思過矣夫接之以禮然後可以重其責而使無怨言責之重然後接之以禮而不為過禮薄而責重彼將曰主上遇我以何禮而重我以此責也甚矣責輕而禮重彼將遂弛然不肯自飭故禮以維其心而重責以勉其怠而後為相者莫不盡忠於朝廷而不卹其私吾觀賈誼書至所謂長太息者常反覆讀不能已以為誼生文帝時文帝遇將相大臣不為無禮獨周勃一下獄誼遂發此使誼生於近世見其所以遇宰相者則當復何如也夫湯武之德三尺豎子皆知其為聖人而猶有伊尹太公者為師友焉

伊尹太公非賢於湯武也而二聖人者特不顧以師友之明有尊也噫近世之君姑勿責於此天子御坐見宰相而起者有之乎無矣在輿而下者有之乎亦無矣天子坐殿上宰相與百官趨走於下掌儀之官名而呼之若郡守召胥吏耳雖臣子為此亦不過然尊尊貴貴之道不若是褻也夫既不能待之以禮則其罪之也吾法將亦不得用何者不果於用禮而果於用刑則其心不服故法曰有某罪而加之以某刑及其免相也既曰有某罪而刑不加焉不過削之一官而出之大藩鎮此其弊皆始於不為之禮賈誼曰中罪而自弛大罪而自裁夫人不我誅而安忍棄其身此必有大愧於其君故人君者必有以愧其臣故其臣有所不為武帝嘗以不冠見平津侯故當天下多事朝廷憂懼之際使石慶得容於其間而無怪焉然則必有待之如禮而後可以責之如法也且吾聞之待以禮而彼不自斂以報其上重其責而彼不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者天下無有也彼人主傲然於上不禮宰相以自尊大者孰若使宰相自致以報其上之為利宰相利其君之不責而豈其私者孰若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之為福吾又未見去利而就害遠福而求禍者也

議論純正、茅鹿門

養才

蘇洵

夫人之所為有可勉彊者有不可勉彊者煦煦然而為仁孑孑然而為義不食其言以為信不見小利以為廉雖古之所謂仁與義與信與廉者不止若是而天下之人亦不曰是非仁人是非義人是非信人是非廉人此則無諸己而可勉彊以到者也在朝廷而百官肅在邊鄙而四夷懼坐之於繁劇紛擾之中而不亂投之於羽檄奔走之地而不惑為吏而吏為將而將若是者豈非天之所與性之所有不可勉彊而能也道與德可勉以進也才不可彊揠以進也今有二人焉一人善揖讓一人善騎射則人未有不以揖讓賢於騎射矣然而揖讓者未必善騎射而騎射者捨其弓以揖讓於其間則未必失容何哉才難彊而道易勉也吾觀世之用人好以可勉彊之道與德而加之不可勉彊之才之上而曰我貴賢賤能凡以道與德未足以化人而才有遺焉然而為此者亦有辭矣有才者而不能為衆人所勉彊者耳何則奇傑之士常好自負疏儁傲誕不事繩檢往往冒法律觸刑禁叫號讙呼以發其一時之樂而不顧其禍嗜利酗酒使氣傲物志氣一發則倜然遠去不可羈束以禮法然及其一旦翻然而悟折節而不為此以留意於嚮所謂道與德可勉彊者則何病不至奈何以樸樕小道加諸其上哉夫其不肯規規以事禮法而必自縱以為此者乃上之人之過也古之養奇傑也任之以權尊之以爵厚之以祿重之以恩責之以措置天下之務而易其平居自縱之心而聲色耳目之欲又已極於外故不待放恣而後為樂今

則不然奇傑無尺寸之柄位一命之爵食斗升之祿者過半彼又安得不越法踰禮而自快耶我又安可急之以法使不得泰然自縱耶今我繩之以法亦已急矣急之而不已而隨之以刑彼有北走胡南走越耳噫無事之時既不保養及其不幸一旦有邊境之患繁亂難治之事而後優詔以召之豐爵厚祿以結之則彼已憾矣夫彼固非純忠者也又安肯默然於窮困無用之地而已耶周公之時天下號為至治四夷已臣服卿大夫士已稱職當是時雖有奇傑無所復用而其禮法風俗尤復細密舉朝廷與四海之人無不遵蹈而其八議之中猶有曰議能者況當今天下未甚至治四夷未甚臣服卿大夫士未皆稱職禮法風俗又非細密如周之盛時而奇傑之士復有困於簿書米鹽間者則反可不議其能而恕之乎所宜赦其才而貰其過無使為刀筆吏所困則庶乎盡其才矣或曰奇傑之士有過得免則天下之人孰不自謂奇傑而欲免其過者是終亦潰法亂教耳曰是則然矣然而奇傑之所為必挺然出於衆人之上苟指其已成之功以曉天下俾得以贖其過而其未有功者則委之以難治之事而責其成績則天下之人不敢自謂奇傑而真奇傑者出矣

感慨當世直是刺骨　茅鹿門

田制　蘇洵

古之稅重乎、今之稅重乎、周公之制、園廛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稍甸縣都、皆無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蓋周之盛時、其尤重者至四分而取一、其次者乃五而取一、然後以次而輕、始至於十一、而又有輕者也、今之稅、雖不啻十一、然而使縣官無急征、無橫斂、則亦未至乎四而取一與五而取一之為多也、是今之稅與周之稅輕重之相去無幾也、雖然當周之時、天下之民歌舞以樂其上之盛德、而吾之民反戚戚不樂、常若擢筋剝膚以供億其上、周之稅如此、吾之稅亦如此、而其民之哀樂何如此之相遠也、其所以然者、蓋有繇矣、周之時用井田、井田廢、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資於富民、富民之家、地大業廣、阡陌連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驅役、視以奴僕、安坐四顧、指麾於其間、而役屬之民、夏為之耨、秋為之穫、無有一人違其節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己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富強、耕者日食其半以至於窮餓而無告、夫使耕者至於窮餓、而不耕不穫者坐而食富強之利、猶且不可、而況富強之民輸租於縣官、而不免於怨嘆嗟憤、何則、彼以其半而供縣官之稅、不若周之民以其全力而供其上之稅也、周之十一以其全力而供十一之稅也、使以其半供十一之稅、猶用十二之稅然也、況今之稅、又非特止於十一而已、則宜乎其怨嘆嗟憤之不免也、噫、貧民耕而不免於飢、富民坐而飽且嬉、又不免於怨、其弊皆起於廢井田、

井田復則貧民有田以耕、穀食粟米不分於富民、可以無飢、富民不得多占田以錮貧民、其勢不耕則無所得食、以地之全力供縣官之稅、又可以無怨、是以天下之士爭言復井田、既又有書者曰、奪富民之田以與無田之民、則富民不伏、此必生亂、如乘大亂之後、土曠而人稀、可以一舉而就、高祖之滅秦、光武之承漢、可為不可為、以是為恨、吾又以為不然、今雖使富民皆奉其田而歸諸公、乞為井田、其勢亦不可得、何則、井田之制、九夫為井、井間有溝、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為一成、成間有洫、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為一同、同間有澮、其地萬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間、為澮者一、為洫者百、為溝者萬、既為井田、又必兼備溝洫之制、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為川為路者一、為澮為道者九、為洫為涂者百、為溝為畛者千、為遂為徑者萬、此二者非塞溪壑、平澗谷、夷丘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壟、不可為也、縱使能盡得平原廣野、而遂規畫於其中、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百年專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以望天下之地盡為井田、盡為溝洫、已而又為民作屋廬於其中、以安其居而後可、吁、亦已迂矣、井田成而民之死、其骨已朽矣、古者井田之興、其必始於唐虞之世乎、非唐虞之世、則周之世無以成井田、唐虞啟之、至於夏商、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備、周公承之、因遂申定其制度、疏整其疆界、非一日

而謂欲如此也其所從來者漸矣夫井田雖不可為而其實便於今今

識有能為近井田者而用之則亦可以蘇民矣乎聞之董生曰井田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名田之說蓋出於此而後世未有行者非以不便民也懼民不肯損其田以入吾法而遂因此以為變也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官夫三十頃之田周民三十夫之田也縱不能盡如此制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過矣而期之三年是又迫蹙平民使自壞其業非人情難用吾欲少為之限而不奪其田嘗已過吾限者但使後之人不敢多占田以過吾限耳要之數世富者之子孫或不能保其地以復於貧而彼嘗已過吾限者散而入於他人矣或者子孫出而分之以無幾矣如此則富民所占者少而餘地多餘地多則貧民易取以為業不為人所役屬各食其地之全利利不分於人而樂輸於官夫端坐於朝廷下令於天下而不驚民不動衆不用井田之制而獲井田之利雖周之井田何以遠過於此哉

此論全為當世厚斂而發　姜鳳阿

策文　第十卷　十四

御試制科策　蘇軾

臣聞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察緩急之勢異也方其無事也雖齊威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丁寧之間將死深悲之言而不能去其區區之三豎及其有事且急也雖唐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賤且疏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夫言之於無事之世者足以有所改為而常患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於不及改為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亡相尋而世主之所以不悟也今陛下處備安之時乘不拔之勢拱手垂裳而天下嚮風動容變色而海内寂然雖有一事之失常一物之不獲涸未足以憂陛下也所謂親策賢良之士者以應故事而已豈以臣言為真足以有感於陛下耶雖然君以名求之臣以實應之陛下為是名也臣敢不為是實也伏惟制策有念祖宗先帝大業之重而自處於寡昧以為志勤道遠治不加進臣竊以為陛下即位以來歲歷三紀更於事變諳於情偽不為不熟矣而治不加進雖臣亦疑之然以為志勤道遠則雖臣愚然亦未敢以明詔為然也夫志有不勤而道無遠陛下苟知勤矣則天下之事未禁然無不罪衆又安以訪臣為哉今也備以道遠為歎則是陛下未知勤也臣請言勤之貌夫天以日運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體以日動故無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器也久置而不用則委靡廢放日趨於弊而已矣陛下深居法

策文　第十卷　十五

宮之中其憂勤而不息耶臣不得而知也其宴安而無為耶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遠之嘆緣陛下之不勤者竊見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輕賦稅則財不足欲威四夷則兵不彊欲興利除害則無其人欲致世屬俗則無其具大臣不過遵用故事小臣不過謹守簿書上下相安以苟歲月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又竊聞之自頃歲以來大臣奏事陛下無所詰問直可之而已臣始聞而大懼以為不信及退而觀其數見則臣亦不敢為不信也何則人君之言與士庶不同言脫於口而四方傳之捷於風雨故太祖太宗之世天下皆諷誦其言語以為搖動之具今陛下之所慮怒而賜譴者何人也合於聖意而誘進之者何人也所與朝夕論議深言者何人也越次躐等召而問訊之者何人也

四者臣皆未之聞焉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願陛下條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可用之人有幾其事未治其人未用雞鳴而起曰吾今日為其事用其人他日又曰吾所為其事其事果濟矣乎所用其人其人果才矣乎如是孜孜焉不遑於心屏去聲色放遠善柔親近賢達遠睹古今凡此者勤之實也而道何遠乎伏惟制策有風興夜寐於今三紀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鬱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撤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汰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皆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不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為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為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叙法寬濫吏不知懼纍繫者衆悲歎者多凡此陛

下之所憂數十條者臣皆能為陛下歷數而備言之然而未敢為陛下道也何者陛下誠得御臣之術而固執之則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皆可以捐之大臣而已不與今陛下區區以嚮之數十條為己憂者則是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天下所謂賢者陛下既得而用之矣方其未用也常若有餘而其既用也則常若不足是豈其才之有變乎古之用人者日夜提策之武王用太公其相與問荅百餘萬言今之六韜是也威公用管仲其相與問答亦百餘萬言今之管子是也古之人君其所以反覆窮究其臣者若此今陛下默默而聽其所為則夫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無時而舉矣古之忠臣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辦是矣乎度能辦是也則又曰吾君能忘己而任我乎能無以小人間我乎度其能忘

已而任我也能無以小人間我也然後受之既已受之矣則以身任天下之責而不辭享天下之利而不愧今也內不度己外不度君而輕受之受之而衆不與也則引身而求去陛下又為美辭而遣之加之重祿而毀之夫引身而求退者非果廉節而有譏也是邀君以自固也是自明其非殺之欲習以遜揚也是不能斷其事而以其患遺後人也陛下奈何聽之故曰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若夫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者此以不至也德之必有以著其德之之形教之必有以顯其教之之狀德之之形莫著於輕賦殺之之狀莫顯於去殺此二者今皆未能焉臣故曰實不至也夫以選舉之重而不取才行官吏之衆而不行考求農末之相傾而平糴之法不立貧富之相傾而占田之數無限天下

之闕攻。則莫大乎此。而和氣安得不發乎。田野闢者。民之所以富足之道也。其所以無聊。則吏政之過也。然臣聞天下之民。常偏聚而不均。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荊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繇此觀之。則田野亦未可謂盡闢也。夫以吳蜀荊襄之相形、而饑寒之民、終不能去狹而就寬者、世以為懷土而重遷。非也。行者無以相羣。則不能行。居者無以相友。則不能居。若舉徙饑寒之民。則無有不聽矣。邊境已安。而兵不得徹者、有安之之名。而無安之實也。臣欲小言之、則自以為虛、大言之、則世俗以為笑。臣請略言之、古之制北狄者。未始不通西域。今之所以不能通者。是夏人為之障也。朝廷置靈武於度外。幾百年矣。議者以為絕域異方。曾不敢近。而況於取之乎。然臣以為事務有不可不取者。

不取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彊未有艾也。然靈武之所以不可取者。非以數郡之能抗吾中國。中國自困而不能舉也。其所以自困而不能舉者。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塊然如巨人之病痿。非不枵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舉。欲去是疾也。則莫若稍泰以委之。使秦人斷然如戰國之世。不待中國之援。而中國亦善未始有秦者。有戰國之全利。而無戰國之患。則夏人衆矣。其使莫如稍徙沿邊之民、不能戰守者於空閒之地、而以其地蓋募民為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則向之戍卒。可以稍減。使數歲之後。沿邊客民。盡為耕戰之夫。然後數出兵以苦之。要以使之厭戰而不能支。則折而歸吾矣。如此而北狄始有可制之斷。中國始有息肩之所。不然、將齎師之不暇。而又何敢乎。

所謂利入已浚而浮費彌廣者。臣竊以為外有不得已之二虜、內有得已而不已之後宮、後宮之費、不減一敵國、金玉錦繡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毀。已務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儲其精金良帛而別異之。以待倉卒之命。其為費豈勝計哉。今不去此等。而欲廣求利之門。臣知所得之不如所喪也、軍冗而未練者、臣嘗論之曰、此將不足恃之過也。然以其不足恃之故、而擁之以多兵、不蒐去其無用、則多兵適所以為敗也。官冗而未澄者、臣嘗論之曰、此審官吏部與職司無法之過也、夫審官吏部、是古者考績黜陟之所也、而特以日月為斷。今雖未能復古、可略分其郡縣、不以遠近為差、而以難易為等、第其人之所堪而別異之、才者常為其難。而不才者常為其易。及其當遷也。難者常速而易者常久。然

而為此者。固有待也。使審官吏部、與外之職司常相關通、而為職司者、不惟舉有罪、察有功而已、必使盡第其屬吏之所堪、以詔審官吏部、審官吏部常從內等其任使之難易。職司常從外第其人之優劣。才者常用。不才者常閒。則冗官可澄矣。庠序興而禮樂未具者、臣益以為庠序者、禮樂既興之所用、非所以興禮樂也、今禮樂郡野而未完。則庠序不知所以為教。又何以興禮樂乎。如此而求其可封、責其皆壞、將以息訟而措刑者、是却行而求前也、夫上之所嚮者。下之所趨也。而況從而賞之乎。上之所背者。下之所去也。而況從而罰之乎。今陛下責在位者不務教化、而治民者多拘文法、臣不知朝廷所以為賞罰者何也、無乃或以教化待罪。而多以文法責賞歟。夫禁防未至於煩多、而民不知避者、

吏以為市也、叙法不為寬濫、而吏不知懼者、不論其能否、而論其久近也、縲緊者衆、愁嘆者多、凡以此也、伏惟制策有仍歲以來、災異數見、乃六月壬子、日蝕於朔、淫雨過節、煖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此豈非陛下厭聞諸儒牽合之論、而欲聞其自然之說乎、臣不敢復取洪範傳五行志以為對、直以意推之、夫日蝕者、是陽氣不能履陰也、何謂陽氣不能履陰、臣聞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是為一交、交當朔、則蝕、交者、是行道之陰者也、然而或蝕或不蝕、則陽氣之有彊弱也、今夫二人並行而犯霧露、其疾者必其弱者也、其不疾者必其彊者也、道之陰一也、而陽氣之彊弱異、故夫日之蝕、非食之日而後為蝕、其虧也久矣、特遇陰而見焉、陛下幼以其未蝕

也、為無災而其既飲而復也、為免欲臣以為未也、特出於陰耳、夫淫雨大水者、是陽氣融液汗浸而不能收也、諸儒或以為陰盛、臣請得以理析之、大陽動而外其於人也為寒、寒之氣溫然而為淫、陰動而內其於人也為諭、諭之氣洽然而為爍、以一人推天地、天地可見、故春夏者其一虛也、秋冬者其一諭也、夏則川澤洋溢、冬則水泉收縮、此燥濕之致也、是故陽氣汗浸融液而不能收、則常為淫雨大水、猶人之寒而不能諭也、今陛下以至仁柔天下、兵驕而並厚其賜、戎伏誅徹而益加其禮、蕩然與天下為咻昫溫煖、尤政萬事墮壞、而終無威刑以堅疑之、亦如人之寒而不能諭、此淫雨大水之所繇作也、天地告戒也意、陰陽消伏之理、治無以易此矣、而制策又有五常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

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救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諭因報重、其考於古乎、此陛下畏天恐懼求瑞之隨而流入於廷、儒之說、此皆愚臣之所學於師而不取者也、夫五行之相沴、本不至於六、六沴者、起於諸儒欲以六極分配五行、於是始以皇極附益而為六、夫皇極者、五事皆得、不極者、五事皆失、非所以與五事並列而別為一者也、是故有貌而又有叢、有極而無福、曰五福皆應、此亦自知其殊也、呂氏之時、今則抑宗元之論備矣、以為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其可行者、皆天事也、其不可行者、皆人事也、若天叢社伐鼓、木非有益於救災、特致其薄陽之意而已、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繇此言之、則亦何必正陽之月而後伐鼓

救變、如左氏之說乎、盛夏報囚、先儒固已論之、以為仲尼誅葬優之月、固君子之所無疑也、伏惟制策有宗師諸夏之根本、則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褻有僭差不度、此在陛下身率之耳、後宮有大練之節、則天下以羅伊為叢、大臣有脫衆之節、則內方以齊眾為汗、雖無禁令、又何變乎、伏惟制策有治當先內、亂之曰何以為宗師、攻在摘姦、武曰不可撓獄市、而此皆一偏之說、不可以不察也、夫見其一偏而輒舉以為說、則天下之說不可以勝衆矣、自通人而言之、則曰治內所以為宗師也、不撓獄市所以為獨姦也、如使不撓獄市而害其為獨姦、則夫曹參者是為道也主也、伏惟制策有推尋前世、撓亂治迹、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庶、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異、治奚不同、臣竊以為不然、孝

文之所以為得者、是儒術略用也、其所以得而未盡者、是儒術略用而未純也、而其所以為失者、則是用老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賈誼之說、然後待大臣有禮、御諸侯有術、而至於興禮樂、係單于、則曰未暇、故曰儒術略用而未純也、若夫用老之失、則有之矣、始以區區之仁、壞一代之刑、而易之以髡笞、髡笞不足以懲其罪、則又從而殺之、用老之失、豈不過甚矣哉、且夫孝武亦不可謂用儒之主也、博延方士而多興妖祠、大興宮室、而甘心遠略、此豈儒者教之、令夫有國者、徒知徇其名而不考其實、見孝文之富強、而以為老子之功、見孝武之虛耗、而以為儒者之罪、則過矣、此唐明皇之所以溺於宴安、徹去隄防、而為天寶之亂也、伏惟制策有王政所繫、形於詩道、周公豳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臣聞豳詩言后稷公劉所以致王業之艱難者也、其後累世而至文王、文王之時、則王業既已大成矣、而其詩為二南、二南之詩、備列於國風、而至於豳獨何怪乎、昔季札觀周樂、以為大雅曲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體者、寬而不流也、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者、狹而不迫也、繇此觀之、則二雅之所以異者、取其辭之廣狹、非取其事之大小也、伏惟制策有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內史、素質之言、不宜兼於宰相、臣以為宰相雖不親細務、至於錢穀兵師、固當制其總領利害、陳平所謂責之內史者、特以宰相不當治其簿書多少之數耳、昔唐之初、以郎官領度支、而職事以治、及兵興之後、始立使

頒公佐既衆、簿書益繁、百弊之源、自此而始、其後裴延齡、皇甫鎛、皆以剝下媚上、至於希世用事、以宰相兼之、誠得防姦之要、而韋貫之之議、特以其權過重歟、故李德裕以為賤臣不當議令、臣常以為有宰相之風矣、伏惟制策有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陸守禦之方、圜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此六者亦方今之所當論也、昔召穆公曰、民患輕則多作重以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以行之、亦不廢重、輕可改、而重不可廢、不幸而過、寧失於重、此制錢之本意也、命者人君之所權、出於口而無窮、秩者民力之所供、取於府而有限、以無窮養有限、此虛實之相養也、水旱蓄積之備、則莫若復隋唐之義倉、邊陸守禦之方、則莫若依秦漢之更卒、周官有太府、天府、泉府、天府、內府、外府、職內、職金、職幣、是謂九府、太公之所行以致富、古者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為國均、則市不二價、四民常均、是謂五均、獻天之所致以為決、皆所以均民而富國也、凡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略如此、而於其末復策之曰、富人強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此臣有以知陛下之聖意、以為所問之所以策臣者、各指其事、恐臣不得盡其辭、是以復舉其大體而略問焉、又恐其不能切至也、故又詔之曰、悉意以陳、無悼後害、臣是以敢復進其猶任之說、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進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進、欲退一人、當同天下之所[illegible]

一人則又相與誹曰是出於其也是其之所惡也臣非敢以此為舉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則必有繇矣今無知之人相與謗於道曰聖人在上而天下之所以不盡被其澤者便嬖小人附於左右而女謁盛於內也為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為信者何也徒見諫官御史之言矻矻乎難入以為必有間之者也徒見蜀之美錦越之奇器不繇方貢而入於宮中也如此而向之所謂急政要務者陛下何暇行之臣不勝憤懣謹復列之於末惟陛下寬其萬死幸甚幸甚

制科策亦隨問條答在長公亦未盡所欲言而中間持議大較多通達國體非經生所及　茅鹿門

擬進士對御試策

蘇軾

臣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天下安危之至計謀及於布衣之士其求之不可謂不切其好之不可謂不篤矣然臣私有所憂者不知陛下有以受之歟禮曰甘受和白受采故臣願陛下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然後忠言至計可得而入也今臣竊觀陛下先入之言已實其中邪正之黨已貳其聽功利之說已動其欲則雖有皐陶益稷為之謀亦無自而入矣而況於疏遠愚陋者乎此臣之所以大懼也若乃盡言以招過觸諱以亡軀則非臣之所恤也聖策曰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臣以為陛下未知此也是以所為顛倒失序如此茍誠知之曷不尊其所聞而行其所知歟百官之所以得其職者豈聖主人人而督責之萬事之所以得其序者豈聖主事事而整齊之哉亦因能而任職因職以任事而已官有常守謂之職施有先後謂之序今陛下使兩府大臣侵三司財利之權常平使者亂職司守令之治刑獄舊法不以付有司而取決於執政之意邊鄙大慮不以責帥臣而聽計於小吏之口百官可謂失其職矣王者之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後者刑也所宜先者義也所宜後者利也而陛下易之萬事可謂失其序矣然此猶其小者其大者則中書失其政也宰相之職古者所以論道經邦今陛下但使奉行條例司文書而已矣昔邴吉為丞相蕭望之為御史大夫望之言陰陽不和咎在臣等而宣帝以為意輕丞相終身薄之今政事堂忿爭相詬流傳都邑以為口實使天下何觀焉故臣願陛下首還中書

之政則百官之職萬事之序以次得矣聖策曰有所不為為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陛下之及此言是天下之福也今日之患正在於未成而為之未服而革之耳夫成事在理不在勢服人以誠不以言理之所在以為則成以禁則止以賞則勸以言則信古人之所以鼓舞天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基術理而已今為政不循理而欲以人主之勢劫而成之夫以斧析薪可謂必克矣然不循其理則斧可缺新不可破是以不諭尊卑不計疆弱理之所在則成理所不在則不成可必也今陛下使農民衆息與商賈爭利豈理也哉而可怪其不成乎禮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此陛下苟誠乎為民則雖或謗之而人不信苟誠乎為利則雖自解釋而人不服凡事有決不可欺者吏受財

枉法人必謂之賊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謂之盜苟有其實不敢辭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謂之放債取利可乎凡人為善不自譽而人譽之為惡不自毀而人毀之如使為善者必須自言而後信則堯舜周孔亦勞矣今天下以為利陛下以為義天下以為害陛下以為仁天下以為貪陛下以為廉不勝其紛紛也則使二三臣者極其巧辯以解答千萬人之口附會經典作為文書以曉四方之人豈如嬰兒鳥獸而可以美言小數眩惑之哉且夫未成而為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為未服而革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革蓋世有好走馬者一為墜傷而終身徒行何者慎重則必成輕發則多敗此理之固然也陛下若出於慎重則屢作屢成不惟人信之陛下亦自信而日以勇矣若出於輕發則屢敗

而每敗不惟人不信陛下亦自不信而日以怯矣太宗始用兵銳其意豈淺也哉而一經大變則憂沮喪氣不能復振文宗亦非有失德徒以好作而寡謀也慎重者始若怯終必勇輕發者始若勇終必怯乃若橫山之人未嘗一日而忘漢雖五尺之童子知其可取然自慶曆以來莫之敢發者誠未有以善其後也況若邊臣不計其後而遽發之一發不中則內帑之費以數百萬計而關輔之民困於飛輓者三年而未已雖天下之勇者敢復為之歟為之固不可敢從言之歟繇此觀之則橫山之功是邊臣欲速而壞之也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輸之策併軍蒐卒之令卒然輕發又甚於前日矣雖陛下不卹人言持之益堅而勢窮事蹙終亦必變也日雖有良法美政陛下能遽自信乎人君之患在

於樂因循而憚改作今陛下春秋鼎盛天錫勇智此萬世一時也而羣臣不能濟之以慎重養之以敦朴譬如乘輕車馭駿馬冒險夜行而僕夫又從其後而鞭之豈不殆哉臣願陛下解轡秣馬以須東方之明而徐行於九軌之道甚未晚也聖策曰田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鱉莫不得其性者此有小有司之事也曾何足以累陛下陛下操其要治其末恭己無為而物莫不盡其理以生以成若夫百工有司之事自宰相不肯為之又況於陛下乎聖策曰其富足以備理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何施而可以臻此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苟免耕業可以行禮掃地而祭可以事天禮之不備非貧之罪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臣不知陛下所謂富者富民歟抑富國歟陸賈曰將相和

調則士孫附劉向曰、衆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今朝廷可謂不和矣、其然安在、陛下不反求其本、而欲以力勝之、力不能勝衆也久矣、古者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而士猶犯之、今陛下躬蹈堯舜、未嘗誅一無罪、欲弭衆言、不過盡逐異議之臣、而更用人耳、必未忍行亡秦偶語之禁、起東漢黨錮之獄、則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爭者蓋多、煩言交攻、必甚於今日矣、欲望致和而廣樂、豈不誅哉、古之求治者、將以措刑也、今陛下求治、則欲致刑、此又羣臣誤陛下也、臣知其說矣、是出於荀卿、荀卿喜為異論、至以人性為惡、則其言治世刑重、亦宜矣、而說者又以為書稱唐虞之隆、刑故無小、而周之盛時、羣飲者殺、臣請有以語之、夏禹之時、大辟二百、周公之時、大辟五百、豈可謂周治而禹亂耶、秦及三族、漢除肉刑、豈可謂秦治而漢亂耶、致之言極也、天下幸而未治、使一日治安、陛下將變今之刑、而用其極歟、天下幾何其不叛也、徒聞其語而懼者已衆矣、臣不意異端邪說、惑誤陛下至於如此、且夫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用刑之常理也、至於今守之、豈獨唐虞之隆而周之盛時哉、所以誅羣飲者、意其非獨羣飲而已、今之法所謂夜聚曉散者、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語、則凡疾相過者、皆執而殺之、可乎、夫人相與飲酒而輒殺之、雖桀紂之暴、不至於此、而謂周公行之歟、聖策曰、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救之之術、必有本末、施之之宜、必有先後、臣請論其事與其所宜先者、而陛下擇焉、方今救弊之道、必先立事、立事之本在於知人、則所施之宜、當先觀大臣之知人與否耳、古之欲立非常之

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苟無知人之明、則循規矩蹈繩墨以求寡過、二者皆審於自知、而安於才分者也、道可以講習而知、德可以勉強而能、惟知人之明不可學、必出於天資、如蕭何之識韓信、此豈有法而可傳者哉、以諸葛孔明之賢、而知人之明、則其所短、是以失之於馬謖、而孔明亦審於自知、是以終身不敢用魏延哉、仁祖之在位、事無大小、一付之於法、人無賢不肖、一付之於公議、事已效而後行、人已試而後用、終不求非常之功者、誠以當時大臣不足以與於知人之明也、古之為賢者聆音察色、洞視五臟、則其治疾也、有剖胸決腑、洗濯胃腸之變、苟無其術、不敢行其事、今無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之功、解縱繩墨、以慕古人、則是未能察脉而欲試華佗之方、其異於操刀而殺人者幾希矣、房琯之稱劉秩、關播之用李元平是也、至今以為笑矣、陛下觀今之大臣為知人歟、為不知人歟、乃者權用衆才、皆其造室握手之人、要結審固而後敢用、養以為其人可以勸力同心、然致太平、曾未安席、而交口攻之者、如蝟毛而起、陛下以此紛之、其不知人也、亦害矣、幸今天下無事、異同之論、不過清亂聖聽而已、若邊閑有警、盜賊竊發、俯仰成敗、呼吸變改、而所用之人、嘗知今日作合、作散、臨事解體、不可復知、則無乃誤社稷歟、華佗不世出、天下未嘗廢醫、蕭何不世出、天下未嘗廢治、陛下必欲立非常之功、請待知人之佐、若備未也、則亦詔左右之臣、安分守法而已、聖策曰、生民以來、長稱三治、必曰唐虞成周之時、詩書所稱、其述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雖未

書善然要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臣以為此不可以勝言也其施設之方各隨其時而不可知其所以可知者必畏天必從衆必法祖宗故其言曰戒之戒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稽于衆舍己從人又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詩書所稱大略如此未嘗言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從祖宗之法不足用也待堅用王猛而與世仇勝席寶不悅魏鄭公勸太宗以仁義而封倫不信凡今之人欲陛下違衆而自用者必以此藉口而陛下所謂賢明忠智者豈非意在於此等歟臣願考二人之所行而求之於今王伍豈嘗設官而謀利魏鄭公豈嘗貸錢而取息歟且其不悅者不過數人固不害天下之信且服也今夫天下有心者怨有口者謗古之君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以不如此古語曰百人之聚未有不公而說況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回臣不知所稅駕矣詩曰作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區區忠蓋惟陛下察之臣謹昧死上對

此篇多為荊公而發　鍾伯敬

審勢　蘇洵

治天下者定所尚所尚一定至於萬千年而不變使民之耳目純於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為治故三代聖人其後世遠者至七八百年夫豈惟其民之不忘其功以至於是蓋其子孫得其祖宗之法而為據依可以永久夏之尚忠商之尚質周之尚文視天下之所宜尚而固執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不朝文而暮質以自瀆亂故聖人者出必先定一代之所尚周之世蓋有周公為之制禮而天下遂尚文後世有賈誼者說漢文帝亦欲先定制度而其說不果用今者天下幸方治安子孫萬世帝王之計不可不預定於此時然萬世帝王之計常先定所尚使其子孫可以安坐而守其舊至於攻弊然後變其小節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故享世長遠而民不苟簡今也考之於朝野之間以觀國家之所尚者而愚猶有惑也何則天下之勢有強弱聖人審其勢而應之以權勢強矣強甚而不已則折勢弱矣弱甚而不已則屈聖人權之而使其甚不至於折與屈者威與惠也夫強甚者威竭而不振弱甚者惠褻而下不以為德故處弱者利用威而處強者利用惠乘強之威以行惠則惠尊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故威與惠者所以裁節天下強弱之勢也然而不知強弱之勢者有殺人之威而下不懼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何者威竭而惠褻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審知天下之勢而後可與言用威惠不先審知其勢而徒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末也故有強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惠以至於折與屈者是可悼也譬

之人身將欲飲藥餌石以養其生必先審觀其性之為陰其性之為陽而投之以藥石藥石之陽而投之陰藥石之陰而投之陽故陰不至於涸而陽不至於亢苟不能先審觀已之為陰與已之為陽而以陰攻陰以陽攻陽則陰者固死於陰而陽者固死於陽不可救也是以善養身者先審其陰陽而善制天下者先審其強弱以為之謀昔者周有天下諸侯大盛當其盛時大者已有地五百里而畿內反不過千里其勢為弱秦有天下散為郡縣聚為京師守令無大權柄伸縮進退無不在我其勢為強然方其成康在上諸侯無小大莫不臣伏弱之勢未見於外及其後世失德而諸侯禽奔獸遁各圖其國以相侵擴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區區守姑息之道而望其能以制服強國是謂以弱政濟弱勢故

周之天下卒斃於弱秦自孝公其勢固已駸駸焉日趨於強大及其子孫已并天下而亦不悟專任法制以斬撻平民是謂以強政濟強勢故秦之天下卒斃於強周拘於惠而不知權秦勇於威而不知本二者皆不審天下之勢也吾宋制治有縣令有郡守有轉運使以大系小絲牽繩聯總合於上雖其地在萬里外方數千里擁兵百萬而天子一呼於殿陛間三尺豎子馳傳捧詔召而歸之京師則解印趨走惟恐不及如此之勢秦之所恃以強之勢也勢強矣然天下之病常病於弱噫有可強之勢如秦而反陷於弱者何也習於惠而怯於威也惠太甚而威不勝也夫其所以習於惠而惠太甚者賞數而加於無功也怯於威而威不勝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繇賞與刑與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實

著於外焉何謂弱之實曰官吏曠惰職廢不舉而敗官之罰不加嚴也多贖數赦不問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冗兵驕狂負力幸賞而維持姑息之恩不敢節也將帥覆軍匹馬不返而敗軍之責不加重也其胡強盛陵壓中國而邀金繒增幣帛之恥不為怒也若此類者太弱之實也久而不治則又將有大於此而遂浸微浸消釋然而潰以至於不可救止者眾之矣然愚以為弱在於政不在於勢是謂以弱政敗強勢今夫一輿薪之火眾人之所憚而不敢犯者也舉而投之河則何熱之能為是以負強秦之勢而溺於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強焉者以此也雖然政之弱非若勢弱之難治也借如弱周之勢必變易其諸侯而後強可能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今夫弱政

則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夫齊古之強國也而威王又齊之賢王也當其即位委政不治諸侯並侵而人不知其國之為強國也一旦發怒裂萬家封即墨大夫召烹阿大夫與常譽阿大夫者而發兵擊趙魏趙魏盡走請和而齊國人人震懼不敢飾非者彼誠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濟其弱也以今以天子之尊藉郡縣之勢言脫於口而四方響應其所以用威之資固已完具且有天下者患不為焉有為而不可者今誠能一留意於用威一賞罰一號令一舉動無不一切出於威嚴用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斷而不牽眾人之是非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雷電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可逃遁朝廷如此然後平民益務檢慎而姦民猾吏

亦常恐恐然懼刑法之及其身而斂其手足不敢觸犯法此之謂彊政政彊矣為之數年而天下之勢可以復彊故曰乘弱之惠以暴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然則以當今之勢求所謂萬世為帝王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者其尚威而已矣或曰當今之勢事誠無便於尚威者然孰知夫萬世之間其政之不變而必曰威耶愚應之曰威者君之所恃以為君也一日而無威是無君也久而政弊變其小節而參之以惠使不至若秦之甚可也舉而棄之過矣或者又曰王者任德不任刑任刑霸者之事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謂知理者也夫湯武皆王也桓文皆霸武王乘紂之暴出民於炮烙斬刖之地苟又遂多殺人多刑人以為治則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於禮義彼湯則不然桀之惡固無以異紂

宋本　第十卷　三四

然其刑不若紂暴之甚也而天下之民化其風淫惰不事法度書曰有衆率怠弗協而又諸侯昆吾氏首為亂於是誅鋤其彊梗怠惰不法之人以定紛亂故記曰商人先罰而後賞至於桓文之事則又非皆任刑也桓公用管仲管仲之書好言刑故桓公之治常任刑文公長者其佐狐趙先魏皆不說以刑法其治亦未嘗以刑為本而號以為霸而謂湯非王而文非霸也得乎故用刑不必霸而用德不必王各觀其勢之何所宜用而已然則今之勢何為不可用刑用刑何為不曰王道彼不先審天下之勢而欲應天下之務難矣

文勢一步緊一步　唐荊川

審敵　蘇洵

中國內也四夷外也憂在內者本也憂在外者末也夫天下無內憂必有外懼本既固矣盍釋其末以息肩乎曰未也古者夷狄憂在外今者夷狄憂在內釋其末可也而愚不識方今夷狄之憂為末也古者夷狄之勢大弱則臣小彊則遁大盛則侵小盛則掠吾兵良而食足將賢而士勇則患不在中原如是而曰外憂可也今之夷狄姑無望其臣與遁求其志止於侵掠而不可得也北胡驕恣為日久矣歲邀金繒以數十萬計曩者幸吾有西羌之變出不遜語以撼中國天子不忍使邊民重困於鋒鏑是以虜日益驕而賄日益增迄今凡數十百萬而猶慊然未滿其欲視中國如外府然則其勢又何止數十百萬也夫賄益多則賦

宋本　第十卷　三五

斂不得不重賦斂重則民不得不殘故雖名為息民而其實愛其死而殘其生也名為外憂而其實憂在內也外憂之不去聖人猶且恥之內憂而不為之計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而無變也古者匈奴之強不過冒頓當暴秦刻剝劉氏戰爭之後中國溘然矣以今度之彼宜遂入踐中原如決大河潰蟻壤然卒不能越其疆以有吾尺寸之地何則中原之強固百倍於匈奴雖積衰新造而猶足以制之也五代之際中原無君晉瑭苟一時之利以子行事匈奴割幽燕之地以資其彊大孺子總立大臣外叛匈奴掃境來寇兵不血刃而京師不守天下被其禍匈奴自是始有輕中原之心以為可得而取矣及吾宋景德中大舉來寇章聖皇帝一戰而却之遂與之盟以和夫人之情勝則狃狃則敗敗則

懲懲則勝匈奴狃石晉之勝而有景德之敗懲景德之敗而恐未知其所勝甚可懼也雖然數十年之閒能以無大變者何也匈奴之謀必曰我百戰而勝人人雖屈而我亦勞馳一介入中國以形凌之以勢邀之歲得金錢數十百萬如此數十歲我益數百千萬而中國損數百千萬吾日以富中國日以貪然後足以有為也天生北狄謂之大戎投骨於地信然而爭者大之常也今則不然遑撓之上豈無可乘之釁使之來寇大足以奪一郡小亦足以殺掠數千人而彼不以動其心者此其志非小也將以蓄其銳而伺其隙以伸其所大欲故不忍以小利而敗其遠謀古人有言曰為虺弗摧為蛇奈何匈奴之勢日長炎炎今也柔而養之以冀其卒無大變其亦惑矣且今中國之所以竭生民之力以奉

其所欲而循恐恐焉懼一物之不稱其意者非謂中國之力不足以支其怒也然以思度之當今中國雖萬無有如石晉可乘之勢者匈奴之力雖足以犯邊然今十數年間吾可以必無犯邊之釁何也非畏吾也其志不止犯邊也其志不止犯邊而力又未足以成其所欲為則其心惟恐吾之一旦絕其好以失吾之厚賂也然而驕傲不肯少屈者何也其意曰邀之而後固也鷙鳥將擊必匿其形昔者冒頓欲攻漢漢使至輒匿其壯士健馬故兵法曰辭卑者進也辭疆者退也今匈奴之君臣莫不張形勢以夸我此其志不欲戰明矣闔廬之入楚也因唐蔡句踐之入吳也因齊晉匈奴誠欲與吾戰耶曩者陝西有元昊之叛河朔有王則之變嶺南有智高之亂此亦可乘之勢矣然終以不動則其志之

不欲戰又明矣吁彼不然戰而我遂不與戰則彼既得其志矣兵法曰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所不能於敵反是今無乃與此異乎且匈奴之力既未足以伸其所大欲而集一郡縱掠殺千人之利彼又不以動其心則我勿賂而已勿賂而彼以為辭則對曰爾何功於吾歲欲吾賂吾有戰而已賂不可得也雖然天下之人必曰此愚人之計也天下執不知賂之為害而勿賂之為利顧勢不可耳愚以為不然當今夷狄之勢如漢七國之勢昔者高祖急於滅項籍故舉數千里之地以王諸將項籍死天下定而諸侯之地因遂不可削當是時非劉氏而王者八國高祖懼其且為變故大封吳楚齊趙同姓之國以制之既而信越布綰皆誅死而吳楚齊趙之疆反無以制當是時諸侯王雖名為臣而其實

莫不有帝制之心膠東膠西濟南又從而和之於是擅爵人赦死罪戴黃屋刺客公行也首交於京師罪至彰也勢至逼也然當時之人猶且徜徉容與兵不凡慮月不圖歲朝不計夕循循而摩之煦煦而吹之幸而無大變以及於孝景之世有謀臣曰晁錯始議削諸侯地以損其權天下皆曰諸侯必且反錯曰固也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吾懼其不及令反也天下皆曰晁錯愚乎七國之禍期於不免與其發於遠而禍大不若發於近而禍小以小禍易大禍雖三尺童子皆知其當然而其所以不與錯者彼皆不知其勢將有遠禍與知其勢將有遠禍而度已不及見謂可以寄之後人以苟免吾身也然則錯為一身謀則愚而為天下謀則智人君又安可除天下

之謀而用一身之謀我今者匈奴之彊不減於七國而天下之人又用當時之議因循維持以至於今方且以為無事而愚以為天下之大計不如勿賂勿賂則變疾而禍小賂之則變遲而禍大畏其疾也不若畏其大樂其疾也不善樂其小天下之勢如坐漏船之中駭駭乎將入於深淵不及其尚淺也今之而求所以自生之道而以濡足為解者是固夫覆溺之道也聖人除患於未前然後能轉禍而為福令也不幸養之以至此而近憂小患又悍而不決則是遠慮大患終不可去也赤肆之戰惟周瑜呂蒙知其勝伐吳之役雖羊祜張華以為是然則宋遠淑切之謀固不能合庸人之意此畧錯所以為愚也雖然錯之謀猶有遺憾何者錯知七國必反而不為備反之計小東變起而闕內騷動今者匈

奴之禍又不善七國之難制七國反中原半為敵國匈奴反中國以全制其後此又易為謀也然則謀之奈何曰匈奴之計不過三一曰聲二曰形三曰實匈奴謂中國怯久矣以吾為終不敢與之抗且其心常欲固前好而得厚賂以養其力今也遽絕之彼必曰戰而勝不如坐而得賂之為利也華人怯吾可以先聲脅之彼將復賂我於是宜言於遠近我將以其日圍其所以其日攻其所如此謂之聲命邊郡休士卒僵旗鼓舞然若不聞其聲聲既不能動則彼之計將出於形除道藉秣多為疑兵以臨吾城如此謂之形深講固嬰以清野以待寂然若不見其形形又不能動則技止此矣將遂練兵秣馬以出於實實而與之戰破之易耳彼之計必先出於聲與形而後出於實者出於聲與形期收膽而以

重賂請和也出於實不得已而與我戰以幸一時之勝也夫勇者可以施之於怯不可以施之於智今夫叫呼跳踉以氣先者世之所謂善鬬者也雖然嘗全力以待之則未始不勝彼叫呼者聲也跳踉者形也無以待之則聲與形者亦足以乘人於卒不然徒自斃其力於無用之地是以不能勝也韓許公節度宣武軍李師古忌公嚴整使來告曰吾將假道伐滑公曰爾能越吾界為盜耶有以相待無為虛言滑師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除道藉秣兵且至矣公曰兵來不除道也師古許窮邊延以道愚故曰彼計出於聲與形而不能動則技止此矣與之戰破之易耳方今匈奴之君有內難新立意其必易與鄰國之雖霸王之資也且天與不取將受其斃賈誼曰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

之所貴傳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傳相以病而驕蹇當是之時而欲為安雖堯舜不能嗚呼是七國之勢也使當年希仲之策行則弱宋終可無北轅之禍故富彥國爭歲幣雖為宋計之善而利者害所倚也病入膏肓秦越人逐走矣雷何思

策斷上

蘇軾

二虜為中國患、至深遠也。天下謀臣猛將豪傑之士、欲有所逞於西北者久矣。聞之兵法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嚮者臣愚以為西北雖有可勝之形、而中國未有不可勝之備、故竊嘗以為可特設一官、使獨任其責、而執政之臣、得以專治內事、苟天下之獘、莫不盡去、綱紀脩明、食足而兵彊、百姓樂業、知尊其君、卓然有不可勝之備、如此則臣固將備論而極言之。夫天下將興、其積必有漸、天下將亡、其發必有門。聖人者、唯知其門而塞之。古之亡天下者四、而天子無道不與焉、蓋有以諸侯擅彊而至於亡者、周唐是也、有以匹夫橫行而至於亡者、秦是也、有以大臣執權而至於亡者、漢魏是也、有以蠻夷內侵而至於亡者、二

晉是也。使此六代之君、皆能逆知其所繇亡之門而塞之、則至於今可以不廢。惟其諱亡而不為之備、或備之而不得其門、故禍發而不救。夫天子之勢、蟠於天下而結於民心者甚厚、故其亡也、必有大隙焉、而日潰之。其竊之其難、其敗之其家、曠日持久、然後可得而開、蓋非有一日卒然不救亡患也。是故聖人必於其全盛之時、而塞其所繇亡之門。蓋臣以為當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西戎北狄、而內之可畏者天子之民也。西戎北狄、不足以為中國之大憂、而其動也、有以召內之禍。內之民、實執存亡之權、而不能獨起、其發也、必將待外之變。先之以戎狄、而繼之以吾民。臣之所謂可畏者、在此而已。昔者敵國之患、起於多求而不供、供者有限而求者無厭、以有限待無厭、而能久安於無事、天下未嘗有

也。故夫二虜之患、特有遠近耳、而要以必至於戰。敢問今之所以戰者、何也、其無乃出於倉卒而備於一時乎。且夫兵不素定而出於一時、當其危疑擾攘之間、而吾不能自必、則權在敵國。權在敵國、則吾欲戰不能、欲休不可、進不能戰、退不能休、則其計將出於求和。求和而自我、則其所以為媾者必重。軍旅之後、而繼之以重媾、則國用不足。國用不足、則加賦於民。加賦而不已、則凡暴亂豪奪之法、不得不施於今之世矣。天下一動、變生無方、國之大憂、將必在此。蓋嘗聞之、用兵有權、權之所在、其國乃勝。是故國無小大、兵無彊弱、有小國弱兵而見畏於天下者、權在焉耳。千鈞之牛、制於三尺之童、弭耳而下之、曾不如狙猿之奮擲於山林、此其故何也、權在人也。我欲則戰、不欲則守、戰則天下莫能

支、守則天下莫能窺。昔者秦嘗用此矣。開關出征、以攻諸侯、則諸侯莫不願割地而求和。諸侯割地而求和於秦、秦人未嘗急於割地之利、若不得已而後應。故諸侯常欲和、而秦常欲戰。如此則權固在秦矣。且秦非能彊於天下之諸侯、秦惟能自必、而諸侯不能、是以天下百變、而卒歸於秦。諸侯之利、固在從也。朝聞陳軫之說而合為從、暮聞張儀之計而散為橫。秦則不然、橫人之欲為橫、從人之欲為從、皆使其自擇而審處之。諸侯相顧而終莫能自必、則權之在秦、不亦宜乎。嚮者寶元慶曆之間、河西之役、可以見矣。其始也不得已而後戰、其終也逆擬其意而與之和、又從而厚倔之、惟恐其一日復戰也。如此則賊常欲戰、而我常欲和。賊非能常戰也、特是其欲戰之形、以乘吾欲和之勢、屢用而屢

得志。是以中國之大、而權不在焉。欲天下之安、則莫若使權在中國。欲權之在中國、則莫若先發而後罷。示之以不悍、形之以好戰。而後天下之權有所歸矣。今夫庸人之論、則曰易爲禍始、古之英雄之君、豈其樂禍而好殺、唐太宗既平天下、而又歲歲出師、以從事於夷狄、蓋晚而不倦、暴露於千里之外、親擊高麗者再焉。凡此者。皆所以爭先而處強也。不當時羣臣不能深明其意、以爲敵國無釁、而我則發之、夫爲國者。使人備己。則權在我。而使己備人。則權在人。當太宗之時、四夷頗以備中國、故中國之權重。苟不先之。則彼或以執其權矣。而我又鰓鰓焉思戰而與罷。使敵國知吾之所忌。而以是取必於吾。如此則雖有天下。吞安得而爲之。唐之衰也、惟其厭兵而畏戰、一有敗衄、則兢兢焉縮首而去之、是故姦臣執其權以要天子、及至憲宗奮而不顧、雖小挫而不爲之沮、當此之時、天下之權、在於朝廷、伐之則足以爲威、舍之則足以爲恩。臣故曰先發而後罷。則權在我矣。

一氣寫成、煙雲萬里、渺茫無際。　王遵巖

策斷下　蘇軾

其次請論北狄之勢、古者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然所以能敵之者、其國無君臣上下朝覲會同之節、其民無穀米絲麻耕作織紝之勞、其法令以言語爲約、故無文書符傳之繁、其居處以逐水草爲常、故無城郭邑居聚落守望之助、其旃裘肉酪、足以爲養生送死之具、故戰則人人自鬬、敗則驅牛羊遠徙、不可得而破、蓋非獨古聖人法度之所不加、亦其天性之所安者、猶狙猿之不可使冠帶、虎豹之不可被以羈紲也、故中行說教單于無愛漢物、所得繒絮、皆以馳草棘中、使衣袴弊裂、以示不如旃裘之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繇此觀之。中國以法勝。而匈奴以無法勝。聖人知其然。是故精修其法而謹守之、築爲城郭、塹爲溝池、大倉廩、實府庫、明烽燧、遠斥堠、使民知金鼓進退坐作之節、勝不相先、敗不相棄、此其所以謹守其法。而不敢失也。一失其法。則不如無法之爲便也。故夫各輔其性。而安其生。則中國與胡。本不能相犯。惟其不然。是故皆有以相制。胡人之不可從中國之法。猶中國之不可從胡人之無法也。今夫佩玉服黻冕而垂旒者。此宗廟之服。所以登降揖讓。折旋俯仰爲容者也。而不可以騎射。今夫蠻夷而用中國之法。豈能盡如中國哉。苟不能盡如中國。而雜用其法。則是佩玉服黻冕而垂旒。而欲以騎射也。昔吳之先、斷髮文身、與魚鼈居者數十世、而諸侯不敢窺也、其後楚申公巫臣、始教以乘車射御、使出兵侵楚、而闔廬夫差、又逞其無厭之求、開溝通水、與齊晉爭彊、黃池

之會猶自冠帶吳人不勝其斃卒入於越夫吳之所以霸者乃其所以亡也何者以變夷之資而貪中國之美宜其可得而圖之哉而晉之亡也匈奴鮮卑氐羌之類紛紜於中國而其豪傑間起為之君長如劉元海苻堅石勒慕容雋之儔皆以絕異之姿驅駕一時之賢俊其猶者至有天下大半然終於覆亡相繼遠者不過一傳再傳而滅何也其心固安於無法也而束縛於中國之法中國之人安於法也而苦其無法君臣相戾上下相厭是以雖建都邑立宗廟而其心岌岌然常若寄居於其間而欲能久乎且人而棄其所得於天之分未有不亡者也契丹自五代南侵乘石晉之亂奄至京師觀中原之富麗廟社宮闈之壯而悅之知不可以留也故歸而竊習焉山前諸郡既為所并則中國士大夫有立其朝者矣故其朝廷之儀百官之號文武選舉之法都邑郡縣之制以至於衣服飲食皆雜取中國之象然其父子聚居貴壯而賤老貪得而忘失勝不相讓敗不相救者備在也其中未能革其犬羊豺狼之性而外牽於華人之法此其所以自投於陷穽網羅之中而中國之人備而今之匈奴非古也其措置規畫皆以倣變夷之心以為不可得而圖之亦過計矣且夫天下固有沈謀陰計之士也昔先王欲制大事立奇功則非斯人莫之與共秦之尉繚漢之陳平皆以樽俎之間而制敵國之命此亦王者之心期以紓天下之禍而已彼契丹者有可求之勢三而中國未之思焉則亦足惜矣臣觀其朝廷百官之衆而中國士大夫交錯於其間固亦有賢俊慷慨不屈之士而諂辟及於公卿縱什

終於獄陸貴為將相而不免同流之恥宜有其悅情歸結而思變者特未有路耳凡此皆可以致其心雖不為吾用亦以間踈其君臣此繇余之所以入秦也幽燕之地自古號多雄傑名於圖史者往往而是自宋之興所在賢俊雲集響應無有遠邇皆欲洗濯磨淨以觀上國之光而此一方獨陷於非類昔太宗皇帝親征幽州未克而班師聞之謀者曰幽州士民謀欲執其帥以城降者聞乘輿之還無不泣下且胡人以為諸郡之民非其族類故厚斂而虐使之則其思內附之心豈待深計哉此又凡為之謀也使其上下相猜君民相疑然後可攻也語有之曰鼠不容穴銜窶藪也彼皆立四都分置守宰倉廩府庫莫不備具有一旦之急適足以自累守之不能棄之不忍華夷雜居易以生變如此則中國之長是以有所施矣然非特如此而已也中國不能謹守其法徒慕中國之法而不能純用是以勝負相持而未有決也夫變夷者以力攻以力守以力戰顧力不能則逃中國則不然其守以形其攻以勢其戰以氣故百戰而力有餘形者有所不守而敵人莫不忌也勢者有所不戰而敵人莫不懾也氣者有所不攻而敵人莫不懼也苟去此三者而角之於力則中國固不敵矣而何云乎伏惟國家留意其大者而為之計其小者臣未敢言焉

極其變化橫發而不可釋制

唐荊川

○○策略　其三

蘇軾

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使天下之事。各當其處而不相亂。天下之人。各安其分而不相躐。然後天子得優游無為而制其上。今也不然、夷狄抗衡、本非中國之大患、而每以累朝廷、是以徘徊擾攘、卒不能有所立、今委任而責成、使西北不過為未誅之寇、則中國固吾之中國、而安有不可為哉、於此之時、臣知天下之不足治也、請言當今之弊、夫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二者疑似而難明。此天下之所以亂也。當立法之弊也。其君必曰、吾用其也而天下不治、是其不可用也、又從而易之、不知法之弊而移咎於其人、及其用人之失也、又從而尤其法、法之變未有已也、如此則雖至於覆敗死亡相繼而不悟、豈足怪哉、昔者漢興因秦以為治、刑法峻急、禮義消亡、天下蕩然、恐後世無所執守、故賈誼董仲舒、咨嗟嘆息、以立法更制為事、後世見二子之論。以為聖人治天下凡皆如此。是以腐儒小生。皆欲妄有所變改以惑世主。臣竊以為當今之患、雖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於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國家法令、凡幾變矣、天下之不大治、其咎果安在哉、曩者大臣之議、患天下之士、其進不以道、而取之不精也、故為之法曰、中年而舉取舊數之半、而復明經之科、患天下之吏、無功而遷、取高位而不謹也、故為之法曰、當遷者有司以聞、而自陳者為有罪、此二者其名甚美而其實非大有益也。而議者欲以此等致天下之大治。臣竊以為過矣、夫法之於人、猶五聲六律之於樂也、法之不能無敝、猶五聲六律

之不能無淫樂也先王知其然故存其大略而付之於人苟不至於害民而不可強去者皆不變也故曰失在任人而已。夫有人而不用。與用而不行其言。行其言而不盡其心。其失一也。古之興王、二人而已、湯以伊尹、武王以太公、皆捐天下以與之、而後伊呂得捐其一身以經營天下、君不疑其臣、功成而無後患、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行、其所欲用、雖其親愛可也、其所欲誅、雖其讎隙可也、使其心無所顧忌、故能盡其才而責其成功、及至後世之君、始用區區之小數、以繩天下之豪俊、故雖有國士而莫為之用、大賢人君子之欲有所樹立以著不朽於後世者甚於人君顧恐功未及成而有所奪祇以速天下之亂耳鼂錯之事斷可見矣、夫奮不顧一時之禍、決然徒欲以身試人主之威者、是亦其所扶者不甚大也斯固未足與有為而況毅果敢之士又必有待而後發苟人主不先自去其不可測而示其可信則彼孰從而發哉慶曆中、天子急於求治、擢用元老、天下日夜望其成功、方其深思遠慮而未有所發也、雖天子亦遲之、至其一旦發憤、條天下之利害、百未及一二、而舉朝喧譁、以至於逐去、曾不旋踵、此天下之士、所以相戒而不敢深言也、居今之勢而欲納天下於至治、非大有所矯拂於世俗不可以有成也。何者、天下獨患柔弱而不振、怠惰而不肅、苟且偷安而不知長久之計。臣以為天下宜如諸葛亮之治蜀。王猛之治秦。使天下悚然。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心。凡此者皆庸人之所大惡。而讒言之所繇興也。是故、先主拒關張之間、而後孔明得以盡其才。符堅斷樊世、逐仇騰、黜席寶。而後王

得倂以爭其功夫天下未嘗無二子之才也而人主思治又如此之數相須甚急而相合甚難者獨患君不信其臣而臣不測其君而已矣惟天子一日慨然明告執政之臣所以欲爲者使知人主之深知之也而內爲之信然後敢有所發於外而不顧不然雖得賢人千萬一日百變法天下益不可治歲復一歲而終無以大慰天下之望豈不亦甚可惜哉

只因當時韓范富鄭杜祁諸公紛紛外逐而不能久於其朝故有此議、茅鹿門

策略一

蘇軾

天子與執政之大臣既已相得而無疑可以盡其所懷直已而行道則夫當今之所宜先者莫如破庸人之論以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夫治天下辟如治水方其奔衝潰決騰涌漂蕩而不可禁止也雖欲盡人力之所至以求殺其尺寸之勢而不可得及其既衰且退也駸駸乎若不足以終日故夫善治水者不惟有難殺之憂而又有易衰之患導之有方決之有漸疏其故而納其新使不至於壅閼腐敗而無用嗟夫人知江河之有水患也而以爲沼沚之可以無憂是烏知舟楫灌溉之利哉夫天下之未平英雄豪傑之士務以其所長角奔而爭利惟恐天下一日無事也是以人人各盡其材雖不肖者亦自淬礪而不至於怠廢故其勇者相吞智者相賊使天下不安其生爲天下者知夫大亂之本起於智勇之士爭利而無厭是故天下既平則削去其具抑遠天下剛健好名之士而獎用柔懦謹畏之人不過數十年天下靡然無復往時之無事也於是能者不自激發而無以見其能不能者益以廢弛而無用當是之時人君欲有所爲而左右前後皆無足使者是以綱紀日壞而不自知此其爲患豈特英雄豪傑之士趨起而已哉聖人則不然當其久安於逸樂也則以術起之使天下之心翹翹然常喜於爲善是故能安而不衰且夫人君之所恃以爲天下者天下皆爲而已不爲夫使天下皆爲而已不爲者開其利害之端而辨其榮辱之等使之踴躍奔走皆爲我役而不自知夫是以坐而收其功也如使天下皆欲不

為而得則天子雖與共天下哉、今者平治之日久矣、天下之患正在此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為也、今夫庸人之論有二、其上之人務為寬深不測之量、而下之士好言中庸之道、此二者、皆庸人相與議論、舉先賢之言、而儀恥其近似者、以自解說其無能而已矣、夫寬深不測之量、古人所以臨大事而不亂者、以鎮世俗之躁、蓋非以隔絕上下之情、養尊而自安也、舉之則勸、非之則沮、聞善則喜、見悪則怒、此三代聖人之所共也、而後之君子、必曰舉之不勸、非之不沮、閒善不喜、見悪不怒、斯以為不測之量、不已過乎、天有勸有沮、有喜有怒、然後有間而可入、有間而可入、然後智者得為之謀、才者得為之用、後之君子務為無間、夫天下誰能入之、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故亦曰皇極、夫極、盡也、後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焉為衆人之所能為、斯以為中庸矣、此孔子孟子之謂鄉原也、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汙世、曰古之人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謂其近於中庸而非、故曰德之賊也、孔子孟子悪鄉原之賊夫德也、欲得狂者而見之、狂者又不可得見、欲得狷者而見之、曰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今日之患、惟不取於狂者狷者、皆恥於鄉原、是以若此靡靡不立也、若孔子、子思之所從受中庸者也、孟子、子思之所授以中庸者也、然皆欲得狂者狷者而與之、然則淬勵天下而作其怠惰、莫如狂者狷者之賢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為也、

有穿雲裂石之椿、有沖霄貫日之氣、然豈實

○○○策略四　蘇軾

其次莫若深結天下之心、臣聞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運之乎茫茫之中、安而為太山、危而為累卵、其間不容毫釐、是故、古之聖人、不恃其有可畏之資、而恃其有可愛之實、不恃其有不可叛之勢、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天子恃公卿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於民、轉相屬也、以有其富貴、苟不得其心而欲羈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恃之勢者、其平居無事、猶有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尚安得而用之、古之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故、其君臣之權去已久矣、適會其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收、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賤、奔走萬里、無敢後先、儼然南面以臨其臣、曰天何言哉、百官俯首就位、斂足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羣臣相率為苟安之計、賢者既無所施其才、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舉天下之事、聽其自為而已、及乎事出於非常、變起於不測、視天下莫與同其患、雖欲分國以與人、而且不及矣、秦二世、唐德宗、蓋用此術以至於顛沛而不悟、豈不悲哉、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置諸篋笥、則器與人不相習、是以扞格而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故所為而成也、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何者、懼其一旦至於扞格而難操也、昔之有天下者、日夜淬勵其百官、撫摩其人民、為之朝聘會同燕享、以交諸侯之歡、歲時月朔、致民讀法、飲酒蒸臘、以遂萬民

之情有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至於外朝以盡其詞猶以為未也而五載一巡守朝諸侯於方岳之下親見其耆老賢士大夫以周知天下之風俗凡此者非以為苟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至於扞格而難操也及至後世壞先王之法安於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務為深嚴使天下拱手以貌相承而心不服其腐儒先生又出而為之說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書之後世且以為譏使其君臣相視而不相知如此則偶人而已矣天下之心既已去而依依焉抱其空名不知英雄豪傑已議其後臣嘗觀西漢之初高祖創業之際事變之興亦已繁矣而高祖以項氏創殘之餘與信布之徒爭馳於中原此六七公者皆以絕人之姿據其土地甲兵之衆其勢足以為亂然天

下終以不權卒定於漢傳十數世矣而至於元成哀平四夷鄉風兵革不試而王莽一豎子乃舉而移之不用寸兵尺鐵而天下屏息莫敢或爭此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於布衣其大臣將相皆有握手之歡凡在朝廷者皆有嘗試擠掇以知其才之短長彼其視天下如一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致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遠患及其子孫生於深宮之中而狃於富貴之勢尊卑闊絕而上下之情疏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是故不為近憂而常為遠患及其一旦固已不可救矣聖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黜虛名而求實效不愛高位重祿以致山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昔我太祖太宗既有天下法令簡約不為崖岸當時大臣將相皆得從容終日歡

如平生下至士庶人亦得以自盡故天下稱其言至今非有文采緣飾而開心見誠有以入人之深者此英主之奇術御天下之大權也方今治平之日久矣臣愚以為宜日新盛德以激昂天下久安怠惰之氣故陳其五事以備採擇其一曰將相之臣天子所恃以為治者宜日夜召論天下之大計且以熟觀其為人其二曰太守刺史天子所寄以遠方之民者其能歸皆當問其所以為政民情風俗之所安亦以揣知其才之所堪其三曰左右扈從侍讀侍講之人本以論說古今興衰之大要非以應故事備數而已經籍之外苟有以訪之無傷也其四曰吏民上書苟小有可觀者宜皆召問優游以養其敢言之氣其五曰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雖有至賤無以自通於朝廷然人主之為豈有所不可哉

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之使不知其所從來如此則遠方之賤吏亦務自激發為善不以位卑祿薄無繇自通於上而不修飾使天下習知天子樂善親賢卹民之心欣欣不倦如此翕然皆有所感發知愛於君而不可與為不善亦將賢人眾多而姦吏衰少刑法之外有以大慰天下之心焉耳

間架整波瀾潤議論佳可為策格 樓迂齋

厲法禁

蘇軾

昔者聖人制為刑賞知天下之樂乎賞而畏乎刑也是故施其所樂者自下而上民有一介之善不終朝而賞隨之是以上之為善者足以知其無有不賞也施其所畏者自上而下公卿大臣有毫髮之罪不終朝而罰隨之是以下之為不善者亦足以知其無有不罰也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夫天下之所謂權豪貴顯而難令者此乃聖人之所借以徇天下也舜誅四凶而天下服何也此四族者天下之大族也夫惟聖人為能擊天下之大族以服小民之心故其刑罰至於措而不用周之衰也商鞅韓非峻刑酷法以督責天下然所以為得者用法始於貴戚大臣而後及於疏賤故能以其國霸由此觀之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

刑而所以用刑者舜之術也後之庸人不深原其本末而徒以舜之用刑之術與商鞅韓非同類而棄之法禁之不行姦宄之不止由此其故也今夫州縣之吏受賂以鬻獄其罪至於除名而其官不足以贖則至於罄木索受笞箠此亦天下之至辱也而士大夫或冒行之何者其心有所不服也今夫大吏之為不善非特簿書米鹽出入之間也其位愈尊則其所害愈大其權愈重則其下愈不敢言幸而有不畏彊禦之士出力而排之又幸而不為上下之所抑以遂成其罪則其官之所減者至於罰金蓋無幾矣夫過惡暴著於天下而罰不傷其毫毛鹵莽於公卿之間而纖悉於州縣之小吏用法如此宜其天下之不心服也用法而不服其心雖刀鋸斧鉞猶將有所不避而況木索笞箠哉方今法令至繁觀其所以防姦之具一舉足且入其中而大吏犯之不至於可畏其故何也天下之議者曰古者之制刑不上大夫大臣不可以法加也嗟夫刑不上大夫者豈曰大夫以上有罪而不刑歟古之人君責其公卿大臣至重而待其士庶人至輕也責之至重故其所以約束之者愈寬待之至輕故其所以堤防之者甚密夫所貴乎大臣者惟其不待約束而後免於罪戾也是故約束愈寬而大臣益以畏法何者其心以為人君之不我疑而不忍欺也苟幸其不疑而輕犯法則固以不容於誅矣故夫大夫以上有罪不從於訊鞫論報如士庶人之法斯以為利不上大夫而已矣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其蒞官臨民苟有罪皆書於其所謂歷者而至於館閣之臣出為郡縣者則遂罷去此真聖人之意歟

有以重責之也奈何其與士庶人較罪之輕重而又以其爵減耶夫律有罪而得以首免者所以開盜賊小人自新之塗而今之卿大夫有罪亦得以首免是以盜賊小人待之歟天下惟無罪也是以罰不可得而加知其有罪而特免其罰則何以令天下今夫大臣有不法或者既以舉之而詔曰勿推此何為者也聖人為天下豈容有此曖昧而不決故曰厲法禁自大臣始則小臣不犯矣

精矯 黃貞父

無沮善　蘇軾

昔者先王之為天下○必使天下欣欣然常有無窮之心○力行不倦而無自棄之意○夫惟自棄之人、則其為惡也、甚毒而不可解、是以聖人畏之、設為高位重祿以待能者○使天下皆得踴躍自奮○扳援而來○惟其才之不逮○力之不足○是以終不能至於其間○而非聖人塞其門絕其塗也○夫然故一介之賤吏○閭閻之匹夫○莫不奔走於善○至於老死而不知休息○此○聖○人○以○術○驅○之○也○天下苟有甚、惡而不可忍也○聖人既已絕之○則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此○非○獨○不○仁○也○以○為○既○已○絕○之○彼○將○一○旦○肆○其○忿○毒○以○殘○害○於○民○是○故○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既已絕之○又從用之○則是驅之於不善○而又假之以其具也○無○所○望○而○為○善○無○所○愛○惜○而○不○為○惡○

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以無所望之人而責其為善○以無所愛惜之人而求其不為惡○又付之以人民○則天下知其不可也○世之賢者、何嘗之有、哉小於胥豎賤人、甚者至於盜賊、往往而是、而儒生貴族、世之所望為君子者、哉至於放肆不軌、小民之所不若、聖人知其然○是故○不遂定於其始進之時○而徐觀其所試之○故使○天○下○無○必○得○之○縣○亦○無○必○不○可○得○之○道○天下知其不可以必得也○然後勉強於功名○而不敢僥倖○知其不至於必不可得也○然後有以自厭其心○久而不懈○懼夫○聖○人○之○所○以○鼓○舞○天○下○之○人○日○化○而○不○自○知○者○此○其○為○術○歟○後之為政者則不欲與人以必得而絕之以必不可得○此其意以為進賢而退不肖○然天下之弊○莫甚於此○今夫制策之及第、進士之高第、皆以一日之間而決取終身之富貴此雖一時之文辭而未知其臨事之能否則其用之不已太遽乎、天下有用人而絕之者三、州縣之吏、苟非有大過而不可復用、則其他犯法、皆可使竭力為善以自贖、而今世之法、一陷於罪戾、則終身不還、使之不自聊賴、而疾視其民、肆意妄行、而無所顧惜、此其初未必小人也○不幸而陷於其中○途窮而無所入○則遂以自棄○府史賤吏、為國者知其不可闕也、是故、歲久則補以外官、以其所從來之卑也、而限其所至、則其中雖有出羣之才、終亦不得齒於士大夫之列、夫人出身而仕者○將以求貴也○貴不可得而至矣○則將惟富之求○此其勢然也○如是則雖至於艱苦賤辱○而不足以禁其欲○故夫此二者、苟不可以遂棄、則宜有以少假之也、入貲而仕者、皆得補郡縣之吏、彼知其終不得還、亦將逞其一時之欲、無所不至、夫此誠不可以還也○則是用之之過而已○臣

以、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此三者之謂也○

殿在主客交相互形、大蘇之文、此其極佳者也、　錢豊寰

敦敎化

蘇軾

夫聖人之於天下所恃以爲牢固不拔者在乎天下之民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惡也昔者三代之民見危而授命見利而不忘義此非必有爵賞勸乎其前而刑罰驅乎其後也其心安於爲善而忸怩於不義是故有所不爲夫民知其所不爲則天下不可以敵甲兵不可以威利祿不可以誘可殺可辱可饑可寒而不可與叛此三代之所以享國長久而不拔也及至秦漢之世其民見利而忘義見危而不能授命法禁之所不及則巧僞變詐無所不爲疾視其長上而幸其災因之以水旱加之以盜賊則天下蕩然無復天子之民矣世之儒者嘗有言曰三代之時其所以敎民之具甚詳且密也學校之制射鄉之節冠昏喪祭之禮粲然莫不有法及至後世敎化之道衰而盡廢其具是以若此無恥也然世之儒者蓋亦嘗試以此等敎天下之民矣而卒以無效使民好文而益媮偸詐而相高則有之矣此亦儒者之過也臣恐以爲若此者皆好古而無術知有敎化而不知名實之所存者也實者所以信其名而名者所以求其實也有名而無實則其名不行有實而無名則其實不長凡今儒者之所論皆其名也昔武王既克商散財發粟使天下知其不貪禮下賢俊使天下知其不驕封先聖之後使天下知其仁誅飛廉惡來使天下知其義如此則其敎化天下之實周已立矣天下翕然皆有忠信廉恥之心然後文之以禮樂敎之以學校觀之以射鄉而謹之以冠昏喪祭民是以目擊而心諭安行而自得也及至秦漢之世專用

法吏以督責其民至於今千有餘年而民日以貪冒嗜利而無恥儒者乃始以三代之禮所謂名者而繩之彼見其登降揖讓盤辟俯僂之容則掩口而竊笑聞鐘鼓管磬希淡單緩之音則驚顧而不樂如此而欲望其還善遠罪不已難乎臣愚以爲宜先其實而後其名擇其近於人情者而先之今夫民不知信則不可與久居於安民不知義則不可與同厭於危平居則欺其吏而有急則叛其君此敎化之實不至天下之所以無發者幸也欲民之知信則莫善務實其言欲民之知義則莫善務失其貪往者西河用兵而家人子弟皆籍以爲軍其始也官告以權時之宜非少從者如是當復爾業少焉皆刺其額無一人得免自奮武以來諸道以兵興爲辭而增賦者至今皆不爲除去夫如是將何止民之詐欺哉夫所貴乎縣官之尊者爲其恃於四海之富而不爭於刀錐之末也其與民也優其取利也緩古之聖人不得已而取則時有所置以明其不貪何者小民不知其說而惟貪之知令雞鳴而起百工雜作匹夫入市操挾尺寸吏且隨而稅之扼吭拊背以收絲毫之利古之設官者求以務民今之設官者求以勝民賦斂有常限而以先期爲賢出約有常數而以羨息爲能天地之間尚可以取者莫不有禁求利太廣而用法太實故民日縱於貪臣愚以爲難行之言當有所必行而可取之利當有所不亂以敎民信而示之義若曰國用不足而未可以行則民從其失之多於得也

一看他行文紆徐條暢將言不盡處 茅鹿門

去姦民　　蘇軾

自昔天下之亂、必生於治平之日、休養生息、而姦民得容於其間、蓄而不發、以待天下之釁、至於時有所激、勢有所乘、則潰裂四出、不終朝而毒流於天下、聖人知其然、是以嚴法禁、督官吏、以司察天下之姦民而去之、夫大亂之本、必起於小姦、惟其小而不足畏、是故其發也常至於亂天下、今夫世人之所憂以為可畏者、必曰豪俠大盜、此不知變者之論也、天下無小姦、則豪俠大盜無以為資、且其治平無事之時、雖欲為大盜、將安所容其身、而其殘忍貪暴之心無所發洩、則亦時出為盜賊、聚為博奕、群飲於市肆、而叫號於郊野、小者呼雞逐狗、大者椎牛發冢、無所不至、捐父母、棄妻孥、而相與嬉遊、凡此者、舉非小盜也、天下有釁、鋤耕不務、相率而剽奪者、皆嚮之小盜也、昔三代之聖王、果斷而不疑、誅除擊去、無所遺類、所以擁護良民、而使安其居、及至後世、刑法日以深嚴、而去姦之法、乃不及於三代、何者、待其敗露、自入於刑、而後去之、夫為惡而不入於刑者、固已眾矣、有終身為不義、而其罪不可指名、以附於法者、有巧為規避、持吏短長、而不可詰者、又有因緣幸會而免者、如必待其自入於刑、則其所去者蓋無幾耳、昔周之制、民有罪惡、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之嘉石、重罪役之朞、以次輕之、其下罪三月役、使州里任之、然後宥而赦之、其化之不從、威之不格、患苦其鄉之民、而未入於五刑者、謂之罷民、凡罷民、不使冠帶而加明刑、任之以事、而不齒於鄉黨、由是觀之、則周之盛時、日夜整齊其人民、而鋤去其

不善、譬如獵人、終日馳驅踐蹂於草茅之中、搜求伏兔而搏之、不待其自投於網羅而後取也、夫然、故小惡不容於鄉、大惡不容於國、禮樂之所以易化、而法禁之所以易行者、繇此之故也、今天下久安、天子以仁恕為心、而士大夫一切以寬厚為稱上意、而懦夫庸人、又有僥倖、務出罪人、外以邀雪冤之賞、而內以待陰德之報、臣是以知天下有不誅之姦、將為子孫憂、宜明敕天下之吏、使以歲時糾察凶民、而徙其尤無良者、不必待其自入於刑、而間則命使出按郡縣、有子不孝、有弟不悌、好訟而數犯法者、皆誅無赦、誅一鄉之姦、則一鄉之人悅、誅一國之姦、則一國之人悅、要以誅寡而悅眾、則雖舜亦如此而已矣、天下有三患、而蠻夷之憂不與焉、有內大臣之變、有外諸侯之叛、有匹夫羣起之禍、此三者、其勢常相持、內大臣有權、則外諸侯不叛、外諸侯強、則匹夫羣起之禍不作、今者內無權臣、外無強諸侯、而萬世之後、其可憂者姦民也、臣故曰去姦民以為安民之終云、

論利害處刺骨、茅鹿門

省費用　　蘇軾

夫天下未嘗無財也昔周之興文王武王之國不過百里當其受命四方之君長交至於其廷軍旅四出以征伐不義之諸侯而未嘗患無財方此之時關市無征而山澤不禁取於民者不過什一而財有餘及其衰也內食千里之租外收千八百國之貢而不足於用繇此觀之夫財豈有多少哉人君之於天下俯己以就人則易為功仰人以援己則難為力是故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之為易也臣請得以小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窮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其一旦稍稍蓄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所入益衆而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為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貪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為惑未可以知其所終也盍亦反其始而思之夫鄉者豈能寒而不衣飢而不食乎今天下汲汲乎以財之不足為病者何以異此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之地至狹也然歲歲出師以誅討僭亂之國南取荊楚西平巴蜀而東下并潞其費用之衆又百倍於今可知也然天下之士未嘗思其始而惴惴焉患今世之不足則亦甚惑矣夫為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計則可以九年無飢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蓄常閒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如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四夷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以為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於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於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於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為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關有征市有租鹽鐵有榷酒有課茶有筭則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盡用矣譬之於人其少壯之時豐健勇武然後可以望其無疾以至於壽考今未五六十而衰老之候具見而無遺若八九十者將何以待其後耶然天下之人方且窮思竭慮以廣求利之門且人而不思則以為費用不可復省使天下而無鹽鐵酒茗之稅將不為國乎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費固有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者矣臣不能盡知請舉其所聞而其餘可以類求焉夫無益之費名重而實輕以不急之實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不敢去三歲而郊郊而赦赦而賞此縣官有不得已者天下吏士數日而待賜此誠不可以卒去至於大吏所謂股肱耳目與縣官同其憂樂者此豈亦不得已而有所畏耶天子有七廟今又飾佛老之宮而為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以使領之歲給以巨萬計此何為者也天下之吏為不少矣將患未得其人苟得其人則凡民之利莫不備舉而其患莫不盡去今河水為患不使濱河州郡之吏親視其災而責之以救災之術顧為都水監夫四方之水患豈其一人坐籌於京師而盡其利

害天下有轉運使足矣。今江淮之間。又有發運。祿賜之厚。徒兵之衆。其為費豈勝計哉。蓋嘗聞之。里有畜馬者。患牧人欺之而盜其芻菽也。又使一人焉為之廄長。廄長立。而馬益癯。今為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自是而推之。天下無益之費。不為不多矣。臣以為凡若此者。日求而去之。自毫釐以往。莫不有益。惟無輕其毫釐而積之。則天下庶乎少息也。

此篇選段說去。造說頗平。唐荊川

蓄材用

蘇軾

夫今之所患兵弱而不振者。豈士卒寡少而不足使歟。器械鈍弊而不足用歟。抑為城郭不足守歟。廩食不足給歟。此數者皆非也。然而以弱而不振。則是無材用也。夫國之有材。譬如山澤之有猛獸。江河之有蛟龍。伏乎其中。而威乎其外。悚然有所不可狎者。至於鰍蚖之所蟠。牂豚之所伏。雖千仞之山。百尋之溪。而人易之。何則。其見於外者不可欺也。天下之大。不可謂無人。朝廷之尊。百官之富。不可謂無才。然以區區之二虜。舉數州之眾。以臨中國。抗天子之威。犯天下之怒。而其氣未嘗少衰。其詞未嘗少挫。則是其心無所畏也。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朝廷之士。不能無憂。而大臣恬然未有拒絕之議。非不欲絕也。而未有以待之。則是朝廷無所恃也。沿邊之民。西顧而戰慄。牧馬之士。不敢彎弓而北嚮。吏士未戰而先期於敗。則是民輕其上也。外之蠻夷無所畏。內之朝廷無所恃。而民又自輕其上。此猶足以為有人乎。天下未嘗無才。患所以求才之道不至。古之聖人。以無益之名。而致天下之實。以可見之實。而較天下之虛名。二者相為用而不可廢。是故其始也。天下莫不紛然奔走從事於其間。而要之以其終。不肯者無以歆其上。此無他。先名而後實也。不先其名。而惟實之求。則來者寡。來者寡。則不可以有所擇。以一旦之急。而用不擇之人。則是不先名之過也。天子之所斷。天下之所奔也。今夫孫吳之書。其讀之者未必能戰也。多言之士。喜論兵者。未必能用也。進之以武舉。試之以騎射。天下之奇才未必至也。然將以

求天下之實則非此三者不可以致以為未必然而棄之則是其必然者恐不可得而見也往者西師之興其先也惟不以虛名多致天下之才而擇之以待一旦之用故其興之際四顧惶駭而不知所措於是設武舉購方略收勇悍之士而開猖狂之言不愛高爵重賞以求獲兵之術嘗此之時天下翕然莫不自以為知兵也來者日多而其言益以無據至於臨事終不可用執事之臣亦遂厭之而知其無益故兵休之日衆從而廢之令之論者以為武舉方略之類適足以開僥倖之門而天下之實才終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過也夫既已用天下之虛名而不敎之以實矣其弊也又衆而廢其名使天下之士不復以兵術進求已過矣天下之實才不可以求之於言語又不可以敎之於武力獨見之於戰耳戰不可得而試也是故見之於治兵子玉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蔿賈觀之以為剛而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而備之以取信於闔閭使知其可用故凡欲觀將帥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驕而難令勇悍而不知戰此真足以觀天下之才也武舉方略之類以來之新兵以試之觀其顏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彊也故曰先之以無益之虛名而敎之以可見之實庶乎可得而用也

行文如倒黃河之水而注之海　茅鹿門

倡勇敢

蘇軾

戰以勇為主以氣為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夫倡者何也簡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莛與楹至於三軍之勇怯則一[illegible]出於反覆之間而差於毫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且彼場而卻走聞鐘鼓之發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如此彼閭閻之小民爭鬬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於未悔之間而其不善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閑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患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懼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劍楯相交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軍之衆可以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勇者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執之見

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為倡故凡緩急而肯為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於四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地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強不得已之人馳驟於死亡之地是故其將降而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為倡不已難乎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為已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為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標其心而責其為倡也天下之禍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

自北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略外視內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盡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而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於天子無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腹心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密而進人益難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為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其緩急將誰為之倡哉

回斡精神變態百出首尾相救曲盡人情物理　樓迂齋

君術

臣聞天下之事非宰相不可盡行非諫官不可盡言天下之人雖能必至於諫官宰臣者惟其少而學之長而欲行之終其身而不當其位不可以侵官而求盡其意是故士大夫之間猶有不能自盡其才於天子者也今臣幸而生於天下無事之時每一間歲天子常詔兩制大臣使舉天下之士上自登朝之吏而下至於山林之匹夫咸得竭其所懷以盡天下之利害非天子出納耳目之官而得以言萬民之情僞非天子黜陟賞罰之臣而得以論百官之長短非天子武力將帥之士而得以譏兵革之強弱非天子錢穀太農之吏而得以推財用之多少益天下之人非必為宰相諫官而後可盡行而盡言者使之一旦得以群歎而

悉說之此有以見天子之意所以待之者甚重而不輕也而臣何敢以無說而處於此臣常以為天下之事雖其甚大而難辨者天下必有能辨之人蓋當今之所謂大患者不過曰四夷強盛而兵革不振百姓困窮而官吏不飭重賦厚斂而用度不足嚴法峻令而姦宄不止此四患者所以使天子坐不安席中夜太息而不寐者也然臣皆以為不足憂何者天下必有能為天子出力而為之者而臣之所憂在乎天下之所不能如之何者也臣聞善治天下者必明於天下之情而後得御天下之術術者所謂道也得其道而以智加焉是故謂之術古之聖人惟其知天下之情而以術制之也故萬物皆可得而役其生皆可得而制其死牛服於廄馬服於廄群牛服於群牛不可以有所觸馬不可以有所

深慮集不可以有所挈此三者喜怒好惡之情發於其外而見於人也
是以因其所忌而授之以其術、至於終身制於人而不去、且治天下何
異於治馬也、馬之性剛狠而難制、急之則奔而不勝、緩之則惰而不進、
王良造父為之先後、而制其遲速、驅之有方、而禦之有時、則終日馳騁
而不知止、此術之至也、古之聖人、驅天下之人而盡用之、仁者使效其
仁、勇者使效其勇、智者使效其智、力者使效其力、天下之人雖雜然皆
列於前安得仁人君子而後任之且難有天下之善人與之處而不知
其情御之而不中其病則雖有好善之心而不獲好善之利何者彼不
徒為吾用也、而況乎天下之英雄、欲收其功而不制其心哉、昔者秦漢
之際、姦宄猛悍之人、所在而為羣、高祖發於豐沛之間、行而收之、黥布
彭越之倫、皆撫而納諸其中、其所以制之者甚備也、玉帛子女、牛羊犬
馬、以極其豪侈之心、輕財好施、致厚長者、以服其縱逸之懷、倨肆傲岸、
輕侮陵辱、以折其很之氣、其視天下之英雄、不啻若匹夫孺子然、皆
得其歡心、而用其死力、至於元成之世、天下久於太平、士大夫生於其
間、無復英雄難制之風、天下之士、皆書生好儒、其才氣勇力無足畏者、
使苟下氣、求為之用而不暇、元成衰平亦欲得天下之賢才而用之、然
而不知其情不獲其術而賢人君子、避讒畏譏、遠引而去、而小人官豎、縱
橫放肆而制其事、此甚可憫也、夫人之平居、朋友之間、僕妾之際、莫不
有術以制其變、蓋非有深遠難見之事也、欲其用命而見其所害、欲其
樂從而見其所利、欲其喜而致其所悅、欲其懼而致其所忌、欲其明心

見誠而示之以無所恐、欲其守死不去而示之以無所往、此天下之人
皆能知之、而至於治天下、則不能用、且此過矣、天下以為天子之尊無
所事術也、而不知天下之事、惟其英雄而後能有大功、而世之英雄常
若豪橫太過而難制、繇此觀之、治天下愈不可以無術也
、頼漓諸宋、皆自出機杼、別立風骨、成一家之文、繹其義而漢以其機、
必有經悟古解之處、唐荊川

○○○君術　蘇轍

臣聞將求御天下之術、必先明於天下之情、不先明於天下之情、則與無術何異、夫天下之術、臣固已略言之矣、而又將竊言其情、今使天下皆得賢人而任之、雖可以無憂乎其為姦、然猶有情焉、而不可以不知養、臣聞之、人有好為高名者、臨財推之以讓其親、見位去之以讓其下、進而天子禮焉、則以為歡、進而不禮焉、則雖遜之而不食其祿、力為廉恥之鄉、以高天下、若是而天子不知焉、而養之以厚利、則其心報然有所不平、人有好為厚利者、見祿而就之、以優其身、見利而取之、以豐其家、良田大屋、惟其與之、則可以致其才、如是而天子不知焉、而彊之以名高、則其心悒然有所不悅於其中、人惟無好自勝也、好自勝而不少柔之、則忿鬩而不和、人惟無所相惡也、有所相惡而不為少避之、則事其私怒而不求成功、素剛則無折之也、素畏則無彊之也、彊之則將不勝、而折之則將不振、凡此數者、皆所以求用其才而不傷其心也、然猶非所以欺天下之姦雄、臣聞天下之姦雄、其為心也甚深、而其為迹也甚微、將警其東而形之於西、將亂其右而擊之於左、古之人有欲得其君之權者、不求之其君也、優游翱翔而聽其君之所欲為、使之得其所欲而油然自放、以釋天下之權、天下之權既去其君而無所歸、然後徐起而收之、故能取其權而其君不之知、古之人有為之者、李林甫是也、夫人既獲此權也、則思專而有之、專而有之、則常恐天下之人逆而竊之、夫人惟能自固其身、而後可以繫人、自固之不暇、而欲繫人也

宋文　第十卷　十三

實難、故古之權臣、常合天下之爭、天下且相與爭而不解、則其勢無服及我、是故可以久居而不可去、古之人有為之者、亦李林甫是也、世之人君苟無好善之心、幸而有好善之心、則天下之小人皆將賣之以為姦、何者、有好善之名、而不察為善之實、天下之善固有可以謂之惡、而天下之惡固有可以謂之善者、彼知吾之欲為善也、則或先之以善而終之以惡、或有猜天下之惡而歸之以善、古之人有為之者、居顯是也、人之將欲為此警也、將欲建此事也、必先得於其君、欲成事而君有所不悅、則事不可以成、故古之姦雄劫之以其所必不能、其所必不能者不可為也、則將反而從吾之所欲為、古之人有為之者、驪姬之說獻公使之老而避禍是也、此數者、天下之至情、故聖人見其初而求其終、閑其移而推其形、蓋惟能察人於無故之中、故天下莫能欺、何者、無故者必有其故也、古者明王在上、天下之小人伏而不見、夫小人者、豈其能無意於天下也、察而見其情、發而中其病、是以愧恥退縮而不敢進、臣欲天子明知君子之情、以養當世之賢公名卿、而深察小人之病、以絕其自進之漸、此亦天下之至明也、

行文絕妙、議論近於猜忌、　陸平泉

宋文　第十卷　十四

君術　蘇軾

臣聞天下之道可以理得而不可以名推其於天下不取其形而獨取其意其道可以為善而亦可以為不善何者其道無常其道無常者不善之所從生也夫天下之人惟知不忍殺人之為仁也是故不忍殺人以自取不仁之名惟知果於殺人之為義也是故不敢不殺以自取不義之名是二名者其所以為仁者有形而其所以為義者有狀其道之有所執其規而其退也有所蹈其短故其為人也不失為天下之善人而終不至於君子有所甚而不懼有所蔽而不見此其為人是鄉黨自全之人也今夫君子有所殺人以為仁而有所不殺以為義義不在殺人而仁不在於不殺其進也無所據依而其退也無所底麗故其成也

天下將皆安之而其不成也將使天下至於大亂是以天下悲其罪明而畏其難哉人臣以是戒其君而人君者亦以自成曰姑為無殺人以為仁而姑為果於殺人以為義是其仁可以全身而其義可以無適於天下斯是以為無過也已矣孟子有書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有禮而謂吾君不能者謂之賊且夫為人臣而詔其君不曰必為大人之仁義而曰姑為其易者以苟避天下之謗此非恐其君之不然之故歟蓋臣聞之聖人之道惟其不可以名稱而進求者其為道也甚深而難成而其成也亦不若小道之淺而無功所御甚廣而所盛甚約瑕之甚激而播之無極故孔子曰吾非多學而識之吾一以貫之夫一者所以知天下萬物之理而制其所當然是為一矣而能得吾一者甚

難故夫天下之畏之者亦不足怪也古之聖人已能而之則行之所無是己不能知之則不敢以己之私意而破天下之公法使己而好殺人則天下安可盡殺以成義之名使己而不好殺人則天下安可盡無殺以成仁之形恭必有大臣救其已甚而補其不足使義不在於殺人而仁不在於不殺方今天下之治所不足者非仁也吏聞有以入人之罪抵重罰而未嘗有以夫人之罪抵深法者民聞有以赦除其罪而未聞有以不義得罪於法之外者此亦足以見天下之用心矣古者君臣之間和而不同上有寬厚之君則下有守法之臣上有專切之君則下有推恩之臣凡以交濟其所不足而繩縱其關令也君臣之風上下如一而無以相濟是以天下苦於寬緩怠惰而不能自振此豈左右之大臣

務以循從上意為悅而豈亦天子自信以為好仁之美而不喜臣下之有所矯拂哉方今之制易於行賞而重於用罰天下之以獄上者凡典死比則皆感賴而不悅此其為意夫豈不善然天下之姦人無以深懲而切戒之者此無乃為仁而至於不仁歟臣愚以為輔君之善而補其不足此誠大臣之事苟天子自信以為善欲以一人之私好而破天下之公義則夫大臣者猶不可為也惟知天子之仁義而無務其適以成匹夫之節使大臣得參於其間而救其所短此不亦近於天子之道歟

仁宗寬仁之過故當時有識之論每如此　唐荊川

君術

臣聞古者君臣之間、相信其父子、相愛如兄弟、朝廷之中、優游悅懌、歡然相得而無間、知無所不言、言無所不盡、開心平意、表裏洞達、終身而不見其隙、當此之時、天下之人、出身以事君、委命於上、而無所畏懼、安神定氣以觀天下之故蕩然肆志有所欲為而上不見忌其所據者甚堅而無疑、是以士大夫皆敢進而擅天下之大功、至於後世、君臣相度、皆有猜防之憂、君不敢以其誠心發諸其臣、而臣亦不敢直己以行事、二者相與雖賂而不相信、上下相顧鰓鰓然而不能以自安、而尚何暇及於天下之利害、故天下之事每每積敗而無所成就、臣竊傷之、而以為其弊在於防禁之太深、而背責之太急、夫古之聖人至嚴而有所至寬、至易而有所至險、使天下有所易信而有所不可測、用術各當其處、而不失節、是以天下畏其嚴而樂其寬、至於後世之君、徒知天下之不可以甚寬也、而用之其君臣之際、使其公卿大臣、終日憂懼、不得安意肆志以自盡於其上、而以為畏威、徒知天下之不可甚嚴之而用之、衆法律之事、使其天下之官吏、欺其長上、得以苟免取容、不畏天子之法、而以為行患、蓋其所以用之之術、甚悖而不順者、至於如此、夫天下之人、上自百官、而下至於庶民、其為姦安可窮盡、而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乎其中、論其衆寡之勢、則天下至衆而天子至寡、論其智詐巧偽之術、則天下之衆固必有過於天子者、吾欲臨之以天子之威、則彼有說辭而不敢言、多為之隄防以御其變詐、則彼之智將有以出於隄防之所不能及、是以古之聖人推之以至誠、而御之以無威、容之以至寬而待之以至易、以君子長者之心待天下之士、而不防其為詐設穴議論無所不及、以開其歡心、故天下士大夫皆欣然而入於其中、有所悍和而不忍為欺詐之行、力行果斷而無愛懼、不敢之棄其所任用、雖其兄弟朋友之親而不顧徇私之名、其所誅戮、雖其仇怨睚眦之人、而不卿報怨之嫌、何者、君臣相信之篤、此所謂至嚴而有所至寬者也、然至大史縱橫放肆、犯法而無忌、天下之所指目、律令之所當取、則雖天子有所不可探釋、使之一人而不可解、而後天下知有所畏、此所謂至易而有所至險、二者其事不同、而相與為用、夫是以至寬而天下無須情靡遺之風、至險而君臣無猜防通洞之慮、大惟能通其君臣之歡而盡行其刑法之所禁而後可以及此也、

將古今得失立論、後纔衍收來、闔闢宏肆、條條有則、楊用修

君術

蘇轍

臣聞事有若緩而其變甚急者天下之勢是也天下之人幼而習之長而成之相休而成風相比而成俗縱橫顛倒紛紛而不知以自定當此之時其上之人刑之則懼驅之則聽其勢若無能為者然及其為變常至於其壞而不可禁故夫天子者覩天下之勢而制其所向以定其所歸者也夫天下之人弛而縱之拱手而視其所為則其勢無所不至其狀如長江大河日夜渾渾趨於下而不能止抵曲則激激而無所洩則咆勃潰亂蕩然而四出壞隄防邑陵谷汗漫而無所制故善治水者固其所入而導之則其勢不至於激怒坌湧而不可收既激矣又能徐徐而洩之則其勢不至於破決蕩溢而不可止然天下之人常抑其安流

無事之不足畏也而不為去其所激觀其滋作相感潰亂未發之際而以為不至於大懼不能徐洩其怒是以遂至橫流於中原而不可卒治昔者天下既安其人皆欲安坐而守之循偷以為敦厚默默以為忠信忠臣義士之氣憤閔而不得發豪俊之士不忍其鬱鬱之心起而振之而世之士大夫好勇而輕進喜氣而不嬉者皆樂從而摩和之直言忤世而不顧直行犯君而不忌今之君子累累而從事於此矣然未下備有所不從其餘風故俗猶根而未去相與抗拒而勝負之數才有所定邪正相搏曲直相犯二者潰潰而不知其所終極蓋天下之勢已出激矣而上之人不從而遂決其壅且恐天下之階人不勝其急動自為之也夫惟天子之尊有所欲為而天下從之今不為決之於上而臨事自

決則天下之不同者將怵然而不服而天下之豪傑亦將奮臂不顧而力決之發而不中故大者傷小者死橫潰而不可救辟如東漢之士李膺杜密范滂張儉之黨慷慨議論本以矯拂世俗之弊而當時之君子為分別天下之邪正以決其氣而使天下之士發憤而自決之而天下遂以大亂繇此觀之則夫英雄之士不可以不少遂其意也是以治水者惟能使之日夜流注而不息則雖有拔龍棘歛之患亦將順流奔走奮迅悅豫而不厭及於為變苟其猶畜渾亂壅閉而不決則水之百怪皆將勃然放肆求以自快其意而不可禦故夫天下亦不可不為少決以順適其意也

其如長江大河 廖剿川

潁濱君術五篇、令人忘却大蘇矣 茅坊調

臣事上　蘇軾

臣聞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天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於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為之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為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恥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為權臣耶必將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己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歡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為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爭為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為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救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為不可以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為之竦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於其側爵祿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為己之私惠刀鋸斧鉞已得以獻其輕重而不求以為己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為而羣下有所畏懼而己不與其利何者為重臣者不待天下之歸己而為權臣者亦無所專天下之畏己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為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為而無所可否雖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雖有觸忌諱畏罪戾而為天下言

者懼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諫諍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繫則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入唯唯以為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潰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為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淆亂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何足傷也昔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震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任而竊議其迹當此之時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推護太子以待上意之少解徐發其所致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尚可得而全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為凡為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棄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為之計哉抑臣聞之今世之勢[illegible]於法禁太密一切之不如律令法吏且以為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傷[illegible]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為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義故為天子之計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為法之所奪昔申屠嘉為丞相至召天子之倖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垂於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以為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繇此觀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

分剖權臣重臣議論精明筆勢柔緩人主見之真足竦心動聽

○○○臣事　蘇轍

臣聞仲尼之稱管仲曰、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又讀蜀志、其言諸葛孔明遷李平廢廖立、及孔明既死、而此二人皆哭泣有至死者、臣每讀其書至此未嘗不嗟嘆古人之不可及而竊悲今世之不能也、夫為天下國家惟剛者能守其法而公者能以剛服天下、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天下者天子之天下也、賞罰之柄予奪之事其出於天子本無能當者、惟其不公故有一人焉受戮而去、辭其當罪而亦勃然有不服之心、而亡之人雖其甚公於此而亦畏其不能、而不敢顯然明斥其罪、故夫天下之不公見以敗天下之至剛、而天下之不剛亦足以破天下之至公、二者相與並行然後可以深服天下之衆、臣嘗竊悲唐季五代之亂、外有執兵強悍之臣、威蓋天下、而以其力內脅天子、天子不敢稍忤其意、意有所不悅、則其上下不能自保、當此之時人主務為安身之計不敢以其剛心而守其公事、此其勢不得不然耳、方今海內治安外無諸侯之虞而內無執政之患、然臣竊觀之於政令刑賞之際常若有所畏而不敢自必者、此其故何也、夫朝廷之臣無罪而留、有罪而默、此為臣之常也、敢其有罪以為當然、則官必削、以為不當然、則無故而置之外地、猶為不可也、今有罪而推之於外、反縱而增其爵秩、是將以為賞耶、為刑耶、是不可得而知也、基四始以鎮撫其耿耿之意、故其失為恨降而去也、雖賜之千金而猶有所慊然於其心、且天下之罪人而皆欲滿其所懷、則為天子安可以有所刑戮哉歟

而事之所不平者、又非特如此也、然之者一人、則必有排而排之者一人、以為然者之有所不悅乎其辨之者也、而使與之皆然、夫此二人甚罪果誰在乎、以其言而默人、亦以其言而然之、是為然者旅化耳、是以天下雖無強臣之災、而臣下竊揣天子之心皆有所恃而邀之、此其與始於執之不剛、而成於守之不公、夫朝廷之事、臣安得知其有所不公者、然竊怪每有所除吏、民間莫不切切偶語、以為此誰人之親戚故舊而得之者、每有所措置、亦莫不以為此誰人之所欲而行之者、使上之人凡果如此、則宜乎人之受罪而不服、而吾亦不敢以加於人也、詩云、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惟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夫人惟能不侮鰥寡也而後能不畏強禦、臣故曰惟公者能以剛服天下、此其勢然也、且夫古之為君者有所大樂、而今世不知也、人君之樂非樂夫有天下、而樂得與天下去惡而獎善、以快吾志、今使天下有不義之日誅之、不獲久從而尊之、尊之不足以為悅、而又從而然其所怒、以慰其感怒、此二事者夫豈為君之樂哉、蓋事有所不可之從、而欲不可以皆得、令夫人之有所私愛而不公者、是亦人之所樂焉耳、然其為樂有所害於為君之樂、是以不吾棄然、而今此也、且事之利害有知之而患不可而者、有患不知之而知之則可行者、今將際然之無私而行吝法之所惡、有罪而然、然而無所始息、使天下皆知賞之為賞、罰之為罰、此非有所勤苦而難成者、而顧患不肯為、夫管仲孔明惟其為之而已矣

○蒙援古事、專論時幾立柱子、唐荊川

也不可復任以為大吏○苟天下之廣而無一二大臣可信者○則國非其國矣○且自唐季以來、世之談法者、始皆務以防其大臣、蓋唐之盛時、其所以試天下之士、與綱天下之選人者、皆無一定之法、而惟有司之為聽、夫是以下不得遂其上、而上有以役其下、臣故曰、惟有權者可以使人○有利者可以得衆○此不可不深察也○

有大將揮兵之勢○縱横闔闢無不如意○ 茅鹿門

臣事上 蘇轍

臣聞聖人之為天下○不務逆人之心○人心之所向○因而順之○人心之所去○因而廢之○故天下樂從其所為○惟其一人之所欲○不可以施於天下○不得已而後有所矯拂而不用○蓋非以為天下之人○皆不可以順適其意也○苟生民之初、生而有飢寒牝牡之患、飲食男女之際、天下之所同欲也、而聖人不求絶其情、又從而為之節文、教之化婚烹飪、嫁娶少養之道、使皆得其志、是以天下安其法而不怨、後世有小丈夫、不達其意之本末、而以為禮義之教、皆聖人之所作為、以制天下之非僻、徒見天下邪放之民、皆不便於禮義之法、乃欲務矯天下之情、置其所好而施其所患、此何其不思之甚也、且○雖○聖○人○不○能○有○所○特○設○以○驅○天○下○蓋○固○天○下○之○所○安○而○遂○成○其○法○如○此○而○已○如○使○聖○人○而○不○與○天○下○同○心○違○衆○游○世○以○自○立○其○說○則○天○下○幾○何○其○不○叛○而○去○也○今之說者則不然○以為天下之私欲○必有害於國之公事○而國之公事亦必有所拂於天下之私欲○分而異之○使天下公私之際○僻如胡越之不可以相通○不恤人情之所不安○而務求見其所以為至公而無私者○蓋事之不通○莫不雖此之○故○今○天○人○之○情○非○有○所○禁○而○疆○使○為○之○明○皆○有○快○快○不○快○之○心○是○故○所○為○而○無○成○所○任○而○不○稱○其○職○臣聞方今之制、吏之生於南者、必置於北、生於東者、必投於西、嶺南吳越之人、而必使冒苦寒踐霜雪以治燕趙之事、秦隴蜀漢之士、而必使涉江湖衝霧露以守揚越之地、雖其上意而行之、無所不便、而行者望於所之、怨嘆咨嗟、不勝以自安、夫

幸送以才道路遠者涉數千里財用殫竭困弊於外既至而好惡不御
通風俗不相習耳目之所見飲食之所便皆不得其當群如偷眷樣他
鄉其心常屑屑而不舒數日求去而不肯處長以之計民不喜其吏而
吏不喜其俗二者相與齟齬而不合以不賊有所施設而吏之生於其
地者莫不自以為天下之所不若而今之法為吏者不得還處其鄉里
雖數百里之外亦輒不可而又以京師之所在而定天下遠近之於兄
京師之人所謂近者皆四分之所謂至遠而京師之所謂遠者哉問者
之所謂近也令欲以近便累勞之吏而不知其有不樂者為此也故也
且夫人生於鄉關之中其親戚墳墓不過百里之間至於千里之內則
辟如道路之人亦何所施其私而又風俗相安上下相信知其利害而

詳其好惡近者安處其近而遠者樂得其遠二者各獲其所求而無有
求去之心耳目聞明而心不亂可以容有所立凡此數者蓋亦無損於
國矣而特守州區區無蓋之公此豈王者之意哉且三代之時九州之
中建國千有八百大者不過百里而小者數十里數十里之閒民之為
士者有之為大夫者有之凡所以治其國人者亦其國人也安得其國
之人而後用哉匡恐以為如此之類可一切革去以順天下之欲令使
天下之吏皆同為盜則雖非其鄉里而亦不可有所優容苟以為可任
則雖其父母之國豈必多異節目以防其弊而況處之數百千里之間
哉

有不來而請之說行者上求人也有不請而薦緣者亦上求人也　述仍批

臣事策

臣聞大人之道行之而可名名之而可言布之天下而無疑施之後世
而無慨堂堂乎立於四海雖一介之士而無所不安此其所以為大人
之道歎今夫天下之人天子雖不役其力者而天下皆不敢以為非此
試得其可役之名而役之是以天子安坐於上而士大夫為之斧走於
下大於為之運簿書策治百官以濟其大事而小者為之按米鹽視親
莫以奉其小職文吏為之簿書會計群其出內取予之數而使天下不
敢歎武吏為之條金被革習其戰陣攻關之事而使天下不故紀勞苦
其筋力而條竭其思慮甚者肩首領暴骨肉於原野而不知避何者食
其祿也至於田野之民耕田而食哉生而不至市井然及其有餘而可

蘇軾

役縋走於縣吏之前恭謹有禮不教而自習而其尤難者至使之新捕
盜賊挽巧巡徼捕弊而不敢求免此豈非食其地之故歎於夫天下之
人凡天子之所得而使令者皆可得而名也而且稿怪府史胥徒古者
皆有祿以食其家而其不足者皆得計口而受田以補其不給大是以
能使之盡力於公事而不郵其私計蓋周之所謂官田者府史胥徒之
田也而今世之法收市人而補以為夫無祿以養其身而無田以畜其
妻子又有鞭朴戰慄之患而天下之人皆春為之其所以責之者甚煩
且難而其所以使之者無名而可言而其其者又使之辰入錢而役補
雖得復役而其所免不之以償其終身之勞此獨何也天子以無名使
之而天下之人亦肯以無名而為之此豈可不求其情哉夫天子米四

海而寄之其國郡縣之官又舉而寄之其郡縣之小吏刑法之輕重財用之多少無所不在是以掌倉庫者得以為盜而治獄訟者得以為姦為姦之利上足以養父母而下足以畜妻子其所以終故而安為之者為此之故也是以雖無爵祿之勸而可得而使雖有刑戮恥辱之患而不肯捨而去而其上之人驅其無祿之身而遇之以有祿之法悟不為怪此乃公使之為姦以當其所當得之祿而遂以為可得而使也如此則尚何以示天下臣愚以為凡人之在官不可以無故而用其力哉使以其稅而哉使以其祿故夫府史胥吏不可以無祿使也然臣觀之於今天下苦財用之不給而用度有所不足其勢必無以及此而古者周官之法民之為訟者入束矢為獄者入鈞金視其不直者而納其所以

[illegible]自秦漢以來其法始廢而不用今臣亦欲使天下之至於獄者皆有所入於官以自見其直而其不直者亦皆沒其所入以為胥吏之俸祿辨其等差而別其多少以時給之以足其衣食之用其所以取之於民者不苟而其所以為利者甚博養上也於民常患其好訟而不直以身試法而無所畏忌刑之而又使之自入於官此所以深懲其心而又其所得止以厚吏此有以見乎非貪民之財也而為吏者可以無俟為姦而有以自養名正而言順雖其為姦從而殺之則亦無憾乎吾心嗚呼古之所謂正名者猶此類者矣

行文如風行水上 茅鹿門

民政 其一

蘇軾

臣聞王道之至於民也其亦深矣賢人君子自潔於上而民不免為小人朝廷之間揖讓如禮而民不免為盜賊禮行於上而淫辟邪放之風起於下而不能止此猶未免為王道之未成也王道之本始於民之自喜而成於民之相愛而王者之所以求之於民者其粗始於力田而其精極於孝悌廉恥之際力田者民之最勞而孝悌廉恥者匹夫匹婦之所不悅彊所獲勞而使之有自喜之心勸所不悅而使之奮相愛之意故夫王道之成而及其衰於民其亦深矣古者天下之災水旱相仍而上下不相保此其禍起於民之不自喜於力田天下之亂盜賊放恣兵革不息而民不樂業此其禍起於民之不相愛而棄其孝悌廉恥之節

夫自喜則雖有太勞而其事不遺相愛則雖有強狠之心而顧其親戚之樂以不忍自棄於不義此二者王道之大權也方今天下之人但於工商之利而不喜於農惟其最愚下之人自知其無術然後舉於田畝而不共山林飢餓之民皆有盜卯趑趄之心而閨門之內父子交怨而不知反朝廷之上雖有賢人而其教不遺於下是故士大夫之間莫不以為王道之遠而難成也然臣竊觀三代之遺文至於詩而以為王道之成有所易而不難者夫人之不喜乎此是未得為此之味也故聖人之為詩道其耕耨播種之勤而述其歲終倉廩豐實婦子喜樂之際訢感動其意故曰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當此時也民既勞矣

故為之言其室家來饁而慰勞之者、以勉卒其事、而其終章曰、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獲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當此之時、歲功既畢、民之勞者、得以與其婦子、皆樂於此、休息閒暇、飲酒食肉、以自快於一歲、則夫勤者有以自急其勸、盡力者有以輕用其力、而後庶無親之人、有所慕悅、而自致其操、此非獨於詩云爾、遵之使役其利而教之、使如其樂亦如是也、且民之性、固安於所樂、而悅於所利、此臣所以為王道之無雖者也、甚臣聞之、誘民之勢、遠莫如近、而近莫如其所與、聽令行於朝廷之中、而田野之民、無遷善之心、此豈非其遠而難至者哉、明擇郡縣之吏、而謹法律之禁、利者布市、而禎民不悛、夫鄉黨之民、其視郡縣之吏、自以為非其比肩之人、徒能畏其用法、而祖背受簪於其前、不為之懼、此其紛可以及民之明罪、而不可以及其隱患、外豈非其從而無所與競者耶、惟其里族親戚之閭、幼之所與同、戚而壯之所與共事、此其所與競者也、臣愚以謂古者郡縣有三老嗇夫、今可使惟擇民之孝悌無過、力田不惰、為民之素所服者、為之、無使治事、而使識誚教誨其民之怠惰而無良者、而歲時伏臘、郡縣頒置禮焉、以風天下、使慕悅其事、使民皆有懼恥勉強不服之心、今不從民之所與親而教之、而從其所素畏、與夫其所素畏者、彼不自以為伍、而何敢求望其萬一、故教天下自所與競者始、而王道可以漸至於下矣、

如看李龍眠白描、愈入細愈入玄、不忍釋手、茅鹿門

民政

蘇轍

臣聞三代之盛時、三代之人、自匹夫以上、莫不務自脩潔、以求為君子、父子相愛、兄弟相悅、孝悌忠信之美、發於士大夫之間、而下至於田畝、朝夕從事、終身而不厭、至於戰國、王道衰息、秦人聽其民而納之於耕戰關之中、天下翕然而從之、南畝之民、而皆爭為干戈旗鼓之事、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進則有死於戰、退則有死於將、其患無所不至、夫周秦之閒、其相去不數十百年、周之小民、皆有好善之心、而秦人獨善於戰攻、雖其死亡而不肯以自存、此二者臣竊知其故也、夫天下之人、不能盡知禮義之美、而亦不能奮不自顧以陷於死傷之地、其所以能至於此者、上之人實使之然也、然而閭巷之民、劫而從之、則可以與之徼倖於一時之功、而不可以望其久遠、而周秦之風俗、皆累世而不變、此不可不察其術也、蓋周之制、使天下之士、孝悌忠信、聞於鄉黨、而達於國人者、皆得以登於有司、而秦之法、使其武健壯勇、能斬捕甲首者、得以自役其役、上者使之以爵祿、而下者皆得役屬其鄰里、天下之人猶其利之所在、則皆爭為之、而尚安知其他、然周以之興、而秦以之亡、天下遂皆尤秦之不能、而不知秦之所以使天下者、亦無以異於周之所以使天下、何者矣、使之勢、所以奔走天下萬世之所不易也、而特論其所以使之者何如焉耳、今者天下之患、實在於民各而不知救、然臣竊謂其罪不在於民、而上之所以使之者或未至也、且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何也、天下之人、在家欲得其孝、而在國欲得其忠、兄弟欲其相與

為愛而朋友欲其相與為信臨財欲其思廉而患難欲其思義此誠天子之所欲於天下者古之聖人所欲而遂求之求之以勢而使之自至是以天下爭為其所求以求稱其意今有人使人為之牧其牛羊將責之以其牛羊之肥則因其肥瘠而制其利害使夫牧者趨其所利而從之則可以不勞而坐得其所欲今求之以牛羊之肥瘠而乃使之盡力於樵蘇之事以其薪之多少而制其賞罰之輕重則夫牧人將為牧耶將為樵耶為樵則失牛羊之肥而為牧則無以得賞故其人舉皆為樵而無事於牧吾之所欲者牧也而反為樵之為得此無足怪也今夫天下之人所以求利於上者果安在哉士大夫為聲病剝略之文而治苟且記問之學曳裾束帶俯仰周旋而皆有意於天子之爵祿夫天子之所

求於天下者豈在是也然天子之所以求之者惟此而人之所縣以有得者亦惟此是以若此不可却也若夫欲求天下忠信孝悌之人而求之於一日之試天下尚誰知忠信孝悌之可喜而一日之試之可恥而不為者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臣以為欲得其所求宜遂以其所欲而求之開之以利而作其急則天下必有應者今間歲而亂天下之才奇人善士固宜有起而入於其中然天下之人不能深明天子之意而以為所為求之者止於其目之所見是以盡力於科舉而不知自反於仁義臣欲復古者孝悌之科使州縣得以與今之進士同舉而皆進使天下之人時獲孝悌忠信之利而明知天子之所欲如此則天下宜可漸化以副上之所求然臣非謂孝悌之科必多得天下之賢才而要以使天下知上意之所在而各趨於其利則庶乎不待教而忠信之俗可以漸復此亦周秦之所以使人之術歟

行文紆徐而卷　茅鹿門

民政 其九

蘇轍

臣聞天下有二病好戰則財竭而民貧畏戰則多辱而無威欲民之無貧則無疾夫無威欲君之無辱則無望乎財之不竭此二患者天下未嘗兼有也古之人君各安其所安而處其偏是以不復全享其利而亦未嘗兼受其病者昔匈奴之於漢可以見矣文景之世天下治安民至老死不知征役之勞府庫盈溢其賦於民者三十而取一可謂至盛矣然而匈奴徼慢侵侮至甚不遜輸金繒納綿絮天子之至辱也而文景不以為蹙以求全其民至於武帝不忍數世之怨盡天下之銳而攻之闢地千里斬馘百萬匈奴之民死者太半洗除先帝之宿恥而令大中國之氣得志滿意無以加兵而內自疲獘中民之家大抵皆破無復千

金之戶此二者皆有所就其成功是以有所忍而不顧而智者之論已謂非中國之長策矣今者中國之弊在於畏戰畏戰國多辱矣而民又不免於貧無所就其利而偏被其害重賦厚斂以為二邊之賂國辱而民困蓋今世之病已極矣賢人君子竭其智慮以求安其民而民常為夷狄之所侮天子欲使其澤下布四海而海內常為夷狄之所困此其獘蓄有原矣二邊之賂不絕是以天下之賦斂雖知其甚重而不可輕天下之賦斂甚重而不可輕是以天下之民雖知其甚困而不可得而安也故臣於民政之終而特備論其要云蓋方今天下之議莫不以為二邊之賂不可去也獨其勇者則曰寧戰而無賂戰未必敗而勝必至於之國臣竊以為此古之漢武帝唐太宗堅忍而不顧者之以行之然

亦有所紀天下之至危何者吾民之不戰久矣用不戰之民而待必戰之敵竊恐世俗之難之也夫古者霸王之臣因敗而成功轉禍而為福若反覆手之間耳桓公見劫於曹沫欲背其盟管仲因而信之以自結於諸侯桓公怒蔡本以誅少姬之罪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之不入而諸侯大服臣竊觀之方令二虜之賂雖有所不得已而然者然其勢偶有似夫戰國之陰以謀相傾而陰相潰者是故臣欲因而成之以潛破二虜之國古語有之曰將欲取之必固予之昔者晉之取虞虢之取矣冒頓之取東胡石勒之取王浚此兩者皆其予之之力也夫鄭國之蓋唯其相忌而相伺以不敢相易是以其虜詳察而雖國今夫中國之不競亦已久矣敵其相視以為無餘為者非一日也然猶未肯釋然而無

疑夫惟釋然而無疑而後其國可取今吾猶有所顧慮於其間彼以吾為猶有不服之心是以君臣相視而未敢懈蓋古之英雄能忍一朝之恥而全百世之利臣以為當今之計禮之當加恭待之當加尊使者之往無求以言勝之而其使之來者亦無求以言犯之凡皆務以無逆其心而徐隨其志使之深樂於吾之賄賂而意不在我而吾亦自治於內蒐士揀馬擇其精銳而捐其敗以外見至弱之形而內收至彊之實作內政以寓軍令凡皆務以自損吾彊大之驕而見吾衰弱之狀彼之安然無所顧忌而益以急徼不過數年彼日以無備而吾日以充實彼備將以吾為不足與也而有無厭之求彼氣而吾奮彼驕而氣怒發必勇矣之戰此所謂敗中之勝而弱中之彊者也若夫方今之實其勢亦有

二而已矣能奮一朝之勞而盡力以攻之則其後可以大安而其始也不免有歲月之勤能忍一朝之辱而自損以賂之則其後可以覬勝而其始也不免有歲月之恥此二策者皆足以謀人之國敗人之兵而有勝矣而臣竊謂今世之所安者必其予之而勝之者也嗟夫智能攻之則以洗天下之大憝不能攻之則賂之而閫其後未有不能攻之又不能賂之而挾手以望其成功者方今每歲委百萬之資以予人而不能使人無疑其有不服之心發渴四海而其終不能以成事特幸其一時之安而欲得其間隙之際以治天下天下安可得而治哉

流洽曲折而從容自然無一毫安排布置之迹所謂心如旋林者乎　謝疊山

臣聞禦戎有二道屯兵以待其來出兵以[illegible]其虜於[illegible]上邊固害已也貢兵矣而天下之議以為中國之兵無繇而出而臣以為不然何者欲天下之財以奉夷狄彼求之無厭則吾之應之將有所不稱其意大抵不過數十年之間用兵之費不發於彼之不悅則發於吾之勇忍此亦其勢之不可逃者也方其無事之時中國既不得不畜兵於邊而及其有閒久必將出兵而乘其弊此二者不可不素為之所也兵每歲發郡縣之兵以戍邊此其未殺之謀也而臣未知其所以為戰之術臣聞古者三代之制未有戍邊之役六國之際燕趙最被邊患而當其時西備秦東備齊南備韓內備韓魏千里之國而其四境莫不皆有所備則其所以備胡者安得戍卒而用之計亦不過其沿邊之民自為卒伍以制其侵略而已戍邊之謀始於秦漢內無敵國之虞而郡縣之兵材官騎張皆出於民之為役其法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以次相承而迭相更代邊郡之民不可使常為兵是以不得不驅中原之民而納之塞下以捍寇虜故其戍邊之兵歲初而來歲終而去寒暑不相安偷易不相習勇怯不相程志氣不相企上無顧戀墳墓而下無愛於妻子平居憂思無聊無樂土之心而緩急苟免無死戰之意不可求得其用士之謀臣晁錯陸贄之徒蓋嘗以為言矣而況今世之兵皆天子之所廩食以終其身在秦則廩於秦在趙則廩於趙不可一日而闕非如漢之戍卒則有休息更代之期也然備守此區區既往之陳迹豈不數哉

且衆中原之士而屯之於邊塞無所傷戰鬪之患而其心常自以為出征行役、苦寒暴露、為國勞苦、凡國家之所以美衣豐食以養我者、此為州竽事也、故士卒百萬端坐而食不知行陣之勞、不見鋒刃之危、品皆乙自貿以為有勞於國其勢不可有所復使此其弊在於使之不得其首耳今夫陰何二虜之息而出兵以逸利於塞外此誠今世之至計也而虛切陰緩意之際士卒皆已自習而不可用且夫人之惰戰已用其力則其心自滿而不復求報其上士無求報之心則不可以與之化大難而涉大勢惟其鈍食而無所試優將無為以觀夫人之成功而不得自放者則其氣到銳而其心不係古之善用兵者惟能及其心也未傒而用其銳氣是以其兵無敵於天下臣愚以為方今之計內郡之兵當常在內而不以戍邊、戍邊之兵、當常戍邊而不待內郡之戍卒、蓋內郡之兵、其樂從邊者、而稍厚之、不足、則募民之樂為邊兵者、以足之、使二邊有一定不遷之兵、而頗損內郡之眾、計其內外之數、相通如舊、而止、平居無事、以此備邊、而一旦欲有所攻擊掩襲、則猶發內郡之卒、使二者各思致其勇力以報其上、銳而用之、隨而置之、屯兵歷年而士無所怨其勞、出兵千里、而士無所憾其遠、兵入則出者、得以休息、而無棄寨之苦、兵出則守者閑暇、而無行役之困、交相為用、如循環之無端、而不可竭、此其與今世之法、竭天下以養兵、守亦使此、戰亦使此、未戰而士卒皆怨讟、其亦少異矣

○○吉州學記　歐陽脩

慶曆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坐而書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措、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所欲為、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吏課、舉賢才、其明年三月、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為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為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為勞、其良材堅甓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為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閎耀、而人不以為侈、既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於吉、而濫官於朝、進不能贊揚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生揖讓乎其中、然予聞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於善、其勉於人者勤、其入於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須遲久之功、至於禮讓興行、而風俗純美、然後為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後

之人[illegible]慨天子之[illegible][illegible]以惜此義於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得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為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和孝慈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鄉先生耆老席於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於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典型之文、茅鹿門

相州晝錦堂記

歐陽脩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跡、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於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衛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為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為公榮、桓圭袞冕、不足為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而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晝錦之堂於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為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為榮、而以為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為何如、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抑揚感慨[illegible]能、藹然詞

偃虹隄記　歐陽脩

有自岳陽至者、以滕侯之書、洞庭之圖、來告曰、願有所記、予發書按圖、自岳陽門西距金鷄之右、其外隱然隆高以長者、曰偃虹隄、問其作而名者○曰吾滕侯之所為也○問其所以作之利害○曰洞庭天下之至險○而岳陽荊潭黔蜀四會之衝也○昔舟之往來湖中者、至無所寓、則皆泊南津、其有事於州者遠且勞、而又常有風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隄下、有事於州者、近而且無患、問其大小之制○用人之力○曰長一千丈、高三十尺、厚加二尺、而殺其上、得厚三分之二、用民力萬有五千五百工、而不踰時以成○問其始作之謀○曰州以事上轉運使、轉運使擇其吏之能者、行視可否、凡三反覆、而又上於朝廷、決之三司、然後曰可、

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議也○曰此君子之作也○可以書矣○蓋慮於民也深○則謀其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為功多○夫以百步之隄○禦天下至險不測之虞、惠其民而及於荊潭黔蜀、凡往來湖中○無遠近之人、皆蒙其利焉、且岳陽四會之衝、舟之來而止者、日凡有幾、使隄土石、幸久不壞、則（名言○書○七○情○之○歎○九）滕侯之惠利於人物、可以數計哉、夫○事○不○患○於○不○成○而○患○於○易○壞○蓋○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繼○者○常○至○於○殆○廢○自○古○賢○智○之○士○為○其○民○捍○患○興○利○其○遺○跡○往○往○而○在○使○其○繼○者○皆○如○始○作○之○心○則○民○到○於○今○受○其○賜○天○下○豈○有○遺○利○乎○此○滕○侯○之○所○以○慮○而○欲○有○紀○於○後○也○滕侯志大材高、名聞當世、方朝廷用兵急人之際、常顯用之、而功未及就、退守一州、無所用心、略施其餘、以利及物、夫慮熟謀審、力不勞而功倍、作事可以為

偃隄、一宜書、不[illegible]一[illegible]之[illegible]利[illegible]者可以[illegible]二宜書、兵之民久、與湖中之往來者、皆欲為滕侯紀、三宜書○以三宜書不可以不書○乃為之書○

決老情深○中間事不患不成一段、是歐文絕佳處○　葛儒調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王安石

三司副使不書前人名姓嘉祐五年尚書戶部員外郎呂君沖之始稽之衆史而自李紘已上至查道得其名自楊偕已上得其官自郭勸已下又得其在事之歲時於是書石而鑱之東壁夫合天下之衆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理則阡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強桀大而後能如是而天子猶爲不失其民者蓋特號而已耳雖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給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猶不得也然則善吾法而擇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財雖上古堯舜猶不能毋以此爲先急而況於後世之紛紛乎三司副使方今之大吏朝廷所以尊寵之甚備蓋今理財之法有不善者其勢皆得以議於上而改爲之非特當守成法吝出入以從有司之令而已其職事如此則其人之賢不肖利害施於天下何如也觀其人以其在事之歲時以求其政事之見於今者而考其所以佐上理財之方則其人之賢不肖與世之治否吾可以坐而得矣此蓋呂君之志也

何等識見何等筆力○歐蘇集中不曾見此駿健文字○朗允則時有之○

葛端調

芝閣記

王安石

祥符時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方以芝來告者萬數其大吏則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賜金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采山農野老攀緣狙杙以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澗溪壑谷分崩裂絕幽窮隱伏人迹之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於九州四海之間蓋幾於盡矣至今上即位謙讓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禪詔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納於是神奇之產銷藏委翳於蒿藜榛莽之間而山農野老不復知其爲瑞也則知因一時之好惡而能成天下之風俗況於行先王之治哉太丘陳君學文而好奇芝生於庭能識其爲芝惜其可獻而莫售也故閣於其居之東偏掇取而藏之蓋其好奇如此噫芝一也或貴於天子或貴於士或辱於凡民夫豈不以時乎哉士之有道固不役志於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以異哉此予之所以歎也

荊公本色之佳處○

茅鹿門

君子齋記　王安石

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古之為此名也所以命天下之有德故天下之有德通謂之君子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位而無其德可以謂之君子蓋稱其位也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德而無其位可以謂之君子蓋稱其德也位在外也遇而有之則人以其名予之而以貌事之德在我也求而有之則人以其實予之而心服之夫人服之以貌而不以心與之以名而不以實能以其實為終身而無謫者蓋亦幸而已矣故古之人以名為羞以實為懷不務服人之窮而思有以服人之心非獨如此也以為求在外者不可以力得也故雖窮困屈辱樂之而弗去非以夫窮固屈辱為人之樂者在是也以夫窮固詘辱不足以累吾心為可樂也[illegible]河南裴君主簿於洛陽治齋於其官而命之曰君子裴君豈慕夫在外者而欲求之乎豈以為世之小人眾而能行君子者獨我乎懸前則失已懸後則失人吾知裴君不為是也亦曰勉於德而已蓋許以揚於其前朝夕出入觀焉思古之人所以為君子而務及之也獨仁不足以為君子獨智不足以為君子仁足以盡性智足以窮理而又通乎命此古之人所以為君子也雖然古之人不云乎德輶如毛毛猶有倫未有欲之而不得者也然則裴君之為君子也孰禦焉故余嘉其志而樂為道之

宋文之格不入西漢處正在此而宋人之所自以為得亦在此[illegible]

門

蘇氏族譜亭記　蘇洵

匹夫而化鄉人者吾聞其語矣國有君邑有大夫而爭訟者訴於其門鄉有庠里有學而學道者歸於其家鄉人有為不善於室者父兄輒相與恐曰吾夫子無乃聞之乎嗚呼彼獨何脩而得此哉意其積之有本未而族之有次第耶今吾族人猶有服者不過百人而歲時蠟社不能相與盡其歡欣愛洽稍遠者至不相往來其無以示吾鄉黨鄰里也乃作蘇氏族譜立亭於高祖墓塋之西南而刻石焉既而告之曰凡在此者死必赴冠娶妻必告少而孤則老者字之貧而無歸則富者收之而不然者族人之所共誚讓也歲正月相與拜奠於墓下既奠則坐於壽其老者顧少者而歎曰是不及見吾鄉鄰風俗之美矣自吾少時見有為不義者則眾相與疾之如見怪物焉慄焉而不寧其後少衰也猶相與笑之今也則相與安之耳是起於某人也夫某人者是鄉之望人也而大亂吾俗焉是故其誘人也速其為害也深自斯人之逐其兄之遺孫子而不恤也而骨肉之恩薄自斯人之多取其先人之貲田而欺其諸孫子也而孝悌之行缺自斯人之為其諸孫子之所訟也而禮義之節廢自斯人之以妾加其妻也而嫡庶之別亂自斯人之篤於聲色而父子雜處讙譁不嚴也而閨門之政亂自斯人之貪財無厭惟富者之為賢也而廉恥之路塞此六行者吾往時所謂大惡而不容者也今無知之人皆曰其人何人也猶且為之其與馬隸莫婢妾親戚足以蕩盡

長基之小人其旨舜所力足以隱動蔚然其悱惻節言語足以歎閔

君子是州里之大盜也吾不敢以告鄉人而私以戒族人焉髣髴於斯
人之一節者願無過吾門也予聞之懼而請書焉老人曰書其事而闕
其姓名使他人觀之則不知其為誰而夫人之觀之則面熱內慚汗出
而食不下也且無彰之庶其有悔乎予曰然乃記之

有慨於中著而為訓從空發論無所不群　鍾伯敬

張益州畫像記　蘇洵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
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眾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
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為能處茲文武
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推曰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
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
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
公像於淨衆寺公不能禁眉陽蘇洵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
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
無亂弛是惟元年之秋如器之欹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
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為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
張公爾繄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為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
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
之民而以碪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
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為易至於急之而
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
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齊民吾不忍為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
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
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為也且公意不欲如何
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

人之姓名與其鄉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大小美惡之狀甚者或詳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為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繇此觀之像亦不為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為之記公南京人為人慷慨有大節以度量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

氣義重極有法度 茅鹿門

木假山記 蘇洵

木之生或蘗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為棟梁則伐不幸而為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為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沉汩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齧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為好事者取去強之以為山然後可以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濆如此者幾何不為好事者所見而為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予家有三峰予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蘗而不殤拱而不夭任為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為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為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予之愛之則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愛之而又有所敬焉予見中峰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峰二峰者莊栗刻峭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峰而岌然決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嚴急峻悠無一句懈息 林次崖

宜黃縣學記

古之人、自家至於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於長、未嘗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射養老之禮、以習恭讓、進材論獄、出兵授捷之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勉其進、戒其不率、其所以為具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於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於其心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而無足動其意者為天下之士而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於損益廢置、先後始終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為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於脩身為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而無斯須去於教也其動於視聽四支者必使其洽於內其謹於初者必使其要於終馴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材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為法之永則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為教之極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及三代衰、聖人之制作盡壞、千餘年之間、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體性之舉動、唯其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講、士有聰明樸茂之質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夫然蓋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為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後而治不教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歟宋興幾百年矣、慶曆三年、天子圖當世之務、而以學為先、於是天下之學乃得立、而方此之時、撫州之宜黃、猶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皆相率而寓於州、以群聚講習、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釋奠之事、以著於令、則常以廟祀孔氏、廟廢不復理、皇祐元年、會令李君詳至、始議立學、而縣之士某某與其徒皆自以謂得發憤於此、莫不相勵而趨為之、故其材不賦而羨、匠不發而多、其成也、積屋之區若干、而門序正位、講藝之堂、棲士之舍、皆足、積器之數若干、而祀飲寢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從祭之士皆備、其書經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無外求者、其相基會作之本末、總為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當四方學廢之初有司之議固以謂學者人情之所不樂及觀此學之作在其廢學數年之後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內響應而圖之如恐不及則夫言人之情不樂於學者其果然也歟宜黃之學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為令威行愛立訟清事舉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時而順其慕學發憤之俗作為宮室教肄之所以至圖書器用之須莫不皆有以養其良材之士雖古之去今遠矣然聖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與學而明之禮樂節文之詳固有所不得為者若夫正心脩身為國家天下之大務則在其進之而已使一人之行脩、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脩、移之於鄉鄰族黨、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歸、非遠人也、可不勉歟、縣之士

余請曰願有記故記之十二月某日也

予圖記學所論學之制○與其所以成就人才廢○非深於經術者不能○

茅鹿門

○尹公亭記　　曾鞏

君子之於己、自得而已矣、非有待於外也、然而曰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所以與人同其行也○人之於君子、潛心而已矣、非有待於外也、然而有表其閭、名其鄉、欲其風聲氣烈、暴於世之耳目而無窮者、所以與人同其好也○內有以得諸己○外有以與人同其好○此所以為先王之道而異乎百家之說也○隨為州去京師遠、其地僻絕、慶曆之間、起居舍人直龍圖閣河南尹公洙、以不為在勢者所容、謫是州、居於城東五里開元佛寺之金燈院、尹公有行義文學○長於辯論○一時與之遊者○皆世之聞人○而人人自以為不能及○於是時○尹公之名震天下○而其所學蓋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故其居於隨日考圖書○通古今為事○而不知其官之為謫也、嘗於其居之北阜、竹柏之間、結茅為亭、以茨為蓋、歲餘乃去、既去而人不忍廢、壞輒理之、因名之曰尹公之亭、州從事謝景平刻石記其事、至治平四年、司農少卿材皇李公為是州、始因其故基、增庳益狹、斬材以易之、陶瓦以覆之、既成而寬深亢爽、環隨之山、皆在几席、又以其舊亭峙之於北、於是隨人皆喜慕其思、而又獲遊觀之美○其冬、李公以圖走京師、屬予記之、蓋尹公之行見於事、言見於書者、固以赫然動人○而李公於是又修而大之者○豈獨慰隨人之思於一時而與之共其樂哉○亦將使夫羨遊僻絕之境○至於後人○見聞之所不及○而傳其名○覽其跡者○莫不低回俯仰○想尹公之風聲氣烈○至於愈遠而彌新○是可謂與人同其好也○則李公之傳於世○亦豈有已乎○故予為之書、

明應第九年正月日此

蘊思鑄詞、動中經緯、茅鹿門

墨池記　曾鞏

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於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臨川記云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墨池盡黑、此為其故跡、豈信然耶、方羲之之不可強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其意於山水之間○豈有徜徉肆恣○而又嘗自休於此耶○羲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後世未有能及者○豈其學不如彼耶○則學固豈可以少哉○況欲深造道德者耶○墨池之上、今為州學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書晉王右軍墨池之六字於楹間以揭之、又告於鞏曰○願有記、推王君之心○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而因以及乎其跡耶○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學者耶○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人○尚○之○如○此○況○仁○人○莊○士○之○遺○風○餘○思○被○於○來○世○者○何○如○哉○

結撰細正○可以為作小大法○勿遂以小題病之○ 葛瑞調

○○仁宗皇帝飛白御書記　蘇軾

問世之治亂、必觀其人、問人之賢不肖、必以世考之、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合抱之木、不生於步仞之丘、千金之家、不出於三家之市、臣嘗逮事仁宗皇帝、其愚不足以測知聖德之所至、獨私竊覽觀四十餘年之間、左右前後之人、其大者固已光明儁偉、深厚雄傑、不可窺較、而其小者猶能敦朴、愷悌靖恭、持重號稱長者、當是時、天人和同、上下驩心、才智不用而道德有餘、功業難名而福祿無窮、升遐以來、十有二年、若臣若子、罔有內外、下至深山窮谷、老婦稚子、外薄四海、裔夷君長、見當時之人、聞當時之事、未有不流涕稽首者也、此豈獨上之澤歟、凡在廷者、與有力焉、太子少傅安簡王公諱舉

正、臣不及見其人矣、而識其為人、其流風遺俗、可得其稱者、以世考之也、熙寧六年冬、以事至姑蘇、其子誨出慶曆中所賜公端敏字二、飛白筆一、以示臣、且謂臣記之、將刻石而傳諸世、臣官在太常、職在太史、於法得書、且以為抱烏號之弓、不若藏此筆、係由卑之履、不若傳此書、考追慕以論其辭、不若推然蓋以究觀其所用之意、存易歟、以追嗜好、不若因襲貽以想見其所與之人、或藏於名山、或流於四方、凡所見者、皆當舉然而作、如望龍頭之塵、而聽屬車之音、相與勉為忠厚、而恥為淳薄哉、縣此也夫、

議論正大、詞意懇至、直為對君之體、菁靖訓

○○尹師魯墓誌銘　歐陽脩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師魯為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強記、通知今古、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為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勇於敢為、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其卒窮以死、師魯少舉進士及第、為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戶曹參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

無意中寫、作一折

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貶監郢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起為經略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而尤為經略使韓公所深知、其後諸將敗於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略部署、坐城水洛與邊將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為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為叙燕息戍二篇、行於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益精密、而於西事尤習其詳、其為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之要、盡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土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為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為、而元昊臣、西兵

[illegible][illegible]、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材能亦未必盡
知○之○也○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果、其
後吏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
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舁至南陽求醫、疾革○憑几而坐○顧稚子在前無
甚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師魯娶張氏、某
縣君、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三貶官、
喪其父、又喪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二、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以貶
死、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貲、客其喪於南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
遠邇皆往賻之、然後妻子得以其柩歸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先
塋之次、余與師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云○

宋文　第十卷　百六

歐公最得意文、亦最著意之文、茅鹿門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歐陽脩

故湖州長史蘇君有賢妻杜氏、自君之喪、布衣蔬食、居數歲、挑君之孤
子、欽其平生文章、走南京號泣於其父曰、吾夫屈於生、猶可伸於死、其
父太子太師以告於予、予為集次其文而序之、以著君之大節、與其所
以屈伸得失、以○深○誚○世○之○君○子○當○為○國○家○樂○育○賢○材○者○且○悲○君○之○不○幸○
其妻卜以嘉祐元年十月某日葬君於潤州丹徒縣義里鄉檉山里居
門村、又號泣於其父曰、吾夫屈於人間、猶可伸於地下、於是杜公及君
之子泌、皆以書來乞銘以葬、君諱舜欽、字子美、其上世居蜀、後徙開封、
為開封人、自君之祖諱易簡、以文章有名、太宗時承旨翰林為學士參
知政事、官至禮部侍郎、父諱耆、官至工部郎中、直集賢院、君少以父蔭

宋文　第十卷　百七

補太廟齋郎、調滎陽尉、非所好也○已而鎖其廳去○舉進士中第、改光祿
寺主簿、知蒙城縣、丁父憂、服除、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樓店務、
君狀貌奇偉、慷慨有大志○少好古○工為文章○所至有善政○官於京師○
位雖○卑○數上○疏○論○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難○言○范文正公薦君、召試、得
集賢校理、自元昊反、兵出無功、而天下殆於久安、尤困兵事、天子奮然
用三四大臣、欲盡革衆弊以紓民、於是時、范文正公與今富丞相多所
設施、而小人不便、顧人主方信用、思有以撼動、未得其根、以君文正公
之所薦而宰相杜公壻也○乃以事中君○坐監進奏院祠神奏用市故紙
錢會客為自盜除名、君名重天下○所會客皆一時賢俊○悉坐貶逐○然後
中君者喜曰○吾一舉網盡之矣○其後三四大臣繼亦去○天下事卒不復

流為君攜妻子居蘇州買木石作滄浪亭日益讀書大涵肆於六經而時發其憤悶於歌詩至其所激往往驚絕又喜行草書皆可愛故其雖短章醉墨落筆爭為人所傳天下之士聞其名而慕見其所傳而喜往揖其貌而竦聽其論而驚以服久與其居而不能捨以去也居數年復得湖州長史慶曆八年十二月某日以疾卒於蘇州享年四十有一君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長曰泌次曰液次曰激女二長適前進士趙緐次尚幼初君得罪時以奏用錢為盜無敢辨其冤者自君卒後天子感悟凡所被逐之臣復召用皆顯列於朝而至今無復為君言者宜其欲求伸於地下也宜予述其得罪以死之詳而使後世知其有以也既又長言以為之辭庶幾并寫予之所以哀君者其辭曰謂為無力兮孰擊而去之謂為有力兮胡不反子之歸豈彼能兮此不為善百譽而不進兮一毀終世所顛躋荒孰問兮杳難知嗟子之中兮有韞而無施文章發耀兮星日光輝雖冥冥以掩恨兮宜昭昭其永垂

子美奇士落落難合文亦嶄峭不羣是以想見其為人然感憤勃鬱之致意在言外吾不能再讀矣　葛靖調

宋大　第十卷　百八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歐陽脩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徂徠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為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謂時無不可為為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乎己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為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不幸遇疾以卒既卒而奸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先生世為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大常博士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甲科為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遷某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於蜀為嘉州軍事判官丁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其五世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內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所以求治之意甚銳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累數百言詩出太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

宋文　第十卷　百九

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奸人作奇詭者、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閉居徂徠、後官於南京、嘗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太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爲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有爲、其戒奸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爲一世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辯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爲言曰、學者學爲仁義也、惟忠能忘其身、惟篤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己、亦以是教於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揚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爲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於心、至其違世驚衆、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

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志、先生直講歲餘、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公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判濮州、方待次於徂徠、以慶曆五年七月某日卒於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修哭之以詩、以謂待彼謗焰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既沒、妻子凍餒不自勝、今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十一年、其家始克葬先生於某所、將葬、其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遁等來告曰、謗焰熄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某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遁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爲之銘曰、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與子之道兮、逾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亦云皇皇、一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大極屯與滅、自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雖毀其何傷、

以下古之史爲而嘆

此文極有變化、唐荊川

○梅聖俞墓誌銘　　歐陽脩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臥城東汴陽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騶呼屬路不絕○城東之人、市者廢○行者不得往來○咸驚顧相語曰○茲坊所居大人誰耶○何致客之多也○居八月癸未○聖俞卒○於是賢士大夫又走弔哭如前日益多○而其尤親且舊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賻卹其家○粵六月、甲申、其孤增載其柩南歸、以明年正月丁丑、葬於宣州陽城鎮雙歸山、聖俞字也、其名堯臣、姓梅氏、宣州宣城人也、自其家世頗能詩、而從父詢以仕顯、至聖俞遂以詩聞○自武夫貴戚童兒野叟○皆能道其名字○雖妄愚人不能知詩義者○直曰此世所貴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故求者日踵門○而聖俞詩遂行

天下○其初喜為清麗閑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勁○其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至於他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聖俞為人、仁厚樂易○未嘗忤於物、至於窮愁感憤、有所罵譏笑謔、一發於詩、然用以為歡而不怨懟○可謂君子者也○初在河南、王文康公見其文、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其後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嘗一召試、賜進士出身、餘輒不報、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列言於朝、曰、梅某經行脩明、願得留與國子諸生講論道德、作為雅頌○以歌詠聖化○乃得國子監直講、三年冬、祫于太廟、御史中丞韓絳言天子且親祠、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惟梅某為宜○亦不報、聖俞初以從父蔭補太廟齋郎、歷桐城河南河陽三縣主簿、以德

興縣令知建德縣、又知襄城縣、監湖州鹽稅、簽署忠武鎮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永濟倉、國子監直講、累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嘗奏其所撰唐載二十六卷、多補正舊史闕繆、乃命編脩唐書、書成、未奏而卒、享年五十有九、曾祖諱遠、祖諱邈、皆不仕、父諱讓、太子中舍致仕、贈職方郎中、母曰仙遊縣太君東氏、又曰清河縣太君張氏、初娶謝氏、封南陽縣君、再娶刁氏、封其縣君、子男五人、曰增、曰墀、曰坰、曰龜兒、一蚤卒、女二人、長適太廟齋郎薛通、次尚幼、聖俞學長於毛氏詩、為小傳三十卷、其文集四十卷、注孫子十三篇、余嘗論其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蓋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聖俞以為知言○

通篇以詩作案、此昌黎貞曜誌體也、歸震川

黃夢升墓誌銘　歐陽脩

予友黃君夢升、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寧、其曾祖諱元吉、祖諱其、父諱中雅、皆不仕、黃氏世為江南大族、自其祖父以來、素以家貲賑鄉里、多聚書以招延四方之士、夢升兄弟皆好學、尤以文章意氣自豪、予少家隨州、夢升從其兄茂宗官於隨、予為童子立諸兄側、見夢升年十七八、眉目明秀、善飲酒談笑、予雖幼、心已獨奇夢升、後七年、予與夢升皆舉進士於京師、夢升得丙科、初任興國軍永興主簿、怏怏不得志、以疾去、久之、復調江陵府公安主簿、時予謫夷陵令、遇之於江陵、夢升顏色憔悴、初不可識、久而握手噓戲、相飲以酒、夜醉起舞、歌呼大噱、予益悲夢升志雖衰、而少時意氣尚在也、後二年、予徙乾德令、夢升復調南陽主簿、又遇之於鄧、間嘗問其平生所為文章幾何、夢升慨然歎曰、吾已諱之矣、窮達有命、非世之人不知我、我羞道於世人也、求之不肯出、遂飲之酒、復大醉起舞歌呼、因笑曰、子知我者、乃肯出其文、讀之、博辯雄偉、意氣奔放、若不可禦、予又益悲夢升志雖困、而文章未衰也、是時謝希深出守鄧州、尤書稱道天下士、予因手書夢升文一通、欲以示希深、未及而希深卒、予亦去鄧、後之守鄧者皆俗吏、不復知夢升、夢升素剛、不苟合、負其所有、常怏怏無所施、卒以不得志死於南陽、夢升諱注、以寶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卒、享年四十有二、其平生所為文、曰破碎集、公安集、南陽集、凡三十卷、娶潘氏、生四男二女、將以慶曆四年某月某日葬於董坊之先塋、其弟渭泣而來告曰、吾兄患世之莫吾知、誰可考其銘、予窮悲夢升者、因為之銘曰、予嘗讀夢升之文、至於哭其兄子庠之詞曰、子之文章、電激雷震、雨雹忽止、闃然滅泯、未嘗不諷誦歎息而不已、嗟夫夢升、曾不及庠、不震不驚、鬱塞埋藏、孰與其有、不使其施、吾不知所歸咎、徒為夢升而悲、

悲壯之極　蔣端調

張子野墓誌銘

吾友張子野既亡之二年其弟充以書來請曰吾兄之喪將以今年三月某日葬於開封不可以不銘銘之莫如子宜嗚呼予雖不能銘然樂道天下之善以傳焉況若吾子野者非獨其善可銘又有平生之舊朋友之恩與其可哀者皆宜見於予文宜其來請於予也初天聖九年予為西京留守推官是時陳郡謝希深南陽張堯夫與吾子野尚皆無恙於時一府之士皆魁傑賢豪日相往來飲酒懽呼上下角逐爭相先後以為笑樂而老大子野退然其間不動聲氣衆皆指為長者予時尚少心壯志得以為洛陽東西之衝賢豪所聚者多為適然耳其後去洛來京師南走夷陵並江漢其行萬三四千里山砠水崖窮居獨遊思從曩人邈不可得然雖洛人至今皆以謂無如鄉時之盛然後知世之賢豪不常聚而交遊之難得為可惜也初在洛時已哭堯夫而銘之其後六年又哭希深而銘之今又哭吾子野而銘於是又知非徒相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壽而久在於世亦不可得嗚呼可哀也已子野之世其贈太子太師諱某曾祖也宣徽北院使樞密副使累贈尚書令諱遜皇祖也尚書比部郎中諱敘十皇考也曾祖妣李氏隴西郡大人祖妣宋氏聆化郡大人孝章皇后之妹也妣李氏永安縣太君子野家聯戚姻世以貴仕而後脩操顧甚於寒儒好學自力善筆札天聖二年舉進士歷漢陽軍司理參軍開封府咸平主簿河南法曹參軍王文康公錢思公謝希深與今參知政事宋公咸薦其能改著作佐郎監鄭州酒稅知

閬州閬中縣就拜祕書丞秩滿知亳州鹿邑縣寶元二年二月丁未以疾卒於官享年四十有八子仲郢社掌生次從炎幼未名女五人一適人矣妻劉氏長安縣君子野為人外雖愉怡中自刻苦遇人渾渾不見圭角而志守端直臨事果決平居酒半脫冠髮頭童然禿且白矣予固已悲其蚤衰而遂止於此豈其中亦有不自得者耶子野諱先其上世博州高堂人自曾祖已來家京師而葬開封今為開封人也

總篤交游之情而自任及樂善宛然言外
茅鹿門

○廣西轉運使蘇君墓誌銘　王安石

慶曆五年、河北都轉運使龍圖閣直學士信都歐陽脩、以言事切直、為權貴人所怒、因其孤甥女子有獄、誣以姦利事、天子使三司戶部判官太常博士武功蘇君與中貴人雜治、當○是時○權貴人連內外諸怨惡脩者○為惡言欲傾脩銳甚○天下汹汹必脩不能自脫○蘇君卒白上曰○脩無罪○言者誣之耳○於是權貴人大怒○誣君以不直、使為殿中丞泰州監稅、然天子遂寤言者不得意○而脩等皆無恙○蘇君以此名聞天下○嗟乎、以忠為不忠而誅不當於有罪○人主之大戒○然古之陷此者相隨屬以有左右之說而無如蘇君之救○是以卒至於敗亡而不寤○然則蘇君一動○其功於天下豈小也哉○蘇君既出逐、權貴人更用事、凡五年之間、再

赦而君六徙、東西南北、水陸奔走、緜萬里○其心恬然無有怨悔○遇事強果○未嘗少屈○蓋孔子所謂剛者、殆蘇君矣、蘇君之仁與智、又有足稱者、嘗通判陝府、當葛懷敏之敗、邊告急、樞密使取道路戍還之卒、再戍儀渭、於是延州還者千人、至陝聞再戍、大怒、即讙聚謀為變、吏白閉城、卒無一人敢出、君徐以一騎出卒間、諭慰止之、而以便宜還使者、戍卒喜曰、微蘇君、吾不得生、陝人亦曰、微蘇君、吾其掠死矣、有令○刺陝西之民以為兵○敢亡者、死、既而亡者得、有司治之以死○而君輒縱去○言上曰、令民以死者○為事不集也○事集矣、而亡者猶不赦○恐其衆相聚而為盜○惟朝廷幸哀憐恐民○使得自反○天子以君言為然、而○三○十○州○之○亡○者○皆○不○死○其後知坊州、州稅賦之無驗者、里正代為之輸、歲率大家數十、君為簿○治使歸其主、坊人不受為累者、自蘇君始也○蘇君諱安世、字夢得、其先武功人、後徙蜀、蜀亡、歸家於京師、今為開封人也、曾大考諱進之、率府副率、大考諱繼殷、直考諱咸熙、贈都官郎中、君以進士起家三十二年、其卒年五十九、為廣西轉運使、而官止於屯田員外郎者、以君○十五年不求磨勘也○

感慨中有法度　茅鹿門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王安石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譜其世家所謂今泰州海陵縣主簿者也君既與兄元相友愛稱天下而自少卓犖不羈善辯說與其兄俱以智略為當世大人所器寶元時朝廷開方略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而陝西大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爭以君所為書以薦於是得召試為太廟齋郎已而選泰州海陵縣主簿貴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以事不宜棄之州縣君亦常慨然自許欲有所為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罵譏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眾人之求而有所待於後世者也其齟齬固宜若夫智謀功名之士窺時俯仰以赴勢物之會而輒不遇者乃亦不可勝數辯足以移萬物而窮於用說之時謀足以奪三軍而辱於右武之國此又何說哉嗟乎彼有所待而不悔者其知之矣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之揚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瓌不仕璋真州司戶參軍琦太廟齋郎琳進士女子五人已嫁二人進士周奉先泰州泰興縣令陶舜元銘曰有拔而起之莫擠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於斯誰或使之

許君多奇氣而荊公之誌亦如之銘亦韵折　茅鹿門

王深甫墓誌銘

王安石

吾友深甫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人之道為己任蓋非至於命弗止也故不為小廉曲謹以投眾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真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見謂迂闊不足趣時合變嗟乎是乃所以為深甫也令深甫而有以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嘗獨以謂天之生夫人也殆將以壽考成其才使有待而後顯以施澤於天下或者誘其言以明先王之道覺後世之民嗚呼孰以為道不任於天德不酬於人而今死矣甚哉聖人君子之難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願止於管仲晏嬰況餘人乎至於揚雄尤當世之所賤簡其為門人者一侯芭而已芭稱雄書以為勝周易易不可勝也芭尚不為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生無所遇合至其沒久而後世莫不知若軻雄者其沒皆過千歲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知者未必真也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幸能著書書具在然尚如此嗟乎深甫其智雖能知軻其於為雄雖幾可以無悔然其志未就其書未具而既早死豈特無所遇於今又將無所傳於後天之生夫人也而命之如此蓋非余所能知也深甫諱回本河南王氏其後自光州之固始遷福州之侯官為侯官人者三世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諱某尚書兵部員外郎兵部葬潁州之汝陰故今為汝陰人深甫嘗以進士補亳州衛真縣主簿歲餘自免去有勸之仕者輒辭以養母其卒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三於是朝廷用薦者以為某軍節度

推官知漢州而領縣事書下而溧甫疾矣夫人曾氏先若干月卒子男一人其女二人皆尚幼諸弟以其年其月其日葬洪父某縣某鄉某里以曾氏祔

通篇以虛景相感慨而多沉鬱之思 茅鹿門

○臨川王君墓誌銘　王安石

孔子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固有等矣至其以事親爲始而能竭吾才則自聖人至於士其可以無憾焉一也余叔父諱師錫字某少孤則致孝於其母憂悲愉樂不主於己以其母而已學於他州凡被服飲食玩好之物苟可以悟吾母而力能有之者皆聚以歸雖甚勞窘終不廢豐其母以及其昆弟姑姊妹不敢愛其力之所能得約其身以及其妻子不敢慊其意之所欲爲其外行則自鄉黨鄰里及其宗族所與遊之人莫不得其歡心其不幸而蚤死也則莫不爲之悲傷嘆息夫其所以事親能如此雖有不至其亦可以無憾矣自庠序聘舉之法壞而國論不及乎閭門之隱士之務本者常詘於浮華淺薄之材故余叔父之卒年三十七數以進士試於有司而猶不得祿賜以寬一日之養焉而世之論士也以苟難爲賢而余叔父之孝又未有以過古之中制也以故世之稱其行者亦少焉蓋以叔父自爲則於外至者吾無意於其間可也自君子之在勢者觀之使爲善者不得職而無以成名則中材何以勉焉悲夫叔父娶朱氏子男一人其女子一人皆尚幼其葬也至和四年祔於真州某縣某鄉銅山之原皇考諫議公之兆

筆致婉然立意擺脫 茅鹿門

石曼卿墓表　　歐陽脩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為幽州人、幽州入於契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間走南歸、天子嘉其來、將祿之、不可、乃家於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於酒、然好劇飲大醉、頹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游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秘閣校理、卒於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第、真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祿耶、曼卿矍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

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為政也、縣有治聲、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為校理、莊獻明肅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天子、其後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遽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晏然、內外弛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河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既而聞邊將有欲以鄉兵捍賊者、笑曰、此得吾麄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

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蔑若不足為、及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趣舍大節、無一悖於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忻懽、及可否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為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祿其家、既卒之三十七日、葬於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脩表於其墓曰、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為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為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污迹、卒困於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於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乎

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歐文於描寫曼卿處、深得子長神髓、蔣端調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軾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矣。故申呂自嶽降，而傅說為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於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為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為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讙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於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於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於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為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秕糠。西遊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嶷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蛟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犦牲雞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革氣嚴整，詞調蒼老，隻字不輕放過。王鳳洲

○○○祭歐陽文忠公文　王安石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況乎天理之溟漠又安可得而推惟念生有聞於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學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復感世路之崎嶇雖屯邅困躓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壓復起遂顯於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與潁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為涕泣而歔欷而況朝士大夫平昔游從又予心所嚮慕而瞻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一歐陽公祭文當以此為第一　茅鹿門

○仲兄文甫字說　蘇洵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曰嗟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羣則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可無為我易之洵曰唯既而曰請以文甫易之何如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留渟洄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大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既往而不知其跡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蛇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如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徊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縠其亂如霧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汩乎順流至於滄海之濱滂薄洶湧號怒相軋交橫綢繆放乎空虛掉乎無垠橫流逆折潰旋傾側宛轉膠戾回者如輪縈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焰跳者如鷺投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乎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為文而不能不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以為文刻鏤組繡非不文矣而不可以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惟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成功則天下以為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為口實嗚呼此不可與他人道之惟吾兄可也

風水一形人皆見之老泉便描出許多興態來令人目眩

○○記舊本韓文後　　歐陽脩

予少家漢東、漢東僻陋無學者、吾家又貧無藏書、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堯輔頗好學、予為兒童時、多遊其家、見其弊筐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落顛倒無次序、因乞李氏以歸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猶少、未能悉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是時天下學者、楊劉之作、號為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為事、年十有七試於州、為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文復閱之○則喟然歎曰○學者當至於是而止耳○因怪時人之不道、而顧己亦未暇學、徒時時獨念於予心以謂方從進士干祿以養親、苟得祿矣、當盡力於斯文、以償其素志、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於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求人家所有舊本而校定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而韓文遂行於世、至於今蓋三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嗚呼○道固有行於遠而止於近○有忽於往而貴於今者○非惟世俗好惡之使然○亦其理有當然者○而孔孟惶惶於一時、而師法於千萬世○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施於今○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於暫○而終耀於無窮者○其道當然也○予之始得於韓也○當其沈沒棄廢之時○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而取勢利○於是就而學之○則予之所為者○豈所以急名譽而干勢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故予之仕於進不為喜退不為懼者、蓋其志

先定而明學者宜然也集本出於蜀文字刻畫頗精於今世俗本脫繆尤多凡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後卷帙不足今不復補者重增其故也予家藏書萬卷獨昌黎先生集為舊物也嗚呼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予於此本特以其舊物而尤惜之

議論最明確 葛端調

書洪範傳後

王安石

王某曰古之學者雖問以口而其傳以心雖聽以耳而其受以意故為師者不煩而學者有得也孔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夫孔子豈敢愛其道驁天下之學者而不使其蚤有知乎以謂其問之不切則其聽之不專其思之不深則其取之不固不專不固而可以入者口耳而已矣吾所以教者非將善其口耳也孔子沒道日以衰熄浸淫至於漢而傳注之家作為師則有講而無應為弟子則有讀而無問非不欲問也以經之意為盡於此矣吾可無問而得也豈特無問又將無思非不欲思也以經之意為盡於此矣吾可以無思而得也夫如此使其傳注者皆已善矣固足以善學者之口耳不足善其心況其有不善乎宜其歷年以千數而聖人之經卒於不明而學者莫能資其言以施於世也予悲夫洪範者武王之所以虛心而問與箕子之所以悉意而言為傳注者汩之以至於今冥冥也於是為作傳以通其意嗚呼學者不知古之所以教而蔽於傳注之學也久矣當其時欲其思之深問之切而後復焉則吾將孰待而言邪孔子曰予欲無言然未嘗無言也其言也蓋有不得已焉孟子則天下固以為好辯蓋邪說暴行作而孔子之道幾於熄焉孟子者不如是不足與有明也故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夫予豈樂反古之所以教而重為此說說哉其亦不得已焉者也

為文須脫盡一切乃為可傳如此議論殊從來所未嘗有 葛端調

○○○書魏鄭公傳　曾鞏

予觀太宗常屈己以從羣臣之議而魏鄭公之徒喜遭其時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諍雖其忠誠自至亦得君以然也則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稱賢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淵源皆出於此也能知其有此者以其書存也（此句一篇骨子）及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失終始之義則未嘗不反覆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夫君之使臣與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滅人言以掩己過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諫諍為當掩是以諫諍為非美也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況前代之君有納諫之美而後世不見則非惟失一時之公又將使後世之君

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啓其怠且忌矣太宗末年羣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漸不知天下之得失至於遼東之敗而始恨鄭公不在世亦嘗知其悔之萌芽出於此也夫伊尹周公何人也伊尹周公之諫切其君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存之於書未嘗掩焉至今稱太甲成王為賢君而伊尹周公為良相者以其書可見也令當時削而棄之成區區之小讓則後世何所據依而諫又何以知其賢且良歟桀紂幽厲始皇之亡則其臣之諫詞無見焉非其史之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諫諍之無傳乃此數君之所以益暴其惡於後世而已矣或曰春秋之法為尊親賢者諱與此戾矣夫春秋之所以諱者惡也納諫諍豈惡乎然則焚稿者非歟曰焚稿者誰歟非伊尹周公為之也近世取區區之小亮者

為之耳其事又未是也何則以焚其藁為掩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藁之是非而必其過常在於君美常在於己也豈愛其君之謂歟孔光之去其藁之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而焚之而或使世庸詎知非諫己之奸計乎或曰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此曰此非聖人之所曾言也今萬一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閒議論之際不欲漏其言於一時之人耳豈杜其告萬世也噫以誠信待己而事其君而不欺乎萬世者鄭公也益知其賢云豈非然哉豈非然哉

極馳騁之才而不識乎規矩卑識高文字字圓賜

曾公方字動正必以準繩如此篇集中亦未易得

葛端調

葛孫調

讀李翶文

歐陽脩

予始讀翶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識其性、當復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又讀與韓侍郎薦賢書、以謂翶特窮時憤世無薦己者、故丁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翶爲秦漢閒好俠行義之一豪儁、亦善論人者也、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歎、歎已復讀不自休、恨翶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翶時、與翶上下其論也、況乃翶一時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無時耳、推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翶獨不然、其賦曰、衆囂囂而雜處兮、咸歎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又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爲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悲之心、爲翶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然翶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事、則其憂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憂也、余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如翶憂者、又皆疏遠與翶無異、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言、不以爲狂人、則以爲病癡子、不怒則笑之矣、嗚呼、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歎也夫、

文有離合、收拾在後面數語上、亦有感之言也、　樓迂齋

讀孔子世家

王安石

太史公叙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公卿特起則曰列傳、此其例也、其列孔子爲世家、奚其進退無所據耶、孔子旅人也、棲棲衰季之世、無尺土之柄、此列之以傳宜矣、曷爲世家哉、豈以仲尼躬將聖之資、其教化之盛、舄奕萬世、故爲之世家以抗之、又非極摯之論也、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也自亂其例、所謂多所抵牾者也、

荊公短文字、轉折有絶似太史公處、　茅鹿門

〇〇讀孟嘗君傳　王安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鷄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鷄鳴狗盜之力哉、夫鷄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王介甫小篇最佳、類能狀掀翻、轉換顧盼、意義暢滿、然正無須多錄、存其大凡、餘亦可自得之也、　葛端調

〇跋唐華陽頌　歐陽脩

右華陽頌、唐玄宗詔附玄宗尊號、曰聖文神武皇帝、可謂盛矣、而其自稱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方其肆情奢淫、以極富貴之樂、盖窮天下之力、不足以贍其欲、使神僊道家之事爲不無、亦非其所可冀、矧其實無可得哉、甚矣、佛老之爲世惑也、佛之徒曰無生者、是畏死之論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貪生之說也、彼其所以貪、畏之意篤、則棄萬事絕人理而爲之、然而終於無所得者、何哉、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貪者不可以苟得也、惟積習之久者、成其邪妄之心、佛之徒、有臨死而不懼者、妄意乎無生之可樂、而以其所樂、勝其所可畏也、老之徒、有死者則相與諱之、曰彼超去矣、彼解化矣、厚自誣而託之不可詰、或曰彼術未至、故死爾、前者苟以遂其非、後者從而惑之、以爲誠然也、佛老二者同出於貪、而所習則異、然由必棄萬事絕人理而爲之、其貪於彼者厚、則捨於此者果、若玄宗者、方溺於此、而又慕於彼、不勝其勞、是真可笑也、

快然醒目、　葛端調

同學一首別子固　王安石

江之南有賢人焉字子固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淮之南有賢人焉字正之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二賢人者足未嘗相過也口未嘗相語也辭幣未嘗相接也其師若友豈盡同哉予考其言行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曰學聖人而已矣學聖人則其師若友必學聖人者聖人之言行豈有二哉其相似也適然予在淮南為正之道子固正之不予疑也還江南為子固道正之子固亦以為然予又知所謂賢人者既相似又相信不疑也子固作懷友一首遺予其大略欲相扳以至乎中庸而後已正之蓋亦常云爾夫安驅徐行轥中庸之庭而造於其堂舍二賢人者而誰哉予昔非敢自必其有至也亦願從事於左右焉爾輔而進之其可也噫官有守私有繫會合不可以常也作同學一首別子固以相警且相慰云

古人臨文便思傳世故不得不高自稱許令千古而下公其咏風夫有所取爾也今人編一書作一序便自多刺刺不休噫豈其所作集當傳世耶可慨已

萬端調